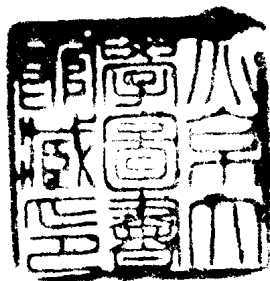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六册目次

經部·孝經類

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一卷

〔元〕朱申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句解一卷》提要

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

後學朱申周翰注

仲尼閒居孔子名丘字仲尼閒居謂閒暇居處之時曾子侍坐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孔子坐子曰孔子言曰參呼曾子之名而語之先王有至德要道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王有此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孝者人心自然之理故先王用此德此道以順天下人心民用和睦天下之民用此至德要道皆相和睦上下無怨上之為人君下之為臣民皆相無怨女知之汝曾參曾知此至德要道乎曾子避席曾子敬孔子之問避席而起曰答孔子言參不敏曾子自稱其名言參性不敏達何足以知之何足以知孔至德要道也子曰孔子再告之曰夫孝夫孝順父母之道德之本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教化從此而生復坐命曾子還席而坐吾語女我將以孝之道告汝身體髮膚人之一身四體與毛髮及皮膚受之父母皆是父母所生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不敢有所毀傷孝之始也此為孝道之始立身行道自立其身行此孝道揚名於後世播揚名聲於其後世以顯父母足以光顯父母之其孝之終也此為孝道之終夫孝總而言之始於事親始於孝以事親中於事君中則移其忠以事君終於立身忠孝兩全乃能揚名顯親故終於立身也大雅云詩大雅文王篇有云無念爾祖無念念也當常念其先祖聿修厥德聿述也謂述脩先祖之德○凡添者皆是後人增加之文晦菴之所刪去後皆倣此

○閒閒參森女同汝下夫扶髮發膚夫聿以律

右今文以爲開宗明義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天子愛其父母者必能推此心以愛百姓不敢惡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敬其父母者必能推此心以敬百姓不敢慢也愛敬盡於事親愛敬之心盡於事父母之時而德教加於百姓則德教加被於百姓皆不敢慢惡其親也刑于四海四海之內皆視之以爲法則也蓋天子之孝上文所云乃是天子之孝甫刑云周書呂刑篇有云一人有慶天子有善兆民賴之十萬爲億十億爲兆謂天子行孝兆民皆賴其善也○惡去聲刑同形

右今文以爲天子章

在上不驕諸侯貴在人上而不驕縱高而不危則其位雖尊高而不至於危險制節謹度諸侯裁制其節約謹守其法度滿而不溢則其勢雖盛滿而不至於泛溢高而不危惟其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則可以長保其爲君之貴滿而不溢惟其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則可以長保其一國之富富貴不離其身富與貴常在其一身然後能保其社稷然後可以長爲社稷之上而祭其神而和其民人而人心亦自和平也蓋諸侯之孝上文所云乃是諸侯之孝詩云詩小雅小旻篇戰戰兢兢戰戰恐懼貌兢兢戒謹貌如臨深淵如臨至深之淵而將墜也如履薄冰如履至薄之冰而將陷也○溢逸離去聲兢矜

右今文以爲諸侯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不是先王法度之服則卿大夫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道言也不是先王法度之言則卿大夫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是先王道德之行則卿大夫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所以卿大夫非法度則不言非道不行非道德則不行口無擇言言皆法度故口無可擇之言身無擇行行皆道德故身無可擇之行言滿天下無口過法度之言雖滿天下而無失言之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道德之行雖滿天下而無怨惡之者三者備矣卿大夫能備全服言行三者之善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可以長保祖宗之廟而爲祭主蓋卿大夫之孝也上文所云乃是卿大夫之孝詩云詩大雅烝民篇有云夙夜匪懈自早至夜無有懈怠以事一人以奉事其君也○德行去聲下行滿並同擇行惡去聲懈居賣

右今文以爲卿大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資取也取於事父之道推之以事其母而愛同愛其母如愛其父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取於事父之道推之以事其君而敬同敬其君如敬其父故母取其愛事母之道取其能愛而君取其敬事君之道取其能敬兼之者父也事父之道則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君則忠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以敬事長則順移事兄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忠順不失盡忠順而無失以事其上用之以事君長然後能保其爵祿然後可以保其官爵與其俸祿而守其祭祀而長守其祖先之祭祀蓋士之孝也上文所云乃是爲士之孝詩云詩小雅小宛篇夙興夜寐早而起夜而寐無忝爾所生無辱其所

父母也○長上聲夙宿寐密二忝他點

右今文以爲士章

子曰用天之道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各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因地勢之高下以蓺種植之宜謹身節用謹飭其身己節約其用度以養父母以奉養其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上文所云乃是庶人之孝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上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貴賤雖殊而孝道則一而謂有始無終而以不及爲患者未之有也天下必無此理○養去聲

右古文爲二章今文爲庶人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傅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貫通同是一時之言無

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書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傳附 析錫 傳平聲 屬燭 絡洛 間去聲 復扶又 刪師干 去去聲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曾子言甚矣孝道之大也子曰夫孝孔子答言夫孝之爲道天之經在天爲經常之理地之義在地爲利物之義民之行在民爲百行之首天地之經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而民是則之人法則於天地以孝爲常行也則天之明聖人法天明以爲常因地之義因地利以行義以順天下順此以施政敎於天下是以其敎不肅而成所以聖人之敎不待整肅而自成其政不嚴而治聖人之政不待嚴厲而自治先王見敎之可以化民也先王見得孝之爲敎可以化民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所以先推愛親之心以博愛其民而民無有遺其親者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陳說德義之美而民皆興起於所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先以恭敬遜讓率民而民無有相爭鬪者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導引也導民以禮而防其僞導民以樂而防其情而民自然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

知禁示之以好使民趨之示之以惡使民避之則民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詩云詩小雅節南山篇有云赫赫師尹言尹氏爲太師其位赫赫然盛明也民具爾瞻民皆以師尹爲觀瞻也○行去聲治去聲行去聲惡烏路赫許格

右今文爲三才章

晦菴先生曰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産之言唯易禮字爲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

疑也子産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聖人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温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卻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粧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荅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之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並刪去○爲去聲襲習粗祚強去聲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古者明德之王其以孝道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雖小國之臣猶不敢遺棄之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何況公侯伯子男乃五等之諸侯而敢遺棄之乎故得萬國之懽心所以能得萬國諸侯懽悅之心以事其先王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於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古者諸侯以孝道治一國也雖鰥寡猶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士民乎何況

其國之士與民而敢侮慢之乎故得百姓之懽心所以能得一國百姓懽悅之心以事其先君百姓皆恭事以助祭於先君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臣家臣也妾女僕也古者卿大夫以孝道治一家也雖臣妾之賤猶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妻子乎何況其家之妻與子而敢侮慢之乎故得人之懽心所以能得其家人懽悅之心以事其親家人皆相助奉養其親也夫然故總結上文三節之意生則親安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得懽心則父母生而安其榮養祭則鬼享之父母死而爲鬼則享其祭祀是以天下和平所以天下人心和睦以致太平災害不生災害謂饑饉疾疫之類天下和則災害無由而生禍亂不作禍亂謂兵戈盜賊之類天下平則禍亂無由而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明王以孝道治天下其效有如上文

所云詩云詩大雅抑之篇有云有覺德行覺大也天子有大德行四國順之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覺古頂反上行去聲

右今文以爲孝治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得且仍舊耳後不言合删改者放此○更庚礙牛代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曾子問聖人之德敎更有大於孝否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孔子答云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人獨得其秀而爲萬物之靈人之行莫大於孝人之百行以孝爲本孝莫大於嚴父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嚴父之道莫大於以父配享於天則周公其人也以父配天之禮始於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之始祖也昔者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以始祖配享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王周公之父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上帝於明堂乃尊其父以配享之此周公嚴父以配天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君行嚴父之禮則德敎刑于四海諸侯各修其職而來助祭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然則聖人之德敎豈更有大於孝者乎故親生之膝下膝下謂孩幼在父母膝下時言人子愛親之心生於孩幼也以養父母日

嚴及年長時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敬養於父母也聖人因嚴以敎敬聖人因人嚴敬父母之心而敎之以推廣其敬因親以敎愛因人親愛父母之心而敎之以推廣其愛聖人之敎不肅而成故聖人之敎不待整肅而自成其政不嚴而治聖人之政不待嚴厲而自治其所因者本也蓋由政敎之所因者本於孝也○行去聲養去聲治去聲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已重複不當通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處上聲

子曰父子之道孔子言父子之爲道天性乃是人所稟於天之常性君臣之義父有君之義子有臣之義父母生之父母之生子也續莫大

焉（傳體相續人倫莫大於此）君親臨之（父為君以臨於己）厚莫重焉（恩義之厚莫重於此）子故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言當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則是悖逆於德也）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言當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苟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則是悖逆於禮也）以順則逆（人君教愛教敬當由親而及人然後為順今乃逆而施之）民無則焉（則民將何所取法也）不在於善（此身不在於愛親敬親之善）而皆在於凶德（而皆在於悖德悖禮之凶德）雖得之（雖得志於人上）君子所不貴（非君子之所貴）君子則不然（君子所貴者則不悖德僭也）言斯可道（道言也思可道而後言則人必信）行斯可樂（思可樂而後行則人必悅）德義可尊（立德行義不違正道故可尊也）作事可法（制事修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觀（容止威儀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可度（進退動靜不越禮法則可度也）以臨其民（人君行此六者以臨下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所以其民畏君之威愛君之德）則而象之（皆以君為法則而傚象之）故能成其德教（所以德教無不成者）而行其政令（政令無不行者）詩云（詩曹國風鳲鳩篇有云）淑人君子（善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威儀不差忒為人所法則也）○佗（他）行（去聲）忒（他得）

右今文以為聖治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首章有子曰字而今文無之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冠之以子曰而別為一章今文則通上兩章為一章無子曰而有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為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斷簡焉而今不能知其為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二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去云以臨其民）

子曰孝子之事親（孔子言孝子事父母之道）居則致其敬（平居則盡其恭敬）養則致其樂（奉養則盡其懽樂）病則致其憂（父母疾病則盡其憂慮）喪則致其哀（父母死喪則盡其哀戚）祭則致其嚴（歲時祭祀則盡其嚴肅）五者備矣（敬樂憂哀嚴五者皆全備）然後能事親（然後能盡事親之道）事親者（人子之事親者）居上不驕（居人之上不可驕縱）為下不亂（為人之下不可悖亂）在醜不爭（醜類也於儕類不可爭鬭）居上而驕則亡（居上而驕則致滅亡）為下而亂則刑（為下而亂則被刑戮）在醜而爭則兵（在醜而爭則起兵戈）此三者不除（驕亂爭三者有一不除去）雖日用三牲之養（雖日以牛羊豕三牲奉養其親）猶為不孝也（猶不足為孝也）○養（漾下同）樂（洛）醜（齒九）

右今文爲紀孝行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屬猶條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條共有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罪之大者莫過於不孝要君者無上君者臣之所稟命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毀之是無法也非孝者無親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毀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言人有此三罪非止不孝乃是大亂之道○要平聲

右今文以爲五刑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孔子言孝於父母乃親愛之本故教民親愛莫加於孝也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弟於兄長乃禮順之本故教民禮順莫加於弟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所以和民聲所以在治忽故移風易俗莫加於樂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安上治民莫加於禮也禮者敬而已矣禮有本有文敬爲禮之本而故敬其父則子悅敬重人之父則其子懽悅敬其兄則弟悅敬重人之兄則其弟懽悅敬其君則臣悅敬重人之君則其臣懽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敬天子則天下人懽悅所敬者寡謂敬父敬兄敬君敬一人所敬者甚寡也而悅者衆謂子悅弟悅臣悅千萬人悅所悅甚衆者也此之謂要道上文所云乃先王之要道○弟悌

右今文以爲廣要道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孔子言君子之教人以孝道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言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君子教人以孝所以使天下之人皆敬重於其父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君子以弟教人所以使天下之人皆敬重於其兄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君子教人以爲臣之道所以使天下之人皆敬重於其君詩云詩大雅泂酌篇有云愷悌君子愷樂也悌易也言人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可以爲斯民之父母也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釋詩之義謂設非先王之至德安能以順天下有如此之大者

右今文以爲廣至德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踈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孔子言古者明德之王能孝於事父故事

天明父天道也故事父孝則明於事天之道矣事母孝明王能孝於事母故
事地察母地道也故事母孝則察於事地之道矣長幼順明王能順長幼之序
故上下治長有上之道幼有下之道故長幼順而上下治也天地明察
事天明事地察神明彰矣則天地神明之理甚彰著矣故雖天子必
有尊也雖以天子之貴猶有尊於天子者言有父也謂天子有伯叔父乃
尊於天子者也必有先也雖以天子之貴猶有先於天子者言有兄也
謂天子有諸兄乃先於天子者也宗廟致敬致其誠敬以事祖宗之廟不忘
親也不敢忘祖宗之親也脩身謹行脩其身謹慎其行恐辱親也
恐恥辱先祖而毀滅業也宗廟致敬能致敬於宗廟鬼神著矣則宗廟鬼
神之理甚彰著矣孝弟之至孝弟之道極其所至通於神明幽則可以

役也此即治可移於官也○閨孝
右今文無此一節
晦菴先生曰此一章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
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
官也或云宜爲十章○弟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曾子問若夫慈愛以事其親恭敬以事其長
安親揚名安父母之心揚後世之名參聞命矣曾子所稱名謂上文所云巳
聞教訓之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人問父有命令無不順從
若此者可以爲孝乎子曰是何言與孔子答云此是何等言語與言不得爲孝
也是何言與抑所不可故再言之言之不通也其言不達於理昔

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言古者天子置諫爭之臣七人雖無道則雖
天子無道不失其天下賴有爭臣諫之故不亡其天下諸侯有爭臣
五人古者諸侯置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則雖諸侯無道不失其國
賴有爭臣以諫之故不亡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古者大夫置諫爭之臣三
人雖無道則雖大夫無道不失其家賴有爭臣以諫之故不亡其家士
有爭友爲士者有諫爭之朋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則此身不失其
令善之名父有爭子爲父者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則此
身不至陷沒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當其
父有不義則爲子者不可不諫其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當其君有不義
則爲臣者不可不諫其君故當不義則爭之人子當其父有不義則當速諫

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乎豈有從父之命令而陷父於不義而可以
爲孝乎○夫扶與余爭同諍下離去聲焉於虔
右今文以爲諫爭章
晦菴先生曰此章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爲
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孔子言君子之事其君進思盡忠進而見君則思
盡忠節退思補過退而在家則思補其過將順其美將行也君有美
善則順而行之匡救其惡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救而止之故上下
能相親如此則君臣同德故能相親詩云詩小雅隰桑之篇云心乎愛
矣人臣之心存乎愛君遐不謂矣遐遠也雖離君左右而心不謂遠也中心

藏之（愛君之念藏於中心）何日忘之（何日而能忘也）

右今文以爲事君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中於事君之意當爲傳之九章（或云宜爲十一章）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孔子言孝子父母死而居其喪也）哭不偯（偯哭餘聲也謂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不修飾容貌以爲禮）言不文（不修文辭以爲言）服美不安（不安美飾故服衰麻）聞樂不樂（悲哀在心故聞樂而不爲之樂）食旨不甘（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此哀戚之情（言上文六者乃是孝子哀戚之眞情乃自不能已者）三日而食（親始死三日不食三日而後乃食粥）教民無以死傷生（此聖人教人不以死者而害生者也）毀不滅性（雖毀瘠其形而不使滅性而死）此聖人之政（此聖人制爲喪禮之政不使人至於殞滅也）喪不過三年（父母之喪無貴無賤皆不過三年而終）示民有終（使民知有終喪之期賢者俯而從之不肖者企而及之也）爲之棺椁衣衾（周尸曰棺周棺曰椁衣斂衣也衾被也）而舉之（棺椁衣衾既備乃舉尸於棺也）陳其簠簋（圓曰簠方曰簋祭器也）而哀戚之（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戚也）擗踊哭泣（擗拊心也踊足躍也男踊女擗哭泣則同也）哀以送之（致其哀戚以送葬也）卜其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卜其地之吉者）而安措之

（既得吉地乃安葬之）爲之宗廟（三年喪畢乃立廟而附於其祖）以鬼享之（人死曰鬼故以鬼神之禮而享祀之）春秋祭祀（春雨露既濡秋霜露既降皆舉祭祀之禮）以時思之（寒暑變移展其孝思也）生事愛敬（父母之生則事之以愛敬）死事哀戚（父母之死則事之以哀戚）生民之本盡矣（父母者生民之本事之之道盡於此矣）死生之義備矣（愛敬者事生之義哀戚者事死之義）孝子之事親終矣（孝子事親之道至於死而終矣）○喪（桑）偯（於豈）聞樂（岳）不樂（洛）棺（官）椁（郭）衾（欽）簠（甫）簋（鬼）擗（毗亦）踊（勇）措（醋）

右今文以爲喪親章

晦菴先生曰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妙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詩本文後讀之每覺其言之有味且又覺其所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告沙隨程丈可久程荅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傅會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而區區進越之罪亦庶乎可幸免矣因悉數所疑而記二公之言以爲質云（一本幸免矣下云因欲剟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

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

後學 成德 校訂

孝經句解一卷內府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編註釋極淺陋如仲尼閒居句下註曰孔子名某字仲尼閒居謂閒暇居處之時曾子侍句下註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孔子坐子曰句下註曰孔子言曰參字下註曰呼其名而告之蓋鄉塾課蒙之本不足以言詁經者也卷首題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而書中以今文章次標列其間其字句又不從朱子刊誤本亦殊糅雜無緒通志堂經解刻之蓋姑以備數而已

孝經宗旨一卷

〔明〕羅汝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
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宗旨
一卷》提要

孝經宗旨

問道羅子曰道之爲道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切近易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也似分離不開頃刻也似安歇不過真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亦只是推之四海皆準垂之萬世無朝夕今此不着力理會而言學焉是謂遠人以爲道縱是甚樣聰明甚樣博洽甚樣精透卻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克不去不止推充不去即身心亦受用不來求其如是而已如是而人如是而家國天下如是而百年千載我可以時時服習人可以時時公共而云學不厭教不倦也亦難矣哉經曰此之謂要道

問仁與孝亦有別乎羅子曰無別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

也惟聖人而後能踐形踐形卽目明耳聰手恭
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克長條暢人罔以
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旣成卽孝無不全矣
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
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經
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問孝何以爲仁之本也羅子曰子不思父母生
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
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愴

生焉疼痛覺焉卽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
能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
耶曰此恐流於兼愛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亦
恐也心尚殘忍無愛之可流經曰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問學何爲者也羅子曰學爲人也蓋父母之生
我人也人則參三才靈萬物其定分也全生之
則當全歸之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夫所謂
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

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
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
則敎化萬世必如孔子大學方爲全人而無忝
所生故孟子論志而願學孔子亦恐其偏此身
也小此身也偏小此身卽羞辱父母也豈必爲
惡然後爲不孝哉
羅子曰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
聖則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學則希聖
而希天者也夫欲希聖希天而不求己之所同

於聖天者以學焉安能至哉反而思之我之初
生一赤子也赤子之心渾然天理其知不必慮
能不必學蓋卽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之體
也然則聖人之爲聖人亦惟以其不慮不學者
同之莫爲莫致者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
我久之自成不思不勉之聖矣聖如孔子其同
尤親切焉彼赤子之出胎而啼也是愛戀母之
懷抱也孔子指此愛根而名仁推此愛根以爲
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曰爲人

孝常能親親也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
容自婉不忍一毫惡於人不敢一毫慢於人位
天地育萬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
然也已經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問孔子巧以成聖羅子使求孟子之雅言弟子
曰孟子雅言仁義孝弟而已矣其巧羅子起立
衆中而呼之曰子觀吾此身乎豈不根於父母
連兄弟而帶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身爲仁
又指此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

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
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
即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
所以能時在一衆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豈非
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
在易而求諸難辛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
下之至拙至拙者耶經曰立身行道
羅子曰孔孟立教爲天下後世定之極則曰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世不察乃謂止舉聖道

中之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
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
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
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孝弟之不慮
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孝弟之
不學而能即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求如赴
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桔槹沼瀦縱多而無用
也結果者萌須芽於眞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
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

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爲乃是直指入道之
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萬世一切有志
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
也人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
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
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問孝弟爲教是矣如王祥王覽非不志於孝弟
而不與之爲聖何也羅子曰人之所貴者孝弟
而孝弟所尤貴者學也故質美未學者爲善么

夫善人者豈孝弟之不能哉弗學耳弗學則如
瞽月行路步或可進尺寸然終是錯違中正隳
落險阻雖曾子未免大杖不走陷親有過之失
而況於祥覽兄弟矣乎故曰行不著習不察終
身不知夫由之而不知其道與瞽者行路何異
哉又曰善人之孝弟與聖人何以異蓋聖人之
學致其良知者也夫良知在於人變動而不拘
渾全而不缺時出而恒久弗息者也今宗族稱
孝鄉黨稱弟而不善致其良知者則執滞於一

節而變或不通循習於一家而推或不廣矯激
於異常而恒久可繼之道或遠焉又安能以光
天地塞四海垂之萬世而無朝夕也哉故君子
必學之為貴也經曰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羅子曰君子之學莫善於能樂至其樂之極也
莫甚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故孟子論古今
賢聖獨以大舜之事親當之然此樂寧獨舜有
之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是好也即樂之所由來也試觀赤子初生

無幾厥親厥兄孩之則笑赤子方笑則親若兄
之開顏而笑又加百倍矣此物則之必有者也
而其交相懽愛即所謂懿德之好也此實良知
良能而又無不知之無不能之大舜初生與衆
人一也衆人初生亦與大舜一也但衆人以外
物分其心舜則愛慕終身惟欲父母兄弟之懽
而已故口允若底豫又曰象喜亦喜也彼其滿
腔滿懷徹骨徹髓皆喜懽孝弟之意即自然喜
懽孝弟之人凡言行之合於孝弟者樂然取之

惟恐不得彼與我一我與彼一若合衆水之派
而趨下流合衆派之流而歸滄海所以天下之
士多就之者成邑成都天下定天下化天下大
同也孟子之道性善也是見得孩提之良知良
能無不愛親敬長也而其言必稱堯舜也是見
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也故必孝弟如大舜方
謂之不失孩提愛敬之心方謂之父母存而樂
兄弟無故而樂方謂之仰不愧俯不怍而樂方
謂之得英才而教育之以達己之孝而為天下

之孝達己之弟而爲天下之弟而樂於成其仁
讓之化無疆無盡也其王天下與否不止是大
舜之心不與卽天下萬世之論大舜者亦不與
不覩其王天下之父所行之政奚啻千百今時
未必皆傳而所傳者惟孝弟焉其孝弟又皆深
山側陋耕稼陶漁之時所行者也信乎孩提之
愛敬可以達之天下信乎君子之三樂而王天
下不與存也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敎加於
百姓舜之謂也

問立身行道果何道耶羅子曰大學之道也大
學明德親民止至善如許大事惟立此身㒺丈
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
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
始成苟一人不孝卽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
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
苟一人不弟卽不得謂之弟也是則以天下之
孝爲孝方爲大孝以天下之弟爲弟方爲大弟
也曰允若茲卽孔子之孝弟未曾了也曰吾輩

今日之講明此學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蓋
欲求以了孔子公案耳曰允若茲卽吾輩未
必能了也曰若吾輩肎能爲孔子公案乎則天
下萬世不患無人爲吾輩了也吾人學術大小
最於世道關切羅子曰吾心體段其虗本自無
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
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其脫胎初生
之際人敎不得物攖不得將節渾然冥然之中
指示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自了此生之大路

曰大人者須不失赤子時嘵知愛父愛毋不須
慮不須學天地生成之眞心也此個眞心若父
毋能胎敎姆敎常示毋誑如古之三遷善養又
遇地方風俗淳美又且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
爲之夾持稍長便導以敬讓食息便引以禮節
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有
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毋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毋將爲善思貽父毋令名
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毋羞辱必不果一生爲

人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謂人之大路孝經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前乎千古後乎百世而準是則聯天下國家以為一身聯千年萬載以為一息視彼狥欲於七尺之軀而延命於旦夕之近者其大小何如耶經曰甚哉孝之大也

羅子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其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為子姓又分

之而為曾玄分久而益衆焉則為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為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為宗法以統而合之由根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為命本只一理今生為人為物其分其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苟非聖賢有個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個良知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來着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然而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其四海九州誰無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濃藹藹渾是一個也哉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

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箇人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亦不可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宗法是欲後世子孫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宗旨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一人可也說一人即天下亦可也

說萬古郎一息可也說一息郎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箇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箇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箇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箇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箇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箇志願若人於這一箇不得歸著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詖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變之體又何曾有壞也哉如人家子孫衆多各開門戶各立籓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其不至於相戕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矣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此之謂也

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而罪莫大於不孝蓋人者仁也孝則仁仁[illegible]成其爲人故行莫大焉不孝則不仁不仁[illegible]不成其爲人故罪莫大焉孝以成仁亦以仁[illegible]成是以曾子曰夫孝尊親大孝不匱而其養曾晳也飲食必請所與謂之養志志者帥氣而塞天地者也今此弗養而區區口體之間豈所謂尊親不匱哉孝經所說無非[illegible]意然若水中之月鑑中之像不可以迹求也後世或以其文句之少而略之又或得其詞而忽其理逐其末而遺其本經幾晦哉吾師

羅夫子獨得此經之旨故其言孝也以仁言孝其言仁也以孝言仁起不敢不足以知之然竊意欲明孝經之宗旨似當自羅子始然以狗象執迹之見求之恐羅子之說亦未易明是以君子不可不求正於先覺也謹書此以自警

萬曆庚寅中春門人楊起元識

孝經宗旨一卷通行本

明羅汝芳撰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布政使衆政明史儒林傳附見王畿傳中此書皆發明孝經之大旨用問答以暢已說與依文詮釋者不同汝芳講良知之學書中專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標題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未見而陳繼儒秘笈中實有此本彝尊殆偶然失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又別引一說以爲羅洪先撰亦非也

孝經疑問一卷

（明）姚舜牧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來恩堂刻清乾隆二十年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疑問一卷》提要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孝經疑問序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孝經孔氏之書宜與五經並垂不朽茲何不頒之學宮豈以其書約而無足傳耶顧其書雖約而其道甚大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何可泯滅無傳方今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將舉此書頒之學校俾士

子誦習而開科登賢必賴焉者諸士可無究心乎哉牧因著四書五經後特著孝經疑問以先之蓋至德要道天經地義昭如日星何復可疑而何俟於問所可疑者謂母取其愛君取其敬等語之未必出于孔氏也謂則天之經以下等語之類于漢儒也謂先之以博愛以下等語之多紛襍也謂所引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之語之不親切也謂以順則逆以下等語襍取左傳所載季文子之言朱子所謂並宜刪去者也又謂

開宗明義何以名章也又謂天經地義民行何以名三才也又謂至德要道本同一理何以云廣要道廣至德之分割也又謂行成于内而名立於外何以云廣揚名也諸如此類大有可疑而必待問焉正謂此耶如日星者無可疑無可問而必可傳之來世也誦者如謂牧言爲然與朱子所云並宜删去者之爲是也唯命如謂均列於聖經則均可爲解而無俟于疑焉者亦惟命若謂無端生疑而因疑以起障則非牧之所敢知也

孝經疑問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余讀孝經大都出孔子口吻而漢儒不無附會其間如則天之經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以下等語似類漢儒之言且各章皆引詩書爲結與韓詩外傳天祿閣外史相類學者但取其言有關大教者尊之爲經而餘置勿問則庶乎其可哉

孔子論先王至德要道一章何等親切有味自後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總共一章故結語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今乃分爲數章各引書詩語爲結似爲割裂且各更端必非夫子一時之言今必強聯爲一而曰此廣要道也此廣至德也至德要道可分割也乎哉無已則名爲一章可也篇名似不宜立若首章之開宗明義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不知何所見而立此名也一削去之可矣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

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
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 諸本作開宗明義章第一

孝本是人之至德是人之要道唯先王身有之以
順天下民自用以和睦而上下無怨此是天地間
之至理故孔子首舉之以啓曾子之問曾子謝不
敏不足以知之於是夫子命之坐而細與語焉

至德即是要道故下文但說德之本也教之所由
生也

天下道理那一不根于孝故說是德之本而天下
之教化那一不由于孝來故說教之所由生有子
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
與全由此二句來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何以爲孝之始人
子之生也本父母之胚胎來完完全全交付於我
一有毀傷則失父母之故體矣如何可成得個人
故必持一不敢毀傷之心到老時體受歸全若曾
子之啓予足啓予手然後可還却父母之遺體故
曰守身守之本也

持一不敢毀傷之心則必思如何以全其身成得
個人兄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皆自此發軔也故
說是孝之始

子曰修身以道纔思立身便思行道行道便可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是實實道理如此始成得
個人如此可無忝爾所生故說是孝之終

論人不爲揚名計然人子不揚名不成得個人是
必如舜德爲聖人然後可顯其親爲聖人之親如
文王可爲至德然後顯其親爲至德之親此是人
子之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一朝享有之此孝

外更無餘事故曰孝之終也

即此看來始於不敢毀傷是始於事親而中間欲
爲顯親揚名事非得位不可見得故說中於事君
然欲顯親揚名非行道以立身如何可以做得故
說終於立身要見立身行道方可揚名以顯親而
非君莫可以致顯故着中於事君句

此引詩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德字即孝者德之本
也德字而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方完
却一個道字故曰至德要道此一章可完却孝經
一書餘所載不過抽出一人一事言之耳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天子章第二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諸侯章第三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

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卿大夫章第四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士章第五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庶人章第六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此言極明白不必復說了唯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中却有尊卑上下之不同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一一明言之以見其孝之等皆有足稱者孝始於立愛立敬凡愛親者必推親親之愛自然不敢惡於人敬親者必推親親之敬自然不敢慢於人是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之施自然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則通天下之人皆在合愛合敬中是爲天子之孝蓋天子之孝雖在一人而實通於天下必通於天下始謂之大孝始謂之達孝也甫刑

云云不過斷章取義云爾

德教加於百姓卽是愛敬以加之而刑於四海則四海之人蓋仰之以爲刑也如此然後其愛敬可通於天下故說天子之孝天子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而顯父母蓋如此

凡處高而易危者必其驕矜而不知慎也處滿而易溢者必其縱放而不知檢也身處在上而能持之以不驕雖高而奚危哉制之以節而能克謹乎度雖滿而奚溢哉高不危則今日之貴可以長守得滿不溢則今日之富可以長守得富貴自然

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是諸
侯之孝蓋諸侯之孝在保社稷而又在能和其民
人唯和其民人然後舉一國之衆無不心悅誠服
如此其孝始可稱於一國耳卽此看來諸侯之孝
全在居上不驕制節謹度上此豈易易得哉詩云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持危守滿之道
所當日操存者諸侯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其道蓋如此
書曰惟衣裳在笥服原是人第一件事卿大夫自
有先王之法服在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便完了

若言行則所關於吾身者不小必其皆先王之法
言先王之德行然後可故承說非法不言非道不
行若是爲言則言必中倫而口可無擇也若是爲
行則行必當可而身可無擇也言滿天下曾何口
過之有行滿天下曾何怨惡之有此三者統備於
吾身則身能行道矣宗廟之世守其所宜也故指
說此卿大夫之孝也卿大夫中於事君故引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之詩結焉卿大夫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蓋如此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五句似非孔子之言卽
是孔子之言亦當會意以講解若曰資於事父以
事母而愛無不同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無不
同也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唯父焉耳
若論其至不敬何以別乎事母之愛必本其真敬
流出爲君者好君也事君之敬亦本其真愛流出
始佳耳可分而言之曰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乎
故以孝事君則由不可解之心以流出可以致忠
以敬事長則由不敢慢之心以流出可以効順如
是其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是可以永保其社稷而
守其祭祀者蓋士之孝也士之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蓋如此
諸侯能保其社稷卿大夫能守其宗廟士能守其
祭祀始可稱孝中庸云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亦此
意
生長收藏此是天道高黍下稻此是地利用天之
道各隨其時分地之利各隨其產但致謹其身節
其用度以養父母此便是庶人之孝蓋庶人無可
顯親揚名事然隨時隨地持身慎用以爲養親之
謀則亦立身行道事也可謂之非孝乎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愛有等矣而愛無異同也敬

有等矣而敬無異同也無終無始無所不盡如此
則可以及其親矣猶患有不及將何以及之乎此
論孝者必至此而後爲盡也
孝原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如是而各盡其所當行
者是始無欠缺終亦無欠缺故說孝無終始及是
及其親天子不能加百姓刑四海諸侯不能保社
稷卿大夫不能保宗廟士不能守祭祀庶人不能
養父母可謂及乎故無終無始無不及是謂至孝
有謂這五等人若貧賤時行孝富貴時不行今日
行孝明日不行這般有頭沒後的人災害不到他

的身上不曾有來解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
有也亦可備一說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
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愽愛而民莫
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
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
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三才章第七
此章像曾子聞夫子之言故賛其孝之大也以爲
更端語故夫子說天經地義民行以告之唯則天
之明以下似非夫子之語故逐句爲解大都可通
若欲聯屬爲解則先之以愽愛陳之以德義先之
以敬讓導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語多雜亂如禮
記漢儒附會之語一般似不可强解者姑存之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三句甚佳天
有日月星辰昭示於上其經也地有山川草木陳
列於下其義也民有秉彝至德成位乎中其行也
因承說其經其義總之爲經而民是則之即法天
地以爲行所以爲民之行也民之行而不則天地

之經可乎哉是数語皆夫子之言若以三才名章
則不可
則天之明以下大都難解朱子曰此節與上文不
相屬總之並宜删去若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朱子亦曰此所引詩亦不親切並宜删去此言似
爲有理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
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妻

子乎故能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後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孝治章第八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語極好治天下本於道道本於心而根心者唯孝爲最大舍孝以爲治皆末節也唯明王能知其本故說以孝治天下

小國之臣至微人所易忽而明王慎之無[illegible][illegible]無小大無敢慢凡小國之臣苟以禮來必以禮接而不敢遺棄能持此一念而況公侯伯子男乎故萬

國莫不景仰而樂從之得此歡心以事其先王先王其永饗矣此天子之孝也君治國者卽鰥寡不敢侮而況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卽臣妾不敢失而況妻子乎故能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凡此者皆明王一念之孝所推而及也夫然後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蓋言德行莫過於孝而四國之順順於一孝之所推及也

歡心最難得而曰得萬國之歡心得百姓之歡心得人之歡心是可以易得乎哉心同此孝而以孝先之其心之同然者自無不得也然其要在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鰥寡不敢失於臣妾始何也孝本於敬也敬則自然合愛矣所以說合敬合愛然後可以言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

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敎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聖治章第九

此章自始至又何以加於孝乎是一氣語故親生之膝下至其所因者本也其文雖與上不接而語意亦自可味若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語雖似出於夫子而義不接續君以順則逆以下皆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之言與上文竟不相應朱子所謂此宜刪去者是也姑置之

天地之生也唯人爲貴而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蓋周公當日制爲典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嚴父配天者禮莫加於此矣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也聖人之德又何加於孝乎

故親生之膝下一體而生何等親愛而以養父母自然日加嚴敬蓋本其無所觧之心自發之爲無敢慢之敬此自然而然者故聖人因其嚴以教之敬因其親以教之愛自然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故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者其所因者本也所謂本者何此心自然之愛自然之敬也愛敬本於心而我因其故道之有不油然而興起者乎此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也其所因者本也一句極妙極妙不可勝言

父子之道本是天性至親乃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有君臣之義蓋父母生我一體而分繼續莫大於此而曰君曰親臨之在上厚重又莫過於此是所宜日加愛敬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謂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是謂悖禮悖德悖禮豈成得個人豈宜容於天地之間

言思可道以下攙理論亦自說得去但與上文不相蒙姑置之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

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右紀孝行章十

居則致其敬如內則所云鷄初鳴咸盥漱以下之類養則致其樂如曾子養曾晳問有餘必曰有之類病則致其憂如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之類喪則致其哀如扶而起杖而起之類祭則致其嚴如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之類五者完備方得盡我之孝心方可謂之能事親能字緊與上文

相照應

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是泛說事親者宜當若是盖驕則自取其亡亂則自取其刑爭則自取其兵敗身亡家滅門致禍皆基於此雖日用三牲之養其誰孚之是大不孝者宜深以爲戒可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廣要道章十一

五刑所隸有三千之多而罪莫大於不孝盖不孝則無親無親豈成得個人豈可容於覆載之內盖要君者無上者也非聖人者無法者也非孝者無

親者也無親之刑與無上無法等此夫亂之道也人其可效也乎哉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廣要道章十二

親則加愛而愛莫切於事親故教民親愛則莫善於孝禮則致順而順莫先於從兄故教民禮順則莫善於悌樂宣八風之和而潛啓其俗尚故移風易俗則莫善於樂禮辨上下之分而可一乎民志故安上治民則莫善於禮然所謂禮者非一節文之謂也一敬焉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而可以得子之歡心敬其兄則弟悅而可以得弟之歡心敬其君則臣悅而可以得臣之歡心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可以得萬國之歡心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知禮之爲要道而樂可知矣況於孝弟乎

此章先從孝弟說起而及於禮樂隨以禮之敬發明其爲要道要見合愛合敬自是人心之同然故

即敬之一節可得萬國之歡心其在於愛可知矣而樂斯二者又可知矣是一意直下語要識得

此要道是就禮之一節見其爲至要者耳非明前之要道也章名廣要道大非大悞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廣至德章十三

非家至而日見之謂非家爲至而日見之八教誨

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爲人父者也六句亦只以敬
言盖教以孝教以悌教以臣却何等簡約以啓人
之良心而天下之爲人父天下之爲人兄天下之
爲人君胥從此以致敬焉是之謂合敬合敬乃可
以言孝
引詩愷悌君子二句與上文不相蒙非至德孰能
順民如此其大者乎不知説甚麽説者乃因至德
二字曰廣至德以名章大非大謬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

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内而名
立於後世矣　廣揚名章十四
此章語極粹是孔子之言
忠孝一理事親孝有不能事君者乎故移孝可以
作忠事兄悌有不能事長者乎故移悌可以作順
居家理有不能居官者乎故移理可以作治是故
行成於内自然名立於後世不待言者所謂立身
行道揚名於後世者盖如此若名此章曰廣揚名
則非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

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
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
不陥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
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
爲孝乎　諫爭章十五
此章語意極佳是孔子之言
曾子因慈愛恭敬之説問子從父之令語意亦是
但父母小小過差人子可以委曲者從之亦是而

日令則有治有亂如何可以從得故夫子再説是
何言歟因以爭臣爭友明父之有爭子决當如臣
之爭於君者始爲得之若當不義而一以恭順承
之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則過矣又焉得爲孝乎此
是正論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
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
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若是乎
其爭之有益於人也父可無爭子乎故父毋有過
如内則所云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

起孝悅則復諫如曲禮所云三諫而不聽則號泣
而隨之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其不義則子不可
不爭於父如臣之不可不爭於君始爲得之者一
於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此論極爲的確可以
教天下之爲人子者可以警天下之爲人父者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
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
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感應章十六

此章如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
表無所不通是孔子之言其餘論來亦各有理然
意不聯貫語多湊合似非孔子之言

王者父母天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
察此明察二字若解作明於事天之道察於事地
之理亦得然終屬枝梧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解作神明之功彰見而陰陽
和風雨時亦得然未爲的確

故雖夫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
也於上下文不相蒙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此四句
語極粹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言鬼神來格來享極
說得明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此言極
佳蓋人能極孝極悌自然通極於神明無所不昭
徹而光於四海無所不流貫此是實實的至理論
孝論悌者必至此而後爲極乎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事君章十七

進思盡己之忠則凡所以事君者無所不至退思
補己之過則凡所以成身者無所不爲將順其美
而唯恐其美之不彰匡救其惡而唯恐其惡之或
播此是事君一段大道理所以上下能相親也君
不能舍其臣臣不忍舍其君所謂移孝爲忠者蓋
如此所謂中於事君者蓋如此引詩言臣之心但
知愛君而不敢忘故能若此其爲事也亦爲得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

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教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節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喪親章十八

孝子臨父母之終時不知若何爲情其哭也何暇爲偯其禮也何暇爲容其言也何暇爲文其服美也自然不安於心其聞樂也自然不樂於心其食

旨也自然不甘於心此是哀感之至情所謂真心發見不待矯強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所立之教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節所以節其不忍之至情以歸於中道者也然棺槨衣衾必爲之料理而舉之簠簋必爲之陳設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必爲之哀以送之宅兆必爲之卜而安厝之宗廟必親至其所以鬼享之春秋祭祀必教以時思之如是則其生事乎親者必致其愛必致其敬死事乎親也必致其哀必致其感生民之本盡於此矣死生之義備於此矣孝子之事親也斯其爲可終乎此在人一日有父母在不可一日不存諸心一日當父母歿不可一日能忘諸心者是爲至孝故夫子孝經一書必以此終焉其意亦深切矣哉

丙申仲冬曾孫男淳起校補

孝經疑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以孝經語意聯貫不應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如首章之開宗明義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無所取義因悉爲刪去其所詮釋則皆老生常談也又謂經文多出漢儒附會如則天之經因地之利以順天下等語似類漢儒之言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義不接續並宜刪去又病其各章皆引詩書爲結與韓詩外傳天祿閣外史相類夫孝經今文古文雖至今聚訟然自漢以來卽分章無合爲一篇者也其字句異同雖以朱子之學因古文而作刊誤終不能厭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變亂古籍乎況惟聖人乃知聖人舜牧何所依據而能一一分別此爲孔子之語此非孔子之語若親見聖人之原本乎

古文孝經朱子訂定刊誤集講一卷

〔清〕熊兆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集講一卷》提要

此莫山呂氏舊藏本後轉入朱竹君學士茶蒼唫舫丙午歲購得學士遺書十餘種此其一也道光戊申夏五月常熟翁同書識于京邸吉金樂石之齋

唐玄宗皇帝制序

玄宗姓李氏名隆基初為臨淄王諱常氏奉睿宗封為平王睿宗将建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之遂為太子尋受禪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絶於秦得之有皆煨烬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斈開五傳 春秋本魯國之史孔子因而修之至於漢時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乃斈春秋者五家有宋胡文定公安國康侯亦傳行於國朝 國風雅頌分為四詩 詩有十三國風小雅大雅三頌至於漢時分為四家有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 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踳駮尤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户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諸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 常昭吳人王肅魏人 虞翻劉邵抑又次焉 虞翻吳人劉邵魏人 劉炫明安國之本 安国姓孔西漢人劉炫隋人 陸澄譏康成之註 康成姓鄭名玄東漢人陸澄以晉荀昶所斈為非鄭康成所註古文蔵秘之書是也 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 五經易詩書礼春秋 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将来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畧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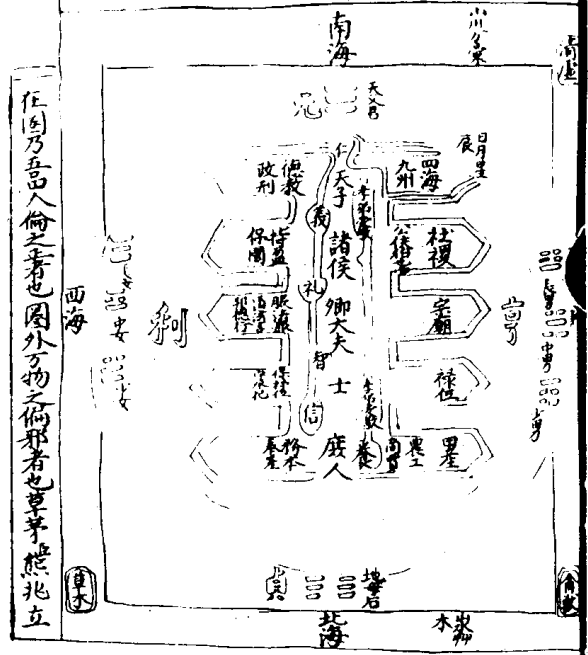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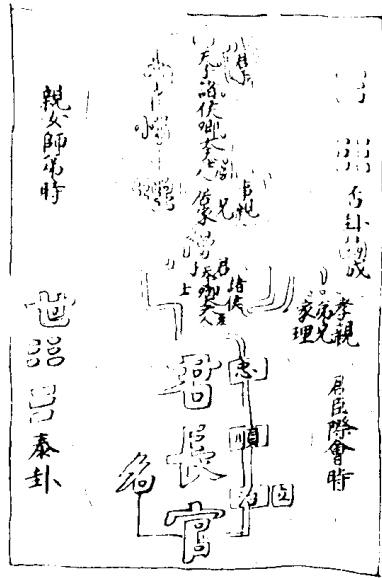
孝經五品愛敬孝養德業性理圖
南海
北海
西海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人
社稷
宗廟
草茅臣熊兆立

右圖一

天經地義人行之圖
清虛
禽獸
草茅臣熊兆立

右圖二

脩學致用推孝爲忠之圖

右圖三

孝經出處廢興用眞緣由幷孝經說疑及遂章說疑

孝經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太古三皇五帝夏殷周有此孝道不有孝經也至春秋戰國時曾子參志存孝道孔子立因之以作孝經曾子傳之而門人記之至孟軻又發明聖人爲孝之善行于書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相遊斈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令而斈古以非當世惑乱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斈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傳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諸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故斈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孔氏懼秦禁以藏先聖先賢之書與經子屋壁間至漢始出鄭康成所註古文藏秘也書是此孝經也

漢書儒林傳序曰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探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斈士多懷挾圖書逃遁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建武五年乃修起大斈稽式古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礼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臺而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礼畢帝正坐自詩講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听者蓋億萬計自期門羽林之上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弟入斈濟

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丙寅永平九年帝崇尚
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
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
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授撰高〻以授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
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弟入學
唐太宗皇帝庚子貞觀十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
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
生高第帛有差又曰玄宗有孝經序未詳在何年
日曰及節俟
考尖以備之
宋孝宗皇帝淳熙丙午十三年八月直徽猷閣江
西提刑晦庵先生朱熹仲晦孝經刊誤成于此未
蒙　賜服受封爵邑秪書今職在成刊誤孝經時也

晦庵先生曰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
經引詩非詩本文後讀之每竟其言之有味且
又竟其而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告沙隨程
丈可久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
多出後人傳會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
及此而區區進越之罪亦庶幾乎可幸免矣因
悉數所疑而記二公之言以為質云先生歎剟
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如冬
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臣兆草茅愚見因來以
明善事父母
為孝之禮也
朱子曰疑所謂孝經者其上文止如此其下則
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切嘗
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所折增

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竟其非至或
以為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
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日故自天子已下至於
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
相應次弟相承文勢連屬脉絡貫通同是一時
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為六七章又曾子
曰又引詩書之文以襍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
間隔而讀書者不復得見聖人全体大義為害
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去子
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
經文之舊其傳文之
失又別論之如左云
朱子曰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踈如上

章之
失云
朱子曰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
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朱子曰傳之三章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
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傳所載子大叔為趙
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礼字為孝字而文勢反
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
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其曰聖人見教之可以化
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恭為孝乃得粗
通而下所謂德義敬讓礼樂好惡者却不相應
疑其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粧綴以為夫子曾
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則文既
可疑而謂聖人見孝之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

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
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
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足六十七字
並刪去

朱子曰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
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
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閡故今得且仍
舊耳

朱子曰傳之五章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
公之孝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
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為大孝者本自有親切
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
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
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耶以附此而不知
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
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
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
為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已重復不當
通為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為
一章可也

朱子曰傳之六章古文章首有子曰字而今文
無之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冠之以子曰而別
為一章今文則通上兩章為一章無子曰而有
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正
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為正
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斷簡為而今不能知
其為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
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女子之言
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
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二字

朱子曰傳之七章格言也

朱子曰傳之八章格言也

朱子曰傳之九章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
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
明移孝事君之意

朱子曰傳之十章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

朱子曰傳之十一章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

朱子曰傳之十二章因十一章三可移而
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

朱子曰傳之十三章不解經而別發一義為諫爭章

朱子曰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
發一義為喪親章其語尤精妙也

孝經凡例

大古三皇五帝夏殷周王諸侯卿大夫士庶人
有此孝理于心于身行家于國于天下
春秋戰國孔子曾子問答及孝始著此書五品
之人行焉秦亡孝儒藏書于屋壁至東漢孝經
始出士庶力行習講　三國　西晉東晉稍明
隋亦無孝唐強明孝　唐五代不及孝
宋明孝　南宋不及孝元明孝

國朝孝皆見孝順事實爲善陰隲等書

一孝經章經一章傳十四章原有先儒註解之明者悉皆采而附於各章之下其有先儒以爲易而不註學者以爲難而有疑者輒以己意解集成講庶幾有以開其疑而勉其學也臣草茅妄僭君子救之可也

一孝經明堂廟社器物有圖于經傳及建安何氏與諸大全小學明白可說臣草茅膚見劃孝經三圖于唐序後以誨來學蒙童也

一引用經書

洪武正韻　切字音字

詩經　大雅小雅

周易　繫辭

禮記　祭義 曲禮 表記

春秋　左傳

大學

論語

中庸

孟子　孟子注

孝經神契

樂制

史記畧

通鑑

爾雅

史記世家

五刑　隋律

家語

揚子

家禮

小學　大全註

白虎通

司馬溫公書儀

顏氏家訓

明堂記

地理雪心賦

一引用先儒姓氏

鄭氏玄康成北海高密漢靈獻時人

虞翻字仲翔三國吳人

韋昭字洪嗣吳中書僕射

孔安国前漢武帝朝諫議大夫

劉邵　魏人

陸澄　晉人

荀昶　晉人

王肅　魏人

唐明皇帝　序稱制

鄭氏　莫考其名

蔡邕字伯偕陳留

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宋朝賢相

尹氏惇　彥明

藍田呂氏　大鈞和叔 大臨與叔

顏氏之推介協之子　瑯琊臨沂人有文集三十卷家訓二十篇行于世

呂氏未詳

東萊呂氏祖謙伯恭封成公金華

伊川程子頤正叔宋朝大儒

慶源輔氏廣漢卿潜庵

西山真氏　德秀景元建安
新安朱子　熹仲晦晦庵
長樂陳氏　用之
張氏庭堅　才叔
張氏寡
勿軒熊氏　禾去非建安
魯齋許氏　衡平仲河南
孔氏　未詳
延平周氏　諝希聖
吳郡范氏　成大至能
東匯澤陳氏澔
嚴陵方氏　慤
導江張氏　須建善魯齋門人
豫章趙氏　德鐵岩

閩川林氏　駒德須三山
潜山董氏　黒人瑞
宜春李氏　凱仲谷
樂平夏氏　䁆日煇睦樂
天台陳氏　選
鄒氏　先進士

古文孝經朱子訂定刊誤

海陵晚李草茅臣熊兆　集講

臣聞仲尼曰孝乃天經地義民行而人是則之蓋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武官夷狄禽獸草木皆各受陰陽水火木金土之氣以成而爲物者也惟人獨得天地二五之秀而爲人知爲人之貴爲人之行莫大於孝欲達夫孝之理苟非上知之資生知之性必由孝經而知凡初李者固當誦習講明孝道之理理明義精然後德建名立如此豈秖但免不孝不弟而已必不至淪禽獸之地也司馬温公曰子生七年始可教孝經論語次及諸經朱子復采孝經發明小李之書垂訓後世丁寧之意益深切矣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　閒閑同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有正考父者佐宋三命滋益恭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予口孔氏滅於宋其後適魯父叔梁紇爲鄹大夫母顏氏名徵在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此其畧也詳見史記世家

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傳大李十章志存孝

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卒追封郕國公此其譜畧其詳見曾氏列傳

此言夫子燕居無事之暇而弟子侍御聽授之時斯二句乃先儒形容聖賢存養謙虛處如此非若常人之情無用之辯不急之察紛紛私議於無事之際而吾夫子閒居獨語曾子之意經文可見然則聖人於人倫愛敬間頃刻未嘗不在也

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女音汝下同

此言至德乃無上之稱要道是當然之理二者古昔明王所有也然所有者何仁愛敬義而已聖人以之訓率四海庶人用之姻睦三族故居上者躬行於上而無病施之損在下者盡己乎下而有被澤之益故得相免於尤悔矣否則焉能無怨懟哉此仲尼啓問曾參之意而子輿不敢唯直俟天子之旨而後有以誨之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避席起敬之義不敏謙虛之辭此言曾子自度至德要道精深簡妙而參性質魯故答不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女 夫音扶 復

孝爾雅善事父母為孝孝經神契四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龍負圖庶人孝林澤茂也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教教訓也法語也元命包曰天垂象人行其事謂之教亦傚也中庸脩道之謂教朱子曰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為之教若礼樂刑政之屬是也

此言孝誠德之根本教之梯航方善之宗百行之主為教之道亦由此而出矣後身字始三百三十九字乃孔子因曾參之孝而談經也子宋子訂定古文之孝經考正刊誤之訛謬垂訓將來者實有功於天下後世大矣人能幼而講習長而力行則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孝行庸焉歟哉

善事父母孝者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夏氏晭曰此言大凡為人子事親之禮冬則溫暖其被使親睡之而不寒夏則扇涼其枕席使親睡之而不熱昏則安定其牀衽使親睡之而無危次日早晨則至寢門外問其夜來之安否何如也

天台陳選曰温以致其煖如温被之類凊以致其凉
如扇枕之類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
藍田呂氏曰温凊定省所以養体也一歳則有冬夏
寒暑之適一日則有昏晨興寢之適人子不可不知
也内則父母将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
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鶏初鳴適父母之所下氣怡
聲問衣燠寒男子未冠笄者反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則昧爽而朝文王之為世子鶏初鳴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安否何如此晨省之事也
東萊呂氏曰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体為体
冬温夏凊一歳有冬夏寒暑之變一日有晨昏晦明
之變此見孝子不忘親處纔遇変時雖加意於其間
冬温則体其温之之禮如古人置密室之類是也夏
凊則体其凊之之禮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昏時則
安其父母晨時則鶏鳴而起問其安否
朱子曰温凊定省雖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之間
止當随時安處省察其或温或凊之宜也
司馬温公曰父母舅姑将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
婦人安置此即禮之昏定也
漢黄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年九歳失母思慕憔悴
殆不免喪郷人稱其孝獨養其父躬執勤苦夏則扇
枕席冬則以身温被太守劉護聞而異之署為門下
孝子孝章皇帝詔詣東観讀所未見書
人詔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遷尚
書令　曲字始至此釆以實
吾事父母者之禮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毀傷虧損也
夏氏僎曰此言子之一身四体與毛髮皮膚皆受生
於父母父母既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不敢有所
毀傷此乃孝子之始事也
鄭氏曰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細聖人論孝之始以
愛身為先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帰之曾子臨終而啓
手足為是故也
導江張氏曰夫孝道愛敬而已愛親自愛身始敬親
自敬身始身者親之支也未有知愛親敬親而軽毀
傷其身体者故以是為始焉
范子曰君子之行必本於身記曰身也者親之支也
可不敬乎身体髮膚受之於親而愛之則不敢忘其
本不敢忘其本則不為不善以辱其親此所以為孝
之始
事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
乎
遺餘也人子之身出於父母今父母亡而子身存故
曰身也者父母之遺体也行父母之遺体者謂以父
母之遺体行之於世如事君莅官交友戰陣之類是
也敢不敬謂身行不正則災必及於親矣
勿軒熊氏曰子之身即父母一体而分者欲保此身
體不敢毀傷凡我之一挙一動皆所以奉父母之遺
體而行之者也
居處不荘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

忠者內盡其心而不欺也戰戰鬬也陳行列也佩觽集曰軍陳爲陣勇猛也無勇則棄甲曳兵而走不能敵王所愾矣

夏氏與曰此言居處于家身多欹側而不端莊不是孝也出事人君心多欺罔而不盡忠不是孝也身臨官位爲政怠慢而不敬謹不是孝也與朋友交言多詭詐而無信實不是孝也與敵相戰臨陣退縮而無勇敢不是孝也行此五者而有不成則烖必及於親則是不能行父母之遺体也爲人子者安敢不敬其身乎

勿軒熊氏曰居處莊如執玉奉盈視於無形聽於無声之類事君忠君父一也莅官敬居官猶居家也朋友不信不獲於朋友不悅其親矣遂決辭五者行之必以其誠則不爲親之羞辱否則取禍患之道也

西山真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帰何也其與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名不殞乃所以爲孝也故曰戰陣無勇非孝也

延平周氏曰居處莊禮也事君忠莅官敬義也朋友信信也戰陳勇強也凡此五者皆遂則烖不及其身則是不及其親蓋吾身即父母之身也居處莊者愼其獨者也能愼其獨故以之在上則事君忠莅官敬以之在下則朋友信戰陳者非君子之先務也故其序如此

曾字始至此采以明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之義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揚傳揚也顯光顯也

勿軒熊氏曰愛身不過不虧其体而已立身則不虧其行也人能以一身立於天地之間而所行者又皆聖賢之正道則一言語一動作必無忝辱其親夫孝以愛身爲先故以能立身爲終事也

鄭氏曰國人稱願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

嚴陵方氏曰註云稱者口稱其所爲願者志願其如此然則乎之之詞也幸哉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

導江張氏曰非姑爲是立身行道之事以求名也蓋有實而名隨之已之名顯而父母亦顯矣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夫音扶

夫孝總言孝之道也始而居家以事其親者此孝也中而出仕以爲事君之忠亦此孝也終而立身兩間而無辱者又豈非此孝之所成乎

勿軒熊氏曰始即上文孝之始也中則移孝爲忠終即上文孝之終也

司馬溫公曰明孝非道事親而已要當立身揚名以保國家

導江張氏曰立身之道既盡則事親之道無不盡事親之道既盡則資於事父以事君亦無不盡其次第如此然又以立身終之何也蓋立身甚難自始知學

即為立身之事中間或有一節不立則萬事瓦解是以平生敬之慎之死而後已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也

范氏曰居則事親者在家之孝也出則事君者在邦之孝也立身揚名永世之孝也盡此三道者君子所以成德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盖天子之孝

惡不愛也慢不敬也得愛敬之道於心謂之德以愛敬之道教人謂之德教又曰德者得也德教者謂以人所同德於天之理立爲教法也加施也德教加於百姓即內則所謂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之意刑法也有天下曰天子言其爲天下之君而爲天之子也詩曰昊天其子之是也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公羊傳成公八年註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曰天子夏氏哭曰此言惡於人者人必惡之故愛其親者不敢惡於人慢於人者人必慢之故敬其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之道上盡於所事之親而其德教下加於天下百姓使各愛敬其親而不敢惡慢於人四海之人皆視之以爲法則此乃天子事親之孝也

鄭氏曰惡慢於人則人亦惡慢之如此則辱將及親

勿軒熊氏曰推愛親之心當無所不愛何敢惡人推敬親之心當無所不敬何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即上文愛親敬親也德教加於百姓即不敢惡人慢人也刑儀法也謂上行下效天子有天下故言四海

西山真氏曰孝之爲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之中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刑於下天下之人無不愛敬其親其守豈不約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導江張氏曰不敢惡慢者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也推吾老老之心於人之老無不愛焉無不敬焉則天下之爲人子者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

東匯澤陳氏曰天子者君臨天下之總稱臣民通得稱之也

嚴陵方氏曰刑于四海即下武詩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諸侯之孝

離音利

危謂勢將傾也溢如水之泛溢而出也民泯泯也謂泯然無知也人者神也而為萬物之最靈者也侯從矢取射義射之有侯所以候中否明王拙也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故因謂之諸侯珠義曰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是也

夏氏煛曰此言諸侯職在人上不行貴驕之勢則其位雖高而身安無危也制立其品節謹慎其法度則其志雖滿而持守不溢也然後能保其社稷而不使為丘墟和諧其民人而不使之爭競此乃諸侯事親之孝也

鄭氏曰高而危者以驕也滿而溢者以奢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不越法度

勿軒熊氏曰位高而驕則危祿滿而奢則溢制節每事制為之節諸侯立社故言社稷

范氏曰國君之位可謂高矣有千乘之國可謂滿矣貴者易驕驕則必危富者易盈盈則必覆

張氏曰驕者氣盈居人上而氣盈則奢奢則不雖制財用之節奢則侈侈則不能謹法度之守故古人以貴而不驕為德也

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

藍田呂氏曰先王之建國法置社稷使其君子守之為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為言也大夫之有宗廟義亦猶是

閩川林氏曰夫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神土穀之有功於民此祀典之所當尊者共工氏之子龍高陽氏之子黎皆有平土之功烈山氏之子柱厲山氏之子農皆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社稷之日取四子以配食焉亦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龍與黎可也柱與農亦可也彼直以四子為社稷之正神而非配社稷者漢儒之妄也孝經說云社者土之神稷者能布五穀皆土地自然之氣故名曰神則社稷之為正神而非人為之也

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兼上下言之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

德行之行去聲下同　惡去聲

凡在前者謂之先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敢服之服曰着也宗尊也廟貌也宗廟蓋尊奉先祖容貌之室也說文廟尊先祖貌也彷彿先人之容貌通典注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

夏氏煛曰此言是先王法度之服則身服之非此則

是不衷之服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故不敢服是先王
法制之言則口道之非此則是邪誕妖妄之說邪說
流行壞人心術故不敢道是先王道德之行則是以
行之非此則是詭異之行索隱行恠後世有述故不
敢行既能服法服道法言行德行然後方可保全其
尊奉先祖之廟而不使之失祀此乃卿大夫事親之
孝也
鄭氏曰凡宮有鬼神曰廟又曰鬼神所在曰廟尊言
之也
范氏曰卿大夫循法度為孝服先王之服道先王之
言行先王之行然後可以為卿大夫
張氏曰衣者身之章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皆不
可不謹者也
勿軒熊氏曰大夫立宗故言宗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
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
父也

此言取至愛其父之道以事母則一愛矣取至
敬其父之道以事君則一敬矣得并有愛敬之
奉者惟
父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

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
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
蓋士之孝

長上聲

能保其爵祿文公小學無蓋士脩學而進學
至君求日志尊榮士有官爵祿位者宜保之
位稍總終身居之否則必至削官爵去祿位
為士也可不謹歟　君諸侯也長鄉大夫
也　上謂天子也漢志學以居位曰士
夏氏晪曰此言用事親之孝以事其君則為忠用事
親之敬以事其長則為順其忠與順之道能守之而
無所失用之以事其上然後能謹守其先祖之祭祀

而不鈌奉此乃士事親之孝也
司馬温公曰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人民社稷者通
謂之君合萬国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
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師諸侯以尊
天子者則謂之霸又曰士有祿位以奉祭祀庶人薦
而不祭
張氏曰事父母言孝事君言忠者父子天性事父之
心自不能不盡故君以忠言忠者盡己之謂非但施
之事君交友曰忠告為人謀亦曰忠推此以事長則
順矣
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
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
勿軒熊氏曰士有廟故言
祭祀庶人止於能養而已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

養去聲　因依也　利宜也

夏氏曰此言天時有春夏生長秋冬成熟之道地勢有高而為地下而為田之利庶人則用天之道而春夏以耕耨秋冬以收藏因地之利而高以種黍麥下以種稻粱也謹慎其身體則行無過撙節其用度則財不乏以此所行而養父母則父母安樂之矣此乃庶人事親之孝也

鄭氏曰春耕秋穫高宜黍稷下宜稻麥謹身則無過不犯兵刑節用則不乏以供甘旨能此二者養道盡矣

朱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則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便儉用不妄耗廢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謂百姓也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者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王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張氏曰孝道不可以一言盡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愛敬而已此於天子言愛敬至士亦言愛敬者諸侯卿大夫舉而包之皆在其中矣天子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士有祿不患其不能養而愛敬之道在所當盡庶人非力則無以養愛敬之道未必皆中禮難盡責之故養之之道在所當盡也

正義曰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去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為天子也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故以其次稱為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為卿與大夫異也今遺言者以其行同也次卿大夫者士也按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辯然否然後謂之士庶眾也謂天下之眾人皇侃云不言眾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云以為士有員位人無根極故士以下皆謂庶人

豫章趙氏曰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為德者公斥堠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足以長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遠者卿也知足以帥人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者天之所子故惟天子受命于天士以事人為事故受命于君也

呂氏曰立乎人之本朝者卿大夫也大夫則謀人之國矣有常職而食於上者士也士則任人之事者也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

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不傷身體孝之始也顯親揚名孝之終也先言終者欲其慎終如始也

夏氏奭曰此言所以上自天子中有卿大夫士下至於庶人孝有終始則禍患不及其身矣若無終始而謂禍患不及之者未有此理也

勿軒熊氏曰終始即上文孝之始孝之終不能盡始終之道者必及於禍患天子不孝不能保四海諸侯不孝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孝不能保宗廟士不孝不能保祭祀庶人不孝不能保其身即所謂禍患之及也

范氏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此孝之始終自天子至於庶人不能有始有終而倘患不及之者未之有也天子不能刑四海諸侯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能守宗廟士不能守祭祀庶人不能養父母未有災不及其身者也

右經一章

味子曰經之首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真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貫通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君子成德之名指至德言也詩大雅泂酌篇君子亦云有德有位者父人之親即嚴父之意兄人之兄即嚴兄之意君天子諸侯卿大夫凡在民上者卿大夫亦曰士人之長

此言君子之所以則民孝者非身臨家到而日讀讀也故在德明於上而下自感化矣夫所以教人孝敬其敬重其父也教人弟敬其敬重其兄也教人臣敬其敬重其君也詩不云乎我樂易君子是乃民之父母若非先王極至之德誰能和順斯民得如此通孝者乎

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教以孝如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
鄭莊公之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
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
也
教以弟如孔子所謂書惟孝友于兄弟
教以臣如齊之畫邑人王蠋忠臣不事二君
烈女不更二夫此之謂也王蠋齊之畫邑人按
燕將樂毅破齊聞蠋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
無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且屠蠋曰
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
吾諫吾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
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此
國變殞身以教人臣者也因采備之
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身教者如此豈必諄
諄然命之而後謂之教耶
陳留仇香名覽東漢人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
陳元母告元不孝香親到其家為陳人倫元感
悟卒為孝人
漢末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不慈遇祥無道屢
非禮使祥祥愈恭謹弟覽與而敬重祥祥字休
徵瑯琊人官至三公司馬昭魏咸熙初詔晉公
昭進爵為王荀顗朝臣皆拜晉王昭獨祥長揖
此其致孝順薄
權勢其操可見
宋司馬溫公光君實事兄
伯康友愛尤篤天下慕之

右傳之首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朱子曰此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
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
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
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
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
謂要道也

弟音悌　要去聲

孝弟解見上移風猶鄭下恒代風尚之可移也
易俗即變夷為華成禮讓之習俗也如溫公書
儀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喪事無不供佛飯僧
此其無有不足信也明矣吉俗如此伊川先生
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之
類樂明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有八音五聲
十二律也八音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五聲宮
商角徵羽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
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禮習度數
之節文鄭氏曰禮謂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敬程

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謝氏說嘗惺惺法者
馬味子曰敬畏也一人至尊也
此言諭人以親近愛厚之理其道莫良於孝諭
人以不侮慢長之義其道莫良於弟改易其流
風變易其習俗能和固良於樂不煩其上不逸
其不能序固良於禮蓋禮主於敬而盡矣是故
禮敬人之父則其子知悅也禮敬人之兄則其
弟知悅也禮敬人之君則其臣知悅也禮敬至
尊之一人則天下人皆懽悅也夫如是則所敬
者寡少而感悅者衆多此所以為先王之要道
矣

右傳之二章

朱子曰此釋要道之意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

夫音扶　行去聲

孝謂生理即天子孝致龍負圖非經而何庶人
孝感林澤茂非利而何民有德于孝非行而何

甚哉賛重之詞經常義利行實則法是則謂信
服也肅有恐懼之拘嚴有猛厲之嚐成感在寬
之化治被以特之理
此言曾子賛孝之盛無以加矣而聖人曰惟孝
乃健之常經順之宜義人之德行蓋天地有此
常經而我下民信服之所以法天時則明由地
利則宜從先王謨訓以安四海無敢有違者是
以其教不俟威而成其
政不待刑而治而已

右傳之三章

朱子曰此釋以順天下之意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
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
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
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
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
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
先君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
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

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
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
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夫音扶　行去聲
孝治如唐虞夏商文武之君臨也遺如桀紂幽
厲泰隋之肆暴也懽心悅服也不侮國人謂不
輕士慢物也不侮妻子謂不降正立庶也安謂
不使之憂患驚動之也鬼享致其如在之誠和
以孝成平以順至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公侯
伯子男解見經文註中
此言夫子說當時明王以孝理天下者雖是邊
鄙之域卑微之臣且不敢遺棄況敢遺棄公侯
伯子男耶然賴萬國諸侯懽忻之心各以其職
助事其上帝矣治國者雖老而無妻老而無夫
如此鰥寡之人且不敢侮慢況敢侮慢國士黎
民耶然賴百姓懽忻之心皆以其職來恭事于
先君矣治家者雖是供役之臣待御之妾猶不
敢侮慢況敢侮慢齊軀繼嗣妻子耶然賴一家
之人相助奉養于先人矣蓋此三等父母在服
勞敬養父母亡哀思誠祀是以四海咸寧八方
攸洽饑饉不逢兵戈不擾疫毒不流妖孽不萌
此由萬邦協和而然是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
也如此詩不云乎有大德之人四方其順矣乎

右傳之四章

朱子曰此釋民用
和睦上下無怨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
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
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
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行去聲
夫音扶
孝即經所謂天經地義民行也性即理也朱子
曰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貴出萬物者也郊環
丘祀天之處也父夫母地而始祖象之也明堂
宗祀之所孟子謂王政之堂也后稷文王周公

皆周聖人

此言曾子恭問聖人之德莫過於孝而夫子答曰蓋天地健順五行之理賦於人最為尊貴而人得茲尊貴之性以為萬物之靈則其保身樹名立德豈有良於孝者夫孝在當尊嚴其父明得尊嚴其父之理顧難方物惟天真誠渾仁雨露滋濡日月照臨覆育萬彙其功罔極故以始祖配之厚矣大抵周有其人最特周公郊祀止天則以始祖后稷配開設明堂宗祠上帝則以禰主文王貳於是聞風感化者四海諸侯執帛捧王各以其職遠趨事祭助成孝禮夫斯聖人孝行之着復有胡盛德能過是也歟

后稷名棄母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欣然踐之生棄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避不踐後置山林適會林中多人遷之冰上鳥覆翼之以為神遂散之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致民稼穡興於陶唐虞夏之際為農師封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後季歷娶大任生昌為西伯稷十六世孫名發是為武王西伯文王之子國號周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古公亶父始用其地至昌辟國寖廣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至武王發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也周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子伯禽封魯國伯爵也

明堂王氏曰夏商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明堂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此古制也三輔皇圖云大道之堂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五帝也孝經瑗神契曰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下方八牕法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養去聲親生已出之嬰孩也之膝謂在親之胞腋肘膝間猶不離父母左右也因以本初也因其元有之善而導之也日嚴李公凱曰兒年長時漸識義方則曰加尊嚴能敬養於父母也楊子愛日即日嚴之意

此言人子幼時在父母根前未言未行朝夕提抱寒暖將獻咸聽所生之親乳哺與止矣逮至能言能行喜笑歡親悲號戀母惟認所生之親誘掖譬息矣既年稍長一見飲食衣服侍御几杖珎玩物色渙然獨知奉親與兄而已豈復有已有人哉此天理漸流之初人欲未蔽之始固聖人以彼日畏之心則尊之主敬以其日好之意則誨之近愛非若鞶襟之懲言切之訶強之然爾是曰聖人之訓不俟恐肅而成不待威嚴

而治蓋根於寬而
由於孝而得矣
司馬溫公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
孝子愛日
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
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
王荆公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愛日意
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故在謹其始此其
禮也若夫子初生也使之不知尊卑長幼之禮遂至
至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知訶禁反笑而獎之
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以成性乃怒
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嫉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
逆無所不至此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
能妨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

此段來釋聖人因嚴
教敬因親教愛之意

右傳之五章

朱子曰此釋孝
德之本之意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

此言父子之道成於天理君臣之義契於人情
蓋人情可合而可離義在也天理不可斷而可
續性成也苟父子少間便天理敎人倫爭矣君
臣強合便人情拂紀綱壞矣故父之於子天性

主恩仁也生生無已臣之於君人
情宜直義也每每有易理勢然也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西山真氏曰父母生我者也我則嗣續乎父母者天
性之恩孰大焉君之臨民父之臨子所以治而教之
也其厚乎我孰重焉合君親而並言以見君臣其義
一也世以父子為天君臣為人者誤矣下文獨言親
者蓋指天性之最切者知愛敬乎親則知愛敬乎君
矣
勿軒熊氏曰續謂上繼祖考下傳子孫也君親饒氏
謂君猶家人有嚴君之君君取其愛親取其敬愛敬
之道兼之以此臨我厚之至矣
司馬溫公曰有君之尊有親之親恩義之厚莫此為
重
張氏曰父之於子至親之中有君道焉不獨愛之而
已養育之教誨之實家人之嚴君也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勿軒熊氏曰愛莫大於愛親至於人民愛物皆此愛
之推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則失人之序矣敬莫大
於敬親至於敬長尊賢皆此敬之推也不敬其親而

敬他人則失禮之序矣

鄭氏曰悖亂也

范氏曰君子愛親而後愛人推愛親之心以及人也夫是之謂順德敬親而後敬人推敬親之心以及人也夫是之謂順禮反此則為悖矣

右傳之六章

朱子曰此釋教之所由生之意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養去聲 樂音洛

居平居也嚴恭也夏氏僎曰此言孝子之事親也居則左右侍奉以致其敬而不敢怠慢養則承順其志以致其樂而不敢踈危病則湯藥親嘗以致其憂而不敢正寢喪則盡其禮以致其哀而哭之不倦祭則盡其誠以致其嚴而不敢䟽怠此五者皆完備矣然後方能事乎其親苟有一事之不備則不得謂之孝子矣祭統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特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正與此合

勿軒熊氏曰致者推而至於極盡處敬即夔夔齋慄之意養非止於口體必有以樂親之志病能盡其憂則所以視其疾者無所不至矣喪能盡其哀則所以送死者必誠必信矣祭能盡其嚴恭則積誠之極見其所為齊者矣

西山真氏曰子之事親一毫有所未盡皆不可以言至故五者皆以言致者用力而極其至也與中庸致中和之致同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醜音丑 養去聲

夏氏僎曰此言事親者居人之上不驕傲以陵下為人之下不悖亂以僭上在醜類之中不爭鬬以不和若居上而驕以陵下則有滅亡之道為下而亂以僭上則有刑戮之及在醜類而爭以不和則有兵刃之加此三者不除去之憂將及於親矣雖是一日之間用牛羊豕之三牲以養之尚且以為不孝而況有此三者乃可謂之孝乎

鄭氏曰亂謂干犯上之禁令醜類也謂己之等夷爭而不已必以兵刃相加三牲牛羊豕太牢之養庸為孝乎

張氏曰致其敬樂憂哀嚴皆養也能敬身斯為孝矣居人上而能謙則不驕為人下而能謹則不亂處于衆而能和則不爭

西山真氏曰驕爭亂三者皆悪德有一焉皆足以危其親為人子不能謹行至於危辱其親則其不孝大矣供養之末焉足道哉

右傳之七章

朱子曰此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屬類也三千總記其數也蓋墨者黥也謂刻其額而涅之也其屬一千劓割其鼻也其屬一千剕刖其足謂髕去膝蓋骨也其屬五百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其屬三百大辟處死也亦曰殺也文王世子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是也其屬二百合三千條

夏氏𠩄曰此言五刑之屬雖有三千之多而其罪之大者莫有大於不孝也不孝之刑即今敲斬與凌遲處死也蓋人犯此五刑者雖受其刑罪不至死若犯不孝之刑其死不可免矣按周禮秋官司冦糾萬民之五刑曰野軍鄉官國秦之五刑曰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葅其骨隋之五刑曰笞杖徒流死蓋墨劓剕宮大辟者乃虞周始制之五刑也註刖斷足也勢外腎也男子犯罪割去其勢即今閹人也婦人犯罪幽閉宮中使不適人秦漢所謂囚之永巷是也

孔氏曰宮刑主為淫者然後人被此罪非必皆云淫漢除肉刑宮刑猶在至隋開皇初方除男子宮刑周禮司刑墨劓宮刖殺罪各五百

張氏曰周官鄉八刑一曰不孝一刑人法書亦以不孝為十悪之首也

長樂陳氏曰五者天地之中數先王制法莫不本之故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謂之五也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要音腰　要有挾而求也非無憚而縱也無上是背叛不敬之賊也非聖是異端慢正之徒也

非孝是不順忤逆之人也此言恃力逞悪以挾其君是無上也不由正道篤信清虛是毀聖法也不順父母不敬長上是忤逆無禮之人也如此安得不大亂者乎

右傳之八章

朱子曰此釋上文不孝之意

子曰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西山真氏曰將由承也匡正也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已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消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

勿軒熊氏曰進於君前必思盡已之忠退朝之後必思有以補君之過將者有若引導之也先意承志之意君有善則先意而順之此盡忠之事也君有不善必有以匡正之而止其惡此補過之事也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故能相親

導江張氏曰正君之義必先正其身故進則思盡已之忠退則補已之過使已之心無一豪之不盡然後君有美則將順之君有惡則匡救之則有以感動君之心挽回君之意如此則君臣之間情分覩密若已之忠未盡而將順之必謂我為諛已之過未補而匡救之必以我為詐如此則君臣之間情分睽隔矣然則格君必之非引君以當道亦曰正已而物正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隰桑篇此言曾子引詩以釋夫子之言而我君子愛君之心不邇時有不遐時無存諸中也堅固記諸日也弗忘斯臣子盡已之衷中以事君之意

右傳之九章

朱子曰此釋中於事君之意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長上聲　治去聲

天子以父天母地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法二卦也亦曰父皇考崩方傳大位無他尊也長謂諸父幼謂諸子上指皇太后妃先王祖考下指公侯伯子男子孫人民也明以盡其理察以致其詳明察上之睿照也順治下之馴習也

尊亦天子伯叔類也先亦天子兄庶長也不忘時思之敬慎行日省之誠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此言古者明德之王能事其父孝是明得事天之經盡能事其母孝是察得事地之義盡善此二者則長幼序長幼序則上下理上下理則天地明察之曆神靈愛敬之存而彰著矣雖然天子之名莫大而世更有大於天子者諸父也天子之分莫愈而生有愈於天子者諸兄也既人皆尊于己己可不尊于人也哉若夫宗廟之禮時時克念是不忘記其親也脩身之行日日久躬是不忝辱其先也是故宗廟致敬可格鬼爽孝弟極至可交神靈光明峻德充溢天下窮鄉絶域罔無遺隙詩不云乎維東而西從南而北凡所有懷悉皆誠服其斯之謂歟

右傳之十章

朱子曰此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内而名立於後世矣

長上聲 行音幸

善治家務曰理行謂孝親悌兄理家之行實也名謂忠君順長治官之聲名也立成也
勿軒熊氏曰孝弟百行之源事親既盡其孝則可移為事君之忠事兄既盡其弟則可移為事長之順家者國與天下之本家道既齊則可移為居官之治有孝弟居家之實則不患其名不立於後世也
鄭氏曰長謂卿大夫士凡在己上者也書云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於政
范氏曰君者父道也長者兄道也國者家道也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以事兄之心而事長則順矣以正家之禮而正國則治矣
導江張氏曰此章即大學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之意行成於内猶言不出家而成教也名立云者有其實而名自立也
董氏曰事君能忠者事親之推也事長能順者事兄之推也居官能治者居家之推也根固葉必茂源深流必長膏沃光必曄是以孝弟之行成於内忠順之道達於外君子務實雖不求名而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悌執友稱其仁交游稱其信不惟譽藹於一時而且名立於後世矣舜在側微又處頑父嚚母傲象之間而能和以孝道是以允聞之四嶽舉之天下君之萬世師之豈有他哉孝弟而已矣

右傳之十一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朱子曰此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之意

閨門宮中小門上圓下方如珪故曰閨門具禮制備禮節也嚴父兄猶家人有嚴君焉妻齊子嗣也臣供職事者也妾接御侍者也百姓軍民庶人也徒曰徒役卒役也

此言齊家能肅整於內者必尊嚴父必尊嚴兄少有一事不禀命而自專是非孝弟者也若夫賓妻愛子待臣接妾皆禮也亦治也至於使百姓處奴僕用卒隸莫不以道稍無禮無義得免諸怨辱而不叛背於已者蓋鮮矣然閨門具禮者正由內出也無禮無義則不正也若有一豪不正得免傷風敗俗亂世者亦少也已乎且如百姓徒役可侮慢之設使之無時用之無道必離畔其心也固然有家國天下者豈可弗正禮而居乎

西山真氏曰治家以嚴肅為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上下肅然少紊也

滸山董氏黑曰王嶷子孫非公服不見即萬石君子孫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之意

閨門之內若朝廷即張湛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之意蓋王萬張三君子制行雖殊而立身御家之法則一也

右傳之十二章

朱子曰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爭與諍同古字通用下倣

夫音扶　與余下同

爭謂諫諍救止其過也

夏氏僎曰此言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故為天子者必置諫諍之臣七人以輔之雖天子無治天下之道賴有此七人以爭之則不亡失其天下諸侯大夫皆然天子之臣七諸侯之臣五大夫之臣三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然也

勿軒熊氏曰天下至大萬機至重故置爭臣七人已

雖無道能聽人之諫亦可自保諸侯有一國之責故次於天子大夫有一家故次於諸侯

范氏曰爭者諫之大者也諫而不入則犯顔引義以爭之不聽則不止古者天子設四輔及三公卿大夫士皆有諫職至於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獻藝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耆老教誨所以救過防失之道至矣然而必有爭臣焉故必有力爭者至於七人則雖無道猶可以不失天下諸侯必有五人乃可以不失其國大夫必有三人乃可以不失其家言爭臣之不可無也

魯齋許氏曰七人三公四輔也五人三卿內外史也三人家宰邑宰室宰也

董氏曰為人臣子者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者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爭臣豈止七人而已哉夫子如約而言之耳若次於天子為諸侯又次於諸侯為大夫國小於天下其事必簡故五人而可家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下至於士則無臣未為大夫則無家所有者身所賴者友故士以友爭則身不離於令名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離謂彼此相離而去之謂向不附背漸相遠離也不義謂不合義理之事

夏氏巽曰此言士有諫爭之友相責以善則身不離於善名父有諫爭之子救止其過則身不陷於不義之地也他日孔子人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士不行不義又曰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皆此意也

勿軒熊氏曰士無臣故以友爭能聽朋友責善之言則有令德之實矣豈患無其名乎父有過子不可以不諫通上下而言天下國家皆然父能聽子之爭則不陷身於不義之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夏氏巽曰此言子當父不義之時則恐其陷身故不可以不爭於其父臣當君不義之時則恐其失國故不可以不爭於其君也

勿軒熊氏曰不義即無道也言臣子身當其時父有過子當爭君有過臣當爭

范氏曰父有過子不可以不爭不爭所以為孝也君有過臣不可以不爭爭所以為忠也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至於亡身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至於失國故聖人深戒曾子從父之令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

此言夫子答曾子問而復申言諍爭為孝之意

夫人子人臣爲父爲君諫争之際必有故焉蓋見君父無道恐其陷身於無禮不義之地故敢争也如此吾夫子責曾子從父之令而戒之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又曰故當不義則争之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乎　臣曰古之諫争必其已正而可正人也夫身斯責顧在年彌德邵有學有才公廉孝友誠實端莊忠厚簡易謙謹温良之士故可以領此任是以見則肅朝廷清百司隱則正閨庭教鄉里是爲民望苟非其人又無中庸之執大學之涵當士友卿大夫諸侯君父過愆離道之時而我司諫䛐以格言法語反復晩白導上一切復歸天理此君子之良諫也若姑視由致恣縱徇私傷偏敗俗絶義忘仁偏私邪淫驕慢奢忿躁暴猜忌與其曠官尸位畜成元悪始具章劾彈其事詰其短數其失發其微俾之被天寃墜天禄隕天壽然後快于心是豈君子善諫歟於戲今之諫争也險也稽古之諫争也平也明諫争之難如此且以汲黯嚴憚疎進嚴光高尚避退陽城括言陸贄困事程顥正講魏徵良論此皆尊諫明細忠報職之意惜乎俱未盡用果能信任君宜無克舜湯武之人君臣安少皐陶稷契伊傳周召之公佐有是位也

宜志斯責

右傳之十三章

朱子曰此章不解經而別發一義今以爲諫争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踴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不樂音洛字　刊誤元憂戚

偯音扆於豈切哭之餘聲也容盛儀郭璞客是屛形如研頭小曲屛風也安請忍心恣肆樂謂

志憂貌樂食旨謂饕嗜滋味槨外棺也簋方矩
切外方内圓足高二寸牲四角亦漆其表裏中
以盛稱梁受斗三升簠音軌瓦器其形圓以盛
黍稷容卧三升又曰方曰簠圓曰簋擗旁益切
撫心也踊余龍切跳也兆吉宅墓穴也
此言親喪人子一於哀哭而不閑數一於盡礼
而無盛儀言止文藻衣屏華麗八音過耳珎羞
遠曰兹其慟切真情使然否則非中發之誠意
也溫公光曰惟羸疾者服食稍稍亦胡妨焉朱
歛之前三日水漿不下咽者傷親之死慟親之
禍也過之反滅其性爾聖人取三日後食稱二
連善者仁愛也曾子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不為子思所取也先王制定喪服止於三年祥
而除也父母以下降殺而已天子已下至於庶
人一也不然俾孝子服憂何時而闋焉不行者
墨生徒也棺槨豊厚衣衾完潔而奉殯也乃常
情也貧難而強成憂憤者非達礼處宜之人也
祭器陳設般羞奠置而朝夕哭也撫其心跳其
足悲號以送之也卜之吉土之宜安静以藏之
也題其主列其宙以鬼享之也春之薦秋之嘗
以時慕之也生事愛重死事愛慟此生民報本
始終之義竭然而無豪求之不盡也如此則人
子於孝道有胡歉焉有胡憾焉也已矣
孔子曰礼喪寧戚
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為生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家語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

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東嘗見齒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
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宰我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三年不為礼礼必壞不
為樂樂必崩舊穀没新穀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
曰食稲衣錦於女安乎曰安夫君子之居喪食言不
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又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范氏曰喪雖正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
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
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
特以責宰我之無親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朱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
必以三年也喪礼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
貴賤通行之礼也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況其死乎文王一飯
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親疾飲膳如此親歿飲膳
豈嗜甘美也歟
孟子述孔子言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
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
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朱子
曰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朱子註曰莊子云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
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
朱子曰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礼也故仲
尼止門人厚葬顏淵曰不可
伊川程先生六礼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
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
忌日遷主祭于正寢
喪禮世俗信浮屠誑誘喪事供佛飯僧非正道也用
山家妄言某水吉某山凶者非禮甚也彼佛生尚寂
滅道活任清虛況彼俱沒已久於世存歿何相損益
而址理葬藏也天下百技無見過儒豈術識反強過
儒識也耶雪心賦云吉地乃神之所司人必天之克
相又曰欲求勝公之佳城必積叔敖之陰德又曰好
地只在方寸間秘術不出文字外又曰卜云其吉終

馬求藏是之謂也
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司馬溫公書儀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
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
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
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
食乾肉古者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
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
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礼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
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
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
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

肉珎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
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
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
禮自處又不能以礼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
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
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声葬
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
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
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
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者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
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礼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
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
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
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

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
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
肉若有疾暫須飲食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飽
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
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
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
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
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已上采孔孟等語及溫公
書儀反覆以明此章耳

右傳之十四章

朱子曰此章亦不解經而
別發一義其語尤精妙也

孝經集講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原本首題直隸揚州府泰州端本社學教讀後學草茅臣熊兆集講又有直隸揚州府知府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再呈看過收受字蓋鄉曲陋儒投獻干進之書也其訓釋皆詞旨淺陋一無可觀前列一圖以圈内爲五品人倫之正圈外爲萬物之偏邪又以元爲天父君亨爲長男中男少男利爲長女中女少女貞爲地母后又演爲天經地義人行之圖修學致用推孝爲忠之圖皆迂謬穿鑿毫無義理蓋無知妄作之尤者也

讀孝經四卷附年譜一卷

〔清〕應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孝經四卷》提要

敘

昔者聖人懼道晦而著經後人因明經以守道經者道之輿而明之力與不力儒術之盛衰繫焉顧道猶存於人心而千數百年耿光之大業一旦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何歟則不明經而敗經者之過也聖人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于時孝經乃與六藝竝著漢魏以來祖述而興者約有百家又檃括斯語以爲傳曰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劉炫又自爲敍曰經註凡十三家異義有精麤淺堪講授此皆什伯者諸儒首于傳註紬繹之不盡如此敢議經也雖其毎牽結以詩語如表記坊記之體例不必果

成于夫子之手然必七十之徒親見聖賢之議論而聖人亦親見其叙述之無差雖其推本人性德教敬讓好惡諸義雜出不可以邊幅拘繩然自其清明純粹以立言之參伍錯綜而不

可以厭亂昔人所爲以守經之力爲明經之具其有騎駁於傳者正謂於經有違也此可謂非儒述之盛歟自議經者起或改古文或改今文經中分傳顛倒損益力誠横矣而又爲之辭曰

此正明道也其孰從而信之此可謂非儒述之衰歟元遺山云高蹇當父師排擊劇寇讎眞是未可必自私有足羞宜黃應敬菴先生於此有痛心焉不議改者之是非而但取宋文憲

之一說以寄其意何其婉而嚴
也乃輯註疏史傳發明今文附
以己意而暢其義至于天地之
心鬼神之奥聖賢之事蹟節槩
足以深企慕於無窮扶行習於
不倣誠力於衛經而　先生不

以註名顧名之曰讀聲滿天地
書懸日月矣此九十餘年孺慕
之忱仁厚之隱所纏綿篤棐而
出之者余小子惡足以測之亦
願與讀之而已矣

昔

乾隆十有七年孟冬月崇仁恩
姪陳象樞頓首拜撰

讀孝經編次附記

家大人年三十四後卽杜門著述自周秦下於書無所
不讀而尤篤嗜朱子文集暨大全語類精義西銘小學
諸書謂濂洛關閩之學上接洙泗其言皆四書五經義
疏如穀之於食不可一日無所居懸軒隙地植蘭有書
賴蘭易之或賣蘭以償其值藏書至萬卷皆丹黃數四
祖母黃太孺人享年八十有八　大人慈晨昏奉甘旨
凡二十餘年不出子舍撫軍以下常寓書勸之仕以湯
藥辭所著書有作忠編紀孝編友于編烈女編稅鈞寓

文集樵者閒編歲戊戌　大人年八十一矣取舊時所
丹黃書閱之曰此卽孝經某句義也手錄口唫忝酌折
衷隨日論議如此者十年積數千紙束以布帶分十八
束一日指示不孝兄弟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
大於孝故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長則順以之祭祀則
天神降地示出人鬼享以之治人則爲國歟百姓悅居
家理孝在上則仁在下則義臨財則廉遇事則愼戰守
則固耕耘則疾無非孝也夫人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
果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人苟有善無惡助其
性全性全則得秀而最靈者不至與禽獸同歸此[illegible]
之異君子所存而卽赤子之心大人不失者也吾嘗三
復此經恨不能起古昔大儒若子朱子二程周張輩謹
紙振筆競相發揮爰乃博蒐舊籍擇其有當於經義者
用補註疏所未備敢曰枝贅吾亦讀之云爾古人有喪
讀禮吾愛讀孝經倘得正而斃女曹可取此束發之編
爲成書以訓子孫昔邢昺日誦孝經二十遍擬觀音經
女則讀讀孝經以擬讀禮不更愈乎嗚呼此丁未正月
十七日命也不閱三月二十三而竟奄然見背矣不

孝兄弟惴惴慄慄不敢廢命日夜抄集採綴爲十八章
爲十八卷又平日不孝兄弟過庭有聞私自紀述取其
有關於經者爲答問二卷附於末凡二十卷恭逢我
皇上孝治天下鄉會取士以孝經易性理論著爲令甲而孝
經乃得與四書五經並列學宮人尚忠孝家修子弟猗
歟休哉邇有四方同志之士聞　大人讀孝經一書請
壽棗梨以公海內因述其編次如此
嘉慶己酉清明後三日不孝男[illegible]燕沐稽顙書

後學 鄧瑛藹允中 熊琳吳加江 歐陽易 纂次

戊寅 明崇禎十一年

公生 公行狀云生前明崇禎十一年戊寅十月二十八日丑時

辛巳 崇禎十四年 公年四歲

公瘳 時患痘疹危險十無二三活者公行狀云族有前輩游滑爲人祝喊啊由神但以水洒灑香迎之瘳輒吉前輩如其言數千里藏香楮歸先王母禱香楮所比反值史賢先君同時身熱發疹有神物如蟾蜍蘇脊緒身憑香大堂凡半月又聞公里人傳言其物狀如蝦蟆稍大而多晃坐神堂上見人不驚十數日后忽不見公痘已結痂矣

甲申 是爲大清順治元年時公年七歲

庚寅 順治七年時公年十三歲家貧不能讀書躬爲樵採販鬻諸半按公行狀且與樵子牧竪爲伍宵則詣徵之公所聽塾師講授論語學庸即此時也徵之公公從叔時延黃丹木先生課子

辛卯 順治八年時公年十四歲

公始就學 時同邑黃丹木先生臨川鄒君服先生强公就學公亦羸弱多疾不能任重乃復就學傳稱公年十四始學當在順治八年辛卯歲也公行狀稱讀二孟傳註授壁經即此時

癸巳 順治十年時公年十六歲

公初應督學試 學使者趙公 得卷大奇之稱爲著作鉅手按公行狀趙循一先生視學書二經二日未晡立就使者嘆服疑非童手所辦令晡歸成且業章四書名詩篇即此時也

丙申 順治十三年時公年十九歲

公補博士弟子員 學使者楊公 錄公第三公仲兄仙儕先生第二有機雲之譽時同邑張龍伯先生臨川李石臺先生徐澄萬先生皆與公爲忘年交凡有疑義必交相諮質期於當而後止稱公兄弟二應不字

壬寅 是爲大清康熙元年時公年二十五歲

丙午 康熙五年時公年二十九歲

公初應鄉試不第 自丙申至此公補博士弟子凡十年中間歲科試食餼及視風季試并錄第一即第二公不自儀終不肯應鄉試是年易八股以論策公平日古學有聲四方來丐文者踵至友人南豐趙二徐先生貽書數四促公赴省乃應試被落是年七月公季弟扶賤先生補試錄科第一微然自視竟不肯應鄉試而歸公親追至謝準

己酉 康熙八年時公年三十二歲

公應鄉試中鄉進士 是科仍復八股試士房考分宜縣令林公牲得公卷首薦大主考鄭公端副主考長公靜琮公年老不可元中五十四名按秉鈞公文集序云得卷在揭曉前一日名次位置已定又按公行狀其闈牘流布如吳渡若林西仲唐賓君章鶴書張來文王惟夏張觀文陸雯若仇滄柱趙澂瀾諸先生皆服膺贊嘆奉爲時義祭酒又如紫九霞先生有房行入名家之刻徐澄萬先生有二應合稿之選當即在此時也

庚戌 康熙九年時公年三十三歲

公赴北京禮部會試不第 公行狀云場後請閱夫子願歸李觀光肆力於學然憲價已而業強公傾闕闡卷有雄奇高渾爽式臻之評以程義觸同考諱被落六月公歸自京自此不赴會試

癸丑 康熙十二年時公年三十六歲

公以養親不赴會試 公以父母年俱古稀不欲遠離[illegible]董公商國房師林公甡勸公會試[illegible]辭勸公受職又辭按縱釣君文集有答董公林公書

丁巳康熙十六年時 公年四十歲

公丁父憂 先時三藩叛都邑騷屯戍廣公里介豐寧廣南之間山寇不時竊發備不屬措棺槨無年文公兄弟子姪捻衣物變賣以佐喪事哭泣三年纂集喪禮六卷

庚午康熙二十九年時 公年五十三歲

公赴會試至蘭谿歸 公自庚戌至此凡二十一年按省子太孺人促公兄弟赴公車不得已趣裝行舟次蘭谿夜不寐內跳心驚翻然歸又按太孺人墓誌蘭谿返舟道一力兼程報母母曰吾一日產兩兒也又聞至蘭谿日母為不食越六日歸報到鄉人驚異以為揺臂可呼

戊寅康熙三十七年時 公年六十一歲

公之郡 謁郡守也時豐陽張公伯琮為撫州太守雅重公名數請見按張公與公書云弟事賢未能獨於老年翁見玉前輒作下榻之想而高風勁節不特非公不至公亦不至能不令人望紫氣而雲嘆天際真人可望而不可即也既見稱為西江人瑞當代儒宗豈僅功業郊祁文章軾轍已哉又有其天下才為一家政之語據此則知公之郡之謁張公也公自己酉登鄉薦前後數十年足不履城市張公才名冠世少所許可非公不足以動張公非張公亦不足以禦公焉也是年公長子麟策公所著古文問世

己卯康熙三十八年時 公年六十二歲

公丁母憂 按公行狀己卯先王母見背先君猶父哀毀葬如丁王父憂殯葬祥禫節文踰前哀毀之前一夕返柩至基所聞曠候其時至而變夜半雷雨驟作柩及穴處方半里許開霽如故時送客及役夫百餘人如既

[illegible]見者嗟異以為孝感所致

戊子康熙四十七年時 公年七十一歲

公倡族人建祠 撫者閱編有建祠議上梁文入王文

庚寅康熙四十九年時 公年七十三歲

公倡建家廟 撫者閱編有上梁文入王文是年公幼子麟復成公未印古文彙為閱編一書問世

壬辰康熙五十一年時 公年七十五歲

公之邑 邑侯黎公大觀數登公堂拜公公服其誠於其辭之邑也遂之公生平絕跡城市五十餘年惟戊寅一之郡此康之邑而已故志之

戊戌康熙五十七年時公年八十一歲是年長子麟會試在京闕西楊公顯作真孝廉三字贈公題曰先生曠代儒宗不貴於 朝惟養志也簞食於家不苟取也可謂真孝廉矣

庚子康熙五十九年時 公年八十三歲

公著讀孝經 即今孝經大全讀孝經公自名也

辛丑康熙六十年公避寇撫嶺時年八十四歲

公著讀孝經

壬寅康熙六十一年公自潭撫嶺歸時年八十五歲

公著讀孝經兼著紀孝編烈女編友于編 按公行狀著讀孝經十八卷作忠編十卷友于集八卷今孝經二十卷蓋附答問二卷也紀孝編烈女編見於凡例及跋語並無卷數

癸卯年時公年八十六歲是為 大清雍正元

公著讀孝經兼著紀孝編作忠編

舉公應孝廉方正科固辭 按公行狀開府以下暨薦紳士夫博士弟子咸催作歸躍闕熙朝之人瑞應百世之昌期孰出先帝右者以老病辭

甲辰 雍正二年時公年八十七歲

公著讀孝經兼著紀孝編作忠編

乙巳 雍正三年時公年八十八歲

丙午 雍正四年時公年八十九歲

公著讀孝經成 續讀孝經置東以布帶分十八章當即此時也

丁未 雍正五年時公年九十歲

公卒 按公行狀是丁未閏三月二十三日辰時卒年九十歲自崇禎戊寅公生之歲至此乃九十年也公問三月十四日脚氣下墜長痛吟猶强老出書房讀書十五十六十七三日脚氣如故必蚤就書房夜回卧室但須多人扶翼猶命孫子輩用心作驛臺觀風卷公平日閱書盡油一盞而四十七日痛不可支傍晚回十八十九二十坐卧室中與家人談笑二十一二十二兩日漸漸稍脚氣頓消尚與子姪講論古事暴君姓名一字不錯聲如洪鐘時猶子孫忠行無恙赴省試其餘他姪來問視如織二十二夜猶問爰毒何如憂其無鍼服參又屈指會場消息諸子姪坐床下促之寢公亦安寢半夜覺則自言舌將强矣至二十三日果力衰時而終

讀孝經凡例

一集註多折衷於註疏正義宋邢昺定及陳氏集註明陳選著止期刪繁就簡文義暢通俾黨塾童蒙便於句讀

一凡經一章分爲數節本節集註即在本節經文之後其有他經傳及先儒別見議論可與某章某句發明者悉標目依類載於本節集註之後如仲尼居曾子侍則凡孔子之事及先儒論孔子作經之事首錄之凡曾子之事及經傳所記先儒所論曾子行孝之事次錄之餘倣此

一依類之法如至德要道則凡德之類道之類悉依之又如教所由生則重所生之義至於教之有關於孝者必載於廣至德章教以孝條中餘倣此

一孔子曾子之言孝見於他經及先儒論孔曾之言孝及先儒之論孔曾者可以類載即不統載仲尼居曾子侍之後仍依類分載如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即事父孝事天明之類也仍分載於感應章註後如孝子之養老也一段即養則致其樂之類也仍分載於紀孝行章註後餘倣此

一經文有一字數見者又有一句之義可以通於他句大同而小異者是書所引議論則載於字句初見處其有正義

原本具於後者仍之

一經史諸儒議論無可依類或似可歸類而實不甚確切者槩置不錄

一從前箋註多家鄭玄孔安國虞翻皇侃四劉向炫邵緯王肅韋昭各自名家梁武帝作講疏唐明皇定今文今文即河間顏氏所藏劉向定爲十八章明皇作有註解陳氏奇之經註李氏鉉之義疏文潞公之經解宋哲宗元祐二年彦博進孝經解司馬温公之註解宋仁宗朝光進註解

一卷其全書俱多散佚今所集者一遵正義而删節之

一孝經衍義康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講官起居註翰林院侍講韓菼奉、旨纂修經筵講官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禮部尚書管刑部右侍郎事葉方藹同日講官起居註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張英校對改正博大精深比眞西山大學衍義尤爲完密此書略倣大全義例至衍義所按亦復依類採入

一先後悉依時代編次間有借引前說略涉寛泛遂置於本經註疏之後欲使覽者即得正詮漸及旁義非有意爲優劣也

一取經傳孝行節舉數人數事依類分載於五孝之後其未及載者另有紀孝一書當與作忠編友于編烈女編嗣出

讀孝經卷之一

宜黃應是微齋輯著

孝經

邢氏曰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孔子所撰以授曾子者也

正義 曰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謚法至順曰孝總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心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爲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爲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銷而推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爲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

總孝爲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御註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註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林何晏劉邵吳韋昭謝萬徐整晉袁宏虞槃佑東晉楊泓殷仲文車胤孫氏庾氏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玄載明僧紹及漢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張禹鄭衆鄭玄所說各擬爲一家梁皇侃撰義疏三卷梁武帝作講疏賀瑒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咸有說隋有鉅鹿魏眞克者亦爲之訓註古文出自孔氏壞壁孔安國作傳會巫蠱事其本亡失至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炫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劉緯亦作疏與鄭義俱行又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 藝文志 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鄭康成 六藝論

順者謂先王以此至美之德要約之道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故能和協親睦上下尊卑無所怨也辟席者離坐席而起對也記曰有問則辟席起對敬達也孝即所謂至德要道也凡得於心者皆謂之德孝爲百行之源故曰本也教所繇生者謂教化之道皆自孝而推命之復坐者以孝之義廣大故使復位而坐詳以告之也

仲尼居〔本年事實〕周靈王二十有一年庚戌冬十一月孔子生初周命微子啓爲殷後國于宋其弟名衍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父睪夷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小女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汝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因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周景王二十有三年己卯春孔子適周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宋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予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予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有明德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及其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敬叔與孔子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周敬王三年冬十一月孔子自魯適齊初魯昭公出奔齊魯亂孔子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時齊舉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孔子遂行反乎魯○周敬王十有九年魯用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周敬王二十年春魯以孔子爲大司寇初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也乃曰進相魯侯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已而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旗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何爲於此景公心怍麾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魯○周敬王二十有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周敬王二十有三年冬魯以孔子攝相事孔子爲相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爲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羊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

貞廟惡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懼日孔子爲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日請先嘗沮之
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美女八十人皆
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匹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
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
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日夫子可行矣孔子日魯
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
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始孔子由
大司寇攝相事其初人謗日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
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日衮衣章甫實獲我
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敬王二十有五年春孔子去衛
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
子適鄭鄭人日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
子產其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適陳主司
城貞子家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
殺死臨河歎日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
問日何謂也孔子日二子晉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
用此兩人而後從政今得志乃殺之君子惡傷其類故乎

云然遂反衛復如陳○周敬王三十有一年春孔子自蔡
如葉反於蔡楚子使人聘之陳蔡大夫謀日孔子用於楚
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於野孔子日詩云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日夫子道至大天
下莫能容顏回日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楚子與師
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日王
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日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
乎日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日無有王之官尹有
如宰予者乎日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
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
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
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楚子
乃止孔子自楚反衛○周敬王三十有六年冬孔子自衛
反魯初季康子問於冉有日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
有日學之於孔子康子遂以幣迎之歸魯哀公問政終不
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下至秦穆刪古詩三千爲三百五
篇皆絃歌之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易韋編三絕序彖
象繫詞說卦文言○周敬王三十有七年魯季孫欲以田

賦訪諸仲尼不對私謂冉有日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
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且子季孫
若欲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不聽卒用田賦○周敬王三
十有九年春魯人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見其有兩角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日麟也孰爲
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日吾道窮矣於是因魯
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絕筆於獲麟筆則筆削則削
游夏不能贊一詞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夏六月齊陳恆弒其君簡公孔子時已致仕請齊侯討
之三家不可○周敬王四十有一年春衛世子蒯聵自戚
入於衛欒寧聞亂使告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日弗及不
踐其難子路日食焉不避其難子羔將出子路入公孫敢
止無入子路日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乃入世子聞之懼
其臣石乞盂黶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日君子死冠不免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日柴也其來由也其死○夏四月
己丑孔子卒於魯哀公誄之日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
屛予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
日君其不沒於魯乎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

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
之【正義】日按家語云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徵在
在既往廟見以夫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
禱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
兄字伯故日仲其名則按桓六年左傳申繻日名有五其
三日以類命爲象杜註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孔子生
而汙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
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日仲尼殷
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
丘爲聚以尼爲和今並不取仲尼之先殷之後也按史記
殷本紀日帝嚳之子契爲堯司徒有功堯封之於商賜姓
子氏契後世孫湯滅夏而爲天子至湯裔孫有位無道周
武王殺之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按家語及孔子世家皆
云孔子其先宋人也宋閔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
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受
命爲宋卿生孔父嘉嘉別爲公族故其後以孔爲氏或以
爲用乙配子或以滴滴穿不其言不經今不取也孔父嘉
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父生防叔避華氏之難

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也又按古文孝經云仲尼閒居蓋謂乘閒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以語汝義同而與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其作經年先儒以爲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子卒爲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年後十六年前按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則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

曾子侍 [家語]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梨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巳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 [論衡]曰曾參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

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母以左手搤右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 [搜神記]曰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尸子]曰曾子事親常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正義]曰按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又按古文云曾子侍坐卑者在尊側曰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卽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子也 [伊川]曰孔子授曾子之道曰盍先大曾子傳孔子之道只是一誠篤 [范陽張氏]曰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 [朱子]曰曾子爲人敦厚篤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 [括問]曰曾子之孝於養曾晳見其順親志於手足見其重遺體蓋志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歿能盡其思 [楊氏]曰觀曾子之啓手足與夫易簀之際非死生無變於己不足以語此夫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矣若曾子者其庶幾乎 [胡致堂]曰學

一也而分不賁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或殊性隨分以自盡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足舜撫四海而其孝有餘夫曾子之貧可知矣固不以貧而自歉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自足蓋愛親性也貧富貴賤命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 [魏氏]曰自古中行之士甚難其次必須剛毅自立孔門惟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腳不住 [呂氏]曰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孝自云戰戰兢兢故孟子謂守身事親 [愚按]仰命央稱孔子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其實孔門弟子顏子天死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巳孝經之作當在告一貫之後聖人教人做工夫總要由博反約孝經又是從一貫中抽出一件第一緊要義使人好去下手正義謂作經在魯哀公十年後雖無實據大約總在一貫後也子夏輩篤信聖人然不如曾子步步反約立得膺好孔子歿於弟子散處列國各以所聞授弟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揆之聖道顏貢直是孔門宗子若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

方之後有莊周便與聖道實遠矣

至德 [講義]曰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卽仁義禮知信是也此五者雖皆謂之德而仁爲本心之全德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孝爲德之至 [孝經衍義]曰按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是爲五性之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其用有五者之別而皆以孝爲之本故經謂之至德曾子親受經於聖師者也禮記祭義載曾子之言則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不言智者強而不變卽知而弗去之意蓋曾子因以五性發明至德矣有宋大儒朱子亦云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孟子論仁義禮智樂之實正爲是實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 [愚按]春秋傳曰四德備而後爲乾蓋在天之元亨利貞卽在人之仁義禮智而信之一德又貫於四德之中衍義以五者分衍至德又以仁爲衆善之首若元氣之統貫於四時

而加詳理無以易其所引經傳之言不具載此條總論一則以釋至德之義

要道【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衆爲要【講義】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即仁義禮智信之性率而行之以爲天下之達道者也雖皆謂之道而親生膝下行之最先故孝於親獨爲道之要○至德要道不乎謂先王以一身至極之德行爲萬世抵要之道化是至德即在其道之中不分兩件【衍義】曰按天地之性不過五而已五行之性即五品之倫況之河圖之以五生數統五成數也箕子之陳洪範也曰彝倫攸叙而初一曰五行然則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即所以叙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也故謂之曰五典是天地所秩也帝之所慎美也司徒之所以敬布也曰人紀曰彝道是彝文之所以王也五三之隆聖人所以經綸天地而立人極者以此而已夫子之作春秋也胡安國以爲序先後之倫而與自此可敦而莊克寬又爲之說曰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歸夫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書弟侯夫弟叔肹弟年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倫蓋爲當世之王公卿士滅理窮欲淪綱斁紀背道而去之者言之也子思之作中庸也達夫子之言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夫子於魯哀公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則又爲夫異端曲學索隱行怪不知康莊之適會僨矣之平道者言之也故曰三代之世治未有不希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此孝經之所以謂之要道也然而道者渾然太極而已即是五者之倫爲道之位即是五倫之所主爲道之名也蓋自其萬象森具者言之則程顥之說盡矣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亦其沖漠無朕[illegible][illegible]之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誠精矣謂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一物也然則道之有五實位而非虛位也定名而非强名也而易之言立人道曰仁與義則是以五爲二也何也朱子又言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則是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也今因其盡而擇之曰五行各一其性而木仁中有火禮金義中有水智土性以沖和而兼禮順五性一仁義也言父子之仁可以該夫婦之別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也言君臣之義可以該長幼之序敬在君則忠敬在長則順也而朋友則夾輔乎獲上事親之間五倫一忠孝也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五倫又一孝也蓋父子即爲要道而非有爲父子之道之要者也【愚按】若只論道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都謂之道然父子有親便管得他四件着他四件都管父子不着經中言忠發許多道都從孝內推出故孝爲道之要○德爲五性之總爲五品之倫然自其得於天者而言則性爲道所由出自其修於人者而言則道爲德所由成故曰至德即在要道之中今看衍義雖分釋道德而其義仍互見者可細參也

以順天下【講義】曰此德此道爲人人固有之良不事强揣故曰以順天下【愚按】不曰教天下而曰順天下此一字把天命人心事事物物都包在裏如曰以教天下則凡禮樂刑政一切教化之事或有勉爲聖人之所揣操造作者故中庸言修道之謂教必從頭說來從天命指出性從性指出道從道指出教此一字便抵得他十五字可知聖人說話面面都到夫天下之所以不可不教者則以人不能無氣稟之偏私欲之蔽然其所性之德而率之爲道者未嘗不善聖人因其本然之善而教化之使夫賢智者不得過愚不肖者不得不及其不使之過也不是傍[illegible]經是順他本來之則之無過者其不使之不及也不是積兇足是順他本來之則之無不及者如教以父子有親是順他仁之性也故只皆臣有義是順他義之性也至於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無非順其禮智信之自然者也其偏蔽

之未甚者得聖人之教固如鳶飛魚躍有不可過止莫知其然之妙卽偏蔽之甚者勉强束縛亦有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大不安者何嘗以聖人爲贊辭天下哉經之言因言不嚴不肅都是順的意思凡教無非順而教孝又爲順天下之本也

和睦[講義]曰和本於內睦見於外民氣有和以復其性自有睦以敦其行推而言之陰陽順鳳而時鬼神享草木鳥獸咸若皆和之所致也皆至德要道之所推驗於不窮耳[愚按]詩棠棣之和周禮六行之睦事言之和睦也此言和睦發五倫在內如有親有義有序有別有信皆可言和睦蓋和生於心發出來又睦睦卽世俗所謂和氣是也然就父子而論孝慈愛敬推其愛親之心以及於事是爲不忍推其敬親之心以及於事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有愛敬但輕重不等措施各別耳經言和睦似偏在愛一邊說然無敬便愛不來到了恰好時節却只見其和睦所以仁可統義也

無怨[愚按]無怨要細看言天下各盡其道都無遺憾乃是和睦到極止處非謂上不怨下下不怨上

德之本[呂氏覽]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人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司馬溫公]曰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末盛本固則葉繁[程子]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爲仁之本[朱子]曰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問仁義禮智信爲之亦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於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正爲是耳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與[晉正夫]曰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刻而不敢忘孝焉[講義]曰行仁必自孝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從此孝做起故曰德之本德不是孝德凡道德都要孝來資助都是這孝推移出來譬如樹木之有根本也[愚按]孝德之本蓋言五德皆以孝爲根本如水之有源樹之有根流到東去也是此水流到西去也是此水南枝發來也是此根北枝發來也是此根

故君子務本

教所繇生[正義]曰按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尙書敬敷五教謂敎父以義敎母以慈敎兄以友敎弟以恭敎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

[朱子]或問先王之學以孝教民其效彰著後世學校固未嘗廢一而獨未覩其效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故自其詠歌絃誦之間酒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人之者無非有以發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爲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澆薄無恥之

心雖有良材美質可以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爲俗學類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所成孰尙何望其能致乎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愚按]修己治人之事體用一原衍義以禮樂政刑釋教所繇生大約治人之法不出四事而大旨要在敎孝明倫然必愛敬盡於事親而後可以制禮作樂立政明刑故非教之難生之難也這道理須分作三層看孝一層德一層教一層生字與本字一氣連貫蓋孝爲德之本本立而教生矣如教民愛親則自仁之德而生也而仁又本於孝之愛親教民順親則自義之德而生也而義又本於孝之順親其自禮智信而生者莫不皆然譬如一棵樹孝是根德是枝幹教是所結之實人人可喫若無上面兩層承接下來那得有樹那得有菓實與人喫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夫音扶

身謂一身體謂四體髮毛髮膚肌膚皆受之於父母者也
人能戰兢戒懼不敢少有毀傷此保身之孝事親之一端
故曰始也立身謂成立其身行道謂以修身之道行於天
下如下文事君是也揚名者身無不立道無不行而名譽
著揚也孝之至極故曰終也夫孝以事親因爲人子之常
而又資父事君乃全事親之道然一行未敦而身有不立
即爲忠孝之虧故尤在能立其身此三句即前始終之意
而伸言之然前以理言後以事言也

不敢毀傷【正義】曰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足之類是也毀虧辱傷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鄭註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衍義】曰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如登高臨深且有毀傷之慮此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既瘳而猶有憂色者也【愚按】先儒謂陷其身於不義便是虧體非必髮膚有毀傷而後爲虧體也才虧體即辱親矣更講甚事親之孝如比干之剖心申生之待烹以能合於大義正是不虧不辱分內事至於結纓之難雖非陷於不義而亦可以無死不敢二字下得最好有敬慎之意有審處之法

立身【程子】曰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朱子】曰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敬父母矣【章諷山】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箇聖賢底胚骸方是孝【愚按】立身比修身更喫緊言人有此身必須成立此身若不成立此身便傾仆了猶云這幾站立得住至於立身之法不外於修身之法不外以道盡其道於一身則身立身立則體立也達其道於天下則道行道行則用行也自髮膚不毀以至齊治均平顯親垂後總只了得立身內事但前既曰不敢毀傷後又曰行道則立身自應屬修身以前事然道理終是一串

行道【正義】曰言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講義】曰要知行道乃所以立身也立得定自然行得去行得去幾是立得定四字須串看【愚按】道即事物當然之理所修於身者是也其大端不外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五者天下萬事萬物無不自此推之蓋率性謂道而性惟五德率其五德之性是爲五常由是而之焉而變化無窮矣即如有親便是父子之道有義便是君臣之道有別有序有信便是夫婦昆弟朋友之道人必行道然後可言立身除却行道亦別無立身之法然既曰立身又曰行道則凡盡其道於一己皆可以立身括之而行道當即行義以達其道之意所謂體立而用行也如此看然後界限清楚道理又圓足貫接得下面事界何亦有來歷

揚名【正義】曰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方正學】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爲之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不敢忽爲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行以令聞加於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於祖考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姿自樂而不以學自飭不孝莫大焉【章諷山】曰孝之云者豈徒溫凊甘旨養口體而已哉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而終於立身自其髮膚不毀以至於發言制行處勤作衰服飲食皆不敢有虧於道以辱其親居家則之成宜朋友之信皆足以顯其親君而忠事長而順蒞官敬臨民而仁皆足成名以顯其親夫然後謂之能孝【講義】曰身存之時所行者道使吾身之名傳播於沒世之後而父母之名亦因以顯此爲能立其身也【愚按】凡人做一好

事便有一事之名名爲實賓未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若使名譽未著還是自家不濟有數十年之名有數百年之古有不朽之名名隨其實之大小以爲遠近今人不識揚名之義只喜闡名則必苟且徼倖不能免於辱親其於名何有哉○畢竟揚名才是立身行道到極好處非更有一着揚名之事也故下止曰事親事君立身而揚名在其中矣

孝之始終 [正義]曰經言始終略示先後非謂不敢毀傷惟在於始立身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怠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也[通考]釋以不敢毀傷言始只立身行道言終恐截然分開不得如不敢毀傷至於蓋棺乃止此亦守身之道立身行道之一節也又如立身行道亦當不能舍此不致毀傷之念而復能立能行者也曾子之戰兢子春之憂色皆其不敢之心所形耳且身體髮膚自己已應皆不及他何論耶須知始終二字自理而言分精粗自事而言分廣狹明乎自始至終由粗而精由狹而廣其實兩件皆孝子之所終身焉者也

始於事親 [愚按]事君立身皆以全其事親之道故記曰事君不忠非孝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但經旣分作三層則事親應在切近處說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致樂致憂不登不臨出告反面之類蓋此句卽從不敢毀傷句推出略說得闊些故亦曰始也

中於事君 [愚按]上止言立身行道揚名未嘗及事君此曰中於事君正從行道之義實指其事而云然耳上立身先於行道此事君先於立身蓋以事親事君相及而不敢毀傷之事亦立身之粗備其義已畧具於事親句中也

終於立身 [愚按]上以立身行道揚名爲終此則單以立身爲終非謂行道事君之時尚未立身未後纔來立身正謂以道修身卽本修身之道大行於天下以事其君然使一事一物稍有分毫未能盡其稍微雖功名等於伊呂終是立身內事逕有欠缺如月當十四非不光明扭總不及十五夜之圓滿○不言揚名者三句內都有揚名

只要做到極好處耳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聿以律切同適

大雅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言爲人子者當常念先祖述修其功德此大雅文王之詩夫子引以結上文也

[正義]曰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蓋意及則引若泛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卽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卽言句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註云雅者正也[省菴]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故人心歸夏高宗監於先王成憲故人心歸商成王儀型文王敬迓天命故爲有周令主學者觀周公之詩則知成王之學力周到實周公造就之力與[愚按]念祖戒成王也夫子引之蓋爲凡爲人子者言矣詩註聿發語辭訓述毛傳文也正義從之

天子章第二

邢氏曰自此以下五章謂之五孝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

[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以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按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講義]曰天子之孝與諸侯卿大夫士庶不同天子以四海爲一家須要四海人心歸嚮然後爲愛親敬親之至[愚按]天子父天母地故以禮元爲孝西銘言民吾同胞不惡不慢卽所以事天明事地察也愛敬盡於事親則天子

形而聽無聲者皆吾親耳矣而出而觀其治其遇兄弟宗
族子姓有恩其待臣下有禮其惠百姓者至厚其休發爲
物者至微悉其爲教則優柔而不迫其法律則簡約而可
守其取民有節而微發有度不幸而有水旱之不時亦有
蓄積備禦而可發久之民服於其化而安於其俗和洽泮
溢休問旁流作爲詩歌爲之宗廟歸功德之成於先王而
享有丕基永永無極可不謂榮爲蓋聖王之以其所愛達
之無不愛而無不愛以成其所愛者同如此也蓋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以保四海如此而
帝爲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於帝王愛親之量無所
啻聞也漢唐宋季之君親睦之道衰而恩禮之道薄其於
自好也無惠鮮懷保之德意重賦繁刑使萬物咸不得其
所加之天災流行而不知恤則皆不能以其所愛達之於
其所不愛而以其所不愛累其所愛以至此也其釋敬親
曰聖聖相傳之心一敬而已唐虞君臣之交儆伊尹傅說
之告其君與夫文武之家法述之周公而授之成王昭於
書策播於詩歌亦惟反覆於敬不敬之分以爲治亂之效
驗而已敬也者一日二日萬幾而未可使此心之一息間

也不泄於邇不忘於遠操之須臾勿懈於終身而孝經特
舉敬心之最初極誠無僞而不容已者欲人君識取而擴
充之以完敬之分量故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曰孝莫
大於嚴父又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又曰禮者敬
而已矣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
爲人父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教以臣所以敬天
下之爲人君十有八章之中言敬者較言愛爲尤詳鄭註
曰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日加尊嚴是
愛先而敬後也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
怠慢生焉聖人因其嚴親之心敎以愛敬之敎是敬先而
愛後也故〻言先敬而謙讓周子所謂禮先而樂後者亦
此意也夫謂敬心之本然必自親始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謂之悖禮然天子敬親之心所隔至以距也不無錯隙間
隙也一時一事之有錯隙間隙隔爲不嚴其親故敬一人
而千萬人悅此敬親之說也皆千萬人悅而後爲能敬一
人此敬親之事也天子有天下之大壇壝宗廟祖宗之所
敬而遠也土地祖宗之闢也人民祖宗之發也財用祖宗
之積也法度祖宗之垂也老成賢俊祖宗之貽也畏天勤

民講學立政則祖宗之謨而遵之纘德維祖宗之恫也皆
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言親之無不在也人子不能親聽
於未形聲以祗服厥事雖日起居而親必不怡也雖致敬
戒若馨香而神必吐棄也以是爲敬必不然矣【宗貫】曰愛
親敬親便是老吾老推愛敬於人亦惟以及人之老如朝
於王季日三即是文王老吾老教導妻子使養其老即是
文王及人之老【恩按】愛敬皆發於心之誠然着一毫人力
不得知愛而不知敬則無以表日嚴之義而親而不尊知
敬而不知愛則無以極天倫之樂而尊而不親二者交感
而惠不是愛時愛敬時敬也亦不是愛五分敬五分也有
因愛生敬者有因敬生愛者又有愛敬同結於中交暢於
外不能名其何爲愛何爲敬者大約自生初而言則愛先
而敬後仁以教義也自教化而言則敬先而愛後如周子
所謂禮先樂後者也○不敢惡者愛之博不敢慢者敬之
廣愛敬而不至於不惡不慢則愛敬之量未滿二者皆是
本至德之所發以行乎要道之中正義以不惡爲至德以
不慢爲要
道本要

加百姓刑四海【正義】曰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
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爲
百官爲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此經德教加
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爲與刑於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
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四夷爲四海
按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
四海故以四夷釋四海也【衍問】曰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
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例言之天子當云
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左傳曰
天子守在四夷故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
姓刑於四海保守之理已是不必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
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
假言保守也【衍義】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所以說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一坎仁民是二坎愛物是三坎也如
使弟一坎不盈即無由達於第二坎釋云愛敬盡於事親
盡者盈之謂也德教加百姓刑四海則達於第二坎矣

天子之孝御批【書】以親九族【恩按】高祖至玄孫爲九族史
稱明德即以睦族言之則知帝德親睦莫大於

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不敢復加焉茲武王所以為達
孝者與又曰子之於親日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
說今為親疾雖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以自適人之飲食或
頭或數時其飢飽令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
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遂其欲愚按武王行事潤大比文
王小心謹慎又是一樣規模易俟而王事事與天下史新
故夫子稱其達孝又稱其善繼善述而其事親之細行役
誠篤無間如此若欲有加於父則無以異於昔之人無闕
知矣何以為武王乎然此之帥而行也易知而觀兵孟津
之仍不失為帥而行也難知
成王詩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考陟降庭止維予小
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陳氏曰思親而見其
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
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
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
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
可示法於成王也
漢孝文帝史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睫不解衣湯
藥非口所嘗弗進衍義曰按此具史記袁盎傳盎稱帝有
高世之行此其首也臣以為文帝三代以後不世出之賢
主即位二十三年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有德教加於百
姓刑於四海之實數以故史稱其仁而此則其施仁之本
也蓋嘗從霸陵帝欲西馳下峻阪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
高廟太后何乃止欲作露臺召匠計之費百金帝曰百金
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則誠
跬步而勿敢忘孝者矣其致治之盛也宜哉愚按史稱文
帝天姿甚美令德畜取相望於册如事太后之謹止陵阪
之馳其心惟知有親而已耕籍之禮廢帝特舉而行之詔曰
大書曰二年春正月親耕籍田見于詩籍之始此也太倉
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
父罪帝憐其意詔除肉刑[illegible]有加百姓刑四海之實政
若果加以學問不識高出漢文上哉
漢明帝外傳帝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慕至踰
年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
明旦遂率百官詣陵寢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
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敢仰視其日降甘露於陵
令百官採取以薦會
漢章帝史帝母賈貴人明帝為太子以選入宮生帝而明
德馬后無子明帝令后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
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
建初三年帝饗士于南宮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
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
所御衣合五十餘篋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
有差特賜東平王蒼及琅琊王京書曰歲月騖過山陵浸
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于南宮因閱視舊時衣
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
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
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世子孫得
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
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賜諸國故
不復送衍義曰史稱章帝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其賜
東平王等詔惻乎拳拳之餘悲斯所謂親親故尊祖也後
漢之盛明章並稱皆於孝德無愧焉
魏孝文皇帝史幼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嘗患癰帝親
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帝曰代親之感
內切於心獻文甚歎異之衍義曰孝文在位二十九年親
政以後美不勝書禮樂文章爛然可述廢革舊俗弘遺
緒興孝治之大者禪位時止五歲代親之感根於至性故
其居天位若弗勝終成大業亨令名為前人光也君祖母
文明太后喪能致其哀不廢喪紀然律以春秋書夫人姜氏
姜之義君子不能無致譏焉
宋高祖史性至孝初塟元貞太后時遇初寒跣行二十餘
里足皆流血毀瘠之極哀感行路言及二親未嘗不流涕
有得時物及四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衍義曰高祖
所行未能事事盡美乃史紀其居喪哀感如是猶知加厚
於根本之地所以能戡亂除殘創有宋三百年之基業也
宋仁宗史天性仁孝寬裕喜慍不形於色章獻明肅劉皇
后保護帝既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備上春秋長
猶不知為宸妃李氏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焉及
不豫帝為大赦悉召天下醫者馳傳詣京師諸醫為太后
適者皆內徙死者復其官其後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
仲淹以為言上曰此朕所不忍聞也下詔戒中外無輒言

【衍義】曰仁宗宋之賢主其奉事嫡母盡始終不失其愛者他日左右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而待劉氏卒加厚尤明於大義也

宋神宗【史】帝性孝友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初即位尊慈聖光獻曹皇后爲太皇太后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覽每先後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宋孝宗【史】太祖六世孫秀王之子也高宗無子立爲皇太子遂遜位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帝仁孝根於天性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致喪三年羣臣屢請易服而府隆不疑乃曰自我作古何害【愚按】隆興元年而後常朝德壽宮太上有疾罷朝侍側君喪哀痛哀經三年史稱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之稱首而宮庭之內其克盡愛敬又如此謚爲孝也宜矣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音補

甫刑即尚書呂刑一人謂天子慶善也如愛敬是也十億曰兆言天子行孝則兆庶皆賴其善通結上文之義

【正義】曰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按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書爲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爲遵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非也諸章皆引詩此獨引書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憑虛說義當詩意則引詩意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引爲證也鄭註以爲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然引大雅證大夫引國風證聖治並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舊說天子自稱則曰予一人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曰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

諸侯章第三

邢氏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故次及於諸侯

【正義】曰諸侯列國之君也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爲王國諸侯之國爲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敘列也又曰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日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講】

【衍義】曰此章分論諸侯之孝也首四句贈指其富貴而先致戒之之詞下面自高而不危以至和其民人是細細把諸侯之富貴點明以見在上之所以不可驕與夫財用之節出入之度所以當制當謹之意末乃引詩以結之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離去聲

上謂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危傾危也制節制財用之節限謹度謹守法度也溢奢侈泛溢也社土神稷穀神國之主也言諸侯貴爲一國之君富有一國之財必能戒其驕侈不至危溢乃爲長守富貴之道如此則社稷以安而一國之民人亦用和睦而無怨也此則諸侯之孝當如是

言諸則不肆【宗貫】曰驕則淩下侈則僭上豈能不危不溢
子鍾曾叔武庾不皆身死國亡不孝之甚者如周召康叔
武公可爲諸侯之孝之法【愚按】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此易
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驕蕩於心節度並見於事
程子之傳節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君子觀節之象
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是卽
所謂制度之義也但不驕內儘有工夫如大學明明德非
皆少不得說得這工夫透則德性渾全毫無圭角自然中
節合度不必別求謹之之法若工夫未到亦必隨事
省察克得一分已方減得一分隨而制節謹度之事係於
詞藻更易捉摸。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
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
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
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
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
是作懿戒以自儆今按抑詩言敬慎言顛覆嚴投漏畏天
命一篇之中乾乾惕惕
眞可謂不驕不溢者矣

守貴守富【衍義】曰諸侯貴富是生而富者也夫豈患貧所
謂長守富者戒其約己自奉制用有節不至奢
而犯禮而非拘於貨財封殖無厭之謂也利不可盡說不
可長貴以濟奢而禍敗隨之故夫謂富者非守富者也故
敬焉知富之可懼者乃不失富者也若趙納郤纍而寵賂
卒爽以貪璧馬而輔車亡可不戒與【宗貫】曰自先君積德
累功斯天子錫之土地人民以爲世守其心皆欲子孫世
傳而無失爲子孫者苟能循禮法以保守之則繼述之孝
莫大於是不然驕者危溢以失其國何以慰先君之望哉
【愚按】諸侯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異其祿有百里七
十五十之異所以列爵分土有推五推三之異者或從德
之大小或從功之高下或從親親之厚薄非先王之有私
於其間也自有五其貨皆爲諸侯所有皆爲王有國
使彼安分循禮不敢犯上忘等則爲王居翰承承無極
其貪心無厭以致國滅身
亡是何可謂欲富貴乎
社稷【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

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
社爲土神也經與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
之長亦爲土神蓋此稷亦社之類也左傳云君人者社稷
是主明諸侯有社稷則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富貴常在
其身則常爲社稷之主是能保其社稷也又按左傳共工
氏之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
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繼稷亦
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句龍柱棄配社稷而祭之非句龍
柱棄卽社稷也又鄭注云稷壇在社西
俱北鄉並列同營其門蓋如條之說

諸侯之孝

太王【史記】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曰殺人
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
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吳南軒】曰太王之言忠厚不過其遷
本以全民不欲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曰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此天地之心眞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太王
哉其仁有素矣然太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
【愚按】周自后稷至武凡七遷而史皆稱其修舊業周知保
社稷之義非拘守者所能達也若春秋書鄭伯以璧假許
田棄湯沐之邑與朝宿之地視祖德如貨物私相貿易其
心尙可問乎喩太王不可及矣

文王【大學】爲人子止於孝【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
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
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
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
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愚按】夫子
稱文王爲無憂廬陵胡氏云舜爲父則皆係堯舜子則朱子
均所以推之王爲無憂蓋由郭氏云憂賢者文王無憂以者
後人之言文丁也卞謂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文王以
王季爲父故曰無憂

微子【書】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格慎克
孝【衍義】曰詩稱湯之德曰聖敬日躋書稱微子恪慎克孝
肅恭神人其仰成湯之心法與可以事親可以事神矣若
一念不敬而稍慢乘之足以危及宗廟而僇其先人其爲
不孝莫大乎是【愚按】封先代之後者所以存典禮備於考
而損益之如立堯後作虞賓立夏後修夏禮之類是也蓋

古四句未即稱贊欲子恪慎克孝正指實德而言傳稱德
祭器歸周亦可覘其志之所存
康叔〔註〕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乃其迹由文王作罰
。惟文王之敬忌。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
知。汝亦罔不克敬典。聰聽祖考之彝訓〔愚按〕康誥酒
誥梓材皆武王告康叔之書大約考於既往期其方來之
意爲多無一語及康叔行實然篇內稱文王者不一孝友
之義深切著明當亦克篤前烈者且云汝心之善朕亦知之
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兩心相印情孚意洽其人槩可知
矣
蔡仲〔書〕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
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林氏〕曰蔡叔之
有罪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賢而封之不以父而棄子
曰舜殛鯀而與禹周公囚蔡叔而命仲一也〔陳氏〕曰舜侍
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
父者於越之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
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疏矣成王於仲親親之道也有禹故
鯀得以郊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得不廁於酷吏蔡仲

在人其謂叔曰幸哉有子如此與故曰蓋前人之愆〔真西
山〕曰人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夾嘗思所
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仲世祀
豈非孝之大乎後世如洗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若存
義甫奸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愆
之愆矣〔新安陳氏〕曰子能改父之惡而爲善則孝矣〔愚按〕
三年無改惟其父之道耳不是父之行若禹與蔡仲直以
改行爲孝
文侯〔書〕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於
前文人〔衍義〕曰周自文武相繼典制詳明而選賢尚德以
造有邦俾其子孫世世守之毋敢踰越也故克紹乃顯祖
乃諸侯之孝而肇刑文武乃所以克紹顯祖也
清河孝王〔外傳〕王名慶母貴人宋氏被誣自殺葬於樊濯
聚王每感恨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令乳
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塚致哀帝許之詔大
臣四時給祭具王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
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流
涕告以爲沒齒之恨後病謂舅宋衍曰清河埤薄顧乞

骸骨於貴人塚旁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堂[illegible]
母子並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
土下濕願乞骸骨從貴人於樊濯聚及今日口月尚能言
視息未絕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衍義〕曰清河沒不
忘親庶幾於終身之慕矣記曰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語之以孝宜哉
吳平侯景〔史〕居喪以毀聞子勵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哀
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
號慟起而後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使左右節哭每
薨於郢輿或以路遠祕其凶問以疾漸爲辭勵乃奔波屆
於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於墓所親友隔絕會叔父景
詔獄斷乃率昆弟羣從詣大理闕門生故吏莫能識之
襲封對揚王命悲慟嗚咽傍人亦爲隕涕
宜周僧修〔史〕性至孝年十一丁所生徐氏艱自創創反
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遂
波蕩漾終得無他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
絕跡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顧告宗黨
艾陵侶子華〔史〕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以爲

是母甚憂懼子華遂嘔吐盡嘆之其母乃安
衛王元軌〔史〕高祖崩去官毀瘠甚服除遂蔬食終身
至忌日數累日不進飲食〔衍義〕曰按魏徵稱元軌孝友文
雅淡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焉曾閔寶可及乎
其言亦少褒矣夫曾閔可及也顧爲難觀其毀瘠之久而
彌篤則元軌亦古人之亞與
人皇王倍〔史〕太祖長子太祖訃至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
太后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神人中外攸
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後浮海歸唐
雖在異域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衍義〕曰按史臣論曰
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
盛矣東丹浮海適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
足諒者爲臣以爲泰伯之讓永太王之志也倍之讓承母后也
浮海之舉其諸剌吳之遊乎守節之義皆本於事親之孝
也
晉王拔盧幹〔史〕天祚皇帝長子保大二年耶律撒八等謀
立之不克上知拔盧幹得人心不忍加誅命縊殺之或勸
之亡拔盧幹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

死閩者傷之〔衍義〕曰史氏以爲類申生之恭者是也比於
殺之不得者雖有間然其志有足悲者天下豈有無父之
國哉未可以從父之令而輒非之也
晉庾兩洞王奇淵〔外傳〕母病渴王佩祝天井泉湧出病愈
唐應府謝嬰鶴飛繞墳前母卒哀毀不勝宮墀古柏生花
吳有紫宝
附考已〔外傳〕高宗之子事親一夜五起視衾之厚薄燠之
高下高宗悲後妻言放之而死
附泰伯〔史〕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
仲雍乃犇荊蠻〔朱子〕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
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夫之不爲狷
王季受之不爲貪又曰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之心太王
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
泰伯爲至德謂武王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
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
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
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因問泰伯

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
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
不分不明且去某嘗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
去也〔錢鶴灘〕曰泰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
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不去
則太王終亦以位而傳我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
終不忍言而弟終不忍受是亦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
而已矣張子房率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於傷
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其父殺嫡之罪故
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愚
按〕父疾採藥孝之常也採藥不返孝之至也故夫子曰至
德也
附伯夷叔齊〔史〕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或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
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
来叔齊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
……貴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

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
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則叔
不可分輕重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
之矣〔胡雲峯〕曰人心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謂
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爲重是伯夷之心合
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叔齊之
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愚按〕伯夷叔齊義皆可
立其所以交讓俱隱者各求此心之安耳史記不入世家
從二子之志所以成其讓也此仍係之諸侯者高二子之
讓所以溯所自也
附申生〔禮記〕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
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
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
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
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
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
也〔愚按〕申生之不諭爲孝而但得稱恭者以其陷親於不

義未能喻之於道也君安驪姬若如大舜聖人不惟不傷
此語并不存此心謂欲殺君則又不能允若獻公矣然從
容就死心不忘國比之操戈抑父固爲世子之罪人即張
良僕惠假四皓爲羽翼亦豈其忍爲哉嗚呼孝如申生者
難矣哉君子錄人
之善寧恕而無苛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
陷也引此而言能存此心則不致有驕溢之禍所以戒勉
諸侯也

〔朱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法此
不存則常惰矣今人有惰慢者還身有痛痒則敬然而
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
惰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宣黃應是敬齋集著

卿大夫章第四

邢氏曰次諸侯之貴者卿大夫也故次及於卿大夫

【正義】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士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遍言者以其行同也又曰援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爲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

卿大夫可知也【陳丹崖】曰王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位分雖不同然章中乃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詩以事一人之詞而謂專示王國之卿大夫也【講義】曰此章分論卿大夫之孝也要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服美於人恬侈滅義皆其積習之所易至故以法服法言德行致勉之三者之中言行尤重引詩又因孝而廣其作忠之意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德行擇行行滿之行並[illegible]去聲）

法服謂法之服法言謂法之言德行道德之行先王蓋古之以孝治天下者故其服爲法服其言爲法言其行爲德行也無擇謂言行皆與道法相合無可選擇也不敢服者惟恐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敢言者惟恐言輕而招辱也不敢行者惟恐行輕而招辱也夫非法不言則必合於法而言無可擇何過之有非道不行則必中於道而行無可擇何怨惡之有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三廟能守者言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先祖之祭祀此則卿大夫之孝當如是也

法服【正義】曰孔傳云服者身之表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注云章貴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義也又按尚書皋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又按尚書益

稷篇稱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法於天畫之爲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米取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割黻取背惡向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袞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兩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爲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按鄭註周禮司服云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古文以山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按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

言而益與六經相接矣[愚按]言以足志志之所藏而言庶之是故法言不可勝紀非法言之亦不可勝紀也非法言之爲非法言非非法言之仍未即爲法言也董仲舒以六藝之科孔子之術顏云扼要六藝之言法與非法互見錯出其法者以示法其非法者以示戒也故其法之爲法不法其非法之猶不失爲法也此聖人作經之旨也故立言之道務在知言知言之道務在通經而已今於不可勝紀之中必欲索其方所條其件項則亦有可以約略言者易曰吉人辭寡詩曰辭之輯又曰辭之懌禮君命大夫與士辭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其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夫子不語怪力亂神謝氏以爲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至於將叛者其辭慚也中心疑者其辭枝也躁人之辭多也誣善之人其辭游也失其守者其辭屈也緝緝幡幡者言也喋喋利口聽其言若可用用之憒敗事者巧言也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祗爭於卑末淺近刀筆筐篋之際而一不知國體者邇言也此皆孟子所謂詖淫邪遁而屬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也先儒胡氏謂楊朱與老子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朱子謂楊朱乃老子弟子則邪說已行於春秋之時至戰國而益熾黃老流爲刑名老莊合而又爲清談爲禪學改頭換面而卒不離其本宗終莫究其流弊作世道人心之憂者其可恝然以厭其口說也哉

德行[愚按]德者五性之德行者行之於身之謂也正義謂德行謂道德之行不是於德之上添出一道來蓋離道亦無所謂德也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信則貫乎因德之中故朱子謂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然父子主仁未嘗不兼乎義禮智也君臣主義未嘗不兼乎仁禮智也推之於禮與智無不皆然聖人之行不同作止語默剛柔緩急隨時而發發無不中有可行之於今日而不可行之於明日者有在彼可以如此行之存我即不可以如此行者若執度跡以求之恐失先王之旨矣是故先王之德不可見所可考而知者先王之行而已吾惟即其行之所存而恍然有見於其德之所主則雖吾之所行不必符合先王而皆爲先王所深許也

無擇言無擇行[愚按]呂刑罔有擇言在身與主典獄而言然大較言大公至正純乎天德自然身無可擇之言又按少儀不疑在躬陳氏集說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在躬也而[illegible]行義又爲之解其說曰不疑非不使人疑也要在自[illegible]已意之欺與否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自無可信[illegible]之甚誣欺其天乎曾子所爲日日於內省中庸所以樂[illegible]於潛伏也若俯不愧仰不作卽從讒謗交積其何傷爲[illegible]況誠信所孚有必應之理乎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夫固要其中而已矣夫陳氏以經釋經也余亦引此以釋經庶無乖乎

守其宗廟[衍義]曰故國必有世臣當其得姓受氏必有大勳勞於國家書於太常勒於鍾鼎而爲之君者亦願其子孫世世守之祭篤前人之光毋隕厥問故經言卿大夫之孝以能守宗廟爲賢也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襲藉先世之寵謂可長保毋驕奢淫泆自取覆亡齊之高國晉之三郤范中行氏可鑒也夫生長富貴不敬不戒則雖社稷之子孫常在畎畝而況有家者乎昭子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知愼則知難知難則不至蔡德驕宗以及其身矣

卿大夫之孝。周公[書]篤前人成烈[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武王周公其達孝已乎[外傳]公名旦武王之弟其事文王也行無當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爲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君陳[書]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呂氏]曰令德卽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眞西山]曰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戚其親之心非孝矣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關於孝蓋如此

張仲[詩]張仲孝友

孟莊子[論語]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

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到季武子僨
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
屈建【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
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
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
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
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
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衍義】曰按唐柳
宗元非國語曰門內之禮恩掩義父子將死之至也而芰之
爲不爲違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
賢乎爾也苟爲其羊饋而進芰於遊是故不爲非禮之言
存也日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爲逆
也宋蘇軾從著論非柳宗元曰甚矣子厚之陋也子木楚
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
死丁寧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
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爲之哀於路寢不死於婦
人之手至於結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

際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
際豈容以私害公乎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
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
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爲陋
是開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
也然禮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
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
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遂可
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以易
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
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
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蓋宗元援祭義思其所樂思其
所嗜之言而非屈建蘇軾又援曾子君子愛人以德細人
愛人以姑息之言而非宗元同爲愛親之意而軾之論深
遠矣
伍尚伍胥【國語】楚平王囚伍奢而召其二子告以免父死
奢曰尚至胥不至尚之爲人廉死節慈仁而孝聞召而免

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
死必不來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而父伍尚謂胥曰
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
子其行矣我歸死伍尚[illegible]歸胥出奔吳【衍義】曰二子皆可
謂孝使無胥也尚亦不[illegible]使無尚也而胥亦不奔矣夫孝
子之有深愛者苟可以免其父則[illegible]其身勿恤也有其歸
之以幾免有其奔之以爲報斯兩無憾矣
石建【外傳】建河內人爲郎中令自首而父尚無恙每五日
洗沐歸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自浣滌復與侍者不
令父知以爲常【恩[illegible]】萬石君石奮四子長即建次甲次乙
次慶皆與同官俱二千石故號爲萬石君諸子孫皆以
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而建尤
孝
契僑【外傳】僑字長魚母嘗病癰僑晝夜伺伏不離左右以
口吮癰及母卒哀毀不自支帝遣小黃門朝祚送饘粥
江革【史】革少喪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
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
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

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革轉客下邳貧窮裸
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
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
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常備禮召革
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常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
郡守遣丞掾釋服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
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
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
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
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黃香【外傳】香字文彊安陸人家貧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親躬執
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枕席寒則以身溫被母沒思慕憔
悴年十二太守劉護名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博學
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illegible]郎中累遷尚書
令
趙咨【史】咨少孤有孝行州郡舉孝廉並不就大司農陳球
舉咨至孝有道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
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

故食訓曰母老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
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嘆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
暴賢者言畢奔出爭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愚按]指
之兵慙奔出豈昔與洛所及料也彼知有母而已迨計其
造喪心暴戾至於賊盜而止而卒有可感如此蓋人性皆
善且旦牿之而未必無一念之萌也此之謂盜亦有道也
洗瓊周者失其解矣
范滂[史]建寧三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滂聞之即自
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
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
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
壽考可兼得乎滂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
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
流涕○仲博滂弟龍舒君滂父李李膺杜杜密也[衍義]按
記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
辱必不果滂之貽父母令名宜其果敢所謂子伏其死而
母欲其義者也
李充[史]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景

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
居當醞酒治具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
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
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
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愚
按]世間聽婦言私財貨盜伐祖宗墓樹如此等事時時聞
之故特錄充以愧風之也
孟宗[史]司空孟仁本名宗避孫皓字易爲初爲監池司馬
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
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母之官每得
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特爲減死
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
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
以爲至孝所感
顧愷[史]愷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每得父書常灑掃整
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
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辭語哽咽父以壽終愷
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强令愷

著服涕雖公議自割損以不見父喪嘗畫壁作棺柩像設
靈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太史慈[史]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慈爲州家
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
人訊其母并致餉遺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
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
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
昌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欲告急於平原相劉備慈請行
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毋乃實難乎
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
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
之意耶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慈到平原說備
備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事畢還啓其
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衍義]曰融愛慈而恤其
母之窮慈愛其母而赴融之急蓋不敢惡於人之理亦推
而及也
陸績[史]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
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

大奇之[萬姓統譜]績字公紀吳郡人博學多識仕吳鬱林
太守雖有軍事著述不廢
李密[史]密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
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
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
有暇則講學忘疲少仕蜀爲郎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
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
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
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
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
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
而劉早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前太守臣
臣察臣孝廉後刺史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
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
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
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
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
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況臣所苦尤篤之極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何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何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詔[衍義]曰按蜀志密嘗奉使聘吳吳王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以爲兄供養之日長蓋仁人孝子之言而父母俱存者未必知其痛也

王祥[史]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

王覽[史]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屢以非禮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恪恭名亞於祥

山濤[史]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加賜床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山太常雖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耶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衍義]曰按濤以至孝稱而奪情就職蓋亦習俗使然不自知其非禮者也

劉殷[史]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二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殷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時人嘉其至性感通妻以張氏性亦婉順事舅以孝聞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柩在殯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白鳩巢其庭樹太傅楊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二後詔許終色養

王延[史]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徇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蓆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

殷仲堪[史]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仲堪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仲堪爲桓元所殺子簡之載喪下都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私率僮客隨義軍躡桓後求報父仇

庾袞[史]袞幼孤爲母兄所養年十餘歲親喪又終居喪毀頓扶而起遂以孝聞年雖弱乃苦身人共居要以資產情篤至觀

任昉[史]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嘔出父遙本嗜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常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甦因廬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昉素強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可復識

劉敷[外傳]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扇乃

忍死待汝汝既不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書成而絕
梁彥光【史】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曰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遷小駮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
房景伯【史】景伯爲清河太守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崔氏母曰小人未見禮教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處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一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衍義】曰非獨其母之賢也景伯敬母而施及其民經之所謂不敢慢於人者也【愚按】不教民而罪之非民罪也然而以口教民且嘖嘖有所未盡其在已而人自化之所謂身教也經曰敬天下之爲人父景伯斯無愧哉

韓思復【史】少孤祖倫封長山縣男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故倫特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宗後襲祖封轉汴州司戶親喪去官窮薪自給官至太子賓客卒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李先[illegible]【史】終父喪不入妻室事繼母至孝
呂向【史】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存亡招魂合諸葬後有傳父猶在者詣京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其心卒爾東平太守
丁公著【史】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鄰媼抱子哀啟不肯食請長父勉勵就學擢集賢校書郎不滿歲輒去侍養於家父喪負土作冢親力澆樹見者悲其純孝觀察使以孝表上至行詔刺使吊問賜粟帛旌表其閭
張藏英【史】後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以補牙職藏英後因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攜鐵槌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啖之遂會鄉設父母位陳酒酹將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剖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當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讎張孝子【愚按】刳心臠肉其於居道蓋亦報得其直而非如世人雖待之戮也記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即使爲法受誅其亦無負死所矣後之釋之猶見三代之直聖人以孝治天下之遺意也
李[illegible]【史】幼有至性父文挺出其母諸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請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
趙君錫【史】性至孝母亡事父旦視不離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甘否櫛髮剪爪必躬冠帶爲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且視每出必扶掖上下及雜立侍御中常從謁文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歸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范仲淹【史】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

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仲淹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與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
司馬池【史】舉進士當試殿廷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
司馬光【史】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初登第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居在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光子康事母至孝丁母憂勺水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
歐陽觀【外傳】觀字仲賓廬陵人少孤力學舉進士第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子修字永叔四歲亦孤母鄭太夫人教育之舉進士爲南京留守太夫人歿終官舍歸葬廬陵雨彌月修懼愆期乃禱於沙岡之神舉

謝佑【外傳】佑字廷佐桐城人少孤事母至孝嘗讀書於牛
背山成化進士歷官山西布政致仕卒母喪未終遺言以
衰絰爲殮以終吾喪
曹洤【外傳】洤開州人與其弟瀰俱以純孝稱自爲兒時奉
若成人龍以色養歷官御史既而謫滁州天順改元召還
至張秋聞父沒痛哭擗踴幾絶徒跣三百餘里歸葬廬墓
蓬首垢面旦夕泣與盡哀期年有兔及蛇遊墓旁馴擾如
常弟瀰事母霍氏謹篤有司以聞並旌表
馮行可【外傳】御史馮恩疏言三奸下獄子行可尚幼於長
安街刺血書疏言臣父幼失怙賴祖母香俗哺之不孝忘
逆暴之戕遽陷大辟念祖母年八十餘變傷之深僅餘氣
息苦父死祖母必死惟陛下哀憐特置臣辟而赦臣父
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
傷陛下法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爲封上世宗動容曰忠孝
乃出一家耶減死戍雷州凡六載赦歸行可甫冠舉鄉試
後穆廟御極恩已七十餘進大理寺丞而特旌行可孝子
以表其廬
附尹伯奇【外傳】伯奇吉甫之子母死吉甫更娶後妻妻譖
伯奇因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芰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
履霜而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遊吉甫從
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還伯奇【愚按】高宗爲商
中興令主諒闇之制天倫性篤吉甫爲周賢佐所心折者
則惟孝友之張仲而皆以後妻放子此經所云君家理之
事雖賢者難言之矣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詩大雅蒸民篇夙早也匪猶不也懈惰也一人天子也言
卿大夫當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愚按】春秋之時列國分爭卿大夫各爲其主目中久無東
周矣夫子因魯史作春秋一以尊獎王室爲義蓋非欲合
分崩之勢一德一心以事一人以復文武成康之舊可知
不論王朝列國皆當効衆星拱北之誼而後規模一統久
安長治天子之福而
實卿士大夫之福也

士章第五

邢氏曰次卿大夫者士也故次及於士
【正義】說文云數始於一終於十推一合十爲士毛詩傳曰
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
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辯然不然謂之士又曰
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
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
賤不得體君之尊故特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
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
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陳用拙】
曰古有上士中士下士之三等然其位總居卿大夫之下
故以士名章【講義】曰此章分論士之孝也首二句叙愛敬
各用之分兼之者父方轉明二者並致之重須知有所重
一本於父之意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

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長上聲

資取也長謂卿大夫上則兼君與長言之也謂取事父之
道以事母而愛母同於愛父取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君
同於敬父蓋母主於恩君主於義故事母雖未嘗不敬而
專取其愛事君雖未嘗不愛而專取其敬合愛與敬而兼
之者則惟父然也爲士者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移
事兄之敬以事長則爲順守其忠順而不失然後能常保

其祿位永守其祭祀此則爲士之孝當如是也○諸侯言
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爲重也若下
文庶人則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

事父母【愚按】孝父母是天性內事初不在恩養上計較若爲下愚設法則不得不教他下一計較也胎養之勞經哺之苦心力俱疲而母慈易犯往往忤逆之罪更甚於父幼讀勸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飢食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一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簟蓆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潛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豎與倒就形容不顧醜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耗幾斛辛苦萬千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遊逛酒色恣所欲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土觀妻顔似玉母若責一言杏眼怒雙目妻或駡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裙衫妻着新羅縠不避人悄嫌不解人羞慚父母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徒或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怏怏至無常孤魂顛山谷魂靈在幽壤誰念經桎梏纔得父母亡兄弟分財祿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慈烏尚反哺羔羊猶跪足勸汝爲人子經書勤覽讀黃香夏扇枕冬預溫衾裯王祥臥寒冰孟宗泣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着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悔前非莫待天誅戮語語懇摯字字痛隱而於愛母之義尤極其詳倘亦教人下一計較也錄之以備省覽

事君【愚按】天子諸侯通謂之君然士之上有卿大夫各有私屬如司旅之屬天官冢宰夲長兩司馬之屬夏官司馬之類是也雖各爲其主亦必共戴一人以夾輔王室乃爲能事其君矣

愛同敬同【正義】曰按鄭註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又曰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云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愚按】生而知愛生而知敬者性也惟其生而知愛故遇母便覺可親而愛之心油然而生惟其生而知敬故遇君便覺其尊而敬之心油然而生要皆從吾事父之心之所發不是於父子天性之外別有箇愛母敬君之性亦不是於愛父敬父之外別有箇愛母敬君之愛敬也此其所以爲同也與○愛母同父事之顯然易見者至於父子以天合君臣以人合其有親與有義不同也親則生愛而同財君則死生之惟命其守身與致身不同也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其幾諫與直諫不同也然其事雖不同而所以事之之心則無不同是故人情莫不欲肆及對夫生我之人有不自知其肆志之何以拂人情莫不欲惰及睹夫臨我之人有不自知其情氣之何以銷此無敢慢之一心卽取吾敬親者以敬吾君而已無二致也

兼之者父【正義】劉炫云母親至而尊不至君尊至而親不至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云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衍義】曰事父義兼愛敬母之於子先取其愛而敬在其中君之於臣先取其敬而愛在其中夫惟敬父故敬母愛父故愛君也經曰資曰移疏引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正以此資與移之義須明審之也【愚按】孝子事母何嘗不敬然終是愛的意思多忠臣事君何嘗不愛然終是敬的意思多若父名其爲尊却又親名其爲親却又尊以爲可敬却又可愛以爲可愛却又可敬故曰兼也

以孝事君【正義】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馬季長】曰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

必先以忠嚮其忠則謹篤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發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衍義】曰天尊地卑爲定位君尊臣卑爲定分非氣與志之相交則懸隔而不通事上而不同矣泰交之世主聖臣賢衆正和衷羣小革面上下之間仁慈殷勤固結而不可解

所謂分則君臣情猶父子也

以敬事長【正義】曰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此不言悌而言敬者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以上皆是士之長【愚按】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而先儒馬氏以爲隨行後長謂之弟疾行先長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於趨疾徐之間而聖人之道乃始於此者蓋從事長之禮集所往而不爲順也推其齒而以父兄事之者謂其愈長而愈加敬也長之五年則肩隨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其出也不敢與之並行則其居也可以同席乎蓋五人之羣必有所長推其長者必異席以敬之古人敬長如此則民之犯上而踰禮者鮮矣而正義又以爲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懸意不論齒爵凡長於我者皆當敬事但敬其大夫之敬必自敬其兄始而敬兄之敬即由敬父之敬所推而及者如夫子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亦是敬的意見又按鄭註云移事兄敬以事於長而天台陳氏以父字兄字從孝以章內無事兄來路也然經文以孝事君孝字即指事父之敬而言長字既謂公卿大夫則以敬事長之敬其爲事兄之敬無疑矣揚名章曰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義正相合以此觀之原註爲優故仍訂正從鄭

祿位祭祀【正義】曰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蒞也下爲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祭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守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愚按】保守不必大分別如皇侃云未免泥矣便覺在道理上說不去

士之孝 潁考叔【左傳】鄭伯克段於鄢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愚按】莊□□骨肉之間刻意陷害忿然得一考叔全其母子之親君子以純孝稱考叔也而莊之罪愈不可逭矣

仲由【外傳】仲由字季路親沒南遊於楚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閔子【家語】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外傳】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母以蘆花衣之以絮衣己二子父覺欲出之損泣告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亦感悔遂成慈母

高子【外傳】高柴字子羔衛人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樂正子【外傳】樂正子名春嘗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蘇不韋【□□】父謙初爲郡督郵時李暠爲美陽令貪暴爲民患謙案部得其贓論輸左校暠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又刑其屍

餅甘不賭乃爲郡主簿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隣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柩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尊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

吉至(史)寄居洛陽緱氏令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覲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離鄉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叱耕牛輟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占戶遼西舉郡計吏到洛陽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哀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太康中以良吏到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慟嘔血而卒

庾袞(史)少履勤儉篤好學問事親以孝稱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母服終袞廬於墓側初袞父誡袞以酒每醉自責曰余廢先人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後登天頭山田於其下及將收穫與子恤下山中芸日脫脊隆崖而卒

許孜(史)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後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工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積二十餘年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虎與猛獸擾其庭園交頸同遊不相搏噬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庾道愍(外傳)道愍鄢陵人少孤貧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偶入村值驟雨寄止一家有老嫗負薪外來道愍心動詢之即其母也俯伏號慟遠近聚觀莫不揮淚

樂頤之(外傳)頤之字文德涅陽人仕劉宋爲京府參軍父在郢亡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亡問朗徒步奔馳扶歸餘羸皆自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吏部郎庾杲之造訪款以枯魚菜菹而已杲之不能食母因出其嘗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愧非郭林宗

庾沙彌(外傳)沙彌鄢陵人父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五歲母製彩衣衣之不衣詰之流涕曰家門禍酷何用此爲嫡母劉寢疾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則以身先試母亡終喪不食鹽酢夏不解衿冬不衣纊所坐苫淚沾爲爛應純孝之選補歙令復丁所生母喪還都濟浙江大風舟將覆抱柩號哭俄而風止

吉翂(史)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父爲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懼顧諸弟幼藐惟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所以爲斷胸臆上干萬乘今何愛人教耶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居鄉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淺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朱百年(史)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隱迹避人惟與同縣孔顗友善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夾布飲酒醉眠顗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衣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顗亦爲之傷感

沈崇傃(史)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亡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氣絕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往瘞所不避雨雪身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而嘆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數年始獲葬焉既而廬於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

坐視父經獄經乎父老老不應連繫備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恕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銘死矣應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狀告諸府者結置袂間叙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是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爲日眞孝立命出草

以綱補【劉】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綱補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應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爲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于腦發因而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號通孫【豫】通字彥亨績溪人洪武中領鄉舉入太學問父反於外衰訃至江西之吉安始得奉喪以歸厥後以祖平旌論陝西上表乞釋之其略曰臣幼失父止有祖坐法流陝西邊隔四千里外今年七十有四煢然無依臣無父祖猶父也祖老而無子孫猶之子祖孫二人更相爲命今邊役徒士如林豈少臣祖一老卒乎辭極懇切上持其章不下吝命驛召乎至立殿之東並召通使西嚮立顧謂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視哽咽上嘆曰孝哉此人命兵部除

其籍

王世名【外傳】武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父爲人殺世名不晟父屍不欲出理乃陽與息寄賂一弗上銘報仇二字母且其妻不如也服闋逝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語母曰兒可死矣遂往殺仇者赴邑請死邑令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人者死國法也柰何以吾廢法乎竟不食死孝廉張鳳翥爲之傳

□苴【外傳】苴字子順宜春人少讀小學及朱氏家禮即躬行不倦父廷選少違其意即叱怒苴跪伏終日不命之起不起父疾嘗糞苦爭愈及再疾以糞味甘爲憂父竟卒者遇寇至抱母哀痛不離賊亦舍之服闋例應貢念祠基無所主上書求解諸生籍於是結廬賜崖山奉母讀書自得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詩小雅宛之篇忝辱也所生父母也謂當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

【愚按】天台陳氏以無發膚位不保祭祀不守以辱父母雖亦上文而言其實無忝內所包甚廣但凡恥辱之事使其忝使是不孝善恥有大小大恥辱則大忝小恥辱則小忝總爲不孝與其寡然有工夫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與時孝也夜寐則唯養其清明之氣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須於夙興夜寐之下無忝所生之上下一理會方得

庶人章第六

邢氏曰士之下爲庶人故次及於庶人

【正義】曰說文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陳丹崖曰庶人泛指衆人學爲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講義】曰庶人未受命爲士既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養去聲

用天道者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也分地利者謂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也謹身謹修其身節用節省其用言爲庶人者耕耘收穫一順乎時令禾黍菽麥一任乎土宜而又謹身而不放縱節用而不奢侈以此事其父母則不惟養口體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則庶人之孝所當然也

用天之道【正義】曰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
收成冬爲安寧安寧卽閉藏之義也用天道者
謂舉發斂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
收則穫刈冬藏則入廩也【愚按】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
山林豺祭獸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此皆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之義也故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
孝也
分地之利【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
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庶人須視五
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所謂青州其穀宜稻
麥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劉炫云黍稷生於陸菰稻
生於
水
謹身【愚按】經曰立身修身謹身不禁再四丁寧以致勉
修之意看來三樣立身爲大修次之謹又次之蓋立者
修之已至而此身至於成立不復傾欹顚仆如云立得脚
住是也修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志於立而尚未及乎
立者也謹則又從修身裏面抽出一件與衆方法來其實

非修不立而非謹亦不修故論工夫次第則謹最先修必
自此修去立亦
必自此立去
節用【正義】曰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須當節省禮記曰
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司馬溫公】曰吾本
寒家世以淸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
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
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
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
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
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
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噫異哉近歲風俗尤
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群
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
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殽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
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
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殽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

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
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
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
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
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
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淸望官奈何飲於
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殽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
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
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淸
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
之俸雖擧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
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
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
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
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
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
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

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
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
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
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
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
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戌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
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
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
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
可徧數聊擧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
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以養父母【愚按】陳眉公有云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
人事親惟恐不成科第既得科第親老不能隨
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即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
出入交務其林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日甚則新
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酸鹹之
類誰復爲之檢點此無詩養志亦何曾叫得養口體示井
負販父子兄弟團圓一處其饔飧無日不相共其痛痒無

刻不相關即口體之養未全而養志邦無愧者且寸薪粒亦皆從剡心瀝血中來如此養父母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家名曰祿養而未能必躬必親如此養父母味雖甘而情則苦隂公此言可謂深入孝子之心矣是以古之聖人以不得措田供職為憾也於是制為三推五推之禮以供粢盛蓋天子諸侯與夫卿大夫皆欲效農夫之所為而後其心始快然則得養親之資而力必出諸已者莫庶人若也豈可以其賤也而忽之哉

庶人之孝

老萊子【外傳】老萊子楚人孝養二親年七十猶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仆臥地為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愚按】臥地兒啼過所謂不稱老之意也

靈輒【左傳】趙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之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衍義】日食之舍半其念母豈不勤哉寘橐之賜母子俱感是以有倒戟之報也【愚按】輒之與介非為公也只自已想度要報寘子不如此促掉手不得故假公介以為倒戟之地耳竊其以餓人致對而不忘寘橐可知矣

丁蘭【外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像事之如生鄰人張叔妻有借於蘭妻蘭妻告木像木像不悅遂不以借張許罵木像以杖擊其首蘭歸見木像色變詢知故即奮擊張叔吏捕蘭木像為之垂淚郡守感騐賞圖其形於雲臺

古初【外傳】古初臨湘人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初不可救初伏棺上號慟以身扞火火頓滅太守鄭璵異之以為首舉

董永【外傳】董永青州人少失母奉父避兵安陸父沒無以葬乃從里人貸錢一萬曰後若無錢還當以此身作奴葬畢過槐樹下遇一婦請為永妻俱詣錢主家主令婦織縑三百疋以償一月而畢婦辭永曰我天之織女因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言訖凌空而去

王談【史】父為鄰人寶度所殺談陰有復讐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

吳逵【史】逵吳興人也經荒飢疾疫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婦既存家極貧窮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蛇猛獸輒為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雁之禮禮為卒於家

吳猛【史】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愚按】蚊之毒至微也驅蚊至常也而猶不忍及其父母如此況夫願代死試針灸者其無間焉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妙同

卞壼【外傳】卞壼字望之曹州人與庾亮同心輔政蘇峻反壼扶疾力戰死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母裴氏撫二子屍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微士程陽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萃於一門

孫法宗【史】父隨孫恩入海遇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送葬母兄儉而有願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見枯骨則刻肉灌血脛然完皮血脈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経終身常居墓所山禽對獸皆悉馴附

劉瑜【史】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違

郭保【史】十四遺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除忽夢見母日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嗽生茱遇蝦蟇毒牀前有菜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既覺中有藥澀之下科斗子數十頭氏世貧此既

王彭【史】家貧力行無以營葬見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蔵鄉里導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墓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嘆異葬畢水便自竭

余齊人【史】少有孝行為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

號慟絕良久乃甦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
弃人卽日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殞所須臾遂絕有司奏改
其里爲孝義里賜其母穀百斛
翻子玄宗[史]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
芋嗚咽如此終身
翟寶[史]父象成長安賈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
汝上頭長安賈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號慟彌日
不忍答也
顏叔謙[史]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
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訪醫及本草註皆無識者乃
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
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
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
處依法爲酒母病卽差
劉曇恭[史]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
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
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
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
慟嘔血絕而復甦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
慕不自堪晝夜哀慟人號爲藤曾子
徐普濟[史]居喪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
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甦
張景仁[史]父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
復仇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
乞依刑法時簡文在鎭乃下敎褒美原其罪下屬長蠲其
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賈恩[史]少有志行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
妻桓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桓俱燒死有
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
劉霽小兒[史]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以小兒
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
羸今不復聞何也因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鄰
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蔣可[史]性質樸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
時甘旨終無匱之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
復甦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

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
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
里俗之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勵風俗乃上言爲周文令
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
孝行引見勞譔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
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護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
[illegible]詔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皇甫遐[史]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
墓側負土爲墳晨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
周迴五十餘步食粥優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
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鵰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
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麥遺之遐皆
不受郡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田翼[史]事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
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穢惡母
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鈕因[史]性至孝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其庭前有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
閉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
號其里爲累德里
華秋[史]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患疾秋
容貌毀瘁鬚鬢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
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郡縣大獵有一
兎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
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
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
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沈季詮[史]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
怯乎爲人子者要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
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
謝叔方具禮祭而遣之
[illegible][史]父[illegible]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
[illegible]歲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王少元[史]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元十歲問父所在
母哀[illegible]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
骨也少元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

謝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蕭道壽[史]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及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遊教拱立左右候色喜乃退

井彥龍[史]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冢樹

高必達[史]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傳黃縣全眞道院有盧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爲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爲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已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並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盧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詣盧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盧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魏文昌[外傳]文昌奉容人父獲死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高廟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謹事二親如吾生時也遂伏法時年十八歲朝野哀之

陳圭[外傳]圭字錫玄黃岩人洪武中父叔弘罪當死圭奏願代父上嘉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欲赦其罪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當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父死

王世澤[外傳]世澤字胤大新都人生一歲父客死留一詩扇囑遺孤及長索扇亦亡多方重購得之每展閱淚盈盈下年九十哀慕如初先是扶櫬歸道遇虎人從驚散虎仰視澤垂首而去

鄧紫[外傳]紫字晴明新安人母余氏年七十兩足俱病瘋醫藥經年不効紫晝夜呪之不浹旬愈時客居汴周王聞之書存愛二字表其堂

鄒璪[外傳]璪慈谿人父失明卧床褥几十五年璪事之惟謹家貧里人王鐸延之家塾每有珍味璪輒不食鐸覺之必先餽其父然後餉璪璪始食父有老婢病璪爲奉湯藥或訝之璪曰吾父存日賴其周旋若忘之是忘吾父也縣令欲疏以聞璪曰此子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力

錢適[外傳]適更生之子更生坐事當刑適求以身代上許之死時年十八更生得優老而終

紀賢[外傳]賢字若愚任丘人少孤竭力事母顧氏弟四人呱呱仰給紡績哺鞠以至成立每日必視母寢定然後就寢著家範數十條終其世同爨者五十餘人咸化其德賢先母卒語其子曰葬吾必傍吾母壽域以畢吾廬墓之志

洪祚[外傳]祚字士高黃梅人父友璋病瘵祚侍臥起藥餌衣履時浣必躬治之乖一歲餘父念其勞久乃強起語曰我病少愈可無須人汝姑去少留一僕侍我祚佯諾其夜仍伏父榻旁夜半父起呼僕不寤力急而仆忽有一人扶之篤日爲誦讀曰兒也父子於睡中相持大哭父曰天予兒孝定矣疾良已翁將力承事得優游十餘年始卒悲思不當當是貧形於藍爲貧中年之十七終子六人俱賢

王原[外傳]原文安人父珣困於里役語妻張氏曰吾單弱有田數十畝不能支役將逃焉張泣留之珣竟去張撫原獨居原少奉母孝及長問父存亡母不能言既娶月餘辭母前日兒將訪父與俱歸母曰兒過矣父久出生死不可知兒安之原仰天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兒不得父不生還遂與母別初走孫鹿已徧歷齊魯間一日至川横息時日西斜颶風甚急禱於叢祠因宿焉夜夢入古刹正當午有僧與原飯一盂曰此非米也味苦吾爲汝洗以美羹乃肉汁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而覺一丈人策杖入問原奚自原實對且語以夢丈人曰日當午南方也莽艸根附子也謂以肉汁附子府也若急去於山寺求之原如丈人語趨清漾而上渡淇水問輝縣之帶山有夢覺寺心動造焉寺有火者訪之即其父相持大哭然父絕無歸意原自於主僧法林沐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强之歸原後生男六人孫曾十數人鄉里以爲孝感云

沈輔[外傳]輔字良弼父篪母黃氏輔嘗他出忽心動汗流亟馳歸則母墜瀆不可救矣哭踊絕水粒者三日父患疾數焚祝願以身代及歿廬墓妻翟氏事舅姑孝養備至弘治中旌其閭曰獎孝

李輗[外傳]輗奉母至孝有客來投宿輗適臨溪烹鷄一隻具飯不以供客客怒不食輗曰老母病思肉不得故烹一鷄不及君也客愈怒而去是夜屋後火起將及廬忽天雨反

風火滅鄰人奔視見若仆死火中火炬猶在手

包寶大【列傳】賓大力學明經事親勤謹一日獨行忽遇虎鄧其衣曳至林莽中寶夫日汝欲食吾肉何憾念父母垂老欲終身之養虎知吾乎虎乃起復曳其衣至故處而去

陳清禰【列傳】清禰南康人正德間父禮鮐臨陣失事當斬而逃捕者逐逮清禰至軍門清禰默然無難色代父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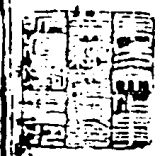
攻書【列傳】言臨淄人母卒欲廬墓以侍父不克終志及父卒遂廬墓六年

楊乙【列傳】乙武進圩橋人嘗爲酒家傭所獲一貲悉携歸養親暇則潛悲泣主人窺見詰之嗚咽不能對一日忽告去留之不得日父母年高恐一朝不測抱恨終天將還爲承歡計耳去而行乞有得食雖極飢不敢嘗得酒肉歔欷唱以悅之如是者十年父母相繼亡復乞棺脫已衣以斂值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露宿墳旁日夕哀號而卒

丐兒【列傳】長州之相城有一丐兒每詣洗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洗令人瞯其所遺至野坼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媼處其中丐出物列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歌以娛母以爲常母死丐不復見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言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若或有始無終而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者未有此也蓋央言以勉人而趣結五章也

【正義】日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於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各率其已分則皆能養親蓋孝道包含之義廣大塞乎天地橫乎四海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一事可稱則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行孝甚易無不及之理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今注以爲自患不及將有說乎答曰案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按注說稱不及之義大意皆謂有患貴賤行孝無及之憂非以患爲禍也經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不患人之不已知又曰不患無位左傳曰宣子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君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日衆之本教日孝其行日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尚以爲難則寡能無識固非所企也今爲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經通鄭日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日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答日來問指淫凶悖慝之倫經言戒不終善美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倘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爲具美無宜即同淫慝也古今凡庸詎識孝道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合皆及於災便是比屋可貽禍矣而當朝通識者以爲鄭注非誤故謝萬云言爲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諦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垂文包於上下盡力隨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如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昧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施化惟待聖人千載方期一遇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爲虛說者與制旨日盛夫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於已者哉

讀孝經卷之三

宣黃應是敬齋撰

三才章第七

邢氏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因言天經地義民行之事故以三才名章次五孝之後

【正義】曰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宗貫】曰此章見孝乃天經地義爲民之易知簡能故天明地利猶云乾易知坤簡能也至其教不肅二句寧非易知有親可久易從有功可大所以順天下乎哉陳德義導禮樂示好惡等則是詳明所以敷宣德敎之具與振其鼓激四海之樞機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夫音扶行去聲

經常也義宜也則法也因憑也依也肅戒肅也嚴威嚴也

曾子聞夫子之言而歎其大故夫子又言孝之爲道雖出於人心然在天則爲經常之理在地則爲利物之義在民則爲所當行之行也夫以孝爲天地經常之理而民於此取法而爲行則孝乃人心之所固有者故聖人之化民也上法天道之常明下因地道之義利惟順乎固有之良而導之是以敷之爲教不待戒肅而自成發之爲政不假威嚴而自治也

天經地義民行【附錄】曰父天道也得天之性而爲慈愛母地道也得地之性而爲恭順故在天常明爲天之經在地常利爲地之義在人常順爲民之行總是天地經常不易之道而民法則之所謂性也又曰在天爲經在地爲義在民爲行而民實爲主非民之行則天經地義虛矣

天地之經【正義】曰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曰爲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常也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正義】曰天有常明如日月星辰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曰則天之明也地有常利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也色養無違故曰因地之利也

又制旨曰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利人無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者大利之性也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塗而一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教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脩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爲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之業焉【宗貫】曰天明者言孝乃人天良之明不慮而自知者也地利者言孝乃人不習無不利不學之良能也【懸按】庶人章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指農而言則用之分之者庶人事也此章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指秩敘而言則則之因之者天子事也故下曰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行去聲好惡並去聲

先王古先帝王教兼政教而言博愛者愛之博遍猶棄也德義者德之義與行興起而勉於行也敬恭敬讓謙讓禮五禮樂六樂好惡好善惡惡知禁知國禁而不犯也承上文而言博愛也德義也敬讓也禮樂也好惡也所謂不肅之教不嚴之政也先之陳之先之導之示之者所謂則天因地以順天下也而民莫遺也興行也不爭也和睦而知禁也則教之成而政之治矣皆推廣上文之意

博愛 [正義]曰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即天子章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輯問]曰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不可以一言盡之朱子姑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則主乎愛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惻怛慈祥愷悌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自漢以來儒者只將愛字說仁自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之本故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之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衍義]曰先儒手足不仁之喻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疾痛痾癢無不相關自吾一本之親而分形共氣而千姓百族而飛潛動植有一知之未明處之未當此心負疚如人之支體凡諸皮膚爪髮纖微剪割針刺所傷甚細蜂蠆蚊蚋所若甚輕而有當無分色中且不痲者乃其精神之貫通故也而況手持足行不可須臾偏廢者而可聽其淡不相關已乎然而趣手足之痿痺者不治手足也治其運動手足之元氣而已矣致民物之阜安者不事民物也事其流通於民物之仁愛而已矣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此余韋之痛其病處乃其仁也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治病之方也視親為大不治標而治本也[愚按]仁是性愛是用性不可見於其用處見之是故德愛曰仁而韓子以博愛之謂仁也然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愛其親而不能愛他人者有矣未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博亦必從此博去不然民何以不遺其親也故

德義 [正義]曰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猶義入神動一靜也精義入神則無方[或問]敬義何別明道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個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何如溫凊當何如然後能盡孝道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宗族鄉黨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家國只是這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差等且如敬只是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愚按]德因德便言義者義為之道必須嚴猛故曰民興行也

敬讓 [輯畧心]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曰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履薄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盡出一個敬的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是敬之正意程子說主一無適是就有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喩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精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言整有差便述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論九法數之戒又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愚按]敬在內為主行出來却又要謙無讓終是敬未充實未光輝如

讓善於親便是孝讓善於君便是忠讓與爭正相反如有兩樣物件在此讓其美受其惡這是何等氣象書曰允恭克讓惟其恭故能讓恭卽敬也是故敬爲讓之根讓卽敬之暢茂條達也

禮〔程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楊龜山〕曰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者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僞皆不知天命者也〔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所以謂之禮而不謂之理者有着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禮文畫出一個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之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之節文其他莫不皆然○事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凊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又且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就親親中而言則有親疏進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幾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衍義〕曰按易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此言乾以亨之德通暢萬物使嘉美會聚而君子嘉美萬物之所會聚以亨天之亨也蓋百行萬善皆原於孝則孝乃嘉美之會聚君子盡敬於己之親而不敢慢於人親疏厚薄尊卑大小皆有情文以相接德既充實則動而與禮合也故孝爲禮之本○禮者天理之節文禮之所在而此心之中自然不敢過不敢不及若制之者然也如愛親敬親之心無窮極者也何如而可謂之盡而經曰愛敬盡於事親則亦有自然之節文而弗敢過也弗敢不及也慢惡於人之心所本無也而自愛敬其親而推及於人則施之有等殺所以節之使不過視之如一體所以文之使無不及也〔愚按〕易履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傳云天在上澤居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上下之分以定其

民志夫上下之分辨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序卦傳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故受之以泰衍義云物之畜聚則參差不齊之數形矣故當齊之以禮然乃天敍天秩非人力也如家庭之內則父子兄弟夫婦之所聚也而禮行於家庭矣朝廷之上鄉黨之中則君臣朋友之所聚也而禮行於朝廷鄉黨矣書曰修五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曰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也又曰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五典孔疏以爲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未偹以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其義皆通此五禮與修五禮異當依王當鄭玄訓作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蓋有此五等之孝卽有此五等之禮如朱子所論亦以五等之人言之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又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又曰禮自卑而尊人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禮運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又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又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又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言死者尙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謂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堂下六十者堂上皆以齒讓爲禮則無爭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陰禮謂昏姻之禮男女異姓親迎使之親已昏姻及時則無有怨曠也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樂亦云禮昔謂燕樂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也凡人乖離皆由不相和合樂主和同民心故民不乖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此卽虞書之五禮也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衍義以爲此與虞書之言典朕三禮同也三禮卽吉禮也吉禮之別十有二天地各有三祀禋祀實柴槱燎血祭貍沈

謚葬人鬼有六享祫禘及四時之祭也凶禮之別有五哀死亡荒哀凶札弔哀禍烖禬哀圍敗恤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時聘殷頫軍禮之別有五大師出征大均地政大田閱車徒大役築宮室大封正封界嘉禮之別有六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凡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大宗伯總掌之論語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爲周末文勝人皆請殷不得已之辭也孟子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二者謂事親從兄事親節文推之卽臣事君婦事夫之禮也從兄節文推之卽朋友之禮也故兄弟亦曰友恭也

〇儀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賈公彥以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朱子嘗有劄子乞修三禮斷以儀禮爲本經而以禮記爲其義說更欲雜取諸經史諸儒之說附本經之下惜乎其未卒業也

〔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樂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爲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程子〕曰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旣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朱子〕曰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衍義〕曰君爲宮則宮亦父象臣爲商則商亦子象民爲角則角亦象家衆也事物之父象亦可自家衆而以次降殺矣父不可下於子子不可上於父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其說亦可通於五音矣〔愚按〕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漢書云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樂記曰宮爲君

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陳氏集說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有用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鍾爲宮然旋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陳氏集說云六律陽聲黃鍾子太簇寅姑洗辰

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也六律六呂皆候氣管名律述也又云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總而論之皆可稱律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鍾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長六寸上生太簇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大簇夷則生夾鍾之類也各依此推之可見還相爲宮者宮爲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律名相生之次序也而衍義以爲律娶妻呂生子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損一斯不易

之例但其管之長短則諸家之說不同舉成數而言則黃
鐘之管九寸以九分為一寸而言則為九九八十一分上
下損益皆如是爾故陳澔於禮運則直言九寸於樂記則
引劉氏之說云每寸九分也每一律各為一宮歷徵商羽
角五聲皆倣合之得六十聲則禮經之正文也而諸家又
有自角位隔八下生當得一宮前一位為變宮又自變宮下
生得徵前一位為變徵每一律有此二變成八十四聲之
說按國語景王問律於伶州鳩則變宮變徵始於武王克
商陳師布令乃以七律合天象之七同七列意禮運為上
古所傳故樂具文而於君臣民事物五者之外亦無二變
所爲也司馬遷曰數始於宮窮於角此古今之所以不言
二變者矣又曰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
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
使氣氣就形此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理生生連續之機
人子體之以上父下子一體而三上親祖禰下親子孫以
三為五上親曾高下親曾元以五為九也又曰細若氣微
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此孝子以聲音之道交於神明
而細者使巨微者使著僾乎有見愾乎有聞者也八音者

通義云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為鐘石為磬絲為絃竹
為管匏為笙土為塤革為鼓木為柷敔樂記曰清明象天
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
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
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
風易俗天下皆寧又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
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
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
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
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六樂雲
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論語始作翕如也縱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又曰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樂之
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
之蹈之手之舞之然則孝友之道禮樂之本而羽籥笙瑟
皆其末已

好惡

[正義]曰按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
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常之

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
不為也[愚按]有善無惡者人之性也但見善而不好則為
善者沮見惡而不惡則為惡者肆吾欲人人皆善必自好
一善始吾欲人人無惡必自惡一惡始然好惡在心若不
挈出與大家看誰復知其為吾之所好惡者所以古之聖
人見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見不善從而罰
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蓋賞罰者治世之大權所謂挈出
與大家看者所謂示也○又按禮緇衣上好仁則下之為仁
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
以說其上矣陳氏集說云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
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為愛民
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己之善而悅其
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否則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明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引

詩之意蓋言先王能教以化民而為民所瞻仰故民為之
速化也此借引以深贊夫先王也

[正義]曰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
成者也[愚按]引詩不必泥師尹之文謂上言君下言臣蓋
天子為政教之主故二節直提先王括下五句而大臣亦
有助君行化之責自應補出若以上責君引詩責臣不惟
於義未協而於文
理亦多拘牽也

孝治章第八

邢氏曰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
由孝而治故以孝治名章次三才之後

[宗儒]曰此人言孝只道孝吾親已耳而不知聰明睿知之
主能窺覵孝德之原原貫徹三才樞機萬有是通天地圓

德克一孝爲克盡則凡家國天下之衆亦惟一孝推充見以得其懽心而治之三段由天下而國家以小況大以疏賤況親貴總互言上下諸人皆不敢失其心也〔講義〕曰此章重在明王以孝治天下上看首尾兩提此語便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昔者謂先代明王明哲之王遺忽忘也小國之臣謂土地褊小如附庸之君之類公侯之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乃國之大者萬國極言其多先王即明王之祖考也夫子言明王孝治天下推其愛敬之心雖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忽則國無大小而自公侯伯子男五

等之臣以極於附庸之國皆有以得其懽悅之心是能合萬國以事奉其先王而爲尊養之至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而俱其化於上也

明王〔正義〕曰左傳云照臨四方曰明經言明王即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集說〕曰前章只云先王而此特日明王者謂先王能明覺孝德孝行之原發後引詩可見即是明孝爲天經地義易知簡能之原也惟明覺此本原故知萬國萬民皆此一孝爲通徹故必實有以通徹之而後得衆懽心以懽其親之本也○若非明三才萬物皆是孝德不可以謂之明王若非使三才萬物皆得其所不可以謂之明王之孝其親

小國之臣〔正義〕曰小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言列國者遂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卑盡來朝聘明天子以禮接之案周禮掌客云王公饔餼九牢飧

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五牢飧三牢三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飧饔餼唯上介有禽獻其卿大夫士有特來聘者則待之如其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皆有饔餼之道也〔案〕正義以子男卿大夫謂小國之臣蓋以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遂謂小國爲子男卿大夫爲小國之臣也但下文既以子男與公侯伯並言又言得萬國懽心則臣字似宜指國君說故從吳氏陳氏以爲如附庸之君之類言類則子男卿大夫亦皆在其中矣

公侯伯子男〔正義〕曰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任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斯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案尚書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註王制云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增之總建五等時九

州界狹故土惟三等則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增諸侯之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然依鄭云夏殷不建子男武王復增之也

萬國懽心〔正義〕曰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孝經稱周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者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註云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又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註云此供諸侯所獻又云內金示和也註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又云束帛加璧尊德也註云貢享所以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又云龜爲前

列先知也註云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
又云金次之見情也註云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又
云丹漆絲纊竹箭其衆其則也註云萬民皆有此物荊州
貢丹兖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又云其餘無常
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註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
服鎮服蕃服之國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
其所貴寶為贄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大傳云
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又周頌曰駿奔走在廟此
皆助祭
者也

先王〔正義〕曰經言先王有六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
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德行
五曰先王見教之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
先王則指行孝王之祖考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
事其先君 鰥姑頑切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侮慢忽也一命以上為士
民者無位之稱諸侯有卿大夫止言士民舉小以見大耳
百姓謂百官族姓先君始受命為國君者也夫子言諸侯
分治一國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亦以孝治其國推
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人卽至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況於
士民以上者乎所以合國中百官族姓之衆無不得其懽
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君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
為心而成其化於國矣

國〔正義〕曰覲註云治國謂諸侯也按周禮云體國經野詩
曰生此王國是其天子亦言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
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治天下此言治國故知諸
侯之國也

鰥寡〔正義〕曰鰥寡國之微者言雖微賤尚不輕侮況知禮
義之士乎〔愚按〕先王養民之政莫大於井田而論官
材養耆老則又出於學校鰥寡孤獨癃疾之人既不得與
於國老庶老之列與夫公卿大夫士之選而其力又不能
以治田此井田學校之政之有所窮而其情尤可憫也是
故王制云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
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
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如文王仁政必先此意也又先王
之時瘖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囿侏儒
以之扶盧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
人之切玉皆各以器食之則是井田學校之所不逮者而
先王有以處之矣經言鰥寡則孤獨可知而瘖聾跛躃斷
者侏儒百工亦無不可知至於不傷之義較之常餼器食
似更有進焉蔑蔑乎有頑畏之意而不敢惡慢之心迭無
時不固結於中無
時不滂沛於外也

士民〔愚按〕魏註謂士民為知禮義之士〔正義〕小註又引詩
彼都人士左傳多殺國士謂皆指有知識之人不必
居官授職之士又曰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又曰
民中之知禮義者然細玩三段語意都是以貴賤相較非
以賢愚相較也如謂士知禮義亦不得謂鰥夫寡婦便不
知禮義也天台陳氏以一命以上為士今所從也民字當
另講鰥寡雖同是民然彼乃世間至無聊的人情之所易
忽若民則又加一等耳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
其親

失失禮也臣妾婢僕也賤而疎者妻子貴而親者人謂家
人親謂父母也夫子又言卿大夫各治一家亦當體明王
孝治天下之心而以孝治其家雖其愛敬之心卽下臣妾

之疏賤亦不敢失況妻子之親貴者乎所以合一家之人
無貴無賤無親無疏而皆得其懽悅之心以此事其父母
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爲心而成其化於家矣
臣妾[眞西山]衍義云臣妾家之賤者按尚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爲奴婢是家之賤者也[邵氏]曰人情對尊顯不期而生嚴肅至於僮僕臧獲之賤驕恣自出舉素稱謹厚者到此便覺忽不及持此等事人都看做小過微眚絕不經意誰不知純是一片敬心古人於草木禽獸也有不可輕犯之義所以爲孝者圖淵明遣其子以一力誠之曰彼亦人子也善遇之夫人知善遇之道而後庶幾鮮失矣
妻子[illegible]錄云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君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顏氏家訓]曰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逐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誡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愼之哉愼之哉。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櫃子生咳㖷師保固明仁智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誡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豈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鑒也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釁鼓云[或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致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已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否程子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爲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可忽哉[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宜家之美翕然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或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之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西山眞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以事其親〔正義〕曰得懽心以事其親者謂助其奉養也按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燠寒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大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夫音扶

安安其心也享享其祭也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災害如水旱疾疫之類生於天者禍亂如賊君弒父之類作於人者總承上文而言如此則生安祭享而和睦太平化及天

下和則無乖戾之氣而災害不生平則無悖逆之事而禍亂不作總由明王身率孝道於上而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復推本而美之也

安享〔宋賢〕曰親心之安亦有大小若求其至非明王之孝治不足以盡其安之至也試思為人親者孰不願得衆懽心之人以為之子耶吾知欲安其親之至必如堯舜文武周孔諸聖斯盡矣夫子之言正以明孝之盡如是耳問曰若然則推上位者方能盡之吾儕何能盡之也曰下章周公為相為諸侯能盡配天之孝矣孔曾孟子萬世尊親豈非得萬世懽心以事其親者乎吾儕推數法孔曾孟子可也〔愚按〕生安正義註謂安其榮疏謂安其孝養細看均未穩括天合陳氏云安者其心無憂雖稍變其辭解然曰無憂則是無事可憂人之境遇不齊所難說也且又與人子事親不相干涉若云不使親憂便是順親行孝之道耳故復訂正以為安其心也如此方在為子身上說安字方妥至於鬼享之說其理深微謂鬼來享何嘗見其來享所謂一滴不得到九泉也然以祭為無益非病狂喪心斷斷開不得這句曰要知周德惟欲苟能正心修身主敬存誠闡明上下精神貫徹而又得衆懽心肅雍趨蹌誠意交孚和氣蒸動迷覺洋洋如在如在非真在也如在即來享也然則非鬼之享之也享於祭者之心耳如或不然則神必吐之而鬼其餒而矣可不慎哉

不生不作〔正義〕皇侃云天反時為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為妖妖即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則逢殃為禍臣下反逆為亂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行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言天子有德則四方順而行之此贊美明王之孝治也

〔正義〕詩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化是以覺為大也〔愚按〕覺訓大本自詩箋而鄭註因之邢昺正義亦從鄭此不易之定解曾見俗本有以覺為知覺之覺與明王相映穿鑿可笑

聖治章第九

邢氏曰夫子因問而言聖人之治故以聖治名章次孝治之後

〔正義〕曰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而說聖人之指〔講義〕曰此章分四段看自天地之性至又何以加於孝乎是因曾子之問而舉周公配天之事以告之見得聖德無加於孝故親生之膝下以至君子不貴也是跟接上文孝字而追原愛敬之所由起蓋出聖人之施教立政以治天下全本於四心之孝來君子則不然一段是詳叙聖治之事引詩乃以贊美之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
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 行去聲
聖人以在位者言之嚴尊敬也配合也周公名旦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食采於周位居三公故稱周公
前章言明王孝治以致和平故曾子有推廣之思而爲此
問天地之性人爲貴者謂人物之生莫不各有天地當然
之理以爲性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是人爲萬物之靈而
爲貴也百行以孝爲本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也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者言人子之孝其親者無所不
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
於配享上天也蓋上天之尊無對而能以已之父與之配
享則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矣配天之
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天地之性人爲貴 朱子曰無矣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豈不加損矣。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
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
之類是也人雖至靈却斷喪處極多只有一件要見欲孔
是日然其學也其他皆爲之也朱子曰天下凡開之生者
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因有。是物
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
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

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乎天道與聖人一藍田呂氏曰人
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
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
寡故分而爲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
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
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
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
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
物有近人之性者亦係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
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
性則天地之化成矣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蓋有此物
則有此理無此物則無此性。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
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
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
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
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
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
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

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
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
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
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
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
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
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
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
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
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問人物皆稟
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
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
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
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
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
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
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
之性有近物之性者。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

竅之受光有大小也。或問人物性同日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又是一般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日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都只是此日。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一椀至於一桶一缸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大抵發明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緼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為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為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固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

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為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為知覺為運動者此氣也為仁義為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為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為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曰此論得其分明且有條理。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類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卻專人卻事非理會得些便卻泛泛所以易昏。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說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精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諭木燒為灰灰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樂菴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雁有兄弟之序鶺鴒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為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蔡九峯〕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饒雙峯〕曰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恩按〕人物之生原是一理天地無心而化成何嘗分別這是生人之性這是生物之性來然予之理以成性即予之氣以成形人得其氣之清故其理全物得其氣之濁故其理偏如就四德而論在物未嘗全無但或得其一端其餘都被氣質遮隔說仁不能兼義義不能兼仁人則具四端統萬善得無一件遺漏至於一端之中虎狼雖有父子至父子如何盡仁卻不曉得蜂蟻雖有君臣至君臣如何盡義爾不曉得若人則有許多行仁行義處其許多行仁行義處非尚

此諸儒未達乎王父以上親稱言父之義也要以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以來助祭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是爲隆盛耳夫其考克也則諸儒有紛紛異同之說其舉行也則歷代有分合疏數之疑要之冬至夏至圜丘方丘每歲一祭配以始祖斯不易焉爲天爲帝名殊實一創業之君功崇德大則配明堂者義所宜也○按詩箋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是后稷宜配實以其功德隆盛然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報本反始之義百王所同夏后則郊鯀矣殷人則郊冥矣無論鯀績弗成而冥勤其官其功德亦豈能及契豈有不可以三代之推崇爲非禮也後世掘起受命其先世苟無德若功烈議禮者疑於克配之義或虛太祖之位或始則以始祖配天而後易以太祖於本始之義似有未安也夫仁孝誠敬之至且推及於始祖之所自出而可以無始祖哉禮也者可以義起也按諸義而協斯可矣一代之興發祥鍾靈必有所自不知厥初生民之義至棄諸助往不可知之間而有太微五帝感生之祀斯何以異於空烝之說哉○明堂之祭古禮所無周公所創爲之者極嚴

致敬仁人事天孝子事親之心於是乎無以復加者也其爲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蓋未可知要之禮樂出於周公之制作以作禮樂者言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漢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斯其爲曲盡矣明堂之祀於郊爲文於廟爲質郊掃地藉稭而已明堂則有堂有壇郊特牲而已明堂則惟羊惟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祀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或問於朱子曰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蓋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繼周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明堂之制諸家之論紛然要以考工記明堂有五室者是是以上帝爲蒼而五帝在其中朱子言祭天之神亦祭矣也既帝之說得朱子而析裏矣必以時王之父配者是不知自王父曾祖王父高祖王父皆得云嚴父也父之父以上皆爲祖祖者始也太祖即父之父之始也或說祖有功而宗有德是以有文武並配之說也降武王於庭中以[illegible]

人五帝不可云嚴父矣後世或乃以二帝三帝或以祭[illegible]進配之誤之甚也故曰得朱子而析裏矣○按陳祥道禮書曰禮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造於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出師或以大災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考前郊要之旁於正祭與旅祭也然則旅祭殺於當祭類祭天殺於旅祭皆非無故而祭者矣上帝孔傳以爲天及五帝王肅云天也鄭氏爲信讖緯以爲天皇大帝北辰之是並帝謂靈威仰等大微宮中五帝座星是也唐孔氏亦不從鄭氏引家語孔子之言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曰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據周禮祀昊天上帝祀五帝董言凡冠昊天於上帝之上者乃天之尊稱而但言上帝自衆五帝矣[illegible]按天及上帝稱號各殊舜典肆類於上帝解者以爲言天則地在其中是以上帝爲天而即以統地也大雅生民之詩亦稱天爲上帝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與釋文郊祀天之意合然亦稱帝也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與易象殷薦之上帝相同皆以上帝爲天也循致他經稱天爲上帝者甚多而說者又謂上帝當兼五帝如孔傳以上帝爲天及五帝鄭氏云五帝謂靈威仰等大微宮中五帝座星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如諸家說則上帝不專言天矣經文祀天祀上帝分言而以祖考分配又似天與上帝截然不混朱子云爲壇而祭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謂之帝是天即帝帝即天而以所祭之處不同故特異其名耳周禮謂天言其體帝言其用與朱子之意互相發明程子云冬至氣之始祭天季秋成物之府享帝董仲舒則謂郊以正月上辛先百神而根據尚書舜禹受命亦先繫以正月而後云類於上帝周時建子故用冬至未必取陽生之義也至於明堂之祭古禮所無周公特創爲之所謂禮以義起也然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致天神之降故曰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享親余又謂惟能饗親者爲能饗帝惟能孝者爲能聖也如漢孝明察武帝不致嚴於宗廟祭祀之禮而惟窮極土木於浮圖則經所謂不敬其親而敬他人欲求神降鬼享安可得乎周公達孝故其禮制一定

萬世不易夫圖所本者得與

后稷[正義]曰按周本記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好種樹麻菽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當周之受命作周

明堂[正義]曰鄭注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即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按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備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即八節也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楊復]曰明堂王者之堂也謂王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王之常居也疏義曰明堂者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為據然其制必象然森嚴為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為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記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觀五室為九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說昔亦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但隨其方位開門耳大廟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然則朱子之說其本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為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為六丈三尺言明堂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為一從有七筵之廣七筵之修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事上帝配祖宗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推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常以雖脩輕希為之以詔王居以廟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

以職來祭[正義]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謂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註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註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註云玄纁絺纊也衛服貢材物註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註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亦是助祭之義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夫子答曾子之問盡矣此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也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以此心而發父母隨其年之漸長日加尊嚴夫以親嚴之心所謂良知良能得之性生初無待於學者聖人立教亦在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循其性之固然不加矯強故其

政教所施能順羣心而成治誠以其所因者之得其本也

本謂性也

敎敬教愛【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出就外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出就外傅者按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鄭云外傅教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按十年出就外傅指命士已上此則言尊卑[illegible][illegible]也趨而過庭以教敬者按論語云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者內則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鄭註云須母乃斂之也襡韜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縣懸枕則置篋中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和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註取上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衍義】曰因嚴教敬者由日嚴之心擴充之至於條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承上文而言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續者繼續之謂續莫大者謂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君親臨者謂父為君以臨於巳也厚莫重者謂恩義之厚未有重於斯也此皆天地之性而聖人因之以為教者也

父子天性【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問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衍義】曰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可為父子之道天性也句註釋而繹之言備意長即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之義亦包括而無餘蘊矣蓋仁為性之德言天性則不必更言仁自然不得委之於命也反復玩味則愛親敬親之心油然而生物然其不可已苟自反而於愛敬之道少有未盡亦惕然悚然不自知其心之歉而顏之忏也非聖人其孰能為此言乎【愚按】慈孝皆本於性但意在責子自應側重子邊凡天下容有不孝之子斷無不慈之父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孝曾見有教人慈的則以父性之慈人人共知子性之孝人即知之未必能盡之也

君臣之義【衍義】曰君道法天故體仁長人仁者君道之所止也臣道法地故敬以直內敬者臣道之所止也論其相為用則父兼慈嚴君亦兼慈嚴仁之中有敬子兼愛敬臣亦兼愛敬則敬之中有仁。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又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夫子於家人彖傳稱父母為嚴君蓋家人之嗃嗃以義勝[illegible]而悔厲而吉婦子之嘻嘻以情勝義終吝也父子之間[illegible]恩掩義者也且猶如此況萬事萬物哉此可見義之[illegible]之本於孝也【愚按】尊君則曰君父卑臣則曰臣子推其君猶父臣猶子故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易以父母為嚴君推其父猶君子猶臣故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

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
得之君子不貴也
此又承上文而言人君施教必其躬行愛敬之道斯不待
勸勉而成治也否則不自愛其親而令他人愛親不自敬
其親而令他人敬親則非德禮之常而為悖德悖禮也夫
人君行教原以順天下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而欲使天
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
在於凶德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天下皆薄於其親也在
謂心之所在善謂愛敬凶謂害於德禮得謂得志於民上
也

不愛不敬【正義】曰按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人君不
盡愛敬之道而教天下人
行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
不在於善也【[illegible]】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此一句指風氣
於下者而言細玩文理緊接民無則焉自
應在民風上[illegible]故曰皆在也此節是反說下節是正說兩
相對如天下章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則與
此亦正指反愛敬[illegible]則無悖於德禮矣德教加於百姓則
人皆化於善而不反於凶德矣正義想亦此意猶未指明
[illegible]
[illegible]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
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行思之行去聲　樂音洛
君子即上因嚴教敬因親教愛之聖人也不然謂不悖德
禮也道行也作猶為也思可道而後言故人必信思可樂
而後行故人必悅德義可尊謂立德行義不違正道而可
為民之尊崇作事可法謂制作事業動得物宜而可為民
之法式容止可觀謂威儀合乎規矩則可觀進退可度謂
動靜不越禮法則可度也此皆愛敬充積於中而德禮發
見於外也以此臨涖其民則民畏其威而敬如神明愛其
德而親如父母無不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

令以此而行民興於孝而為君子之所貴矣
可道可樂【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
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
服也中庸稱至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亦此意
也【上蔡謝氏】曰過事出言須思而發發不中不遠矣【朱子】
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都
反成不靜也【或】問思屬土思之主乎四事猶土之旺於四
時故孔子言九思蓋孟子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
也只是要看其所思者何如耳人心不能無思[illegible]同於槁木
死灰之持[illegible]釋氏云[illegible]所當知[illegible]于思萬慮可也如
言思可道行思可[illegible]道言行的道理打算一打算便將
過去未來都且得了故曰可道可樂可者未然而決其如
此之謂蓋其理得也今人只怕思慮不得寧靜其實無邪
之思越思越靜若一毫思不能驅除
則誠如[illegible]在中[illegible]冦矣慎之慎之

可尊可法【正義】曰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心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
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
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
造立於已成式於物物得
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
可觀可度【正義】曰容止威儀也威儀即儀禮也中庸云威
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
故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圜
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進退動靜也進則動也退則
靜也蔡易乾文言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象曰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進退則動
靜也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正義】曰謂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
君也按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
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
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曰大國

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
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
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
雖稍殊別大抵皆叙君之威儀也
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義同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詩曹風鳲鳩篇淑善也忒差也此因上文六事而咏嘆以
結之

【正義】曰釋言云爽差也爽忒也轉互相訓故忒得爲差也
○六事即可度以上之事有六也【天台陳氏】曰詩言原美
善人君子盛德之威儀此則借以贊美君子之能順人心
而成其德教【愚按】須知不忒之前要補出聖治之本到得
不忒境界則愛敬已盡而德禮已顯矣若只在威儀上去
講究恐舉動便錯了如何得不差忒

紀孝行章第十

邢氏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故以名章次聖治之後
陳氏以爲前數章但統論乎孝道孝治此則詳述行孝之
事是也

【正義】曰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
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講義】曰首節是
紀其當行者以勉之次節是
紀其不當行者以戒之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居謂平居致猶盡也嚴齊肅也五者謂致敬以下五事也
言爲人子者當無時無事而不念其親五者乃其節目之

大者也五者既備則生存死没咸盡其道故曰能事親也

○陳氏曰此節乃紀孝子當行之㫖以示勉也

致敬【曲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
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
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
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內則】
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
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
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
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
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
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
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

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玉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愚按】居是平常居處業有事無事而言與曲禮君不至與之居不同下四件都包得在內如致樂致憂存時敬也致哀致嚴沒後敬也但下面條列四件則本句致敬之義略如禮經所云皆其節目之不可少者故復撮舉之以補註所未及凡已見於他處者今不再也其實致敬之道不必對父母而始然此存誠主敬之功無時可忽小人閒居爲不善只是放肆不敬耳尚可與言事親哉

致樂

【內則】曰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昧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甘旨。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桓氏寬】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啜菽飲水足以致其敬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一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餚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白帖注】云能寧其家訓令爲一道謂曾子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豈道而已苟在道而三牲五

養非吾養也【愚按】五其字俱指爲子者言正義引魏註稱致親之懽便與致敬四句不合如曾子必請所與曾元不請所與便見得他樂不樂處曾子之必請請而必與都是自然而然中心樂於如此曾元不能恁地便不去請又是他與盡處故嘗謂曾子孝之聖者也曾元孝之賢者也曾使父母前須與思量一遜遜則元得而詠之矣故曾元之養只是甘旨奉底境界耳必如曾子方說得箇致其樂處孝子樂於孝而親心亦未有不懽者也

致憂

【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百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畫工然他却識辨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愚按】致憂惟其漸固然而父母與子呼吸相通故孝性所感齧臂知歸豈有親方痛憊而子爲父母之遺體有不若身受之者乎禮言飲酒不至變貌食肉不至變味此疾也非病也如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則知不飯亦不飯矣何必酒肉哉

致哀

【檀弓】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論語】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夏曰喪致乎哀而止【愚按】[illegible][illegible]諸誠孔子言本末兼該精粗備至子夏雖有激而言却未圓足意當時文勝亦不過如呼蹴路將要之未[illegible]其宗若如今人開喪道度伴僧道金鼓喧笑又不成文[illegible]了悲哀可惜。哀禮詳未章

致嚴

【檀弓】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玉藻】曰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祭義】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

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論語】祭如在【中庸】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家語】孔子曰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

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孝子之情也文王惟能得之矣【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親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項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項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衍義】曰古人祭則致嚴而牲牷肥腯所以致用孝亨我將之詩曰維牛維羊維天其右之此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也武王數紂之罪而屢言其怠棄祀典攘竊犧牲詩書所稱蓋彰彰矣梁武以麵代牲以俳代腯血毛不薦何異假面【愚按】致敬就大體言致嚴則臨時更加乾惕須是覺得自家精神與往日迥別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醜等類也三者驕亂爭也三牲太牢也言為人子者居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為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醜則當和順以處衆而不可爭競此保身事親之道否則喪亡之禍危其身以及其親奉養雖優猶為不孝也○陳氏曰此節又紀不善之行以示戒也

不驕不亂不爭【呂大臨】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孝經引此三者曲禮獨云在醜不爭者上下驕亂之禍為少而在醜之爭多也孝子一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則所以養親者果安在哉蓋溫清定省奉體之疎節在醜不

爭亦養志之疎節也【愚按】人之所處必有卑於我者有尊於我者有與我等夷者三者不必太甚初然只畧有個驕亂爭底意思便要仔細若只管任性做去怨深怨積如毒之潰不可救藥矣除之之道如何克己而已

三牲【蔡氏】曰三牲牛羊豕也案尚書召誥稱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太牢也是謂三牲為太牢也

五刑章第十一

邢氏曰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以五刑名章次紀孝行之後愚謂此承上章不孝而言

【正義】曰按舜命皋陶云汝作士明於五刑又禮記問喪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疎罪有輕重也【天】【古陳氏】曰聖王之教豈不肅而成其政雖不嚴而治然世有驕亂忿爭而自罹於罪惡者刑辟亦不可不加也[illegible]

曰此爲世之不孝者發也首二句直是把不孝之罪斷過下面又推及要君等事蓋要君則不能移孝以爲忠非聖人則不能遵聖言以盡忠盡孝非毀他人之孝親則已之不能孝親可知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要平 辟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三千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是合五刑之例至三千也要脅也無謂蔑棄之也上即君也非詆毁也聖人者法所從出孝謂人之孝親謂已親言此三者乃大亂之道而總爲不孝刑辟之加蓋不容赦矣

【正義】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此依魏註此五刑之五刑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顙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刖足曰剕釋言云剕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按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刑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註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按說文云臏膝骨也刑臏謂去其膝骨也鄭不言臏而云剕者據呂刑之文也又按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自穆王始也

【衍義】曰按書傳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疏云準呂刑言之耳蓋古無明文也諸家多謂肉刑起於三代左傳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班固曰五帝畫象而人知禁禹承其後自以德衰始制肉刑孝經緯曰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幪赭衣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依此則五帝無肉刑而議者非之以爲舜典明云流宥五刑矣猶不忍用其法故以流放代之假令先無肉刑安用代哉又呂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又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依此則似五刑爲三苗所制而或者又非之以爲舜已誅其君何爲乃用其法鄭康成曰苗民爲亂因刑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孔疏所謂拔除過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理或然矣然則五刑之制當亦代有不同舜典呂刑終難同貫特久遠不可考耳晉丁謐曰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再於舜禪必不違則況頑揚武之君亦豈下同呂侯推叔向

之言爲近而有徵斯亦未可厚非也至於周初五刑之名始見於周禮易亦著劓之象則信有肉刑矣然臧文仲曰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則五刑之制亦未始同也要之懲姦禁非代有憲法而出以欽恤之意則無不同周公之戒康叔曰無或劓刵人是當有肉刑仍戒以無輕用至於成康遂幾刑措輕罪亦且罕見矣況於重辟乎再傳而及於穆王復疑其過重命呂侯爲司寇訓夏贖刑而更制焉其言曰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孔疏曰伯夷典禮者也不使民犯[illegible]而使民伯夷欲其先禮而後刑也意良厚矣又其後乃有[illegible]刑之作孔氏曰達取上世尤事之比以爲後法桂佑曰謂五刑而加之流贖鞭扑以爲九是也奕世相承雖以寬飾爲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乎降至七雄家自爲政至於秦而淫刑峻法剪至參夷且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非孝文之罷肉刑民其無如何矣故欲止一言盡推仁廣孝之本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如容高臨深皆有毀傷之虞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所以爲憂者也然而古之君子畏罪懷刑之意於是大爲惕論爲

蓋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孔頴達以爲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殘阻於他人言其輕者於親言其小者衍義云於人害其小者則有不相[illegible]鬪訟相傷於親大者乃逆命毆[illegible]殺害先王制刑以爲此曰不可道耳不忍聞之惡然傷厥考心不念天顯其[illegible]徽爲之父兄者因而容隱其寃也父則疾惡其子兄不[illegible]其弟則天之所與五常之道乃大泯亂矣於法骨肉之親得相容隱而隣保以比伍相及則不以告於有政而絕之於未甚之時所謂刑茲無赦亦小懲而大戒以全其骨肉之恩非逆加等於張謐殺人之律也後世法[illegible]者明不孝之罪與逆盜叛逆共編十惡之條決隣不[illegible]凡赦不免乃[illegible]其横流而不能絕其有罪之始者矣此尚深得制刑大意且與莫大之義尤覺嚴切可畏

無上【訂義】曰凡爲臣下者皆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己是無上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愚按】人臣委身事主一手一足皆不得擅爲己有何況威權聲望敢擅爲挾制之資此莫大之罪所必嚴而務孝作忠之君子所欲得而誅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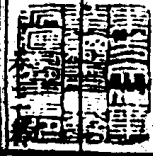
無法【訂義】曰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之者是無法聖人之法也【愚按】道猶也法猶也否猶言非有不是責之之意吾欲招老莊之魂而戮之

無親【訂義】曰孝爲百行之本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親愛之心也【講義】曰非毀他人之孝親則已之不能孝親可知【愚按】正義所謂並非親字本義不如講義之說爲優○若言人不[illegible]孝若說行孝之人不是雖病狂喪心斷不出此但世間有等嫉妬之人見人行孝多方詆毀之或又以他事誣謗之都由自家心上全不記着父母[illegible]故曰無親

○三句俱要歸到不孝上方見一章大旨

讀孝經卷之四

[illegible]後學[illegible]齊集著

廣要道章第十二

邢氏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此復申而演之故云廣也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

【講義】曰首章夫子所謂要道只是單提一箇孝字此章却說出一箇弟來又說出一箇樂來禮來故以廣要道名章也看來孝弟禮樂四段語意不是平排還當以教民親愛爲主○悌者孝中之事將此孝推之同氣[illegible]者二句爲主○[illegible]謂之禮[illegible]之節者之節文謂之禮樂禮樂亦從此孝發提[illegible]出[illegible]所以得感動人心而爲天下至善之道然總之不離乎一孝故下文單承禮言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敬至於[illegible]的[illegible]便是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親愛者相親相愛禮順者秉禮柔順也承上章而言爲人

上者不遠加以刑辟而惟本身以教之亦曰孝弟而已樂
斯二者之謂樂節文斯二者之謂禮皆推廣要道之意一
人謂其父其兄其君千萬人則子弟與臣之衆矣此守約
施博之道故曰要也
莫善於孝【正義】曰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
[illegible]行孝也君能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
君【應按】[illegible]謂親愛其君假於文理不合蓋君尊也
此及下[illegible]君父兄並言安得專禮順移風易俗安上
治民等[illegible]細玩當泥指民情言君也父也兄也乃其
親愛之[illegible]者矣今[illegible]存疏以備參酌
莫善於悌【正義】曰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
[illegible]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
長也【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
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

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
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
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
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明
道】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如哉
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問事兄盡禮不
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不求伸已可也問接
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朱子】曰兄能友其弟
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弟能恭
其兄乃不友其弟爲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
其恭○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
乃事之當爲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爲而不歸
之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爲不當爲【南
軒】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
明義理悖逆天理至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
人以至計分[illegible]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
之義也【曹月川】曰人不愛兄弟是不以父母之心爲心也
特體父母愛子之心則於兄弟自不容不愛矣【衍義】曰孝

父母必善兄弟不弟之人亦必大傷厥考之心故孟子徐
行節復擧孝弟並言之○舜能曲全其弟而周公不能曲
全其兄其事跡相懸殊而程子以爲一類者其心之當理
而無私則同也且象之不恭乃家人事耳雖微舜亦不得
爲天子而修怨管蔡謀叛本國獲罪君父常赦所不原
亦不在八議之條此周公所無可如何者也周公之愛管
蔡[illegible]有異於舜之愛象哉若以常情言之則事兄
按弟各盡其[illegible]敬兄而或不得兄之愛愛弟而或不得弟
之敬惟有反而自責而已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
不答反其敬君子之於天下無不自反也況兄弟乎【應按】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行
止疾徐之間[illegible]爲弟不弟所由分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人
何苦不堯舜哉○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故舜於父母
只其要順親心任境遇變處以仁爲主義字總用不着兄
弟矣父母之于愛父母那得不愛兄弟然中間却少不得箇
義字方處置得宜○事事少不得箇禮順然於事長尤爲
察要正義孰執揚名章之義以訓親愛禮順不如本章道
理哉不去也分而論之孰親愛其失十之九孰禮順其失
十之三

莫善於樂【正義】曰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
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云風俗
移易先入樂聲者子夏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韋昭曰人之性繫於大人大人風聲故謂之風隨
其趨舍之情欲故謂之俗詩序又曰至於王道衰禮義廢
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是入樂聲之義
也云變隨人心正由君德者詩序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故變風
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
也以斯言之則知樂者本於情性聲者因乎政教政教失
則人情壞人情壞則樂聲移是變隨人心也國史明之遜
吟以風上上受其風上而行其失乃行禮義以正之教化
以美之上政既和人情自治是正由君德也云正之與變
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者詩序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
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用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

安國云在察天下理治及忽息者皆是因樂而彰也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則自生人以來皆有樂性也世本曰伏犧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犧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六英帝嚳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則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

莫善於禮 [正義]曰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云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者此依魏註也禮云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是也云故可以安上化下也者釋安上治民也○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教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穫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愚按]禮樂要就孝悌上言與孟子禮之實樂之實

一樣孟子說得詳此處說得渾把孟子兩段書都包了若空空說箇禮樂便與上二句對不過

禮敬而已 [正義]曰敬者禮之本也按曲禮曰毋不敬是也[范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真西山]曰曲禮一篇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illegible]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是莫如邪敬立則[illegible]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欲持[illegible]者[illegible]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玉如[illegible]在上也如淵之在下也如師保之在前也[illegible]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也[而][illegible]曰敬者因[illegible]者也處者生於憂者也夫子作經則於敬之一字加[illegible]此先儒所以有主敬之學也以敬視言之則伏擎[illegible]者也肅肅悚悚是爲敬心敬在內者也敬[illegible]老[愚按]經言禮者敬而已矣與曲禮毋不敬之[illegible]三字乃古經之遺文記者取以發端貫[illegible]九篇[illegible]如詩之思無邪書之[illegible]中[illegible]一經之要而[illegible]之然[illegible]言敬其父其兄其君乃欲明推廣之意亦必自敬其父自敬其兄自敬其君方能推以及人不然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謂之悖禮何要道之足云

敬則悅 [愚按]人敬吾而吾感之人敬吾而不敬吾父不敬吾兄不敬吾君其有感之者乎人即不敬吾而獨敬吾之父敬吾之兄敬吾之君則有倍於感敬吾之敬者矣不亦悅乎○又按正義以此三句爲天子謂天子推敬而人悅服之義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則此自應爲天子也君謂列國之君臣謂卿大夫以下皆是推而例之凡有尊卑統屬皆得以君臣之義通之

廣至德章第十三

邢氏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講義]曰此章當合上作一章看上釋要道此釋至德至德即於要道見之所敬者寡而悅者衆不惟爲道之要而人

君之德亦於是爲至故承上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言君子之所以教民如此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家至至其家也承上章言君子所以敬人之父敬人之兄敬人之君者惟能教以孝悌臣之道而已蓋君子以孝悌臣之道躬行實踐而有得於心則其德已至而教之不已立由是天下之奉其教者莫不各致其敬則雖未爲君子之敬亦何以異於我之敬之也哉

教孝教悌教臣[正義]曰按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
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
諸侯之悌也此[illegible]諸朝廷至乎州里則天下之為人
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舊註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
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為教孝悌之禮按
請教敬自有明文假令天子事三老盖同庶人倍年以長
之敬本非教孝悌之事今所不取也又按祭義云朝覲所
以教諸侯之臣也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
為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
也劉炫以為將教為臣之道固須天子身行者按禮運曰
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謂郊祭之禮冊祝
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南軒張氏]曰使人
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
之而已[晦菴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
訓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
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
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息[天台陳氏]曰教之以孝
使凡為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以敬其父是即我之所

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推而教之以悌使凡為人弟者
皆知盡事兄之道以敬其兄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為
人兄者也又推而教之以臣使凡為人臣者皆知盡事君
之道以敬其君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此夫
致吾之敬者終有限而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則無窮此
孝之所以為至德也[愚按]序序之設孝弟申五教之數
君父役事自古聖人所以教孝教悌教臣之道至詳且悉
然必上行下効乃為本身加民如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
加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便是教孝即如守文之
[illegible]祭[illegible]嚴不孝之科或陰褒孝之典如漢文因之經
[illegible]皆可以感發天性教悌則
如[illegible]宗子之類教臣則如忠烈有旌賁固有伐之
類[illegible]皆臣奉天理物稱臣於天亦未始
不[illegible]推廣要道故自發用處言如教民
[illegible]俗安上治民及敬其父敬其兄敬
其[illegible]章推廣至德自應在心得上言故教孝
教[illegible]自己一層方有把握盖惟有仁之
德[illegible]兄愛君而推此以教民民亦生愛
惟有義之德行出來自然敬父敬兄敬君而推此以教民
民亦起敬禮智信亦然但至德要道一體一用實不相離
故上章曰莫善於孝悌禮
樂此章曰教以孝悌臣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
乎　愷音凱

詩大雅泂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言君子有樂易之德民
愛之如父母蓋能以至德為教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
其大也

[正義]曰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
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說安之使民有
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
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

表記為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為并結要道至德兩章
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為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
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
[愚按]禮記集說云強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民勞
不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但引詩大意只言君子以樂易
之道教化於人則民愛之如父母矣樂易即孝弟臣也順
[illegible]首章順天下意此二章皆從首章先王何推出

廣揚名章第十四

邢氏曰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
章次廣要道至德之後

[illegible]曰揚名顯親名亦孝親之事如舜孝德升聞中庸
大孝必得其名皆達孝不失顯名皆揚名也但名者實之
賓非修實行何以得名故又言君子事親孝云云[愚按]首
章言立身行道揚名此獨以揚名名章者揚名包立身

行道在內也到得揚名時節便是立得好行得好矣故此
章推廣揚名兼釋立身行道之義行成於內最重是道身

背 子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弟行 去聲

孝移於君悌移於長卽大學所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理移於官卽大學所謂家齊而后國治但彼以道言此以事言耳孝悌理皆立身行道之事修之於內者也至於忠順與治則身無不立道無不行而名自揚矣此亦

首章揚名而言兼釋立身行道之義

孝移於君悌移於長【正義】曰卽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其義已見於上然人之行敬則有輕有重敬父敬君則重也敬兄敬長則輕也【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也然君子於此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反求之已耳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孝於其親者爲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勉責難之恭盡陳善之禮移其事親之孝以爲忠矣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弟於其兄者爲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之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之弟以爲順矣【講義】曰事親此愛敬事君亦此愛敬故忠可移於君悌是孝心所推順亦是孝心所推故順可移於長

居家理【司馬氏】居家雜儀擧其必遵而易從者以垂訓子弟計十三則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

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禀於家長。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居閤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衞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凡子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

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凡子始生者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爲竊盜弄權犯上者逐之。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或問】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恁地而今且理會常底未論到變處【吳氏季子】曰大學齊家之爲言整齊嚴肅之義也易之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矣蓋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之道
家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其象又曰風自火出家人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舉家道之立而蔽之以言有物
行有恆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修明矣夫一家之內所謂
父子兄弟夫婦者雖皆骨肉然氣有淸濁昏明之異則性
有剛柔緩急之殊嗜好趨向如十指然不能以一律齊也
故以堯爲父而有朱之淫以舜爲兄而有象之傲以尹吉
甫爲夫而有後妻之讒人情之不齊也如此今吾將使之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藹然整齊嚴肅以觀吾之
儀型吾之倡而無德奪亂於其間者倘非吾身之修有以
使人之心悅誠服人誰聽之。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
不修而身之不修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君子之方寸如
鏡之明物之照者如妍媸自生鏡何心焉如衡之平物之
者輕重自形衡何意焉苟非身端而行治其能與於斯乎
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喩不戒而孚一唯一諾無非教
化之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東陽許氏]曰大學引夫
夭蓼蕭鳲鳩三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
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閫則

德盛矣故言夫婦爲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
[愚]案孝經註解乃在年九十時讀揚名章因思理家一事
家政攸關已取司馬氏雜儀擇其必遵而易從者錄十三
則以訓子侄然其言多教家之道余雖耄倦何堪弛懈讀
續七條貼之座右且告諸少年日此非獨於脩齊乎究也簡
簡有作家長之時若不平日打點隨時改頭換面已爲
家衆所久觀矣愼之志之一日責己厚望孝親敬長嚴一
尊師克己省事節慾戒飭之類須時常把在心上輪過一条
遷若有過錯便猛力去改或自己覺得不錯也不要惜只
管恁地着工夫。一日責人薄人能責己則己正己正則
人自從然一家之中其氣質偏者當以速化大過不得
不懲若小有失悞亦必從容調護引古事以教之或務
時賢以動之磨礪濡染久之自然變化得他氣質此所謂
養不中養不才也。一日戒私暱常見兄弟不和大抵者
私其子而婦人又從而慫恿之遂成秦越不知子復生子
不轉盼又分而我矣我欲教其無私在乎自己能順父母
善兄弟視兄弟子猶己子雖有長舌無間可乘齊家之事
己過半矣至於待子孫曾元以及僮僕臧獲亦必至公無私

私方成家長又好做後人榜樣。一日分職任子孫聰儁
者教之力學其愚者使之務農有農之所入則不致以饑
習薪塩分其爲學之心而日入而息又令學者陳說義理
講述舊聞俾耕夫牧兒咸知孝弟一門之內雍雍熙熙其
樂何如。一日時喜怒人情最易偏僻故好不知惡惡不
知美不知惡則日恣不知美則愈自棄惟君子心無喜怒
隨時應之隨時之道如何日主敬。一日儉足用非分之
財勿苟得無功之俸義不素餐所賴以濟貧贍用之法
只有儉耳家長節用以爲婚娶之資家衆節用以佐甘旨
之奉亦止慈此孝之一端也至於喪祭師賓不可不厚然
亦稱家有無。一日寬恤下僕婢厮役彼亦人子我坐而
彼立我佚而彼勞已覺可矜奈何復恣性訶責乎故立法
宜嚴立心只是寬而已張子西銘民吾同胞蓋言孝也。
以上數條皆修身齊家之事抄書餘暇每一省覽夫責己
厚則身益修責人薄則人易從戒私暱則讒邪遠分職任
則政事舉時喜怒則賞罰明儉足用則上不貪寬恤下則
人用命故經曰
治可移於官也

治可移於官[張南軒]曰孝於親則必友于兄弟孝友篤於
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
家庭間躬行孝友爲政之道固在是矣[蔡虛齋]曰推其孝
友之心辨內外明尊卑序長幼使一家之中老者安少
者舉懷是一家之政也若居位治民其道亦如此夫子之
答或人本此詞也實則至理[講義]曰居家此孝弟居官亦
此孝弟故治可移於官移者謂彼即此所爲非去此而就
彼也[愚按]三段俱離不得孝弟兄悌要領孝居家理要領
孝　悌

諫諍章第十五

邢氏曰曾子既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又問子從父令夫子
乃爲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次廣揚名之後
[正義]曰前章以來唯論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道
故又假曾子之問而發之[講義]曰通章重在故當不義則

子不可以不爭於父二句。細玩此章幾見得人子愛敬父母之至處大凡人子略看親身與我身微有間隔便有痰不關一當親過便置不覺如何能爭惟愛敬其親者自無忽心必使慈父不格而後可解旻天號泣之懷故此爭字不出號呼流涕并止以口舌爭也無犯無隱始爲幾諫【宗實】曰此章乃論親於道之孝。又曰他章皆以順親爲孝惟諫諍以逆爲孝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夫音扶令去聲

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卽夫子所已言者而撮舉之也曾子以其一於順從爲孝恐進於道故疑而問之。夫子前言愛敬此并言慈恭者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親蓋兼體貌而言也

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正義】曰經上所陳惟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并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爲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甘旨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寧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子體貌兼取所以并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則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與平聲爭諍同離令並去聲

爭與諍同令名之令善也焉何也夫子深明父令之不可從故再言是何言與以諸之而又推言君之持臣友之持友父之恃子皆賴其能諫諍以自免於因咎夫君父之命不敢不從而不義之事不可不爭故父之所行者苟爲不義則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止之乃可謂孝不然阿意曲從惟命之聽陷親不義豈得爲孝乎

爭臣【胤征】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伊訓】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太甲】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說命】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大雅】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左傳】伏死而爭。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周語】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晉語】范文子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我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曲禮】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少儀】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論語】信而後諫。勿欺也而犯之陳氏曰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

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爲守以義爲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正義】曰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按孔鄭二註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隣則見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按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爲子爲臣者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衆子不爭者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佐乃少於匹夫也又按洛誥云成王謂周

公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周命毖王命伯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輔之謂也疑丞輔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按周禮不列疑丞周官歷叙群司頓命總名卿士左傳云龍師鳥記曲禮云五官六大無言疑丞輔弼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卿祿比次國周禮何以不載經傳何以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爲四隣孔註尚書以爲左爲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爲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左傳稱周王申甫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師曠說匡諫之事史爲書瞽爲詩士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夫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人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也然父有爭子士有爭友雖無定數要一人爲率自下而上稍增二人則從上而下當如禮之降殺故舉七五三人也劉炫之讜義雖合通途何者傳載忠言比於藥石逆耳苦口隨要而施若指不備之員以匡無道之主欲求不失其可得乎先儒所論今不取也【愚按】人臣尊君莫大於諫爭故書以不諫爲不恭孟子又以責難謂恭陳善閉邪

謂敬舜以大知而察邇言禹以明德而拜昌言高宗恭默思道而猶日交修無棄自古惟聖帝哲王乃能納諫而亦惟以聖帝哲王待其君者乃能直諫夫齊景悅晏子而有復霸之顯太宗任魏徵而致正觀之治厲王設監謗而流楚靈執鬼中宮而辱與廢之故判然可視所貴設鐸以求拔肝而獻去其九弊則上下交而志通矣九弊出陸宣公奏議詳作忠編第七卷

爭友【朱子】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爲則處淳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衍義】曰愛親敬長良知良能然其體驗擴充爲善必果則賴朋友左右扶持之力【愚按】朋友主信以五性配五行屬土故父子君臣兄弟夫婦皆賴朋友維持調護於其中蓋朋友以責善輔仁爲道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常見有父師所難禁者得一好友極便聽從此子夏所以歎離群也

爭子【曲禮】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

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愚按】人子不幸父母有過務須積誠感動委婉諷諫使不陷於不義方爲順親如舜於瞽瞍直要到不格姦然後見舜他號泣爲甚事只是怕陷親不義耳無所逃而待烹申生直是死孝諡止稱恭殆亦有深意存乎

感應章第十六

邢氏曰前章論諫諍之事言人主若從諫諍之善必能修身愼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諍之後

【正義】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皆是感應之事也。諫諍兼有諸侯大夫此章惟稱王者言王能致應感則諸侯以下亦當自勉勵也【講義】曰此章明孝悌感應之事分四節看自昔者明王至神明彰矣爲第一截故雖天子至鬼神著矣爲第二截孝悌之至四句爲第三截引詩以贊之爲第四截【愚按】此章分四段

右第一段至神明彰矣言孝悌感應天地第二段至鬼神著矣言孝悌感應鬼神第三段至無所不通承上二段而推言感應之極第四段引詩以咏嘆感應之妙要得太意蓋無不服者孝悌之應而所以無不服者則孝悌之感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長上 群

察亦明也易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王者父天母地故推其事父之孝以事天而天經以明推其事母之孝以事地而地義以察而又推其事父事母之心以順家之長幼則弟悌之道即可以成化理而四海之內上下尊卑無不治也神明天地之功用也彰明著也謂陰陽和風雨時

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此言天地明察者蓋悌生於孝而孝至事天事地而盡故獨舉之以明感應之意

事天明事地察 說卦傳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哀公問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儀禮 父者子之天也 楊子 曰父母子之天地與無天何生無地何形 伊川 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 張子西銘 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

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 朱子 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又曰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是見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一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

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饒雙峯 曰西銘一書規模弘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而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至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同胞之中復推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

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盡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知子之事父母蓋子愛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愛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乃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後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狥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顯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

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畧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吳妙齋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此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

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見聞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躋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作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至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息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

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衍義曰按易說卦傳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人之稟氣於乾而賦形於坤者謂之天地生之也可謂之父母生之也可特以凡民之所見者小所識者近則知有父母已耳王者父天母地以父母乎萬物則藐然中處而齋戒洗心以禮天地之撰者一明發之有懷夙夜之匪懈也愚按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言能孝於父母則推以事天地故亦能孝天地其所以分言之者以父有天道母有坤道如說卦傳所云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非有別義也其不曰故事天孝故事地孝者何也天地不可以孝言也何爲天地不可以孝言也如今教人去孝父母便有許多行孝名目如生事葬祭之類更沒有一法與天地相周旋之處但人得父母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故踐形即以孝父母盡性即以孝天地踐形盡性又不是兩事必能盡性然後可言踐形盡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故孝在天爲天經在地

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語法又謂藍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或問遷廟爲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爲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爲昭者皆歸於武之廟也。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於始祖后稷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於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問遷廟又云當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爲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待混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三重而牆圍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

而一世一廟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廟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唐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

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

鬼神著 [程子]曰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可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齊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爲有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去始得曰如此卻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纔感必應。問既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

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其苗脈之較然可睹者也。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沒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則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所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以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

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愚按】天地之間只是一氣聚則爲生散則爲死鬼神雖無形之可求然子孫之氣即祖考之氣人能致敬將自巳精神肴實收斂則其氣已聚是即祖考之氣之在吾者之聚也氣聚則形生爲如詩天保所謂弔思齊所謂臨禮記所謂僾然見愾然聞皆實有感於中有象於外不是將無捏有象風捕影之類如人於一件物事殫精竭誠以求之便若僾然常在目前何況一體相傳血脈貫通者乎

通於神明【明道】曰神明孝弟不是兩事【愚按】上神明謂天地此則兼指祖考蓋分而言之天曰神人曰鬼合而言之則天地祖考皆神明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自從也言孝悌感應之妙無所不

通以結上文也

【察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正義】曰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詩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則雍東北服對何爲詣而皇侃云先言西者此是周施德化從西起所以文王爲西伯又爲西降自西而東商紂恐非其西也

事君章第十七

邢氏曰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化從無思不服此有道則見孝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感應之後

【正義】曰此章所言皆是事君之道【天台陳氏】曰此章論君子事君之道蓋爲在朝之卿大夫言也而士亦在其中矣【愚按】以孝事君則忠事君如此然後無負於吾君然後無忝於父母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上謂君也進謂進見退謂既見而退補過者補君之過即詩所謂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義正同也先意引將謂之將順諫正力止謂之匡救言能如此則臣之視君猶父而君之視臣亦猶子故曰相親也

盡忠【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已不可阿諛遷延以求君之厚已也【伊川】曰至誠以

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而將就之期於明信而後已【尹和靖】曰每赴經筵前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齊於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又日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衆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胡致堂】曰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羅豫章】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或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朱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

說【真西山】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講義】曰此是君子事君第一要義須發得開大詳盡【愚按】盡已謂忠又只中心爲忠言出於中心之誠然而必求盡其在我之理夫職有大小事有緊慢時有常變列其條目君雖勝衆而斷以在我之理則人皆可自盡亦皆能自盡也然非克去已私外不驚於寵辱内不牽於妻子中不變於夷險或貌爲節烈終不由於中心歟而已矣安得爲忠乎○只此一字并下三句都統攝得

補過【正義】曰按舊註韋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註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按左傳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

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註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言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爲勝故易舊也【胡致堂】曰忠臣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其難强如忽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於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忽則强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胡五峯】曰守身以仁以直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料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救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愚按】人臣事君惟恐其君之有過者是以堯舜待其君也若一毫

阿諛非痛并不開即曰何足與言仁義試看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古昔聖賢何常以補過爲諱人不怕有過只怕過不補耳女媧補天之說亦是寓言蓋以氣雖輕清尚有賴於重濁之物不然何故煉石而即可以補哉

將順【愚按】或事之未成或念之初動若得幾箇好人在傍贊襄一番如要愛民便酌議如何去愛如要尊賢便酌議如何去尊合着人君心事便如水之達火之然矣

匡救【正義】曰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尚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愚按】與上補過句同但彼以心言此以事言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隰桑篇遐遠也不謂不爲遠也言忠臣事君雖或

有時不在左右然其心終不謂遠蓋其愛之結於中者深常一刻暫忘也

【諸章羅氏】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誠哉【天台陳氏】曰引此以明君子忠愛之心久而不替蓋其天王聖明之念藏之中者已篤故一進一退一順一匡擧不敢忘乎君有如此也【愚按】從前言敬此復言愛則兼之者父兼之者亦君也

喪親章第十八

邢氏曰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以喪親名章終之

【正義】曰章中皆論喪親之事故以名章【講義】曰此夫子述孝子居喪之事以示人宜分四截看孝子之喪親句是目

語哭不偯七句是述孝子自具之哀情三日而食六句是述聖人喪制之禮爲棺椁衣衾六句是述聖人愼終追遠之禮生事五句是合始終而總結上文并結一篇之語也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毁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喪去聲偯隱豈切前偯又音伊不樂之樂音洛

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也無容謂無儀容不文謂不文飾不安故服縗麻不樂故不聞樂不甘故不食旨皆哀傷之至無不及之情也三日而食三日後而食也毁哀毁也

不滅性不死滅其性命也不過三年定爲三年之制也此言節其過情之禮

哭不偯【正義】曰禮記間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註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偯故云哭不委曲也【顔氏家訓】曰禮記間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偯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惟呼蒼天朞功以下則惟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禮無容【正義】曰此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愚按】凡禮爲如進退升降拜跪周旋皆有容度可觀唯居喪以無容爲禮如從踊被髮之類都是無容便是禮

言不文【正義】曰按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illegible]蓋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感不爲文飾也【愚按】禮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喪大記云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則君喪之禮不必禁言但辭氣質樸不求文飾此五等之孝所同不可泥正義之引鄭註四制謂尊謂臣下也

不安【正義】曰按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禮記問喪云身不安美孝子喪親心如斬故爲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當以麁布長六寸廣四寸麻爲腰經首經俱以麻爲之縗之言摧也經之言實也明其心實摧痛也華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即位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但定位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也

不樂【正義】曰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爲樂也【司馬溫公】曰或作樂以娛尸或以樂導輀車或乘喪嫁娶皆僭禮之甚者也【或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朱子曰當起避【司馬溫公】曰喪禮用巫佛者鄙用鼓樂者昧

不甘【正義】曰旨美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爲甘故問喪云口不甘味是不甘美味也間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華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爲食旨故宜不甘也【司馬溫公】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飲酒食肉者五代之時居喪飲酒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往勞之主人亦且偕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

不可飲酒食肉若有□□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則久而羸敗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雖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朱子】曰喪禮之時待客亦當素食祭衰帶食只可分與□□【劉□】若食爲尊長強之以酒如何朱子曰若不得已則□獨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

三日而食【正義】曰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間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云三日而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

毀不滅性【正義】曰曲禮云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也【呂氏】曰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毀瘠形觀毀衰幾於滅性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王陽明】曰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

不過三年【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又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愚按】父母之喪始死三日不食哭不絶聲成服之日始食粥寢苫枕凷三月而葬日中而虞爲初虞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三虞之後遇剛日卒哭前此哭無時自是惟朝夕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庴枕木期而小祥易練服止朝夕哭惟朔望哭始食菜果再期而大祥易祥服止朔望哭大祥之後中月而禫易素服始飲醴酒始食乾肉始復寢所自始喪至除服計二十七月哀以漸殺凡所不使過不使不及經言喪不過三年何故止防其過不防其不及蓋天性所發人盡自致亦可見聖人之忠厚待人耳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也有不過之意若如朝祥暮歌則非矣

爲之棺椁衣衾而擧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簠音府簋音鬼擗音擗踊音勇措音措

棺內棺槨外槨衾被也擧謂擧而內於棺簠簋祭器也方曰簠圓曰簋擗拊心也踊跳躍也皆哭泣之貌送謂祖送宅葬穴兆塋域也安厝猶安置也四者愼終之禮也宗廟祭祀追遠之禮也此皆聖人之政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

棺椁【正義】曰周尸爲棺周棺爲椁檀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椁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按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則虞夏之時棺椁之初也棺椁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杝棺一梓棺二四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牛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杝棺厚四寸謂之椑棺言漆之甓甓然前三物爲二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大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七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椑棺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椑唯大棺六寸庶人卬棺四寸按檀弓云柏椁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是也【司馬溫公】曰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致遠又不必高大若地狹壙中寬易致摧毀宜深戒之椁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板木歲久終歸腐爛徒使壙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爲愈也【朱子】曰擇木爲棺油杉

爲上柏次之土杉爲下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爲虛簷高足內外皆用灰漆內仍用瀝青溶瀉厚半寸以上以煉熟秫米灰鋪其底厚四寸許加七星板底四隅各釘大鐵鐶動則以大索貫而舉之[高氏]曰伊川先生謂棺之合縫以松脂塗之則從固而木堅註云松脂與木性相入而又利水蓋今人所謂瀝青者是也須以少蚌粉黃蠟清油合煎之乃可用不然則裂矣其棺椁之間亦宜以此灌之[劉氏璋]曰松脂塗縫之說未然先生葬時蔡氏兄弟主用松脂嘗問用黃臘麻油否答云用油臘則松脂不得全其性矣此言有理但彭止堂作譜象云灌以松脂宜於北方江南用之適爲蟻房彭必有攷更詳之[劉氏璋]曰凡送死之道唯棺與椁爲親身之物孝子所宜盡心初喪之日擇木爲棺恐倉卒未得其木灰漆亦未能堅宜豫備若月恐難久留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爲壽器者此乃猶行其道非豫凶事也其木油杉及柏爲上毋事高大以圖美觀推棺周於身椁周於棺足矣[愚按]松脂塗棺之說彭氏訓象謂北方可用江南不宜用果然嘗見鄉里人家架屋撩椼一二松木便患白蟻或作空中樓板蟻踰他木至板擯惱況脂味厚於木其質細而堅尤爲蟻性所嗜又少時曾見有縣令劉死於任棺用松脂塗灌半年將葬歸蟻噉棺如蜂房隙視唯餘髮一綹耳人謂貪酷之報亦未必然

衣衾 [正義]曰衣謂襲與小大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謂沐尸竟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朝祭之服謂之一稱褶二是小斂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衣著有裳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禪袷也喪大記云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尸所用也[高氏]曰衣衾惟欲其厚豈徒以設備哉蓋人死斯惡之矣聖人不忍言也但制爲典禮使厚其衣衾而已[劉氏璋]曰衣單複具曰稱家禮從高氏一用禮經而襲斂用衣之多文公以爲最善司馬公務從簡易而襲斂用衣之少誠恐士庶之家貧不能辦苟爲禮宜之說耳古有襚禮衣服曰襚今世俗相禮而無小大斂故襚禮亦廢人當量力營辦

其棺內用燈心或炭末或紙灰或煉熟糯米爲灰或山黃紙鋪底厚寸許加以綿紙紙上施七星板舉尸內於棺務令充實平滿不至稍動○鋪底灰物本甘健齋四禮撮要兼載柴灰松香雄黃不可用

簠簋 [正義]曰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鄭玄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案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傳說以喪大斂之祭是不見其親故哀戚也[愚按]死之日襲奠明日小斂奠又明日大斂奠又明日成服自是有朝奠有夕奠有上食三月而葬有祖奠三虞奠卒哭奠周人卒哭而祔祔則鬼享之矣凡奠皆陳簠簋皆有哀感當朝夕常奠情或漸殺饌具亦減至於因事感傷則不得而小斂之痛不及大斂亦不得謂祖遣奠之傷遜於大小斂也正義舊說蓋亦按其時之先後而云然耳未可泥也

擗踊 [正義]曰按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擗

遣謂祖載送之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

宅兆 [正義]曰按士喪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葬事大故卜之[司馬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卽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扣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於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

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也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眞西山】曰按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美惡耳非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太拘焉苟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兄若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其賂而給之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强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猶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去此謬說而後無大拘忌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也【羅鶴林】曰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華於山栗芽於室乃活氣相感若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壽天繫

賦已定豈塚中枯骨所能轉移乎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卒以衰微其說已不驗於其身後世方且誦其書而尊信之不以惑乎【甘時雨】曰天子九月而葬士三月而葬可見葬有定期近世尋是有家力者溺信風水久停不葬益水蟻之患固所當避但既有家力或求新地或祔葬祖穴親沒之後便當朝夕皇皇圖葬何可出殯於外停厝多年不知禍福房分之說最是害人輕視父母遺骸爭謀兄弟私利甚至洗買他人久穴鑽葬先人古塚以此而求地理福滲天理斷所不容每見人家一時不葬以至耽延子孫愈加意緩甚之竟成暴露家道亦竟零落言之可畏故特拈出以爲子不急葬親者之戒【謝約齋】曰程子有五不葬謂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乎今更有六戒一戒避遷一戒舊穴一戒術謀一戒旁塚雜亂一戒不試驗一戒後艱能免五患避六戒則不遠矣【愚按】古人擇地用卜筮今人擇地信堪與古人擇地欲安其親今人信地專以求福假使地可福人則堪輿先應富貴何故攀崖陟嶺棄人家作生活耶惑之甚者則有耽延不葬洗買舊穴盜鑽祖塚三大弊試思葬親

受蔭則日久不葬誰爲蔭之乎開得土而安不留[illegible]土[illegible]靈也且舊穴既曰牛眠不應有洗穴之子祖塚已廢馬鬣何乃生盜塚之孫此尤理之不足信者也大抵卜宅莫善於印驗而求福莫先於存心孝友之家自然興旺安親可矣何他求哉

宗廟【正義】曰天子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鬼享謂祔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illegible]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愚按】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不欲遽見其親也正義從周未知與當日所指果合否也

讀孝經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是撰是字敬非號敬齋宜黃人康熙己酉舉人是書以唐宋註疏爲主參以陳選集註及各家之說其自爲之註者稱愚按多循文摘句無所發明

孝經類解十八卷

〔清〕吴之騄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寶瀚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類解十八卷》提要

孝經類解序

人之道莫先於孝而古來之言孝者得位則推舜武不得位則推閔曾自此而下以孝稱者代不數人何哉蓋儒者言孝之失非世之無孝子也儒者之言孝往往求之微驗且不徵於人而徵於神至以天地之常經而等之怪異新奇之列求之愈奇則其人愈少其人愈少則其道愈微此天下之所以無孝子也夫天下一日無孝子則生人之道絕矣生人之道未絕是天下常行孝子也而必曰無孝子亦儒者之過也舜之克諧孝已精一執中獨非孝乎曾子之養志孝已一貫忠恕獨非孝乎堯舜禹湯文武皆得位而大孝者也孔顏曾孟皆不得位而大孝者也故明哲保身全生全歸者孝之常也殉節捐軀成仁取義者孝之變也而泉涌而冰解而筍生而鯉躍諸事不過孝感之一端而非必以是爲極至也禮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韓魏公曰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通此二說可以知孝子可與讀孝經矣孝經之言孝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生事死祭無不槩舉其要故夫子曰吾行在孝經今世之學者童而習之稍長便棄去幸有秋闈試論之功令不則諸生攻制舉業且有不能舉其辭者矣騄甚懼焉因

思孝經之理散寄於六經而其事備載於百史不揣固陋依次纂述萃爲類解其言可採不以人而廢其言其人可師存其言以見其人其引伸而觸類則昉於學易之言其斷章而取義則參以說詩之法其通達政事則出入乎尚書之升降其謹嚴法戒則竊取乎春秋之筆削其與人孰持而不可搖奪也則雜稍乎經禮曲禮之所文損益諸如忠臣烈女任賢養民井田封建建儲興學復讎諱議以及嘉言懿行詩歌謠語有關名教與凡一切可快可憾之事不辭牽合時錯出乎其中要不過即見聞所及已言已行之迹以羽翼而推廣之蓋自康熙丁卯以後拈

侍兩失哀痛之餘猶惜分陰不能廢棄勉成是書以貽家塾使善讀者對之而興起必無犯上作亂之事而他日策名委贄又可執此以往左右逢原四達不悖則騄之所以酬罔極於萬一者或在於此昔朱子有孝經刊誤一編因欲援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苟其有裨於世教則郭公夏五不妨傳疑月令考工可備三禮故誤有不必刊而傳終不可缺但引用既多經語命名難從傳例斯紫陽未竟之志或以是書成之庶幾與小學相表裏至於援文切要是是非非一無所謬於聖人則

國家之孝經行義其在草茅之士無敢贅其辭也已康熙癸酉六月丙子新安吳之騄序

孝經類解凡例

一諸經有史類語坊本不一然散錢無索徒傷割裂耳茲集以孝經爲之綱以經史要語爲之目總任表章聖賢爲人心世道計蓋四子六經而外一奇書也

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諸經註疏非不元元本本而能讀者絕少茲集文俱雅馴非以供呫嗶之資正欲引人入勝因文以見道耳

一朱子擬作孝經外傳茲集乃朱子之志名之曰類解者義取觸類旁通然使讀之者與孝與弟卽謂永錫爾類之一端亦何不可

一理學經濟原相表裏故胡安定有經義治事兩齋茲集率多歷朝善政可以坐言起行所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可也

一先儒多以名稱者孝經有子道焉取父前子名之義

一叔父生平著述如桂留堂詩文等集恒自視欿然不欲示人茲集旣成頗有公世之心故僭加評閱以便初學非謂游夏贊辭遂可以升堂入室也

受業姪芳生謹識

孝經卷之一

吳之騄類解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

騄按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孝而已矣忠者孝之存恕者孝之發孝之道要道也因曾子以作孝經以爲非孝子不可以傳吾道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祭義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鉤命決

王儉曰孝經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 本集

齊王問為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 南北史

隋蘇威言於文帝曰臣先人 蘇綽也 毎戒臣云惟讀孝經一部可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 隋書

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祭義

莊周曰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取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司馬遷曰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史記

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有五女當行會逮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也 生長 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漢書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世說新語

虢州司戶參軍王凝卒妻李氏者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白其事於朝厚卹之 五代史

駁按李氏之意以手被人執爲虧體辱親以引斧斷臂爲不敢毀傷彼比干諫死孔子列於三仁又曰殺身成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忠臣以君爲親孝子以親爲君其道同也

明宣德元年行在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痊宜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腹刲肝此豈是孝倘致殺身其罪尤大況太祖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奏亦不允 明史

駁按爲孝之道中庸之道也不獨割腹刲肝卽王裒孝子門人並廢蓼莪後洛京傾覆裒廬墓不去竟爲賊害豈所謂不敢毀傷者乎故賢智之過君子不由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

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祭義

哀公問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 哀公問

司馬遷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

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

駢按司馬子長未必真知聖人而其曰折中即執中之中也可謂有見宋呂希哲侍講有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未免為半塗而廢故顯親揚名者以是為極則焉

宋神宗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積事親老從胡瑗學授楚州教授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衆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

陳塤史彌遠之甥也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塤曰求士於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以上宋史

夫孝始於事親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事父母能竭其力

凊音靜 縰音洒 緌音蕤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致其凉昏定而晨省在醜同類夷等乎不爭 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曲禮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韜髮作髻笄總束髮拂髦古人生子三月剪胎髮為鬌帶於首男左女右遂笄冠以飾之加於冠謂之髦不忘生育之恩也冠緌纓冠之纓結於頷下垂者謂之緌端韠紳玄端服韠蔽膝紳大帶搢笏左右佩用兩旁佩帨巾小刀之類備父母用偪屨著綦偪邪幅綁足至膝綦納屨者繫口帶

綦音忌 噦音月 噫音衣 嚏音帝 癢音比 洟音替 裼音錫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衿小帶纓香囊帶之恐穢氣觸尊者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也褻衣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

舄音昔　摜音貫

情之至而文生

裂紉箴請補綴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內則

縣按齊家之道必先刑于寡妻孝經不及婦道者爲曾子言之猶之言一貫也朱子小學詳於婦道者爲衆人言之猶之爲門人言忠恕也知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天下之爲人婦者有所持循矣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坊記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歟　大戴禮

老子曰爲人子者無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有己

楊椎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徐庶從劉備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三國志

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唐書

中於事君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坤卦

出車勞還率也其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起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小雅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曲禮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命受其）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表記

屈原曰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 九章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諸葛亮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本集

張巡謝執金吾表曰想娥嵋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上屬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 唐忠臣錄

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唐書

韓琦居相位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 宋史

呂祖謙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性理

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益王昺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丞相陸秀夫筆也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指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覩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 宋史

余子俊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

又曰大臣謀國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 本集

徐階為相書三語懸之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 本集

終於立身

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虞書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內則

叔孫穆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左傳

孔子謂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怠惰孝衰於

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家語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而仲舒以賢良對策以為諸不在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嘗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相膠西王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而問之 漢書

諸葛亮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本集

韓愈曰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本集

蘇軾曰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本集

王曾省試及禮部與廷試皆第一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

駿按孟子言士之事曰尚志且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易曰高尚其志夫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皆是志也駿嘗以時藝就政於漢陽王亦世師師曰顯以第一文人取第一科名且以第一人品建第一勲業今日月逝矣每誦斯言不禁流涕愧汗師豈沂公之苗裔耶何其言之似沂公也

周敦頤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

諸葛韓范所見畧同

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本集

呂本中曰范仲淹所學必以忠孝爲本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性理

蘇軾死李方叔誄之曰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 堯山堂偶雋

朱熹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博文約禮兩極其至學者習

其書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功不在孟子下吳澄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性理

明正德九年贈劉基爲太師謚文成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聞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心成功不居從避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嘉靖時郎中李諭言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從之 李氏藏書

隆慶二年有詔追贈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爲侯謚文成畧曰維嶽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授省郎獨秉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遠困而造彌深紹周孔之心傳倡周程之道術遭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往不效以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閒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積相國之生封追曲江之歿䘏冥靈不昧寵命其承 明史

章懋言士處窮困試讀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未有不竦然自振者又嘗論學者心欲大大則百物皆通然必資於窮理心

纔大又欲小此非涵養功深不能也 本集

陳繼儒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本集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無念念也恒念先祖述修其德也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唐憲宗即位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言上曰爲人子者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謂左右曰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唐書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宋仁宗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宸妃李氏實生帝太后取爲已子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及帝親庶務言者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太后受遺先帝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戒飭中外毋輒言太后垂簾日事他日謂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 宋史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阽音店近邊欲墮之意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所謂西伯善老者制其田里敎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騄按孝經天子之事也以天下養惟天子能之永錫爾類亦惟天子能之故孝無忠不及而有不及者惟天子能盡乎孝經之事盡乎其事者當奈何曰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所謂永錫爾類也是則盡乎孝經之事也已

伊尹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商書

既醉父兄所以答行葦也其五章曰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大雅

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

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給也當受鬻者糜粥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
意哉具爲令年八十已上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長吏閱
視丞若尉致不稱者督之
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
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
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
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
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
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陳仁子曰孝文舉孝弟孝武舉孝弟孝宣亦舉孝弟而帝號
皆加孝之一字史言漢風俗醇厚其機果在上不在下也
武帝元年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
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
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
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
遂其供養之事
昭帝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
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

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宣帝八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
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
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又曰父子之親夫婦
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
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爲謀首而藏匿妻匿夫孫匿大父母
皆勿坐
十二年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
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

繇同徭　仁人孝子之言

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　以上漢書
駱按史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
業何也知所先務也其重誣告之律雖八十猶坐又諸有大
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眞仁人之
心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矣今世俗日澆多有誣告風
水者江南尤甚　功令雖加等反坐而有司之奉行者絕少
夫縱誣告以賊良民是養虎而噬人也縱誣告風水者使民
不得收斂送終是養虎而噬孝子也爲民牧者尚念茲哉
晉武帝居喪一遵古禮旣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

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晉書

魏主弘有遺世志傳位於太子宏是爲高祖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倍切於心太后馮氏殂哀毀過禮衰服三年初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己盛寒閉之絕食三日欲廢之穆泰李冲固諫乃止魏主初無憾意又有宦者譖魏主太后杖之數十魏主默然受之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南北史

周叱奴太后殂高祖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卒申三年之制 後周書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太上皇高宗崩帝號痛擗踊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然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乃詔羣臣自遵易月之制朕當衰服三年至十五年夏四月祔高宗主於太廟下詔曰朕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考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宋史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卷之三

諸侯章第三　　吳之騄類解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繫辭

傅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商書

騄按諸侯在王畿之內則全乎臣在邦域之中則全乎君封建廢而侯無常焉常於侯者其親藩勳戚之臣乎

成王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周書

衛武公老而好學作抑之詩使人日誦於其側其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其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七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大雅

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國語

范文子曰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　國語

揚雄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梁賈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梁書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卦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張良旣佐高祖定天下又畫策招四皓使上不易太子乃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貲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以上史記

賈誼治安策曰臣竊迹前事大抵強者先反長沙乃在二萬五

知此何勞封建

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本集

鄧禹封鄧侯、年二十四、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後漢書

南燕主慕容超、母妻在秦、遣使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屈乎、乃使聘於秦、稱藩奉表、曰、吾爲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南北史

吳越王弘佐、躬勤政務、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宋史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於座側、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家語

老子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漢廣平侯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昆弟外家、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者、皆是謹重周密、吳漢終日欽欽、常如對陣、

竇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不令觀天文、見讖記、欲令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况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帝詔勿得復言、

章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有不傾覆其國者帝復請太后報曰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如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上乃止 以上後漢書

隋韋世康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隋書

唐郭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

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

代宗以山陵近禁居人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有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郭子儀爲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 以上唐書

明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徐達等爲公侯伯者三十六人因賜宴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祿不可忘艱難之時 明史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表記

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 國語

漢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初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偕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

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諡曰文王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漢約非劉氏不王芮特王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事實求眞是也）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經）禮記（諸儒記禮之說）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謂六經）立毛

孝經卷之三　七

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以上漢書）

明帝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東平王國中傅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章帝至東平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祠以太牢（後漢書）

明太祖以徐達功大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恭謹皆從容謂達欲以舊邸賜若達固謝不敢一日醉而覆之被舁臥正寢達醒大驚趨俯伏階下呼死罪太祖窺悅命有司治甲第表其坊大功

蜀王椿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封國成都少讀書能文喜親儒生高祖呼爲蜀秀才歲時遣王祭滁陽王墓既之國時方孝孺爲漢中教授有辭王心慕之延教世子隆以師禮推恩母族歲

孝經卷之三　八

時問遺不絕發祿賜郡學蜀人稱之史臣謂其敦詩書親師儒當建文之世而不嫌猜於永樂之時而數蒙寵異德冠諸王世作國楨斯亦我明之藩衞也（以上明史）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孝經卷之四　　吳之騄類解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騄按言行君子之樞機曷爲屬之卿大夫以爲士民之表爾行德行則毋不敬矣服法服則儼若思矣道法言則安定辭矣亦愈知行在孝經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騄按程子言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以佛氏之言尤爲近理也嘗舉其說之精者曰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近於吾儒之言不欲勿施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近於吾儒之言不息曰若其不能歡喜忍愛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近於吾儒之言必有忍其乃

法服法言德行設得參差

有濟先儒所謂吾道自足何用旁求此可爲智者道也至於愚民之癡惑者又何怪其然耶鰥寡孤獨廢疾者皆無所養當塗者莫以爲念民之所脊日蹙而婦子仳離名曰逃禪實逃死耳必也王政行而教養無缺然後邪僻之說庶少衰止乎

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

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表記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作忠信所與詩註異萬民所望緇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曰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

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 國語

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左傳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使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

申公魯人也以詩經爲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之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弟子孔安國等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所學 以上漢書

魯恭王餘 景十三王之一 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漢書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初潭集

明太祖諭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決大疑處大事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之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成祖諭胡廣等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以上明史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

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繫辭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繫辭

傅說曰惟口啓羞惟甲胄啓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商書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德也寧有已怨 表記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張自烈曰士君子之於不善或委曲化誨曲成不遂便同鄉於善不則從天下國家起見公爾忘私大者誅殛小者迸棄使不傷善類可也徒以口舌相譏責何益哉 大全辨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後漢書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明宗貴不可言唐主欲詔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 五代史

孫交每公暇獨處一室默坐觀書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子乎

吳繼隆官曹郎家故富以宦盡破食飲不給同籍霍韜惜公寒遺之金繼隆弗屑也曰吾惟不能逢時故至此令吾委曲隨世豈不能自潤而需子哉吾守吾拙甘吾貧耳 以上明史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程子曰邵堯夫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性理

司馬光病華辭辭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宋史

言滿天下無口過

孔子觀周遂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

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旣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家語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 後漢書

行滿天下無怨惡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魏公子無忌姊爲平原

君夫人數遺書請救魏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實持兩端以觀望公子計不獨生而令趙亡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侯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聞如姬父爲人所殺欲求報其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請如姬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也公子從其計遂將晉鄙軍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擊秦軍巳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秦圍

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見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司馬遷曰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史記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位止大丘長靈帝中平四年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後漢書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嘗慨然太息顧謂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晉書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石奮趙人也無文學恭謹無與比為太子太傅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失名故云）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史記）

孝經卷之五　　吳之騄類解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使民伏道）弟以說安之（使民得其心）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表記）

閔損初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故漢桓寬曰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古史）

唐孟郊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本集）

騄按慈母愛子此詩言之悽惻同寅許維楫母代子嗽歌曰隔垣產兒兒受風兒嗽霍霍聲交攻伺兒欲嗽母先嗽恨不將疾移其躬不知母子雖一氣母代兒嗽終何功我初聞聲笑婦癡聽之既久淚灑容父母愛子盡如此則知無益心忡忡知母之愛子如此則所以致愛於吾父母者自不容已矣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祭義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至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莊子

范純仁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 宋史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春秋胡傳

故以孝事君則忠

曾子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琅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王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漢書

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李壽以釁隙之間自安之策壯曰蜀民本皆晉臣若能發兵取成都稱藩於晉則名垂不朽矣壽然之遂襲成都擒期期既用任調等言自稱帝國號漢徵壯為太師壯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受趙王虎遣壽書欲連兵入寇壯曰與胡通孰若與晉通壽乃止壯以為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壽事晉壽不從乃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晉書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惟王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柰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 唐書

宋孝宗以黃洽為御史中丞洽嘗言居家不欺其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宋史

元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
年不省覲者有之由朝廷無給假省覲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
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
覲不存者聽一給拜墓假十日宜討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
省覲匿不行者坐以罪文宗詔廷臣議行之 元史
鄭思肖號所南姑蘇連江人嘗自爲一是居士傳曰一是居士
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悉以爲非趙氏天下
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壁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
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

介於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
亡行造化遊曆數母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前
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
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
曰死於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爲主天地
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
立衆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
與天理同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僞富僞貴移奪之
本集

以敬事長則順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
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曲禮
唐宣武節度使劉士寧淫亂殘忍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
寧出畋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德宗欲令萬榮知留後陸贄
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

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從 唐書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繫辭
孟子曰禮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
祭則不敢以宴
馬融曰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忠不及
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
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 忠經

相反不可不知

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惟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大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奢則難繼能致儉以全其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能蘇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者也（淵明集）

周墀為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唐書）

程信征南蠻時制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輒戮一人官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以閫外事不易集故假便宜以攝服之幸而事集柰何復干非分哉（明史）

騄按古之以位言士者上士中士下士然而大人之事備矣備其事者不可不全其理也

孝經卷之六　　吳之騄類解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禮運）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不可以謹酒為小德而一視之）妹土嗣（續）爾股肱純（大）其藝（種）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絜）腆（厚）致用酒（酒誥）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荀卿曰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剬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

賈誼曰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民貧則姦邪生貧生

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珠玉 本集

唐張全義爲河南尹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唐書

明官志云都水掌川瀆陂池橋道舟車等事凡水利轉漕最大灌溉次之謹其蓄洩以備旱潦磑碾者不得與灌溉者爭利灌

溉者不得與轉漕爭利 明史

吳士奇曰河源曰北河江源曰南河河源雖長未若江廣而爲患最大何哉夫河能爲災亦能爲利者也故不知河之利者則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盡力溝洫而稷成之東南無不耕之土分畦列畛畝自爲澮頃共爲渠疏而成川窪而成淵瀦者坊塞者潴四野溝洫皆治水之處三時耕斂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業皆治水之人試觀沿江圩田重重連堤即有衝決詎至百損故能束橫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一西北多荒土種亦黍麥水不爲利遂反爲患稍暘則傾瀉而無所停瀦雨則肆溢

而無所約束海時變聽之河伯而曰神不可以人謀則寧夏之沿河套地最號沃壤神何獨庇此一方乎又謂西北不可以稻則三代之盛都於冀雍爲當仰給東南夫墾田受一分之利即沿河減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爲暴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鳩此執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識其水性因以順爲功其與不習之吏驟而嘗試逆施而倒行者又相萬也海運之法以爲海波甚險而閩粵鏡澳全以航海致富以爲島夷足虞而當元季世猶能什達六七然海運不可復而膠萊故道宜備緩急墾田不可

興而沿河諸邑亦宜廣疏通道派治河派塞而河終潰合河議漕河決而漕并壞故分支導河因河爲漕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利也 本集

駿按大禹治水錫圭告成而終身盡力溝洫夫后稷勸農禹曷爲而使官也曰禹知黃河濁流久而必淤故廣開溝洫以殺其洶湧衝決之勢終夏之世無復河患禹之明德遠矣商周沿之井田之法大備而河患亦稍息後之言治河者舍溝洫而日事隄防而河害遂與天地相終始矣

又按庶人從人者也謹身節用庶人能之用天分地雖曰孝

無不及然非庶人之所得專也君相造命故多責望之辭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商書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檀弓

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國語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造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史記

賈誼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　本集

漢江革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賊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與母歸鄉里每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以上後漢書

晉西河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完衣而親極滋味

傅咸疏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以上晉書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　隋書

唐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琯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先是琯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

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小學）

宋汪革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性理）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禮記）

孝經卷之七　　吳之騄類解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楊雄曰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與無天何生無地何形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騄按古之帝王兼君師教民亦天子之孝也析之爲博愛爲德義爲敬讓爲禮樂爲好惡合之猶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云爾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使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絶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唐書）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

矜同鰥

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禮運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祭義

孔子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哀公問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老子曰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桓帝時吳祐為膠東相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中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忿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因投繯而死 後漢書

隋文帝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聽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身自省問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因留養之風俗遂變 隋書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聖仁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周禮

王通曰婚娶而論財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南北史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黨則長幼有序 經解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

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
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文王世子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 君子貴人而
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
坊記
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

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
示順也 祭義
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雩之為非正何也其
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
則無及矣是月不艾則無食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
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
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者也是以重之
穀梁傳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

者也不可蓋也 國語
荀卿曰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
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
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
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 史記
藺相如既完璧歸趙澠池之會又使秦王擊缻趙王以相如功
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常

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
舍人相與諫欲辭去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
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吾
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
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
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史記
漢安帝時汝南薛包好學篤行以至孝聞父娶後妻憎包分出
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
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數辨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
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
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稱疾不起
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 後漢書
唐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决
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臣死不敢居平王之
上上從之
睬按宋王成器其泰伯之徒乎可謂賢矣唐宋之太宗明之
成祖顧其爲人豈肯居人下者至於建文永樂之際而禍尤
烈也成器眞泰伯之徒也

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
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
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唐書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
而反人道之正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
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
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
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
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
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
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樂記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
是以天下太平也 仲尼燕居
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
敎之和 五禮吉凶賓軍嘉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周禮
司馬遷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蓋爲其敬意而不
及其財斯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此禮樂之本也 史記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洪範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返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樂記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緇衣

齊高澄以杜弼爲軍司馬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

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　北齊書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經卷之八　　　吳之騄類解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象曰水地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

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緇衣

揚雄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

班固曰昔周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尊賢深根固本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尚平之後日以陵夷天

下謂之共主。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
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
壹切取勝、媚笑三代、盜滅古跡。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
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
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書
漢宣帝九年、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爲奉明縣、史皇孫所葬也 復高皇
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
其無嗣者。復其次。 十五年詔曰、吏不廉平。則吏道衰。今小吏
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
十五。漢書
光武時、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及
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訴帝。帝怒。召宣、
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
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
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
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
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後漢書
唐太宗曰、爲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得其

善惡之迹。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命內
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唐書
宋翟公遜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敎諸侯之孝。大
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堯山堂偶雋
明洪武二年、高麗王顓首上表稱賀、顓素奉佛、上問使者王居
國狀、使以實對、上曰、佛法非所以治王之國。北接胡虜。南近倭。而
不自爲備。朕私憂之。乃賜以經史諸書。
明官志云、知縣主一邑事。所職者、大都即府州任也。加瑣屑焉。
事無小大。一切倚辦。刑獄重辟。於此爲基。邑多疲。則苦征輸。邑
多訟。則苦藻覈。邑多豪。則苦阻撓。邑多盜。則苦捕搜。其任愈難。
而於民愈益親焉。而常苦於獲上之難。使邑有良令。郡守又不
以意爲愛憎。有不競勸而民安者乎。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南岸、詢之、乃暹羅遣使與琉球通
好、巳籍記船物請命、成祖曰、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
嘉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鄰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
行天下哉。其令舟壞者修理之。食者給粟。俟有便風。遣之去。以上
明史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

先君

伊尹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商書

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周書

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勤民而後致力於神 左傳

蘇綽曰、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隋書

後唐明宗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苦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王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五代史

宋理宗時、臨安飢、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於客次、王不得已見、馬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飢欲死、不以此時收拾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宋史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郊特牲

孔子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愾猶至也） 哀公問

司馬遷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 史記

陶潛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本集

西秦王乾歸以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磐曰、焦

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焉拏拜遺於牀下
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
也今以王姬下嫁逆茅之士臣懼其闕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
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爲尚書郎　南北史
沈煥曰昔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方孝孺题孫子陵詩云微賢當遂包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
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
見幾獨向桐江釣烟水　本集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卦
伊尹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暨鳥獸草木魚鼈咸若　商書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洪範
荀卿曰得衆動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夸誕逐魂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
下莫盛於感人心　性理
八卷終

孝經卷之九　　吳之騄類解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
作民父母　周書
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禮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漢桓帝時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多不養子彪嚴爲制與殺人同

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後漢書
李翱曰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
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
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
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
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無幾矣　本集
周敦頤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
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性理

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尊嚴其父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祭義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哀公問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郊謂圜丘祀天尊始祖以配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尊文王以配之王城至明堂七里至南郊五十里近媟而遠殷也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 麥也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周頌

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曰我將我享維羊

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郊特牲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烈文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也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於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

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
前王不忘周頌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
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
昌不以卑臨尊也大傳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卦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子云於
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
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坊記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
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
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
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
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
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
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
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
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
善為我浮無宇也晏子
唐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閤議
者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疏者出閤
又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昏嫁海內孰不欣悅唐書
潁州團練使王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
立客坐不安祚曰豚犬不足為起五代史
明嘉靖初襄府棗陽王祐楒疏請宗人各得執業為士農無煩
朝廷歲祿且可免諸宗啼饑事下禮部格不行明史
王世貞曰國家待宗室意徃徃傷於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徃徃
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
尉以至於世世不絕此所謂傷於用恩者也無罪而困之一城
之中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於用義者也夫薄待族屬以不足
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匪關于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貽害於
萬里之外也竊以為海內大省除不可閒邸外有困不治者分
徙而居之奉國中尉而下不通屬籍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

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
庚可以支乎 本集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騤按自嚴父配天至於容止進退德之至孝之至孝之至治
之至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
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
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
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
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
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
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
舜見之矣
陟岵孝子行役不忘其親也其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
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尙同慎旃之哉猶來無止生則必歸死則止矣陟
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婦人尤憐少子夙夜無寐上慎旃

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魏風
蓼莪刺幽王時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也其詩曰蓼蓼
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
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善也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
拂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小雅

周有中壽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曾子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史記

尹吉甫有子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妻譖伯奇吉甫聽之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芰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遊吉甫從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還伯奇

駢按古樂府履霜操有曰不明其心兮信讒言此非伯奇之言也信讒親之過小者也伯奇孝子而忍爲怨乎至於射殺後妻伯奇必以死爭矣此尤傳者之謬夫伯奇孝思維則不可以不辨善乎昌黎之琴操也其履霜操曰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馮翊吉翂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王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年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梁書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曾子問

駢按今之娶婦者敖尚奢侈花燭之夜中人十家之產不贍也不學禮無以立安得盡委巷之人而納於不舉樂之教乎

欒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左傳

唐武后劉洛陽王慶之等數百人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太后詔慶之日皇嗣我子柰何廢之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

快甚

即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因言於太后曰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太后以爲然 唐書

宋仁宗以韓琦同平章事琦秉國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包拯爲御史中丞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司馬光疏曰臣進陳建太子之說今叙無所聞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 宋史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心之所在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其詩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綿綿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綿綿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國風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惟賢者爲不然 荀子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遊俠遊說遊行此三者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風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 漢紀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曲禮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綬也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大索 緇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駁按邦君之妻一章如稱謂之際無可苟也况人有父母而

不正其稱可乎律有三父八母之分而　功令於士大夫之
報母艱也有嫡親繼生之辨其曰親母者由嫡母繼母之子
而自稱之也其曰嫡母曰繼母曰生母者由庶母之子而各
稱之也故嫡繼之子稱母不言生嫌於庶母不忍褻也庶母
之子稱母不言親嫌於嫡母繼母不敢抗也然則繼妻之子
亦嫡子也其稱嫡母當柰何以義裁之曰前母可矣若父妾
之有子者其曰庶母今亦既稱之矣

桓公元年傳曰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
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

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
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胡傳

騤按春秋編年之法當與行夏之時萬古不易可也集中引
事不列改元年號俱從帝王即位之始年累其年數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以名
生爲信如有文在手以德命爲義如文王昌武王發以類命爲象如孔子首象尼丘
取於物爲假如因鯨魚而名鯉取於父爲類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
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王佐之言

以器幣則廢禮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
命之曰同左傳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

文帝高祖中子也立爲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
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王至渭
橋群臣拜謁稱臣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
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十四年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

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祈祠皆歸福於朕躬不
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宣帝詔置廷尉平四人秩季秋後請讞幸宣室齋居決事涿郡
太守鄭昌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
後嗣不若刪定律令令不正其本而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
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
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
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拔日閱數人得百

錢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著書十萬餘言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以上漢書

梁武帝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著作佐郎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爲巡守而孝經鉤命决云封於泰山此緯書之曲說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簡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王不須封禪若凡王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上嘉納之遂止梁書

駿按唐虞三代未嘗有封禪之說故六經與孔孟俱不及之

且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已祭天也天子有方望諸侯祭封內山川則已祭泰山也許懋之言可正從來封禪之謬矣

魏源懷性寬簡常曰爲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魏高允明於歷數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以上南北史

隋李密問王霸之略王通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文中子

唐太宗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宅問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

胡氏曰高宗非不能忍乃過於忍之失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故由家長專治惟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

駿按公藝之對高宗誠失言矣然張氏之百忍與浦江鄭氏之不聽婦人言固治家長久之道也先慈夫人出程氏程亦累世同居明之中葉表其閭曰百忍遺風母氏故秉家訓雅

信佛經有負之者曰必我夙負於他今正奸償之有侮之者曰必我夙侮於他今正應受之雖吾儒犯而不校之學又何加焉

李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秉史筆以記注爲職故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而舊例皆訪之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據夫今之作行狀者多其門生故吏之詞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安是信也臣謂宜直載事實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則足以爲正直矣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

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則足以爲忠烈矣（本集）

代宗時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闈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從初謚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儒學之士皆從眞卿議獨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册木主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册乃初謚也（唐書）

驟按謚之贊堯也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以是爲人君之極則矣而明太祖之徽號十六字曰聖神文武亦無足異至嘉靖朝復加稱二十字曰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不亦贅乎嗚呼

秦政之稱始皇不以文其暴武曌之稱則天不以蓋其淫若眞卿請從初謚可謂愛君以德也

初宋太祖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改元乾德及蜀平宮人入內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太祖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宋史）

元仁宗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元史）

驟按陶弘景言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而唐子西以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與仁宗御史臺國史院之說所見略同蓋有不知而作者盍亦觀此爲鑒也

明宣宗覽夢卜求賢之語顧侍臣曰人主心誠求賢未有不得者然有高宗之心後可以夢告有傅說之賢後可以服築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楊士奇與修三朝實錄是非悉徵諸實嘗語人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以上明史）

行思可樂

伊尹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商書）

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左傳）

亢音剛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漢書

唐王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

仁人之言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以上唐書

宋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宜先又言吾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爾

老成謀國不過如此

神宗嘗有意燕薊請太后白其事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帝曰敢不受教以上宋史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略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本集

元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

陳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為之後世祖王雲
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
使國用充足如此即日拜中書令元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
加者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於外數十年
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
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
止完顏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 李氏藏書

耶律楚材錄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
欲為百姓哭耶又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

人以為名言 元史

明宣德二年諸臣進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
禮舜五載一巡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況後世乎為
治貴有實效誠能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
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
巡之禮難矣

中貴人言宣德中嘗遣王三保下西洋取珍異無算憲宗索前
牒於部大司馬項忠詰吏則劉大夏先抱而匿之微笑曰王三
保下西洋費金錢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牘即在尚宜毀之以
拔其根猶追其有無耶忠聳然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
不久屬公矣代忠者余子俊汪直欲乘間討安南索永樂中下
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密告子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
深服遂力阻之後為大司馬大夏嘗曰居官以正己為先所謂
正己不特戒利亦當避名陳獻章亟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
身如女 以上明史

德義可尊

仲虺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商書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
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
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
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遂
餓死於首陽山 史記

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
於衆今欲屈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曰田疇雖年少多
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署為從事疇曰稱官以使為衆

寶翰為
王雄

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嗣循闕都至長安致命詔拜
騎都尉嗣以爲天子榮寵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
還未至虞巳爲公孫瓚所害嗣詣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
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
數年間至五千餘家 三國志
唐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絶域崇質母老且病
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役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
行仁基咨嘆其誼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常山太守顔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起兵討賊被執死之杲卿子

是父是
子

不佐之
言

泉明爲史思明所虜旣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履謙尸
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
訪久乃得之請親友乞索贖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還父時將吏
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履謙
妻疑夫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愧服
唐德宗時諸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淮西貢賦旣闕不
必遣贄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
使並撫諸道 以上唐書
宋范仲淹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

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
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
納焉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
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 錢公輔記
愚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禮曰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
謂不匱矣夫曰錫類曰博施故無孝子而不好施者所謂以
天下養非私天下以自養之謂正欲使天下之人無不各遂
其養而吾之養親者始無歉也
明中官汪直廵郡邑張甚都御史以下咸趨拜陳選獨長揖直

怒問若何官曰提學直曰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宗
王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屈節轉按察使贓吏受賂百金者辭
第列數錢或問之曰貪夫重去財若盡沒入必挐而貨稱貸反
撓吾法以母喪歸行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數千人選嘗置田以
祀先賙族選歿家貧甚族人以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
義戴取以自利豈不愧乎
胡宗憲令益都馮宗伯琦大父惟重宗憲同籍也子于履議聘
某氏未成而惟重死女家欲棄言宗憲自持幣往女家女家以
鄉令故不敢違乃歸女卽宗伯母也琦亦絕不知其事宗憲有

孫孝廉熾為其祖請謚下禮官琦以語母母愕曰是前益都胡令耶我所以字爾父者則胡令以也琦大驚抱燈泣曰吾竟不知而祖之為德於琦家而未有以報也司馬社稷臣抑天下義人也

施氏女婺源人父母歿遺弟僅二歲家頗厚女恐旣嫁而族人將不利於孺子乃貞不字散家產什之一以徧遺親族親族感其德遂不復忌孤及孤長女為娶婦時女年垂四十矣親族請卜壻弟跽泣以請姑亦泣曰我生死施氏女也若勿強我遂聽其志終身不嫁邑中紳士太義之私謚女曰貞孝姑 以上明史

作事可法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大傳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祭義

矜同鰥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王制

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

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而舍一下熟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斂 通鑑

駁按平糴之法即周制耕九餘三之意但井田既廢非糴糶不可耳耿壽昌之常平倉長孫平之義倉朱晦菴之社倉皆述此而行之以其不可易也後世不備荒而徒議救荒夫已荒而救之則民之死者大半不吾待也況奉行者又多難其人乎

沛公西入咸陽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還軍霸上召諸縣父

六出奇計無此識見

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秦人大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諸呂擅權陳平當燕居深念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與太尉勃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以上史記

帝王識將之法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馮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李牧為趙將居邊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其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漢書

一時恩廣惠世仁術

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 史記

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帝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武帝賢而釋之

宣帝二十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等郡穀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賜爵關內侯

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

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漢世良吏於是爲盛

疏廣旣歸鄉里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供具子孫因廣所愛信者勸買田宅廣曰吾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以上漢書

馬援少家貧辭其兄況之北地田牧嘗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

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

漢光武勅馮異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

光武元年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卓茂恬淡樂道行已在淸濁之間爲密令視民如子民有言亭長受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亭長數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

明帝尊師如此東漢所以多義人也

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遷京都丞王莽居攝以病免帝即位先訪求茂封之茂時年七十餘矣

明帝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知天地人三才桓榮爲五更知五行更代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帝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帝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嘗令榮坐東面設几杖親自執業榮疾篤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良久乃去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

遂縣令者不可不知

明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章帝詔議貢舉法大鴻臚韋彪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其要歸在

如其人則爲杜密非其人寧爲劉昱

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納之

章帝二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章帝之爲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九年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杜密嘗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

數語似管夷吾

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以上後漢書

蘇峻之變宮闕灰燼成帝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王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由是不復徙都 晉書

隋文帝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從之 隋書

弭盜者不可不知然則選用令

唐太宗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太宗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

驛按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史盜之招也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唐太宗嘗令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又曰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故守令廉則民可富矣不則農桑無補也守令仁則民歸厚矣不則學政無益也欲興太平之治無良守令焉烏乎可將無守令仁廉而不得行其志者乎曰闒之邵堯夫矣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此正賢者盡力之時也

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尹起莘曰此貞觀致治之本也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

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末流矣王安石嘗欲倣此旣而嘗國有舉其說者則曰是又益兩參政也然則諫官入閣固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其體而行之乎

太宗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戴胄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旣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從之

太宗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上謂蕭瑀曰朕得良工十數以示弓工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房玄齡監修國史太宗語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

太宗勑百司詔勅未便者皆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太宗禁上書告訐者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公主行婦禮在唐世尤難

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

太宗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裴行儉破阿史那都支得瑪瑙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子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並分給親故偏裨數日而盡

開元間張嘉貞爲工部尚書不營家產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爲也

初安史之亂戶口什亡八九府庫耗竭所在宿重兵其費皆倚辦於劉晏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

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為令知院官始見不稔端則先申蠲免
救助之數及期即與奏行不待困弊流亡而後賑又榷鹽充軍
國之用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
其所之自餘不復置官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謂之
常平鹽先是關東穀運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為患晏謂江汴
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造船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
穀或至百餘萬斛並無沉覆之患又於揚子造船處艘給千緡
或言虛費太多晏謂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作事必先使之
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又力勤於作為事無閒劇必於一日中
決之不使留宿

胡寅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曰集衆務在
得人曰戶口多則賦稅廣曰官多則民擾曰論大事不計小
費曰事必於一日中決之凡獄訟文移未有不以決遣為利
滯淹為害者也此可法之五事也
臣按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子路片言折獄而記
者記其無宿諾蓋得此意彼有以訟為羅以誣告者為餌其
聽斷也非財不直苟不如意輒一事而數年不決當農功
而留兩造之辭不淹繫而廢四民之業驅致富民多貧貧民
多死真劉晏之罪人也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人使人在長安者仰給
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
詣政府訴之泌曰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
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
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
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代宗欲受之恐見欺却之
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

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慚服
代宗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籍民三丁
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賞罰
比三年得精兵二萬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憲宗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若頃之左右
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
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

唐世有長孫后郭后可謂號中錚錚者矣

識

大哉言

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內豎當以撫百姓爲先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穆宗餌金石之藥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乃汾陽王之後曰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是夕上崩敬宗即位以上唐書

漢王劉知遠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以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惡在責其必償也以上五代史

宋太祖謂趙普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兵其道何如普對曰向來方鎮太重今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至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各罷宿衛就鎮

仁人之言哉將之法

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負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太祖乃詔罷羨餘賞格勿復施行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誠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曹彬將克金陵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

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郎稱愈

又明日城陷兵不血刃

太祖開寶三年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由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富弼知青州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盧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獎勞加禮部侍郎弼固辭不受

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章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但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耳

度宗七年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孝宗十九年浙東大饑黃淮薦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熹又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十家為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推一人為社首其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不入甲願入甲者一家大戶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詔下其法於諸路

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以上宋史

明太祖嘗焚香祝天願神聖蚤有歸毋苦天下生民馬后曰今豪傑並爭雖未卜天命所屬然以妾觀之惟以不嗜殺人為本人心即天命也

太祖欲取浙東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定使民樂附則未下郡縣必聞風來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故鳥不萃鷹鸇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特國家之利即子孫亦蒙其福

擬一

神宗末年卒以開礦致亂大蠹士言

洪武時宮人有過帝怒馬后命付宮正司帝怒解問曰爾不自治何也后曰以喜怒爲賞罰必有偏輕重者付之宮正司自當持其平且治天下者豈能人人自賞罰哉有司者治之耳

陶凱請專設東宮官罷兼領職使輔導有所責成太祖曰朕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從中交搆若江充事可鑑故以廷臣有才望者兼領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同心庶幾離間不生群臣咸服

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爲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太祖親詢以政事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

工文辭故有是擢謂二人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人言山東舊有金穴可採太祖曰採金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況凋瘵之餘豈可重勞民力

吏部奏庶官有罪宜除僻崖諸縣太祖曰天下一家何獨外此若其民俗未淳正宜導以良吏奈何以罪人任耶

明太祖躬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民務本朕數舉行之者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今禮成與爾等享胙於此非爲宴樂欲

庶廷命官所以首后稷司徒也

群臣共知重農耳

太祖勅中書省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政之績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政理道之原有司赴京無農桑學政實跡者以違制論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者如律究

太祖謂富民多豪於鄉命召之至親諭曰汝等所以安田里饒衣食者誰遺之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汝等能享其富乎朕爲天下主立法定制使汝等各全其生汝等亦當興孝弟睦親族給貧乏共爲良民以稱朕意因賜之食顧謂侍臣曰朕勉之爲善耳王禕曰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知

爲治不知爲教陛下治教並行與古比隆矣

謹按鄉有富民猶國之有巨室也太祖賜富民食勉以分任教養之責聖心獨創可爲牧民者法矣

以修撰張信爲侍讀學士編修戴彝爲侍講太祖諭之曰官翰林者列朕左右凡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補闕名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國初五府治兵而不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防專政也久之高皇帝作而歎曰軍以衛民奈何浚民以供軍乎吾將養兵

屯法莫善於此

百萬於京師不煩民間斗粟則立屯法自龍江衛始大略以遺
田三畝易民近田一畝爲屯田田不足則移五衛軍於江浦以
就屯軍十而耕者七其三城守人受田三十六畝歲收子粒十
有八石月給田軍米一石役行之於邊郡其閒土有肥瘠地有
衝緩軍所受田與所入粒亦因是爲差兵寓於農則卒不惰將
習知軍則法不擾

明初踵元季之弊歲租多不入官廩僅爲虛籍有發其事者陳
瓘故揚言以某時行視某郡邑俾得預爲計及期邑廩皆盈有
坐刼麥舟論死者四十八人瓘覆案曰此愚民因舟滯抵岸爭

爲將如此何必讀書

挺而取之非素合謀安得盡論死乃罪首一人餘從末減

徐達等擒張士誠檻送建康達之將破城也與常遇春約曰師
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入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
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翕相告曰奈何久
抗王師

胡大海嘗言我武人不讀書行軍惟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
女不燬人廬舍故軍出人爭赴之

永樂元年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賀上曰王者能
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

建儲事不可忽

不食邪其勿賀

七年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今巡狩蓋古人省方觀民之意
服食之物皆備以行無取於民有司不體朕心妄有科擾使民
未見德而先受害其遣使先諭道途所經郡縣朕至日止令正
官一人朝見毋侵擾百姓

成祖議建儲丘福王寧稱高煦戰功成祖曰居守功高於扈從
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眞社稷主汝等勿復言

鄭賜劾奏廣東知州陳敏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
請逮問之成祖曰運糧所以育軍安得不與賜曰法不得擅給

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
勿問

二十四年戶部言直隸州縣民饑成祖歎曰君以民立國古人
所以致雍熙之盛其道始於足民衣食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
粟陳陳相因唐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齎糧何憂水旱
皇考置豫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然必至饑民嗷嗷始達於朝
又必待命下乃賑死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即
驗實發倉賑之然後奏聞

駮按救荒不待奏報始於汲黯後之人踵而行之往往賴仁

賢之王寬其文綱成祖懸諸令甲萬世救荒者所當法也
洪熙朝淮徐山東饑仁宗召閣臣下詔蠲田租停官物料楊士
奇曰此戶工事當令與聞上曰救民如拯溺部臣慮國用不足
往往持不決之意於是呼中官具筆札令士奇等草詔侍臣言
山東地方千里豈盡饑無濫恩上曰恤民寧厚朕爲天下王豈
與民較尺寸耶立遣使班行
正統間夏寅疏論兩京並建當使常合以制天下輕重之勢徐
州爲南北之衝地連山東邇來民饑無聊宜急議賑恤臨淸亦
南北咽喉一旦有梗此起禍不難宜選大臣有才望者鎮其地

訓兵屯田以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
都御史王竑出總漕淮等兼巡撫時大饑竑發官廩及勸富人
輸粟賑之諸廩已空獨廣運倉尚餘粟則中官與戶部主之竑
欲先發後聞主者難之竑曰民急矣恐一旦變生主者唯唯乃
大發賑近者飼以粥遠者量散米流移者給戶糧病者委醫治
死亡者與棺葬鬻賣者贖還於是淮民大悅歌曰生我者父母
活我者巡撫凶年不荒軍民安堵先是景帝聞歲饑狀驚曰淮
民其槁乎及得竑奏輙發倉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天順間兩廣賊張甚以葉盛爲右僉都御史鎮其地故例廣東

鹽禁無入廣西諸賈往往賂守關者得踰去盛以爲地既審通
勢必不能禁徒爲奸人利耳莫若明示諸賈令其入米於官而
聽之出境於是軍有餘粟軍餉需焉
孝宗十年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倉場告乏尚
書周經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經營此行恐不免大夏曰處天
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既至召父老日夕講
究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
內外官民但願告報者米十石以上草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
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皆積有餘蓋在時糴買法糧千百

石草千萬束方准告致中貴爭相爲市自此法立有糧草之家
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即欲收糴無處得買由是倉場有餘積私
家有餘財
明官志云王官不外補王姻不內除大臣族無得任臺諫族遴
僚壻者卑避尊非閒秩冗局不官其土稅重地人無得官討部
凡獄具亡必衡諸法不者輒以其具反治之宗人不即市宮人
不即獄悼耄降殺不即刑 以上明史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卷阿名康公從成王游歌作詩爲戒也其六章曰顒顒卬卬如

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大雅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趨走促數 曲禮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荀卿曰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勌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

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性理

蘇轍曰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illegible]欲可以懷鬼神 古史

吳漢性強力毋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覘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湖陽公主光武姊也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靈帝時以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以上後漢書

真宗初即位王曾以帝宜近師儒召侍講學士孫奭日御經筵帝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

端宗播越海濱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稱奴每時節朝會獨坐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凡有述作皆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以勸講 以上宋史

元明宗以西僧為帝師命朝廷郊迎大臣俯伏進觴惟國子祭酒孛术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立飲 元史

陳伯獻嘗稱林瀚賢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獨非義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

謝鐸言黃孔昭在文選時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 以上明史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董仲舒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 漢書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 史記

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淮南子

唐曹王皋爲衡州刺史有治行觀察使辛京杲嫉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入相復擢爲衡州始皋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唐書

司馬光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有不可行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 小學

養則致其樂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
爲爲孝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
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
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祭義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
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

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
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
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齊嘗聘曾子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
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 家語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
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初梁太子廢竇太后請立梁王袁盎諫不可梁王怨盎乃與羊
勝公孫詭謀使人刺殺盎於是帝遣田叔往按捕王令詭勝自

殺時太后憂梁事不食帝亦患之田叔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
帝曰梁有之乎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
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上大
然之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 通鑑
昭帝初即政詔舉賢良文學之士桓寬採集羣議用相勸誡其
孝養篇有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
蹠蹻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
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 本集
騄按今之孝者是非能養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以天下

養不如啜菽飲水之盡歡也且父母既沒猶當求仁累以祀
之況生存之日忍以親腹爲盜囊乎孫明復乞錢於范仲淹
殆亦此意
廬江毛義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
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
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
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章帝下詔褒寵賜穀千斛
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牛酒壽終於家 後漢書
唐武后朝以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母本微賤妻叱媵婢母聞

之不悦迎秀即時出之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可
留也唐書

崔玄暐母盧氏嘗誡玄暐曰吾見姨兄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
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
此惡消息比見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悦竟不
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
與盜賊何別玄暐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小學

范仲淹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
錢一千因問之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

曰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乎於是授以
春秋十年後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召至
乃昔日索甘旨孫秀才也李氏藏書

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發策有詆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告
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宋史

高宗紹興初胡安國為給事中兼侍讀以論事忤旨遂乞侍養
許之其謝表曰叱馭戒途夢寐碧鷄之作境牽衣結戀徘徊烏
烏之深情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北山堂偶傳

蛻音脫

方孝孺愛日堂詩曰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暮虞淵堂上有親
雪滿巔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藹和藹和
停兩鞭高堂一日如千年本集

病則致其憂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不及他事琴瑟不御食肉不至
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齒本曰矧大笑也怒不至詈甚怒疾止復
故曲禮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曲禮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
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

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
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
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所食之餘不可再進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
再飯文王世子

昭公十九年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曷
為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柰何曰樂正子春
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
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言衣食增損得宜止進藥而藥殺是以

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春秋公羊傳

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輙復不食鄉人號曰典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毁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　淵明集

明洪祥黃梅人父友璋病癱祥侍臥起夜不解帶垂一載餘父念祥久侍乃強起呼祥語曰吾病少愈可無須人汝姑去弟留一僕侍我祥佯諾其夜猶伏父榻旁夜半父起呼僕不應力怠而仆忽有一人掖之驚曰爲誰祥曰兒也父子於暗中相持大哭父曰天乎兒孝至矣疾良已祥竭力承事得優游十餘年父卒悲思不置嘗見父形於鄰藹鏡中年九十七終子六人俱賢　明史

喪則致其哀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雜記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檀弓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曾子問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不忍忘其親且行且止以待其反也　以生　檀弓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雜記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君至尊也去父母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穀梁傳

唐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高宗從之

德宗末年起復張茂宗爲左衛軍尚公主拾遺蔣乂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 以上唐書

祭則致其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周公曰我聞曰祭祀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周書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

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曲禮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祭義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

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祭統

子云祭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坊記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王制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

宋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予口 左傳

宋太祖尊其母杜氏爲皇后后愀然不樂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

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拜曰謹受教 宋史

爲下不亂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唐肅宗謂李泌曰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之李輔國張良娣譖建寧王倓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內懼謀去二人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

張良之權惜乎解之不中秀實多快矣

之孝良娣婦人秀曲順之亦何能為 通鑑

朱泚以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也遣騎士招至問計秀實說使奉迎乘輿泚默然不悅一日又召議稱帝秀實勃然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衆前殺之泚遂稱帝 唐書

後唐魏州得國寶將佐皆奉觴稱賀監軍使張承業曰吾王世忠於唐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士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

居王上者王曰此非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主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遂邑邑成疾不復起 五代史

在醜不爭

樊遲問辨惑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荀卿曰凡鬬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

王昶曰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即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魏書

徐文遠復入東都見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隋書

居上而驕則亡

賈誼曰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而陳涉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

隋高熲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 隋書

為下而亂則刑

娠之初六日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范氏曰陰柔之始以剛制之則吉縱之以往則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於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

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後漢書

諸葛亮相蜀有言亮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三國志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

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太宗詔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發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得復奉燕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王建可與權矣

王建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豈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于彀中 以上唐書

翁合上言賈似道以奸賢無比之林父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詔貶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時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絕辱備至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

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厠上拉其胷殺之 宋史

在醜而爭則兵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祐後寢於平閣夜去其首及明子爲天后所殺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

取之也。唐書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騄按養生送死無憾則五者備矣全生之全歸之則三者除矣此孝子之行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周書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周禮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康誥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 王制

孔子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家語

騄按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孝矣是故孝子守身孝子慎刑必欲勝殘去殺其在於孝弟力田乎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

人主不可不聞此言反之可乎

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檀弓

隋上柱國鄭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除名文帝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隋書

要君者無上

臧文仲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左傳

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木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 京房易傳

唐武宗朝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唐書

任元受賀湯鵬舉啓專言秦檜之惡其畧曰諱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公摘名器報微時飯食之恩擅肆刑誅藉當代縉紳之口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貨事不關而關事不貨私富貴之壟斷豈止使子弟爲鄉奪造化之爐錘乃不許人主除吏 堯山堂偶雋

非聖人者無法

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上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 漢書

永樂朝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極詆濂洛諸儒楊士奇曰惡民易搗毀季友所居之地尤甚請傳至饒撻之市焚其書從之 明史

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開元間楊汪殺張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寃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稚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不可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爲作哀誄斂錢以葬 唐書

孝經卷之十二

廣要道章第十二　　吳之騄類解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黃香安陸人也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年十二太守劉護召之署門下孝子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奉養博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後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 後漢書

蔡邕為陳留縣上孝子狀曰臣前到官博問孝行卓異者平丘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殁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纔屬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召署孝義童以叔未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等辭驗皆合臣即召來見問其為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為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以用作為事宋無典學者其至行發於自然臣問齊侯能孝命於史官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於此且烏以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為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況未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久隱瘁而德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耶顯本朝謹陳狀 本集

魏以房景伯為清河太守其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請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南北史

縣抜教孝歌不知何人所作宿遷丞朱惠梓也從旅壁間得之其詞曰小兒罵父母父母反喜歡老親罵兒女兒女便不甘試問君心總一般待兒待父何相懸勸君今後遭親罵也將親作小兒看又母兒曹每多言聽來未嘗厭父母一開口便道閒多管一般言語恁差池老人少子何長短又曰有子新長成遍身新綺羅有親漸衰老設着舊衣多春年非帛不溫煖衣單被冷當如何又曰但有肥兒尤賢得兒無病從無卻老方延得雙親命兒曹壯健親已衰衰年血氣還多症又曰養子雖十餘劬勞無怨悔養親只二人兄弟相推諉諉勝紛紜笑語多高堂寂寞冷如鬼俱以吾子對勸語語使人墮

淚其風肆好教民者必將有取焉

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

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矣　祭義

棠棣燕兄弟之樂歌也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小雅

角弓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也其詩曰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小雅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

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

騤按禮運之言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孝經爲子弟言之不及慈與良也然天下無孝而不悌者亦必無孝而不友者故中庸以兄弟既翕爲父母所由順千古之友弟者無如舜之於象假令舜以象爲傚而棄之是舜與象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或曰如惠之和而不能化蹠則奈何曰吾將盡吾心焉積吾誠焉

以告無罪於吾父母焉則庶乎其可矣

汝南王琳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遇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

彭城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同被而寢嘗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託以他辭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謝還所掠物肱不受既徵不至桓帝詔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

被韜面言疾畏風工竟不得見

孔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與諸兄共食梨輒取小者人問其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張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國相收褒融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詔坐褒融亦由是顯名（以上後漢書）

北海王修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修感念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孔融召爲主簿郡中有反者融曰能冒難來者惟王修耳言終而修至袁紹辟爲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修往救之譚復欲攻尚修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不聽譚死修詣魏武請曰受袁氏厚恩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魏武嘉其義聽之

魏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以上三國志）

陶潛曰同源分流人異世疎慨然竊歎念茲厥初（本集）

隋牛弘寬厚恭儉悔吝不及弟弼酗酒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隋書）

高瑾大梁人少奉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其事二兄亦如事父旦夕上食出則執鞭道傍子珣爲東明丞奉瑾之官就養久之謂其子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今殊困我送歸妻侯氏亦孝養有幼兒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尚有子珣柰何令伯氏無後乎卒出之獄

歸鉞早喪母父更娶後母鉞失愛父手提鉞後母輒持大杖與

父曰妳徒手自傳家貧食不足贍逐之因頓僵道中後母復
語父曰有子不家居日出外作賊耳父復杖鉞鉞以饑故面黃
體瘠每歸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吞聲竊自飲淚人莫不憐
之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擯鉞鉞因販鹽市中日得錢數千時
問母起居致甘鮮焉會歲饑後母與弟不能自活鉞泣迎母母
內慚鉞事母愈謹所得食必先母與弟鉞有族子曰繡亦孝奉
母友愛二弟弟以不法坐繫繡力出之弟不改數犯繡所入僅
給疏食一經吏卒過門輒盡耗其錢繡絕不介意繡妻朱氏制
衣必三襲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吾夫獨被完潔耶鄉人並義之

以上明史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虞書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
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
旄謂之樂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
則無怗懘之音矣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
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君子反
情復其情性之正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
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
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
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
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
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
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
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
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　樂記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
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
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
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

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濂溪通書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曲禮

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禮運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經解

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周禮

禮者敬而已矣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武王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太公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荀卿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

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按曲禮又曰坐如尸立如齋而齋之說見於祭義曰心不

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皆願請事斯語以庶
幾於無不敬也
程明道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 小學
故敬其父則子悅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唐武宗朝浙西觀察使李景讓母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
教之宅後粼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
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
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

西有牙將忤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
立景讓於廷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
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
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唐書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宋太宗欲誅之呂端奏曰舉大
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殺之愈堅其叛心耳宜
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太
宗稱善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款請命 宋史
洪武中守吏有罪者輸作城役李用任福州僅五月以罪當輸

李用無能爲役錚又病乃謂其子煦曰吾力弱矣旦夕且死汝
第歸吾骨煦奮曰爲人子而不能脫父之阨何以生爲具以狀
聞上哀之乃赦李用復其官時因李用得復者十四人皆羅拜
李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等骨皆城土矣 明史
蘇拔事親者主於愛然親而不尊非敬無以全其愛也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所以爲孝弟之道也
所以爲放勳爲重華也
故敬其兄則弟悅
淮陽憲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宣帝甚愛之太子寬

仁喜儒術上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
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以故丞
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
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 漢書
故敬其君則臣悅
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晝邑三十里無入已
而使人謂蠋曰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
遂經於樹枝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

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國策

隋恭帝時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立令斬奴反軌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間大敗之光弼號令嚴明約束士卒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刎不令諸君獨死也於是諸將致死擊賊賊衆大潰思明遁去 以上唐書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孝經卷之十三

吳之騄類解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 家語

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國語

漢文帝賜尉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王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雖王之國容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忠迺使如故尉佗上
書曰老夫妄竊帝號聊以自娛然北面而臣事漢者不敢背先
人之故今陛下幸哀憐老夫改號不敢爲帝矣 漢書

肅宗崇禮江革拜諫議大夫元和中制詔齊相曰江革前以病
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庶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
巨孝 即江革 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
以中牢 後漢書

謝枋得曰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
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

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
孝子 通鑑

明太祖遣崇禮侯北還諭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義以爾
年幼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

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値母喪乞守制吏部侍從不許吏擊登
聞鼓太祖切責從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母死不居喪人子
之心終身有憾夫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從大慚吏得終喪

太祖行從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
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程通祖父坐法戍延安老矣通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之父
臣祖老而無子孫猶之子祖孫二人更相爲命今邊徼徙士如
林豈少臣祖一老卒乎辭極懇切上持其章不下私命驛召至
來既至泣下殿下之東并召通使兩獨立顧謂通曰汝識此人
乎祖孫哽咽泣下上歎曰孝哉此人命兵部除其籍 以上明史

敎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
兼用之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
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

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
不俟朝 不待朝事畢 八十月告存 告問也君使人致膳問存否 九十日有秩 日以常膳
致之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
喪之事弗及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養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公福加
恩賜 王制

皇矣敘太伯王季之德也其四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
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大雅

趙孝沛國人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饑賊所得孝聞

之卿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里孝廉不應顯宗素聞其名詔拜諫議大夫遷長樂衛尉從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 後漢書

蘭州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衛將遣其兄者沙與其弟火石歹征招之買的不從二人夜斬其首以歸衛將爲之請賞太祖曰買的罪固當誅然兄弟手刃有乖天倫非所以令天下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明史

敬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則陵以諸侯而上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亦不可得而抗也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秩禮扶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 春秋胡傳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左傳

秦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魯仲連見新垣衍曰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尚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且秦無已而爲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以上史記

臣按高帝入秦詔云吾與諸侯約入關者王不及義帝故知新城三老遮說與夷齊扣馬爭先可也

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求布急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

臣各為其主用職耳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王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人臣無倣丁公也 漢書

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裴度入州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唐書

元世祖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世祖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元史

元順帝殂李文忠克應昌執其孫買的里八剌等送京楊憲請獻俘於廟太祖曰元主中國百年朕祖父亦享其太平之賜不忍俘之命故臣元者不得稱賀封其孫為崇禮侯 明史

守乃愷悌若于民之父母非至公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孝經卷之十四

吳之騄類解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貳有心則加之罪）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數年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左傳

劉平彭城人也更始時弟仲為賊所殺平扶其母逃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全仲不可以絕類遂去與母俱匿平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龐萌反攻敗郡守孫萌平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號曰願以身代府君賊曰此義士也勿殺太守劉育薦平拜全椒長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惟班詔書而去

明帝時窮治楚王英獄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史不勝掠

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俯受五毒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洛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虞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鄧騭以詡為朝歌長以上後漢書

吳元濟以董昌齡為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

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是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唐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以城降唐書

昭義節度使薛嵩卒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崿知留後以上唐書

元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文宗從之元史

羅倫論起復李賢疏曰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廬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史嵩之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而移忠其君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

言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本集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東平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棄捐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章帝下詔褒寵賜穀千斛及東巡過任城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人號為白衣尚書後漢書

鳳閣舍人韋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毎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輙私自杖母爲稍寬唐書

馬希萼將攻潭州其妻苑氏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馬希廣聞之曰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劉彥瑫等固爭乃以王贇等部署戰棹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廣名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通鑑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胥臣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左傳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駱按名者實之賓也然逃名而名我隨者何也疾沒世而名不稱名之不可苟得也況於顯親乎

孝經卷之十五　　吳之騄類解

諫諍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

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漢書

宣帝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爲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成帝欲與班倢伃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

人主當務一至道 若賢之庶

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上善其言而止姬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趙飛燕譖許皇后班倢伃祝詛考問倢伃對曰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上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 以上漢書

僧懷義得幸於武后后以爲白馬寺主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代宗廣德間吐蕃入寇徵兵莫有至者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

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關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賢路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削元振爵放歸田里

陸贄對德宗曰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删暮改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 以上唐書

帝在後苑挾弓彈雀有稱急事請見者及入見乃常事耳帝怒曰何爲急事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柄撞墜其兩齒其人徐俛地拾齒懷之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自有史官書之帝怒釋賜以金帛

孝宗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張栻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以上宋史

明英宗入寨千戶龔遂榮投書於閣學士高穀所言上皇之出

躬率六軍以爲宗社今都人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可知奉迎禮宜厚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於儒臣王直曰此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也等以于謙言封進景帝詰書安所得穀曰自臣所遂榮恐累穀乃自縛詣闕下逮錦衣獄尋釋之

秦王疏請邊境益封朱寧江彬等受賄助之請武宗許之群臣交章諫奏不聽楊廷和當草制與蔣冕相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

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吝務
得地宜益讒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爲不軌震
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憤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慶其非與事遂寢以上明史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初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武公弗許請京使居
之謂之京城太叔太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命子封
伐京太叔出奔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
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
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遂爲母子如初左傳

駱按陶淵明以潁考叔爲大夫之孝蓋沿左氏純孝之說夫
取旗先登恃勇見殺不可謂之孝子曰諸侯爭臣節取焉可
矣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
居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

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
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
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
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左傳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子曰季氏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
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家語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
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檀弓

晉王濬平吳功大而爲王渾父子所抑每見陳說或不勝忿憤
武帝每容恕之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
盡善也卿旋師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
曰聖王之德群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
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
中是吾偏也晉書

郭子儀爲副元帥子晞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不戢
軍士秀實請爲都虞侯既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
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

秀實徐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人皆曰以副元帥故罪且及副元帥矣晞再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解甲邠賴以安 唐書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檀弓

子貢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慚終身恥其言之過 家語

楊雄曰朋友之道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漢光武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王良為諫議大夫良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自後連徵不應 後漢書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世說新語

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嘗為隋秘書監唐太宗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隋書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內則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

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祭義

騤按從父之令以恩掩義然且不可而況有爭子故知兄弟怡怡者爲子路言之也兄不可無爭弟也以順爲正者爲儀衍言之也夫不可無爭妻也又況於君臣朋友之間乎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曲禮

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胡氏傳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於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神人之主風敎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 春秋胡傳

胡寅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知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性理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還妻曰妾聞志士不飮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羊子大慚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致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 後漢書

鄧艾至成都譙周請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三國志

蘇洵曰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逄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本集

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荀卿曰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檀弓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參仆地而不知人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令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怒曰參來勿內參自以爲無罪子曰昔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曾參聞之遂造孔子謝過 家語

李懷光屯咸陽不進其子璀密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

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唐書

孝經卷之十六　　　　　　　　吳之騄類解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繫辭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莊子

董仲舒策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

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漢書

張載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西銘

騄按人之有身兄弟分之其初皆一父也推而溯之本宗支庶其初皆一祖也又推而溯之天與之氣地與之形其初皆一天地也故西銘一篇孝經之義疏也天子大孝而天下平矣

胡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

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 性理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騄按文中子云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夫天下雖大不易一民之命况以易吾父母之命乎後世善讀此者惟徐孝直

其言曰、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眞仁人之
言哉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
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總干手執干楯也 樂記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驟按漢高此詔不附天子之孝者分奚之言非太上之名可
補也陸貞山詩曰、泗上亭長作帝王宮中老翁猶布衣翁生
不知皇帝貴家令一言翁始畏兒未朝翁翁擁篲須臾趨詔

尊上皇家令歸來金滿冰昔爲田舍公今爲天子父擁篲一
迎眞有助

荀悅曰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
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
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
漢紀

唐肅宗至德二載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
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
而泣、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
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
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
習馬而進之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
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
唐書

明世宗詔曰、人君爲治必本孝道聖人論政先於正名爾稱大
禮屢命群臣集議輒引漢定陶王宋濮王爲據朕心靡寧、並撰
宋二帝嘗立爲子朕則入奉宗祧與爲人後者不同劬勞之恩
昊天罔極因心之孝毋用歉然今稱獻皇帝曰皇考皇太后曰

聖母各正厥名以申朕惓惓孝養之誠 明史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
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
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曲禮

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
廟嚴 樂記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
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穀梁傳

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胡氏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
人何也畀公之敵所以畀公刺釋怨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
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讐不同鄉黨朋友之讐不同市朝今
莊公與齊侯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
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驅田獵其爲樂下主乎已一爲乾豆其
事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春秋胡傳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言能憂懼雖處危而無咎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天地變化草木

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 坤卦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
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
不可解 繫辭

武王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周書

召公曰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旅獒

周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其詩曰宛彼鳴鳩翰飛
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
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

[illegible]

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
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
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
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雅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表記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
辱必不果 曲禮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
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

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
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祭義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
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老子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
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漢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

耻之陳寔獨弔焉及靈帝時復治鈎黨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
全宥
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
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士處士橫議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
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
人董卓徵之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以上後漢書
司馬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
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申屠
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通鑑

蜀先主戒其子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蜀志
齊王冏既得志驕奢擅權張翰慮及禍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
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
陶侃為廣州刺史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
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又嘗
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
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以上晉書
王通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保生者少事　薛方士曰逢惡
斥之過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

之以戒文中子
唐宣宗欲以韋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
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
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
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
柳玭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門高則驕心易生
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故
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以上唐書
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

其誠乎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小學
徽宗詔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長安石工安民
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
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欲加之罪民泣曰被
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宋史
夏寅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
一敗三可惜本集
胡世寧自贊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同而
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而過有甚

於此者輕淺狎厯也然觸人之事亦爲害人之心亦存有利國
家之事雖死勿貳三者將持之以終身前數者氣質之偏其
有改乎 本集

費元祿告子云通今博古君子最疾無名愼行修身世家更宜
由禮雖爲異母所生總有連枝之分須營婚嫁且篤友于不可
詩嘆豆萁毋令謗傷布粟歲時伏臘祭則老大賓客往來行宜
汝等又云讀書原不專爲功名但令書香種子勿致斷絕如不
讀書便當明農耕種爲祖宗守墳墓鄉里稱善人足矣 本集

駿按讀書原不專爲功名令書香勿致斷絕可謂善於敎子

矣先君子霜崖府君晚年庭訓更加切焉泣而誌之不敢忘
其言曰我行年七十燈殘漏盡昔嘗敎爾等讀書今尚得幾
時爲父子不願爾等致位通顯但要先正其志學做聖賢所
存者良心所行者公道爲天地延生意爲鄉國護元氣在家
矣孝在朝矣忠得正而斃斯可已矣倘或誦述者仁義趨嚮
者利祿反身不誠藏身不恕如秦李斯諫逐客書初亦以由
余百里奚自待及後恐失富貴至阿二世行督責究罹刑戮
乃思父子牽黃犬出上東門豈可得哉兒曹戒之勉之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新作想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
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
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
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大禹謨

駿按儒者言理不言應然其事應其存大德必得斯其至矣
乃至一念之專精而感日星召物産吾於孝子而知天道之
邇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
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
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
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
築之歲則大熟 周書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
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
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衞人以龜爲有知也 檀弓

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問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
至誠精感萬里 搜神記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織茅爲衣郎
鳥夷卉服之類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群獸爲之掘穴不
封不樹有親死者刻木如影事之如生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
害獨表此爲孝養之鄉舜封爲孝養之國　王嘉拾遺記
屈原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于天時楚大荒原
陸泯處獨產白米如玉　沈亞之外傳
東海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姑曰我老
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
驗治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

也太守不聽于公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
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儻在
是乎于是太守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　漢書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
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
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
問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
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
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

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永平三年察
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汝南蔡順以至孝稱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其指
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客急來吾噬指以語汝
耳母年九十終未葬里中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
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閤祭酒母平生畏
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環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
差車馬到墓所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拜
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雄號泣晝夜生男女二人並
數歲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
百許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
夕夢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
江上　以上後漢書
孟宗母疾冬月思筍宗抱竹泣而求之忽生筍數莖母食之愈
孝子傳
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數譖之由是失愛于父每使掃除牛下

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
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
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
風雨祥輒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
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
如己子

劉殷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食不飽者一旬殷將年九歲乃於
澤中慟哭聲不絕者累日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
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

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
七載方盡

王裒父儀亮直為魏文帝司馬見殺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
坐隱居教授徵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攀栢悲號涕淚着
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以上晉書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
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山松
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
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世說新語

南齊庾黔婁為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
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小學

北魏于謹伐梁入江陵殷不害失其母時冰雪交積死者滿溝
不害行哭於道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
口號哭不輟聲如是三日乃得之通鑑

薛靈珍靈敏兄弟性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瓜朝采暮
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焦華父遺病甚冬月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病父思瓜

故送子瓜華拜而受及寤在手瓜香異甚父食瓜而病愈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
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抹花而揷墳獸銜土而壘隴以上初潭
集

宋浙中陳少卿素性純孝母疾求醫不効夜半虔禱上天少頃
金盤有聲視之則藥四十九粒也母服之即愈少卿撰青詞祈
禱有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人子之請醒書

文天祥臨刑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衣帶中有贊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
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

宋史
浦江鄭氏宋乾道間自滎陽遷焉淮生照照生綺照以非辜論
死綺請以身代事得白綺卒戒子孫無異爨四傳至德珪德璋
為仇家所中兄弟爭承德璋子太和持家秉庭中凛如公府子
弟有過雖斑白猶加鞭訶冠婚喪葬一倣文公家禮八世鉉為
都事里中煢獨癈疾者養之終身每凶與皆饑者填門餉之不

猒元季兵起封掠獨戒無犯鄭族明兵取婺彥真闔室由避兵
李文忠遣卒守其宅舒以步兵二千逆其家衆還令詔天下給
彊盼為閔從者斯敗葰延當大族鉉長子樵當坐弟湜曰兄老
矣請代卒死獄竟弟起林遣濂及弟湜爭就吏濂美將長身先
是以繇至京師高皇帝心識之至是覩其名曰此義門鄭濂耶
若素為謀必無是立召二人勞而賜之食問治家所以長久之
道濂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稱善手梨果賜之
歸而剖梨徧食家人上欲官之濂以老辭乃擢湜布政司參議
已益尊顯其門以風天下詔拔鄭之子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

闕下待用濟為春坊左庶子沂為禮部尚書幹為監察御史是
時鄭氏以義聞天下而宋濂與吳文貞家相繼為其家塾師故
賢子弟最多

花雲守太平城陷雲被縛乃大呼躍而起縛絕奪守者刃連殺
數人友諒懸雲於舟檣令軍士叢射之至死罵不絕口妻郜氏
赴水死以三歲兒瑋屬侍女孫氏孫氏抱兒竄至九江適潰卒
爭渡捽孫氏及兒投之江相抱出沒波蕩中有斷木自上流下
得傅木入蘆渚中摘蓮實啖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
起視之則一老父自號雷老與走建康既至高帝大驚呼入孫

氏抱兒拜且泣高帝亦泣指謂左右曰此將種也趣賞老父已
不知所在衆大駭知為神助云

王原文安人父珣困於里役語妻張氏曰吾單弱有田數十畝
不能支役將逃為張泣留之珣竟去張撫原獨居原少奉母孝
及長問父吞聲不能言既娶月餘跪母前曰兒將訪父與俱歸
母曰兒過矣父久出生死不可知兒安之原仰天號曰天下豈
有無父之人哉兒不得父不生還泣與母別初走涿鹿已徧歷
齊魯間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斜颶風甚急禱於叢祠因宿
焉夜夢入古剎正當午有僧炊廡下原前求食僧與飯一盂曰

此涉米也味苦吾為汝澆以羹羹乃肉汁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而覺一丈人策杖入問原奚自原實對且語以夢丈人曰日當午南方也涉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脍也若急去於山寺求之原如丈人語趍清源而上渡洪水間輒縣之帶山有夢覺寺心動造焉寺有火者訪之即其父珦相持大哭然珦絕無歸意原自僧法林大號法林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珦行併述其始末付原原後生男六人孫曾十數人鄉閭以為孝感云

姚伯華桐廬人元末兵起伯華家廞溫父母走閩原山中猝遇盜山路崎險老不能行盜推之崖下伯華尋父母不得哭呼天

忽有指之崖下者趍視之死矣伯華以二被裹尸擔之從間道奔桐江夜無舟渡假漁人棹小艇來載登南岸復擔至姚家山拾木葉掩尸以木錐掘土既餓不任又慮盜窺晝伏夜作踰宿穴成負二骸殯焉痛哭嘔血失明與逃民復業在依族嫂娶婦生三子家復漸饒伯華痛二親死非其所時時悲思冬月擁爐流淚汪然為不然祭祀每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聞者皆為感動始伯華逃難之日因之草履殘不忍乃以一銀釵購得之於是閒即手織草履以施貧者而弗取直終其身如是有孫八人吏部尚書兼河南參政能最顯

姚玭淞人元季奉母避兵至河上無舟可渡母泣曰追兵且至吾誓不受辱遂自沉玭急挽母與俱溺水中項之負母出已過湖為淮兵所執疑其從苗中來傳之淛上軍得辯白帥賢之署為部史玭朝夕念母泣以告帥遂去母病思食魚有獲致白魚於門長盈尺淛臺聞而辟之以母老辭不就

何倫江山人事母最謹母亡蔬食三年不與宴會嘗夜被盜倫覺之而不呼盜既取器物盡更取釜乃從容言曰盡留此備吾母晨炊盜愧盡還其器物且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亦改行不復為盜

儲福無錫人初隸燕山衛籍福故矜名節靖難師起逃歸後購戍卒入伍福亦在錄中仰天嘆曰吾雖一介下走義不事二君不食死妻范氏年二十有色奉姑甚謹家貧一日浣衣水涸見其旁忽生異草類席取織席售以膳姑姑卒營葬廬於墓側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葬其廬為崇孝菴以上明史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蔡邕曰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本集

孝經卷之十七　　吳之騄類解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騄按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猶之乎事父也忠無所不統願爲良臣之說非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蹇卦

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說命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漢武帝方招文學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黯多病賜告不愈莊助復爲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 史記

倢伃音接予

元帝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劉向疏曰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以上漢書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

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因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常才諸將皆庸人明公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後漢書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李晟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

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忝猷密曰司馬失言矣忝任兼將相知
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德宗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
沈密未嘗泄於人 以上唐書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
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
任諸司贄上奏曰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臺省
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
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
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

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
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
朝頗多士之用上竟追前詔不行
陸贄告德宗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遥爲規畫未
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
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夫鋒鏑
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
之外是以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
用乃能用人願陛下圖之

陸贄論稅限迫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
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
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詳定徵稅期限又請以稅茶錢置義倉
以備水旱事皆不行 以上宣公奏議
宣宗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
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文宗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橫其畧曰
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
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誠能揭國制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

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
科能無厚顏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以上唐書
南唐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途
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
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
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貳心李煜不聽宋忌仁肇威名竊取仁
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
使者歸白之李煜不知其閒鴆殺仁肇 五代史
豫按南唐僻處江左有如此臣藝祖不嗜殺人豈應謀閒蕭

史王林仁肇一疏祇令人長嘆奈何而已
宋太宗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
駿按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後世之爲燈宴與兒童之戲也太宗不悅蒙正之言厥後道君踵之遂以亡汴善乎李邴之詠曰正月十四十五間有勑大駕觀鰲山萬金爲一燈萬燈爲一山用盡工匠力不破君王顏常言宴安成禍基從來樂極還生悲君看二帝蒙塵日數月東京生蒺藜知言哉

眞宗命三司使陳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取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宋李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程顥告哲宗曰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馬子砥自燕山歸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眞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金斡離不濟河宰執議請帝暫幸襄鄧以避敵鋒行宮參謀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榮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也白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儒偷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留守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以孤軍進至衛南又大敗金師聞金人遏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師卒無至者遂不果
康王即位于南京澤從知開封府招降巨寇王善衆七十萬楊進等兵三十餘萬前後請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

所抑憂憤成疾諸將入問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
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
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無一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而
卒子穎素得士心都人請穎繼父任會命杜充留守充盡反澤
所爲穎屢爭之不得乃請持服歸
秦檜矯詔下岳飛於大理獄命何鑄鞫之詰其反狀飛裂裳以
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
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乃改命万俟卨飛嘗曰文臣不
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朱熹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力疾入奏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
意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
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走帝舟先驅
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
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越七日屍浮海上十餘萬人楊太妃赴
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
之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
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若天意不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
遂覆世傑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以上宋史

洪武元年立妃馬氏爲皇后上謂侍臣曰家之良妻猶國之良
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
難陛下既不忘妾於貧賤願無忘羣臣百姓於艱難
文皇南征既踐祚需草詔衆舉方孝孺召之以衰服入悲慟之
聲徹於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吾所以來欲法周公
輔成王耳孝孺大聲曰成王安在文皇曰自焚矣孝孺曰成王
即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復曰何不立
成王之弟文皇曰此朕家事趣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
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

大怒曰汝安得遽死吾先族汝孝孺詞愈抗乃捕殺其族黨八
百七十三人遂磔孝孺初孝孺父克勤守濟寧以罪謫戍孝孺
上書乞以身代宋濂藁葬夔州孝孺自漢中披榛荊走墓下以
祭請於蜀王軫恤其孤方籍孝孺家時寧海尉魏澤匿其幼子
故孝孺尚有後
陳思齊茂名人建文中爲漳州府教授時以忠孝勉諸生成祖
登極詔至郡守以下皆郊迎思齊獨不出而率其故所善諸生
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哭於明倫堂曰此堂
明倫倫孰有大於君臣者乃即堂爲舊君位哭臨一郡大駭執

送京師思齊暨六生咸死於道

鐵鉉保濟南燕軍攻圍甚急射書城中促降鉉詐許文皇命師無攻自往受降鉉伏兵橋旁命壯士懸鐵板踞城上約文皇入門衆呼千歲板即下趣斷橋以絶奔於是開門延燕軍文皇比入門門中人皆呼千歲板亟下折文皇馬首文皇大驚急易馬走伏起斷橋橋堅不爲動文皇乃得脫歸營大怒益兵圍之三月不下竟舍濟南去文皇即位鉉尚擁兵駐淮南已而被擒不屈死時年三十七

北畿五省大旱世宗詔求直言楊一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

嘉靖中閩廣賊薄泰和汪一中時爲副使先是延簡劉茂戰死一中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進獲俘且日復戰譟者謂賊張甚一中叱曰虜深入我亡能一矢相加何謂虜張我貫張虜耳復鼓之左右軍皆奔一中遇害妻程氏投井中保母出之泣諫曰母郎自決其誰歸主喪程氏乃強食既喪至欲絶口不納水漿目適

子敬曰父死國母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死戒諸子無以而母與父合葬葢一中死原野數日索得其屍程未能遽信耳

淳安徐氏兄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也得阿寄時年五十餘矣寡婦頓而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何爲乎阿寄徐進曰噫主母謂我不牛馬若耶迺爲畫營生計寡婦善之稍斥簪珥得十二金以畀寄聽其出入歷二十年致産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輸粟並入太學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久之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今日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爲均分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竊啓其篋無寸縷粒粟之儲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　以上明史

駱按家人有嚴君焉父子之謂也言父子之等於君臣也然而主僕亦家之君臣也故以阿寄終焉安得小人學道而易使乎

退思補過

宣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其六章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宋玉曰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
不敢忘初之厚德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
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
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
不可以反卒以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史記
范鎮以戶部侍郎致仕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
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
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無智名

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獨何心哉
宋高宗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刻石文曰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馬廷鸞抗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
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
得再見君父然因事方殷强困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
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
圖泣拜而出 以上宋史
將順其美

晏嬰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
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左傳
成王與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日王
曰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
虞於唐 史記
漢武帝諭羣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令事傷害百姓靡費
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請罷斥方士候神人者從之後上每對
羣臣嘆曰鄉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
差可少病而已 漢書

駁按英雄悔過語可爲經李唐人主至數世死於金丹坐不
讀漢武紀耳
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
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
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
若父願即決定於是立爲太子 宋史
匡救其惡
太甲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
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

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商書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周宣王嘗宴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宴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成中興之業 通鑑

管仲相齊與俗同好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 史記

李贄曰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此如父母不能事事舉小搆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爲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爲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於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 李氏藏書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罪已重矣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陳 左傳

田單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而寒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王問之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曰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國策

漢高帝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語帝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誅皆讐怨故相聚謀反耳帝曰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乃置酒封雍齒爲

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史記

滕按貫珠者負奇士也能全其身又能保全功臣又能使齊王收穀百姓留侯勸高祖封雍齒又能使高祖保全功臣進說之善可爲諫臣法矣

漢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丙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

成帝時朱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以上漢書

光武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

史弼陳留考城人桓帝時爲平原相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惟平原獨無所上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奏弼會黨禁中解所脫者甚衆 以上後漢書

晉武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晉書

北魏文帝欲立逋亡緣坐法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向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 南北史

駁按文王罪人不孥得此數語始覺其不可易薪槱作人之盛未必不由乎此也

唐太宗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且太上皇春秋已高宜朝夕視膳今去三百餘里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願速示返期以解衆姓之惑

太宗念長孫皇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臺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毀觀

太宗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徐惠妃疏曰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見公主也上泫然泣下後始往朝西內

肅宗嘗不豫卜云山川爲祟王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爲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贓數十萬其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德宗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淸彊介人言其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駁按君相造命非李鄴侯深造以道不能爲此言至矣美矣

然而必信可行蠻貊中孚化及豚魚卽庶人亦時有造命之權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之謂也

德宗以宦者爲宮市使名爲宮市其實奪之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進奉門戶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疋

穆宗甫過公除卽事遊畋聲色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以上唐書

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仁宗慶曆四年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其所封還也

英宗卽位疾甚遇宦者尤少恩左右讒間兩宮內外洶懼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太后鳴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

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張守告高宗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若撫干戈之柄則思二帝母后惴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 以上宋史

元世祖以鐵哥爲司農獵者射兎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秔罪應死鐵哥曰臣鞫之其人母病欲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上殿

阿沙不花見武宗容色日悴乃進曰陛下惟麴蘖是好嬪嬙是耽是猶兩斧伐柝樹未有不顛仆者帝謝之 以上元史

別敬心疏曰陛下連年遠征臣民皆知爲恥不得其傳國寶耳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不旋踵而亡享國長久莫如三代其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璽明矣今爲取寶故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眞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上納其言北征之謀稍息

謹按歷代爭傳國寶興師動衆何昧昧也王孫圉以善爲寶子犯以仁親爲寶子罕以不貪爲寶齊威王以四賢爲寶諸侯以土地人民政事爲寶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得乎丘民而爲天子然則天子之寶
非賢與民乎苟謂得傳國寶而遂可以一世二世傳之無窮
則堯舜禹湯文武亦傳寶可矣何必傳中也
文皇北征還以太子遣使迎緩上失辭欲士奇等下獄尋釋之
密問太子士奇極言太子孝敬因數其事上曰此亦予道當然
士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必
不負上付託上悅
明宣宗既擒高煦車駕將還京陳山請移師襲執趙王上頷之
命楊榮傳旨楊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榮

曰汝沮國之大事乎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
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耳
上意不懌至京始思士奇言然言者猶請削王護衛且召王拘
之京上召士奇諭之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
毋惑羣言上曰吾方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章示之趙王
大喜即獻護衛上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卿之力也
武宗時徐鏊疏畧曰臣故業醫請以養生之說進上古之人起
居有節飲食有常陛下輕萬乘之軀作無益之事非所以尊生
而延年也伏望夙興夜寐起居順陰陽飲食按節序勿觸風露

賢詠　能容海公郡守雅得

勿馳鞍馬勿過醉飽喜無傷心怒無傷肝勞無傷脾欲無傷腎
視聽言動悉皆留意則聖體安而聖壽永矣疏入下詔獄尋杖
遣戍
海瑞瓊山人久困公車遊學教諭謁郡守曰郡守父兄也教官
師也旅見上官左右皆長跪瑞獨中立人號爲筆架教官既入
部直陳天下大計有薄于君臣薄于父子薄于夫婦等語甚戇
上震怒抵其章於地已復取讀爲感動留中月餘不下會有疾
煩悶遂置詔獄黃光昇當瑞大辟徐階言主聖則臣直瑞之狂
戇不過恃聖明在上沽一直臣之名殺之則反成其名容之則

益見聖德之廣上竟釋之於是瑞直聲震海內瑞卒於官喪車
去塗祭數百里不絕諡忠介嘗自稱吾有三不要不要錢不要
官不要命聞者壯之
楊繼盛疏論嚴嵩十大罪且言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陛
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牙陛下之
耳目皆賊嵩之奴僕陛下之臣子多賊嵩之心腹詔下錦衣獄
杖至百有遺之蚺蛇膽者謂服之可以禦杖繼盛笑曰吾自有
膽卻之
蔣瑤擢御史出守揚州武宗南巡倖臣江彬求貨未厭上出漁

賜

得巨魚一畝言直五百金彬請以畀守縱騎趣償瑶脫夫人簪
珥褂服以進上曰此寒酸勿較詔守以瓊花進瑶謂此花原爲
瑶應生至㝡欽北轅共種遂絕上默然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奇
香異品不可勝紀欲以困守瑶即揭帖註曰某產某處上顧笑
徐曰若問守瑶白布何出乎蓋揚產也於是瑶進布五百疋中
貴請選民間女數百人瑶復不應曰必不得已止臣一女請以
進上罷弗選駕旋瑶扈至淮上爲中貴所抑屢辭不得至臨清
左右告乏扈軍糧詔取辦於揚州守計數百金而新安有賈吳
景芳者立出橐中金佐瑶給軍始獲還郡瑶遂以艮二千石名

冠天下

南北郊此爲定議

世宗方議分建南北郊馮恩曰南北郊高皇帝分十年而合今
百餘年陛下行夏之時而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
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守先業
者尚知不可況陛下爲天地子哉
世宗十一年彗星見御史馮恩疏言張孚敬根本之彗也汪鋐
腹心之彗也方獻夫門廷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上
怒逮恩下獄汪鋐言當上言大臣德政律斬王廷相疏請不聽
會審鋐怒罵曰汝上書欲死我今汝死頃不在我手耶恩叱曰
若安能死我鋐怒推案下欲拳恩恩語益厲廷相好語馮御史
何絮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耶
又謂鋐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加御史則不可帝微聞其語是
歲遂免行刑鋐署恩情真恩挺身出不顧觀者嘖嘖曰是御史
膝鐵口鐵膽與骨皆鐵因目爲四鐵御史子行可尚幼于長安
街刺血書疏言臣父幼失怙賴祖母令飴唯之不幸忘逆鱗之
戒遂陷大辟念祖母年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死祖
母必死惟冀陛下哀憐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
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通政陳經見

而憐之爲封上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報戍死戍雷州凡
六載赦歸行可甫冠舉鄉試後穆廟御極恩已七十餘進大理
寺丞而待旌行可孝子以表其廬 以上明史
故上下能相親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
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虞書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
者好君也

北魏文成帝時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魏
主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
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耶至於事君何獨
不然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
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南北史

唐太宗謂侍臣曰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
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
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嶺南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以魏徵諫而止已而盎長子智
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言盎反衆皆勸朕征之惟魏徵以
為千斤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為蠻夷興動勝之不
武不勝為笑但懷之以德彼必不召自來今發一介使盎然徵不可
以不賞賜絹百疋

以李泌同平章事泌與李晟馬燧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
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泌對曰臣今日亦願與
陛下約李晟馬燧皆有大功於國有譖之者願陛下勿害之上
以為然

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
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
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以上唐書

仁宗以司馬光知諫院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
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
事非便帝嘉納之

張昇為御史中丞指切時政帝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
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
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仁宗為感動 以上宋史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孝經卷之十八　　吳之驍類解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也）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曲禮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檀弓

孔子曰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雜記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子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非弗能弗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問

三年之喪何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

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歟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

三年問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雜記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

問同聞 喪去聲

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檀弓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句無過禮苟亡矣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

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

喪去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以上檀弓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 檀弓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 先加敬於人後盡哀於己 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 哀常在戚敬惰施於人 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

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以上檀弓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子曰吾欲言死者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者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不葬　家語

孟子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騄按送死大事也大事之尤謂何曰卜其宅兆故葬之以禮忠其過於制也踰期而暴骨焉則其志惰矣合是而言哀戚言孝子之喪親吾不知之矣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穀梁傳

騄按自古及今本宗世世爲天子支庶世世爲諸侯未有如成周之久者而其葬禮天子不過七月諸侯不過五月其間豈無年月之疵然天子諸侯之傳世較後世加久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崩薨葬卒班班可考故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也後世卽不能如唐呂才之識不擇年月日時亦自有元辰選擇之法彼執諸家年月之說每卜一兆十年之中無二三年可葬雖有孝子而時移事易往往以一月之因循致千年之暴露左道惑衆其害可勝道哉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
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
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不待修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
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
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

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古也雖然則
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
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以上檀弓
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
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
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
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左傳
西伯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

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矣以棺衣更葬之
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史記
漢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
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
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
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今所為初陵
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
漢成帝營起昌陵劉向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孝文
皇帝居霸陵北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

用紵絮斮 斮斬也 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
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是故德彌厚
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宗
廟甚麗發掘必速 以上漢書
光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詔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
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後漢書
南宋虞令 海虞縣 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末東土饑
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

擴

絜夏不就淸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塚壙 南北史

愚按今之情事未申者多矣食飽居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安得何子平以爲之木鐸乎

唐太宗五年詔諸州剗削京觀 克敵積尸封土其上以示武功加土爲墳

太宗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其敘葬畧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

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以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

司徒李建勣且死戒家人曰將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家人耕種於其上免爲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貴

仁人之言

人塚無不發惟建勳塚莫知其處

盧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遣使求救於朱全忠全忠惡其反覆牒報行密行密遣李神福討儔克而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塚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爲效之 以上唐書

宋太祖建隆三年禁民火葬開寶三年詔修前代帝王陵被盜發者 宋史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金史

仁政

元西僧楊璉眞加利宋殯宮金玉發紹興諸陵及大臣塚墓凡乙百乙所會稽人唐珏痛憤貨家具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靑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元史

明太祖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恩及朽骨近世狃於胡俗死者或火焚之投其骨於水傷恩敗俗莫此爲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爲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葬之

劉閔莆田人家貧極力養母母怒衣冠跪床下竟夕不起以父
與祖母二喪未葬遂斷酒肉訓徒郡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
是者三年隣族哀之爲助其葬

明官志曰凡籍産不得及其先塋兆　諸陵山麓無斷伐無營
兆無薪斧斤古先帝王賢聖忠烈祠墓無縱樵牧名山嶽鎮亦
如之　以上明史

明徐芳曰從來送死之禮葬爲大祭次之所以綏死者之藏而
隱其鬼也古諸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不葬者過時而
不葬春秋譏之其或有過而未葬者雖出三年人子之服不變

所以著其情而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于祭而畧于葬甚者先
世遺骸纍纍非一身有高堂邃宇之安而乃不能爲其親營尺
寸之土衝風苦雨嚴冰烈日之吹蕩凍炙而莫之顧恤如此而
于古之委壑者何異乎大家如此小民之窮窶不知禮義者奚
所法乎而吾于祖父如此即吾之子孫將復奚責焉一而有水
火盜賊意外傾崩震撼之患其爲孩戾將奚贖乎　沐集

駱按近世浮屠之害與暴露等其忘親者無論已又有泥世
俗之說以人生之吉凶禍福皆由於宅兆夫爲人子者無以
有已今父母逝矣人生大事孰加於送死者正使人子欲富
而無父之人焉用富人子欲貴而無父之人焉用貴人子欲
壽而無父之人焉用壽且人子不葬父母將父母之目必不
瞑父母之目不瞑則人子必不能有其身必不得私其財即
欲有其身私其財而明有法律幽有鬼神恐人子之罪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也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
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
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檀弓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踐其位行其
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
至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膾炙與羊棗孰美
孟子曰膾炙哉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
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
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卿大夫士從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　曲禮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存謂不忘不絕 著謂見位聞聲）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以上祭義）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向而泣涕者非以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家語）

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家語）

唐太宗生日不為樂曰朕君臨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為宴樂乎（唐書）

程伊川曰人無父母生日倍當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也（小學）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比於親喪）事師無犯

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誠信故無患故忌日不樂以上檀弓

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曲禮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也孝子之行也祭統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家語

孝經類解十八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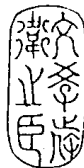
國朝吳之騄撰之騄字耳公歙縣人康熙壬子舉人官績溪縣教諭遷鎮江府教授是書多引經史子集以證經文然釋經在發揮微義不當旁引後代故實牽合比附若釋中於事君句所引之經則曲禮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服官政等語所引之史則文天祥起兵入衛等事是每句之下皆可成類書一門典籍浩博豈復勝載乎

孝經正文一卷孝經内外傳五卷

〔清〕李之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年寶田山莊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正文一卷内傳一卷外傳三卷》提要

序

今上以孝治天下德教所及近自公卿大夫士下至委巷小民遠極海隅日出罔弗感發天良嚮慕風化雖唐虞中天之治成周太和之氣無以加茲而猶

綸音特發刊刻孝經衍義恩賜羣臣頒行天下俾家絃而戶誦之典綦隆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尊嚴義備是孝經一書久與春秋并重天壤矣吾黨稽古之士其可不身體力行守前經

而遵
聖訓哉憶余總角時與李雲山先生同硯席共起居其人敦厚溫潤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氣識過人已遠及長非策蹇齊安郎同舟鄂渚時講論孝友根柢之學故交最

久情最切歲甲子予忝捷楚闈戊辰入中秘留滯京華與先生隔別累載每自故鄉來者輒問訊近狀知授徒於白泉雁臺間日以所著孝經內外傳相勗勉其及門高足悉循謹端雅望而知爲胡公門人也予

聞而欣慕以不得早讀其書爲憾乙未之夏先生長君石臺謁選都門出所傳孝經屬序以十餘年心慕之書得之一旦驚喜展讀因歎先生實能身體力行故垂訓後學於無窮而詒謀孫子之深且遠也夫堯

之親睦九族舜之克諧烝乂暨禹湯文武周公之已事千古帝王卿相本身率物莫不奉孝爲至德要道他如曾仲閔高而後孝子順孫歷世皆有惜其嘉言懿行散在羣書未能合一先生乃特分著內外傳譬

諸合翠裴裴貫珠成串坐帝王士庶之孝子於一堂郎彙上下古今之言行為兩序可以備尚友之資可以為省身之要讀是傳者孝順之心有不勃然感油然生者乎其裨益人心曷有既哉在先生入以教家出以授徒亦猶行聖人之志何容心也乃太上感應不爽累黍今者石臺一發出人頭地方從聞詩聞禮之餘行其立人達人之志資父事君移孝作忠寔為先生善教所基異日功名事業悉本此傳推而行之

易易耳然則石臺之言郎先生之言石臺之行郎先生之行謂非流光餘慶之明驗乎石臺繼述有志行當謀諸剞劂余知此書一出不惟上佐
九重教孝之聖心亦終當與聖經賢傳藏諸石渠天祿矣是為序

康熙五十四年歲在乙未夏五月
賜進士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欽差祭告
女媧氏

商湯王陵寢監賞山西全省綠旗兵丁前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太
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右參議提督山西學
院翰林院侍讀侍講詹事府右春坊右贊
善翰林院檢討丙子科山東正主考纂修
三朝國史翰林院庶吉士年家眷同學弟鄒士
璁拜撰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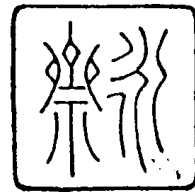
六經皆聖人躬行心得推之以治天下國
家者也學不本於經則爲詞章饾飣治不
本於經則爲功利權謀惟孝經爲尼山所
爲作貫乎詩書易禮樂春秋之精意雖嘗
曰述而不作其作孝經意以補前聖所欲
言而未盡使知文行忠信之教莫不根柢
綱維乎此他日曾氏之子聞一貫微旨其
郎所謂至德要道也歟夫參之獲罪於父
誤劉瓜根其事至細彈聚而解憂受杖而
負慝與夔夔齋慄何異然猶見拒者三責
以弗能如舜之豫親於道參自是益勉於

孝避席親承之下有經以傳後而孝之義
發揮始暢極於天明地察光四海通神明
皆由庸近而至高遠帝王匹夫莫之能易
也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聖性天成薄海內外罔不和
氣烝翔余同年 李君石臺宰豫章之南

康民服其廉明士親其德教三年政成因
出其
卿公年伯孝經內外傳一帙付之梓余受
而讀之內傳則通乎教孝之言五經諸子
古文皆備焉外傳以志古之行孝者虞夏
商周之聖人下逮漢唐元明雖大小不一

而孝子之名必錄焉其間箋釋詳明攷証
宏博有關於世教人心至切近深遠矣
先生身雖未顯而積慶於後賢讓乎忠信
慈惠念不忘親按吏治者閱是書即當求
忠於孝作効謇諤對揚
殿陛呈請

乙覽庸非致君立身之符驗哉余適奉
命視學西江矜勤訪幽逸舉婺水朱孝子黃
覺經建坊表之特祀鄉賢惜不爲 先生
所見附於外傳反復維誦而喜 石臺能
以其傳家者公諸世也爲弁言於簡端
康熙五十九年歲在庚子九月提督江西

全省學政翰林院檢討加三級年眷姪梁
南王思訓頓首拜譔

定庵先生輯孝經內外傳其內傳引經史諸儒之言外傳雜引史傳事寔附於經凡五卷葢六藝之文皆傳先王之教於後世易詩書禮樂春秋所以明道德之指歸者其言博其事繁而其總會在於孝經鄭氏所謂恐道離散作孝經以總會之是已孝經之爲教也兼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之品其爲倫也在父子而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無不該其爲德曰愛敬而知仁聖義中和之體無不周其爲道曰民行而上下神明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貫故曰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先王之至德要道也在昔盛時治教休明五孝之

用通乎貴賤故人皆知反其本源推之於其
所終極而萬化之所出王道之所成皆準諸
此世之衰也綱維不立於上習俗不作於下
聖人以身示之曰行在孝經欲人知所本源
而反身切已守先王之教以立萬世之準其
道未之易焉初古文孝經出河間顏芝其後

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以及孔安國劉
向鄭康成皇侃邢昺等無慮百條家然不過
分析章句箋疏文義而已我
世祖章皇帝聖德聿新孝治懋焕
特命廷臣纂修孝經倣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
之例逮我

皇上克承先志
御極二十九年
欽定孝經衍義百卷始獲告成文義精詳理蘊
弘博非士民所能仰窺萬一者矣援神契云
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　定庵先生於
職士也所輯內外傳以之明審

欽定衍義總會乎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指歸遠
以發明宣聖之傳近以揚厲
聖教之緒弘敷萬化贊勷王道其裨於名教者
豈其微哉　先生姓李諱之素楚黃之麻城
人梓成而請序者其令子　石臺也以丙戌
進士宰南康有治行果無愧立身揚名之道

云

康熙六十年辛丑歲仲夏月中浣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鄰治年家弟馮

詠頓首拜撰

孝經內外傳序

昔夫子嘗有言曰行在孝經由斯言也以夫子之大聖而其行乃囊括於此一書則凡百行萬善千言萬語無非孝行之支流孝經之註脚耳孟子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益可互相證明哉孝經自秦火後爲河間顔芝所藏厥後傳註不下數百家而其書多無可攷今所存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及唐明皇三家然皆隨經文敷衍言理而未徵事未能使讀之者感發淋漓歌泣而不能自已猶以爲天壤間缺事也　楚黄李定菴年祖以碩德宿學久授生徒其敎人以孝爲本以孝經爲

宗而又博極群書蒐羅甚富上自唐虞三代下迄元明凡孝子之嘉言寔行一一採輯分為內外二傳若干卷內傳所載格言固可以垂訓百世至外傳所錄古孝子生平事跡其間有純行有奇節雖不必盡出於中庸要其血性丹誠鬼神可泣異類可格自皆不可得

而磨滅也先生聚古今來孝子於一書之中醞釀元氣薈萃懿嫩豈特表章之功偉乎蓋人之至性敦篤者或無所感于往事而亦自呈其天真下此則不能無假於見聞以生其感發激昂之致今得先生是書浸淫貫通令人時歌時泣不失天良是真可以教孝矣今

聖天子德極大孝遠邁隆古首以孝治天下而制科取士兼設孝經然則先生是書不惟能體吾夫子行在孝經之意而大有所闡揚而於國家教化之道其所裨益夫豈細哉今秋余奉

使入粵道出南康 石崖年伯出一編授余曰不

揣鄙陋綴數言於簡端以告天下凡為人子者亦以見 年伯繼志述事之大孝為不可及也已

康熙庚子仲冬上浣海鹽年眷晚生俞鴻圖

頓首拜撰

南康李石臺大令梓其尊公定庵先生孝經內外傳成授余一編讀竟爲之整襟而與曰世謂作者難而未知述者尤不易也先生所著家塾警言以及玉田寶藏雲湖諸集俱關聖道人心久已家傳戶誦茲編乃教授生徒時所輯首列正文次雜行事證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又獨運匠心集腋成裘殆不知硯幾穿而甞幾絕矣其自序云童子入俗未深去道不遠思有以變化其氣質吾於此知先生學問深純蓋得蒙以養正之心傳使當日出爲世用其功業文章不知居何等矣乃以明經終

老未克展其懷抱不亦深可惜也哉雖然華膴者身後之浮名而著述乃不朽之盛業今大令捷南宮宰百里五載於茲其得之庭訓見諸設施者亦難枚舉即如某某身列士林而兄弟參商某某家本世冑而父子乖離至於詰訟公庭大令則摘取傳中一二條以勸諭之終歸歡釋此皆余所目睹者今則風移俗易莫不以孝弟力田爲務駸駸乎太和之象爲近古焉異日者大令考最登朝以此書獻之　當宁頒之春官公之海內是先生能取千古人之書集爲一已之書大令則以一已之書散爲天下人之書於以翼聖道正人心厥功詎不偉歟即以爲先生非述也作也亦無不可新安後學吳雯炯拜跋

嘗訓人子之孝於親也有本之天性者有得之學問者本之天性者雖慈父不能傳之子得之學問者兄弟可以相勉勵師友可以相勸戒甚之悖逆無知之徒懿範當前亦可相觀而化也故經史百家無一書無言孝之文而孝經又特爲古今敎孝之全書昔人謂讀孝經一卷即可立身治國此意自隋唐而後知之者鮮矣己亥仲夏御自嶺南至蓉江　明府李石臺先生挽留署中居有閒授以

太先生所輯孝經內外傳一書御每焚香莊誦未嘗不

汗流浹背而淚潸潸下也蓋御二齡喪母戊子先嚴見背計飽食煖衣於膝下者二十四年曾不知孝養爲何事况今十載不歸春禴秋嘗祭禮闕然天壤間恐無此罪人也自念此固天性之薄實亦不學之過嚮使御得早讀此書十年雖甚饑寒困苦寧肯捨吾父吾母之墳柩而遠遊他鄉耶今見　明府治邑如家愛民如子悉遵

太先生之庭訓而仍原本於孝經內外傳一書康邑斯民獨何幸哉由此推之御又知此書出而天下之人子皆奉爲金鑑恐未能私爲李氏之球圖矣

旹

康熙庚子初夏關中後學王御政頓首拜識

余自丙午春迄今更十秋凡三歷西席所教授皆童子
也童子者情獨切於孺慕愛未分於妻子是無言之孝
余中心藏之矣昔醫閭先生最喜教童子謂其入俗未
深而去道不遠余亦云然今童子漸長余恐天性不足
恃而思以學問變化其氣質然不得長者一言終無徵
不信程知庵先生宦歸林下余亟接其緒論言言皆龜
鑑而大旨惟以不離乎孝者近是一日先生謂余曰孝
道甚大古人之言孝行孝者甚多惜乎散見於羣書而
未前立一傳吾亟欲傳之以示後學而無如精神倦於

筆硯何余曰吾忝爲弟子師而敢以後學煩先生哉於
是乎竊取先生之意本孝經而內外傳之內傳採孝子
之嘉言外傳採孝子之實行合正文凡六卷閱二載而
成質之知庵知庵欣然曰是可以梓矣子其圖之或曰
孩提皆知孝何必讀書余曰不然孩提之時少不孩提
之時多秦之俗豈盡如賈誼所言父假耰鉏子有德色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毋亦其焚書之過乎或曰
孝積力行何如耳不在多言余曰是矣但言之不明則
行之亦不爲昔陳元失愛於慈母苟非仇覽與之講大

倫言至性以相感悟陳元未必卒爲孝子或曰孝分內
事也不可言功余曰孝雖不爲功但凡罪或可逭而不
孝之罪無可逃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逮此
丘吾子之所以自溺也罪乎功乎或又曰孝門內瑣節
也弟子細行也不足以責成人及天下余曰此又與於
不孝之甚者也孝爲太和元氣故唐虞之際底豫克諧
文武周公善繼善述孝在天下爲天下之元氣在一國
爲一國之元氣在一家一身爲一家一身之元氣以孝
爲瑣節細行者不亦管窺蠡測乎或復辨曰孝莫大於

尊養貧賤者尊養之薄也孝莫深於愛敬儀文者愛敬
之名也吾之論孝與子異余曰固已夫子之爲孝不違
於義也宜聖以孝廸人而顏曾閔路不妨貧賤丐兒以
孝自豔而拜跪歌舞亦有儀文使必尊養而後爲孝則
耕山漁河何以先貧賤而升聞也使必去儀文而後爲
孝則溫凊定省何以明愛敬而錫類也誠如子言是以
寢門問豎爲近於名而捧檄色喜爲薄於行矣豈通論
乎或起謝曰說必詳而後約學必講而後明吾非欲肆
辨於子也得子之說始信孝子之言不可不多聞而孝

子之行不可不多見也然取孝經而內外傳之亦有說乎余曰有孔子云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莫大於尊王孝經莫大於嚴父則孝經之重於天壤間也與春秋並左氏取春秋而內外傳之今左傳三十卷春秋之內傳也國語二十一篇春秋之外傳也詞不必與春秋類而無不與春秋相發明焉余之傳孝經而卷分內外也亦猶是焉爾余漸摩童子之天性親承長者之緒論久矣不有斯傳何以爲子何以爲人何以爲人子師至於後有伐吾傳如伐左氏黨吾傳如黨左氏者吾不暇

計也漫序於右

康熙十五年丙辰歲葭月上弦楚黃後學李之素題於望花西壇

孝經正文

楚黃李之素定庵甫著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曾子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以爲非孝子不可以傳吾道也順天下順人心之曰然而教化之也立身成其身也行道即行此孝道也無念念也引詩言爲人子孫當恒念爾之先祖傳述其功德而行之勿墜其統緒也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刑型法也甫刑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愛親敬親者天子自愛敬其親也不敢惡於人慢於人者使人皆愛敬其親也愛敬盡於天下之事親而至德要道之教加於百姓則四海慕化皆儀刑而同歸於孝矣引書之言有善皆賴所謂上行下效也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制節用財有節也謹度恪守法度也引小雅小旻之詩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恐懼戒慎使不至於墜陷也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無擇言行皆遵法合道而無容選擇也三者備服飾言行皆全備無虧也引烝民之詩言卿大夫當敬事天子以保宗廟永奉祭祀也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資取也以用也愛同愛父與愛母同也敬同敬父與敬君同也合愛與敬而兼之者惟父然也長上皆指君引小雅宛之詩言士行孝當夙夜勤謹無辱其父母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天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地利高下燥濕所產之

利也謹修其身不妄爲也節省其用不妄費也獨不引詩者義盡於此不容贅也結言孝無貴賤始終之異而患孝道至大已身不能企及者自古至今未有此理天子庶人之孝分量不同而孝則一天子庶人不同而天則一庶人之養親卽庶人之事天恐後世論以分量大小觀孝故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則法也肅戒也夫子言孝道雖大豈自先王有哉人生天地之間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慈愛恭順卽爲孝行也孝本天地之常經而人取則焉故聖人法天之明以顯其常因地之利以行其宜順此以施政教故不肅戒而成不威嚴而治博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皆以孝言引南山之詩言太師爲民模範不可不愼也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

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小國之臣子男之卿大夫也覺大也順從也事先王事先君以盡職功祭言安之安其養也享之享其祭也和平從其治也引大雅抑之詩言有大德行而爲四國之從者以證之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

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嚴尊敬也敬之大者莫如配享上天周公攝政郊祀祭天則以后稷配尊后稷猶天也宗祀祭上帝則以文王配尊文王猶上帝也周公尊敬其祖父則德教刑於四海而四海諸侯皆來助祭孝道之感人如是故親愛之心生於膝下孩幼之年漸長則日加尊嚴以致敬於父母是以聖人因親嚴之心敦其愛敬之教所以不待肅嚴而成治也其所因者本於孝也續者父子相繼人倫莫大於此也親爲君以臨乎已三綱莫重乎此也苟自不能愛敬其親而教令他人皆愛敬其親者是謂悖逆本心之德天理之宜也惟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今自逆不行使天下之民無所法則乃不在於愛敬之善而皆在於悖逆之凶德雖得志居於民上而有道君子能不賤惡之哉若聖

人君子則不爲悖德悖禮之事必思合於義理而後言必思悅於人心而後行故立德制義不違於道而言可尊崇制作事業必得其宜而行可法則威儀動靜合於規矩而可爲觀望可爲法度君行此六者以臨莅斯民則民皆畏威懷德而則象之故上行下效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引曹風鳲鳩之詩言君子威儀無有差忒豈不爲人法則哉信乎君子之德不可少也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五者咸備能盡人道矣而盡性盡天存焉三者不除去天遠矣必致危亡之禍雖日奉牛羊豕三牲之養自謂盡禮親得安坐而食乎故知事親自謹身始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屬千劓屬千剕屬五百宮屬三百大辟屬二百要有所挾而求也非詆毀之也聖人知不孝即大亂之道故因不孝而立刑書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夫子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則君行而民效之皆親愛其君矣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則上行而下效之皆順從其長矣禮樂皆本孝悌言天子敬一父兄君而千萬人之爲子弟臣者皆悅此要道之義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

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言君子教人以孝事親非必人人耳提面命但自行孝於內則其化自流於外身教以孝則天下皆知敬父身教以悌則天下皆知敬兄身教以臣則天下皆知敬君引詩言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以爲民之父母非至德之君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

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居家理行成於內俱本孝悌言

諫諍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陷親不義不得爲孝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王者父天而母地故事父母孝則事天之道能明事地之義能察又於宗族之中皆順於理則上下之人無不自化矣事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而神明之功效彰矣宗廟致敬又從事父兄而推廣之皆不忘忘親之意也恐辱先恐其德業不能世守也鬼神著祖考來格而福祿綏之也若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感通神明誠無不格光照四海理無不明矣引有聲之詩言遠近皆心服益見德化之感應

無所不通也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言君子事上其進朝也則思以已之善道盡忠於君其退朝也則思君有過失已當補塞進則復言將順其君之美匡救其君之惡如此則君臣上下情通志協能相親也引小雅隰桑之詩言忠臣事君雖有

時遠離不在左右然心乎愛君不謂之遠中心常藏
此事君之道何日得遺忘之乎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言孝子之喪親哭以氣竭而止無餘偯之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不爲文飾人子不食過三日則傷生矣故不得哀死而傷生雖毀瘠而不滅絕其性及其將葬則陳簠簋祭奠而加哀慼男踊女擗悲哀以往送之爲墓於郊卜還宅兆之地而安葬之既葬之後則爲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三年之後春秋祭祀以時思親不忍忘之是以親存則盡愛敬以事之親亡則盡哀慼以事之生民一本之道盡矣死生無憾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乃克有終矣爲人子者取孝經之義熟玩而勉行之庶乎子道全而人道亦無虧矣

孝經正文終

朱子孝經刊誤（古今文有不同者別見考異）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攷之傳文固多傅

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將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

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後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而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産之言唯易禮字爲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産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温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都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後不言合刪改者放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卽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卻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寔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

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爲傳之十章或云宜爲十二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内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或云宜爲

九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為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

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為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忠於事君之意當為傳之九章或云宜為十一章

因上章爭臣而謾觸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孝經內傳卷之一

楚黃李之素定庵編輯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卦

蔄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亦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於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爲之始亦如人之生於母而不知資始於父之元氣也始之於未生之前生之於有始之後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坤卦

程頤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無疆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卦

程頤曰無尊嚴則孝敬衰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理義有所錯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

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繫辭

朱震曰將說天地生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爲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爲陰之父坤地也爲陽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與我竝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艸木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

柴中行曰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以人言之耳或曰乾坤生萬物孰見其長中少物自爲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之生師天地之生豈父母之外別有天地之生乎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舜典

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蓋五者

之理由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因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其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耻之患矣

伊尹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伊訓

謹始之道孝弟而已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愛敬於此而刑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矣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弔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康誥

憝擾姦宄固大可惡矣然於大倫猶未斁也況不孝不弟之人尤爲可惡者乎蓋不孝之子不能敬事其父大傷其父心以致爲父者亦不能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於弟不念上天顯設長幼之倫紀不能敬事其兄以致爲兄者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大不友於弟是兄弟相賊矣父子兄弟至於如此不於我治政之臣而得罪焉則天與吾民之常道必大泯滅而紊亂矣罰可乎汝其速由文王監殷所作之罰刑此不孝不弟之人不可緩也

王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酒誥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母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買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

成王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跡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仲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跡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跡也能如是則可謂率乃祖文王忠孝之常訓不若爾父之不忠不孝而違王命者矣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小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輔廣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已之言又想像其祝已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爲心亦可謂賢矣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以上國風

朱善曰師氏導我者也每事詢訪不敢耑也父母生我者也及時問安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因師致告不敢褻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小雅

謝枋得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我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奧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病也長

者如南風之長萬物調和其身體資養其血氣日夜望之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教育英材涵養其德性發紓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大雅

朱熹集傳曰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

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忩是以其孝為可法耳

若有時而忩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平等也不爭温清定省養其体也不忘身及親養其志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方愨曰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忩親可知於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

忩親可知孝子之行孰過於是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音梏反必面自外來欲省顔色故言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陳澔曰恒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過於老矣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室西南隅坐不中席主奥中席皆尊者之道也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敢迹尊者之所行食音嗣饗不為槩不為槩量限節順親之心也祭祀不為尸人子所不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承志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音紫為近于謗不苟笑為近于諂不服闇不欺人所不見也不登危不行險以徼幸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為友報讐不有私財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不為飾也行不翔不為容也言不惰惰訛不正之言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多食厭飫則口味變飲酒不至變貌人有常貌過量則變笑不至矧齒本曰矧見矧是大笑也怒不至詈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疾止復故復其故常

居喪之禮毀瘠羸瘦不形不露骨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平聲則沐身有瘍音羊則

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音升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方愨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音洛然不可以過哀而聵其聽焉視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也雜記禮記篇名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前言為人子者居不主奥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

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以上曲禮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陳澔曰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毀而滅性是不

念生我者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以上檀弓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漱音素 櫛縰 縰音洗 笄 笄音基 總拂髦冠緌纓端韠 韠音必 紳搢笏左右佩用 雞初鳴咸盥漱者夙興以致其潔也櫛梳也縰韜髮作髻也笄加簪也總束髮飾髻也髦用髮為之古人生子三月則翦髮為髦帶之于首男左女右既笄冠以綵飾之加于冠則謂之髦所以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拂去其髮上之塵也纓冠之絲結于頷下以固冠者也緌纓之下垂者也端元端服也韠蔽膝也紳大帶也笏用竹為之插于帶中所以記事也左右佩所佩之物如帨刀之類所以備尊長使令之用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 衣紳着衣而加紳也佩用如鍼線之類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 至寢所也 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苛疥也有疾而痛則敬而抑以摩之有苛而癢則敬而搔以爬之先後扶持防其傾危也進盥則少者奉槃器輕易舉也長者奉水水重恐覆也溫者承藉之義也敬者或過于肅故又柔色以承藉尊者之意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

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餕莫之敢飲食 傳移也置有常處子婦不敢移置他處杖屨服御之重者敬之不敢近恐汙穢也敦與牟盛黍稷器卮盛酒器匜盛水漿器食餘曰餕非食用之餘不敢先者恐私擅不敬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 洟音替 寒不敢襲 襲重衣也 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 應唯聞聲而速應敬對有問而謹容慎齊此心謹慎齊莊不敢放肆揖俯也遊揚也升階而入將近尊長其容俯若揖降階而出漸遠尊長其容舒若遊皆容之恭也噦嘔逆聲噫哀聲噫噴嚏咳嗽聲此聲之不恭也欠氣乏伸体倦跛偏任一足也倚匕着于物也睇視邪視也此氣之不恭

(也洟由鼻出者此褻之不恭也敬事謂習射㧊謂揭其裳言非習射則不敢袒裼而露臂非涉水則不敢撅而揭裳褻衣衾近身常褻故不敢見其裏皆畏其不恭也)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不見謂即刷除之不使見示于人也漱澣皆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為紉)

嚴陵方氏曰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燠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於已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唾洟不見而已則唾洟不敢其所以愛親之心可謂至矣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音悅)則復(扶又反下同)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孰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眞德秀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覆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哉豈容一息忘哉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以上內則)

眞德秀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敬者

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之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之言而踈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

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
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以上玉藻
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 常若承顏 聲不絕乎耳 常若聽命 心志
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
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輔廣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
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
母之聲音自不絕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

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
敬而已愛則心也故曰存愨則誠也故曰著著存不
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又曰一息不敬則絕乎理
絕乎理則辱其親矣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是乃思
終身弗辱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
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
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
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
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
者也安能爲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
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
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
於親敢不敬乎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

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
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
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
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
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
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東
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温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

如將復入然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以上祭義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

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以上祭統

方慤曰以養志為上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也發音聲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

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

葉夢得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為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為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為嚴之體也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哀公問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

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
之謂與大戴禮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
姜氏遂惡莊公而愛共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
即位克段於鄢乃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
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
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
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

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
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
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山東皐落氏里克諫之不聽且曰
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
廢乎里克對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
則免於難
臧文仲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
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
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氏喜使飲己
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以上左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爲仁之本與

程頤曰孝弟順德也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
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
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朱熹曰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
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
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
仁以孝弟爲本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

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愼也故三日而殯凡附
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
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愼也春秋祭祀以
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
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
有不歸厚乎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
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卽率意改之則孝子之
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
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子曰魯之三家殯設揆則其葬也僭而不禮矣以
薙徹則其祭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攷
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禮
足以尊榮其親而爲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
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
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
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爲險
語以中人之隱而務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
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逃焉耳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
之言也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尹氏曰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有不得已也
若非義而遺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曾是以爲孝乎

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辭音笑貌也而以色
爲難者色非可以強爲也非其眞有深愛存乎其心
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
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
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

於柔順今其告游夏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强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

朱子曰旣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眞愛也敬而不愛非眞敬也觀此則敬愛原不做兩箇看愛曰深愛便含至誠惻怛之意前說已

言之矣若和氣便是無乖戾偏私纔能中節一有放肆便不和矣愉色雖訓悅觀私覿愉愉如也註則又和矣原根上執圭之敬而又加和正是敬之舒處婉容則婉曲與順惟恐有觸犯親底意非敬而何如此體會愛敬自不是兩箇道理

或問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倪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楊氏曰一跬步不敢忘親況敢爲無方之遊乎

謝氏曰恐親念我不忘也若人子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子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蔡虛齋曰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聖人欲人子之知懼者欲其及時承養而不懈耳。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嗚呼父母壽日增則衰亦日甚故曰孝子愛日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

昭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知此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以上論語

呂氏曰至行誠篤取信於父母昆弟人不得而間焉非成身之至不足以及是故曰孝子成身

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黄洵饒曰爲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行遠登高者謂孝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西山眞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爲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天定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雲峰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帑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

必受命聖人事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西山眞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楊氏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奠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記曰入門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蓋死而後亡也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存不忘乎心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游氏曰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於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其於慶賞刑威乎何有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以上學庸

夫仁人也人無所不愛五達道皆當以仁矣親親何獨爲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罔極之恩也良心之發於此最爲眞切五倫皆自此而推之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雲峰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爲先人倫有五君親爲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聞之也

吳因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底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卻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故歸重不失其身上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大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母體同氣至親至密故

事之者當先意承志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爲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况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雖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厲乎蔡虛齋曰人子養志其目最多其體最大酒食一端特舉以見例耳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皆養志之事也故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跬步而不敢忘孝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新安陳氏曰洙泗言仁孟氏兼言仁義言仁渾淪言

之言其理一者也故總言孝弟以明親親見親親爲仁民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言理一中之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也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者耳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陷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爲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凊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流溢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艸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雙峰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爲人子不特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西山眞氏曰舜所値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爲不是而自引以爲已之慝惟見自已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孝之親惟思爲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爲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慶源輔氏曰衆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以上孟子

西山眞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

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亦遏人欲擴天理

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盍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往觀之見喬寔高高然而仰梓寔晉晉焉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

以寔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尚書大傳

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子欲養而親不逮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

子路曰有人焉夙興夜寐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意者身未敬耶色不順耶辭不遜耶無此三者何爲無孝子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耶坐吾語汝

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以上韓詩外傳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孔子曰春秋祭祀以別親踈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孝子之情也文王惟能得之矣

孔子曰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孔子適齊遇異人焉哭音甚哀孔子下車而問之對曰吾丘吾子也向有三失晩而自覺悔之何及孔子曰三失可得聞乎丘吾子曰吾少時好遊歷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生平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逝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以上家語

為人子者無以有己為人臣者無以有己老子

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艸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管子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地而安之忠之至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莊子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

其名也尸子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惟賢者爲不然荀子

孝感天地應乎神明天子孝龍負圖庶民孝艸木榮茂昔曾子孝父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至於終身跬步之間不忘孝道是以一切禽獸艸木取之以時不違天道竭力盡忠此爲孝子之志也素履子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於孝人主

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呂覽

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道通乎神明光於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亢倉子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衣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漢文帝養老詔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

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漢武帝養老詔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漢宣帝遣喪勿繇詔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從事以忠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

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
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
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
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郡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
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凋損大漢之興
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
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
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於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
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
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陳忠論喪服疏

漢章帝欲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許曰夫至孝之行安親
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
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
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漢紀

臣聞之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
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
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
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
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夫親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
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漢者
孝友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
不可以之貫萬世古人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
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遵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
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
薄焉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昔翟方進自以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
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
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天下通喪可如
舊禮 荀爽對策

荀悅曰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
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
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
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 漢紀

章帝詔議貢舉法大鴻臚韋彪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

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納之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稿矣 劉向

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啜菽

飲水足以致其敬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祀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一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殺也亦和顏色承意旨盡禮義而已矣 桓寬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

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 以上楊子

馬融曰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爲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 忠經

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不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習非其

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矣 王昶

晉武帝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晉書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

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
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亾本樂之道也調器以和
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已以致祿養之
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
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
養者是以耻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
以義養也 范曄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
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冐危履險自死輕生妻

息訹夷昆季㝠滅餘臣母子得逄與運臣母妾劉今年
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八
妾丘兒孫又久亾歿兩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之
孤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頻居帥萊又復矜臣溫清所
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冐宸鑒非敢
苟違朝廷遠離幾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
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燮憲
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悳綢繆始許哀放
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趍趄茬
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㞧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
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廹近時懔懔
之祈轉急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於四
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惟扆有感必應實望聖明
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
孰非涵養 沈炯請歸養表
近啟歸訴庶諒窮欵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
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爲自拔廚教
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昉逡從末宦祿不

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
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醊不親如在安寄晨
哀寂寥聞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
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
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廹之情謹
以啟事陳聞 任昉上蕭太傅啟
北魏文成帝時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輙求見屏人
極論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
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

於外耶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如高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魏以房景伯爲淸河太守其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請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以上南北史

隋上柱國鄭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核除名文帝下詔

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隋書

蘇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 隋書

人子之身非人子有也父母之體之分也雖曰異形實一身也 龍門子

朕聞上古之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旣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絶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愈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

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唐明皇孝

唐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太宗將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且太上皇春秋已高宜朝夕視膳今去三百餘里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願速示返期以解衆姓之惑上深納之

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受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捉使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告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遠離則憂倂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繇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頹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行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爲國展效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越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悽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汙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嚙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嘗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其官奉表陳讓以聞 元結辭容州表

蘇頲遭父喪睿宗起復爲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不忍言恐其殞絕上乃聽其終制

唐憲宗即位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

堂萬無母子俱逆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裴[illegible]
老為言上曰為人子者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illegible]
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謂左右曰裴
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張士衡講教鄉里太宗擢為崇賢館學士太子承乾嘗
問事佛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君仁臣忠子孝則福
祚反是而殃禍至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
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

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以上唐書
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
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
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
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
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
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
君之道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
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
故曰畜也舊唐書
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章者益聞鄉里之內喪不
相舂賓麻之旁食未嘗飽此聖王教化之道治世不刊
之言何乃匪人親罹釁酷或則舉奠之際歌吹為娛靈
柩之前令章為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今後有犯此者
並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在官吏常加覺察如
不用心並當連坐宋太宗禁喪葬舉樂詔
英宗即位疾甚遇宦者尤少恩左右讒間兩宮內外洶
懼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

曰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進曰昔溫成之
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
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
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
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
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
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
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張守告高宗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

毳幕之居享牖牖之奉則思二帝母后𩛆肉酪漿之味服細㲁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若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以上宋史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習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有不可行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司馬溫公

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是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晦庵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

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又曰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是見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

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
雙峰饒氏仲元曰西銘一書規模弘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衆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

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安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

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

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徒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

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亦不愧屋漏畏天敬承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顯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類處之若一生順死安而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亦容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

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臨川吳氏艸廬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恭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

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見聞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

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與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

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
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
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
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
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
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
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
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
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

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榮陽呂氏原明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
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
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
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
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須臾離親也事親如天頃
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魯齋許氏平仲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
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

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
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
母在不遠遊爲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違但父母思念
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
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
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
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
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

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
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以救也

勉齋黃氏直卿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
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沒也升屋而號
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
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及其歲月既遠若
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
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
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

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卒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 以上性理

父母不近人情者惟舜爲然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所喜之故雖當竭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之心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之不易則亦不安矣豈悅親之道乎 張横渠

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已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 程伊川語

孝爲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逹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孝乎成百善哉于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不一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聾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騰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横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謡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私禽鳥

之微艸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詭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夫本發露虛明洞逹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乎内也曾子之孝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爲超警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兹在兹而已啟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

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爲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莽確然自信毅然必爲未有能樂其常而致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覧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博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爲拘

因端精則滯著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劉子翚曾子論

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謂四肢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卽爲辱其親矣尚焉得爲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啟手足而後知免與

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燠寒抑搔疴癢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爲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鴇羽諸詩幽憂憯嘆甚者呼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也　以上眞西山

孝一也而分不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或殊惟隨分以自盡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足舜撫四極而其孝有餘夫曾子之貧可知矣固不以貧而自歉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自足蓋愛親性也貧富貴賤命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又曰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誼非士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以事其親愛日之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　胡致
堂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織毳

為衣卽鳥夷卉服之類死葬之中野百鳥啣土爲墳禽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刻木如影事之如生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爲孝養之鄉舜封爲孝養之國王嘉拾遺記

金世宗時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疾劇私心憒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常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卽令還家侍疾俟愈乃來

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立朝讜正元世祖令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孔子亦有戒耶

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不存者三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不行者坐以罪文宗詔廷臣議行之以上元史

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層檄不許吏擊登聞鼓太祖切責緻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緻大慚吏得終喪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明世宗詔曰人君爲治必本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正名尊稱大禮屢命羣臣集議輒引漢定陶王宋濮王爲據朕心靡寧蓋漢宋二帝皆立爲子朕則入奉宗祧與爲人後者不同劬勞之恩昊天罔極因心之孝每用歉然

令稱獻皇帝曰皇考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以申朕惓惓孝養之誠以上明史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於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方孝孺孝經解序

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艸廬之中國無門庭之急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寔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

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史嵩之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獨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而移忠其君者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尚門內之私則賢不可起曰則可言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何必遵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雜倫論起復李賢疏

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 王陽明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既獘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獘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獘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

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 王陽明書朱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李空同曰孝子之於親欲其修而無短故親之身非無期也孝子曰吾親如金石如松栢如彭如聃非不知人之身非六者倫也乃其心恆若斯矣故曰孝子愛日

呂涇野曰夫壽親有三道焉得其上者之謂聖得其中者之謂賢得其下者之謂才或曰何謂也曰壽其德者萬世有辭金石同其堅日月齊其明非聖而能之乎壽其齒者順厥考心身甚康強年越其度非賢而能之乎

謂其業者箕裘不壞爲他人有非才而能之乎故聖也者盡性者也賢也者盡情者也才也者盡力者也

汪衍明曰人子亦爲其親用命耳親命之學則力學親命之田則力田藉令廢詩書棄祿糈雖日侍親側何以中親之歡

白沙子曰夫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究於四海堯舜大聖人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 以上明文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觀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

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皆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朋友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惱終日落嗔火中如何得出故云每事自反不獨天下之父子定而天下之兄弟妻孥朋友童僕雞犬亦無不定矣一帖清涼散也

周萊峰問陸平泉云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乎泉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或問事親若曾子者何義余曰此句真精神在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上又問曰此又是何義余曰大約父母之於赤子無有一件不養志的人子報父母却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即如曾子之養曾晳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者十分中尚不及一所以僅稱得個可字今人不必遠法曾參但去取法三家村老嫗養兒自然事父母不敢在口體上塞責矣

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人事親惟恐不成科第是可謂養志乎曰父以此教之子以此成之如何不是養

志但既得科第之後親老不能隨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即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匆匆其捧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日甚則新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鹹酸之類誰復爲之檢點此無論養志亦何曾叫得養口體市井負販父子兄弟團圞一處其饔飧無日不相共其痛癢無刻不相關即口體之養未全而養志却無愧者且寸薪粒米皆從刻心瀝血中來如此養父母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家名曰祿養而未能必躬必親如此養父母味雖甘而

情則苦嗚呼為人子者不惟不能養志抑且不能養口
體非其忍心如此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者耳雖然亦
却被科第二字累他一半蓋父母教之而父母還以自
累也 以上陳眉公秘笈
父母於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矜恤飲食衣
服之類或有所私厚子之富者如有所奉則轉以與之
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因以生怨殆未之
思耳若使我貧彼富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日省錄
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寘律禁之其特甚者則有四

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
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傴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饑
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溲叢穢蕭薦可憎
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耦
寒煖誰問丈夫猶可撥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
稚者稚人人鼾睡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
邊淚濕與誰同有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毋我者乘
慣激婺姑我者橫而凶絕祇變半斷骨血空博一世要
亦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
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飧而忍氣吁嗟身後[illegible]
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老兒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
勸化者於斯更喫緊云
不孝習成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為吾有而在父
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
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卑父叟子而爭財囉唣者有矣
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不帶
一財來而襁褓無缺以至今日誰為者乎二曰戀妻子
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娛妻寵子佳會

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為我子
而我為誰子親念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
聚樂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即妻能擁我生活耶
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乃有婦而親
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慾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
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谿有激聒請讓者不
辨也憤子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
生之奉吁嗟狂與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妒天地之大
人猶有憾父母之於眾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

目奪寵或兄弟而觖觖或姊妹而討嫌護短爭長分曹
伐異相譏蠱而家道睽積嗔意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
之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大不孝吁可惕哉
人子於親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俗每於歲節淸明一詣
墳所餘半載俱置親於荒墟不問祭時候大率與兄弟
親友放情遊覽盡歡而歸節歲非掃松也祗賞梅耳淸
明非省墓也祗踏青耳嗟夫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
生厨菽水沒列鼎以何爲
顏伯子孝弟醒語云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逆新

枝旣起舊本爲枯菽水承歡何能報答則孝心自然爽
痛但念得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個幼
相濡沫老共護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唐王中書勸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
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
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淒
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一
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簟席兒眠
乾裀褥兒啼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潛身在臭穢不暇恩

沐浴橫髮與倒冠形容不顧陋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
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萬千端年至十五六
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追遊酒色恣所欲日
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
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土觀妻顏似玉母若責
一言含嗔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裙
衫妻著新羅縠不避人憎嫌不解人羞恧父母或鰥寡
長夜守孤獨健或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
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怏怏至無常孤魂

殯山谷魂靈在幽壤誰念經桎梏纔得父母亡兄弟分
財祿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
畜慈烏尚反哺羔羊尤跪足勸汝爲人子經書勤覽讀
黃香夏扇枕冬須溫衾褥王祥臥寒冰孟宗泣枯竹郭
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
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
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悔前
非莫待天誅戮
楊貞復論讀孝經曰旬日淸晨默坐閉目存想從自身

現今年歲回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何又逆想下胎一
聲啼叫時光景如何又逆想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
亦吸時光景如何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綿綿
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
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

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甚當順
他性驟拂之則不堪當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
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
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

出我下積此驕妬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
手遂眞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粗率慣便
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絶少慣遂不
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㑹其痛癢三曰
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
態聽高堂而機窒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者矣四
曰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怨習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
見德習久則厭嗛起一施感恩習濟則多寡生一迎而
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

故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有譽我而被、者矣有強
遜吾事而怒戕者矣眼前大愚惛然罔識況能推及胎
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
倒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
其人未嘗無眞性也積久不知其慢耳是宜急急喚醒
庶幾克治時思冲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
爲大孝者鮮矣　以上出昨非庵

原缺第一葉

三國

晉

南北朝

孝經外傳卷之二目錄終

孝經外傳卷之二

之素定庵編輯

虞

大舜

舜父瞽瞍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耕於歷山耕者讓畔陶於河濱器不苦窳漁於雷澤漁者分均年五十猶思兒慕帝堯聞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讓天下

夏

大禹

禹父鯀治水無功殛死禹傷之勞心胼胝居外十三載漸九川定九州克葢前人之愆禪天子位禘嚳郊鯀延祚四百

殷

孝已

孝已高宗之子事親一夜五起視衾之厚薄枕之高下也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周

文王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

父文王至孝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能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周公

周公旦武王之弟其事文王也行無犄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嘗採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卽馳至又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汝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齊欲聘以爲卿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居喪三日不舉火十年不置衣而養父母則每食必有酒肉且問所與

仲子

仲由字季路親沒南遊於楚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閔子

閔損字子騫早喪母隆冬後母以蘆花衣之以絮衣己二子父覺欲出之損泣告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亦感悔遂成慈母

高子

高柴字子羔衛人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樂正子

樂正子名春嘗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老萊子

老萊子楚人孝養二親年七十猶作嬰兒戲身着五色

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尹伯奇

伯奇吉甫之子母死吉甫更娶後妻妻譖伯奇因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芰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遊吉甫從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還伯奇

漢

文帝

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居代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所嘗不進仁孝聞於天下

明帝

帝爲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卽祚長思慕至踰年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明旦遂率百官詣陵寢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採取以薦會

清河孝王

王名慶母貴人宋氏被誣自殺葬於樊濯聚王每竊感恨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令乳母於城北遙祀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臣四時給祭具王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後病謂舅宋衍曰清河埤薄願乞骸骨於貴人冢旁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堂庶母子並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

臣國陛下濕願乞骸骨從貴人於樊灌聚及今日口目
尚能言視問脈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

石建

萬石君石奮河內人景帝朝爲九卿四子俱官二千石
成以孝謹聞長子建爲郎中令白首而父尚無恙每五
日洗沐歸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厠牏自澣濯復與侍
者不令萬石君知以爲常

樊儵

儵字長魚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以口吮癰

及母卒哀毀不自支帝遣小黃門朝暮送饘粥

姜詩

詩字仕游廣漢人事親供養備至妻龐氏尤勤篤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詩兒爲母取水被溺死恐傷母
情詐言遊學妻嘗泝流而汲值風雨歸稍遲母渴詩責
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
自遺其姑久而姑怪問之知感慚呼還姑性嗜魚鱠又
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
泉味如江水每旦出雙鯉常得以充二母之膳赤眉賊

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遺米
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中察孝廉顯宗詔
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舜除江陽令卒於官
治鄉人爲立祀

韓俞

俞字伯俞梁人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汝未嘗
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
是以泣

汝郁

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
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
鄉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於兄弟隱於艸澤

江革

革字次翁臨淄人少孤奉母避亂備經險阻嘗採拾以
爲養數遇賊欲劫去革輒泣告有老母在賊亦不忍犯
之且指以避兵之方遂得俱免於難轉客下邳裸跣行
傭以供養周身之物莫不畢給與母歸鄉里嘗以母老
不欲動搖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

孝肅宗朝拜諫議大夫元和中制詔褒相曰江華前以
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庶之始也國家每
惟志士未嘗不及華縣以見穀千斛賜曰孝常以八月
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杜孝

孝巴郡人幼失怙母嗜魚膾孝役於成都截大竹筩盛
魚二頭塞以艸投中流祝曰願母得此食婦出汲於江
見竹筩橫來觸岸取視曰此必吾夫所寄熟以進姑聞
者嘆異

黃香

香字文彊安陸人家貧無奴僕九歲事親躬執勤苦盡
心供養暑則扇枕席寒則以身溫被母沒思慕憔悴年
十二太守劉護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博學能
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由郎中累遷尚書
令

王修

修字叔治營陵人七歲母以社日亡來年此日修念母
哀甚鄰里父老皆爲之罷社

毛義

廬江毛義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適府
檄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
後義母死服除徵辟皆不就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
日之喜乃爲親屈也章帝下詔寵之

廉范

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少孤十五歲辭母入蜀迎父喪
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俱沉溺衆力救得起遂以
喪歸

隗相

相犍爲人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就飲食相
恆以舟汲之患其流急忽江心湧出一石舟乃可依人
以爲孝感朝廷徵拜爲郎

薛包

汝南薛包字孟嘗父娶後妻而憎包出之包不得已廬
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
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居喪過哀諸弟求析產包不能
止乃中分其財包則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

器物留其朽敗者諸弟數破産輒復給之公車徵至拜
侍中稱疾不起詔賜加禮如毛義

歐寶

寶安城人居父喪廬於墓鄰人逐虎虎投其廬中寶以
衣覆之鄰人問寶寶曰虎豈可藏之乎後虎月送一鹿
以助祭

虞詡

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相國
欲以爲吏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乃止逮祖母終喪

闋爲朝歌長遷武都太守

丁蘭

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像事之如生鄰
人張叔妻有借於蘭妻妻告木像木像不悅遂不以借
張詐罵木像以杖擊其首蘭歸見木像色變詢知故卽
奮擊張叔吏捕蘭木像爲之垂淚郡守屬驗實圖其形
於雲臺

蔡順

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奉母至謹一日母飲於婚家醉
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㗖之間出求
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指順卽心動馳歸王莽
末人相食順拾桑椹異器盛之赤眉賊問故順曰黑者
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亦憫之母年九十終未葬
火逼其舍順伏棺號哭火遂越他室旣葬廬墓側天旦
下神魚四頭置祭母生平懼雷每有雷震輒圜塚泣曰
兒在此累衆孝廉不就

范剡子

剡子二親俱老病思鹿乳遂順承親意衣以鹿皮入山

雜羣鹿中取乳獵者見而欲射之告以故日率爲常親
得延壽

王陽

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
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辭去

周磐

磐字堅伯安城人居貧以奉母儉薄不充爲歎皆誦詩
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帚帶應孝廉之舉頻歷
三縣後思母棄官歸養授生徒以終其身郡守題其

廬曰有道

蕭固　之

固字秀巽東海蘭陵人遭父母喪六年哀毀盡禮雉馴遊狎其居麞鹿出入其門子芝亦純孝官尚書郎有雉數十栖宿其廳嘗上直雉輒送之飛鳴車側

顧翔

翔吳人少失怙母好食雕胡飯常率子女躬自採擷導水鑿川家近太湖湖中忽徧生雕胡無復雜艸邑令旌表其閭

劉寵

寵字祖榮牟平人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平陵令母疾棄官百姓泣留不得進乃微服遁歸

右初

右初臨淄人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匍柩上號慟以身扞火火頓滅太守鄆甄異之以爲首舉

文漸

漸資縣人年十七居母喪負土築墓墓木栖烏日共悲鳴有鄉人勾文覜娶而遊蕩聞漸孝行深自悔責歸養盡志一時遠近感而化者甚衆

董永

永青州人少失母奉父避兵安陸父沒無以葬乃從里人貸錢一萬曰後若無錢還當以此身作奴葬畢過槐樹下遇一婦願爲永妻俱詣錢主家主令婦織縑三百疋以償一月而畢婦辭永曰我天之織女因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言訖凌空而去

顏烏

顏烏會稽人父亡負土成墳羣烏銜塊助之其喙皆傷因以傷名縣

匡斯

斯字令先母亡已經日斯號叫不已母頓蘇人以爲誠感所致

方儲

儲字聖公歙人舉孝廉遭母喪負土築墳種松栢嘉木數千本致鸞鶴白兔之瑞

鮑昂

邯字叔雅父病數年𠊓伏左右衣不解帶及處喪毀瘠三年鄉黨泣血抱負乃行服闋遂潛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

郭泰

泰字林宗介休人家貧早孤遭母憂以至孝稱嘔血發病歷年乃瘳

茅容

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正襟危坐郭泰見而異之遂與共語因留宿其

家旦日容殺雞為饌泰意謂為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艸蔬與客同飯泰起拜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彭脩

脩字子揚毘陵人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中為盜所劫脩拔佩刀向盜曰父辱子死汝不畏死耶盜驚謝曰孝子也毋逼之

趙咨

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少孤州郡舉孝廉不就盜嘗夜劫之咨恐母驚乃迎盜謝曰老母八十有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慚而去

頓琦

琦字孝異蒼梧人居母喪獨身立墳歷年乃就手植松柏成行晨夕哭踊有白鳩栖依廬側見人則去見琦則留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母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母卒廬塚側動靜以禮有白兔馴繞其室

孫期

期字仲或濟陰武城人處貧不仕牧豕澤中奉母盡色養之道從學者皆執經隴畔黃巾賊起相戒勿犯孫先生宅郡舉方正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莽不顧

王琳

王琳汝南人年十餘歲父母俱亡賊亂鄰鄙逃竄惟琳與弟獨守冢墓號泣不已赤眉遇其弟將殺之琳自繫請先弟死賊矜而俱放還

申屠蟠

名蟠字子龍陳留人九歲喪父哀毀踰制冢側有甘露白雉之祥每忌日輒三日不食除服不進酒肉者十餘年蔡邕稱曰大孝

趙恂

趙恂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敢獨食必先以獻父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父數年父沒恂思慕羸悴不異成人晝夜悲號於墓側

皇甫遐

遐汾陰人少喪父事母益勤及母喪躬自負土積以歲

年墳高數丈食粥枕塊櫛風沐雨形容癯瘠家人亦莫之識遠近聞之競以米麪相遺皆不受

宗元卿

元卿字希將早喪二親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號曰宗孝子

媯皓

吳郡媯皓父爲南郡坐事繫獄皓懷一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血流覆面父遂得免

祭形

形字次孫早孤事母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賊過見其尚幼皆奇而哀之

袁閎

閎字夏甫汝南人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父卒郡閭迎喪不受賻贈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

聘舉召皆不應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跡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不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

羅威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八歲喪父母年七十天寒皆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及長耕耘爲業勤身苦體以奉母爪果皆以時進令長召署門下吏不就與母遊於增城

董黯

黯字叔達鄞人事母孝比鄰王寄之母嘗以黯之孝責寄之不孝寄怨屢辱黯母母亡黯斬寄首以祭自陳於官和帝詔釋其罪

魯恭　丕

恭字仲康平陵人父爲武陵太守卒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絶郡中賻贈一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稱之

陳紀

陳紀字元方遭父憂毀哀至輒嘔血絶氣雖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令圖像百城以厲風俗

樂恢

恢父爲縣吏得罪於令將殺之恢年十一俯伏獄門晝夜號泣令聞而釋之

張覇

張覇成都人年數歲而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覇曰我饒爲之故字曰伯饒焉

孔融

孔融字文舉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杖而後起州里稱之後爲北海相

徐胤

徐胤南州徐穉之子字季登少遭父母喪毀瘠嘔血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倦則誦經貧困屢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三國

顧悌

顧悌字子通雍族人每得父書灑掃整衣設几案舒書其上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泣哽咽父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釋服悌雖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像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孟宗

宗字公武江夏人在吳爲令每得時物必先以寄母冬月母疾思筍宗入林抱竹泣而求之忽生筍數莖母食

疾愈

斯敦

敦東陽人赤烏間父爲廷尉失儀當死敦叩闕泣血乞以身代吳主嘉之赦其父罪仍表其閭

陸績

績字公紀吳郡人六歲時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待之績懷三枚因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答曰吾母性之所愛欲歸以遺術奇之

李餘

李餘涪城人蜀漢時年十三父殺人出亾母下獄餘乞代母不許遂自殺事聞詔圖像於庭

干顯思

顯思新塗人六歲失怙踰年知求父像時時拜泣及長守貧能以筋力致養母卒累日不進飲食比葬居廬虎馴其側

程堅

堅字謀甫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有馬俛聞堅哭輙淚出不食芻

盛彥

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數捶撻其婢婢忿恨伺彥暫出取蠐螬炙給之母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痛哭母目忽開從此遂愈

曹休

曹休字文烈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侍老母渡江至吳休祖嘗爲吳郡太守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座者皆嘉歎母沒悲痛焦毀踰制

曹丕遣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葬母丕復遣越騎校尉節其憂哀

司馬芝

芝字子華河內人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乃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道

王裒

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殺裒

終身不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墓側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存日畏雷沒後每聞雷鳴輒繞墓曰裒在此誦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

晉

齊王

王名攸若文帝喪哀毀過禮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王泣而不受司馬稽喜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乎

顏閔爭孝躬自進食王乃為之強飯

王祥

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早喪母繼母朱氏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弛帶湯藥必先經口母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躍出雙鯉母又思黃雀炙旋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祥嘗在別床眠母閑往斫之値其私起空斫得被既還因跪前請死母感寤年數歲見祥屢被楚撻輒涕泣抱持及成童每諫其母祥喪父之後居憂毀禮益有時譽母更疾之密使酖祥覽疑有毒祥亦心知弟兄爭飲母始奪去因慚感悟視如已子武帝即位拜太保進爵為公壽九十四而卒遺訓子孫曰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也其子皆奉行之

王延

延字元延西河人事親色養備至嚴寒體無全衣而供

奉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讀書九歲喪母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繼母遇之無道冬日命延求生魚不得杖之流血延扣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時人歌曰為母致冰鮮王氏有祥又有延

吳猛

猛字世雲濮陽人八歲時家貧榻無帷帳夏夜先臥任蚊噬飽手不敢驅恐其去已而噬親也父母終服喪枯毀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隴民人屏跡猛守墓側號慟不去賊亦為之感愴

吳坦之 隱之

坦之濮陽人母將葬設九飯祭每臨一祭輒號慟幾絕至七祭嘔血而卒弟隱之哭踊踰禮祭葬盡誠家貧無人鳴鼓每聚哀恒有雙鶴警叫居與太常韓康伯鄰其母每聞隱之哭聲輒爲之投筯謂康伯曰汝若秉銓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遂舉爲廣州刺史

荀顗

顗字景倩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烝烝色養不離左右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感傍人

何曾

何曾字頴考陽夏人少襲父職性至孝嘗言於司馬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宜擯四夷無令汚染華夏傳玄著論稱曾及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頴昌何侯與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

上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人父終廬墓三十餘載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武帝累召不就

范喬

喬年方二歲祖馨臨終曰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歲祖母以告喬喬執硯便涕泣後爲名儒

王猛

猛字景略五歲而父遇害隱居華山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

桑虞

桑虞字子深黎陽人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食米百粒以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

不孝宜自割抑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丁母憂亦如之

皇甫謐

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汝自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勤學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

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著論爲塋送之
制名曰篤終平生之物皆無自隨惟齎孝經一卷示不
忘孝道

山濤

濤字巨源河内人早孤居貧武帝時遷尚書郎以母老
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
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
見聽帝特賜床帳裀褥禮秩崇重後居喪年踰耳順手
植松柏負土成墳朝野稱述云

卞眕 盱

卞壼字望之曹州人與庾亮同心輔政蘇峻反壼扶疾
力戰死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母裴氏
撫二子屍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
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萃於一門

劉超

劉超字世輔臨沂人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
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蘇峻謀逆超爲右衛將
軍親侍成帝雖幽厄之中猶敎授孝經論語密謀奉帝
出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害之峻平上追贈諡

張設

張設字公裔吳人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設年十一侍
養衣不解帶疾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
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州里謂之純孝兄琇善彈箏設
以母劉先執此技聞琇爲清調便悲感頓絶遂終身不
聽父及嫡母相繼殂六年廬墓所生母先假葬琅琊黃
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絶事畢隨
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嘗敬母劉氏神座出告反
面如事生焉

庾袞

袞字叔褒鄢陵人諸父並貴盛惟袞父獨守貧約乃躬
親稼穡以給供養妻乃作筐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
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母服終
喪居於墓側祖塋樹爲人所斬莫知爲誰乃泣謝祖禰
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爲之
垂泣自後人莫之犯父在時嘗戒袞以酒後偶醉譴自
責曰汝廢先人之戒其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三十

李密

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年四歲父亾母更適人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鞠之成立祖母有疾則涕泣側息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武帝徵詔屢下密辭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帝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賜婢二人弁郡縣供給劉終喪闋仍徵爲太子洗馬

王接

接字祖游河東人幼喪父哀毀過禮鄉黨皆嘆曰王氏有子哉同郡馬收薦於郡守劉原曰鄉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儞類而長不患玄黎之不啟竊樂萃英之及時郡守卽禮命接辭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耳

殷仲堪

仲堪陳郡人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抆淚遂眇一目

孔愉

愉字敬康山陰人十三歲而孤虔奉母及祖母以孝聞建興初討華軼功封愉不容侯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温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義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

解叔謙

叔謙鴈門人母疾夜禱於庭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謙徧訪至宜都郡山遇老翁伐木問之曰此丁公藤也謙求歸漬酒母飲之病果瘥

何琦

琦字萬倫陽穀人年十三喪父毀瘠過甚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鮮甘不贍出爲郡主簿母亾哀慟幾絕服闋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耳一旦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遂隱衡門累召不起桓溫過其境曰此中有人

孟陋

孟陋武昌人孟嘉之弟布衣蔬食文籍自娛惟思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居喪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者十

傒年親族謂之曰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其言然後從吉桓溫將往造焉或勸用之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從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早孤貧母湛氏紡績資給使交結勝已者范逵造其宅母自剉薦給馬截髮以易酒殽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察爲孝廉以軍功封東鄉侯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乃備威儀迎母官舍後以母喪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鶴冲天去欲葬未得地忽失牛侃往尋之遇一老叟謂曰汝至孝感天上帝命我指汝吉地前見牛眠處是也鎮武昌將每賓客讌集酒有定限或勸更少進侃悽然曰年少多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夏孝先

孝先桐廬人父亾負土築塋廬其側時有野火燎山將偪塋域孝先繞塚號慟鳥獸群集以毛羽濡水滅之

李信

李信襄平人父敏河內太守棄官歸公孫度欲起之遂乘舟浮海信求數年不得悲泣絶粒死其子孤刻力學後官尚書僕射

劉殷

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菜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方九歲問得故乃往澤中慟哭累日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得斛餘而歸又嘗夢神謂之曰西籬下有粟掘之果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乃盡累辟皆以祖母老不起同郡張宣子以女妻之戒曰劉殷至孝冥感終當遠達汝謹事之張氏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著有子七人各授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符表

表年十六時母姜氏有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絶號慟成咽俄頃母沒表亦沒一日二喪在殯葬於四望岡太守樹雙旌闕

以表其墓

閻纘

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父卒繼母不慈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其盜父金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亦無怨色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臣伏念前太子遂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父母驕之每見選師率取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之士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所以敗也官至漢中太守

楊香

楊香十四歲時隨父往田穫粟父爲虎所曳香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虎徒手踴躍向前搤持虎頸虎竟靡然而逝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十歲能誦詩書嘗於後園挑菜誤傷手指捧手改容人問痛耶宣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居耳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哀毀廬墓

趙至

至字景眞年十三時新令之官與母道旁視之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汝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叱耕牛聲投書而泣師問之曰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是以泣占戶遼西舉郡計吏到洛陽與父相遇時母已沒父欲其宦立托故弗之告仍戒以勿歸至乃還遼西太康中以良吏到洛方知母沒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志不就號憤嘔血而卒

李釗

李釗父毅寧州刺史討寇死之上嘉其節謚曰威侯釗聞父難棄官至滇一慟而絕

許孜

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二親沒哀毀踰禮負土築塋不藉鄉人之助每一悲號群鳥翔集列植松栢亘五六里一日鹿犯松栢孜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鹿爲虎所殺孜悵惋不已乃埋於隧側虎即孜前自撲死亦埋之自後樹木茂暢竟無犯者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邑

人稱其居爲孝順居

庾道愍

道愍鄢陵人少孤貧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辛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偶入村值驟雨寄止一家有老嫗負薪外來道愍心動詢之郎其母也俯伏號慟遠近聚觀莫不揮淚

陳遺

吳郡陳遺素以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

囊每煑食輒貯焦飯歸以養母後值孫恩亂聚得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目豁然

潘綜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與父走避父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首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斫父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當時悶絶有一賊曰此子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父子俱得免有司奏改其里曰純

孝

華寶

寶無錫人父戍長安時寶八歲父臨別曰須我還當爲汝冠婚後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竟不忍答今慧山孝阪寶所築也

南北朝

梁武帝

武帝六歲時獻皇太后崩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爲齊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復

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艸變色

庾沙彌

沙彌鄢陵人父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五歲母製彩衣衣之不衣詰之流涕曰家門禍酷何用此爲嫡母劉寢疾晨昏侍側衣不弛帶或應針灸則以身先試母亡終喪不食鹽酢夏不解縗冬不衣纊所坐苫淚沾爲爛應純孝之選補欽令後丁所生母喪還都濟浙江大風舟

將覆抱柩號哭俄而風止

何子平

子平廬江灊人爲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輙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喪去官年將六十時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哀號嘗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清凉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也屋何宜覆會稽太守蔡興宗力爲營壙

崔懷順

懷順河東武城人父邪利爲魯郡太守元嘉中没於陣懷順聞之絶而復蘇時淮北陷没懷順因北至桑乾載喪還青州徒跣氷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

阮孝緒

孝緒字士宗尉氏人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父喪不服綿纊蔬菜有味輙吐之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果心驚而還醫言合藥需人蓡舊傳鍾山所産孝緒遍歷幽險累日不得忽見一鹿前行[illegible]之獲焉母服遂愈

任昉

昉字彦升樂安博昌人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叅軍以父憂去職齊武帝謂伯遐曰聞昉哀毀過禮使人憂之宜深相譬抑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嘔出父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食檳榔續遭母喪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艸爲不生

顔髦

髦字君道父喪在殯鄰家失火髦抱櫬叫號煙焰避至忽雨頓絶後歷官太尉至黄門侍郎

徐孝克

孝克東海剡人也侯景亂歲饑乃崎嶇乞食以充母給太宗詔爲國子祭酒每侍宴常取珍果納紳帶中歸以遺母上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餉母母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亾後孝克遂噉麥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郭世通　原平

世通會稽人年十四居父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
母母亡負土合葬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
還先直宋文帝嘉之勅榜門標里爲孝行里子原平亦
禀至性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主人設食原平自以
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蔬飯而已若家無食則虛
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米然
後舉爨父篤疾原平衣不解帶未嘗睡臥父亡慟絶數
日方蘇高陽許瑶之罷建安郡丞以綿遺之不受瑶之

往謂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若母耳原平乃
拜而受母終毀瘠彌甚塋壙凶功不欲假人自不解作
墓乃訪邑中有塋墓者爲其運力乃悉窀穸之事墓前
有田數畝每至農月見耕者裸袒褻其墓原平輒往哭
之久乃貿家資買其田躬自耕墾而後安

徐孝肅

孝肅汲郡人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圖其形
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母老疾親易燥濕憂悴數年母終
惟茹蔬飲水而已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皆
負土成墳披髮跣足遂以廬墓終身

徐份

份孝穆之子孝穆疾劇醫禱百方不能愈份焚香涕泣
跪誦孝經三日夜不息疾忽豁然

宗承

宗承洛陽人葬父不役僮僕忽一夕聞土壤自高五尺
松竹踈密成行

崔子約

子約五歲喪父郎不食肉及居母喪枯毀骨立人云崔

丸作孝風吹郎倒

臧燾　燾

燾爲助教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
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十餘年父母亡居喪六年以
毀瘠著稱

李純

李純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喪慟
嘔血數升葬時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
踊幾絶會葬者莫不爲之流涕人因改其所居村爲孝

敬村

謝幾卿

幾卿靈運孫父超宗徙越將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時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人救之良久涌出漉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能言

張敷

張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父在吳

興亡成服九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未期而卒孝武即位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爲孝張里

辛紹先

紹先仕魏爲下邳太守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

柳遐

遐字子昇聞喜人初爲州主簿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瘠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俄頃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惟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吮旬日而瘳

陸政

陸政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嘗求之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生魚遂得以供膳人因名其泉爲孝魚泉

荆可

荆可苦身勤力供養其親親喪悲號擗踊絕而復甦者數四葬後廬於墓次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舊時塋

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遠近哀感之

王虛之

虛之字文靜石陽人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醋不入口久病着床忽一夕夢有人問疾慰曰君自旋愈數日果瘳所居每夜有光如燭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墓上橘樹一冬再實

樊深

樊深字文深河東人事繼母甚謹魏永安中隨軍征討

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聚義爲所誅深父叔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病或免擄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逃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周文平河東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

胡叟

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嘗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明陽渴翔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座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

趙琰

琰天水人少失父事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前樹者琰對之號慟因執於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爲嘆息者久之

庾域　子輿

域字司大新野人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尚充供養母好鶴唳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子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尋丁母憂哀至泣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道險難啟求侍從獲許後還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灩澦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灩澦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時有雙鳩巢舟中及至隨棲於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檐宇悲鳴激切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

陸襄

襄字師卿吳縣人爲揚州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母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剩如欲求直亾何失之時以襄誠感所致母憂去職襄已五十毀頓過禮

虞茘

虞茘餘姚人母隨茘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理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帝以蔬食積久非羸

瘠所堪乃勅曰鄉言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充壯今給鄉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茘終不從

雷紹

紹九歲而孤及長給事鎭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冨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歎曰吾遠離侍養非人子之道卽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

朱百年

百年少有至性親沒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隱迹避人惟與同縣孔顗友善家貧甚母以冬月亾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裌布醉後顗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衣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痛顗亦爲之傷感

劉瑜

劉瑜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喪母三年不進鹽醋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

經襟蔬食言輙流涕居墓側未嘗暫違

韓懷明

懷明上黨人客居荆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輙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語曰童子汝母須臾自差無自勞苦未曉而母果平復

樂頤之

頤之字文德涅陽人仕劉宋爲京府參軍父在郢亾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卽徒步奔馳扶歸備經嘗自病痛嚙被至碎而不言恐母憂也吏

部郎庾杲之造訪欵以枯魚菜菹而已杲之不能食母因出其膳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愧非郭林宗

孫法宗

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澨被害尸骸不收兄母並餓死子身困苦宿艸履霜辦棺營塚葬送母兄復入海尋求父尸見枯骨則刻肉灌血臂脛無完膚血脈枯竭終不得逢遂衣衰絰以終其身

袁廓之

廓之字思度陽夏人因父死非命終身不聽音樂布衣

蔬食足不出戶誓不臣宋時人比之晉王裒云顧延之每見嘆曰有子如袁廓之足矣仕齊至太子洗馬

劉歊　訏

劉歊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奉母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需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手自營辦以供晨夕母每疾病蔑歊進藥翼日轉有間效謚曰貞節處士訏數歲父母繼卒居喪哭血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稱焉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激流涕謚曰玄貞處士

王僧祐

僧祐字胤宗未弱冠遭艱憂居喪服闋髮落殆盡不立冠幘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

沈崇傃

崇傃字思整武康人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養母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氣絶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

所不避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嘆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傭工數年始獲葬焉既而廬於墓次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以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

匠字文師潁陰人父仕齊安復令卒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不忍聞其哭

辭其兄斐爲鬱林太守死於陣匠迎於豫章率舟拔出急救得存自是居父憂並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骸枯顇雖家人不復識梁武帝遣詔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意不拜外祖孫謙戒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惟君父之命難拒固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

甄恬

甄恬數歲喪父哀感有過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終不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家雖貧養母常覓珍羞及居喪廬墓恒有烏元黃雜色集於墓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范隆

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而生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族人范廣愍而養之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躬耕以讀州郡薦舉皆不應

江泌

泌字士清考城人少貧以斫屧爲業母早亡泌以生缺供養爲歉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惟食老葉而已墓所忽爲野火所燒泌哭三日淚盡繼之以血世稱爲孝泌

江紑

紑字含潔考城人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朞月衣不解帶夢一僧云患眼飲慧眼水必瘥乃訪之艸堂壽智師曰慧眼見眞能度彼岸紑乃捨里舍爲寺及就因泄故井其水清洌取以爲父洗眼煮藥果瘥

師覺授

覺授北魏涅陽人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適值親死一叫而絕良久乃甦後撰孝子傳八卷累辟不就

劉瓛

劉瓛字子珪宋沛郡相人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字也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

山常有鵂鶹鳥獻栖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乃至

陶季直

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鼻

庾黔婁

黔婁字子期仕南齊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婁忽心驚舉身流汗郎日棄官歸時父疾始二日醫云欲知瘥劇但嘗糞甜苦黔婁嘗之味轉甜心甚憂毎夕同叩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語曰徵君命盡

不可復延念汝虔禱至月末可耳果晦日亾

蕭放

放字希逸梁宗室子也隨父祗至鄴卯卒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鳥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毎臨祭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嘗有缺時以爲純孝之感

杜栖

杜栖字孟山父亾水漿不入口七日猶哭不絕毎朔望節歲嘔血數升至祥禫夜夢其父一慟而亾年三十六

沈麟士

麟士字雲禎武康人居喪盡禮忌日輙傷感彌旬嘗作竹傷手便流涕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致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因悲耳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

岑之敬

之敬字思禮棘陽人五歲讀孝經毎焚香正坐親戚咸加嘆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

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座勅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之敬剖釋縱橫左右莫不嘆服

李士謙

士謙平棘人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中毒因嘗之伯父深所嘉尚毎稱此兒吾家曾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恭軍事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

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樽俎對之危坐
終日不倦

蕭叡明

叡明南蘭陵人仕員外殿中將軍母病積年沉臥叡明
祈禱於天時隆冬下淚爲之氷如筯額上叩頭血亦氷
不流忽有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
之倏不見函中惟有絹三寸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
平

王彭

王彭直瀆人父母亡家貧無以營塋晝則傭工夜則號
泣鄉里憐之塋所去淮五里荷擔遠汲爲艱忽一旦大
霧生泉塋畢水泉自竭詔改其里爲通靈里

楊範

範字文端齊人齊宋之亂母在城中採椹藏於地夜取
之進母如是非一日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文云賜
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丘傑

丘傑吳興人年十四歲遭母喪以熟菜有味啖生菜歲
餘中蝦蟆毒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靈
牀前有藥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即下蚪
斗子數升而愈

滕曇恭

曇恭南昌人五歲時母楊氏患熱思瓜非其時歷訪不
得曇恭且行且悲遇一僧曰我有一瓜相遺持歸奉母
衆室驚異時號滕曾子太守王僧虔引爲功曹不就

吉翂

吉翂字彥霄馮翊人父爲原鄉令被吏所誣逮詣廷尉
翂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見者皆爲隕涕其父
理雖清白而耻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
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訊之
對曰囚雖年幼豈不知死之可畏顧諸弟幼惟囚爲長
不忍見父極刑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此非細故奈
何受人教耶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
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斯道
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此舉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
拒而止

劉霽

霽字士烜年十四居父憂每哭輒嘔血家貧立志勤學母胡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弛帶者七旬母亾廬於墓門哀慟過禮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

郭文恭

文恭太原平遥人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俱亾哀慕罔極乃居墓次晨夕拜泣跣足負土更培祖父二墳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涕淚

朱泰

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嘗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進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顔色一日鷄初鳴入山爲虎攫去已瞑眩忽少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我母無托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有人疾驅狀泰亦匍匐歸母抱之泣泰猶茫然也不踰月如故鄉里感之遺以金帛目爲朱虎殘

閻元明

元明安邑人除北隨郡太守以違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悲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有司狀聞詔表其里

劉覽

覽字孝智彭城人母憂廬墓三年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衣單布家人慮之中夜竊置炭於床下覽因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嘔血梁武帝數使省視

帯師

帯師字公穎杜陵人少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嘆曰吾教之極其在斯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

孝行

吳明徹

明徹字通昭秦郡人幼孤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耕種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已及往如言秋大稔足充葬用

司馬暠

暠字子昇建昌人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絶丁父憂毁瘠愈甚廬於

墓側日進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傳多猛獸嵩
結廬數載豺狼絶跡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子
延義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於禮及嵩還都乃躬負
靈櫬晝伏宵行冐履氷雪手足皸瘃至都遂至攣廢數
年乃愈

裴俠

裴俠字嵩和解人年十三遭父憂哀毁若成人將擇塋
地忽聞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塋於桑林東封公侯俠
以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以吉

祥告汝耳聽俠宅有大桑林因塋焉後進爵爲侯

裴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亾爲祖母陰氏所養年九歲
陰氏亾泣血哀慟家人異之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
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且召視如愛俄而疾間以
爲至孝所感及居喪每之墓所艸爲之枯

劉苞

劉苞字孝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皆泣其母謂
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見父聞諸父多相似故心
中悲耳因相抱泣下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亾悉假瘞
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大母朱
夫人及所生陳氏竝扇席温枕諸叔父常歎服之

張稷

稷字公喬吳人年十一遭母疾衣不解帶夜不安枕及
終毁瘠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
純孝後官御史中丞

夏侯訢

訢字長况寧陵人侍母疾衣不解帶者三年母憐其苦

令出便寢息訢方假寐夢其父告之曰汝母非凡藥可
愈上帝憐汝賜以仙藥在室後桑枝上訢驚起如所得
藥服之病頓瘥

褚修

褚修錢唐人父仲都歷五經博士少傳父業爲宣惠參
軍記室父喪毁瘠過禮因患冷氣復丁母憂水漿不入
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竟以毁卒

長孫慮

慮代人母因飲酒父叱之誤以杖擊死坐罪慮列辭上

書云父母忿爭本無憎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未
殞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冲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
有一女弟始四歲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身代父使嬰
弱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原
情究狀實可矜憐詔恕其父死罪

王文殊

文殊字令章父沒於魏思慕泣血立小屋縣西端拱其
中歲時伏臘朔望北向長悲蔬食麻緼三十餘年詔榜
其里曰孝行

蔡徵

徵字希祥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褚翔翔嘆其穎異七
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視之不以道徵侍奉益
謹初無怨色本名覽父以其有王祥之性故為之更名
陳大業中遷太子舍人

趙琰

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溫卒於仇池遭亂母為乳母攜奔
壽春年十四始歸歡如再世飲食必親調奉為兗州司
馬積四十餘年未得塋祭久絕葷酒惟食麥飯而已

張昇

張昇京縣人喪父哀號以夜繼晝形容枯槁鬢髮墮落
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境

庾震

震字彥文新野人父母俱亡貧不能塋賃書積歲因獲
措辦南陽劉虬為之撰傳

陶子鏘

子鏘字海育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
必動容改色母嗜蓴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營蓴不

得子鏘痛恨號哭而絕久之乃甦遂長斷蓴味

張昭

昭字德明陳吳郡人父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
捕魚以供朝夕及父卒不衣綿帛不食甘美日惟啜麥
屑粥每一感慟必至嘔血服終又喪母哀毀如之

徐普濟

普濟臨湘人居喪未葬鄰火將及濟號慟伏棺以身蔽
火鄰人往救焚炙已悶絕累日乃蘇

謝藺

謝嚼字宣鏡年數歲母郭氏疾嚼晨昏溫凊勤容戚顇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久疾畏驚一家尊畀慼嚼至性感納屢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顧歡

歡字景怡鹽官人母喪水漿不入口六七日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授徒嘗近百人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惟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南齊高帝召爲太學博

士不就

張議

議武城人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哀癯過常爲士林館學士脩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議論義往復甚見嗟賞

王元規

元規字正範事母勤謹晨昏未嘗離側梁時山陰縣忽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得一小船倉卒止引其母並姑妹入船不得帶其男女三人俱閉於柳樹杪及水退咸獲安全

阮卓

阮卓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月載柩還都渡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

雙泰貞

泰貞吳興人沈攸之起兵召之泰貞殺傷數人不從攸之将母去泰貞自歸求母攸之曰此孝子也釋之

韓靈珍　靈敏

會稽靈珍靈敏兄弟早孤並有至性母亡又亾貧無以營壙兄弟種瓜朝採而暮復生壟事由此舉

殷不害

北魏于謹伐梁入江陵殷不害失其母時氷雪交積死者橫溝不害行哭於道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如是三日乃得之

王僧孺

僧孺東海郯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

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嘗讀之有傀其父冬季
者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家貧
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後歷官御史中丞

熊衮

熊衮爲魏尚書廉介自守父喪未塟晝夜號泣忽天雨
錢三日得以襄事

剡縣小兒

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不令小兒知
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今不復問何也下床匍

匐至母側號慟而絕

隋

薛濬

濬字道願少孤養母以孝聞開皇中歷考功侍郎上賜
其母几杖輿服四時珍味母喪命鴻臚監護喪歸塟晉
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冐犯雪霜自京及鄉五百
餘里創血塗指州里賻助一無所受發起令視事上見
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其弟謨時在揚州爲王府兵曹
叅軍事乃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

屢絕簞瓢晩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
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砥行礪心因而
彌篤自釋耒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開達而祿
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
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以叩心泣血霣氣摧
魂者也既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啟手啟足幸得全歸
使夫死者有知得見先人於地下矣但念汝伶俜孤宦
遠在邊服顧此悢悢如何可言冀汝面訣恐死待汝汝
既不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書成而卒

梁彥光

彥光烏程人七歲時父遭疾醫藥需紫石英求之不得
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見園中一物光怪持歸即紫石
英也疾尋愈彥光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哀毀不
支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

田德懋

德懋高平人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丁父艱
哀慕泣血廬墓三年高祖聞而嘉之

韓子誕

子誕天水人親沒負土築墳口不能食居不能安哀戚成疾及卒視其脊骨皆毀中外聞者莫不感泣

支叔才

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母爲賊執叔才告以情賊憫其孝釋之母病癰叔才吮濃注藥及亡哭無時聲目眥皆爛有白鵲止其墓側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哀其父告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絶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

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

許智藏

智藏高陽人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誠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爲員外散騎侍郎

王崇

王崇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墜落權殯宅西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艸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

李德林

德林字公輔安平人年十六遭父憂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縗跣足州里人皆敬慕之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母後病稍愈偪令仕進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

楊慶

楊慶河間人郡察孝廉以侍養不就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憂哀毀骨立隋高祖受禪授平陽太守

田翼

田翼奉母素以勤謹稱母患暴痢翼疑中毒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瘞之

翟普林

普林楚丘人躬耕色養不應州郡辟命鄉里稱爲楚丘先生父母疾親易燥濕忘寢食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

以思慕不絕於心培土成塚家有烏犬常隨在墓側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家貧傭賃養母母終負土築塋形枯骨立有欲助之者輒拜而止之時縣大獵一兎奔入秋廬中匿其膝下獵人異之自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隋末羣盜紛掠必相戒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王少玄

少玄聊城人隋末父死於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

血而滲者即父骨也少玄鑱膚滴血越旬而獲遂以塋

劉審禮

審禮彭城人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負祖母渡江轉側避地及平復入長安元每疾必親視藥膏而進元曰兒孝逼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及父喪會塋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襲爵謙共弟見父軌輒戚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

金士雄

士[illegible]人喪父廬於塚側其宅前有一梶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遂枯死服除還宅梶復榮高祖詔褒揚之號其居爲累德里

孝經外傳卷之二終

孝經外傳卷之三目錄

唐

高祖 李皐 尹嗣宗 伻

許 向 段秀實

費冠劉 路隋

張徹 程表師 楊牢

牛徽 狄仁傑 安金藏

李日知 沈季詮 徐元慶

朱仁軌 柳公綽 買直言

元讓 劉敦儒 劉伯會

王希夷 宋思禮 陳饒奴

賈循 獨孤及 張九齡

沈景鈞 褚無量 元德秀

許法慎 歸思役

楊 倪 茹棨

沈加 虞無擇 董邵南

梁文貞 崔沔 李典

張常洧 任敬臣 張士巖

隻懷賜 張志寬 武弘度

王博武 林攢 張直

劉師貞 徐仲源 梁悅

後五

林安 李琝 秦族

王殷 王仁鎬 盧操

張藏英 易延慶 顏衎

郭琮

宋

神宗 孝宗 劉子翬

查道 章璨 二吳

成象 黃覺經 趙抃

李諮 蘇頌 陳思道

李玭 丁天錫 祁暐

趙錫 范仲淹 楊存中

馮元 范純 孫明復

黃庭堅 梁綜 歐陽觀 修

沈起 羅孟郊 曾雉

孝經外傳卷之三目錄終

唐

高祖

高祖初塟元貞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顇之極言及二親未嘗不流涕有得時物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李皋

皋字子蘭嗣曹王爵詔授衡州刺史有治行觀察使辛京杲嫉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入相復擢爲衡州始皋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跣謝告實

尹嗣宗　怦

嗣宗襄陽人居喪循禮貞觀中特蒙旌碑結廬墳側若將終身焉子怦年十三竭力備養父疾綿歷年不解衣形貌顇瘠父卒朝夕號慟幾至殞絶有紫芝産於墓門刺史封道洪改其居爲南陔里張柬之爲記

許坦

坦豫州人年十歲隨父入山採藥父爲猷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猷遂犇走父以得全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賞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吕向

向字子回涇州人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巫者求得之後有傳父猶存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心動下輿問之果父也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上聞咨嘆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其心

段秀實

秀實字成功汧陽人六歲母疾不勺飲秀實亦不食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丁公著

公著字平子蘇州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慼不肯食稍長父勉勅就學授集賢校書郎不禰秩輒去侍養於家父喪負土作塚親力癯憊見者憂其死孝

費冠卿

冠卿青陽人既登第聞母病華馳歸而母已葬遂廬墓以終喪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再詔不起杜荀鶴贈詩云凡弔先生者多傷荆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却九華山

路隋

隋父泌從渾瑊會盟平凉被執死焉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官逮長日夜號泣坐必西向不食肉母告以貌類父者遂終身不引鏡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上五疏請修好

冀得父還詔可遣禮部郎中徐復報聘而父喪至帝愍惻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

張徹

南陽席思彦過汴州有孝子張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彦爲頌餽縑二百不受固請爲受一縑思彦屬家人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程袁師

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弗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壘墳形容臞毀改葬曾祖以來閱二十年乃畢每哭墓烏鳴翔

楊牢

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禿髮羸骸有可憐狀軍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山間凍膚皴瘃銜哀雨血路人爲之泣

牛徽

徽羈孤人父蔚避地於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行路逢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

今親老而疾幸無驚駭盜感乃止及前途又逢盜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從僖宗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中許之

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太原人舉明經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返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

其下聰望久之雲移乃去時武后黜中宗居房州仁傑每以母子天性之言力諫后因感悟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疾篤當使絕域仁傑詣長史藺仁基請代曰不忍貽其親以萬里之憂仁基嘆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安金藏

金藏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卭燥泉忽濆湧流廬之側桃李冬華犬鹿相馴武后時或誣睿宗反者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刃劃腹腸

出而仆武后自臨視之嘆曰我有子不能自明恐令爾至此因賜良藥得不死

李日知

日知榮陽人爲給事中母老病調侍數日鬚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至日知殞絕於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欲表其孝求狀辭不報

沈季詮

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塟之

徐元慶

元慶下邽人[illegible]后時父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舍亭下乃手刃之自囚詣官議者欲捨其罪左拾遺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

朱仁軌

仁軌字德容永城人隱居養親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謚孝友先生

柳公綽

公綽字孝寬華原人居喪毀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甚謹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賈直言

直言河朔人父道冲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上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躄

元讓

讓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疾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

慕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於門永淳初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

劉敦儒

敦儒家東都母病狂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亾去敦儒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詔標闕於閭時謂劉孝子

許伯會

伯會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培土成塋不御絮帛不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於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涸廬前靈芝生

王希夷

希夷家貧父母喪毀瘠幾死爲人牧羊取傭以塟

宋思禮

思禮字過庭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繼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母疾亦旋愈郡爲刻石頌之

陳饒奴

饒奴十二歲親併亾窶弱居喪又歲饑或勸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給貲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賈循

循京兆華原人親亾負土成塚手蒔松栢廬墓終身時號關中曾子里人私謚曰廣孝徵君

獨孤及

及字至之洛陽人性至孝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

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天寶末及第補華陰尉代宗召爲左拾遺

張九齡

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舉進士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産廬側白鳩巢於塚樹

沈景符

景符烏程人母素懼雷及卒塟城西每雷鳴則奔至墓所號哭曰某在此賀知章爲撰孝德傳

褚無量

無量字弘度鹽官人母喪廬墓有鹿犯其所植松栢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服不復振觸

元德秀

德秀河南人少孤開元閒擧進士不忍去親左右自負母入京既擢第母亡廬墓蔬食刺血寫經後任魯山令天下高其行稱曰元魯山房琯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其字也及卒家惟杖屨簞瓢而已

學者諡曰文行先生

潘晃

晃廣德人事親至孝嘗以役事至京一夕夢祠山神告曰汝父病篤晃驚惶不已日夜奔走以歸中途復夢神曰汝父疾愈歸問故果如夢中言後居喪廬墓芝艸累生玄宗詔表其門授廣德令

許法慎

法慎滄州青池人甫三歲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誑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於塋有甘露嘉禾之瑞

韓思復

思復長安人兒時母爲語父亡狀輒嗚咽幾絶遂奮志力學舉茂才高第累遷襄州刺史襲祖封長山縣男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及卒上手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楊炎

炎天興人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炎居父喪號慕不廢聲墓所有紫芝白雀之異

詔表其閭三世以孝聞門樹六闕

孫既

既樂安人母喪廬墓髮毿而垢尫瘠骨立俄有醴泉湧於封樹側里人名之曰孝源泉貞元中碑刻尚存

茹榮

榮簡州人幼失父事母極孝及冠爲吏邑宰賜瓜榮以遺母數刻郎來宰怪而問之榮具道其故宰疑其妄遣詢其母果然遂令歸事母得以終養後土人立祠祀之

沈如琢

如琰崇慶人少有至行母患消渇非時思桑椹求之不獲宅東桑忽生椹採以奉母疾愈

張無擇

無擇字君選何韋人父沒絕漿七日三年不櫛廬墓有醴泉芝艸之瑞官至中散大夫

董邵南

邵南安豐人隱居不仕性篤孝韓文公作董生行曰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書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

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乳狗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虫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徬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讐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誰與儔

梁文貞

文貞虢州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亾自傷不得養郎穿壙爲門晨夕灑掃廬墓左喑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諳文以對刺史表其純孝詔付史官

崔沔

沔京兆人擢進士高第累遷起居舍人母失明求醫不愈躬親奉養不脫冠帶者三十年溫凊適時每美景良辰必扶持遊宴笑談說於前母不知其有所苦也子祐甫爲賢相

李興

興安豐人父死廬上產紫白芝二本醴泉湧出柳宗元爲作孝門銘云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學所導生與耒耨爲業而能踵彼醇孝超出古烈

張常洧

常洧字巨川何容人父爲建州司戶卒常洧泣血盡哀廬墓三載哀門生瑞芝十二莖守土者表旌之

任敬臣

敬臣字希古濟南人五歲喪母哀戚有過成人七歲時問其父曰若何可報母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讀書豫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亾幾絕繼母曰汝不勝喪可謂孝乎始強食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輒閉門讀書後官至弘文館學士

陳太竫

太竫浦江人二親並亾卽躬手藝松栢終身衰麻哀哭
弗輟毎奠果側烏鳥不啄

張士巖

士巖汴州人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氷合有獺啣魚至前
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亾廬墓有虎狼
侯之

俟懷肅

懷肅益州人母病毎嘗其唾若異味輒悲號幾絶母終
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塚廬守日一食繼母沒亦如
之

張志寛

志寛安邑人居父喪而毁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
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
歸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寛輒病是以知之令訶其姦
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栢
上遣使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表其門

武弘度

弘度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培土築塋晨夕號
泣日一溢米素芝產於廬前貍擾其旁詔下褒美旌其
閭

王博武

博武長社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涉沙湧口暴風溺死
博武號泣自投於水節度使盧貞俾吏獲二尸瘞之刻
石表其墓

林攢

攢字會道莆田人爲福唐尉母病攢聞信棄職還及母
亾自埏甓作塚廬其右時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遣
吏屬驗會露晞里人失色攢曰天所降露禍我邪俄頃
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於墓道

張直

直濮州人父楚平壽張令調長安値黄巢亂不知所終
直幼避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不還寢處時盗賊蜂
起道路梗塞自秦抵蜀徒行丐食以覓父積十年不獲
乃發喪衰服終身

劉師貞

師貞字文通彭城人早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汝母也汝孝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汝師貞夢中大哭及覺號慟愈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新物必先薦而後食時人語曰孝通神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父老年患目凡飲食非師貞親調則不能食師貞偶疾其父食不安師貞欻然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驚起而愈

徐仲源

仲源望江人喪親廬墓禽採花而揮墳獸啣土而壘隴詔改其鄉曰孝感里

梁悅

悅富平人為父報仇殺人自詣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決杖配流

後五代

林安

安福清人事親以純謹稱居喪廬墓墓旁有石自裂而湧泉閩王與之顏其廬曰湧泉六世孫正華當宋時亦以孝聞故世稱湧泉大小孝子云

李瓊

瓊字子玉以鬻繒為業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嘗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衰筋力頗倦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母嘉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張用聞其至孝與之卜鄰而居

秦族

族上郡洛川人事親竭力父喪哀毀不支酸感行路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母心四時珍羞未嘗闕之母沒哭泣無時惟寢苫食粥而已終喪之後不入房室者二十餘年

王殷

殷大名人少失怙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遂及為刺史政事有小過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

王仁鎬

仁鎬周世宗時拜安國軍節度制曰眷惟襄國實鄉故鄉仁鎬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以爲不如負米之樂信矣時人美之

盧操

操字安節河東人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居喪哀毀骨立以明經擢第調臨渙縣尉官舍設几筵以事父母出告反面每晨具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不勝悲咽

張藏英

藏英范陽人後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襲殺之以祭父母時稱爲報仇張孝子

易延慶

延慶字餘慶上高人仕周世宗以大理丞出知臨清縣事父喪摧毀泣血旦出守墓夕歸侍母墓所產紫玉芝十八莖郡守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母沒復廬墓母平生嗜栗植二栗樹於墓側二樹連理人稱純孝先生

顏衎

衎顏子後梁進士官河陽節度副使得家問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衎不奏棄官去侍疾歲餘父疾不能起衎親自扶矢衣帶少倦後丁父憂哀毀疾甚俄召爲兵部郎中辭疾免官以母老懇辭開運末召拜御史中丞復抗表求侍養改戶部侍郎又堅乞罷免詔書褒許郎與其母東歸

郭琮

琮台州黃巖人少喪父常有罔極之嘆事母張氏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每母之所欲必親奉之或經家人手則憂形於色感失母之意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

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有四歲耳目不衰無疾而逝

宋

神宗

神宗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及即位尊慈聖光獻曹皇后爲太皇太后宮曰慶壽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輦每先後策掖太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終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

喪

孝宗

孝宗諱眘太祖六世孫秀王之子也高宗無子立爲皇太子遂進位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帝仁孝根於天性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致喪三年羣臣屢請易服而睿斷不疑乃日自我作古何害

劉子翚

子翚字彥冲父韐死靖康之難子翚痛憤幾無以爲生

執喪三年致羸疾事母敬兄妻死不再娶服除授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年歿於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累日而還

查道

道字湛然休寧人母疾綿惙道調藥煎劑經旬不寐方冬苦寒母思鱖魚市之不得乃詣黃河禱而釣焉因獲魚攜歸爲羹饋母疾尋愈聞者爭往釣之終無所獲親喪口絕甘美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終制絕意名宦

章璘

璘丹徒人親喪哀慟泣血墓上枯竹復生子孫相繼以經學顯用

二吳

可幾吉安人與弟知幾並有至性好古博學著千姓編時稱二吳親沒兄弟廬墓忽平地泉湧號孝子泉

成象

象渠州流江人訓授里中淳化間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象號泣營塋以衰服襟袂篩土三斗於墓

上每慟悶者感愴墓旁一禾九穗遠近目爲成孝子

黃覺經

覺經豐城人五歲遭亂失母稍長禱天求母所在乃跋涉江淮備歷艱苦凡三十八年至汝州梁縣得之

趙抃

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母卒廬墓三年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官參知政事皆廢其父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天必相汝子帆執親喪而甘露降木帆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世孝云

李諮

諮字仲詢新喻人父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舉進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

蘇頌

頌字子容宜州南安人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幾覆溺頌以母在舟中哀號赴水挽舟舟忽自正甫及岸奉母先登舟乃覆

陳思道

思道江陰人鬻鹽爲生喪父事母兄以孝聞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瘠爛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乃哀鬻鹽之利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

李玭

玭大名宗城人力耕事親親卒讓田於弟廬墓號泣以二代諸父母藁瘞未葬禮築之凡三徙成六墳皆丈餘不衣帛食肉年六十餘未嘗入縣門詔賜粟帛里中有母在而析産者聞玭被旌慚懼復同居

丁天錫

天錫赤岸人少孤奉母至謹怡悅承志一日盜入其家拘母索所有母曰讀書家貧無所藏盜欲殺之天錫衛母身曰無傷我母寧殺我身盜亦感化曰殺孝子不祥母子俱免

祁暐

暐字坦之膠水人舉進士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喪解官就墳側搆小室號泣守護蔬食水飲身經六冬足墮二指有白兔馴繞之異

趙君錫

君錫字仁孫洛陽人母亡事父艮規不適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甘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爲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艮規每出必扶掖上下雜立僕御中皆從諸文彥博與其容止問而知之歸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

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叅軍嘗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仲淹性純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於是恩例俸賜均與族人並置義田宅

楊存中

存中字正甫祖父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於朝賜謚立廟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祖母劉流落蜀

隴因日夜禱祀訪問間關千里卒迎以歸

馮元

元字道宗南海人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不爲世俗哀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孝經而已

寇準

準字平仲下邽人少時不修小節愛鷹犬太夫人性嚴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母亡每捫其舊痕輒流涕及爲使相賞賜金帛還第見乳母泣詢之對曰公之幼也不幸太夫人死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言慟哭終身不畜財産

孫明復

范仲淹在睢陽掌教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如前因問何爲汲汲道路曰母老無以養亦百里負米意耳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乎於是授以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邈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仲淹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

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

黃庭堅

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元祐中爲太史事親先意承志無幾微慽身雖貴顯每夕必爲親滌溺器母病經年覩藥省膳不解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

梁紹

紹壽州人廣東提幹母病掛冠歸母沒廬墓手植松栢號碧林亭甘露降芝艸生東坡在海外聞其孝節往見之易其亭曰甘露松曰瑞芝

歐陽觀 修

觀字仲賓廬陵人少孤力學舉進士第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子修字永叔四歲亦孤母鄭太夫人教育之舉進士爲南京留守太夫人疾終官舍歸葬値陰雨彌月修慨愆期乃禱於沙山之神翌日天忽開霽始克舉事後撰瀧岡阡表勒諸石遣吏齎之並檄郡守董其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幾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之江龍乃冉冉去吏持檄以告郡守

守令吏登墓則碑已植於墓側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雷發土碑於是出焉見表文獨以祿圖祭而豐不如養之薄砂迹炳然

沈起

起字興宗鄞人因父疾棄官歸坐劾仁宗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令以赴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俗而勸爲人子者乃特遷之

羅孟郊

孟郊與寧人兒時喪父奉母怡悅承志牧牛長坡壯坐讀書有山人過而奇之與語告以父喪貧未塟山人指示地遂從塟焉天聖中舉進士第三人官翰林學士乞歸養茆草蕭然隆冬母思鱠郊鑿池氷池魚躍出鄉人目其池爲孝子湖卒衆立祠祀之

曹雉

雉休寧人登景祐進士以純孝稱父汝弼贈殿中丞燎黃之夕芝生先塋郡上其事詔以所居爲孝芝里

蔣舉

舉字時舉清湘人遊太學一日告其友黃無悔曰學者

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忠既未立孝當何念我其歸矣無悔感其言歌以送之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南國遠兮心欲歸歸心切兮親庭闈復相見兮在何時

徐僑

僑臨湘人母沒毀瘠嘔血數升衆斧扉不就去之陸源山中教授生徒依之以居者三百餘家歲荒貧不舉子者僑資給之人感其義所舉子皆以徐爲名僑八子皆知名時號徐氏八龍

祝確

確字永叔歙縣人少時父母將爲議婚逃避家曰家人問其故曰審爾恐䟽父母膝下也親喪日上食如禮夜不離柩寢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不憚萬里徒步以歸其喪

陳繹

繹奉親竭誠凡親之所欲無遠邇必致之作慶老堂以娛其親王介甫贈詩云種竹嘗疑出冬笋開池固合湧寒泉

徐積

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喪父旦旦求之甚哀事母晨夕必衣冠定省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比登第同年共致百金爲壽却之廷臣薦其孝廉神宗詔賜粟帛爲楚州教授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母亾臥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慟不絕聲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卒謚節孝先生

朱壽昌

壽昌字康叔揚州人七歲時父守雍生母劉氏爲嫡母所妬出嫁民間及長行四方求之不得既仕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時年七十餘矣事聞於朝詔還就官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

侯義

義應天府楚丘人家貧無産傭田以事母里人有塟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塚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

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母卒力自辦塟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泣臥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資以饘粮

眘惠明

惠明婺源人熙寧間父坐事當死惠明詣郡門曰身願代罪以報罔極恩家有二弟足以養母以大艾灼頂明日趨庭斷右耳血出淋漓郡守嘉之以狀聞詔減其父罪

郭用孚

用爭字仲先建安熙寧間遷固縣令嘗遊蘇軾之門聲譽籍甚親喪哀毀篤至既塟廬墓三年郡守欲以八行薦力辭

穆修

修字伯長汶陽人舉進士母亾自負櫬以塟日誦孝經喪祀不用浮屠爲佛事

王庠

庠榮州人父夢易攝興州爲部刺史所中鐫三秩罷歸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居父喪哀憤深切謂

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毋撫棺誓言斯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塟相與勉之思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傳註之學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寧中應能書爲首選上書論時政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中州役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毋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毋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塟塟而毋卒終喪復舉八行太學考定爲天下第一詔表其門

許俞

俞宣城人少失母事父供給甘旨必盡珍異當隨計偕安輿扶侍稅舍葺穀與妻子共食粗糲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覩汝登科之後沒於地足矣祥符中果登第授涔陽從事扶侍歸海臨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不怠以至滌濯必親或問故俞曰滌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父喪摧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累日嘗過琅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御問其由曰我父曾寄此也

司馬光　康

光字君實夏縣人初登第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僉蘇州判官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子康字公休丁母憂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服除爲著作佐郎兼侍講竟以腹疾終

杜誼

詥字渼臣黄巖人父剛嚴詥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
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絶勺水不入口者累
日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自浚塘淵泥水沒
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皴裂血流以漆塗之毎覆
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菱舍墓旁人往視之
輙遺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狠交雜泰然無所畏

劉民先

民先字聖任五季之亂避地入閩遂居崇安熙寧初累
與計偕至禮部輙不合慨然曰吾親老矣不可闕甘旨

於是屏居潭溪作一枝堂朝夕奉養惟謹後以特奏釋
褐乃謂人曰吾豈貪一命者哉顧因是可榮親耳母年
九十果榮封崇安縣太君

孔敀

敀字寧極隱居汝州事親盡禮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
食米一溢螢間生紫芝數十本

汪與成

與成銅陵人一家百八十口盡死於建炎之難獨遺與
成後三年改葬其父念母骸骨不存刻像侍養十年而
後附葬哀動鄰里邑令林楠以詩贈之有事死如生子
道難古來不獨數丁蘭之句

鍾佃

佃字少游龍南人元豐舉進士通判宜州喪親盡哀有
羣鳥數百日集其廬因名感烏堂

顧忻

忻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茹素祈禱毎鷄初鳴具冠
帶率妻子詣母室問其所欲如此者數十年未嘗離左
右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於天母目復明年九

十餘無疾而終

黄用中

用中之父死於兵母亦被掠時用中年㓜逃遁及壯求
母四方逾十年得於京師州里咸稱爲黄孝子

夏俅

俅字載道休寧人早孤奉母曹氏孝養備至既葬廬墓
墓生瑞竹其節自十以下駢而爲一以上岐而爲二又
生芍藥並蔕者二鄉人號其堂曰雙應凌待制唐佐爲
記其事

張汝明

汝明字祖舜廬陵人元祐間舉進士徽宗召拜監察御史卧日劾蔡京等執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病㾓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

史聲

聲沿海人幼失母家貧侍父日以採樵給養自食粗糲恒不飽登元祐進士迎父就養至中途病卒聞訃不顧家罄罄身四日夜犇赴喪所哀慟幾絶扶柩還家寢苫枕塊包土培塋三年未嘗與人談笑

吳淵

淵字道甫宣州人五歲喪母哭踊哀慕如成人後官浙東提舉丁父憂詔起復力辭詣闕言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自喪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將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毋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

仰忻

忻字天民温州人力學篤行年五十餘執母喪躬自負土廬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

歐陽守道

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少孤貧力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膳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別設一器馳送乃肯食鄰媼見無不感動嘆息後擢進士第遷秘書郎

黄琮

琮字子方莆田人元符登第爲長溪尉迎父觀邑令以千緡爲贈辭徒步扶櫬歸還閩縣旋以母老乞歸及母喪甘露降於繐帷三日郡縣廉訪琮曰豈敢以冥冥罔人欺君耶

李穆

穆字孟雍陽武人母常臥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後穆坐秦王事謫吏其子惟簡給祖母以穆奉詔鞫獄臺中及責授爲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每間日陽爲入直即訪親友或游僧寺晚歸隱於衆從母終不之知及居喪思慕幾至滅性

張觀

觀毗陵人拜左丞丁父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初爲秘書郎其父居業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

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覲賁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常過
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覲於是買田宅
營林刱以適其意早起奉槃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
廢也

彭乘

乘字利建華陽人舉進士將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
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獨西坐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
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

陳天隱

天隱字君舉蘭谿人早孤竭力事母母卒將塟時六月
如焚乃先期祝天陰庇人皆哂之已而果應既窆雲霧
始散人皆異之

童少舒

少舒字師仲蘭谿人父亾負土築塋廬於墓有靈芝生
紫蓋之祥郡守薦於朝

金景文

景文字唐佐蘭谿人親沒廬墓夜有五色光燭射於墓
上人皆見之咸淳間縣令沈應龍以景文天隱少舒名
表聞請立碑建祠名三賢堂

任盡言

盡言字元受幼孤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盡言自言
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語話稍
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臟腑間事皆
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也張魏公作都督辟之
力辭曰某方養親若得一神丹可以延年必以遺老母
不以獻公也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止

朱熹

熹字元晦婺源人就傅時授以孝經一閱題上曰不若
是非人也紹興中舉進士隆興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
侍郎胡銓以詩人薦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
祿不及養辭

岳飛

飛字鵬舉湯陰人母姚氏飛從戎留妻侍養高宗渡河
河北淪陷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聲云爲
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爲念也飛遣人迎之往
返十有八次然後歸奉之母有痼疾藥餌必親調後宜

撫襄陽母卒與子雲既足扶櫬歸不避途潦蒸暑將佐
顧代役謝却之路人無不流淚既塟廬墓上遣使撫問
降制起復飛連表哀訴乞終喪云以孝移忠事有本末
若內不能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
其章親札慰諭不起勑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
屬以死請之乃勉起復屯襄漢三年不解衰絰

趙文澤

文澤麗水人六歲廬父墓有田鼠啣花白鵲營巢之異
大觀初詔賜粟帛

黃槩

槩字平叔龍溪人父疾傾貲求醫或言不爲子孫計槩
曰苟疾得愈雖子孫飢餓何憾父年九十六母年九十
九臨卒曰爲人子若爾當有以報後槩妻將彌月夢其
舅姑曰某月某日降生果生子彥臣官朝散大夫封槩
承議郎賜緋子孫科第不絕

葛書思

書思字進叔第進士調建德主簿時父已老迎養不就
書思曰曾子不忍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

乞歸養十年條居喪哀毁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
忍去塚舍卒謚曰清孝

黃駿

駿字公碩南康人居父喪芝產於堂前其業累百政和
中登第調崇安尉

錢堯卿

堯卿樂清人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
哀不欲傷其意母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道
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
不飲酒食肉既塟慈烏百數啣土集壠上

劉潛

潛定陶人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聞母疾亟歸母死
潛一慟遂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
於孝妻死於義

毛洵

洵吉州人舉進士凡守四官以親老解任執藥調膳嘗
而後進不之寢室父母相繼而卒持鍤荷土以爲墳手
胼而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朝夕哭踴凡二十一月諸

生請問經義對之流㳺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卒

郭義

義興化軍人客錢唐聞母喪徒跣奔歸每一慟輙嘔血家貧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栢而廬於墓旁

古謙

謙曲江人母病頤瘖不能言乃夜虔禱北斗母忽大呼曰夢一道士執水盂以柳枝灑明日頤消疾愈後爲本州安撫人稱爲古神孝

王珠

珠字仲淵潮州龍泉人素以純孝稱罹親喪芝數本產墓側倒植竹以爲杖復生枝葉

林願壽

願壽字褒世晉江人母楊氏嘗苦背瘍潰爛徑數寸願壽曰敗膿在中寖蝕旁肉若拭則不堪痛楚乃俟其熟睡潛舐數藥而愈

錢湑

湑字仲伯海陵人家貧而事親甘旨獨豐親疾藥必嘗而進居喪哀毀骨立悲動隣里

張根

根字知常父病蠱戒鹽根爲淡食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鷄聲

蕭振

振字德起平陽人調婺州兵曹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有田可以奉甘旨振不願仕後拜監察御史以親老乞補外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

趙葵

葵字南中衡山人知滁州母卒求解官不許及葵乞追服終制又不允葬上疏曰臣時於艸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發制亦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然哀疚之中命以馳驅之事移孝爲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效臣子之義親恩未報寖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苫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及命提舉洞霄宮不拜

葉惟周

惟周松溪人少孤事母竭力母多病又自外家遘疫還其家死者六七人惟周在側頃刻不離疫不能染母病旋愈及母終哀毀骨立喪葬一循家禮鄉人稱之

林彖

彖字南卿幼孤隨母鞠於外祖家以故得盡讀六經百氏之書紹興初嘗爲僉樞徐俯禮致而終不肯受其薦奉母歸閩萩水盡歡母沒衰衾棺槨宅兆必盡其誠終喪寓跡法華庵傍所居軒曰聽雨小園曰意足徜徉於

其間孝宗屢召以疾辭不就卒年七十自號萍齋

楊富老

富老麗水人七歲喪父廬墓三年不返感木生連理烏鵲來巢之異紹興中詔賜粟帛録付國史

吳復古

復古字子野揭陽人居父母憂廬墓後去其妻子築庵麻田山中絶粒不食間遊四方然一無所求待制李師中於世少所借獨見復古稱曰白雲在天引領何及東坡潁濱暨一時名士皆傾下之

李植

植泗州人靖康初補廸功郎淛南向子𡐓使督犒師銀兩數百艘自淮趨濟卒以計達高宗大悅曰得一士如獲拱璧時秦檜當國植丐辭奉親十九年不仕母卒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後歷知數州以寶文閣學士致仕卒謚忠襄著有臨淮集

高登

登字彥先漳浦人爲太學生紹興初上疏萬言秦檜惡其議已編管容州奉母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

供晨膳忽有白魚躍入

趙伯深

伯深父子倜宣和間爲隸州兵官屬會兵動燕雲子倜被檄從軍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隸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倜亦隔絶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倜卒伯深徧訪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乃徒步入蜀間關累年方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路人

楊茆

茆吉水人每日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

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刃之芾慟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申世寧

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間潞逵兵襲鉛山父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弱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而兩全之

陳少卿

少卿浙人素性純孝母疾求醫不效夜半虔禱於天少頃金盤有聲視之則丹藥四十九粒也母服之遂愈其

禱詞曰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人子之請

苟與齡

與齡滁州來安人事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有芝十九莖生於墓亭

徐中行

中行字德臣台州臨海人父歿廬墓躬耕養母崇寧中州舉八行不就客有詰以要名者中行曰使吾以八行應科彼不被舉者非人數歟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

張愈

愈字少愚益州郫人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期植所持栁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

林正萃

正萃字君輔少入太學卽棄歸養母母卒累日不飲勺水已而蔬食卜葬於湧泉山鑿石營壙手胼足胝不少懈既葬寢苫枕塊號慕不已俄而祥雲滃甘露降烏鵲翔集虎豹遁藏鄉人白於有司旌之

蔡定

定字元應山陰人父坐法被繫定詣府請代弗許請效命於戎行弗許請隸王府爲兵又弗許定知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父老而刑兒生何益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乃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叙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遂赴水死府帥聞之驚曰眞孝子也立命出其父

杜國寶

國寶邛州人乳時其父遊東吳音信杳然後四十年國寶遍江淮手揭父名出處間關萬里至韶州得見父時

父爲州都巡因迎還鄉

朱道誠

道誠全州人幼喪父事母極孝母卒廬墓側感冬筍生瑞竹獲其墓詔賜絹米

呂鏜

鏜旌德人事親以孝稱嘗遊宿亳間過滸氏不御酒肉滸怪問之鏜曰遠遊親養弗給而敢自享厚饌乎比去滸贐以金不受

張煇

煇字子充永嘉城南人遊太學多士奉爲楷式兩以親訃哀毀不勝廬於墓者六年作霜露堂以享有甘露降於庭

趙善應

善應字彥遠餘干人親病刺血和藥以進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勿驚吾親露立達旦門啓而後入母喪嘔血瘠毀終日俯首柩傍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身不食兔

劉泌

泌餘干人嘉泰間舉進士官至參知政事攝相事八十日以母老乞致養上從之泌自幼以孝著甘露三降庭梅

丘敬

敬建寧人幼孤母爲寇所擄求之四方不得乃刻木肖像晨昏侍奉一夕妻饋奠懊侵母像仆地敬哭泣躃踊幾絶欲出其妻因卜塋文溪之上服喪三年人稱其里曰孝鄉

陳爇

爇電白人瞽目十年矣母死將塟爇欲扶柩至壙或止之爇曰母生我鞠我今日入土忍以疾辭遂從一二里雙目頓開

錢益

益東莞人親喪及禫足跡不出寢室或促赴省試曰至試期則服除矣益曰忍舍親喪而行乎復遲三年赴省試登淳祐進士第

呂蒙　琰

蒙開封人事親至孝父卒塟邑之杜潭不忍舍去居墓

下久不返子琰憂懼不已乃卽其母所瘞曰龍岡者築室其旁竭力成之迎養於其中四十年一日焚香趺坐而逝琰理喪事畢悉以家務屬諸子自居龍岡鄉廬戀墓不返榜其門曰報慈用父詩句也後以子貴封廸功郎

呂宣問

宣問字季通開封人六歲失母旣長將訪所生以池陽當蜀道乃求調錄事參軍凡蜀客經過必訖其物色之臨蒲秩有仙井兵報之曰母尚在乘官如荊門果得母

相失四十餘年母子復如初時母年七十矣

陽大明

大明字和甫南康人親喪廬墓地極深邃無人烟惟畜白鷄伺晨一夕狸捕鷄入石穴越夕雷震石四裂狸死

錢褒

褒晉江人母卒培土築壙結廬居山麓臘不入戶形容毀瘠終制方返著有志孝六篇

陳乞兒

乞兒年九歲母喪哀毀躬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六十步人憫其幼助之則泣拜而辭

孝經外傳卷之三終

明

孝經外傳卷之四目錄終

孝經外傳卷之四

楚 紫定庵編輯

元

三藏

炳字晉翁弟炯字召翁炯字恕翁婺源人父沒相與廬墓朝夕致奠沃土食如平生既除喪卒不燬著有歷代人臣正邪通鑑世號三藏

廖人俊

人俊寧都人元初父死於寇母亦被掠時俊甫十歲與祖母居既長覓得父骨於叢塚間又遍訪母聞已沒於滄州欲往負骨與母弟不許遂刻像合葬焉典徵有文記其實

王閏

閏須城人父性乖戾不甘淡泊閏竭力營奉無闕甚得歡心父嘗臥疾夜然燈室中火起燄已薇戶乃突入解衣裹父抱而出肌膚灼爛而父無少傷

樊淵

淵字浩翁句容人幼失父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賊兩釋之母亡營葬哀感行人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每念父爲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揭傒斯

傒斯字曼碩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侍[illegible]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為師友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既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

廉希憲

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世祖時官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循古喪禮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艸土廬於墓旁宰執欲起之相與詣廬聞號泣聲竟不忍言[illegible]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則衰絰及喪父亦如之

王思聰

思聰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illegible]父幼稚使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朝夕定省久而不怠父病劇思聰

憂甚拜祈於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
思聰舐之即能視

徹徹擔古思氏

徹徹擔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長母沒慟哭頻絕
既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初括時年四十
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故曰
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張紹祖

紹祖潁州人奉父避賊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

泣曰吾父者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且若等非
父母所生乎何爲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
銳因感而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釋之

不忽木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素貧弱自爨汲妻織紝以養
母後因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

郝經

經金人河南亂民匿窨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死經母許
亦死經以蜜和寒葅抉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時人
異之金亡徙順天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

烏古孫澤

烏古孫澤至大元年爲福建廉訪使以母年踰八十求
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

蕭道壽

道壽興平人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
親侍盥櫛日三飯必侍母先然後就食至夕侍母寢然
後就寢或母怒必進杖伏地受責謝過候母色霽乃敢
退

湯霖

霖字伯雨新建人早喪父母嘗病熱思得冰時天甚燠
霖累日號哭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
澌也亟取奉母疾遂愈

唐頌

頌字德雅番禺人奉養以孝聞連遭父母喪摧毀幾至
滅性遂羸弱負土壘冢左爲小廬寢以苫次寢處其中
扶服哭踊朝夕奉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六年有甘露降
於樹繁郁濃芬彌月不已造訪者見白鹿拾艸廬次咸

思之人稱爲唐大孝

廉惠山

惠山海牙希憲之從子也幼孤言及父輙泣下獨養母
而家貧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爲恥母歿哀毀踰禮負喪
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爲言乃仰天大呼曰
吾將祔母於先人神奈何阨我也風遂止

沈珵

珵字君玉母病目或云平旦以舌舐之可愈珵行之三
年果復明父患脅疾不能立珵扶掖日不少離鄰閒李神

鍼者要致之先以身試痛甚恐父不能勝固請止是夜
父夢神人語曰汝子孝吾爲鍼之鍼下驚醒汗浹疾遂
愈

胡景清

景清龍谿人元兵下漳南時年五歲倉卒失母稍長每
念及涕淚潸然辭父尋焉忽於燕市知母處踰年始得
之母子不相見者四十餘年事聞詔旌表之仍給驛以
歸

宗杞

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卒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過哀成疾自度不起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事
吾母遂卒

曾汝道

汝道濟河人少孤母高氏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
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可善藏之汝道泣拜曰
父母起類雖不肖恨無以報恩尚敢受此乎竟悉讓於
弟母卒哀毀踰禮不御酒肉蔬食終制

余丙

丙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
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攸撲
不止欲投身火中同柩俱焚俄而暴雨火滅

王士弘

士弘延安人父疾篤乃傾家貲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
神叩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室墓
上奇雀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而相狎終喪而建
祠於塋前朔望必進奠祭雖風雨不廢也

饒繼孫

壽孫歙人至元中盗起與父皆被獲父子爭相代死盗仍兩捨之忽林間大風起羣賊疑兵至駭散父子俱得免

祁浩然

浩然字養吾浦城人至元間黃華盗起掠其母以去浩然纔六歲不相聞者二十八年日夜思慕福建帥府徼為書院長將之任忽有告以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地遂惻然棄職辭父跋涉之間關數千里得見於唐州奉以來歸

陳彥廉

彥廉餘干人父商於閩溺死海中彥廉有才名交遊多一時名流最與黃子久友善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一日子久必欲拉同海上觀濤不得已隨至城郭乃泣謂子久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之何忍相見子久亦為之動容不看而返因為作仇海賦

吳國保

國保雷州人父喪廬墓哀毀大德間境內蝗害國保田無損

邵敬祖

敬祖宛丘人父母相繼沒河決不克葬殯於城西乃露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為葺艸舍庇之前後居廬六年毀憊成濕疾

胡光遠

光遠太平路人母喪哀思不輟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無從購祭行泣至墓旱有生魚五尺列墓前俱有嚙痕土人轟傳聚觀有獺出艸中浮水去始知是獺所獻

陸思孝

思孝山陰樵者母老病劇醫禱久不效思孝欲割股為糜以進忽夢寐中若有神人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母疾遂瘳

劉通

通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炫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

尹莘

□□人遊學京師忽夢母疾心悸之馳歸母已卒
廬墓毀頓骨立每鷄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
之風雪不廢父嘗病疫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
以驗差劇夜則禱於天曰莘母歿不能見父病不能治
爲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數日父愈

孫抑

抑遭開中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栢村有亂兵
至拔刃嚇抑母求財不得欲斫之亟以身蔽請代受斫
母乃得釋而抑父被掠去或詣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

然東軍所得掠民皆殺之汝愼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
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
歸

葉儁

儁字良卿松溪人祖母年高足疾不能動履儁舁而起
臥者五年至正間欵死於賊傾家貲募壯士從間道入
賊壘搜其祖母屍載以還事聞授南豐州同知力辭
不拜廬於墓次自號思廬懋者

高必達

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既
長晝夜思慕乃娶妻以養母遍訪四方歷十餘年始得
見於黃縣全眞道院中號靈明子學道三十年矣叩頭
乞歸奉養篤至鄉人稱之

李奉先

奉先棄縣人父卒既葬泣曰憶兒時父嘗戒家人曰兒
幼弗令入林野慮有驚怖今親沒一旦棄於此吾心惻
然安所恐乎乃結廬於墓次植樹數百株時呼爲孝子
林

王薦

薦福寧人父疾醫不效禱天減算益父壽果得延一紀
母嘗病渴思瓜時冬月薦至深嶺值大雪仰天而哭忽
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摘歸奉母渴頓止

賴祿孫

祿孫汀州寧化人延祐間賴寇作亂乃負母挈妻入山
寇至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我母時
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哺之寇相顧駭嘆不忍害
又取水與之有欲掠其妻去者衆寇責之曰奈何辱孝

子婦使歸之

姚玭

玭淞人元季奉母避兵至河上無舟可渡母泣曰追兵且至吾誓不受辱遂欲自沉玭急挽母俱溺水中頃之負母出已過河矣爲淮兵所執疑其從苗中來傳之淛上軍得辨白帥賢之署爲部史玭朝夕念母泣以告帥遂去母病思食魚有獺致白魚於門長盈尺湘臺聞而辟之以母老辭不就

周樂

樂瑞安人方國珍竊據温州拘其父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其父於江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

李茂

茂大名人從家揚州母目喪明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忽夜失火延燒千餘家及茂廬返風而滅

靳昺

昺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於朝母沒昺與兄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劉琦

琦臨湘人生二歲而母氏遭亂陷於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欷歔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徧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沒又三年而母沒終喪猶疏食

王庸

庸歸信人母有疾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絶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

黃贇

贇臨江人父求官京師時贇年幼留江南及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沒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號泣謂人曰吾之來爲

省吾父也今吾父已沒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
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恐利遺財耶久之
聞庶母居汾溜亟裹糧往庶母復三日不納庶母之弟
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慟哭禱於
神一夕夢老人以杖指葬處曰見甩磚即可得明日就
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殮時有其物可驗啟朽
棺得父骨以歸

張子英

子英建寧人幼孤侍母王氏元季盜賊擾攘妻子俱被

掠子英負母逃避備經險阻寓居黃溪偶尋爲養母嘗
思婦與孫寢食不安子英跪曰但得母安妻子可復返
賊退遂奉母歸妻子亦果得還

史彥斌

彥斌邳州人至正中河溢鄰邑墳墓多壞斌母卒葬時
慮有後患爲厚棺刻銘其上明年墓果爲水漂彥斌縛
艸人置水中仰天祝曰願天默佑假此靈芻指示母棺
所在自乘舟隨艸人所之行三百里經十餘日艸人止
叢林中果得母棺焉

石永壽

永壽新昌人事親謹慎晨夕必問起居承候顏色元末
兵亂父被執兵欲殺之永壽亟抱父請代兵遂殺永壽
其父獲免鄉人哀之

呂祐

祐晉江人元末郡城破有卒拔刀脅其母索財不得祐
奪其刀手指俱落仆地良久復開目視曰母幸無恙兒
瞑目矣

易文炳

文炳襄陽人隨父徙居沔陽父喪廬墓三年不見齒時
人敬慕多遣子弟從之遊稱爲易孝子居前有池產蓮
一蒂二花咸以爲孝所感

張志清

志清少事親孝極耐辛苦東海珠牢山傳多虎清結艸
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爲人害清曰是吾奪其居也後家
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記清所居裂
爲二無損焉

魏敬益

敬益容城人居母喪哀毀骨立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我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僅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鬨皆愕然不敢受强與之乃受而言之有司有司以聞丞相賀太平曰世乃有斯人哉

王克已

克已父沒負土築墳廬於墓側貊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已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已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

思敬事其繼母杜氏少失怙養之至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時值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於岩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之皆免於難

祝公榮

公榮字大昌麗水人隱居養親親沒柩在室鄰家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蔡恢

恢字汝大南康人事親菽水盡歡遠近咸稱之至大間郡長燕只不花厚禮之聞於朝命未下年九十有八卒

過宗一

宗一海鹽人父早喪事母勤謹張士誠陷姑蘇時負母逃過寇以身蔽母中數鎗賊捨而去

潘應定

應定嘉興人母喪廬墓哀號無間時有桂花變色白鶴來翔之瑞左丞周伯琦爲書旌顔二字揭於墓所

曾德

德漁陽人宗聖公後裔母早亡父再娶左氏遊襄陽樂其土俗因家焉亂兵陷地遂失左氏德徧遊南土求之五年乃得於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備至

高源

源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

厲[illegible][illegible]民田及他不法事恐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他事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鄉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況媒蘖之罪非冤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因感悟

張起巖

起巖章丘人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子教之宦學無不備至

尹夢龍

夢龍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羣烏集其塚樹

張恭

恭偃師人以兵部符署案牘親老辭歸侍養掃理先塋身負水灌松栢父喪過哀侍母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採野菜爲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疾項中一劍不去母驚悸而沒恭居喪盡禮人稱孝焉

龐遵

遵永平人母病歷三年不起忽思食魚遵求於市不得復求於港口歎恨不已忽有魚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母悅而病瘥

徐允讓

允讓山陰縣人遭元末兵亂允讓以妻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欲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已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矣因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歎而去安得不死洪武間有司以孝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孝節之門

丁鶴年

鶴年其先西域人至正間舉進士卜日葬父霖雨不止鶴年仰天號泣翌日雨霽葬畢雨如初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號深切夢母告以墓所即其地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後嚙指滴血試之果驗遂改祔父壙人呼丁孝子

趙一德

一德新建人元兵南伐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間一德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爲天地間罪人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

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爲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將被誅部籍錄其家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難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故籍太夫人勞之曰疾風勁艸於汝見之何以報汝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非有利於是也重哀主人無罪故留此以報耳今老母年八十餘得歸侍養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爲不受而去

明

晉府西河王

王朱奇溯母病渴王仰祝天甘泉洞出病愈建熙酬謝雙鶴飛繞塋前母卒哀毀不勝官塋古柏生花異香襲室

朱勇

勇朱能子性至孝居喪哀慟人不能堪正統初提兵禦虜沒於陣追封平陰王

姚伯華

伯華桐廬人元末寇亂同父母避於閩原山猝遇盜推之嶺下伯華趨視已死以二被裹尸擔之從間道奔桐

江夜無舟渡俄漁人棹小艇來載登南岸復擔至姚家山採木葉掩尸以木錐掘土既餓不任又慮盜窺晝伏夜作踰宿穴成負二骸殯焉痛哭嘔血去明興時時悲思痛二親死非其所冬月擁爐泣淚炭爲不然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每憶逃難之日困乏艸屨幾不免乃以一銀釵購得之自是閉門手織艸屨以施貧者而弗取直終其身如是有孫八人吏部尚書夔河南參政龍最顯

李煦

洪武中官吏有罪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以
罪當輸季用病謂其子煦曰吾力竭矣煦奮曰爲人子
而不能脫父之阨何以生爲具以狀聞上哀之乃赦季
用復其官時因季用得復者十四人皆羅拜季用謝曰
微君有孝子吾等骨皆城土矣

魏文昌

文昌萃容人父獲死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
身代高廟許之臨刑詰其弟曰謹事二親如吾生時也
遂伏法時年十八歲朝野哀之

錢遜

遜字謙伯母病侍湯藥久而不息及卒廬墓終喪明初
薦用

紐政

政安邑人父死廬墓墓前有麻一株冬夏常茂一烏栖
其上政哭烏亦悲鳴

程通

通字彥亨績溪人洪武中領鄉舉入太學聞父沒於外
哀訪至江西之吉安始得柩喪以歸厥後以祖平遠謫
陝西上表乞釋之其畧曰臣幼失父止有祖坐法流陝
西遠隔四千里外今年七十有四煢然無依臣無父祖
猶父也祖老而無子孫猶之子祖孫二人更相爲命今
遐徼健士如林豈少臣祖一老卒乎辭極懇切上持其
章不下密命驛召平至立殿之東並召通使西嚮立俄
詔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視哽咽上嘆曰孝哉此人
命兵部除其籍

程其祿

其祿歙岑山人母病願以身代母喪之後日食饘粥十

有四年有大蛇環土室欲噬祿祿泣告以母故蛇即去
自廬墓後終身不入闈闥

梁庠

庠麻城白杲人母王氏篤疾庠身不離榻衣不解帶者
三載里人稱爲苦孝

陳圭

圭字錫玄黃巖人洪武中父叔弘罪當死圭奏願代父
上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欲赦其罪刑部尚書開
濟奏曰罪有當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

父死

王世澤

世澤字𦨕大新都人生一歲父客死留一詩扇囑遺孤及長索扇亦亾多方重購得之每展閱淚盈盈下年九十哀慕如初先是扶櫬歸道遇虎人從𢙢散虎俯視澤垂首而去

饒鳳翔

鳳翔安陸人爲郡諸生事父母竭力建喪坐臥柩旁奠告如生廬墓六年始歸朔望猶往雨雪不廢

戰正

正字德義高密人父喪於大寧正從葬取父骨徧訪弗獲仰天號泣忽一老人備告之遂破中指滴血浸負而歸後中鄉舉不仕

魏歛

歛肇縣人洪武間舉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母病訃告歸皆未至而母卒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旦夕哭奠如初喪

鮑燦

燦字時明新安人母余氏年七十而足俱病疽醫藥經年不效燦晝夜吮之不浹旬愈時客居汴周王聞之書存愛二字表其堂

譚紀

紀字廷憲遂州人父有足疾扶侍四十年不少間父歿泣血三年不御酒肉建思親臺時登悲痛至老不替

李得成

得成淶水人母張氏避兵自投於河得成覓母在河冰下乃臥冰七日冰釋得之洪武中舉孝廉遷尚寶司丞

蘇旻

旻字舜夫嘉定人父病竭力延醫弗愈及卒哀毀疾甚負土治墓結廬寢食其中一日雨水侵墓荷鍤決之獲金百錠盡買藥治棺以施人父産悉讓諸弟

馮琛

琛慈谿人父失明臥床褥凡十五年琛事之惟謹家貧里人王鐸延之家塾飯有珍味琛輒不食鐸覺之必先餽其父然後餽琛琛始食父有老婢病琛爲奉湯藥或訝之琛曰吾父存日賴其周旋若忘之是忘吾父也琛

令欲疏以聞環曰此子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力辭

莫轅

轅字巽仲吳江人父繫獄將刑轅年十一願代父死理官奏而釋之一日鄰火偪其居轅躍入火中抱母以出鬚眉盡燎鄉人謚爲貞孝先生

呂師賢

師賢字愚鄉幼失怙恃年十三時叔父琴山無子訓育之欲使爲嗣對曰賢賴叔父教養之恩固不敢忘然先

人無別子使某嗣叔父則先人無嗣矣叔父求子姪之佳者嗣之琴山如其言而賢益刻志孝養叔父沒服喪三年年一百零三歲無疾而終

喻德昭

德昭臨川人父移鳳陽時方六歲父母俾所親育之年十四詣鳳陽求之越十年得見父於漢中屯所而母已沒乃扶歸比葬廬墓哀慟常如初竟卒於墓旁

趙說

說麻城仙居鄉人以詩書教授生徒父母同日死居喪盡禮泣血廬墓感二白鶴馴擾墓側正統間旌表其門

郝安童

安童永州祁縣人父戍定遼卒安童應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童因詣闕陳情太祖以爲孝子詔免其軍役復其身

鄭英

英字伯華事親勤謹父老病劇虔禱於東嶽行祠求以身代父病隨愈越數載卒哀毀踰禮旣葬舉明經以母老辭母數遘疾侍湯藥未嘗解帶親爲滌溺器及母卒

捐資產營塋後以明經孝弟舉授廣西南寧府經歷

歸鉞

鉞早喪母父娶後母鉞失愛父手提鉞後母輒持大杖與之曰毋徒手自傷家貧食不足驅逐之困頓匍匐道中後母復語其父曰有子不家居出外作賊耳父復杖鉞鉞以饑故面黃憔瘠匍歸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吞聲竊自飲泣人莫不憐之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擯鉞鉞因販鹽市中時問母起居致甘鮮焉會歲饑後母與弟不能自活鉞泣迎母母內慚鉞事之愈勤謹

楊魏

太守楊魏叔劉叅畢閉門謝客便服侍母側盥漱危盂捧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爲村裝縋母夫人負之背遊遊行花叢中婆娑香陰歡娛竟日旋以養母乞歸母壽至一百四歲

藍純

純江陵人應貢將赴南雍以父老不行刺史吳彦華曰只此一念可當孝子父卒廬於墓門不忍歸士林慕之

張宗魯

宗魯開封府鈞州人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友扶掖以行歲饑宗魯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則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乃奉母還故鄉母卒仍求其前母合葬父墓詔表其孝行

陳榮

榮建寧人天啓中郡城水災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及逵岍卒遇其母先是官舫中一郡守夜夢神告次午有孝子附舟守艤船以待至日中一木銜岍則榮附其上焉守驚詰何以孝遐動天榮曰某何知孝惟一老母頃刻不敢忘耳

唐豫

豫字用之海南人性篤於孝早失怙恃作蓼莪亭以寓悲思隱居授徒自號樂淡

徐世華

世華字士英父授鄖明初以保障死難世華童年請軍營扶柩歸葬爲賊所掠泣告曰華不幸早失怙母老無依賊憐得釋母病籲天願代果卒祔葬父側鄉人稱其墓爲忠孝塚

瞿嗣興

嗣興字蒸卿常熟人母思食菱將菱始花求之不得嗣興入水半日忽得三菱宋景濂傳其事

黎崇

崇字好禮南城人居親喪哀毀踰制啜糜飲水三月不進鹽菜三年不櫛沐終喪猶縞衣諱日輙哭臨不止

龔仲賢

仲賢兗澤人早喪父家貧母紡績以撫養之稍長母卒仲賢痛念不已刻木肖像以奉飲食衣服出入有事必

以虔告朝夕不息凡十八年如一日鄉人稱焉之

王世名

武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父為人殺世名恐殘父屍不敢出埋乃陽與息審聽一刃上銘報仇二字母與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語母曰兒可死矣遂逆殺仇者赴邑請死邑令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人者死國法也奈何以吾廢法乎竟不食死孝廉張夙翥為之傳

顧仲禮

仲禮保定人幼孤歲因見蝗食其田苗泣曰吾將何以養母乎俄頃大風蝗盡散去苗竟不傷

錢廸

廸更生之子更生坐事當刑廸求以身代上許之死時年十八更生得復老而終

岑義

義邵州人父泰母蘇氏義竭力供甘旨之養母疾籲天願減年以壽母母育義朝夕祇之目復明父母卒苫塊幾毀合葬岵山下跣足負土成墳廬墓三年甘露降於墓樹

周炳

炳舞陽人事母隽氏定省無違母病思食獐肉乃四出求之弗得擬次日入山是夜忽有獐入其室殺以啗母病尋愈

王弼

弼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幾絕洪武中以薦知樂安縣迎母就養母病籲天以身代母年九十卒躬負土廬墓三年哭泣不輟召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稱朝廷不允

欲以風勵天下之為人子者尋改通政司右參議致仕仍旌表其門曰孝行

呂賢

賢字良器鄞人早遊邑庠父喪母俞氏孀居遂棄業歸養母嘗三遘疫疾而逝賢日夜扶侍卒不染值旁室火災勢迫母柩賢呼天觸地俄而反風轉燄方得移柩丈許燄復圍室矣

師逵

逵字九逵東阿人少孤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

亟出尋求至城南郊外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鼓
道遇虎遂驚而呼天虎捨之去母食菜而疾愈

金彦文

彦文休寧人三歲喪父七歲舅奪母志祖母高撫育成
童家貧採薪負米以資甘旨祖母沒殯葬盡禮母寡居
迎歸孝養母病禱備至得愈

顧孝先

孝先少貧父被誣京師身往代白其事後父遘疾卒扶
柩維艱有助之者曰八千里外汝一窮人不若焚化之

為善孝先泣而不聽輒欲自刎鄉人有仕於朝者賻貲
之竟得歸葬

許欽

欽績溪人年十六教授於鄉兄弟貧以己田讓之獨養
父母有疾湯藥必親調告天求以身代父母相繼卒哭
聲人不忍聞

王中

中登封人家業農母沒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饘粥
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
泉中環井再拜籲天泉乃湧出

桂恭

恭慈谿人父宗藩邑庠生以楷書預修永樂大典書成
將授官得疾告歸恭甫八歲即能承順顏色侍奉湯藥
頃刻不離左右來問疾者見語意相得即具饌設款以
悅親心父性嚴急稍不適意輒怒不食恭跪床下候怒
解方起溷廁沐浴未嘗委之婢僕四十年如一日東鄰
火延父不能起恭抱父號慟須臾風止火滅後恭得疾
類其父忽有老人授以丸藥出門不知所從恭服之病

遂起

趙讓

讓肥城人家貧幼孤傭力以供母母卒號泣絕而復甦
廬於墓旁有虎夜至讓但悲傷虎自避去後有賊入廬
讓告止有米數升以為母忌祭資賊感歎以百錢遺之

謝佑

佑字廷佐桐城人少孤事母至孝嘗讀書於牛背正統
成進士歷官山西布政致仕卒母喪未終遺言以衰絰
為殮以終吾喪

崔永

永字彥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更適里人桑慎從戍海南永思母不置遂徙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得見母會慎沒永求歸母所司不可乃哀請於官許之歸舟遇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活而永竟以寒疾終布政使茹大素爲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崔孝子云

趙巖

巖當邑人母亡奉父甚謹家貧嘗借貸以供給艱苦不使父知父沒合母葬建祠墓側圖親容事之如生永樂

中旌其門

季厚禮

厚禮撫爲人晨昏奉親下氣怡色父母終廬墓六年不食鹽味子立居厚禮喪亦不御酒肉廬墓三年母沒又廬墓三年孫廷春於宣德間母喪結廬墓側茹蔬歠粥者三年猶一日人謂其一門純孝云

紀賢

賢字若愚任丘人少孤竭力事母顧氏弟四人呱呱仰給維持哺鞠以至成立每日必視母寢定然後就室著家範數十條終其世同爨者五十餘人咸化其德賢先母卒囑其子曰葬吾必傍吾母壽域以畢吾廬墓之志

葛泰

泰字文彬績溪人老母病篤思食生梅時八月無存者泰遇梅樹輒撫之涕泣忽得二枚如初熟者

干纓

纓字應麾和州人里塾師之父沒盡哀不茹葷不作佛事廬墓終制而後歸又十三年母沒哀毀如父喪有司欲舉旌典纓力辭曰職分之所當爲碩纓何人敢當盛

典

洪祥

祥字士高黃梅人父友璋病癱祥侍臥起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垂一載餘父念其勞久乃強起語曰我病少愈可無須人汝姑去第留一僕侍我祥佯諾其夜仍伏父榻旁夜半父起呼僕不應力息而仆忽有一人掖之驚曰爲誰祥曰兒也父子於暗中相持大哭父曰天乎兒孝至矣疾良已祥竭力承事得優游十餘年始卒悲思不置嘗見父形於醮薦鏡中年九十七終子六人

俱賢

傅海

海威縣人父沒廬墓三年不令妻子相見建一祠安父母畫像晨昏奉奠夜有虎來墓所海正色視曰我爲父母生死所不恤虎遂去

曹昌

昌字德隆壽州人父斌有隱志好遊覽山水遂來汴洛久而不歸時昌甫三歲及長辭母求父跋涉三年知父已死朝夕號泣已而負骸骨歸葬周王賜孝子詩

栢英

英江都人爲延安衛指揮父卒哀毀幾絕廬墓三載感狐兔爲侶景泰中詔旌表

毛玘

玘字國珍任人以進士授蒙陰知縣先是母久失明玘迎養官舍懇祈於天母目復明某恭政以均徭役至意有所需玘曰殘下媚上吾不爲也即解任奉母歸

甘澤　潤

澤開州人與其弟潤俱以純孝稱自爲兒時稟若成人能以色養歷官御史既而謫滁州天順改元召還至與秋聞父沒痛哭擗踊幾絕徒跣三百餘里歸葬廬墓蓬首垢面旦夕泣奠晝哀期年有兔及蛇遊墓旁馴擾如常弟潤事母霍氏謹篤有司以聞並旌表

江昭

昭字希賢歙縣人母病中夜稽顙北辰祈以身代母病中若聞香氣疾遂瘳嘗以母命入山視茗有虎咆哮而至昭神色自若徐云昭身無足惜奈老母何虎俛首而去

閔玄

玄滑縣人幼失父誠心事母母沒廬墓服闋復追父喪三年仍服除三十餘年廬墓如居喪日

戴瓆

瓆字守溫少孤母病藥需鯽魚和劑時値嚴冬瓆解衣入水捕得之及母沒哀毀過常犇以疾卒邑令袁公道爲營塚窆題其墓曰方岳之北唐嶺之南孝子之風流千百年

倪神保

神保連江人幼失父母常念罔極莫報與妻林氏禱於天欲得一木兩枝刻二親像奉祀入石屏山求之果見二木相對乃拜祝曰此木果可刻吾父母當自動者三祝畢果三動遂伐工取直募匠刻之夫婦恭祀一如事生三十年不少替

畢植

植六安人父會試卒於京植哭踊奔赴歸葬廬墓晝夜號泣鄰婦至爲廢食貧甚飦粥不繼鄰人輟食以餽之非不受有司欲上聞辭曰此分內事也何與可聞

洛忠

忠官至清浪衛將早孤奉母備至母卒哀毀不勝葬時秋雨連旬至期晴霽事畢復雨如初

王原

原文安人父珣困於里役語妻張氏曰吾單弱有田數十畝不能支役將逃焉張挽留之珣竟去張撫原獨居原少孩提孝及長問父吞聲不能言既娶月餘跪母前曰兒雖讓父與俱歸母因兒過矣父久出生死不可知原矣之原仰天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兒不得父不生還泣與母別初走滁鹿巳徧歷齊魯間一日至田橫島時日西斜颶風甚急禱於叢祠因宿焉夜夢入古剎正當午有僧與原飯一盂曰此莎米也味苦吾爲汝流以淡羮乃肉汁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而覺一丈人策杖入問原所自原實對且語以夢丈人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艸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若急去於山寺求之原如丈人語趨清源而上渡淇水聞輝縣之帶山有夢覺寺心動造焉寺有火者訪之卽其父相持大哭然父絕無歸意原白於主僧淞林淞林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歸原後生男六人孫曾十數人鄉里以爲孝感云

王弘裘

弘裘字子治歙州人幼失怙嘗聞母欲以杠濟外家山口裘姆不爲梁成母志人稱孝子橋

孫璉

璉丹徒人父歿停柩未葬嚴冬跣足而步事繼母唐甚謹唐患癱璉親吮之卽愈唐雙目喪明璉旦夕舐之復明及卒卜日將葬時春雨連夜號天旦復開霽甫掩

擴復雨

沈輔

輔字良弼父篪母黃氏輔嘗他出忽心動汗流亟馳歸則母癱瘓不可救矣哭踊絕水粒者三日父患疾數焚祝願以身代及沒廬墓妻瞿氏事姑舅孝養備至弘治中旌其閭曰雙孝

阮珩

珩字國用順德人遊邑庠兄死告歸耑事其母無心仕進督學潘某延視至邑強令就試見其文優令復學補

廪應試皆辭一二老成述其孝行於潘潘爲文以彰之又贈詩有百尺樓高孝子居之句

孫堪

堪字志任中武舉第一歷官都督僉事父燧爲宸濠所害徒步千里負骸骨歸塟行路悲酸母卒又北走齊魯號天而望櫬慟哭不置竟殞人稱爲父忠子孝云

亢良玉

良玉臨汾人事父母能色養得其歡心母卒廬墓側朝夕哀號有芝艸叢生其葉如蓮之異

金洲

洲字士敦嘉定人事父幾諫繼之以泣居母喪哀毁骨立動不遺禮嘗知永康有善政以不任勞瘁忽嘔血而卒學者稱爲沐齋先生

樸素

素爲新安衛所鎭撫幼孤事母極孝年十六母喪塟問政山去家十里每日至墓泣拜雖雨雪無間後得壽九十七邦人敬褒之

李輳

輳奉母至孝有客來投宿輳適臨溪烹鷄既具飯不以供客客怒不食輳曰老母病思肉不得故烹一鷄不及君也客愈怒而去是夜屋後火起將及廬忽天雨反風火滅鄰人犇視見客仆死火中火炬猶在手

吳雁

雁字子秋南康人事親盡孝居喪執禮以母合塟於父廬墓三載

宋瑱

瑱威縣人流寇倡亂城陷賊入瑱室縛瑱父瑱哀告願

代父死且紿之曰吾知銀處賊隨之覓不得竟遇害父因得免瓚妻李氏年二十三伏尸號慟曰汝能替父死妾獨不能替夫死耶不食者三日其姑以撫五歲兒解之乃撫嬰成立爲諸生守節三十餘年清苦始終如一

包寳夫

寳夫力學明經事親勤謹一日獨行忽遇虎啣其衣曳至林莽中寳夫曰汝欲食吾肉何憾念父母垂老欲終身之養虎知吾乎虎乃起復曳其衣至故處而去

馮履祥

履祥字君德慈谿人嘉靖中倭賊犯縣履祥隨父出奔賊倘傷父左手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刃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已彌月夢一紅面神告曰汝夫爲父死不可使無後當與汝一子次日果生賊欲入境亦見紅面神據要路馬皆策之不前乃靈山驃騎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夢符

陳清福

清福南康人正德間父禮魴臨陣失事當斬而逃捕者遂逮清福至軍門清福默然無難色代父死之

侯英　侃

英字世傑開州人與弟侃俱以孝稱年十三時母鍾氏眼疾憂泣輟食兄弟每夜祈佑越四十九日疾愈英官江西按察使母死訃聞號泣葬還與侃同廬墓有白鵲數千旦夕飛鳴塋前

易直

直字子順宜春人少讀小學及朱氏家禮卽躬行不倦父廷選小違其意卽叱怒直跪伏終日不命之起不起父疾直嘗糞苦舜愈及再疾以糞味甘爲憂父竟卒嘗遇寇至抱母哀痛不離賊亦舍之服闋例應貢念祠基無所主上書求解諸生籍於是結廬鳴崖山奉母讀書自得

閔宗時

宗時鄞人幼喪母奉繼母陳承順篤至倭賊突至舉家竄避宗時扶父出而遇賊脅取金錢不得拔刀欲殺其父宗時以身翼蔽泣求自代遂飲刃而死尸諸田間父遂得釋家奴李三抱宗時幼子不忍舍去亦被賊戕左耳並刲其面屢死屢甦人共傷之

馮行可

御史馮恩疏言三奸下獄子行可尚幼於長安街刺血書疏言臣父幼失怙賴祖母含飴哺之不幸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念祖母年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死祖母必死惟望陛下哀憐縛臣詣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爲封上世宗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減死戍雷州凡六載赦歸行可甫冠舉鄉試後穆廟御極恩已七十餘進太理寺丞而特旌行可孝子以表其廬

毛愷

愷字達和江山人登嘉靖進士授御史直聲聞天下言事忤旨謫寧國推官自奉甚薄事母甚孝母遘疾輒泣禱刑解衣母卒郡僚屬遠道馳奠悉反賻金時有孝過黔婁廉方伯起之譽

賴汝威

汝威南康人粥蔬供母弟匿母衣物輒潛置償之溫凊如稚子者三十年母亡廬墓自悲養湧遂終身茹素

郁祥

祥行唐人爲博野令未任卽馳歸省父父病則親嘗湯藥日夜憂懼求以身代及卒過於哀毀以致成疾卒於塋所有孝行碑在焉

汪存

存字廷堅歙人隨父商歸舟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阪存泣告天願虎傷己毋傷吾父虎竟去

李文欽

文欽字天存麻城人弘治間舉孝廉判南陽以母老乞養不許知陝州未幾棄官歸養母卒哀毀骨立居鄉質直人咸慕其風槩云

崔克昇

克昇內黃人父遘疾醫弗能療克昇取父大小便嘗之以驗輕重卒治得瘳年九十九歲終克昇塋祭一遵家禮跣足負土築墳廬墓三載

許立德

立德文穆公長子母汪夫人患噎若不能飧亦終日不飧母沒以積餓哀毀死三日復蘇彷彿見母送之歸既卜地葬母日夕悲號其側文穆公聞之假病召入燕餅時念母慟哭文穆公亦慟哭恐傷父心每念欲哭輙掩面走他所盡哀而後還

解禮

禮鄢陵人父母沒負土壘墓手植松栢樹數千株欲鑿井以資灌溉偶出廬行數步如有人來附耳曰此地有井及掘果得一井

班言

言臨淄人母卒欲廬墓以侍父不克終志及父卒遂廬墓六年歲旱邑中獨雨人以爲班氏之所兆云

舒倬俊

倬俊旌德人年十二母王氏病篤每泣禱祖墓願以身代一日俊中藜毒強之藥勿飲泣語母曰昨夢祖來云許代母矣兒死事小有母在得善兒父兒兄若弟不至失所兒無憾矣遂瞑未幾母病果愈里人題其墓曰代母墓

羅天奎

天奎南康人幼失怙稍長學藝營生奉母必誠必敬母亡哀痛悲切喪禮自盡廬墓三年每遇疾風迅雷輙匍地號哭

鄭泗

泗字子醇歙人母病歷醫不效禱於北辰願以身代母病尋愈後父母俱喪廬於墓側寒暑不輟有紫芝白鶴之異

陽可幸

可幸南康人父早逝無遺產事母菽水盡歡及母卒居喪持禮廬墓三年

秦涇

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喪除像事之如生及事繼母失愛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回繼母心父臥病鄰火及臥所扶舁不及涇但叩頭籲天風反火滅

凌汝祥

汝祥句容人家貧力耕養母母沒廬墓啜粥凡三年不

反私室朝夕哀哭不輟

楊乙

乙武進圩橋人嘗爲酒家傭所獲貲悉携歸養親暇時潛悲泣主人窺見詰之嗚咽不能對一日忽告去留之不得曰父母年高恐一朝不測抱恨終天將還爲承歡計耳去而行乞每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得酒肉輒歌唱以悅之如是者十年父母相繼亾復乞棺脫巳衣以殮値嚴寒赤身帶血瘞於野露宿墳旁日夕哀號而卒

丐兒

長洲之相城有一丐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令人瞷其所適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列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歌以娛母以爲常母死丐不復見

孝經外傳卷之四終

孝經外傳卷之五目錄

孝經外傳卷之五目錄終

孝經外傳卷之五

楚黃李之素定庵編輯

周

女娟

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女娟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心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弗誅將渡少楫者一人娟請願備父役簡子不許娟曰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黃而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驪而克紂君但欲渡耳用一婦人何傷因發河激之歌以鳴其意簡子悅歸納幣於其父娶之

漢

淳于女

淳于緹縈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也意無男有五女詔獄當刑嘆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悲泣隨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文帝憐憫

其意釋之因除肉刑

緱氏女

緱氏女名玉陳留外黄人爲父報仇外黄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爲諸生進言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其孝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

程氏女

女德與人盜殺其父兄掠女去隱忍數年以計脫告之刺史顔貞卿捕盜磔於市女剟其肉以祭父兄

盧氏

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數十持杖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在室盧冒白刃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人問何獨不懼盧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海州竇氏

東漢郡有孝婦竇氏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姑曰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廹死其母吏捕驗治婦自誣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姑也太守不聽于公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自祭表其墓即日大雨歲熟

孔融女

孔融爲北海相曹操忌其威望害之女年七歲二子年八九歲寄他舍聞父被收主人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久活何賴知肉味耶兄號哭而已或言

於操盡收之女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戮

曹娥

娥上虞人父盱善巫祝午日迎神泝濤而上溺死無覓尸處時娥年十四沿江號哭乃投瓜於江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沉娥投江而死抱父尸出

陳孝婦

孝婦陳州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臨行囑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奉養吾不還

汝能養吾母乎婦曰諾夫果死於役婦養姑愈加勤謹紡績以爲業居喪三年絕無他念其父母哀其無子而早寡也欲强嫁之婦曰夫去時屬女以養姑女旣許之夫養姑而不能卒許夫而不能信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乃止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終鬻貨其所有以葬之終奉祭祀

叔先雄

叔先雄犍爲人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沒雄號泣晝夜生男女二人

並數歲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其弟賢夕夢告之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水上

文姬

文姬趙伯英妻李固女孝而有智閤父被梁冀誣害泣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潛藏弟燮頤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之門生王成曰君執義與先公有古人節今以六尺委君李氏存滅在此矣遂變服亾命入徐州傭酒家王成匿其弟賣卜於市比梁冀誅遇赦還文姬對其弟慟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愼勿以一言加梁氏聞者悲感

南北朝

孝婦

婦不知姓氏年十九劉曜時孀居陝縣事叔姑甚謹毀面自誓不嫁後叔姑病死其姑有女在夫家先從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聲聚振尸十日不腐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

太守知其冤乃斬姑女而以少牢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唐

木蘭

木蘭女子父病不能從軍爲有司所苦因代父戍邊十二年始歸人無知者有戍邊詩傳於世

謝小娥

小娥豫章人嫁段居貞居貞與小娥父作賈江湖並爲盜所殺小娥亦被傷漂水中經夕而活流轉乞食至上

元妙果寺夢父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艸夫曰殺我者
禾中走一日夫賊書此廣求智者辨之元和間李公佐
罷江西從事泊舟至寺尼僧述之李忽然了悟曰殺人
者申蘭申春也小娥徧訪得之乃詭服爲男子託傭蘭
家心憤貌順者二載一日蘭與春皆醉小娥斬蘭首大
呼捕盜鄰人並擒春時潯陽張太守嘉其孝節免死娥
竟爲尼以終

唐夫人

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琯博陵人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

比先是琯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
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
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集宣言無以
報新婦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

高愍女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
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
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憐
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衆皆許之妹妹
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
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臣宗族
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
遂就死太常謚之曰愍

章氏二女

章頡二女新安人母程氏與二女登山採桑母爲虎所
攫二女號呼搏虎母獲免終身侍奉不嫁刺史嘉之錫
其戶稅名其所居爲孝女鄉

周廸妻

廸洪州商人携妻之江都唐末楊行密圍城軍士乏食
市肆殺人賣肉廸妻曰窮蹙至此勢難兩全君有老母
在不可不早歸養請賣妾以備行資遂自詣屠肆得金
與廸別廸不信追至肆中則妻首已在案上矣

孝娥

孝娥池州人父爲鐵官冶鐵不流娥懼父得罪投爐中
鐵遂湧注今池州府有孝娥祠

饒娥

娥樂平人父漁於江風作舟覆沉其屍娥年十四哭水

上不食三日死鄉人異之爲立廟郲宗元碑紀

呂氏

呂氏名艮晉江人父仲洙病殆艮子與妹俱幼艮焚香祝天請以身代時夜半羣鴉飛噪空中有大星熚熚者三次日父瘳太守眞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張氏女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旣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當事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其

口遂劾治楊並逮其女拷掠無筭不勝若毒女謂其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汚辱寧死不可自誣女令訟冤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雹屋瓦皆落邦人恐懼太守疑其獄夕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寐坐廳所恍若大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有門吏忽言張氏饋食之人曰袁大太守悟使吏執袁至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遂盜庫金會乙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幾數日獄上榜其居曰孝感坊

元

趙孝婦

孝婦應城人早寡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不厭饑糲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鬻次兒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朱火時風烈甚婦扶姑出避而棺重難移乃撫膺大哭曰寳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風忽轉而北婦家竟免

聞氏

聞氏紹興人俞新之妻也新早沒聞年少父母欲更嫁

之聞曰一女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姑病在褥子在襁褓妾去之令誰視乎卽斷髮自誓姑久病失明聞奉養不怠每漱口上堂拜天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負土成墳朝夕悲號鄉里咸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戚氏

戚孝婦名元符身姑性嚴元符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身生於中國尚爲女子亦所闕也今父母皆亡惟舅姑尊耳雖被責亦所不問

明

錢孝婦

晉陵顧成娶錢氏為媳媳寧母家時疫勢甚盛成母先病諸子婦共八人俱伏枕婦聞言即趨還父母力阻之婦曰人之娶妻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還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病姑見鬼神相語曰衆神皆衛孝婦歸矣吾輩不速避被譴不小即日八人頓蘇

儲福妻

儲福無錫人初隸燕山衛籍福故矜名節靖難師起逃歸後購成卒入伍福亦在錄中仰天嘆曰吾雖一介下走義不事二君不食死妻范氏年二十有色奉姑甚謹每哭夫則走入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家貧一日浣衣水濶見其旁忽生艸若蘇州蓆艸取織蓆售以膳姑姑卒營葬廬於墓側年八十餘卒蓆艸遂不生士人義之葺其廬為崇孝庵

李氏女

女名善瑜歙州人適渠元賁長子年三十自十八事舅姑極勤謹已雖飢寒凡飲食不敢嘗唯以奉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乃祈告天地願以身代舅姑病頓蘇

趙娥

趙娥酒泉人父安為李壽所殺娥兄弟俱病死自傷父仇未報乃袖刃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仇報矣請受戮令欲釋之娥曰不敢偷生枉公法也會赦免

永興王氏

王氏有女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死伏尸哭淚盡以血其少妹舐其血左目忽明

胡氏

胡氏歙州吳輝甫妻舅歿三子議析箸胡願留養姑舅年八十憐他孫不振輒減膳遺之胡知更豐其膳姑臨終語胡曰婦至孝猶能恤吾寡女乎胡遂迎而膳之時人譽曰女中曾子

賀氏

賀氏兗州民家婦夫興販還來州郡賀為婦未旬夫即外出經數年始歸歸數日復出不問一錢濟母給妻閻悲呼為不肖子所得之利別於他處給小妻賀雖知每

夫還欣然承事未嘗微露母於飲食並言小妻事其子
自慚非理毆其妻質亦不之懟母老病凍餒切骨婦紡
織資之所得備値盡歸姑旣而寒不嘗衣饑不飽食姑
又日加凌虐婦益敬謹下氣怡聲雖閉室無人所亦無
怨歎夫嘗挈小妻至家質以女弟稱之待之殷勤殊無
愠色爲婦三十餘年夫在家前後無一蔑能勤力奉養
姑終無怠

常州婦

常州一村媼老而盲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

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媼盲無所覩飯成捫
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
次以餉夫其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其婦睹中
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中得小布
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晡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
至於終身

孫復儒妻

復儒妻金氏武進人年二十四夫亡守節翁病劇六十
晝夜不眠親調湯藥自鬻奩資以供翁費

貞孝姑

施氏女婺源人父母沒遺弟僅二歲家頗厚女恐旣嫁
而族人將不利於孺子乃貞不字散家産什之一以遺
親族親族戴其惠遂不復忌孤及孤長女爲娶婦將女
年垂四十矣親族請卜婿弟跪泣以請姑亦泣曰我生
死施氏女也若勿強我遂聽其志終身不嫁邑中紳士
私謚曰貞孝姑

先君子教讀實田山莊生平以孝爲首重不獨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五倫百行不本於孝其他皆僞也不孝煥趨庭之下未能一一遵奉常自抱愧今

先君子棄養且十年矣曾記易簀時呼煥兄弟命之曰吾生平著述無多惟孝經内外傳數卷乃心力所萃誠教孝之良書也汝曹其身體而力行之他日儻能梓之以公天下是又在兒之善繼善述也煥與弟含淚跪受卽什襲藏之曾幾何時音容宛在而手澤徒存丙申筮仕南康春露秋霜已四閱寒暑至今讀子

後跋　實田山莊

欲養而親不逮祭而豊不如養之薄諸語未嘗不推胸頓足涕淚交流也所賴南康氏淳訟簡政事之暇得與梓人商厥梨棗歷今五載告竣未敢云能讀父書或藉以慰

先君子在天之靈而追不孝之罪於萬一也乎 旹

康熙庚子春三月長男煥謹識於蓉江官署

孝經正文一卷内傳一卷外傳三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之素撰之素字定菴麻城人是書成於康熙丙辰以朱子古文孝經刊誤爲本首爲正文一卷經文每章之後綴以詮釋數語詞旨頗爲淺略次爲内傳一卷雜引經史子集之言與孝經相證佐者次爲外傳三卷則大舜以下迄於明末孝子行實也

孝經詳說六卷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
刻五經詳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詳說二卷》提要

孝經詳說序

嘗謂孝屬庸行何著之爲經蓋以水源木本聖凡不異今古同然也其書自漢唐以來鄭注邢疏不一其人要皆各出己見以期發明經義而已操觚之士因場屋標題試論概視爲弋取功名之具臨文勦襲幾使正旨弗彰夫天性未敦彝常莫講此人心世道之憂不獨區區文字之故也余每思論定一書以正海内緣戴星衡文年年未暇己卯嘉平校士初踐年陽冉太史適以孝經詳說見貽篝燈細讀其考證源流則如淄澠之不可混分別同異復令毫髮之無可疑識超衆有美集諸家直使天經地義千古爲昭

嗚呼說之不詳則守之不約太史之教天下以詳正教天下以約也其四書詳說已爲士林標準是集并當樹鵠藝圃遠紹昔聖之心傳近贊

興朝之文治以正人心以湻風俗有功名教豈淺鮮哉抑聞太史笥中尚有諸經詳說待付剞劂吾知得見一斑未窺全豹四方學人必與余同抱此憾而大慰余懷幷慰四方學人之懷太史其有意乎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嘉平穀旦督學使者濟南年家弟胡世藻敬識於大梁官署之澄懷堂

孝經詳說自序

世所習孝經十八章出之漢初顏芝之子貞以隸書謂之今文孝經孔壁所出二十二章蝌蚪文字謂之古文孝經經文大較相似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定爲十八章其後宗今文者用鄭氏注而論者謂非康成之書宗古文者用孔安國傳而論者謂出劉炫僞作是此非彼各持一議唐明皇自注孝經以十八章爲正書勒國學是爲石臺孝經當時命元行沖作疏及宋邢昺廣之爲正義列於十三經注疏中而今文行古文廢矣司馬温公獨信古文作爲指解朱子據温公本爲刊誤分經一章傳十四章倣更

定大學之例末及注釋學者不得宗而習焉元鄱陽董季亨道刊誤作注名爲孝經大義而其書未盛行明季黃梅瞿罕從朱子所定爲孝經貫注以朱子所刪爲孝經存餘又有考異對問上之朝未蒙頒行世鮮知者此刊誤之所以終爲廢格也陳士賢之注藍本注疏言簡意正讀今文者奉爲科律吾鄉呂忠節公介孺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識解洞徹援引詳備於今文之學集厥成矣然意在進呈頗有浮誇語非儒者注經之體而於王門支流如近谿海門輩世所指爲怪誕不經者亦錄其言使人駭異蓋瑜中之瑕不相掩也余嘗欲依朱子刊誤作訓詁酌董瞿之善

否而損益之講其書未獲又恐於場屋所用有方枘圓鑿之嫌故緩之乃反覆於十八章彙輯羣言參以己見謂之詳說大抵取之本義大全者居多夫學者派出姚江率皆自任聰明驅經從我不肯俛首虛心體會古人之意而介孺於是經討究不遺力大而提綱挈領小而因文敷義補罅疏壅抉疑剔謬使聖賢授受精神躍然欲出且於朱子之言數數標舉雖與刊誤不相符而未嘗一語涉詆毀視姚江家專尋朱子之短者有霄壤之異介孺其始染姚江卒歸正學者歟大全所採或沿舊聞不能割棄余爲芟十之二三如蠅點白去而益瑩起介孺於今日能不爲之首

肯哉余所以踵大全之後而爲詳說者意蓋如此若夫全經之蘊以人性爲根柢以愛敬爲發用與天地相流通與治道相表裏貫顯同揆幽明無間余不能窺其精深言之而不能暢覽者其自得焉因書以告同志時

康熙己卯中秋牟陽冉覲祖書於村居之遂初書舍

凡例

一唐明皇注宋邢昺疏列諸十三經中雖無甚精深要不可廢注本簡故備錄之疏頗繁故節取之

一宋上賢明之名儒所注孝經小學久爲士林傳誦立言純正不雜異學以愚說質之同者八九即有不同亦不敢遽謂今是而前非也

一呂介孺注孝經有本義有大全又有或問今於其大注標以本義分注標以大全大注分注並採標以本義大全能集諸家之長以補經文之缺學者細心讀之孝道之宏綱細目無不燦然明備矣愚實資之以成書不敢掩其美也若其涉陽明家言者悉爲芟削更欲取大全而重錄之以俟徐議

一蔣氏講意先輩愚所童而習者今繹其言亦頗聯貫間爲採入數條以存舊聞

一愚所纂四書詳說業已公諸海內各經詳說並藏於笥是書易成故先以付梓臚諸說於前附己見於後皆以綜其要領以疏其文義但求其詳不避其淺愚纂書之例類如是也

一朱子刊誤學者多有未晰今既以習見者垂訓於世亦宜令其知有朱子更定之意故載於十八章後以俟好

學深思者有所興起呂氏或問有足考鏡源流昭揭指歸者亦摘其要而以愚見爲之參評焉

孝經詳說卷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牟陽冉覲祖輯撰

疏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按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爲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大全卷帙既多不得不分章次但題名非古也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首二句爲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有參字夫孝二句各無也字今文爲開宗明義章

仲尼居曾子侍

注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孔子弟子侍侍坐

疏居謂閒居者古文孝經云閒居蓋謂乘閒居而坐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坐也卑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卽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子也

按邢疏云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孝經只是孔子言孝之書非孔子自作也邢疏又云假因閒居自標自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以聖著書爲假其說尤謬　居侍自是師弟之常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

疏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訓順

字甚明當爲定說

陳注至者至善之義要者簡約之名道也德也一也自其得於心而言曰德自其行於身而言曰道德之

至卽所以爲道之要
本義大全德者人所得於天之性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上下統下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孔子言古先聖王有至極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一歸於順故協和雍睦上與下俱無怨尤女知此否蓋孔子欲傳孝道於曾子而其道至大難以輕言故先發端以起問也　董鼎曰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五者皆謂之德而此舉其德之至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是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

卽仁義禮智之性率而行之以爲天下之達道者也皆謂之道而此獨舉其道之要順者不過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强拂爲之也　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心者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事物　吳氏曰爲下者順事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爲上者順使其下而下無怨於上天地之間一順充塞九族旣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唐虞成周之盛也首頭字節刪
按首提先王從大處說起至德要道串看在己爲至德行之天下爲要道暗指孝說且勿說破以順天下順字當玩謂順天下之人心而教之孝是人心所同然以所同然教之故曰順教字從下文教所由生看出　民字承天下來和睦推開說天下之民皆孝推之無不盡善因以和協親睦而上下尊卑舉無怨惡也和睦故無怨一串意用字猶以字　孝則必弟更能不犯上作亂則下盡其道自然上之待下亦各盡其道有不和睦而無怨乎　呂氏謂上下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愚謂上下當泛言不必泥此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注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
疏參聞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義
本義曾子聞孔子之言甚大瞿然起敬避席立對
按孝者曾子所素聞而此未露孝字但言至德要道故曾子以爲不知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

注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言教從孝而生曾參起對故使復坐

疏既敍曾子不知夫子又爲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

本義大全孔子告之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孝也孝統衆善爲德之本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而教化由此生焉所以爲德之至道之要也語將更端曾子猶立故命之復坐而詳語之　虞氏淯熙曰夫子言孝不只是孝德凡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移出來譬如樹木有根本就生枝葉誰人止遏得住莫看這孝小了　董鼎曰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本立則道生移之以事君則忠矣資之以事長則順矣施之於閨門則夫婦和矣行之於鄉黨則朋友信矣充擴得去舉天下之大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　朱鴻曰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孝爲德之本本立則道生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綏中國俫四海無一物無一事不在吾孝之中　吳氏曰孔子之言未竟又將更端以曾子

避席起立故命之還坐而聽也

按孝乃百行之根基凡德皆從孝起故孝爲德之本上之所以教家國天下者固非一端而皆由孝而推故又爲教所由生二句亦是一串意　邢疏以德之本釋至德要道以教由生釋順天下至無怨愚謂教所由生纔推所由未及施教只當以德之本應至德教由生應要道有此至德要道故可以順天下而教之以至和睦無怨也此二句收完先王數句意　復坐以下教曾子以所當盡之孝也中有事君云云自是不屬先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注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揚名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爲先揚名爲後

疏身謂躬也體謂四肢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　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類是也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

可謂全矣及鄭注見血爲傷是也　言能立身行此
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
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
陳注凡人之身舉其大而言則一身四體舉其細而
言則毛髮肌膚此皆受之於父母者爲人子者愛吾
父母因以愛吾父母所遺之身常須戰兢戒愼不敢
少有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須以道修身卓然自立
大行於天下流聲於後世使萬世而下賢其子因推
本其所生之自而以光顯其父母此行孝之終也
本義大全言人之身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

一有虧毀損傷是爲虧體辱親樂正子下堂傷足憂
形於色蓋爲此也　又言孝非惟不毀而已必卓然
植立此身於天地之間不愧不怍道則身之所當行
者窮則獨行其道達則大行於天下雖無意求名爾
名自傳揚於後世遡流窮源卽父母亦有顯榮若行
孝不至揚名顯親未得爲立身也　始終非分先後
猶言孝之始某孝之完全爾　立身行道揚名所包
最廣不專指得位事君者言事君特行道揚名中一
事爾　身者天地之所付也父母之所遺也天地父
母原不虛生此身撑天柱地致君澤民繼往開來光

前裕後爲法可傳只此一身承當一有傾頹墜依
倚搖奪便立不住所以必要子子楚楚磊磊落落站
得住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中立不倚獨行不懼
昂然爲天地完人父母肖子富貴功名是非毀譽人
情世故都搖動不倒方是立身本領　得位事君固
是行道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必行
如此而後大然亦不必專指得位孟子曰得志與民
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董鼎曰始言保身之道終
言立身之道蓋不敢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
不虧其行而後方可立身故以是終之

按身體髮膚一段照曾子身分說猶中庸告子路抑
而强之意　身體髮膚父母生之在子則爲受之守
身所以事親故爲孝之始不然奉親之遺體而致毀
傷又可言孝乎立身以人品言卓然自立行必合道
不但揚名當時而且及於後世使人皆推論其親之
積善乃有賢子如是以光顯其父母則爲孝之終事
也不敢毀傷以愛身言是淺處工夫故曰始立身行
道揚名顯親則有許多事孝道盡矣故曰終　注疏
以道爲孝道太拘只是行其所當行之道泛說爲是
呂氏謂立得定方行得不差認立字行字小巧行

道便是立身事非兩層　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下文
事君正在此內有出則行道還是得君行道方有照
應若此處說獨善則下文事君無著落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注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
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疏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身此通貴賤焉鄭
立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强而仕是事君
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劉炫駁云若以始爲在
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

年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
輩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陳注夫所謂孝始於聚百順以事親中於盡一心以
事君而終於敦百行以立身蓋孝以事親猶爲人子
之常必其得君而事能以親之身廣親之志移孝以
爲忠乃全事親之道然一行未敦而身有不立則仰
爲忠孝之虧故其終尤在能立其身斯爲宇宙之完
人而稱孝道之極也

本義大全申結上文之意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爲始
行道揚名非事君不能全盡故以事君爲中立身行
道以全親之所付方可以爲人子故以立身爲終事
親立身循環無端而事君者所以光大其始終也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淸昏定而晨省
又曰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
有業恆言不稱老　又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南
軒張氏曰以孝於親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淸
昏定晨省則當從溫淸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
此者則又泛而行之知之進則行之愈有所施行之
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
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　草廬吳

氏曰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左右就養等事在其
中矣事君者推愛親之心以愛君也立身者行道揚
名之謂也　陳氏曰上言孝之始終而不及於事君
者謂行道揚名則事君之道在其中矣然所以如此
立言者蓋世之人或有隱居以求志修身以俟命其
必皆事君哉　或曰此總論孝之始終也上文止言
孝之始終而此又兼言中於事君者蓋行道顯揚非
事君不能況四十始仕移孝爲忠亦理之常也

接事親承不敢毀傷一段故爲始但事親二字不止
不毀傷凡溫淸定省之類皆可包此正言孝也中於

事君上文未明言蓋行道揚名非事君不可事君二字凡所以盡其職者皆在其中此移孝作忠亦孝也行道揚名固不專指事君而此之事君必說入行道揚名內方合終於立身謂卓然豎立爲宇宙之完人承立身行道孝之終一段故爲終又是雙承事親事君忠孝兼盡而亦只滿孝之分量此三句承上類論語均無貧三句體式申結中又串遞生意　合始中終只是一孝可見孝是一生做不盡事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注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恒念先祖述修其德

疏夫子敘述立身行道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凡爲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當述修其功德也　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卽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卽言勺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

本義聿語助辭引詩言人能念其祖先而聿修其德則孝之始終盡是矣

按詩意只是謂人豈得不念爾之先以自修其德乎詩德字泛言引來專重孝修德卽指盡孝說方合非謂先祖之功德祖父一例言念祖卽是念親聿字不必訓述　先王言德言教此段切示曾子只可言德而引詩露出德字以見始事親中事君終立身爲能盡孝而合乎德之本矣教自屬先王事君者有所未及

旨大全吳氏曰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終始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結後意

按吳氏所分與愚見合前段通論先王以孝爲教後段切示曾子吾語女處截兩大孝各宜重看引詩只言德在下之孝可言德不可以言教　時講或謂前段輕敘論孝之由後段實指孝之始終也按下文天子之孝分明承德教說則前段亦非輕敘可知

講此章言先王之德教而因以切示曾子也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昔者古先聖王有極至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之民心而教之民用是皆和協親睦

上下尊卑之間無有怨惡女知之乎曾子避席起立對曰參資不明敏何足以知至德要道乎子曰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謂夫孝也德非一端皆因孝而推是孝乃爲德之本也教亦非一端而皆由孝而生是孝乃教之所由生也此先王所謂至德要道以此順天下而教之則上下皆和睦而無怨矣然孝非一二言可盡復坐吾語女　先王固以孝德爲教矣而在下有當盡之實汝不可不知也人之身體髮膚皆受之於父母愛身如愛父母不敢毫有毀損虧傷乃孝之始事也卓然自立其身行必合道揚其聲名自當

時以及於後世因以光顯其父母皆知爲某人之子如是乃孝之終也以此論之夫孝必始於事親由不敢毀傷而推之凡事乎親之道無不盡中於事君必得君而後可以行道揚名終於立身事親能孝事君能忠而卓然豎立此身爲天地間之完人則孝道盡矣　孝爲德之本盡孝即所以修德詩大雅文王之篇有云人可不念爾之先祖以自修其德乎若始事親中事君終立身如是可謂能念祖而修德矣

天子章第二

疏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迹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按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天子二字始於說命）

本義大全天子建中和之極故特稱子曰以天子之孝統之以廣上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意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蓋天子之孝無也字今文爲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注不敢惡博愛也不敢慢廣敬也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爲四海之法則也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

疏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

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惟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　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凊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慄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眞敬起自嚴孝是眞性故先愛後敬也　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

否梁王答云天子旣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則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云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旣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　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爲百官爲

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　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槪也孝道旣廣此纔舉其大略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略言之也皇侃云略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

陳注親謂父母也惡慍惡也爲愛之反慢敖慢也爲敬之反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之身乃法之所自出故爲天子而愛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夫惟不敢惡於人而以無所不愛之心愛其親不敢慢於人而以無所不敬之心

敬其親然後愛敬爲盡於事親而天子以此至德要道之教行於一人加於百姓則四海之大皆知有所視效儀刑趨愛趨敬而同歸於孝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乃天子之孝而非諸侯卿大夫之可比也

本義大全此承上文而首言天子之孝也愛親者必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不敢惡敬親者必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不敢慢夫有所惡慢於人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或以貽親之辱言不敢者兢業小心之極也　天子德教所從出四海所視倣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無所不至其極而推以愛人敬

人則百姓之衆皆被服其德意教化四海之大皆覩爲儀刑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此蓋天子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蓋者約辭有不盡之意孝道廣大此特略言之耳故下必引書以明之

那昺正義謂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惡慢其親維祺按此似後一層事於不敢字不切　魯齋許氏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　董鼎曰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之則下做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敬其親者亦莫敢不至況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本人情天理之固有天子亦因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

按不敢惡慢於人注疏使人不惡慢其親之說陳注已不從之而呂氏大全又駁之固不可從矣依陳注作於人無不愛敬而不敢有所惡慢說又得呂氏有所惡慢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貽親之辱云云其

意稍暢但陳注以不敢惡慢人而無所不愛敬入在盡字內講似大費力而呂氏因之云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不露人字稍覺渾融然思意終未愜不如以愛敬盡於事親只承愛親敬親者而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與不敢惡慢相應似屬明白舊說未可全非但不當以不惡慢屬人耳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人人皆愛敬其親卽見上之不敢惡慢處此亦易明　聖治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以教他人愛親爲愛他人不敢惡慢當會此意又廣至德章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尤可證　依陳呂之說與孝治章不敢遺失意相合似未盡　尋常說只愛敬盡於事親足矣爲是天子之孝合天下以爲孝之量故須說及於人　德教二字卽首章德之本教所由生以德施爲教也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一意百姓以人言四海以地言加之卽有以刑之只是皆愛敬其親耳　百姓不必依或問作畿內　下補和睦無怨意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注甫刑卽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

疏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旣畢乃引尚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

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吕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

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　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按書蔡傳慶字不作善解只是喜慶之意此作善看稍實

旨按天子之孝當重愛敬盡於事親一句盡字內所包甚多　上二句虛只泛言其理下三句實方切天子說天子自盡其事親之道而卽以爲德教所加所謂至德要道也　注疏似偏重德教加百姓上未妥

講此言天子之孝也子曰自愛其親者必不敢惡於人亦有以愛之自敬其親者必不敢慢於人亦有以敬之也所以然者上之人愛敬盡於事親其愛敬無所不至而以愛敬之德爲愛敬之教施及於百姓儀刑於四海莫不各愛敬其親矣是亦上愛敬之所及也合天下以爲愛敬蓋天子之孝當如是也　書甫刑篇有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愛敬盡於事親一人有慶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兆民賴之也所謂一人者惟天子當之矣

諸侯章第三

疏夫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三也字今文爲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注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無

禮爲驕奢泰爲溢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常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

疏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愼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

不傾危所以長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爲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知仁義卽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　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己用每事儉約不爲華奢愼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愼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侈僭也　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

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卽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其君主而祭之者按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繇君故以其君言之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則長爲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而人自和平者釋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

貴而富也下覆之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

本義大全高處尊位也危將墜而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滿處富足也溢汎濫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諸侯貴踞一國之上如自高臨下處之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有如不自矜肆雖高不危制節謹度雖滿不溢不危則不失其位不溢則不至悖出　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諸侯謂公侯伯子男指有一國者言諸侯爲社稷之主必不危不溢長守富貴不至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而人民和悅蓋諸侯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或曰民是無位者人是有位者　董鼎曰諸侯自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得之則爲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冀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爲其子孫者果能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爲孝者莫大於此如其不念先公積累之艱勤恣爲驕奢至於危溢以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人民則不孝實甚焉此諸侯所當戒也

按溢訓泛溢只是水流出外之意或括驕溢二字並言未妥蓋不驕然後不危制節謹度然後不溢　論語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民人朱子只作民說或謂彼爲宰無臣此處諸侯當兼臣民爲是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注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恆須戒懼

疏夫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

本義大全引此以明不危不溢之意　謹按此詩是傳孝心法乃曾子生平著力處後嘗有疾口誦此詩以傳示弟子易簀之夕必曰吾得正而斃焉得力於此多矣故聖門惟曾子之傳爲得其宗焉　虞氏淳熙曰夫子引小雅小旻之詩說道做諸侯的長戰戰的恐懼兢兢的戒謹恰似在深水邊頭立生怕跌下去恰似在薄冰背上行生怕陷下去這般謹愼方得免患可見這富貴這社稷人民不是安逸受享的物

事就如深水薄水元無二樣儻或一些差池求生不得所以諸侯必須不驕不侈然後爲孝　或曰此孝子保身之法獨以證諸侯之孝者以諸侯易於驕侈也

按曾子啓手足時猶引此詩其傳於夫子者有自來也　戰戰兢兢是人皆用得不獨諸侯爲然宜活看在諸侯則在不驕與制節謹度上見

旨此章三疊文法不危不溢一層守貴守富一層保社稷和人民一層到得保社稷和人民方見孝而其盡孝之實處只在不驕與制節謹度上　富貴不離其身是轉語即長富貴意與第二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語氣同　引詩是儆非贊

講此言諸侯之孝也諸侯在臣民之上能不驕傲自恣位雖崇高而不至於傾危享一國之富能制財用之節謹禮法之度財雖盈滿而不至於溢出高者貴也不危所以長守其貴也滿者富也不溢所以長守其富也惟其長守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不失和其人民而不叛蓋諸侯世守其國其孝當如是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有云戰戰恐懼兢兢戒謹如臨深淵而恐墜如履薄冰而恐陷諸侯之

在上不驕制節謹度以守富貴保社稷和人民何以異是

卿大夫章第四

疏說文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陳注王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位分雖不同然章中乃專示王之卿大夫也

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詩以事一人之辭而謂

大全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注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言必守法行必遵道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常守宗廟之祀

疏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愼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是蓋卿大

夫之行孝也　皐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天子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固偪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偪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是也又按尚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爲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何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袞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爲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按

鄭注周禮司服稱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按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又按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

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黼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按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驚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　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　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自而生　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爲先德行爲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義見末章以奉先祖謂奉事其祖考也能備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言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

陳注先王蓋古之以孝治天下者故其服爲法服其言爲法言其行爲德行也無擇謂言行皆與道法相

合而無可選擇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
不衷爲身之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惟恐言輕
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
也以此之故非法則不言言則必合於法非道則不
行行則必中於道出於口者無可擇之言行於身者
無可擇之行是以言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口過
行之多至於徧滿天下無怨惡也服法服道法言行
德行三者旣全備矣斯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其先祖
之祭祀則此卿大夫之孝當如是也
本義大全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章服各有品秩法

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所得而見之於行者服之不
衷身之災也非法服而服之是僭上偪下非法言是
妄言也非德行是僞行也服之言之行之有虧孝道
故三者皆不敢也　是故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之
所言身之所行皆遵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雖至於
滿天下無辛口之過行之多雖至於滿天下不招人
之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敷奏接賓出使則將命布德
故言行可滿天下　宗廟者按祭法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卿大夫三廟卿大夫通指王朝列國言言卿大
夫世守宗廟僭服妄言僞行有一則不免於罪廢惟

法服法言德行之三者全備而後能保守宗祀蓋卿
大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薛氏瑄曰古人衣冠
偉博皆所以嚴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
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
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
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雖有誠實之
言人亦弗之信矣易曰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
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
鄒氏元標曰聖人之教庸德是程大經是經而世之
學者往往跳於經常之外游惰溟涬脫略名教自以

爲逃世網解天弢知者謂之亂常謂之拂經夫亂常
拂經者是曰邪慝聖教所不容而德之賊也　呂氏
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
將此身喚作一箇聖賢的肢體方是孝順
按先王之法服有定制若法言德行只是大概說
首三句重在不敢字惟其不敢所以非法不言非道
不行道卽德也行道有得原無可分惟其言皆法行
皆道則無可檢擇矣滿天下只是形容其多無口過
之過或云照怨惡一例以人之督過言是深一層說
無擇便是無不善之言行無口過無怨惡是不得

罪於人如此分看亦有理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注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疏夫子既述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蒸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　敬事其君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當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

陳注一人天子也引詩之意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而不得懈惰也此乃深致其勸勉之意

本義引仲山甫修其威儀爲王喉舌夙夜小心式於古訓不敢懈惰以事其君以明卿大夫之孝

按匪懈卽照三不敢意說卿大夫自是事君者或推開說因孝以作忠似非正意

旨大全草廬吳氏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故首服次言次行然是故以下申言行而不及服者蓋以服明白易見不必更申故下文又以三者總結之也

按首三句服言行平列是故二字接上卻只說言行蓋衣服雖亦是緊要事然易爲力故可略之且於言行滿天下處衣服無可說也末繳前意只得又並言三者到得守宗廟方見孝與諸侯保社稷同意　其所以盡孝之實只在三不敢上見　卿大夫旣事君凡其服言行皆屬事君之時卽皆其匪懈處也

講此言卿大夫之孝也人之一生服言行其最重矣服有定制先王之法服也言有謨訓先王之法言也

行有規範先王之德行也非先王所製之法服不敢服之於體非先王所垂之法言不敢道之於口非先王所貽之德行不敢行之於身三者常存此惕然不敢之心自無所苟是故非法度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不言非法則口無擇於言而皆法言也不行非道則身無擇於行而皆道行也其言之多至於遍滿天下而不至以口招過責其行之多至於遍滿天下而不至取人怨惡合之非法不服三者皆備矣然後能獲上而不失其位因以保其宗廟而祖宗之血食不絕蓋卿大夫世祿之家其孝當如是也　夫卿大夫

無論王朝侯國皆事君者而王朝之卿大夫尤著詩大雅烝民之篇有云仲山甫於早夜之間無有懈惰以事一人若卿大夫之服法服言法言行德行正所謂匪懈以事君者有不能守其宗廟者乎

孝經詳說卷二

牟陽冉覲祖輯撰

士章第五

疏次卿大夫者卽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陳注古有上士中士下士之三等然其位總居卿大夫之下故以士名章

大全古文今文皆有古文保其祿位謂保其爵祿今文爲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注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事父兼愛與敬也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長安祿位永守祭祀

疏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

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爲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

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　資取也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注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　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　下章云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　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　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

陳注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謂取事父之道以事母而愛母同於愛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謂取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君同於敬父也母取其愛君取其敬者蓋母主於恩而君主於義故事母雖未嘗

不敬而專取其愛事君雖未嘗不愛而專取其敬合愛與敬而兼之者則惟父然也爲士者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守其忠順而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常保其祿位永守其祭祀此則爲士之孝當如是也　諸侯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爲重也若下文庶人則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

本義大全資藉也言愛敬其父而藉以愛母敬君皆同也母非不敬以愛爲主君非不愛以敬爲主兼愛與敬惟父而已皆本人情自然而然非有所强也此

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　故承上文而言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士初離膝下方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之道第用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卽用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長謂士之上有卿大夫爲之長也　士如上士中士下士指已仕者言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然後能安保其俸廩之祿官爵之位而永守其祖先之祭祀無田則亦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蓋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

以敬之敬卽承上敬同取敬之敬蓋以敬父之敬事其長也言敬父而敬兄之敬在其中矣正義之解非也　董鼎曰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於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爲主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君則同於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爲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也　章氏懋曰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達而人情猶有歉焉至朱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於人心豈非以義起者乎

按貢舊訓取呂氏訓藉亦無大別而藉字稍活　事母自愛豈待取之事父乎論理如是爾母取愛君取

敬兩取字非資字意呂云猶言用字母愛君敬重君敬一邊本文之意只是要從父之敬引到事君非以母與父相較也母是陪說　以孝事父二句呂氏說好言卽事父可以得事君事長之道所謂資於事父以事君也與泛說移孝作忠稍不同忠孝尋常並言故云以孝事君則忠　以孝事君之孝亦屬敬以敬事長之敬亦屬事父之敬此處未及事兄也　忠順不失是過脈語意本雙承上字宜兼君長爲是　本義只重以事父之敬事君則爲忠事長亦是連類及之　祿位固君所操而卿大夫亦有責故保祿位雙承君長　保祿位方能守祭祀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注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與夜寐無辱其親

疏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

陳注引詩以深惕爲士者當早起夜寐以行孝無致祿位不保而祭祀不守以辱其父母也

本義引詩言早夜敬謹無辱所生之親以明忠順不失之意

按無忝所生只說事父一截能無忝所生則可以忠

順事君長矣然依陳注當是忠順不失保祿位守祭祀方爲無忝所生又全是下一截也陳說可從

旨此章是資事父之敬以事君則能忠而可以保祿位守祭祀士之孝如此前面言母是開文後面言長亦是帶說　重以孝事君則忠二句爲上下關紐

講此言士之孝也事親之道愛敬盡之矣然而有分焉事父固愛也而事母亦主於愛資於事父之道以事母而其愛則同事父固敬也而事君亦主於敬資於事父之道以事君而其敬則同故於母但取其愛而於君但取其敬兼乎愛敬者惟父也故不必別求

事君之道但以事父之孝事其君則能忠矣事父之孝不外敬也而因事君以及事長不必別求事長之道但以此敬事其長則能順矣忠與順二者不失以事其君長則事之盡其道而得君長之歡心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因以守其祭祀蓋士之孝如是也　人必不辱父母而後可以稱孝詩小宛之篇有云人子於早起夜寐之時一皆無忝於所生則謂之孝矣忠順不失而保祿位守祭祀其何忝之有哉

庶人章第六

疏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陳注庶人泛指衆人學爲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

本義大全經之首章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推極孝之通於天下而末總結之朱子曰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至矣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分地之利爲因地之利自天子句多子曰以下四字今

文爲庶人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注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庶人爲孝唯此而已

疏夫子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　舉事順時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

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獲刈冬藏則入廩也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之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各盡其所宜劉炫云黍稷生於陸菰稻生於水　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用節省則免飢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免飢寒也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充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乏也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略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惟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辭也

陳注謹身者謹修其身不妄爲也節用者省節飲食衣服喪祭之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未受命爲士既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能養父母爲孝其用天之道而耕耘收穫一順乎時令分地之利而禾黍菽麥一任乎土宜又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省節其用而不敢奢侈以此爲事奉養其父母則不徒能養父母之口體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庶人孝所當然也

本義大全不順天道物無以生不辨地利物無以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足矣尤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財用而不敢奢侈以此養其父母不徒養口體且養志矣庶人之孝有終始惟此而已

此章變蓋言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其應行之孝道甚廣所言亦未敢以爲盡故云蓋而猶必引詩書證之若庶人之孝其理易明其事易盡故直指之曰此而不必引詩矣　董鼎曰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蹈於刑戮侈用則傷財而不免於飢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　西山眞氏作庶人章解曰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米桑麻蔬菓宜及時用功澆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地種

畹燥處宜麥溼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分地之利旣能如是又要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恤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鬬毆得休且休莫興詞訟入孝出弟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當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飮酒飮酒失事莫喜賭博賭博壞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以妄費便生許多事端旣不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妥無諸災難此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是二者

卽是爲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司馬溫公著古文孝經指解一日省墓止餘慶寺有父老五六輩獻粟米菜蔬復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爲鄉里之訓光欣然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

按講家或以用天之道二句開衣食之源謹身二句爲節衣食之流其說亦通但該不得謹身二字謹身是不生事惹禍常得奉養父母不僅在衣食上說也

陳注養志正從謹身上看出不然只是養口體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疏夫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　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爲始庶人爲終也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須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

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率强之無不及也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者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己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

本義大全故自天子下至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則一孝雖有五等之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一有如立心不純用力不果其於立身之終事親之始皆無成就如是而禍患不及必無之理也孔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可謂至儆切矣　草廬吳氏曰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

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也患禍難也不能事親立身則禍難必及之甚則天子不能保其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又夫子旣條陳五孝之用而其言孝道之極則天子可以刑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守宗廟士可以守祭祀庶人可以養父母其必至之效有如此誾者宜有以自勸矣然尤恐其信道之不篤用力之不果凡以吾言之行與不行爲無所損益於是又有以警戒之　維祺按邢昺注疏及近世儒者解孝無終始謂孝無內無外無久無暫何嘗有終始

因心愛日豈患不及其論亦通第反覆上下文義終始原與第一章孝之始孝之終始於事親終於立身相應而患不及作禍患之患亦與下災害禍亂五刑大亂等語相合更爲嚴切令人悚然起畏

按孝無終始而患不及注疏皆以孝無終始截住患不及連末之有說其說甚費力呂氏不用其說以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合爲一句頗明然按正義中禍患之說亦經辨過今始用之可也愚意終始不必泥始事親終事君始終二字只是說人不能盡孝道猶大學事有終始之終始字泛說更活或有始無終或始終俱不能孝皆是無終始如此則禍必及之而夫子反言以致其決故云未之有　又一說無者無論也不及者力不足也人之行孝於其始則力足於始於其終則力足於終無論爲終爲始而患力不及者未之有也力未有不及者也備考

旨用天之道三句總提出養父母爲主庶人無別能只是養父母而已此章分兩截上言庶人之孝下總結五孝

講此言庶人之孝而總結之也春夏秋冬天之道也用天之道而順時令以爲耕耘收藏高下燥溼各有

所宜地之利也分地之利而別土宜以種禾黍菽麥如是有以足衣食矣而又必謹慎持身而不敢肆節省財用而不及侈以奉養其父母節用則甘旨不匱有以養口體而謹身不貽親憂又有以養志庶人之孝不過如此而已　合而觀之人能力於行孝不求福而福至不然則有患矣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若不盡力所事孝無終始而禍患不及其身併見於家國天下者未之有也可不畏哉

三才章第七

疏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孝之孝旣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

本義大全前章之語已終因曾子贊之而復極言本孝立教之義其下七章皆推廣此意而反覆言之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天之經俱無也字今文爲三才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注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　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　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　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疏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子旣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爲大也經常也利物爲義者經常卽謂常行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爲義也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者鄭注論語云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之常德也若三辰運天謂日月星辰以時運轉於天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十地之利言孝爲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太叔答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　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照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産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色養無違也故下文云因地之利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爲常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常也　法天明以爲常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爲義釋地之利也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者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則以政教相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

陳注經常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義宜也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則法也因憑也依也肅戒肅嚴威嚴也曾子因夫子陳說五孝而深歎其大故夫子以彌大之義告之言孝之爲道雖出於人心然天爲乾父不能外之以爲生覆之經地爲坤母不能外之以爲承順利物之義民生天地之閒不能外之以爲慈愛敬順之行是孝乃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夫以孝爲天地經常之理而民於此取法而爲行則孝本天下人心之所本然固有者故聖人上法天道之常明下因地道之義利惟順乎天下本然愛敬之孝而導之是以敷之爲教則不待戒肅而自成發之爲政則不假威嚴而自治也

本義大全此因曾子之贊而推言之以明本孝立教之義曾子平日以保身爲孝不知孝之通於天地其大如此故極贊之而孔子言民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以生物覆幬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卽是孝乃民之所當躬行者故曰民之行　孝者天地之常經而民所取以爲法則者但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經故常明義故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下愛敬

之心而立之政教是以教不待戒肅而成政不待威嚴而治者無他也蓋以孝爲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化之神如此　上言天之經地之義下言天地之經而義在其中矣下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經常明義利物非有二也皆文法錯綜極變化之妙非聖人不能道或改利爲義非也　董鼎曰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地以順承爲宜故曰義人生天地之閒稟天地之性如子之肖象父母也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慈愛恭順卽所以爲孝　朱鴻曰孝之爲道在天爲常經一定而不可易在地爲大義裁制而得其宜在民爲懿行五常由之而爲德之本　草廬吳氏曰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之旣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

按天經地義只宜就人說不宜實說天地注疏三辰運天五土分地殊無謂陳注天生覆地承順亦是以孝屬天地說呂氏用董鼎之說謂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訓到性上便覺親切而仍以天生覆地承順作推原愚意以爲尤多一折不如只就性說蓋天地生人卽賦以性孝是性中帶來乃天地所

賦予之理此理經常便是天之經此理合宜便是地之義經義只是說在人之孝不必屬之天地也經義亦可互說故下文只云天地之經　夫孝稍斷乃天之經地之義民之所當行者也以人爲主　天地之經可補義字民則見成說惟其在人性中爲天經地義故則之以爲行　上面天經三句平列而天地之經串說其實上三句卽有串意也　民是則則字照中庸率性率字看　則天明因地利就上邊人說孝之理原於天地至明而且利先王則之因之以順天下之人心而爲政教則因固是有力字然亦不大費力只是照依此理去做耳明跟經經常也合明字說只是有常故明耳利跟義義宜也合利字說只是得宜故便利耳利字卽孟子以利爲本之利注疏引易利物和義爲說深過一層矣至於以日月星辰言明山川原隰言利總屬不切順天下應上民行句順天下所以教之故接教說教須政以輔之故並說政不肅不嚴以其順也　天經地義云云與子太叔論禮同孰爲本文孰爲引用不可辨朱子疑之非苛論也

今只順文爲訓耳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注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矣

疏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教

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迹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

陳注先王泛指古先帝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承上因天地之常經而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來言先王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斯民則人知愛親而無有遺棄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以教誨斯民則人爲興起而未有不勉於行者先之以恭敬謙讓而爲斯民之倡則人相敬讓而不爭導之以五禮六樂而施

陶淑之教則人皆秩然有禮雍然順適而和莊又示之以爲善者之必好爲不善者之必惡則人知國禁而不犯總見先王之順天下以化民而民之速化如此以結上文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之義也本義大全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教皆可以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先王有見於此而必身先之也博廣也謂廣其愛於親也遺棄也陳布也導引也示昭明之也禁知所禁止而不敢犯也博愛敬讓以身前乎民故兩曰先之德義之美可布故陳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聲容可引故導之善當好惡當

惡善有慶惡有刑可以昭明勸戒故示之此五者皆則天地之經以孝教民之目也民之化之捷於影響甚矣教之可以化民也

按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分言之則爲教爲政合言之政亦是教故承上但言教可化民下文先之以博愛云何總是教而政在其中雖不專指孝皆是順天下而教之也所以推其類而悉數之以申明政教不肅不嚴之義　疏謂身行博愛之道陳注用之注謂君愛其親呂氏大全用之謂廣愛其親而極申其說引證多端愚意終不敢謂然蓋博愛二字雖以加之於親也時講謂博愛其民於博愛字義爲順焉上者身先之以博愛其民說箇先之便有民與愛意在內民皆知愛豈有遺其親者乎博愛卽仁也上仁則下亦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與此意相合　莫遺其親於孝爲切故爲五句之首下面興行不爭和睦知禁皆推開說邪注於是陳說又先又導又示數虛字可玩　兩先之身教也陳之導之示之言教也興行之行卽德義也爭與敬讓反禮樂陶淑故和睦示好惡總是禁民爲惡故云知禁好惡當屬上說邪疏陳德義以大臣言覺添設　時講或云先敬讓後導

以禮樂則是此二句相連非五句平列口氣矣不可從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注赫赫明盛貌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疏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　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

陳注引詩之意蓋言先王之在上者能教以化民而

爲民所瞻仰故民爲之速化也此借師尹以深贊夫
先王也
本義大全引詩小雅節南山篇以證教明於上民化
於下之意　鄭氏注義取大臣助君行化邢氏注謂
君臣同體相須而成殊非維祺按大學平天下章亦
引此詩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又
曰古人引詩多斷章取意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
必皆取本文之義
按汪疏大臣助君似多一折不如陳注作借師尹贊
先王爲是然不但贊也有儆戒意

旨按天經地義民行云云推原孝本人性而爲所當
行歸重在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三句政教
所以順天下下文推原政教總以見順天下之意
章名三才是後人所加勿泥
講此章言孝道原於天地而先王順人之性以爲教
也曾子聞五孝之詳乃歎曰孝通天下甚哉孝之大
也夫子又推其大之義以告之曰夫孝之理具於人
心而秉賦由於天地乃天地之至理也於天爲經常
於地爲合宜於人爲所當行也合三者言之蓋孝乃
天地經常之理爲人之性而人於是則之率性而行

也然人爲氣拘物蔽有不能盡則者聖人乃則天常
明之理因地便利之理以順人心固有之性而教之
使知所以爲行焉惟其爲順也是以其教不待戒肅
而自成其教民之政不待威嚴而自治人無有不孝
也　夫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如此教之可以化民也
彰彰矣先王有見於此是故其爲教非一端而已也
務身先之以博愛其民使民皆知愛愛莫切於愛親
莫有遺棄其親而不愛者矣又爲之陳說如何是德
如何是義以使民行而民皆興起以德義爲行矣又
身先之以恭敬謙讓而民皆敬讓無爭競矣又引導
之以禮節樂和而民被陶淑皆和睦矣又示之以善
有賞爲所當好惡有刑爲所當惡而民皆知禁止不
敢爲惡矣凡此者皆順天下以爲教故不肅而成不
嚴而治也　夫化民者固民所瞻仰也詩小雅節南
山之篇有云赫赫然太師尹氏民皆於爾瞻仰之也
師尹尚爲民所瞻仰況人君乎若先王者可謂不愧
爲民瞻仰矣

孝治章第八

疏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失於臣妾爲侮於臣妾故明王之以孝治也如此無也字今文爲孝治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注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疏此章之首稱子曰者爲事訖更別起端首故也言昔者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孝接物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歡心謂各修其德盡其歡心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德行五曰先王見教之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考祖　此釋孝治之義也昔者非當代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汎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事義相同故注以至德要道釋之　五等諸侯則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五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則小

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況此諸侯則至卑也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言列國者兼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卑盡來朝聘則天子以禮接之按周禮掌客云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三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唯上介有禽獻其卿大夫士有特來聘問者則待之如其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也是皆廣敬之道也　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孝經稱周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

陳注夫子言昔者明王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忽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敬所以合天下大小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尊養之至而明王能以孝道倡其化於上矣

本義大全此又廣上文教可化民之意而極言之言明王見理最明故以孝治天下愛敬其親不敢惡慢於人雖小國之臣尚不敢忘況公侯伯子男五等之諸侯乎故得萬國歡悅之心尊君親上同然無閒人心和而王業固社稷靈長世德光顯以此事其先王孝道至矣教之本立矣　草廬吳氏曰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王先君爲孝或曰子謂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獨無母存者乎曰聖人立言擧尊以包卑故上章及此章與中庸論武王周公皆以宗廟事死之孝而言若有母存則事生之孝固在其中　維祺按草廬謂無生親可事又云有生母可事然謂之明王則豈必無一王有生親可事乎如舜之瞽瞍漢高之太上皇非生親耶此特擧其重者而言生父生母固在其中不然下何以言生則親安之也

其生則親安獨爲卿大夫以下發耶　又按鄭氏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言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以其職來助祭祇謂得歡心所包者廣不止言助祭

按以孝治天下以字有力趕至子男乎語氣方住下用故字接是轉語孝治處全在不敢遺云云非以得萬國歡心事先王方爲孝治也以小國之臣形出五等諸侯皆不敢遺忽陳注以五等諸侯之臣言未是敬禮徧於萬國故能得其歡心事先王還是明王自事萬國皆歡心而明王所以事先王者尊養無遺憾

矣助祭之說呂氏已辨之　草廬吳氏以得萬國之歡心爲孝之效驗乃所以見其事先之孝其說未然還是得萬國歡心以事先王方完得孝之分量耳得萬國歡心貢獻亦所應有但事先王不專在此親安鬼享在後此處且就事之無憾說勿犯安享意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注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况知義理之士乎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歡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

疏此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尚不敢輕侮於鰥夫寡婦而况於知禮義之士民乎亦言必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歡悅以事其先君也　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知諸侯之國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者按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下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則知鰥夫寡婦是國之微賤者也言微賤者君尚不輕侮况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詩彼都人士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說指有知識之人不必居官受職之士謂民中知禮義者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歡心者此言諸侯孝治其國得百姓之歡心一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者祭享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有以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也

陳注一命以上爲士諸侯皆有卿大夫止言士者舉小以見大耳百姓謂百官宗族先君始受命爲國君者也夫子言諸侯分治一國者也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亦以孝治其國推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

人卽至於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士民乎以此之故所以合國中百官族姓之衆無不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君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爲心而成化於國矣

本義以此教諸侯而治一國者不敢侮慢於無妻之鰥無夫之寡况知禮義之士與齊民乎緣此故得一國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按鰥寡是窮民士民之民是平民有分　百姓指民以下該上陳注以爲百官族姓未是　事先君亦不必言助祭享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注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卿大夫位以才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歡心助其奉養

疏說卿大夫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敢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失也故得其家之歡心以承事其親也　理家謂卿大夫者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卿則知治家謂卿大夫臣妾

家之賤者按尚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爲奴婢是家之賤者也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　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案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是位以材進也受祿養親者受其所稟之祿以養其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歡心者謂小大皆得其歡心小謂臣妾大謂

妻子也助其奉養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燠寒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順經文所以言助其奉養此謂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明王言不敢遺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鰥寡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

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人輕侮欺陵故云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況士民卿大夫況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況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況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況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況家人之貴者也

陳注夫子又言卿大夫各治一家者也亦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以孝治其家推其愛敬之心即下及於臣妾曾不少失其心彼疏賤者尙如此而況於

妻子之親貴者乎以此之故所以合一家之眾無貴
無賤無親無疏而各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其父母
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爲心而成其化於家
矣
本義大全以此教卿大夫士庶人而治一家者不敢
有徧失於臣僕妾侍之疏賤兄妻子之貴而親乎綠
此故得一家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此二段皆言明
王孝治天下之教有以感化之非謂中一節爲諸侯
之孝末一節爲卿大夫士庶之孝也如此看方爲周
市且觀末節結語云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可

見
按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自是推愛敬於親之心以
及之所謂以孝爲治也　以一家言若治家不善人
獲怨心則親必不喜中庸所謂宜室家樂妻孥方得
父母順正是此意國與天下可推矣　事其親是自
己事不可謂助養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注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歡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
上敬下歡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
亂無因而起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
之故致如此福應
疏此總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
其下則諸侯以下各順其教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
得歡心親若存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
氣降生感動昭昧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
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也能致如此之美　皇侃云天反時爲災謂風雨不
節地反物爲妖妖卽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者逢
殃爲禍臣下反逆爲亂也　按上文有明王諸侯大

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
也則諸侯以下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故致如
此福應者福謂天下和平應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陳注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後奉祀安者其心無憂
享者其魂來格也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災害如水
旱疾疫之類生於天者禍亂如賊君弑父之類作於
人者上文既言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
家而得人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先公與親此又總承
上文而言夫惟如此故生而養則親安之沒而祭則
鬼享之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和則無乖戾之氣

而災害不生平則無悖逆之爭而禍亂不作總繇明
王身爲率行孝道於上而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明
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有如此之美也
本義承上三節誠然故親生而存則安其養而心志
和親歸而鬼則享其祭而魂魄寧蓋天地間無一非
孝所薰蒸心和氣和天地之和應之天下無不歸於
太和蕩平而災害禍亂自潛消默化矣　故總結之
曰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
上諸侯以下儀而行之故能如此也
按大然謂斷生則親安承事其親祭則鬼享承事先

王先君亦只是大概如此說不可泥定　天下和平
云云似不干親安鬼享之事總是從不敢遺不敢侮
不敢失以得歡心來　舊注云上敬下歡訓大然二
字存安沒樂謂生祭二句人用和睦以致太平云云
謂天下和平三句上敬下歡貫下兩層非以人用和
睦承存安沒享也　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比首
節推開一層首節以孝治天下只就不敢遺說此處
則連諸侯卿大夫皆明王之孝治所及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注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
之
疏夫子述昔時明王孝治之義畢乃引大雅抑篇贊
美之也
按覺訓大爲是呂氏大全引虞德園之說以覺爲良
知交徹的妙處是姚江一派話大抵呂忠節之學自
姚江而晴川而西川而雲浦淵源有自故未免多引
王門諸人之說以注孝經耳　先王以孝治天下有
大德行也諸侯卿大夫各以孝治四國順而行之也
旨按此章重明王以孝治天下句故首尾兩提此語
明王孝治天下有數層意當分析不敢遺小國之

臣是明王推愛敬以及人正是以孝去治天下得萬
國歡心以事先王是以孝治天下而益成其孝也諸
侯卿大夫又是因明王之孝治而各以孝治總成明
王之孝治也親安鬼享至禍亂不作是說效
講此言孝治以見孝之大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不
止自盡其孝而其以孝治天下也推愛敬之心以及
人雖小國之臣來朝亦隆其禮遇不敢遺棄而況於
見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有不隆其禮遇者乎不敢
遺故能得萬國之歡心同然無間王業鞏固社稷靈
長以事其先王而何非明王之孝乎　諸侯法明王

之孝治天下而以孝治其國卽其國中鰥寡無告之人亦不敢侮慢而况於爲士民者敢侮慢乎不敢侮故能得國中百姓之歡心國祚久安以事其先君而益成其孝矣　卿大夫法明王之孝治天下而以孝治其家卽其家中僕婢至賤之人亦不敢失其意而况於妻子之貴者敢失其意乎不敢失故能得其家人之歡心門內雍穆以事其親而益成其孝矣　夫惟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而得歡心有然故以之事親於生則親安之事先王先君於既沒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氣翔洽太平無事天運之災害不生人事

之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其極功至如此　夫明王之孝治明王之德行也諸侯卿大夫之孝治四國之效明王也詩大雅抑之篇有云一人有大德行爲之標準則四國皆順之而行以觀孝治詎不然哉

孝經詳說卷二終

孝經詳說卷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聖治章第九

疏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以加於孝多其字來祭多助字父子之道二句有子曰無二也字故不愛其親句有子曰無故字君子不貴也爲君子所不貴言思行思之思古文爲斯餘同今文爲聖治章　朱子

曰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雜祺按孔子述而不作觀此文與左傳語皆極精則或古有是言而孔子述之耶或孔子言之左氏述以用之於傳借古人名字發自己議論所謂左氏之言

夸也又按孔子文言元者善之長也等語皆極精而
左氏則取為穆姜之言可以穆姜之言遂疑文言雜
取左傳耶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注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
於孝不

疏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
言德行之大也　曾子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
乎乎猶否也

陳注聖人以在位者言之　曾子有推廣之思而為

此問

本義此又極言孝之大者而聖人因以立教也曾子
既聞孝道之大與孝治極至之效故有此問

按聖人之德德字或云承上有覺德行而問引詩只
是借證非所重不當泥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注貴其異於萬物也孝者德之本也萬物資始於乾
人倫資父為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謂父
為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
人也

疏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性生也言
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
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
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
者則文王之子成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　夫稱貴
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按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
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
物也　萬物資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是也人倫資父為天者鄭玄曰父者子之天也杜預

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
為天也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者尊謂崇也
嚴敬也父既同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
謂父為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周公
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為天也以父
配天之禮始自周公者但以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
殊說按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
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
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
名也因享明堂而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

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

陳注周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食采於周位居三公故稱周公　天地之性人爲貴者謂天地生人與物皆有一副當然之理是之謂性然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是人爲天地之心而萬物之靈故云然也人之百行多端而以孝爲本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承之以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者言人子之孝其親者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配享上天也

蓋上天之尊尊無與對而能以己之父與之配享則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經陳紀制禮之節則有限自古及今惟周公輔佐成王始行配天之禮故曰則周公其人也

本義大全孔子言人與物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物得氣之偏其質蠢人得氣之全其質靈是以人能全其性以與天地參而物不能也故天地之性惟人爲貴　然人之所以貴者以此性而性之德爲仁義禮智皆統於仁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貴則不容自賤大則不容自小　孝之大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無所不至而莫大於以父配享上天惟天爲大至尊無對而以己之父配之則尊敬之者至矣仁人孝子愛親之心無窮而禮制有限卽前代有勢位可以自盡者不知制爲此禮求其盡孝之大而得自盡此心能自盡此禮者惟周公其人而已　象山陸氏曰人生天地之閒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

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寖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至矣

按天地之性人爲貴此孝經言性處最爲緊關必得此語方見得孝原於性而非後來添設也邢疏只以性爲生是不知性之說陳注乃以性爲當然之理及呂氏大全其說益明蓋天地生人生物皆賦以性而其理最全者則人也故人爲貴　人之行卽是率性爲行　陸象山只說陰陽五行純是氣一邊不肯說出理字故先儒謂象山不識性　嚴父嚴字著力謂

嚴敬其父也　嚴父配天極其大者言之猶孟子說舜尊養之至非可例論　此先提起周公下文詳其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注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

其職來助祭也言無大於孝者

疏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卽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祭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祭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旣明聖治之義乃總其意而答之也周公聖人首爲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言無以加也　后稷周之始祖者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

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藉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爲兒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受命作周按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

配天焉是也郊謂圜丘祀天者此孔傳文祀祭也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圜丘南郊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者按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

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
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何爲必祭稷王者必以
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
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
也須人爲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
食之按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
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
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迎在未
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也明

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蟄在建寅之月過
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
啓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豫迎則其初長宜在極
短之日故知傳啓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
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
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
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
所著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以駁之曰按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
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

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
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
嚴父之義也且徧窺經籍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
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
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
言於郊爲壇以象圜天圜丘卽郊也郊卽圜丘也其
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質之融稱
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人之祀
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
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

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
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　明堂天子布政之
宮者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
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者
五方上帝卽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
侑坐而食也按鄭注論語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
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

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媒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后稷配郊以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玄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卽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按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戸八牖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

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戸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卽八節也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卽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畢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　君行嚴配之禮者此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德教刑於四海海

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者謂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玄纁絺纊也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尙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籩豆亦是助祭之義也

陳注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后稷名棄周之始祖舜嘗命爲稷正使教民

播種百穀始封於邰爲諸侯以君其國故稱曰后稷也文王名昌武王之父明堂王者出布政治之堂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天也帝也一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謂郊祭天則后稷配祭而尊后稷猶乎天宗祀祭上帝則以文王配祭而尊文猶夫上帝也周公之所以尊敬其祖父者如此是以德教刑於四海而四海之內爲諸侯者各以其職之所當然皆來助祭敬供郊祀之事夫以孝推之至於配天而又盡得四表之歡心以事其親孝之大也誠可謂至極矣則夫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

於孝乎
本義大全郊南郊祭天也宗謂別立一廟爲百世不祧之宗也四海之內謂四方諸侯其職謂貢物來祭來助祭也言周公制禮旣郊祀后稷以配天猶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爲百世不遷之宗此禮一定文王世世得以配天此周公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至此而孝親之心始無遺憾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此孝之極至大而無以復加者蓋極言孝之大至於如此非謂人人皆必如此而後爲孝也　按詩周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

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蓋周人尊后稷以配天故郊祀而頌之也
又按詩周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享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周人宗祀文王之詩也合觀思文我將二詩則知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非至孝何以能此　按朱子謂傳釋孝德之本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辭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也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卽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　祺按此極論道之大至於配天卽中庸孔子稱舜大孝武達孝極論之至於爲天子宗廟饗子孫保追王上祀等事非謂人人皆可有今將之心也蓋此章與中庸論大孝文王無憂武王周公達孝例同看　陽冰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爾猶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也周

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
　司馬溫公曰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禮不敢踰也書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孔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終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

推以爲配而祭祀於明堂　草廬吴氏曰宗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毁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成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三廟康王昭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二廟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懿王時文王親盡在三穆之外以其不當祧也故於穆廟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爲宗不在六廟之數穆王以前文王雖未別立廟遞居三穆廟中然卽其所居之廟亦名爲宗蓋初祔廟時已定爲百世不祧之宗故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爲室室則幽暗前爲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亭人鬼尚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尚顯明故於堂上帝卽天也祀之於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堂則親之而曰帝冬至於國門外之南郊築壇爲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季秋於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於邰周家國之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家有天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此禮一定而周公之父世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

按上文云嚴父當以明堂配上帝爲主因衆禮制連

后稷言之　上帝卽天非謂五帝注疏不必泥陳注爲是　但舉其職則貢物在內　孝之最至此方無可加非謂人之孝皆當如此也呂忠節以舜大孝武周達孝爲比極是　朱子是爲世立坊之意亦當並看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注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本謂孝也

疏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之年教之則明不教則昧言親愛之心生在其孩幼膝下之時於是父母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故云以養父母日嚴也是以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以愛故聖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而自然成治也然其所因者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　親猶愛者

嫌以親爲父母故云親猶愛也膝下謂孩提之時者案內則云子生三年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右手孩而名之按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故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之時者言孩幼之時已有親愛父母之心生也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者春秋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方猶道也謂教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教之者按禮記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爲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及長則能致敬其親也　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也出以就傅者按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鄭云外傅教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按十年出就外傅指命士以上今此引之則尊卑皆然也趨而過庭以

教敬者言父之與子於禮不得常同居處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者此並約內則文按彼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鄭注云須臥乃敷之也襡韜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懸枕則置篋中言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敦其愛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教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

陳注夫子荅曾子之問盡矣此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也　言人子親愛父母之情已生於膝下孩笑之時以此至情而養其父母然隨其年之漸長則日加尊敬而尊卑之際又自有一定不可忽之分在焉此人子良心之發最爲眞切人皆有之不待學而能者聖人之立教亦惟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循其人性之固然而不加矯强故其教不待戒肅而自

成其政不待威嚴而自治民之大順有不期然而然
者蓋孝爲德之本而聖人之因嚴教敬因親教愛總
因之以立教焉是其所因者本也
本義大全承上言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而教可知矣
此三節言因人愛敬之心而教之下三節言恐人失
愛敬之心而必教之也親猶愛也與上文孝字相應
下文因親之親卽因此也嚴敬也與上文嚴父之嚴
相應下文因嚴之嚴卽因此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
幼從此以奉養年漸稍長日加尊嚴於一日此人之
本性良知良能也　聖人之教因其嚴敬之心以教

之敬因其親愛之心以教之愛故所云聖人之教不
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何以若是蓋以因其本然有
此愛敬之心而教之非有加也　勉齋黃氏曰敬與
愛皆事親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
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强
爲也　朱鴻曰人稟天地之性性具愛敬之良夫膝
下之時正孩提之童也便知親愛父母是愛之萌芽
也嚴畏父母是敬之萌芽也　董鼎曰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聖人復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於不敬
於是因嚴教敬使愛而不至於褻又因親教愛使敬

而不致於疏此聖人所以有功於人心天理而扶植
彝倫於不墜也　或曰其教所以不待整肅而成其
政不待嚴厲而治者由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强
世曰本則非外鑠聖人何嘗不順羣情而勉强矯拂
於其間　或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
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朱子曰亦可如曹大
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按上文嚴父配天孝道固極其大然初無加於天地
之性所以將故字接上云云上文從嚴父配天說開
去此節復從性行上說來　親嚴卽愛敬二字之變

文初時只知親稍長漸知嚴注疏父母教示一層不
必用　養字只作事字看亦從初時說起　親嚴雖
屬固有後恐失之故聖人因而教之使盡愛敬之道
親嚴其心也教愛敬則有實事在　惟其爲固有所
以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末句又補出本字卽謂
本來之親嚴也　舊注云本謂孝陳注云孝爲德之
本說孝固是其實以親嚴之本心言也呂氏本義說
好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謂父爲君以臨於己恩義之厚莫重於斯

疏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是天生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旣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父母生己傳體相續此爲大焉言有父之尊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爲重也　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旣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爲嚴君也　續連也

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絶也

陳注此承上文所因者本也句而發明人子愛敬之情所以愛敬之故父子之道爲天性謂父子之愛原於天率於性而本於所固有然子之事父猶臣之專君其尊卑之分又自有截然不可忽者是父子之閒又有君臣之義也續者繼先傳後之謂也續莫大者父母生子子以生孫人倫繼續於此微父母則吾何所託生而人類幾滅矣然則人倫之大孰有大於父母者乎厚莫重者以父之親等君之尊而臨乎人子則恩義之罔極與天同高與地同厚莫有重焉者矣

此可見人子愛敬之當先所以莫有甚於父母也

本義大全此又承上而切言之父子之道其親也天性然也且其日嚴有君臣之義焉旣親且嚴故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自連續從此一氣而世世接續其爲至親之續孰大如此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旣爲至親又爲嚴君而臨乎我上其爲極尊而分義之隆厚孰重於此此愛敬之心所以不能自已也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

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閒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盡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問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　吳氏曰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旣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爲至尊無重於此者

按父子之道意重在子愛父邊　父子之愛率其性之自然故曰天性　父子有君臣之義從父之尊看

出　呂氏以天性屬親以君臣之義屬嚴分貼亦通然語氣須遞下爲妥　續是子續父莫大是從其續見得至親　依陳注是說子續父爲人倫之大覺泛

君親臨之重君一邊親而兼君也　厚莫重焉依注只是恩之厚重呂氏以爲分義之隆厚言尊不言恩稍不同然呂氏之意以續莫大屬親以君屬嚴故主尊不主恩看來亦當遞說不得平分　續莫大承天性君親臨之承君臣之義此卻易見　父子一體相續故有天性之愛君臨於上故其義至重　厚以分義重爲妥　續莫大厚莫重所以不容不愛敬當

繳上文意下遂反言之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注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

疏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所謂不愛敬其親者是君上不能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是教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是謂悖德悖禮也惟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之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謂心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　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者此孔傳也則天子章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違此則於德禮爲悖者按禮記大學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

知人君若違此不盡愛敬之道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　善謂身行愛敬者謂身行愛敬乃爲善也凶謂悖其德禮者悖猶逆也言逆其德禮則爲凶也雖得志於人上君子所不貴者言人君如此雖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篡逐之禍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賤惡之也

陳注此反說爲上者愛敬之失而悖於德禮之事

悖德悖禮云者德主於愛禮主於敬故也

本義大全德主愛禮主敬愛敬之心原於一本故亦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則於德禮不悖而謂

之順若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雖亦似德似禮然其於德禮也悖矣悖則謂之逆則法也在居也教民者將以順示則而先自則於逆民又何所則乎夫順則爲善而吉逆則爲凶不居於善而皆居於凶德所以雖得志爲人上君子弗貴也　上言聖人此言君子互文也　虞氏淳熙曰積莫大焉誰比得這天性若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愛雖是德只叫做悖德厚莫重焉誰比得這大義若不敬其親反敬他人敬雖是禮也只叫做悖禮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誰去法則他不惟無以成教就是他的德看來是善已

不在善內矣凡道理順則吉逆則凶

按悖德悖禮悖於德悖於禮也　順字若就上說則字殊難安頓謂自則於逆不成話說謂令民則逆又於以順不聯不如以順字屬民謂欲令民以順而則我之逆民必不肯則我無則只作民不則爲是　民之順謂民本來是順的而卻令其則逆　逆字從兩悖字來　民無則只是上悖德悖禮無以示民處不在於善二句仍悖德悖禮意以結出君子不貴非另一層意　善字只作吉字與凶字對得志民上非初得位照邢疏幸免篡逐頗明　君子不貴是君子

不肯如是下便接不然說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注不然不悖德禮也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

疏前說爲君而爲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慎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業可以爲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修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民則人畏威而親愛之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　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己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威儀卽儀禮也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按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圜曲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進則動也退則靜也艮卦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進退則動靜也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

言君施行六事以臨撫下人六事卽可度以上之事有六也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敘君之威儀也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義同也

陳注此承君子不貴句而表明君子之不然君子泛指聖帝明王道行也作爲也容主動止主靜言思可道謂必其言之可行於民者而後言行思可樂謂必其行之爲民所歡悅者而後行德義可尊謂立德行義不違正道而可爲民之尊崇作事可法謂制作事業動得物宜而可爲民之式法容止可觀謂威儀容貌合於規矩而可爲民之觀瞻進退可度謂周旋動靜不越繩尺而可爲民之軌度君子之謹其言行愼其動止舉措如此由是以其身而臨涖斯民則民畏其威而敬如神明愛其德而親如父母會極歸極如

衆星之共北辰無不法則而象效故德教以此有成政令以此而行也

本義道言也蓋謂君子所貴者推愛敬其親之心以一歸之於順故其發於言措於行修於德義推於作事容止進退之間無非愛敬無非德禮以此臨御其民庶幾其順而可則矣是以其民皆嚴而畏之親而愛之則其所以爲順者而倣象之故德教成而政令行何待嚴肅哉然則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較著矣

按上節爲逆此節爲順大全云一歸於順當玩但六事從愛敬推開說可道只是當言者言之陳注是作

世爲天下道道字解　作事孔疏以器用爲說可渾之　容止陳注分動靜頗明謂動容與止而不動也邢疏禮容所止止字欠分曉　德教應前教不肅而成政令應前政不嚴而治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注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

疏夫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曹風鳲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失也

陳注詩言原美善人君子盛德之威儀此則借以贊美君子之能順人心而成其德教

按引詩似只結君子不然一節然須綰合教愛敬意方全　君子即是淑人

旨本義大全此章首三節言聖人之德後六節言聖人之教本於德德生教教本德上下語似不屬意實相承　此章言義理廣大語意精深脈絡貫洞原無可疑而疑者紛紛謂首三節與故親生之下字義似不聯屬維祺謂聖人之言固未可輕議也因前章極論孝道之大而曾子猶問有加於孝者孔子答以雖以周公盡愛敬之道至於如此亦非有加下因極言聖人以孝立教以明無加於孝之意上言莫大於孝下親生之親因親教愛之愛與上孝字相應上言莫大於嚴父下日嚴之嚴因嚴教敬之敬與上嚴字相應父子之道天性七句又與上親生日嚴相應而因承上以起下也故不愛其親以下又反言以見愛敬之可以立教而遂以君子之教極言之也上言聖人有此愛敬之心而能自盡下言聖人因人皆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使各隨分自盡所謂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者以此

講意先韡此章分四段看自天地之性至又何以加於孝乎是因曾子之問而舉周公配父配天之事以告之見得聖德無加於孝故親生之膝下以至君子不貴也是跟上文孝字而追原愛敬之所由起轉出聖人之施教立政以治天下本於因心之孝來君子則不然一段是詳敘聖治之事引詩乃以贊美之也

按此章因曾子之問而答之當以天地之性二句爲提頭本性以爲行正切德字而嚴父配天一段從大處說以見德無加於孝也人不能如周公之嚴父配天而各有其性各有其行故接之以親生膝下云云聖人因以教愛敬亦只是人之性也父子之道申言所以當教之愛敬不愛其親乃反言不愛敬其親則

民無則見得不能因民以教愛敬君子不然又正言能愛敬而民則以繳上教政不肅不嚴意言思可道六句推開說以見六事如此則必能愛敬其親而教民愛敬矣與三才章先之以博愛云云文法相似末引詩當以教愛敬爲儀成政教見不忒　呂忠節分德教以應首章亦可玩然以聖治名章當重在聖人教愛敬一截　或云前是聖人盡其性後是聖人教人盡其性

講此章論聖人之孝而並及於聖人之教孝也曾子問曰孝道之與孝治極至之效如此敢問聖人之德其更無有加於孝之上者乎子曰孝之爲德蓋原於性也天地生人物各賦以性而人得其全故惟人爲貴人之率性爲行其行多端而莫大於孝此在人無不然也極推其量言之孝莫大於尊崇其父尊崇其父莫大於以其父配天則惟周公始制此禮爲其人也昔者周公制禮祭天於郊而以后稷配之祀上帝於明堂而尊文王爲宗以配之是以四海之內諸侯各以其職所當貢者來助祭配天而享萬國之祭如此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然嚴父之禮非人所可能而其性無不同也聖人則有以因性而教之

矣夫人自孩提便知親愛其父母是親愛之心原生之於膝下之時及其漸有知識以事奉其父母日有嚴敬之心聖人在上因其嚴而以敬親教之因其親而以愛親教之聖人之教不待戒肅而成其政不待威嚴而治蓋其所因者親嚴之心出於本性然也聖人之教愛敬所以爲善因者蓋父子之道父愛子子愛父乃本於天性所固有也父尊子卑以言其分又有君臣之義也父母生此身一氣相續其恩莫有大焉親而兼君臨之於上分義隆厚莫有重焉此所以各有親嚴之心而聖人因之以教愛敬也　然教民愛敬必先自愛敬其親方爲順理而民可則也故在上不自愛其親而教人愛親是反愛他人之親非德之本然謂之悖於德也不自敬其親而教人敬親是反敬他人之親謂之悖於禮也悖德悖禮則上先處於逆矣民性本順欲以其順而法我之逆民必不肯法之故無則焉如此則上之人凡事不居於吉而皆居於凶德雖得志在民之上而君子不以爲貴也　君子不貴故君子不肯如是教民愛敬必先自愛敬其親而且一無所苟言必思其可道者言之行必思其可令民樂者行之立德行義而可爲民尊崇作

事得宜可爲民之法式動容靜止可爲民之觀聽周
旋進退可爲民之軌度如此以臨其民有順無逆是
以其民畏其威而愛其德無不法則而象似之故能
不肅而成其德教不嚴而行其政令也　夫教成政
行豈不由君子之身教哉詩曹風鳲鳩之篇有云淑
人君子其身之威儀無所差忒故可以正四國聖人
順人心以教愛敬而又端其身教乃云不忒矣此所
謂聖治也

孝經詳說卷三終

孝經詳說卷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紀孝行章第十

疏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
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所
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治之後或於孝行
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陳注前數章俱統論乎孝治孝道此章則詳述乎孝
子當行之事也

大全今文古文俱有古文孝子之事親下無也字三

者不除上多此字今文爲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
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注平居必盡其敬就養能致其歡色不滿容行不正
履擗踊哭泣盡其哀情齊戒沐浴明發不寐五者闕
一則未爲能

疏致猶盡也言爲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
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其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
悅色致親之樂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詈
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擗踊毀瘠終其哀情也

若卒哀之後當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貴賤有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　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皆是盡敬之義也

　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歡　禮記文王世子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記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豎其有

不安節世子色憂不滿容此注減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儗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

　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二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如此也

陳注致者推而致其極也病謂疾之甚也孝子之事親無一時無一事而不念及於親者其必平居則禮義祇肅盡其恭而不敢忽奉養則承顏順志盡其歡樂而不敢怠病則行止語默何所不致其憂喪則哭泣擗踊何所不致其哀祭則潔俎豆肅駿奔何所不致其嚴持此五者以事親而生存死沒咸備其道庶幾盡志於親而無愧於子矣故曰能事親也　此節乃紀孝子當行之孝以示勉也

本義大全敬者不敢慢也養謂奉養樂者悅親之志也憂憂慮不遑寧處也哀哀戚追念痛切也嚴謂竭誠齊戒精潔嚴肅也備此五者生事喪祭無一不盡其愛敬然後爲能事其父母若有不備不可謂能也

　西山眞氏曰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須

當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爲人而不敬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譴　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人子養親當順適其志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歡樂則疾病必少若中懷憂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已七十常著綵衣爲童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正以此也

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王祥有母病三年衣不解帶親年既高不能無病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親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刲肝割股然後爲孝蓋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　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椁衣衾至爲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苟明此理則供佛飯僧廣修齋事其爲無益灼然可知　沈氏鯉曰灌獻自兩事今人混而爲一蓋灌者方祭之時灌地降神求神於陰如燔膋蕭達臭牆屋求神於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　存古篇曰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思弗忍恝然藉令人子甘肥頤養而其先人不獲沾一日之菽水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爲席以延賓禮者也噫祭固所自盡也大之牲醴珍錯小之採山釣水無不可以明孝也　又曰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不可輒自入口　朱鴻曰父母平居之時人子當致其恭敬如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夔夔齊慄之類供養之時當盡其歡樂承顏順志聚百順以娛其心如斑衣戲綵而無所拂之類父母有疾當盡其憂豈惟醫禱畢備如行不翔言不惰色容不盛冠帶不服之類父母死喪當致其哀如擗踊哭泣號

呼籲天無已之類歲時祭祀當致其嚴如齊戒竭誠思其笑語居處之類　董鼎曰人有一身心爲之主士有百行孝爲之大爲人子者誠以愛親爲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平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疾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可謂能然皆以敬爲本

按孝經一書不言事親儀文獨此五致該括無限而諸書亦多引五者條目詳覽之可知事親之道矣　五者平列爲正重首句敬字是別解　欒陳注盡其歡樂就子說與敬憂哀嚴相類頗優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注不驕當莊敬以臨下也不亂當恭敬以奉上也醜衆也爭競也不爭當和順以從衆也兵謂以兵刃相加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

疏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爲驕溢之事爲臣下者不可爲撓亂之事在醜輩之中不可爲忿爭之事是以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爲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

辟在醜輩須去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若三者不除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孝之子也　醜衆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　左傳云晉范鞅用劍以帥卒杜預曰用短兵接敵此則刀劍之屬謂之兵也必有刃堪害於人言處儕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刃相讐害也　三牲牛羊豕也案尙書召誥稱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太牢也是謂三牲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者則首章不敢毀傷也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驕爲下而亂在醜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者言奉養雖優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故非孝也

陳注居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爲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醜則當和順以處衆而不可爭競此論人子保身以事親之常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亡爲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啟釁而召兵此論人子危身以及親之禍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者謂驕亂爭三者之不能除則危亡之禍必至雖日具牛羊豕三牲之養以

進於親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猶爲不孝也　此節又紀不善之行以示戒也

本義大全言事親者旣有五要猶有三戒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范氏曄曰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

旨本義此下二章承上文順逆之意而申言之言如此則順而能事親如彼則逆而爲不孝爲罪爲大亂此君子所以必教以順也聯絡上下章意

按此章上勉下戒大全五要三戒四字可用而上節較重盡五要而又以三戒致其防也　善不善皆行故統言紀孝行　此在孝經中切實言事親之道故朱子謂之格言

講此紀孝行使人知所勉知所戒也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無所不致其極言乎平居則致其恭敬而不敢忽言乎奉養則致其歡樂而不敢違言乎親病則致其憂慮而不敢安言乎親喪則致其哀痛而葬之以禮言乎祭祀則致其嚴肅而非爲具文五者皆備然後爲能事其親此孝行之善爲子者所當勉也　不特此也事親者居上位則不驕矜爲下則不悖禮在

醜類之中則不可爭競若居上而驕則自取危亡爲下而亂則自致刑戮在醜而爭則自罹兵刃驕亂爭三者不除則亡刑兵之禍立至雖日用三牲之養養卽厚而貽親以憂猶爲不孝也此孝之不善爲子者所當戒也孝之節目固多而大端盡此一勉一戒中矣

五刑章第十一

疏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皐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禮記服問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次之

陳注聖王之教雖不肅而成其政雖不嚴而治然世有驕亂忿爭而自罹於罪惡者刑辟亦不可不加也故以五刑名章次於紀孝行之後

本義大全又承上爲下而亂則刑及猶爲不孝以足其意　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注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君者臣所禀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是乃大亂之道

疏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之就此三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

凡爲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君命
宜奉而行敢要之是無心遵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
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
事親爲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卉木無識尙
感君仁禽獸無禮尙知戀親况在人靈而敢要君不
孝也逆亂之道此爲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　五
刑之名皆尙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顙而涅之曰
墨刑顙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
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刖足曰剕釋言云剕刖也李
巡曰斷足曰刖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

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
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
云大辟死刑也案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
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
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
人猶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
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
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
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
者其刑墨降畔盜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案說

文云臏厀骨也刖臏謂斷其厀骨此注不言臏而云
剕者據呂刑之文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
孝者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
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
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
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
條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
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言此三千條中罪之大者莫有過於
不孝也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

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
也　晉語云諸大夫迎悼公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
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爲臣下
者皆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己是有無上之心故非
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
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　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
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聖人之法也　言人不忠於君
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
經以大亂結之也
陳注要脅也無上無君也非誹毀也無法謂弁髦法

度也無親謂蔑視其親也蓋君者臣之所稟命也而敢於要脅之是爲無上聖人者法之所從出也而敢於非詆之是爲無法人莫不有父母之當孝也而敢以孝道爲非是爲無親此三者乃大亂之道而總爲不孝刑辟之加蓋不容緩矣

本義大全立教以順逆而刑之無非教也　按草廬吳氏及諸家解非字與前章非先王法服之非同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子之所行非孝道　維祺按非聖非孝此解似未盡非字之義此非字還宜重看方與大亂之道句合且要君之罪最重非止不能事

君而已安得以不能學聖不能盡孝遂謂罪同要君爲大亂之道此非字當作非毀爲是　君治之師教之父母生之所謂民生於三也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曰不亦太甚乎元城正色曰父詔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君父一也今朝謁必雞鳴而起刑驅其後也若人子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

按大亂只就越理犯分罪惡之極說時講或謂亂及國家失之寬泛

旨朱子曰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亦格言也

按五刑三千而以不孝爲大此句提起下文見不孝與要君非聖者同爲大亂所以刑法首加之也重非孝無親句爲正或以要君非聖俱屬不孝又深一層

講此言不孝之刑以示儆也子曰刑者所以懲有罪也五刑之屬其條有三千之多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三千中最重者也如君者臣所稟命而敢要脅之是其心蔑視君上也聖人禮法之所宗而敢非毀之是其心蔑視法度也孝者所以親親而敢以爲非是其心不知有親也此三者乃大亂之道刑所必加也而不孝尤爲忘本得不爲刑所首加哉

廣要道章第十二

疏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要道下無也字今文爲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注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疏夫子述廣要道之義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自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　世本曰伏犧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犧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項曰六英帝嚳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則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

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合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教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

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

本義大全教民之道孝弟禮樂皆其具也然弟者孝中一事禮節此者也樂和此者也言教民相親相愛無有善於孝者以孝爲親愛之本也至教民有禮而順莫有善於弟者教民以移其風化易其習俗莫善於樂樂有鼓舞感動之意故於風俗爲切若夫安上之等威名分以治下之民莫善於禮蓋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別尊卑分貴賤也然四者各舉其要言之實一本也　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槱燎四血祭五貍沈六

疆章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蒸凶禮
五一喪二荒三弔四禬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
四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覜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
役五封嘉禮六一飲食二婚冠三賓射四饗燕五脤
膰六慶賀　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
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禮天神二咸池黃帝樂亦
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神三
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
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禮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

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
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
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鐘布牧野之陣歸以太
蔟無射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
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
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
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
禮樂
講意先鞭首章夫子所謂要道只單提一箇孝字此
章兼提悌字悌者孝中之事也又并及禮樂孝悌之
心和順和即是樂順即是禮也四段語意不平排還
當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二句爲主蓋能孝則自然
能悌而禮順樂和總根於孝而分言之耳親愛禮順
與移風易俗等卻與孝悌禮樂意趣各相聯屬須要
說得貫串方妙
按親愛宜就民說民知孝則孝之所推自然相親相
愛故欲令民相親相愛莫善於先教之以孝也注疏
謂欲民親愛於君君當先自孝不可用至於移風易
俗尤說不去　安上治民謂上得以安民得以治也
呂氏謂安上之等咸頗異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
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
要道也
注敬者禮之本也居上敬下盡得歡心故曰悅也
疏此承上莫善於禮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
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
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
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
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即前章所言
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　舊注云一人

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此依孔傳也一人指愛
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
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
舉其大數也
本義大全承上文禮字而言禮毋不敬敬者禮之本
也極言敬之功用謂上之人特自敬其父兄與君耳
而下之人皆悅以事其父悅以事其兄悅以事其君
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寡悅衆所操者約而
天下之道已盡該括故曰此之謂要道蓋敬父敬兄
敬君之道原人心之同然所以上好下甚舉一而萬

畢者其本一也　按邢昺朱申周翰董鼎皆謂敬其
父兄君爲敬人之父兄君非也觀其字之意乃自己
之父兄與君且與下文敬一人敬者寡相應若曰敬
人之父兄與君則敬千萬人矣安得謂之所敬者寡
安得謂之要道熟體味之自見　草廬吳氏曰君上
者自敬其父兄君則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
效之各皆歡悅以事其父兄君　維祺按草廬看其
字有分曉
講意先鞭四段說完而又獨歸重於禮言禮又獨歸
於敬者此暗根上章嚴父配天及居則致其敬來當

父母與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敬者愛之至
也故經雖愛敬兼言此獨言敬而以禮爲重蓋其所
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本於敬而能之者也故又推
廣敬之功用言之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還指人之
君父兄說敬一人則專指敬吾親說凡爲人子爲人
弟爲人兄者本皆有敬父敬兄敬君之心而吾先有
以敬則深得其歡心敬的少悅的多這是從嚴父配
天之敬露出千萬人的根源使人人見得無非父子
無非兄弟無非君臣因此敬著一箇父親就得了萬
國的歡心豈非極簡要的道理

按其父其兄其君屬他人之父兄君則敬一人仍當
承上文謂人之父兄君也若謂敬一人爲自敬其父
口氣隔礙　天子如何又敬其君君字當指諸侯敬
其君而臣悅猶中庸懷諸侯天下畏之之意或云照
大學孝者所以事君只泛論理如此亦一說　敬其
君則臣悅臣尙說得千萬若敬其父則子悅恐子說
不得千萬當是敬人之父而凡爲子者皆悅不必拘
一父之子也若謂凡人之父兄皆敬則又不爲敬一
人矣　呂氏大全用吳草廬之說其父其兄其君作
自敬父兄君說較順可從　子悅弟悅臣悅謂悅以

事其父兄君似深過一層且自說他悅慕以留下章地步爲是　敬父是正意兄與君是陪說敬一人以當專指父以合孝爲要大旨　樂者和而已矣以禮推之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和於事親而千萬人悅亦可知也

旨本義此三章意義相承皆申明君子以順立教之本以廣前章至德要道揚名之意

按此章廣要道原是以孝爲要道而又推廣之開首一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可見教民孝則各相親愛親愛正與首章和睦無怨照應豈非孝爲要道乎下

文因孝以及弟又及樂及禮又從禮說到敬則所謂廣之也首句自重下三句重在禮禮主於敬而敬父仍歸於孝可見禮不外孝而弟之與孝相通樂之與禮相類皆貫得去矣

講此推廣要道之義也子曰孝道不僅自孝其親已也教民相親相愛莫善於先教以孝能孝則孝之所推自然於人皆相親相愛矣不特此也教民有禮而遜順莫善於先教以悌能悌則悌之所推自然於人有禮而遜順矣樂能感人欲移民風易民俗莫善於教之以樂習樂則風移俗易矣禮有節制欲安乎上治乎民者莫善於教之以禮習禮則上安下治矣所謂禮者非徒儀文之謂也主於敬而已矣故能自敬其父則天下之凡爲子者皆悅慕之能自敬其兄則天下之凡爲弟者皆悅慕之能自敬其君則天下之凡爲臣者皆悅慕之以此觀之能敬其父之一人而天下之爲子者千萬人皆悅可知矣所敬者甚寡而所悅者甚眾此之謂要道也夫教民以孝先王所謂要道而推之於弟及禮樂又推之敬寡悅眾要道之義不以是而廣乎

廣至德章第十三

疏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父者兄者君者之下無三也字今文爲廣至德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注言教不必家到戸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擧孝悌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

無不敬其父兄也擧臣道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

疏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聖人君子教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悉至而日見之但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爲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爲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爲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也　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卽謂發諸朝廷至乎州巷是也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者言皆敬也　祭義

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者諸侯列國之君也君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爲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爲將教爲臣之道故須天子身行者案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冊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

陳注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君子之教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爲之喩日見而爲之督也教之以孝使凡爲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以敬其父是卽我之

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推而教之以悌使凡爲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以敬其兄是卽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又推而教之以臣使凡爲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以敬其君是卽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夫致吾之敬者有限而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則無窮此孝之所以爲至德也

本義大全言君子教民以孝豈必家諭戸曉日日相見而面命之哉有本之者耳何者君子躬行孝道而教天下以孝豈能遍天下之爲人父而敬之哉然上行下效自然感化而各敬其父是卽所以敬天下之

爲人父者也至於教以悌教以臣亦莫不然一順立而天下大順何待家至日見然後爲教也　教以孝非教彼以孝也蓋教之以吾之孝所謂以身先之也此論爲切且與非家至而日見之也相合而下文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方有著落悌臣二段倣此　章廬吳氏曰上之人躬行孝悌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也按注疏行孝於內化流於外及舉孝弟以爲教舉臣道以爲教非謂布教化使人孝也　教以臣頗難說

注疏朝祭之說可玩　臣字以臣道言與孝弟一類當以孝爲主而弟與臣類及之　較上章深一層上章自敬其父而人悅之此章自敬其父而人敬之上章千萬人悅此章千萬人敬　天子章不敢惡慢依此看自明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注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

疏夫子既述至德之教已畢乃引大雅洞酌之詩以贊美之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爲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誰也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强教之悌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爲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爲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別章頗近之矣

陳注君子有如此愷悌樂易之德民愛之如父母蓋能以至德爲教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其大也本義引詩以明順民之大如此而復詠歎之曰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雖明王不作孝治無間而至德大順之象恍然如見矣

按教以孝是至德而天下之人各敬其父正見順民處

旨大全董鼎述朱子刊誤謂傳釋至德又引朱子曰然所謂至德語意亦疏如上章之失云祺按朱子謂所論至德語意亦疏蓋此章舊文爲廣至德章非釋

之也故但可言廣不可言釋則謂之傳非也

講意先鞭此章合上章作一章看上釋要道此釋至德至德即於要道見之所敬者寡而悅者衆不惟爲道之要而人君之德亦於是爲至故承上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言君子之所以教民如此

按上章有要道字故爲廣要道此章有至德字則爲廣至德呂氏謂是廣非釋亦有理但朱子之意是欲發揮至德要道之蘊而本文未之及也故以爲疏呂氏尊經駁朱子恐未免有陽明表章古文大學之見耳 此章以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句爲主

講此推廣至德之義也曰孝爲至德固可以教民也然君子之教民以孝也非必家家至之而爲之喩日日見之而爲之督也亦惟是自盡其孝以率之而已能自敬其父是即教民以孝則天下之人各敬其父是即君子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而弟與臣可推矣能自敬其兄而教人以悌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自敬其君而教人以臣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如此而天下之民有不愛戴者乎詩大雅泂酌之篇有云愷悌君子在上民愛之如父母矣夫愷悌即至德也能順民而教故民愛之也非君子躬行教孝教悌教臣之至德其孰能順民心爲教敬及天下之爲父兄與君其效如此其大者乎

孝經詳說卷四終

牟陽冉覲祖輯撰

廣揚名章第十四

疏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至德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同古文此章在明王事父章下而此章下有[illegible]閨門之內二十四字今文爲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注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

疏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能孝者故資孝爲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者故資悌爲順可移悌行以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治爲政可移治績以施於官也是以君子若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則令名立於身沒之後也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　三德則上章云移孝以事於君移悌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也言此三德不

失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經云立而注爲傳者立謂常有之名傳謂不絕之稱但能不絕卽是常有之行故以傳釋立也

陳注言君子之事親苟極其孝矣以之事君則爲忠故忠可移於君事兄苟極其悌矣以之事長則爲順故順可移於長居家苟極其理矣以之居官則必治故治可移於官孝悌忠順齊治之道其相通有如此故士人惟患內之所以事親事兄居家者行未成耳夫苟孝悌修齊之行成於內必其忠順治理勳猷著於外彪炳宇宙輝映竹帛而後世之名曷有極哉顯親之孝此焉寓矣

本義大全君子立教以孝者也以孝作忠忠者孝之推也孝則必弟以弟作順順者弟之推也孝弟則家事必理居家孝弟而家事理卽可移於官而官事治治官者理家之推也誠如是也孝弟居家之德行成於內達於外不惟光顯一時而名必立於後世所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信矣　朱鴻曰古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人臣有一毫之不忠非孝也世云忠孝不能兩全此語時位之不可全非道理之不可全也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伊川程子曰人倫

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閒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存古篇曰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傷同氣之愛又曰家庭骨肉以和爲本和致祥乖致異毋聽婦人言　謹按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教人以好名蓋以名者實之賓也名不稱於後世必其實之未至也是以君子篤孝弟宜家之行於內惟恐其實之不至而孜孜勉焉也

講意先鞭移者謂彼卽此所爲非去此而就彼也不曰可忠於君而曰忠可移於君孝裏面已有忠了不曰可順於長而曰順可移於長悌裏面已有順了不曰可治於官而曰治可移於官理裏面已有治了是以孝悌之行成於內而忠順之道達於外不但顯隆於一時而名立於後世所謂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者蓋如此

按事親孝三句平列然首句自重弟者孝之推居家理亦以孝弟爲本書所云孝友施于有政也　長與

前以敬事長之長同官之長也　孝弟居家所謂內也言內宜補外言後世宜補當時

旨按首章中於事君在行道揚名內看出故此章廣揚名亦以事君言之

講此推廣揚名之義也子曰夫所謂揚名後世者固有待於事君矣而何非孝之所爲乎君子之事親孝故可移之事君而能忠蓋忠孝一理也推之事長居官皆事君者所有事也君子事兄能悌故移之事長而能順君子孝弟居家家政能理故移之居官而官事皆治是以孝親弟兄理家德成於內忠君順長治官功著於外不特名傳當時而且立於後世而不墜矣此其所以能揚名也乎

附考　見大全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按閨門章漢劉向較定今古文無隋劉炫古文有或以爲無此不得爲全經或以爲後儒僞作而草廬吳氏曰今詳此章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宋氏濂謂其所異惟閨門一章諸儒於經文大指未見發揮而斷斷紛紜抑末矣今姑闕疑以俟君子　草廬吳氏曰閨門章今文無古文在傳十章

之後十一章之前朱子曰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
孝也嚴兄弟也臣妾官也邢氏正義說已見前今詳
此章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僞作明
甚而朱子不致疑者蓋因溫公信之而未暇深考耳
況十一章之首作傳者承十章之末而發問若有此
章則文義間隔特據正義之說黜之　按玉海會要
曰唐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
鄭注旨趣頗多踳駮令諸儒質定六日詔曰孝經德
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文其令儒
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四月七日左庶子劉子
玄上孝經議曰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云郎康
成而魏晉無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孝武太元
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撰集孝經諸說始
以鄭氏爲宗宋梁以來多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
請不藏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傳於時魏齊立於學
官著在律令然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古文孔
傳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孝逸得一
本送王邵以示劉炫炫率意刊改因著孝經稽疑一
篇邵以爲經文盡在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
官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安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

今孝經是漢河間獻王所得顏芝之本劉向定爲十八
章其注相承云鄭玄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
共疑焉惟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昶集解孝經具載此
注序云以鄭爲主是以此注爲優其古文二十二章
元出孔壁安國作傳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
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又爲
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
之語非宣尼正說又分庶人章故自天子已下別爲
一章仍加子曰二字非但經文不真亦傳習淺僞議
者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鄭
孔具行五月五日詔鄭仍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
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　今按劉子玄議行孔廢鄭
司馬貞議鄭孔並行而玄宗詔鄭仍舊行孔注亦存
繼絕之典又按子玄尊古文孝經者也其議亦云劉
炫率意刊改則古文孝經多出於劉炫之手而貞議
鄭孔並行亦非專主今文也閨門章今文原無而後
乃云司馬貞爲國諱削閨門章夫貞固未嘗削之也
且玄宗亦詔孔鄭並存豈玄宗不自諱而貞反諱之
乎是未嘗深考當世之實而妄議之也程子曰讀書
者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諫爭章第十五

疏此章言爲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諫爭也曾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爭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則聞命爲參聞命敢問下無子字是何言與下有言之不通也五字不失天下有其字不爭於父不爭於君二不字古文皆爲弗字又焉得爲孝古文無又字今文爲諫爭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

之令可謂孝乎

注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

疏尋上所陳唯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並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爲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甘旨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寧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參體貌而兼取所以並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卽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蓋發言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御明前理而下有其趣故言夫以起之劉瓛曰夫猶凡也　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以經云從父之令故注變親爲父案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引此二文

以成疑疏證曾子有可問之端也

陳注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是曾子包攝夫子之所已言者言之又以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爲問者蓋爲子者原一以順從爲孝但於父母之命令若不問可否而悉從之又恐有違於道此其所以疑於心而問也　慈愛如養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如不近兵刑揚名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

按慈愛恭敬難以細貼只大概說爲是　慈是貼愛字恭是貼敬字無他意　從是依從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注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爲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不爭則非忠孝

疏夫子以曾參所問於理乖僻非諫爭之義因乃諮而答之曰汝之此問是何言與再言之者明其深不可也既諮之後乃謂曾子說必須諫爭之事言臣之諫君子之諫父自古攸然故言昔者天子治天下有諫爭之臣七人雖復無道昧於政教不至失於天下言無道者謂無道德諸侯有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國也大夫有諫爭之臣三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家士有諫爭之友則身不離遠於善名也父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爲臣子者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之又結此以答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言不得也按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也　言父有非子從而行不諫是成父之不義也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謂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云信而後諫左傳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諫爲爭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鬼神乏主季梁

猶在楚不敢伐是有爭臣不亡其國舉中而卒則大夫天子從可知也按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

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按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為子為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衆子不爭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諫乃少於匹夫也　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離不離卽不失也　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

以正道庶免陷於不義也

陳注兩言是何言與深明父令之不可一於從也昔者以下是推廣而言爲臣子者若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爭天子之爭臣以七人諸侯之爭臣以五人大夫之爭臣以三人者蓋位有崇卑責有輕重政有煩簡故爭臣有多寡也然天子有天下者也故云不失其天下諸侯有國者也故云不失其國大夫有家者也故云不失其家總之以諫爭之得人故雖無道不亟至於亡也士無臣所有惟友故云士有爭友不離令名謂事無謬誤而善名已彰不陷不

義謂所事合宜而行義以得也先言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是總言爲子者當諫爭其君父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所以結一章之旨而終是何言與之義見爲子者不可一於從父之令也

本義大全昔古之天子必置諫爭之臣以救其過故有爭臣七人雖至無道亦必救正不致失其天下其實諫不厭多先王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廣集忠益惟恐人之不爭豈僅拘七人之數哉姑約略言之耳諸侯次於天子國小於天下其事稍簡故五人而可大夫有家者又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要之謂諸臣中有七人五人三人能直言敢諫者非謂置諫臣止此數也士雖無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自不失令名父苟有苦口幾諫之爭子必不陷不義夫君臣朋友父子皆受爭之益如此故承上言父子天性何忍陷於不義至情不能自已故起敬起孝積誠感動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必使從而已故總結之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旨深矣

董鼎曰天子有天下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善則億兆

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故必有諫爭之臣以救其過古者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爭臣豈止七人孔子姑約而言之耳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　曹氏端曰君有爭臣君之福也父有爭子父之福也兄有爭弟兄之福也士有爭友士之福也成湯知乎此從諫弗咈唐太宗知乎此納諫如流子路知乎此聞過則喜此所以皆成聖賢之德而名流萬古也　晁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諫於父孟子猥曰父子之閒不責善夫豈然哉今王安石作孝經解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

噫不爲不義卽善矣阿其所好以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按安石雖孝經近儒以爲其罪浮於李斯晁氏意或云然非獨駮其非責善之說耳　馮夢龍曰爭者爭也如爭者之必求其勝非但以一言塞責而已君父一體子不可不爭於父猶臣不可不爭於君故當父不義爲子者直爭之必不可從父之令

或曰君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父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事父母幾諫起敬起孝悅則復諫積誠以感動之必其從而後已此則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於至善又有非臣與友之所得爲

者自士以下雖謂庶人然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爲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讓之爭臣爭友可也

按曾子之問所以請益無大非也夫子兩何言只是不然之辭舊說以爲詰以爲斥皆過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直趕出父有爭子句爲主　不義則爭之句轉下爭與從正相反

旨大全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吳氏曰凡百四十三字廣經中五孝之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當有過則諫非徒順從而已

講意先鞭逼章在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二句上　天子諸侯大夫士等皆是借客陪主以見父有爭子則身方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以下是直直斷說子之不可不爭於父此句重看臣不可不爭句亦是伴說切勿兩平

按此章別發一意然最不可少不然則有誤用其孝者矣　本文只說爭諫是襯貼字　凡爭之道多端爲直爲婉用詳用略要在隨宜子之爭父則莫過於論語幾諫一章

講此因曾子之問以明爭父之義也曾子曰參聞夫

子論孝之言甚備若夫人子當盡其慈愛恭敬以安乎親以揚乎名則旣聞教矣大抵以順從爲孝耳敢問子一切從父之令而不違遂可謂能盡孝之道乎子曰從令爲孝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蓋父之令亦有不盡可從之時而須諫爭者也昔者天子有天下者也有爭臣七人雖無道而賴七人匡救之力不至失其天下諸侯有國者也有爭臣五人雖無道而賴五人匡救之力不至失其國大夫有家者也有爭臣三人雖無道而賴三人匡救之力不至失其家士有身者也有爭友不限其數雖有過而賴友之匡救其身

不失於令名天子諸侯大夫士皆賴於爭如此父有爭子雖爲不義而賴子之爭可挽則其身不終陷於不義也故當其有不義之時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不使父陷於不義也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不使君陷於不義也以此觀之故父當其有不義之時則子必爭之以盡幾諫之道若但從父之令陷親不義又焉得爲孝子乎從者其常也爭者其變也合常變而事親之道盡矣

感應章第十六

疏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道通於神明皆是感應之事也前章論諫爭之事言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修身愼行致感應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爭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俱同古文此章在君子之教以孝也章之下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章之上今文爲感應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注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也

疏此章夫子述明王以孝事父母能致感應之事言昔者明王之王事父能孝故事天能明言能明天之道故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此言事父孝故能事天明是事父之孝通於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能察地之理故說卦云坤爲地爲母此言事母孝故事地察則是事母之道通於地也明王又於宗族長

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又明王之祝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經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即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爲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聰明也　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也烝嘗以時疏數合禮是敬事宗廟也既能敬宗廟則不違犯天地之時若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

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　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　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而降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章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注約諸文以釋之也

陳注古昔明王能事父以孝則即通於事親之道故其事天也明事母以孝則即通於事母之理故其事地也察又推事父事母之孝心以順家之長幼故凡四海之中上而尊長下而卑幼又罔不就吾之均調而上下以治夫惟明王極孝之所至至於事天明事地察如此則三光明寒暑序而天道以清川流岳峙莫其常鳥獸魚鼈若其性而地道以寧其神明功用之彰見蓋有極其盛者哉

本義大全此又極言孝之感通以贊孝之大也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明王父天母地

者也父母天地本同一理故事父之孝可通於天事母之孝可通於地明謂明其經常之大察謂析其曲折之詳推孝爲弟而宗族長幼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而治矣夫言孝至於天地明察天時順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神明之道於是乎彰矣不言上下治者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孰大於此　事父母亦不專言宗廟　事天地凡所以參贊調燮以體元者皆是不但事之以郊社而已也　長幼順蓋就事父母推之上下治蓋就事天地推之　董鼎曰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

二句引來孔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子

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言其大者義

是中閒事物纖

祭畢同姓則留之謂與族

人燕故其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畢歸

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是天子燕族人也又禮

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

人公與父兄齒則知燕族人亦以尊卑爲列齒於父

兄之下也　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

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是不忘親也禮記大傳稱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　祖考來格尙書益稷文格至也言事宗廟能恭敬則祖考之神來格詩曰神保是格報以景福亦是言神之至享於克誠尙書太甲文孔傳云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皆昭著之義上言宗廟致敬謂天子尊諸父先諸兄致敬祖考不敢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屬也舊注以爲事生者易事死

者難聖人愼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道玄遠難可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亦謂之神案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

陳注承上文而言明王不特以事父母之孝事天地而致神明之彰已也雖以天子之尊必知有父之尊與有兄之當先矣其在宗廟承祭之時則嚴威祇肅致其恭敬而不敢有忘親之心及夫平居無事之時則修身愼行極其檢攝而惟恐招辱先之譴明王不過自謂率其孝道之常也不知以修身愼行之主兼又致敬於宗廟對越之時先王在天之靈洋洋乎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而鬼神精爽之所著其覩神明之彰見又何如其盛哉夫孝悌之道原始於家庭然和順之至精誠之極至於神明彰鬼神著即幽而神明可以感通如此則遠而四海必將和氣充洽光輝普被又何有不通者乎

本義大全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故雖天子至尊莫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蓋父也故不可以弟孝天子至尊故莫之敢先而必有先於天子者蓋兄也故不可以弗弟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生言不敢忘其親也然必修身而謹其行恐行一有失而玷辱其祖考也鬼神謂祖考之神夫言孝至於宗廟致敬則洋洋在上來格來饗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不言修身愼行者亦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又孰大於此　故總結而贊之言孝之大至於天地鬼神相爲感應則徧天地間無非孝道充塞人神

無間上下協和故孝弟之至其極自然通融貫徹於
神明光明顯輝耀於四海上下幽明無有隔礙而不
通者明王孝德感通之大至於如此所謂以順天下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至矣無以復加矣　父兄仍指
自己父兄而諸父諸兄皆在其中爲是若只作諸父
諸兄則上文事父孝亦可謂諸父乎安能通於事天
故解經者以經解經誠然　董鼎曰修身愼行事親
之始終不出於此故爲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
親

按舊說以父兄爲諸父兄不忘親爲不忘宗族之親
陳呂俱不從之矣今只以自己父兄說爲是父是正
意兄是陪說故不忘親又只承父一邊修身愼行作
深一層意以轉合宗廟句爲妥不然便礙口氣　先
是在己先之意惟先故當敬　通於神明總承上二
段天地鬼神皆神明也光於四海連下句讀　注疏
及大全皆以無所不通雙承神明四海神明句有通
字又何用無所不通以言之乎當以陳注截開爲是
光輝普被於四海而無所不通當以感格民物言
之　通於神明是覆說上文意光於四海是進一層

意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注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
疏夫子述孝悌之行愛敬之美旣畢乃引大雅文王
有聲之詩以贊美之夫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
化無有思而不服者以明無所不通
陳注義取四方皆感其德化無有思而不服者以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之意也
按引西東南北卽上文四海也無思不服卽無所不
通也可見上文光於四海二句連說無疑

旨本義大全孔子嘗謂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如視諸掌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事天地通
神明光四海言大而理約　朱鴻曰此章通論明王
之孝之大無間於死生存亡而一之者說者不察以
首節卽主祭享言然則明王於父母直待祭享而始
盡其孝乎若以爲然則下文宗廟致敬爲重出矣
草廬先生以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
天子之上今移易於鬼神著矣之下學者近多宗之
今仍依舊本但分屬三段看正見聖筆精妙包括無
遺無錯又何必支離纏繞而移易於後此蓋惑於孝

弟二字要平看不思弟字係是帶說者非對舉以並言　首節止言事父孝至神明彰矣不申長幼順二句者以天地既明察矣况長幼有不順乎神明尚昭彰矣况上下有不治乎或以此二句專指弟說則王者之治化豈偏屬於弟道乎殊不思能孝自無不弟又舉幽則明者可見　次段止申鬼神著矣一句不及天地不及治平者蓋以上下可類而推孝極自無感而不應　末段方提出一孝弟字來又不言通鬼神及治平者蓋以通神明則鬼神在其中光四海則治平在其內聖筆精微言簡意盡如此

講意先鞭此夫子極論孝行之感應以示人也宜分四截看自昔者明王以至神明彰矣爲第一截是先舉古昔明王孝感之事故雖天子至鬼神著矣爲第二截是言後之爲天子者宜所取法孝弟之至四句爲第三截是結言孝道之通神明光四海而無所不通引詩以贊之爲第四截總見孝道之大其感應如此之玄且遠也

按首段以孝感天地言而歸在神明彰矣次段以孝感祖考言而歸在鬼神著矣三段雙承上文而極言其感應之理末引詩以證感應之意　首段言長幼順次段言必有兄是帶言然所以豫伏弟字故下言孝弟之至也　吳草廬移天地明察二句於鬼神著矣之下呂忠節謂其臆爲之極是　先鞭分古之明王後之爲天子不可從其分四段甚明

講此極推孝之感通也子曰孝道之大幽而神明遠而四海無不可感通也昔者聖明之君事父能孝天亦父道也故能明於事天而事之盡其道事母能孝地亦母道也故能察於事地而事之盡其道以孝弟而施之家長幼各順其序故能使天地之間上而尊長下而卑幼無不平治觀於此可知事天明事地察

而天地神明功用自然彰見休徵協應萬物咸若矣孝之可以感天地如此　不特此也故雖以天子之貴亦必有其所尊也蓋言其有父而爲所尊也必有其所先也蓋言其有兄而爲所先也故於宗廟祭祀極致其敬所以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以其知所尊也然又必修其身而愼其行恐行有失而遂玷辱其先人也能修身愼行奉祭祀以致敬於宗廟則來格來享洋洋如在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孝之可以感祖考如此合而觀之孝弟之至則天地之神明彰祖考之鬼神著信乎可以通於神明矣以此光輝普

被及於四海和氣充洽感孚人心又何有不通者乎
通則四海皆服矣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有云自
鎬京而西自鎬京而東自鎬京而南自鎬京而北無
有不心服者此即孝之通於神明而光於四海無所
不通之謂也孝之感通爲何如哉

孝經詳說卷五終

孝經詳說卷六

平陽冉覲祖輯撰

事君章第十七

疏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
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
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應感之後
陳注此章論君子事君之道蓋爲在朝之卿大夫言
也而士亦在其中矣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君子之事上也無之也二
字故上下能相親無也字今文爲事君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注上謂君也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君有過失則思
補益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正也救止也
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
臣同德故能相親
疏此明賢人君子之事君也言入朝進見與謀慮國
事則思盡其忠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己之職事則思
補君之過失其於政化則當順行君之美道止正君

之過惡如此則能君臣上下情志通協能相親也經
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
曰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己
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
曰君子之事親孝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
君子也　說文云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
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節操也
言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忠誠也言臣常
思盡其節操能致身授命也　按舊注韋昭云退居
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

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
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
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
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
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按左傳晉荀林父爲
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
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
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
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
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

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
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爲
勝故易舊也　按孔注尚書泰誓云肅將天威爲敬
行天罰是將訓爲行也　匡正釋詁文也馬融注論
語云救猶止也尚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
陳注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　君子之事君
無一念而不在於君者進而入告則思竭盡其忠而
不敢有所欺退而公餘則思補塞主過而不敢有所
徇至於君有爲善之美意方在將萌未萌之介則從
而將順之俾君之美以成君有匪彝之惡意方在將

發未發之頃則從而匡救之俾君之惡以消是君臣
之相悅猶夫魚水之相歡鹽梅之相濟吾知其上下
交而德業成矣其所謂相親也豈其微哉
本義大全盡忠謂事有當陳者思以竭其忠愛之心
補過謂己之責有未塞者思以彌縫其闕失而補之
將助也順導之也其美謂君之善匡謂正之於微救
謂正之於顯其惡謂君之愆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
下如父子之一氣如元首股肱之一體故必如是而
後能相親也　董鼎曰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
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親之至

也
講意先鞭進謂趨朝時退謂退朝時進見於君已有善道則思竭盡其忠及其暫退君有闕失則思補塞其過此二句且虛虛說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正是盡忠補過之至須要發出他委曲意思方於上下相逼貫君之美未形而吾助之於後導之於前故曰將順如其美既成無用將順矣君之惡未形而吾慮之以早防之以豫故曰匡救如其惡既成不及匡救矣上下相親謂君子之事上所以忠愛其君者如此則君成其貴顯臣預其尊榮故君臣上下能相親也

按補過抑注辨之甚明作補君過爲是呂忠節主自補其過恐涉諱君之過不可從　將訓行又訓助助字較明　將順匡救總承盡忠補過進退皆然　大全匡救分微顯亦與舊說異　上下相親重臣有以致君之親　親字伏愛字意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注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暫忘也

疏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已乃引小雅隰桑之詩以結之言忠臣事君雖復有時離遠不在君之左右然其心之愛君不謂爲遠中心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暫忘之

陳注引此以明君子忠愛之心久而不替蓋其天王聖明之念藏之中者已篤以故其一進一退一順一匡舉不敢忘乎君有如此也

本義大全言臣心愛乎君雖在遐遠不謂遠者蓋愛之一念藏之中心何日忘之也使非本於孝何以能忠君若是　心乎愛者孩提之知也遐不謂者岵屺之思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終身之慕也是故孝者忠之本也（此是推論到孝上非本文正意）

按遐不謂猶俗言不論遠近語氣　引詩全重愛字中心藏卽指愛說盡忠補過將順匡救無非是愛君之心　依陳注是愛君不忘君　朱子詩傳遐訓何謂訓告今從舊說

旨本義大全此又論移孝爲忠之道以廣中於事君之意　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　按左傳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而請死士貞子諫曰林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之食於是晉侯使復其位　維祺按

孝經孔子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非止言家庭事親之一事也而其首章卽曰中於事君如諸侯卿大夫士無非言孝亦無非言忠其餘章所言事君之忠不一而足至十七章則於忠君一節尤爲篤摯是經也謂之孝經可卽謂之忠經亦可後世乃有依十八章作忠經者無論其僭擬聖經而其言亦非皆孔子之言且湊泊割裂全不類經是後世二九神經之流耳而好事者每與孝經並稱無惑乎安石謂孝經爲淺近之書而廢黜之也悲夫

按上章但有以孝作忠而未及專言事君此章發出事君之義進思盡忠四語可以括盡臣道而又引詩指出愛字以明臣心呂忠節云可謂之忠經立論甚正大而其歸本於孝尤不失孝經之旨

講此言事君之道以補前中於事君之義也子曰孝中於事君而事君固有道矣君子之事君也進而在朝則思盡忠於君凡陳謨宣力無不精白其一心退食在家則思補君之過凡君德君政不令其有所疵失於君之有美意也不待其已形將助而順導之以使其成於君之有惡念也不待其已發匡正而救援之以使其消如此則臣悅君君亦悅臣上下能相親而有泰交之象也　夫盡忠補過將順匡救皆所以愛君也詩小雅隰桑之篇有云爲臣者心乎愛君則不論所處之遠而中心藏此愛君之念無日而可忘也君子之事君亦惟深致其愛而盡忠補過將順匡救自不容已矣

喪親章第十八

疏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亡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

陳注章中云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故以喪親名章終之於末

大全古文今文皆有古文無四也字餘同今文今文爲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注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氣竭而息聲不委曲觸地無容不爲文飾不安美飾故服縗麻悲哀在心故不樂也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哀戚之情謂上六句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

疏夫子述喪親之義言孝子喪親哭以氣竭而止不有餘偯之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則言不爲文飾服美不以爲安聞樂不以爲樂假食美味不以爲甘此上六事皆哀戚之情三日而食者聖人設教無以親死多日不食傷及生人雖創毀瘠不令至於殞滅性命此聖人所制喪禮之政也又服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畢之限　禮記閒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　觸地無容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戚不爲文飾也　案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美飾謂錦繡之類也故禮記問喪云身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爲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當以粗布長六寸廣四寸麻謂腰經首經俱以麻爲之縗之言摧也

經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擁痛也韋昭引書
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即位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
天子諸侯但定位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也　言
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爲樂也　旨美經
傳常訓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爲甘
故問喪云口不甘味是不甘美味也閒傳曰父母之
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是疏食
水飲也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爲食旨
故宜不甘也　經云三日而食毀不滅性注言不食
三日即三日不食也云哀毀過情者是毀瘠過度也

言三日不食及毀瘠過度因此二者有致危亡皆虧
孝行之道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
不入口三日又閒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云三日而
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
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玄云
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改喪爲禮耳喪
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
得不及檀弓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
至焉者跂而及之也注引彼二文欲舉中爲節也起
踵曰企俛首曰俯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

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
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
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
三年爲制也

陳注孝子喪親哀痛之極其哭也不偯氣竭而盡不
能委曲也其禮也無容觸地踊躃不能爲容也其言
也不文內憂無情不能爲文也服衣之美有所不安

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凡若此者
乃孝子自然哀戚之情非有所勉强而爲之也禮人
子於父母之始死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然過三日
則傷生矣教民三日而食粥使之無以哀死而至傷
生雖毀瘠而不至於滅性此聖人之爲政所以爲生
民立命也喪則定爲三年而不過者孝子報親之心
雖無限量聖人爲之中制以示民有終極之期也

本義大全此又備言死事之孝以盡孝之變也孝子
於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居親之喪
哀痛之極五內割裂發於聲爲哭偯哭餘聲也不偯

氣竭幾盡不能委曲也動於貌爲禮無容觸地局脊
不暇修儀也出於口爲言不文內痛無已不暇修辭
也以至美服有所不安故服衰麻聞樂有所不樂故
不聽樂食旨美之味有所不甘故食疏食此六者皆
孝子之眞情人心自有非聖人强之也　禮三年之
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
而食教天下之民無以哀死而傷生者性者人所受
於天以生者也愛親本出於性若哀毀而至於傷生
則反至於滅性禮所謂不勝喪比於不孝不慈是已
故雖毀瘠而不使至於滅性此聖人之政所以全其

孝也孝子之心何有限量聖人爲之立制不過三年
所以使民有終竟之時使賢者俯從不肖企及也此
皆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　郝氏
敬曰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子不忍死其親如親尚在
相失之爾　橫渠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
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
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按邢疏無容謂無趨翔之容後有云稽顙觸地以觸
字言則稽顙爲是　毀不滅性蓋傷生進一層大全

之說可玩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注周尸爲棺周棺爲椁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
內於棺也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戚
也男踊女擗祖載送之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
故卜之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寒暑變移益
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疏此言送終之禮及三年之後宗廟祭祀之事也言

孝子送終須爲棺椁衣衾也大斂之時則用衾而舉
尸內於棺中也陳設簠簋之奠而加哀戚葬則男踊
女擗哭泣哀號以送之親既長依丘壟故卜選宅兆
之地而安置之既葬之後則爲宗廟以鬼神之禮享
之三年之後感念於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　檀
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
足以飾身棺周於衣土周於椁注約彼文故言周尸
爲棺周棺爲椁也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椁
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椁案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則虞夏之時棺椁之初也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朝祭之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斂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禪袷也喪大記云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棺椁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杝棺一梓棺二最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牛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杝棺厚四寸謂之椑棺言漆之甓然前三物爲二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椑棺一重合

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惟大棺六寸庶人郎棺四寸案檀弓云柏椁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是也　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是簠簋爲祭器也故鄭玄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下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又按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戚也　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既夕禮柩車遷祖質明設遷祖奠日側徹之乃載鄭注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又云商祝飾柩及陳器訖乃祖注云還柩鄉外爲行始又檀弓云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鄭云祖爲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祖載送之之義也　按士喪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謂冢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案周禮冢人掌公墓

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漏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　立廟者卽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

故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　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陳注當親之始死也爲之棺以周衣椁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則傷痛而哀慼之其祖餞也女擗男踊號哭涕泣則悲哀而往送之爲墓於郊則卜其宅兆必得吉而安厝之四者愼終之禮也爲廟於家則三年喪畢遷主於廟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二者追遠之禮也此皆聖人之政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

本義大全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詳言之其始死也爲之棺以藏其體椁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朝夕奠也不見其親之存陳奠簠簋而哀傷痛

慼之其將葬而祖餞也不忍其親之去女擗男踊相與號哭涕泣而盡哀往送之擗以手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送送葬也其爲墓於郊則必卜其墓穴之宅塋域之兆必得吉而安厝以葬之此愼終之孝也　其既葬也各循其應立宗廟之禮制爲之遷主於廟始以鬼享之稱鬼者神之也及其久也寒暑變更必有怵惕悽愴之心春秋祭祀以時而思如思其笑語思其居處之思四時皆祭言春秋省文也此追遠之孝也所謂聖人之政因情節文無賢愚貴賤一者此也　橫渠張子曰古之椁

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或曰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按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籩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祭祀少牢饋食亦止用敦盛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蓋舉上而言之也　司馬温公孝經指解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爲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

木之茂盛乃其處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之用心也　又曰孝子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　司馬温公又論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穸爲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之按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苫枕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

也今世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爲其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乎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既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於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爲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大抵世之遷延不葬者多以昆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徧納其賂而給之以私

己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强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　横渠張子曰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犂所及　草廬吳氏曰將置柩於其處必乘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爲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卜者決之於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之理

可稽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於壑同孝子之心忍乎先擇後卜尤爲謹重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筮也按喪禮筮宅卜日大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言之　楊氏東明曰朱紫陽昭穆葬圖儒家相與守之則報本睦族之義備矣眞堂制之善經也自堪輿之術行而昭穆之法壞不知家門興替繫德厚薄操縱予奪天尸其柄故天所與者必不以無地獲咎天所奪者必不以有地蒙休何者地

之理當不勝天之靈而以術求終不若以德致者不爽也且彼信地理者謂地靈乎不靈乎不靈也擇之奚益也果靈也又奚至不論其人而槩予之福乎然此猶以禍福言也若論其流弊則葬而復遷遷而復改令死者骨骸轉徙靡定甚且停柩待地至子孫衰不克下土此乃仁人孝子所忍乎　橫渠張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皆有日祭之

禮此謂三年之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又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新昌令應氏曰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則祭之說豈止爲居喪時也伊川先生曰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

家厚於自奉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迎主祭於正寢凡事死者皆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或問俗節之祭朱子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祀某家依之但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說素饌祭某卻不用初張敬夫廢俗節某問公於端午須吃糭重陽須飲茱萸酒不祭而自奉於汝心安乎此孝經所謂以時思之之大義也　西山眞氏曰浮屠之教得行由吾儒之禮先廢不復祭

禮則居喪者悵悵無以報其親
按舉之舊說謂舉屍納於棺大全謂舉而斂之覺雅
簠簋是祭器不必拘上下所用陳簠簋作朝夕奠
爲是不必定指將葬　卜宅兆先儒之說備矣吳草
廬似信術家之說然從親起見不爲己身規利不害
爲孝　卒哭而祔古禮所載橫渠云三年而祔亦近
人情　喪祭不用浮屠最有關繫有意從俗反以瀆
親卽謂之不孝可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注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
子之情
疏此合結生死之義言親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
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感生民之宗本盡矣死生
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有此
義　愛敬是孝行之始也哀感是孝行之終也
陳注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謂孝子之
事親生則事之以愛敬死則事之以哀感如此生民
之道以孝爲本於此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爲大於
此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於是而終矣　或問孝子

之事親終矣豈自是而後可遂已乎曰非也孝子之
心無窮也在一日則思在一日古者大孝所以有終
身之慕也此云終者畢之謂也謂生盡其養死永其
思然後子職畢盡無遺非謂從今日後遂不必容心
也
本義大全此總結全篇之意言孝子事親於其生也
事之以愛敬如前章所云者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戚
如此章所云者生民之道以孝爲本盡於此矣養生
送死其義爲大備於此矣然後孝子事親之道終於
此矣夫孝之大至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膝
下親嚴之性始圓滿於天經地義之理始貫徹於德
教政令之化始暢遂謂之德之本而教所由生又何
疑哉噫此夢周公爲東周之素心而特寄之一堂問
答聞其旨深遠矣　草廬吳氏曰民之生也心之德
爲仁仁之發爲愛愛親本也及人末也故爲生民之
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感理所宜然故曰死
生之義　孫本曰末復總結全篇之義蓋至此而孝
子事親之道終矣著之爲經乃孔子平生所蘊治天
下之大經大法而出於一時問答之語又何疑哉今
合前後而觀之序次詳明脈絡貫通始終具備本末

兼該誠六經之總會也奚俟采輯裝綴而後成經乎
於戲是經之宗綱鉅目章章如是乃以爲童習而弁
髦之甚哉其侮聖言也
按此所云生事死事在本章只是言死事而連生事
言之其義方全要是本章之結語也而舊說謂通結
一書亦推論之辭耳　生民之本三句通承生事二
句生民句重本字死生句重義字　盡字備字終字
一串下必如此而後盡而後備而後終也
旨本義大全言孝子事親之變以終一篇之意生事
愛敬以下總結之也可謂至精約矣　朱子曰亦不
解經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講意先鞭此夫子述孝子居喪之事以示人宜分四
截看孝子之喪親句是冒語哭不偯七句是述孝子
自具之哀情三日而食六句是聖人喪制之禮爲棺
椁衣衾六句是述聖人愼終追遠之禮生事五句是
合始終而總結上文幷結一篇之語也
按以喪親名篇居喪之事乃其正意而及於祭者祭
亦喪親之後事也　此言喪祭雖不及禮之詳而大
意已盡　事親終矣此爲孝之結局亦經之結局
講此言喪親之禮以終事親之事也子曰人子愛親

之心無已欲其永存而親以有盡之年豈能常在則
葬祭之禮尤事親者所不可忽矣夫孝子之喪其親
也其哭氣竭而不偯其禮觸地而無容其言樸率而
無文服之美者則不安而不服之聞樂聲則不樂而
不聽之食旨味則不甘而不食之此孝子哀戚之至
情出於自然而無所勉强也凡初喪三日而令之食
教民無以哀死之故而傷其生雖毁瘠而不至滅其
性此聖人之爲政以禮防民如此也喪不過三年示
民以有終限不得任情爲之也凡聖人又爲之棺椁
衣衾舉而斂之陳設簠簋祭器以奠而哀戚之女擗
男踊號哭涕泣葬則哀以送之卜其宅兆擇吉地藏
柩而安置之爲之祔主於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及
其久也春秋祭祀以時而思慕之夫由始喪而斂而
奠而葬而祔而祭聖人制禮周詳如此　統始終言
之人子於親之生所以事之者極其愛敬於親之死
所以事之者極其哀慼生民之根本在乎孝於此盡
矣養生送死之大義於此備矣孝子之所以事親者
終矣然而孝子一息尚存則心猶思慕豈有終竟哉
總論河南張恆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草
廬吳氏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倉

頡字更革爲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字更革爲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爲篆書繁難又作隸書取其省易專爲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衆習篆者寡公私通行皆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爲今文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傳行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時徵至較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卽張

霸僞古文書也古文禮五十六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注儀禮禮記屢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爲三古文孝經二十二篇與今文孝經爲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字分析兩章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全無來歷在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僞朱子刊誤姑據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僞

於今文而承用之也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傅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　呂維祺曰謹按孝經大意孔子爲明先王以孝立教而發孝德之本教所由生其綱領也自身體髮膚至末之有也皆言孝德之本而教在其中自甚哉孝之大也至名立於後世矣皆言教所由生而本於孝自若夫慈愛恭敬至末復因曾子之問而推廣極言之無非申德本教生之意前後語意相承脈絡貫通而其理至廣大復至精約眞聖人之言也後儒紛紛致疑而以意改之或未揆之理耳程子曰讀書者常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

可見又曰易其心自見義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履平坦道路　董鼎曰孔子此書雖以授曾子而備言立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爲人上者又德教之所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母孝至末章則亦曰教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則是孝者天地之經人道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葬祭貴賤有等禮不可違而秉彝好德之心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聖人之爲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然則感人

心厚風俗至德要道又何以加於孝

按今文孝經十八章質諸朱子所言誠有可疑然刊誤既未行世而聖經不可一日不以垂訓取十八章因文立訓裒輯羣說而刪正之固不能爲聖人之完書而亦可發明言孝之大義也其於朱子刊誤章次雖異而較諸朱子生平著書立言之意竊有所取而不至背馳其亦可告無罪也夫 嵩陽耿逸庵先生有孝經易知偏給童蒙每歲春秋集童子於書院令其倍誦授之飲食獎以紙筆及期童子塞途而至會講堂下揖讓如禮朗然成誦既畢縱遊書院中外遍林麓泉石間垂髫總角嘻笑歌呼天眞爛漫太和在宇予主書院兩與其事久而不能忘易知過簡成童而後欲敷析文義者不能不取證於他書予爲是編與易知相輔而行分長幼授之視易知爲詳故謂之詳說見聞未廣缺略尚多同志者幸有以益我

孝經詳說卷六終

孝經詳說二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遵用今文全載唐元宗之註節錄邢昺之疏兼採元董鼎明瞿罕陳士賢諸家之說末附以朱子刊誤而大旨則在辨定呂維祺所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書所附呂氏或問摘錄一篇既逐條闡發其義復附餘義一篇以糾其誤蓋維祺之學兼入陸王覲祖則恪守程朱故所論有合有不合也顧所載維祺表章孝經疏後附錄擬題數目有單句題雙句題連句題摘段題搭截題全章合章搭章題諸名非詁經之體亦非講學之道覲祖顧深取之何耶

孝經一卷

〔清〕朱軾註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朱文端公藏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一卷》提要

序

書之爲重於天下莫如十三經而人亦有昧然者惟
孝經則童而習之人生無不讀四子書者惟孝經雖
先四子書而讀之豈非人皆愛其子則教皆以孝習
於少而讀之最先優游涵詠以感發其天良舍是書
無以端蒙養者固盡人而知之而經義之精微則未
易以盡人而强之此兩浙中丞可亭朱公有孝經之
刻取吳草廬定本而爲之廣其注也孝經自秦火後
與書禮論語並出於孔壁流傳至今則漢諸儒之力
爲多中間爲隋末所亂離析竄增小有同異唐開元
釐正序且注焉是爲石臺孝經後人讀之以天子而
尊聖經教天下以孝有不想見其用意之深而遠乎
朱子以孝經大學皆出於曾子大學已分經傳遂以
分大學者分孝經而刪所引詩書及後儒之所附會
定爲刊誤一書其有功於夫子曾子何如也未及註
釋深自惜之唐開元之先注孝經者王肅韋昭輩不
下百家宋則司馬君實之指解范淳夫之說其表表
者學者皆有取焉元儒董鼎朱申有大義有句解皆
章疏而字訓之吳文正有云唐注宋疏諸解雖詳義
未明暢不其然乎草廬隱布水谷經解特多其於孝

經則標曰定本一從朱子刊誤稱亦有傳離爲二或合而一且刪其可刪註疏則發所未發雖朱子復生其許可也必矣世顧未嘗尊信可不謂爲詘於一時者哉今中丞公深於經學政事外一編不去手如儀禮禮記大戴記張子全書朱子語錄皆手校鋟木至於孝經以與文正定本爲定書不標目第自署曰朱某學公大儒也大臣也而謙抑若是其註多從定本間補一二以質草廬明暢之意使其經義得中於百世不在是乎公之出治也以禮齊民而愛人也以孝教人嗟乎孝之道難言已人佔畢於髫年昧經義於白首者皆是也則於是經也猶夫食稻終身而不知稻之味也非人之所能強之也夫安得可強者而強之也

康熙五十九年歲庚子季春同學弟梁份序

漢以來傳孝經者皆顏貞所出今文本朱子刊誤稱據孔壁二十二章豈疑今而信古歟以爲誤皆誤也朱子偶指其一正之耳元儒吳文正公因刊誤參校古今文從其長者條章其節則於朱子本時有更定予始讀而駭深味而嘆先儒讀書用意之精也爰裒益舊註附以臆見編諸易齋三本後易齋予同年友三本者今文古文刊誤也易齋予經學弘衍邃深折衷允當豈予固陋所能贊一詞顧念學者讀朱子刊誤參以文正之所論定於微言奧旨不無發明是文正固朱子功臣而予一得之見其諸易齋之河海細流歟易齋將訂借過予別出所校經史性理諸書示予孝經三本其全也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首夏高安朱軾書

經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今依朱子刊誤為一章

傳古文十五章朱子刊誤十四章今依今文為十二章內第三章第七章離一為二第十章合二為一

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許沖云古文孝經者孔子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

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吳澄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

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許愼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中所引用者愼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案說文𠃊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文居上卽無閒字劉炫本增此一字妄矣又桓譚言古文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案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閨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者僅二十餘字其所增或一字或二字比今文徒爲冗美其所減多是句末也字比今文更覺突兀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刋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覩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去存其所當存朱子意也故今特因朱子刋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用今文古文及朱子刋誤本參校今文古文有不同者定從所長所不從者附注其下朱子刋誤本所塗之字今並删去傳文章次因朱子所定更爲次其先後

明道夫子謂學者須先識仁義禮智信皆仁也余竊之曰識仁須先識孝仁爲心之德而孝德之本也夫子以之傳於曾子是爲孝經子思中庸稱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孟子發明守身事親而引曾子養曾皙以明之其源流授受可見是孝經爲四書之權輿五經之統體也横渠訂頑即事親之理以明事天之道民胞物與皆根於此詎不大哉項見年友易齋考正古今文同異犂然有當於心其意以古文未可輕議而以朱子刋誤爲與脩補大學同功其志存乎移風易俗而其功則本於服習允蹈蓋易齋家法矜莊孝友媚睦余嘗耳聞諸歸安人云時

康熙五十七年如月丙午日年眷弟殷元福拜題於

璐松山　敷文書院

孝經　草廬校定　古今文　朱軾學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德謂己所得道謂人所共由其理曰仁義禮智而仁兼統之仁之發為愛而愛先於親故孝為德之至道之要也孝者其心有順而無逆以孝教天下使皆化而為順故曰以順天下民謂庶人上謂天子在諸侯之上諸侯在卿大夫之上卿大夫在士之上下謂士在卿大夫之下卿大夫在諸侯之下諸侯在天子之下也孝順德順道也以順德順道順天下者天子也順達於庶人則其內之兄弟夫婦外之比閭族黨庶有乖爭順達於諸侯卿大夫士則為下者順事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為上者順使其下而下無怨於上天地之間一順充塞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唐虞成周之盛也○軾按此節甚言孝道之大下文德之本中至德要道教所由生申順天下而民和睦屬之先王者猶云君子之道聖人之道也舊註以上下無怨為順

建于諸侯卿大夫恐意當繫承上句謂民之一家長幼尊卑也惟上下和睦故無怨又一解謂上以此至德要道順天下民用此至德要道相和睦和睦即順也上以順教無拂乎下故下無怨下以順應不悖乎上故上無怨上下無怨總承上言亦通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為至德故已之德此為本孝為要道故教人之道由此而生

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身總言其大體分言其細髮毛髮膚皮膚毀謂虧傷謂破損孝者愛親而身者親之枝故愛親必自愛身始以身之百體有髮有膚一皆父母所與也立樹立也揚傳播也身存之時所行者道使吾身之名傳播於沒世之後而父母之名亦因以顯此為能立其身也孝之始終皆在此身蓋人子之身即父母之身始則保其身以全所有終則成其身以彰所自可謂孝矣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左右就養等事在其中矣事君者推愛親之心以愛君也立身者行道揚名謂也○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始終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大孝以下三句結後意也○軾按上言孝之始終此節又承出中於事君蓋始終之間有此一層轉接身體無毀傷然不能推愛親之心以愛君終是愛之分量有虧如何能立身行道立身者成己之事行道者成物之事成己成物斯修道之教行而至德無虧故曰孝之終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親謂父母人謂他人自王宮王族以至臣庶皆是不敢惡者愛之也不敢慢者敬之也已所得人所效曰德教加被及也百姓以國言刑儀法也四海以天下言愛親者於人無不愛敬親者於人無不敬推此一心由親及疏以天子之貴而不敢惡慢於人則平日能盡愛敬於事親可

知矣有諸內必形諸外近而閨中遠而天下皆觀儆之而無不愛敬其親焉是其德教被及於百姓儀法於四海也○軾按不敢惡慢于人斯為愛敬之至故曰愛敬盡于事親必無不盡乃能教百姓刑四海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驕矜肆也危謂勢將傾墜制以刃裁物也節如竹節度如尺度有分限也溢如水之溢出保謂不亡失社土神稷穀神凡封建列國為立社稷之壇遺其君主而祭之和謂不乖離民謂農及工商人謂士及府史胥徒社稷民人皆諸侯所受於天子以為國者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然貴為一國之上則其位之崇如自高臨下處之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其祿之豐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在臣民之上能不自驕則雖高不危謂不以陵傲召禍而致卑替所以長守其貴也制財用之節能謹侯度則雖滿不溢謂不以

僭侈費財而致虛耗所以長守其富也位不卑驕不虛耗然後能長有其國使社稷不至於失亡而民人不至於乖離也諸侯謂五等君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凡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服服之也言為世則曰法言道言之也孝德而行曰德行非法不言法即上文所謂法言非道不行道即上文所謂德行口過謂言不合法出口有差怨惡謂行不合道召怨取惡所言皆法言則口無可揀擇之言雖言滿天下在己亦無口過所行皆德行則身無可揀擇之行雖行滿天下在人亦無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故言行滿天下三者服言行也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首服次言次行者蓋先輕而後重是故以下申言言行而不及服者蓋詳重而畧輕○軾按惟道法言故言皆善而無可擇無可擇又何言過之有言滿天下二句猶云聲聞之邦行也溫公分出身接人及天下未當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則愛同於父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同於父蓋愛心生於所親敬心生於所尊母之親與父同君之尊與父同故一取其愛一取其敬惟父親尊並至則愛敬兼隆也士之位卑在上有天子諸侯為之君有卿大夫為之長皆已所當事者孝所愛也母至親也故愛同於父君雖非如父與母之親也然亦當以愛父愛母之孝而愛之君至尊也故敬同於父長則非如父與君之尊也然亦當以敬父敬君之敬而敬之愛君為忠敬長為順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上謂君與長在己之上也祿所食之俸位所居之官士有田祿則得祭祀其先故庶人薦而不祭士無田則亦不祭其祿位與祭祀相關士謂王朝侯國之小臣及卿大夫之家臣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軾按資父事君敬而已矣而猶未也必以孝愛事其君方可謂忠匪惟事君也自君而下有長焉雖不能如事君之愛敬兼全亦不可不盡敬焉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道謂四時之行因天之生長收藏而耕耘斂穫各順其時用天道也利謂五土之宜因地之沃衍隰皋而樹藝黍稷各隨所宜分地利也生財有道而又慎謹其身不為非僻不犯刑戮用財有節量入為出以給父母之衣食俾無闕供也庶人謂王畿國都家邑之民○玄宗云庶人之孝惟此而已○司馬氏曰明自士以上非直養而已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也患禍難也不能事親立身則禍難必及之甚則天子不能保其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宗廟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右經一章

凡四百二字朱子曰此夫子曾子問荅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傅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聯屬脈絡貫通同是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以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去引書引詩及子曰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云謹以上經文朱子合其離析去其增加以復於舊既得

之矣然綱水之則與大學經文純是聖言者顏覺不倖終於立身下數諫五孝諸辭微說各異釗非周出一時諸侯卿大夫士三節尤爲繁衍是亦有援取他書所合其間者但自未周先秦籍也有之蓋如二記三傳所載聖言雖皆出於七十子之後而所傳所聞不無失實當者爾○古文居上有聞字案許氏說文所引古文無侍下有坐字案居前坐並與上句義重蓋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閒居曾子侍並無坐字此經與彼所記當爲一例先王上有參字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蓋天子之孝所以長守貴所以長守富蓋諸侯之孝蓋卿大夫之孝蓋士之孝此庶人之孝九句之末並無也字蘇氏作爵祿分地作因地故自天子下有已下字依大學經文例亦不應有凡此疑皆俗刪得古文者妄增減改易以異於今文故今所定悉從今文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此言孝之推也王者事天如事父事地如事母臨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明察謂於其禮其義精審也長幼順故上下治此言悌之推也悌於家而長幼之序順故自國至天下皆興悌而上下之分不亂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申上文長幼順之義謂雖天子之貴亦必有長所當尊者諸父所當先者諸兄也父兄皆祖考之胤孝於祖考則悌於父兄矣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致敬於宗廟則祖先之鬼神著矣若脩祭義致愨則著之著如見所祭也明察於郊社則天地之神明彰矣彰謂微之顯言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人鬼而曰神者言雖屈而伸也天地之神而曰明者言雖幽而顯也祭者極其誠敬故如此○愚按上節是愛其所親此節是敬其所尊守身者事親之本一章是一出言不敢忘親此節申言可謂矣脩身一句由是推言之文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通謂感格而無所壅光謂與光而有光輝由宗廟事父母之孝充之以事天地而神明彰此孝之至而通於神明也由一家長幼順之悌充之以治國平天下而上下治此悌之至而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也○司馬公曰通於神明者鬼神歆其祀而致其福光于四海者兆民歸其德而服其教鬼神至幽四海至遠然且不違况其邇者乎有不通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之以證無所不通之義○愚按此章與中庸達孝章參看明天察地所謂明乎郊社之禮也上下治所謂治國示諸斯也必有尊先愛其所親也宗廟致敬敬其所尊也不忘不辱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天子父天母地能孝父母則於事天地之道無不明察矣悌者孝之推未有孝而不順者能順則天下皆化爲悌而上下治矣或謂天子無期服何有于悌不知諸父諸兄皆父母之所慈愛也父母之所慈愛而子不尊先之可謂孝乎言父兄則子弟親之矣不但此也祖宗者父母之所尊也宗廟致敬敬其所尊也然使躬儌辱先雖奉祀誠敬而怨恫不

免故非修身不可以奉祭也惟明德以薦馨香則廟焉人鬼享郊焉天神格感應之數有不爽而達者微日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此至孝之所以無不通有不通即不可謂孝之至也

右傳之首章凡百九字釋先王有至德要道由一念而感神明至德也由一家而達四海要道也朱子曰此有格言焉○舊本今文次第十一章後古文次第五章後朱子謂當次第十章後第十一章前今詳此章文理精深正釋至德要道之義其曰昔者明王云者釋經文先王字也當爲傳之首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詳故字承上起下中說上文長幼順之義而宗廟致敬乃申說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義天地明察則因章首事天明事地察而言若矣彰矣二句文法協此不應間隔下文通於神明又承神明彰矣一句而言如此辭意方屬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以孝治天下謂天子能孝於先王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一國以及天下之萬國也蓋能孝於先王然後能推之以及天下而得萬國之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先王者有未至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國以孝治其國也謂諸侯能孝於先君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以及一國之百姓也蓋能孝於先君然後能推之以及一國而得百姓之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先君者有未至也○軾按言先王先君則生存者可知先儒謂天子諸侯無生親故言先王先君未嘗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治家以孝治其家也謂卿大夫能孝於親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之人也蓋能孝於父母然後能推之於一家之人而得其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親者有未至也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

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親安指事親者而言鬼享指事先君先王者而言享謂歆享其祭也舉天下則國家在其中和平謂各得懽心而無有乖戾偏頗也天災之甚者為災人禍之甚者為亂由鬼享而上達則天道順而無災害由親安而下達則人道順而無禍亂此以孝治天下之極功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大德行仰謂至德要道四國順之訓東西南北四方之國皆與於孝而為順之

右傳之二章凡百四十二字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以孝治者順天下也得懽心者和睦無怨也朱子曰此言[illegible]而非經文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證謂此傳正是發明經中以孝而和之意所謂此一事先王以事先君以事親者言已有是孝愛敬一念由親及疏由尊及卑上下兩間同乎一順故萬國天下無一不得其懽心未有不得於親而能得於人者孝子之效驗至此乃所以見其事先事親之孝云爾非謂先得他人之懽心而後以之事其先事其親也舊注以為得彼懽心以助祭享助奉養蓋害於辭而失其意朱子亦嘗疑舊注之說故云○傳本次第四章後古文不敢失作不敢侮如此上無也字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行者人之所行也人物均得天地之氣以為質均得天地之理以為性然物得氣之偏而其質塞是以不能全其性人得氣之正而其質通是以能全其性而與天地一故得天地之性者人獨為貴物莫能同也性之仁義禮智統於仁仁之為愛先於親故人率性而行其行莫大於孝也○軾按人為萬物之靈以其得於天地者全也仁義禮智性所自有子臣弟友道所共由人者仁也親親為大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此又因孝之大而推言之嚴尊也謂孝固大矣然孝之事不一而莫大於尊其父尊其父之事亦不一而莫大於天子之禮祀其父以配天然得遂此[illegible]盡此禮者惟周公而已故曰周公其人也蓋自武王有天下之後周公始制此禮以尊其父文王也郊者[illegible]門之外宗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一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成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三廟康王昭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二廟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懿王時文王親盡在三穆之外以其不當祧也故於穆廟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為宗不在七廟之數穆王以前文王雖未別立廟遷居三穆廟中然仍其所居之廟亦名為宗蓋初制時已定為百世不祧之宗故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為室室則幽暗前為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鬼尚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尚顯明故於堂也

上帝即天也祀之於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堂則親之而曰帝冬至於國門外之南郊累壇爲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季秋於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於邰周家有國之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家有天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此禮一定而周公之父世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也四海之內謂四方諸侯共職謂土物之貢來祭來助祭也○王山汪氏嘗疑嚴父配天之文非孔子語陵陽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爾猶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也周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謂嚴父則明堂之配當一世一易矣豈其然乎司馬公曰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禮不敢踰也祖已曰祀無豐于昵孔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

右傳之三章凡九十六字釋德之本朱子曰此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辭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況孝之所以爲大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讀者不以文害意焉可也○舊本今文連第七章爲一章朱子從古文離爲二章古文無以加於孝上有其字來下有助字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經如布帛在一機之直綫條理定者也義者裁制得宜者也則效法也蓋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之既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司馬公曰經常也言孝者天地之常自然之道民法之以爲行耳其爲大不亦宜乎○軾按經是統名義是經之纖悉不紊處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上文言民以天地之理而爲行此言聖人以天地之理而爲教也明理之顯著者則所謂經也因遵依也教者化誨而使之效政者勸禁而使之正也肅言其容嚴言其法令信從其教之謂成嚴從其政之謂治○司馬公曰王者逆於天地之性則教肅而民不從政嚴而事不治今上則天明下因地義中順民性又何待於嚴肅乎

右傳之四章凡六十字釋教之所由生朱子曰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此易禮字爲孝字而文勢不若彼之通貫條目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也○舊本在第六章後古文經義行下無也字因地之義今文義作利此一字定從古文章末舊有六十九字朱子刪去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以孝敎天下之人者不待各至其家日見其人而諭之但上所行下自效之耳孝施於兄則爲弟施於君則爲臣同一順德也上之人躬行孝弟臣以敬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也邢氏曰案祭義祀明堂所以教孝食三老五更所以教弟朝覲所以教臣祭帝籍臣亦以身率下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泂酌之篇豈樂也弟易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也躬行孝弟臣之德者樂易之君子也人皆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見是以爲民之父母非有孝之至德其何能達此一順之德於天下之大乎○軾按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斯大順之世矣而以一孝致之所謂至德以順天下也

右傳之五章 凡八十三字中釋至德以順天下○舊本次第六章後朱子以文避
後古文父者兄者君者下無也字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君教以孝則民知有親而愛其
父君教以弟則民知有禮而順其兄風者上之化所
及俗者下之習所成移謂遷就其善易謂變去其惡
安謂不危治謂不亂由父子之和而敬之辭容以爲
樂則氣體調暢而無有乖戾所以風隨上而遷俗自
下而變也由長幼之序而著之節文以爲禮則名分
森嚴而無有陵犯所以爲上者不危爲民者不亂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又承上文禮字而言禮之實不過敬而已居上者自敬其父兄君則

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效之各皆盡悅以事
其父兄君矣夫上之自敬其父兄君也所敬者不過
一人若是其寡也下效之而和悅於其父兄君者乃
至千萬人焉若是其衆也此所以爲道之要悅者深
愛和氣愉色婉容之謂上所教者言敬而不言愛下
所效者言愛而不言敬互文以見也○愚按此章見
教民莫過於自盡孝孝者必弟樂樂此也禮飾文此
也禮可兼樂蓋必有慈愛樂易之意寓於恭敬嚴恪
之中所謂和爲貴
也故曰悅者衆

右傳之六章 凡八十一字中釋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舊本次第八章今古
文要道下無也字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父慈子孝乃天性之本然父尊子卑又有君臣之義亦天分之自然也朱子曰君臣之義之下當有脫簡不能知其爲何字也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

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家人有嚴君焉
父母之謂也既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
分隆厚是爲至尊無有重於此者○愚按父子
天性以愛言君臣之義以敬言以下遂分承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親生之而在膝下一體而分慈愛相親自有愛心及孩幼漸長奉養父母日益尊嚴自有敬心
聖人因其固有而教之耳○愚按人子孩嬉戲膝下親
愛之心於慈最切故曰生之膝下漸長而識義方以
養其父母乃知畏敬故曰以養父母日嚴敬者如
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之類愛者如抑搔痒痛懸衾
篋枕之類凡此皆因其本
然而利導之非有所強也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愛敬之心皆由
親而推以及人不愛敬其親而以愛人爲德敬人爲
禮則悖矣悖逆也由本及末爲順舍本趨末爲逆

右傳之七章 凡百一字中釋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朱子曰此皆格言○舊本古文
次第三章後今文無章首子曰字而連第三章
爲一章故親生至以教愛二十四字在聖人之
教上而上屬第三章可以加於孝乎之下聖人
之教至本也二十字在以教愛下而下屬章首
父子之道之上朱子始從古文分在第三章而
謂其文不屬以今文連此章者爲是溫公案此兩
節合在此章但文失其次漢藝文志引此云父
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
蓋當時編簡猶未錯亂今考而正之則文屬而
意完矣古文之道之義下無也字不愛其親上
無故字有子曰字而別爲一章
章末舊有九十二字朱子刪去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居謂父母閒居無事之時養謂進飲食時居養病皆事生喪祭皆事死敬樂憂哀嚴各於其時

務盡其極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醜衆也，謂與己同等者也。兵，謂相殺。三牲，牛羊豕也。事親者以身不毀傷為孝，居人之上而矜肆以陵下，則必取滅亡；為人之下而悖逆以犯上，則必遭刑戮；在同等之中而與之鬬爭，則必相殺戮。三者皆喪身之事，苟或不除，則親之遺體將不能保，雖日具盛饌以養親之口體，何足為孝哉。○軾按此節承上文謂五者備而事親之道盡，然必以守身為先。三者，守身之道也。不能守身，不可謂致敬致樂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之屬千，劓之屬千，剕之屬五百，宮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總之為三千。刑施於有罪者，然三千條之中不孝之罪最大。朱子曰此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要君，謂脅求之使從己。非聖人、非孝，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子之所行非孝道也。君命於上，臣禁順於下；要君從己，是不知有上也。聖人言行為萬世法，不學聖人，是不知有法也。父母至親，不善事之，是不知有親也。無此三者，人道滅矣，故曰大亂之道。此因上文而言，不孝於親者必不能事君立身。不能事君，故無上；不能立身，故無法；不能事親，故無親。項氏曰：非字與前經非先王之非同。○軾按此節承上節言不孝之人與要君非聖同為大亂之道，故其刑最重。人知非聖無君之為惡而不知不孝猶是也。○非聖人，非字似當作非議解。

右傳之八章。凡百二十八字。釋始於事親，未嘗兼及事君、立身，以起下章。朱子曰：此亦格言也。○舊本子曰五刑以下別為一章，今案此乃再引夫子之言以足前意，當合為一章。古文孝子之事親下無也字，三者不除上有此字。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進謂自私家而適公所，退謂自公所而歸私家。盡忠謂事有當陳者，竭其心；補過謂責有未塞者，彌縫其闕。將謂助之於後，順謂遵之於前。匡謂正之於微，救謂止之於顯，其指君而言。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故相親。○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左傳所載士貞子語，證案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為楚所敗，歸而請死，士貞子諫曰：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之食，於是晉侯使復其位。補過謂自補其過，非謂補君之過。邢氏曰：韋注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軾按將順匡救，正是盡忠。然必夙夜寅畏，常存寡過未能之思，而後書思獻納，克成賡歌喜起之盛。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小雅隰桑之篇。遐，何通。言心乎愛君之句不形於言，雖不言而藏之中心，何日而忘之。蓋言之於口者其愛淺，藏之於心者其愛深也。

右傳之九章。凡四十九字。釋中於事君。○舊本今文在首章後，古文在第十一章。從而下，並屬第十二章之前，朱子謂本當在此。古文君子下無知字，事上相親下無也字。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孝親弟兄理家，始於事親之事也；忠君順長治官，中於事君之事也；行即行此三者。成，謂完備也，必可移而後謂之成。身行而行成，故身沒而名立。內對外言，後對今言。蓋行成於內，則名立於外；名立於後，由行成於今也。○軾按此亦孝為德本之意，若依吳文正公釋終於立身，則當重看可字，惟謹身修行而後孝盡而忠可移於君，不然徒事定省溫凊之文耳，烏可移乎？

右傳之十章。凡四十五字。釋終於立身。第八章釋事親而章末兼及事君立身，此釋立身而章首先以事親事君，以見始中終相貫之義。○舊本今文在第五章後，古文在首章。從而下有閨門一章，今刪去，說見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枕按孝經之言孝義也非事也凡溫凊之宜定省之節養志養體善繼善述之事業未之及而此章獨言諫親之道者蓋孝為順德聖人以順教天下恐事親者專務將順陷親於不義則不孝之大者不可不戒也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爭謂諫止其非若有爭然馬氏曰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如書言九德六德三德特以降殺等差言爾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司馬公曰士無臣故以友爭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通庶人而言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右傳之十一章凡百四十三字廣經中五孝之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當有過則諫非從順而已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古文則聞命矣則作參敢問下無子字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偯聲春容而有餘也禮記間傳云大功之喪三曲而偯此父母之喪哀痛之極故其哭也氣竭而息無復餘聲舉措進退之禮不修飾為容儀有事直致其言不治擇成文辭身服美衣不以為安故服惡衰耳聞樂聲不以為樂故不樂節味之美也口食美味不以為甘故不飲酒食肉此六者皆孝子哀戚之真情自然而然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也親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乃食粥蓋過三日則死此教民無以親之死而傷子之生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雖哀毀不可以滅其性而死必為之飾故居喪之禮不沐浴不酒肉然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年五十者不致毀六十者不毀凡此皆聖人之政為民制禮節哀而全其生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孝子之於親有終天之痛而三年之久猶則之過隙哀豈能忘哉然遂其情則無有窮已故喪制父母之喪至重亦不過三年者示民以有終竟之時也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尸之外衣衣之外衾以藥以殮衾之外棺棺之外椁以殮以殯舉謂舉尸加其上納其中也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此言朝夕奠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奠士喪禮朝夕奠脯醢醴而已朔月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奠少牢饋食亦止用敦盛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蓋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傳所云蓋舉上而言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擗以手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此謂柩行之時送行而往哀其不返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卜均龜以觀吉凶也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厝猶置也將置柩於其處必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為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者決之於神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初喪至葬有奠無祭蓋以人禮事之既葬迎精而反乃以虞祭易奠卒哭而祔於祖喪畢而遷於廟始純以鬼禮事之享者祭祀人鬼之名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既除喪猶以四時感時之變思親不忘報本反始事之如其生存言春秋則包四時矣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親生則事之以愛敬親死則事之以哀戚生死皆致其孝然後足以盡生民之本備死生之義民之生也心之德為仁仁之發為愛愛親本也及人末也故孝為生民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戚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孝子之事親終矣此句總結此章言喪親之孝乃孝子事親之終事○枕按此袁論喪親之道包括上喪既夕喪服傳喪大記小記少

孚特牲祭統祭義諸篇末言生事愛敬結前十一章死事哀戚結本章故曰孝子之事終矣終云者謂孝之事如是而已畢也

右傳之十二章凡百四十三字處經末終始之義經所謂終指立身而言此傳言喪親爲事親之終朱子曰此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古文喪親之情偽生之政存終五句之本通無也字偽生下今文亦無也字孝之禮記喪服四制篇有也字爲是

孝經章句蕞因朱子刊誤校定子文愛讀歷覩唐注宋疏及諸家解其說雖詳其義亦存未明暢者乃輯此訓釋授之詳切卑殆蓋取蒙穉易曉而已吳澄識

刊誤舊傳正文之中已悉除去朱子所塗之字今并劉炫所增一章別錄於後而備論之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終於立身下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天子之孝也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凡十四字古文同在經文蓋諸侯之孝也下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十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卿大夫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凡十一字古文同在經文蓋士之孝也下

已上引書一引詩四朱子刪去說見前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凡六十九字古文同在傳四章其政不嚴而治下

朱子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與上文不屬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之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卻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並刪去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

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凡九十二字古文不在於善下無而字不貴也作所不貴政令上無其字餘並同凡九十字在傳七章謂之悖禮下

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朱子曰此雖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凡二十四字今文無古文在傳十章之後十一章之前

朱子曰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臣妾官也邢氏正義說已見前今詳此章恐

陋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僞作明甚而朱子不致疑者蓋因溫公信之而未暇深考耳況十一章之首傳者承十章之末而發問若有此章則文義間隔故特據正義之說黜之

吳先生隱居臨川山中大臣薦之授文翰之職未行促命下驛造上京師命有求爲代者先生卽南還今年夏次廣陵郡學訪道諏經者日至恒往受業焉恒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先生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倉頡字更革爲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字更革爲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篆書繁難又作隸書取

其省易專爲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衆習篆者寡公私通行悉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爲今文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施行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時徵至校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卽張霸僞古文書也東晉梅賾於伏生今文書外增多二十五篇今行於世果眞孔壁所

藏者乎古文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注儀禮禮記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爲三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今文孝經爲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字分析兩章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絕無來歷左驗附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資質重厚於孝經今文尚且篤信則謂古文尤

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僞朱子識見高明孝經出於漢初者尚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辨也而刊誤姑據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而承用之也恒又問孝經果可疑乎先生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竊謂孝經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鮒藏書時已有之則其傳久矣禮家有七十子之後弟子所記二戴禮記諸篇多取於彼其間純駁相雜公穀左氏等皆稱道孔子之言者亦然孝經殆此類也亦七十子之後之所爲爾中有格言朱子

每於各章注出而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採之也精矣朱子居嘗盡疑孝經之爲非哉學者皆可因後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他日先生之予文謂小年讀孝經時先生整齊諸說歸於至當附入已見補其不足畀文肆之恒於是借觀舊稿就欲筆受請於先生先生曰此往年以訓穉子不欲傳之故未嘗示人也恒再三請乃許既得錄本而求者沓來應之不給同門諸友共爲鋟木以公其傳而所聞師說并記於其後云大德癸卯十月甲寅朔門人河南張恒記

孝經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註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用吳澄考定之本而畧爲推衍其義凡不題姓名者皆澄原文凡稱軾按者皆所加也前有自序又有梁份殷元福二序份序稱其書不標目第自稱曰朱某學公大儒也大臣也而撝謙若是云云按漢儒傳經如梁邱氏易夏侯氏尚書之類多不立名目軾蓋從此例又何休註公羊傳稱何休學亦非軾所自剏也

孝經三本管窺一卷

〔清〕吴隆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朱文端公藏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三本管窺一卷》提要

孝經三本管窺

歸安吳隆元學

古今文考

隋書經籍志云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

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譊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illegible]邢昺正義云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宋以來多有異論陸

巡以爲非康成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言話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推而曠代亡逸不被流行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載劉炫述義五卷無稽疑篇目想稽疑一篇即在述義五卷之內故開元七年勑議之際劉知幾等議以爲孔鄭二家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國子博士司馬貞

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康成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其疑焉唯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康成而義旨敷暢其古文二十二章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

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遷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唐書劉知幾傳云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至十年上自注孝經明皇御製序有云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蓋謂孔鄭兩家之注皆非真質乖錯過甚也頒于天下卒以十八章爲定經以今文爲定注則明皇自作邢昺正義依之

金華朱氏曰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出於

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十八章而鄭康成爲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甚詳正無俟商確擯於鄭註雲泥致隔況鄭原未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從曰非鄭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幷安國之註其亡已久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自唐明皇註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

文幾至廢絶宋司馬温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詞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絶相遠者其所甚異惟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川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爲經傳

震川歸氏曰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閒顔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

四家而古文絶無師授至劉向校定非除本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葢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據隋志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非自劉向校定之後古文即亡也）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詆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昔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譏非康成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群臣集議史官劉知幾遂請行孔廢鄭夫知幾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葢非知幾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爲講義而司馬温公指解猶專用古文其意詆今文爲他國疏遠之僞書葢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侃

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爲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猶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

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孝經古文本

一章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行義以仁義禮智信行至德以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行要道蓋即中庸三達德五達道也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則至德要道之謂也孝經之旨與中庸相表裏故行之如此其義精矣）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

脩厥德

二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三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四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謂言行皆善無所指摘與呂刑罔有擇言在身同意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五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

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六章

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七章正義引唐司馬貞之議謂古文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按朱子刊誤本所據古文故字上無子曰二字今從之其以故字爲章首則中庸[illegible]思章亦然不必致疑也

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第一章是統論第二章至第六章分言五孝此章是總結故復明終始之義夫子論孝至此義已完爲下更因曾曾子發問而引伸之

八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經者常也義者宜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爲三極大中之矩孝者仁義之實非孝則人極不立矣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天有常明日月是也地有常宜山澤是也日月順乎天山澤順乎地人子順乎親皆爲古不易之常理故聖人則天明因地義以順天下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

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九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

十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得天地之全氣故所得之理亦全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是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孝莫大於嚴父註云萬物資始于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註云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周公其人也此人字與上文兩人字照應謂周公能立人之極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

孝經三本管窺　古文　十

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句膝下以養句父母日嚴親生之謂父母生子也膝下謂孩提之時也養者子爲父母所養也當此之時孺慕最其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也自孩提以後漸知致敬于父母日加尊嚴故曰父母日嚴也膝下以養人心自然之愛父母日嚴人心自然之敬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上半章言聖人能極親嚴之心爲人倫之至事言嚴而親在其中下半言聖人因人心本有之親嚴而以孝教天下上半章是盡其性下半章是盡人之性

十一章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十二章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西銘違曰悖德語本此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悖德悖禮所謂逆也民具天地之性本有順而無逆故無以順則逆之理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德義作事即言行也容止進退則愛敬其親之儀文度數也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十三章

孝經三本管窺　古文　十一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十四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註云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按非孝即是不孝既身爲不孝必以行孝爲非矣○非孝無親有顯著于外者有隱伏于中者一念不愛敬其親便是非孝無親便是王法不容君子懷刑莫切於此此大亂之道也

十五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十六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註云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上章以及於人者而言故日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此章

以體當身者而言故日教以孝教以悌教以臣謂王者躬行孝悌之道爾稱臣以事天觀天下之人則而象之無不敬其父兄與君是即王者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兄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十七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朱子語錄云明字訓昭字察字訓著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長幼順故上下治事天明事地察與中庸天地位相似上下治與中庸萬物育相似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神明猶言神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事天地之道既昭明察著則神化之道彰見于兩間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註云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日著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言神明則鬼神可知光於四海光字內兼明字察字彰字著字之義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十八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十九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

姓徒役也朱子曰此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悌也妻子臣妾官也○此所以答上治民而皆具于閨門之內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也嚴父嚴兄之下疑有脫簡以下二句文義屬之當云猶君長也在家嚴父猶在國嚴君在家嚴兄猶在國嚴長孝者所以事君悌者所以事長也妻子臣妾皆所治而妻子為貴臣妾為賤故家之妻子猶國之百姓家之臣妾猶國之徒役治家者嚴妻子而不敢失於臣妾猶治國者敬百姓而不敢失於徒役慈者所以使衆也

二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

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
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
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
孝乎

二十一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

二十二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

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
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
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
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
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
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統論孝道則以事親爲始以立身爲終專論事親則以生事爲始以死事爲終夫事親之終猶是孝道之始然則孝子之事親豈有自慰之一日哉

孝經之有古今文也漢時以顏芝之子貞所出者
爲今文以孔壁所出安國作傳者爲古文自漢
以後以劉向校定之十八章爲今文以隋開皇
時復出者爲古文儒者相承皆以古文爲劉炫
僞作按隋書經籍志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
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於梁亂是則劉向校經
之後古文直至梁時始亡邢昺謂歷代亡逸
熙甫謂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其
廢已久皆失實之論也自梁末至開皇相去不
過四五十年秘府已無其本而民間猶有存者
好古之士訪而得之亦事理之所有又按隋書
於儒林傳稱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

史記等錄上送官而於經籍志則云秘書監王
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是孝經古
文得自王劭不在炫自造書百餘卷之列其文
甚明然炫既以僞書被訟則凡炫所表章之書
儒者靡然皆不信之固其宜矣今只就古今文
二本平心較量則古文實爲勝之蓋古文之異
於今文者以衍出三章及多閨門一章耳故自
天子以下數語乃總括五孝之文今文與庶人
之孝共爲一章上偏下全語氣已覺不順而梁
唐以來又標其目曰庶人章經文明言自天子

至於庶人而獨重庶人可乎自仲尼閒居至未之有也古文分爲七章首章總論孝道二章至六章分說行孝七章總衛不孝患及朱子刊誤本合爲經文一章依古文則條理分明依朱子則脉絡通貫若今文判爲六章則於分合之義兩無所取矣自曾子敢問至其儀不忒古文三章今文合爲一章語意不相連屬此尤易見也閨門章議者以爲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其意蓋以世俗稱女子所居爲閨故指爲近俗之語夫閨者上圜下方之戶字與圭通韋門圭窬見於儒行又仲尼燕居篇云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陳澔注云三族父子孫也父子孫皆閨門之內尊卑以女子所居爲閨乎此章之爲孔子所說與否固未可知然因閨門二字而斷爲非宣尼正說則大不然春閨繭閨後世詞賦中有此字樣聖人說經時豈預知而避之耶其曰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妻子臣妾皆治家者之所理而妻子貴於臣妾故謂妻子猶百姓臣妾猶徒役蓋百姓之中徒役爲賤也議者謂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是不得其

解而妄譏之也自開元石臺成平正義之後今文盛行而朱子刊誤之作獨就古文更定列閨門一章於十四傳之內則古今文之得失可知矣吳隆元識

孝經今文本

開宗明義章第一 正義曰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録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御註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

德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

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

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諫諍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

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正義本經文即唐時石臺本亦即劉向所校定之本自漢以來相傳謂之今文孝經惟開元明義等章名發端於梁之皇侃而更定於開元諸臣非漢時之所有也明皇之註邢昺之疏依文解義經旨粗明已擇其尤切當者載在古文本中故不錄云吳隆元識

孝經刊誤本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

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

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傳之首章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右傳之二章釋要道之意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右傳之三章釋以順天下之意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

右傳之四章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右傳之五章釋孝德之本之意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右傳之六章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古文析不愛其
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
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
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
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
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

其爲何字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
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
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
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
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右傳之七章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
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右傳之八章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
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之意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
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
忘親也脩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右傳之十章釋天子之孝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
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
立於後世矣
右傳之十一章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
姓徒役也
右傳之十二章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
兄悌也妻子臣妾官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

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右傳之十三章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

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右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朱子定大學爲一經十傳定孝經爲一經十四傳二書規模略同康熙十六年

上命儒臣倣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撰孝經衍義一百卷依朱子刊誤本所定經文列於卷首衍經不衍傳一如西山眞氏之例蓋朱子之學至今日大光而孝經之旨昭然於天下萬世矣吳隆元

識

孝經三本管窺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隆元撰隆元有易宮已著錄是編首為孝經今古文考次為古文本次為今文本次為朱子刊誤本其大旨以古文為是蓋以朱子刊誤用古文本云

孝經章句一卷

〔清〕任啓運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福山王氏日省吾齋刻今古文孝經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章句一卷》提要

雍正元年。運以鄉舉入都。遂從劉學使山右於佛龕得孝經抄本。見行文同臧記。而今本無者。删以歸徐審之。蓋傳之十章也。餘遵朱子刊誤加以訓釋名爲章句。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今文無閒字坐字參字此從古文。上不見董戒之迹故上無怨於民下不見牽從之苦故民亦無怨於上也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古文無第二也字。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但起猶在席上避則離於席爲尤敬也。上言至德要道而此但言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言德而道在其中且本立而道生言本而其爲要愈可見也就身而言固爲德之本而民用和睦因之則教所由生在此矣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身立則不惟保其形而且能保其性道行則不惟修之已而且能及之人夫守身所以事親而不敢毀傷亦守身之一事是孝固始於事親而不得君亦無以行道是事君乃事親之中而非立身則身不於道又何所行名不能揚親何以顯是孝之終終於立身也孔穎達曰不敢毀傷蓋指乃生立身行道須注須[illegible]之於次行先後非事理有始終也高愈曰不敢毀傷學者保身之常得立身行道德業兼隆之大人愚按此不敢毀傷較說得淺下立身饒是能盡其理然後到極處便與首[illegible]造[illegible]戶足。敝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朱子刪。孔穎達謂孝經十八章[illegible]文二十二章諸家傳疏並無天子至庶人五章名目惟皇甫侃本古各標其目而冠於章首是所謂古本乃後人所僞造予於山右得

一按本則無篇目而有引詩首玩其文氣則必如朱子爲當 子曰 删朱子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蓋朱子作此下並同古文無也字下並同甫刑十一字朱子删○孝子於親固愛之敬之矣而於人一有不愛則惡人者人亦惡之一有不敬則慢人者人亦慢之皆足以辱身而遺父母羞故必行所惡有所慢乃爲愛親敬親之盡也愛親敬親者始於事親不敢惡慢者終於立身天子以天下爲量天下之人皆愛治焉其爲愛敬尤難故特言之愛敬盡於事親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德所推上老老而民即興孝者教所化合天下之孝以爲孝而孝於是乎至矣天子統治天下有刑僇有廢置豈能人人愛敬之而不敢有惡之心不敢有倩慢之氣即當誅斥之行而恥恥乎其仁惕惕乎其敬者原未嘗不存也眞德秀曰孝者愛敬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躬行於上而德教自行於下天下之人無不愛敬其親矣能使天下之人盡歸於孝孝莫大於此

孝經章句 二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古文無三也字詩云十四字朱子删、制節者自愼於禮謹度者遵王之法不驕以心言制謹以事言于上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言富貴其所自有也諸侯之土地爵列受之天子藩之先君不能守其身而或至於從此則小而出爵絀地大而國滅身亡危殆及於先君而不孝大矣然則其所以長守富貴者豈有外於戰戰兢兢之心哉能立身則富貴不離其身矣天子大夫不言社稷天子之社稷其所自立大夫之采邑非所得私且大夫之無采邑者亦多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詩云十字朱子删○法服朝服祭服之品章及元端深衣之定制也法言所謂則古昔稱先王也德行行德之行若孝友睦婣任卹之類也君子之所以立身言行二者緊之而先以法服表記所謂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有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也不敢服不敢言不敢行守身之力至言行皆善無可選擇焉則身立矣又極其盛至言滿天下而無一人過之行滿天下而無一人怨惡之則道行而名亦揚矣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詩云十一字朱子删○孔氏安國曰資猶取也愚謂相稽而交資之意劉氏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君尊至而親不至惟父兼之故事父兼愛與敬也夫事父而兼愛敬則事父爲事之極蓋以孝

孝經章句 三

事君者所謂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而忠順不失則非立身其孰能之所謂終於立身者亦在其中矣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古文節首有子曰字分古文作因○愚按事親以守身爲大庶人雖不如君子之立身而能謹身則亦可以無遺父母羞蓋其事雖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守身則一也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已以通今文無已下二字○人之孝自始於事親終於立身無有間斷雖孝子之心猶患有不及者而亦未有矣通結上文趙岐注曰患禍也雖知事親而不勉圖其成則無以完立身之終節有斷於立身之始而禍患必及其身矣反緣上說亦通

右經一章

愚按此章是以孝語曾子非泛論孝道也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乃就曾子所得爲者語之大意總重立身上

天子諸侯乃推而上。庶人乃推而下。見分雖不同。而守身則一。截分六七章。便全不見此意。非僅文義之失也。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直是奉以終身。卽敎孟敬子以遠暴慢遠鄙倍。亦是此意。一傳而樂正子所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曾子訓也。又易世而孟子所稱守身事親。猶舉曾子以爲法。

子曰君子之敎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敎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敎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敎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古文敎以孝三句俱無也字愷悌詩作豈弟記作凱弟。君子敎人以孝非必家至而喩之日見而曉之也在身自盡而已

右傳之首章

古文第十六。今文廣至德章第十三。朱子曰。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

子曰敎民親愛莫善於孝敎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今文末句有也字。吾自盡其孝弟則吾所敬者不過吾父吾兄一人與吾自盡其忠而所敬者不過吾君一人等也而天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莫不悅之以此理固人心所同然先得其心之所同然則其心之悅固有不期然而然者

右傳之二章

古文第十五。今文廣要道章第十二。朱子曰。釋要道之意。

愚按註疏諸家。俱以敬其父爲敬人之父。故朱子疑其說與經。與今玩下文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豈云敬千萬人之父乎。故古經因註疏家誤而使人反疑及經者比比也。惟明司空周鼎謂吾敬吾父者獨得之。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古文無三也字。於天言經又言明者此常理之昭垂灼然可見。於地言經先言義者此常理之品式各有所宜也。天事遠故後言明地事近故先言義則如有物有則之則。有天地卽有生民民者天地之所生而先以氣化後以形禪故有是民卽有是父子凡自愛其生者卽莫不愛其所自生[illegible]有父子卽有是孝之理。其民知者與天同明不待學而後知其良能者與地同宜。不待慮而後能是天地之經常而行是物卽有是則是乃所謂民之行也。但衆人汨於欲則昧天之明徇於私則逆地之義。惟聖人爲能則天之明於孝之理知無不明因地之義於孝之事行無不當也。今衆人雖汨於欲徇於私而所爲天經地義者元未之或息。故聖人自盡其孝以爲天下則而民自觀感於此心此理之同其敎不待整飭而自成其政不待威刑而自治也先王見敎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

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人君盡其孝卽足以順民因是知敎之可以化民者莫不由上始也博愛自父子而上殺下殺旁殺爲五服之親又推之及於三黨朋友無不愛也德恩所周義分所定敬讓皆主於心讓退遜見於事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德義敬讓禮樂皆所以用愛故博不失之愛泛騖與無等也博愛敬讓皆身立之則故曰先德義則明其理以示民禮樂則設之法以率民故曰陳曰導也

右傳之三章

古文第八今文三才章第七朱子曰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惟移禮字爲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

此襲彼非彼襲此無疑也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敎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敎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卻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以下凡六十七字並刪去○愚按下節文義乃因其敎不肅而成二句而言溫公改敎爲孝故於理悖非其文義本然也博愛二字從言孝而推廣之指九族三黨與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同義且與下章不遺小國不侮鰥寡貫通非如墨子愛無差等之說也故疏其文義而仍存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

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古文如此上無也字○以事兼生養死祭而言古者之祭妻子臣庶皆與卽不入廟亦與供祭物也天子諸侯亦合妻子之懽心而執事供職者多故舉其盛大夫士亦有臣僕而親者執事爲多故但舉其戚也

右傳之四章

古文第九今文孝治章第八朱子曰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萬物本於天而周生民之始惟后稷。故冬至祭天而以稷配之。萬物成形於帝而周帝命之新在文王。故季秋享帝而以文配之。郊之配由來遠矣。而明堂之配則周公以義起。故嚴父之大獨屬之周公也。武王成王居君位。而屬之公以作禮者公也。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配天之祖百世不易。總以后稷配。配帝須以父。成王以武王。宣王以厲王。雖聖如堯舜。舜禹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厲幽。豈乎不害其爲所生也。宋治平元年錢公輔等奏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周公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在成王時以周公言則嚴父也。以成王言則嚴祖也。未聞成王以嚴父故廢文王而移於武王。康王以嚴父故廢武王而移於成王也。或問朱子。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抑以時王之父配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議未決。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時成王時。若成王時則文王乃祖也。又曰。只以有功者配之。愚按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則宗祀必文王審矣。若易其配。何不聞有宗祀武王成王之詩。若易配不易詩。則祭此而歌彼。神不歆其位。若謂詩可易。其名則當宜乎時而歌曰儀式刑幽厲之典。不大悖耶。蓋春之配天。其功德必有與天相對者。而非徒人子之私也。夫祀南郊而議論爲幽爲厲。臨之以天而無敢辭焉。豈有幽厲之獲罪於天而可與天相配者。朱子只以有功之說。若程子幽厲不害爲所生之說。斷非也。嚴父之說。只就周公言之耳。豈謂人必奉父配天乃爲孝哉。鄭氏推祭義。祀文王而宗武王。謂祖宗皆配祭之名。周之明堂。文武並配。愚謂據詩止文王配。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嚴父固莫大於配天矣。然人之嚴父豈必盡如公哉。人之父非有文之德。人之爲子非有公之德之位之時。要其所爲嚴者自在也。故親生之膝下云云

有傳之五章

古文第十。今文聖治章第九。朱子曰。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論其孝之大。卽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卻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文相近。故今連下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愚按上節嚴父舉其極。下節嚴父言其常。上節正以起下節。玩故字接落。其義自明。恐不應截爲別章也。若以上節不可通訓爲疑。則中庸於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亦及宗廟饗之追王上祀矣。但經德之本。言百行之德皆本於孝。此言孝之愛敬本於性。惟本於性之自然。故足以爲百行之本。此與上章。皆於經外別發一義。

而實互相發古人傳經之妙每如此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今文無子曰二字古文無二也字厚如厚德載物之厚有直方而大意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訓則逆民無則焉古文無故字有子曰字別爲一章訓古文今文並作順此從北本以順字朱子刪之以是爲訓是致逆也民又何所取則哉此下今文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古文同無而字也字君子下有所字朱子刪愚見北本亦無其節斷宜刪去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朱子刪親固當愛敬而愛出於天性衆人猶或能之惟君子乃能敬也言思可道敬於言一出言不敢忘也行思可樂敬於行一舉動不敢忽也言無不敬則德義可尊行無不敬則作事可法至於容止皆可觀進退皆可度則實能敬其身以敬其親敬至而愛不待言矣以是臨民則民之仰之者亦以爲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而畏而愛之實有可則而民亦則而象之矣忒差也即上悖德悖禮之意

右傳之六章

古文第十一又分不愛其親下爲第十二章今文合上章爲聖治章第九朱子曰釋教所由生之義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旨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旣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二字愚按君臣之義句即易家有嚴君意承上日嚴起下君親臨之似非闕文以順以下誠如朱子所譏而以順則逆句尤難解所云得之亦不知何指愚所得山右抄本順字作訓而無不在於善十八字文理較明君子則不然以下與上正反相應必言君子之愛敬皆始於親乃明順今所言

皆修身事故朱子以爲不相應然如朱子所刪則絕不見敎所由生意竊疑傳者以夫子論孝重在守身則所謂愛親敬親亦莫如自愛其身自敬其身故遂掇取修身語以與上民無則句相應而辭意有不足也今惟刪不在於善十八字而於註略推衍其義以相足云

子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居致其敬如不敢欠伸跛倚居不主奧之類養致其樂如柔色溫之必請所與之類病致其憂如色不滿容行不正履之類喪致其哀如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祭致其嚴如散齊致齊僾見愾聞之類也高愈曰五者備則人子之心自始至終無毫髮之不盡矣此五者皆人子所致之親者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
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能愼其身則身立名揚親與其榮不愼其身則身敗名辱災及其親不孝大矣口體之奉何足贖哉此三者當戒之已者也。

右傳之七章

古文第十三。今文紀孝行章第十。朱子曰。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愚按此章言孝兼愛敬統生死大畧具備而尤歸重於守身見非此不足言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周氏鼎曰孝者必忠於君必畏聖人之法惟其不孝是以無君臣無上下詆毀法度而觸犯刑禁也。

右傳之八章

古文第十四。今文五刑章第十一。朱子曰。因上不孝而言。○愚謂上章之不孝顯。其裁在己。此章之不孝隱。其禍並及於人蓋所謂非聖非孝。非但肆口詆毀。必有顚倒是非。使人惑其說而不知者。故曰大亂之道。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古文無上之字及二也字○韋註引國語夜而計過得之唐註引烝民詩謂補君闕義亦可通但退字未決將助其[illegible]引其意匡正之於微救濟之於顯夫人之相親莫過於父子而臣以忠愛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故上下能相親也孔氏穎達曰忠臣之事君雖有時遠君之左右而心乎愛君不謂爲遠中心常藏事君之誠無一日而忘之也事父主親而養曰褻則愛不至於敬事君主敬而心乎愛則敬不至於疏乃誠可謂事君而事親者也。

右傳之九章

古文第二十一。今文事君章第十七。朱子曰。釋中於事君之意。

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所謂孝也孝之本曰敬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

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孝之本曰敬戴記作衆之本教曰孝戴記無久爲難久可能也七字○親之枝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而辱親矣國人皆以有子爲其親幸則名揚而足以顯親矣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乃孝之始事苟立身之道一有所廢則毀傷不在體膚之間而在性命之際其辱尤深不孝尤大故又引詩言鮮終者以戒之見必終身無一玷而後爲孝之全也。

右傳之十章

南本俱闕。愚於山右抄本得之。蓋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及終於立身之意。按王肅於家語言本文有見戴記者。後人輒於家語除其文。此章之闕。亦必因本文見戴記。

而後人於此除其文也南北分治時梁有皇甫侃齊有熊安生各傳禮業其篇次詳畧每多違異唐疏多遵皇甫本則此存於北者或熊本與子言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孝之終傳者必無釋不敢毀傷而遺揚名後世之理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傳者必無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獨遺終於立身之理況玩孝經大旨全歸重立身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生平得力全在於此而或删之蓋失其要矣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序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序今文作順○王者爲天地萬物之宗子則當父事天母事地而代父母以子育萬物然其所以事天地而育萬物者要不外於事父母與體父母之心以得兄弟者而已明者識其理察者盡其理之謂天遠而尊故畧言之示不敢背也近而親故切言之見不敢疏也上下謂萬物尊卑貴賤之流使之各得其分亦如長幼之有序也神謂天地之道之妙而不可測者明謂天地之道之顯而不可欺者神明彰如天不安道地不安常天地位而萬物無不育也王者事父母孝而長幼序其效遂至於此則天下之道豈復有加於孝弟者哉故雖天子必尊其父而先其兄也陳氏選曰其在宗廟之中則嚴恭祇將以承祭祀而不敢有忘親之心及夫平居之時則又修身慎行恆其檢攝而惟恐招辱親之累明王不過自率其孝道之當而已然平居之修身慎行既無一念不在於親而又致敬於承祭之日則先王之靈必眞有洋洋如在者其鬼神之昭著又何如哉夫孝弟之道始於家庭而及其至遂足以使神明彰鬼神著則幽且足以通於神明則豈不足以光於四海被四表格上下無所不通也詩大雅有聲之篇引之以証光於四海之意

右傳之十一章

古文第十七今文感應章第十六朱子曰申釋天子之孝

愚按明王感應之事雖爲天子言之然諸侯以下亦當知自勉焉蓋舉天子以該諸侯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以古文作故移舉此加

彼之意豈一成不變之形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治家之道卽所以治國其理本無有二君子惟擺事親事兄居家之行有未成耳果有孝弟修齊之實足於身而型於家則舉而措之國所以忠君順長治官者不過一轉移間耳有其實必享其名信於今自傳於後名既立矣豈遠朽哉

右傳之十二章

古文第十八今文廣揚名章第十四朱子曰申釋士之孝及立身揚名意

愚按其文雖與士以孝事君以敬事長相同然其理則與卿大夫無異而庶民之能爲士者亦未嘗不可勉焉蓋舉士以該卿大夫及庶人也或曰下章乃申庶人之孝亦通上章申天子之孝而曰修身慎行此申士之孝而曰

行成名立可見自天子以至於士庶人分雖不同而其立身
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則無不同也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兄一
作君○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闈之小者謂之閨具禮者一夫婦
閨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禮無不備也列女傳曰婦人事夫有
五而纚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親報反而行則有
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所謂具禮也人之不孝不弟
其漸漬浸潤常起於閨閫之中而其亂遂至於不可救故易曰家
人利女貞子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蓋必嚴吾身於妻子有君
之嚴而後吾之事親爲能嚴父吾身於妻子有兄之嚴而後吾之
事長爲能嚴兄蓋家之妻子其臣妾於我猶國之百姓之徒役於
我其禮不可不嚴也或曰閨門貧士之居士庶之敬其兄亦有事
君之道敬其兄亦有事長之道治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亦有治
官之道
亦通
孝經章句

共

右傳之十三章

古文第十九今文無之蓋唐明皇所刪也朱子曰因上三可
移而言或曰中庶人之孝也○愚謂此與下二章皆於經外
別發一義而此章尤爲切要蓋孝爲百行之原而治內尤正
家之本君子敬身之要尤在閨門衽席閒未有不敬於閨門
之內而可言敬身未有不敬其身而可言事親者此中庸言
大孝達孝事親順親而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也唐世
閨門最多慚德心有所諱乃并此章而去之彼明皇豈不以
御使觀酺爲能孝長枕大被爲能友哉然閨門之不嚴遂馴
致祿山之亂宗廟社稷幾於不保然後知孝經之列此章固
有深意而唐刪之尤失其本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
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
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
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
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子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古文則閨作參問敢問下無子
字昔者上有言之不通也句爭諍通離去聲○古者諫無專官盡
人可諫而言七人五人三人者統有廣狹事有多少故約略言之
孝經章句

宅

非有定數也自天子至士庶無人不賴有爭者爭之所係大矣子
之事父猶臣之事君雖幾諫與犯顏不同要其必引之以當道則
一也

右傳之十四章

古文第二十今文諫諍章第十五朱子曰不解經而別發一
義○愚謂亦以補經所未及也內則言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而此言爭者曲禮所謂三諫而不聽則號泣隨之也因曾子
言從令故言爭以矯之要其常法則諫固貴幾矣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
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

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偯依上聲古文無四也字。閒傳大功之喪三曲而偯不偯聲直而殺無回曲也無容觸地稽顙無儀飾也天子諸侯聽於冢宰故三年不言若卿大夫士不能不言但言不文而已若惟而不對對而不言言而不議也服美不安故爲父斬衰三升爲母齊衰四升既葬卒哭受以成布七升小祥猶練冠縓緣大祥猶素縞麻衣也聞樂不樂故始死卽廢琴瑟至大祥乃鼓素琴也食旨不甘故始死三日不食既殯乃食粥既葬乃疏食小祥食菜果大祥食醯醬禫始飲乾肉醴酒也哀痛戚憂也毀哀戚而枯瘠之形性生也孝子當親死之時哀痛慘戚幾不欲生然毀而至於滅性則以死者之故而傷生者非天地生生遞禪之理而亦恐並傷死者之心故聖人之制六十不毀五十不致毀卽四十以內可毀而不可以毀傷其生也父母之喪人子終天之戚本無有窮期然三年不除則無復限制而生人之事將廢故聖人定爲再周之制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示哀有終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而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而鬼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古文而送作以送。棺容身者槨容棺者天子四棺五槨諸侯三棺二槨大夫二棺一槨士一棺一槨庶人則無槨也衣有襲衣斂衣天子之襲冕服六弁服六共十二稱上公冕服五弁服四侯伯冕服四弁服三子男冕服三弁服二孤卿冕服二弁服三大夫冕服一弁服二加元端深衣爲四士弁服一及元端深衣爲三庶人惟深衣也小斂則自天子至士庶皆十九稱大斂則天子百二十稱公百稱侯伯九十稱子男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庶人惟所有也小斂之衾一大斂之衾二舉謂斂而舉尸納之棺葬而舉棺納之壙也簠外方內圓以盛稻粱簋外圓內方以盛黍稷俱高一尺足二寸陳之而哀戚謂在殯宮時也擗手拊心踊足蹈地哭有聲泣無聲凡哭必踊以節哀三踊爲一節三節則九踊也天子始死明日襲二日三日朝哭小斂四日五日六日朝哭七日大斂凡哭九諸侯五日而殯少二朝哭則七大夫三日而殯又少二朝哭則五士惟始死小斂大斂三哭而已凡夕哭不數凡哭無踊亦不數動尸舉柩擗踊無數而限以九哭節以九踊爲之制也送謂送死者時

指送葬非宅墓穴兆塋域卜謂卜其吉凶上大夫以上用卜下大夫以下用筮而士喪禮於日用卜或通之也若祔葬則不卜宅矣居猶措也葬之以安其魄立主以棲其神既葬迎精而反既卒哭奉主告當祔於廟告畢仍反殯宮既練祭告當遷於高祖時祭乃遷高祖而新其廟以待祖主之入又時祭乃遷祖主於高祖廟又新之以待新主之入又時祭新主乃入遷主必因時祫故夏秋冬皆可遷惟有禰不遷也未葬以前其朝夕奠用食器猶以生人之禮事之既葬卒哭用祭器始以鬼道待之然在殯宮而日祭則猶未純于鬼道至哀畢入廟而後月祀之者乃純以鬼道享之矣時思春露降而休惕如見其來秋霜降而悽愴如見其往也夫孝子之事親生事既極其愛敬而於親之死又有棺衾宅兆以愼其終又有宗廟祭祀以追諸遠凡所以致其哀戚者無所不至則禮以反其所自生生民之本既盡而吾親亦生順歿寧而無所憾焉夫然後孝子之孝誠竭盡而無所餘歎矣上一節言孝子哀戚之心無窮而聖人之制則有限此一節又言孝子因聖人之制而有以自盡其哀戚也或曰孝子之事親終矣豈自是而遂已乎陳氏選曰孝子之心無窮身在一日卽思在一日古之孝子所以有終身之慕也此所云終亦謂生盡其養死盡其思子職如是耳非謂從

今以後遂不必容心也愚按曾子言君子之身終所謂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曾子臨終而啟手足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夫子所謂終於立身也豈僅終父母之身已哉高氏攀龍曰父母全而生之全而歸之父母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天之孝子也凡君子當云追遠務爲天孝子爲人子者敢不勉哉敢不懼哉

右傳之十五章

古文第二十二。今文喪親章第十八。言送親之終。朱子曰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道光十六年四月河南安陽縣知縣福山王德瑛刊

日省吾齋藏版

孝經章句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書一遵朱子刊誤本而於傳之十章增君子無不敬也云云一百一十二字其文與禮記小有異同而今本孝經皆無之啟運自序稱得之山西佛寺中疑為熊安生所傳之本又云王肅於家語言本文有見戴記者後人輙於家語除其文此章之闕亦必因本文見戴記而後人於此除其文也按熊安生為北齊人其傳本安得至今猶在其說無徵且馬昭以家語為王肅偽作其說今載禮記疏中言之鑿鑿啟運乃又引以為證恐此章亦王肅家語之類矣

孝經本義一卷

〔清〕姜兆錫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寅清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本義一卷》提要

孝經本義序

孝經者先聖見孝爲天地之常經生民之本行
世立教者也蓋天地以二五絪緼化生萬物而性之德具焉具
是性之德者貴莫如人人之循是而行者大莫如孝故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而成象於上立地之道曰剛與柔而成形於下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而成性於中孝弟綱領仁義是爲天之經地
之義民之行聖人則之以順天下而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爲是故也故政教之行也其教至于德洋仁溥化機翔洽
可謂大順矣然四端萬善之謂德統焉包焉之謂仁爲仁本之
之謂孝經言先王之以孝化民也先之以博愛敬讓而因陳之
以德義道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而曾子論孝即云仁者仁此
也義者宜此也禮者履此也信者信此也勇者强此也樂自順
此生也刑自反此作也則凡教民親愛禮順以至於移風俗而
安上下者孰非孝之爲哉此孔子以孝示參言雖切近其視唐
虞之一中授受實相表裏終始而其教至深以遠也然則聖帝
明王固胥以孝教天下而其至孔子時乃成書者何也古者運
隆教修仁孝之道昭而亂賊之迹隱至周東遷三綱淪九法斁
於是臣弑君子弑父者有之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子亦曰
言知我者惟春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夫春秋命德討罪皆天
子之事非匹夫所得專也故曰丘之志在春秋若孝則自天子

下達而天下古今所共由者況聖人乎故曰行在孝經孔子以不得專者托之志而以所共由者見之行然至經明而以身教焉則并其不得專者亦愛之深而救之至矣經蓋子以語參而參輯之者世儒乃謂子自著經而假參以爲問答則已深没其義況一傳於秦漢而有古今之異文遞傳於晉魏隋唐以來而有百家十室之異說乎宋朱子雖嘗刊誤而未有定註恭遇我

皇上孝治天下又兼崇道右文竊不自揆謹繹經傳本義輯爲此書雖深懼謭陋無知庶於

聖治郅隆之時聊爲學者敦本重行之一助則或有取焉爾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春二月己巳丹陽姜兆錫序

孝經

姜兆錫本義

名孝經者曾子輯孔子語孝之言爲書而以名之也韓宗伯菼言取本經天地之經之義爲諸經名經之始者得之若六經本名易書詩禮春秋而漢以後始名經故記有經解之名非此書此也或疑此亦後人加稱則予固自言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其說不得過矣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仲尼孔子字名丘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居閒居侍侍坐也德者所性之德得之於心者也而惟孝之德爲至德道者所行之道見之於事者也而惟孝之道爲要道以順天下者天下以此至於大順也民用和睦而尊卑上下一無怨最即大順之象論語謂孝弟爲行仁之本而此下亦告以德本教生其意同也然孔子首言此而不直言孝以告者蓋先以發其意而後導之與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夫音扶復語並去聲。避席謂離席而起禮侍坐於君子有問則起而對也孔子因曾子謙不敢知故承上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意而明告之如此又以孝道至大非一言可盡故令復坐而告之也。鄭註曰云德之本也者言孝爲德行之根本此釋至德要道之義也云教之所由生也者言王教由此而生此釋以順天下而民無怨之意也愚按此言德而不言道者道之蘊爲德德之行爲道德與道非二物從省文與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夫音扶。此總言孝道成始成終之實以明德本教生之意也始之言端語其切要也終之言竟語其完備也斷養身髮而全歸之者乃孝開端切要之務故守身事親謂之始成立德行而光被之者則孝究竟完備之量故立身行道謂之終若循職事君則其閒分所當爲而已故謂之中也孝自天子下達而以事君爲職任者惟公卿大夫士則然耳此所以始中終雖列爲三而首止言始終而不及中與詩大雅文王之篇聿語詞周公誡成王豈不念爾祖文王之德而聿修之乎引之以明立身爲重之義也

右第一章孔子因曾子侍坐首明孝爲至德要道順天下之本務而因原始要終以總發之也舊以此爲全經

之宗旨而題爲闡宗明義章。邢昺正義曰自秦焚書至漢顏貞始出其父芝所藏孝經凡十八章是爲今文孝經其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復得古文孝經凡二十二章劉向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荀昶集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鄭註各有章名蓋追而爲之與御註依古今文集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遂如所請也朱子刊誤曰經文不免有離析增加之病而諸儒奐覺其非如經首統論孝之終始次乃敷陳王侯卿大夫士庶之孝而總以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結之其首尾次第脉絡貫通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爲六七章於玆脩古轉又增子曰之文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見聖言之全體大義爲害匪細也愚按邢氏正義則各章非經文之舊亦明矣而以朱子之論推之則其爲害又豈可因陋承誤而不急正之哉今謹釋經文參互舉說俗本誤分天子至庶人爲五章者當合爲一章其誤合聖人之德至其儀不忒爲聖德章者當如古文分爲二章第十二章之後朱子刊誤本尚有閨門之內一章通計全經凡一十六章而共間第一章第二章爲開示之首段第三章第四章爲次段問答第五章至第十三章爲三段問答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爲四段問答而末段第十六章則又不待其問而語之以幾全經爲蕃通又分爲五段也經文之支分節解如此而輕爲分合混亂得乎餘詳各段各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惡去聲子曰二字朱子定爲衍文按上文言孝之始與終而下因言孝無終始之患以結之本皆一時問答首尾相屬之詞自不應復著子曰字或云此蓋孔子已答而復言猶禮記孔子已告哀公而遂言曰之例但文有詳畧也其說亦通後凡無問詞而有子曰字者並放此。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盡者由已及人而無不盡之謂德教謂至德之教加施刑法也蓋愛親敬親至不敢惡慢於人而愛敬始盡此先言孝道之博且廣也愛敬克盡而使遠邇內外教化行而法則溥則大順之象以成而天子之孝著矣稱蓋者畧舉其大綱之詞甫刑書作呂刑引之以見教澤及民而合天下以爲孝之意也。鄭註曰不敢惡於人博愛也不敢慢於人廣敬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惡慢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而爲法則也正義曰此鄭依魏註言君能愛親敬親則不敢惡慢於人之親故施德教使人皆愛敬其親以博愛廣敬也孔傳則言君愛敬已親而因不敢慢惡于人耳不當指人之親而

言也孔尚焄曰試思天子而不敢惡慢於人其至德爲何如然皆自孝推之是合天下之孝以爲孝也然則章首其民者不孝甚矣宜宗廟之不饗與故傳云周公饗義愚按鄭孔之說皆可通但加孔傳謂君自推愛推敬于天下之衆人以曲盡其愛敬吾親之道而教法之及天下者亦如之此正下章先之博愛敬讓而民莫遺不爭之義而第四章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之類萃歡心以事親尤於此極相發者若如鄭說以不敢惡慢于人爲廣愛敬于人之親則愛敬盡於事親句止謂君自愛親敬親而德教加于百姓二句乃謂君不敢惡慢于人之親而教人愛親敬親也恐于先以博愛之屬義並難通矣學者幸以全經體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上下位也驕矜心也高崇危殆也制節者財用之節謹度者事物之度滿盈溢蕩也社土神稷穀神國資土穀以養人故立以祀之言位高者多危而戒矜驕則不危財滿者多溢而戒法度則不溢此所以守富貴而不離社稷保民人和而爲諸侯之孝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也兢兢戒謹也如臨恐陷也如履恐墜也本大夫憂國之詞引之以見去驕謹度而保之之難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德行擇行行滿之行並去聲惡去聲。法謂禮法德謂道德上言德下言道互文也擇選也不待選擇而無失於已無尤於人也宗廟謂祖考之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獨於卿大夫言之亦互文詩大雅烝民之篇也一人謂天子也尹吉甫美仲山甫之事君慎而無懈而引之以明卿大夫謹言慎動以爲孝之意也。和靖先生嘗舉言滿天下無口過二句貼之坐間時敏問先生之意云何曰某意此二句未能到賢且看從不敢做來做去做到無擇地位自然滿天下而無過時敏請曰前有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一條次則說言行不說服終則又云三者備矣豈言行無盡服則不可加益與曰不但然天子以德言諸侯以位言卿大夫以服言士庶人以利言此其大畧服至卿大夫則有降而無益則是王侯故只說言行不說服

也孔尙賓曰聖賢皆以服在言行之先中庸修身先云齊明盛服孟子云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蓋服之不衷則言行俱非觀玉藻深衣之制則知先王之法服各有矩度一被於躬則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不敢苟矣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長上聲○資猶藉也孝與敬分言者孝自兼敬而敬未于孝猶忠自兼順而順未于忠也上通謂君長守祭祀猶言守宗廟也取愛父者以愛母取敬父者以敬君明父兼愛敬而君親之理通也故移事親之孝事其君則爲忠移事親之敬事其長則爲順而事之不失乃以保祿位奉祭祀而爲士之孝也詩小雅小宛之篇興起寐臥忝辱也所生父母也周大夫兄弟相戒如此而引以明忠順爲孝之意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養去聲○天道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四時之候地利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產用者循而用之也分則地官所謂辨其物生與謹身者不妄爲節用者不妄費如此以養父母雖庶人初無祿位而皆得以孝自盡矣獨不引詩者省文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終始卽所謂始于事親終於立身也患之言害若天子不能加百姓刑四海諸侯以下不能保社稷守宗廟庶人不能守恒產皆是也凡五孝者皆言立身行道之實而守身事親之意具其中矣此所以孝有終始而患自無也故反言以總結之或疑庶人無位雖立身豈能顯揚其親曰人第患不能立身耳以祿養不如以善養無忝所生卽是揚名顯親也肯待外乎首章孝之始孝之終及此孝無終始皆不言中於事君以此學者詳之

右第二章

承上章歷舉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孝以明孝之始終之意舊以王侯大夫士庶分爲五章而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總結之文妄合於庶人章者非○正義曰天子以愛敬爲孝至庶人以耕養爲孝五者之孝多相通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保宗廟士言保祿位以例言之天子當保天下庶人當保田農而不言保何耶左傳天子守在四夷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保守之理已足無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此矣孔尙賓曰五孝雖

若不同至其所以爲孝不出愛敬而已愚按修教自天子始至諸侯以下則奉而行之者耳諸侯去驕溢謹節度則服言行可知但卿大夫祿位不必言高危滿溢故止云服言行也忠順卿大夫士同而移孝作忠自士始故士特言忠順若庶人則躬耕以養足矣五孝分不同而愛敬之敎則同故此以下各章多言愛敬之德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曾子聞孝之達於上下始嘆孝之爲大而子告之也經之言紀謂日月星辰之成象燦然其有紀而孝之爲經如之卽所謂天之明也義之言理謂山川原隰之成形秩如其有理而孝之爲義如之卽所謂地之利也行之言德謂仁愛敬讓之成性渾乎其有德而孝之爲行於是見焉卽所謂以順天下者具其中矣義亦經也因而猶則也是則之則自烝民同具者而言則天之則自聖人立極者而言本民心之順德而聖人因以導之大順故不煩嚴肅而政教行也○孔尙賓曰孝之言順也天因四時之常則順地因五土之宜則順人因天之常地之宜法之以事親則順順而不逆則政教不令而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本作教溫公定爲孝治章朱子曰敎字與上文不屬疑是行好惡前上發○博愛敬讓言德性之本先之謂先以身也德義言理義之實禮樂言品節之數陳之導之卽所謂教也好惡言戒令之用示之卽所謂政也承上文言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如此故既先之因以陳之導之示之而民無不化也先王非爲化民而始身先以孝蓋明帥下之理如此以起陳之導之示之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瞻仰也詩本以位高望重責師尹引之以明大臣助行政教猶爲民所瞻仰況天子主政教而有不胥化於孝者乎○或問先之博愛之下繼以陳之德義先之敬讓之下繼以導之禮樂何也曰非謂博愛不關禮樂敬讓無與德義也但愛敬同原而異用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故繼愛以德義禮者敬而已矣故繼敬以禮樂後章亦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此推之可見

右第三章。孔子因曾子嘆孝之大，而首明其所以大者，由於法天地以施大順之教也。曾以天經地義民行三句題爲三才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明猶聖也。前二章稱先王，以世言之；此章稱明王，後章稱聖人，皆主以德言之也。小國之臣，謂子男以下之臣。公侯伯子男，謂五等之君。萬國，總大小國君臣而言。先王，謂七廟之主也。治國者，即有國諸侯之屬。鰥，老而無妻者；寡，老而無夫者。百姓，總鰥寡士民而言。先君，謂五廟之主也。治家者，謂有家卿大夫之屬。臣，家臣；妾，侍妾，皆賤者。妻子，皆貴者。人，亦總臣妾妻子而言。親，謂三廟以下之主也。事者，各以其職來助祭也。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音扶。行去聲。○生致其孝，故安；祭致其誠，故享。災害，天降之災；禍亂，人作之禍。承上言明王孝治天下，而諸侯以下各治其國家，則萃人心以致孝敬，天人交洽而協和，於變之治成矣。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四國，謂四方之國，猶萬國也。順，率也。衛武公自勉如此，而引以明天子孝治天下之事也。○眞西山曰：人和則天地之和也應。其始推愛敬親之心以及人，其終獲愛敬人之應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者如此。後世之君虐民稔禍，至危親以及宗廟，然後知聖言眞蓍龜也。孔尚齋曰：只孝治天下一言，該盡帝王之道矣。漢室諸帝皆謚曰孝，得古人之遺意。

右第四章。孔子承上章博愛敬讓之意，以申愛敬盡於事親之實，而因以著天下大順之驗也。朱子謂首章所云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以孝而和；而此則以和而孝也。蓋其意相爲表裏，而彼此互發之。與舊本題爲孝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行去聲。夫音扶。○加之言尙也。曾子聞孝治之大，又問聖德無尙於孝，以探其本也。前告以先王明王，而問乃稱聖人者，語教化則稱王，而考德行則稱聖，其實一也。性則理也，所謂天命之性也。萬物同具此性，而人爲萬物之靈，故貴也。行謂循性而行者，猶言率性之道也。五常之性惟仁爲長，而五倫之行惟孝爲大也。嚴即敬也。對文則因嚴之嚴其義小，教敬之敬其義大；散文則通也。配天兼下文配天配上帝而言。凡親愛尊敬之屬皆孝，而孝莫大於尊嚴其父，更莫大於制爲祀禮而以父配享於天也。周公，后稷之十六世孫，文王之子，相王興禮定制，故不言周王而直言周公。郊謂南郊。宗，尊也。明堂，王者出政令之堂。一云宗爲宗廟之宗，明堂亦宗廟之屬也。后稷遠而尊，故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而以配之；文王近而親，故季秋祀上帝於布政之明堂而以配之。而其時海內有國之君各以其職來朝助祭，此又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也。凡此乃嚴父之極軌，故引之以明至德無加於孝之義。后稷亦言嚴父者，凡祖皆有父道，統詞也。○朱子曰：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以爲凡爲孝者之例。又況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謂凡爲孝者必皆如此，則非臣子無將之義，而反陷於大不孝者。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養去聲。○上文答聖德無加於孝之問，其義已極，而性以人爲貴，人莫大於孝，惟其爲德之本則然，而教之所從生者即此矣。親猶愛也。嚴即嚴父之嚴，猶敬也。人幼時方在膝下，而親愛已生；至長時能養父母，而日以尊嚴，則所謂嚴父爲大者，亦豈待外求哉？故聖人因其性而教以愛敬之道，不假嚴肅而民自從。凡以所因而教者，乃德之本，而非凡爲德者比也。

右第五章。前段曾子但嘆孝之大，孔子亦畧言其大而已。此又問聖德無加於孝以究之，故孔子首原其命於性而爲德本，以明聖德之無加乎孝，而因言聖人以德本爲教，以見聖德與聖教相表裏，而總無加於孝之意也。以下諸章凡以類明此意，深體味之可見。舊合下爲一章，且以章首有聖人字而率題爲聖治章者，非。餘詳下章朱子。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

之厚莫重焉天性謂天性之親所謂父子主恩也又兼君臣之義則所謂家人有嚴君而主敬矣父母生我毛裏同體
故續莫大嚴君親臨義方式穀故厚莫重也。朱子曰古文分父子之道以下與不愛其親以下各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字今文則合之而通上爲一章無各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以上加一故字以承之詳玩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以下語意正與上續當以今文爲正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悖卽逆也愛猶切於中故曰德敬兼發於外故曰禮意已見第三章此尤顯也

則法也凶德承悖德悖禮而言所謂惠迪吉從逆凶也得之謂得志於民君子德大聖人者也言人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是悖逆德禮而凶德之人也將以順天下而已則悖逆民將安法是雖得順應於民君子不貴也況必不得乎此反言以起下文也。孔尙熹曰愛人敬人君子固以仁禮存心者而不本於孝聖人不但不謂之仁禮且曰悖德悖禮矣可畏哉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

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行去聲樂音洛。可道可樂則口皆善言身皆善行可知矣由是德義充而可尊事爲著而可法靜則容止可觀動則進退可度又孰非和順之善德爲之哉此民所以畏愛積於中則象形於外而德教成而政令行也詩曹風鳲鳩之篇淑善忒差也詩言君子威儀不失可爲民之法則而引以明順德化民之效也

右第六章承上章以德本爲教之意而反覆詳明之也以義求之上章言聖人之德教此章則言賢人之德教聖人之德不待言也故畧於言德若賢人疑德非聖比也故其言德獨詳與舊本章名說見上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樂音洛。致極也言人子孝事其親者平居則周旋進退極其恭敬奉養則志氣色容極其和樂疾病則湯藥禱祈極其憂思喪亡則襲斂殯葬極其哀戚祭祀則拜獻奠徹極其嚴肅五者皆克盡而無歉可謂孝矣此歷言事之之道所必備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養去聲。醜謂同類也亡謂喪刑謂戮兵謂殺也三牲牛羊豕也又言事親者爲君則不可驕縱爲臣則不可悖亂同類則不可忿爭蓋驕必喪其國亂必戮其身爭必殘其體三者皆覆祀辱親若不能自克而除之則不孝莫大於是豈以極力隆養而解免哉此歷言事之之道所當除也。孔尙熹曰尊養兼隆則爲天子父以天下養矣然何以處夫不爲天子者哉身爲聖賢則親爲聖賢父身俎豆萬世則親亦令名萬世爲養更無窮也牲養猶爲不孝祇爲凶德辱親者言之故君子以徒養爲非孝

右第七章上各章皆自上之立教者言此及下章蓋卽人子所自盡與其所戒者通上下言之而因以起教民之意也舊題爲紀孝行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要平聲。五刑之屬墨刑千劓刑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是爲

三千而不孝之罪居首故爲莫大也要之言挾也上卽君也非之言毀也人臣無將而要挾之是爲罔上君子畏聖人之言而毀侮之是爲亂法孝者德之本而毀棄之是爲滅親也三者皆大亂之道況罪尤莫大于不孝哉。孔尙熹曰聖人之戒如是他日曾子詩公明儀曰衆之本教曰孝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意蓋如此

右第八章承上章猶爲不孝之意而正言不孝之罪以儆人也五刑之罪雖治乎下然王侯不孝身陷大戮亡國覆宗豈五刑之屬而已哉蓋亦通上下爲戒也舊題爲五刑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親愛者仁之發而仁之實則事親是也故教親愛莫善於孝禮順者義之制而義之實則從兄是也故教禮順莫善於悌自上而行曰風與民相習曰俗移易者化成之機安治者分定之象仁愛義順之道必和之以樂節之以禮而樂之實卽樂斯二者是也禮之實卽節文斯二者是也故變風俗正上下莫善於禮與樂正莫善於孝與悌也然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禮者敬也敬以將之而仁義孝悌之和於樂者一以貫之矣故

遵率而特明之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敬父之類自所敎之民而言子悅之類自凡人悅此敬父者而言承上言人能敬其父與兄與君豈惟所敬者悅之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皆悅之也夫敬父敬兄敬君所敬者皆不過一人可謂寡矣而凡爲子爲弟爲臣者千萬人皆悅所悅者一何衆乎先王敎民之道孰有要於此者哉○正義曰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其下乃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子弟及臣之悅者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擧大數也愚按舊本釋此二章皆謂君以身爲教而以至德要道歸美於君味經義却非夫孝之德爲至德其道爲要道乃天下大順之本故曰德之本教之所從生而論語以孝弟爲仁之本亦此意也其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謂先王有此以教天下猶言聖人之有教而非謂先王獨有此至德要道也以首章推之可見至謂君行孝悌乃欲民親其親以親其君順其長以順其上則爲悖矣雖親君順上民所必至而先王豈欲民如此而因爲是作用之私者哉體道者詳之

右第九章承上二章言人若以要道教人之妙以釋首章之意也舊題爲廣要道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詩大雅泂酌之篇愷悌寬嚴適中之意表記云愷以強教之悌以說安之是也承上章言君子教民非家至日見逐逐焉語之也而悅之之衆如此何也夫教以孝乃以敬爲人父者而凡爲人子者因以悅也教以悌乃以敬爲人兄者而凡爲人弟者因以悅也教以忠乃以敬爲人君者而凡爲人臣者因以悅也是蓋天命人以性而各秉此德故人率其性而各由是道而君則順是爲教以大其化者也雅詩美君子順民行教以盡父母之道若非孝爲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正義曰按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王說引此以明經旨故註用其說謂天子行孝悌之屬於內而化自流於下也劉炫曰祭帝於郊册祀稱臣是亦以身率下之義詩美愷悌之君子註君之行教未註至德順民之大故詩下別起嘆詞與於餘章也孔尙熹曰二章皆言敬而不言愛者敬以成愛也愚按身教周是本而非諸章之本指教不止明堂太學諸事所教亦不止諸侯以周禮教民六行教國子三德之屬推之可見其劉炫謂引詩註君之行教者則善矣

右第十章承上章言其道爲要道由德爲至德而民之所以順者以此亦以釋首章之意也舊題爲廣至德章

○按全經百行皆統於孝故孝爲至德要道而此二章以敬君長並稱至德要道者親君長一理也此所以前章士孝節及以下各章皆連言之與然以資父事君宜家順親之屬推之則雖並稱親君長而孝尤爲至德要道也益見矣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長上聲○察猶明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能孝乎父母而事天事地之理無不明且察也上下謂上下之神也治猶上治下治之治王者兄事日姊月嶽視公瀆視侯能順乎長幼而在上在下之神無不得其治也如是則神感至誠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癘天下安寧而神明之功章見矣結言天地不言上下者擧大以統小也○孔尙熹曰明天察地原其本也故張子西銘卽事親以明事天之道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父通謂祖父之屬尊於我者承孝父母而言也兄通謂兄長之屬先於我者承順長幼而言也親卽父也先猶親也原謂祜也言明王盡孝順之道如此故必有所尊所先不敢有父兄在而忽之也而因是感於宗廟僾其敬愼以身行祜於先則自事生以至事死祗此一敬而鬼神之感明著矣結言宗廟不言其餘亦擧其大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總承上各條結言孝悌之極其至而無不通也通於神明光上而天神下而地祇中而人鬼皆統之矣又光於四海則其間幽明微顯亦孰有外於是者哉信乎其無所不通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四方無有所思而不服武王者而引以釋王者孝悌之感格也

右第十一章言孝道之所通者神而明王以極言之也舊題爲感應章而錯列於諫諍章之下今從朱子刊誤本改正在此蓋此章擧明王以指言天子之孝而下章卽擧君子以例言諸侯大夫士庶之孝脈絡相承至諫諍章言子不以從親之令爲孝而其下章因言臣亦不以從君之令爲忠其脈絡亦如之而俗本離而亂焉則失之矣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長上聲行去聲。此章之義已見第二章士孝節然士孝節云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此正言以事之事專指仕者而言也今云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乃概言可移之理不專指仕者而言自諸侯至於庶人皆然也蓋此章行成名立即首章立身揚名之義而首章言揚名於後世此言名立於後世皆言後世而不言當時者人患不立身行成而已苟立身行成矣其仕以事其君則顯當時以名後世可也其不仕以事其君則雖不顯於當時要自名於後世亦可也首章概言君子而不指言士大夫意亦可見或乃以此章為釋士之孝而專以已仕者言之夫豈此及首章立身揚名之本旨與首二章各言始與終而不言中於事君之意哉學者詳之

右第十二章。義見上章舊題為廣揚名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徒役也。俗本無此章而朱子刊誤本載此蓋經有古文今文之異而文亦有詳畧與具禮謂具朝廷之禮所謂儼若朝典是也嚴父之嚴猶敬也朱子曰此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猶徒役理也

右第十三章。義已見朱訂一謂此當在上章之前而合為一章蓋惟閨門而具朝廷之理故君子孝順理而即可以移於君長官也按如此於文義較足而前章子曰二字當為衍文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音扶與平聲。若夫二字承上各章之詞慈愛即因親教愛之屬恭敬即因嚴教敬之屬上可遠乎覆亡下可免於刑戮故安親顯可立其名行隱可格於神明故揚名曾子備聞孝道而又特以從父之令為問者禮云事親有隱無犯恐諫親近於不順故疑而問也再言是何言與深明其不可矣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諍同。爭猶諫也自天子以下人降殺以兩則士其一人與燕事有煩簡故人有家寡也王侯卿大夫以諍臣保其天下國家士以諍友保其聲名則父自以諍子全其德義也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焉音烟。不義即無道之類承上文言其不可不諍以決從令之非孝也。孔尚熹曰臨深履薄固孝殺身成仁亦孝愉色婉容固孝呼天號泣亦孝故承親志者必諭於道愚按此與論語幾諫檀弓有隱無犯其義互足夫有隱無犯所謂幾也則不以從令為孝明矣

右第十四章。孔子因曾子之問而明諭親於道之為孝也舊題為諫諍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進退猶言出入也補過註謂補君過也烝民詩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是也韋氏謂補已過也國語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是也按進退二句左傳指晉林父而言當如韋說為合而本章義取諫君則又註說得之也言君子一入一出皆心乎為君而君有美善則順道以行之君有過惡則救正以止之如此則君臣一心一德而相親也詩小雅隰桑之篇遐亦何也謂猶言也藏懷也詩言我心誠愛君子而既見君子則何不遂以相告而但中心藏之將使我何日而忘之乎引此以見心乎愛君而使不進言於君則亦藏於心而不能忘也。真西山曰盡忠補過之屬愛君之至也臣親其君君亦親愛之非盛時無此氣象後有事君不忠或盡忠而君反疾視之者何哉孔尚熹曰此所謂中於事君也語云子能仕父教之忠忠正以承父志也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右第十五章。因上章之意而言論君於道之為孝也舊題為事君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偯音倚不樂之樂音洛。偯者聲之曲容者貌之莊文者詞之美不安則不忍服不樂則不忍聞不甘則不忍食蓋孝子之喪親哭則氣竭而無委曲禮則情質而無容儀言則意直而無文飾服取蔽體食取克腸樂則撤縣凡此皆哀親之至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毀猶毀傷之毀謂毀瘠也性所謂生之性也終猶止也禮親喪

三日不食既殯然後飲水食粥若猶不食是以親死傷其生毀瘠而至於滅性矣聖人之政教豈出此哉至喪制不過三年聖人又示民有所終而不聽其一往而不止也凡此承上言哀情之有節也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擗音闢踊音勇厝音措。棺椁衣衾殯殮之具舉者舉尸於棺內也簠簋祭奠之器哀慼者哀親之不見也擗拊心也踊蹈手足哀以送者祖送之也宅墳宅兆兆域安厝者葬埋之也宗廟以享人鬼自始造而言春秋以展時思自常祭而言凡此又喪祭之禮之詳節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本之言根也木有本則生人本於父母亦如之記云子者親之枝是也總承上言事生則盡愛敬事死則盡哀慼生民之根本於此盡死生之義理於此備而孝子之事親乃於是終矣。孔尚熹曰孝子之心與天罔極果何所終乎記云求仁人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曾子云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冰淵易簀猶在其後言終之之難也愚按自子而言則立身揚名爲孝之終自親而言則慎終追遠爲孝之終二者相爲表裏故以是終篇學者於此可以究始終之故而知至德要道之歸矣

右第十六章上二章孔子之答曾子者已畢而因告以送死之大禮以終全經之義也或曰此章自爲一段章首當亦有問詞逸其問而僅存子曰字猶中庸子曰好學近乎知之例也舊題爲喪親章

孝經本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隨文詮釋別無考訂僅塾師課蒙之本

孝經通釋十卷總論一卷

〔清〕曹庭棟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通釋十卷》提要

孝經通釋例說

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同出孔壁孔氏安國讀而訓傳其義者今文孝經十八章顏芝所藏出自芝子貞鄭氏康成爲之傳唐明皇朝題其章名如開宗明義之類是也二本章第不侔因彼此分合而異古文所多者閨門一章耳至字句互有增損亦非懸絕自唐以十八章之今文爲定而二十二章之古文幾廢然以孔氏之經出孔氏之壁古文之信而有徵明甚茲恪遵古文其與今文章第及字句有異者悉註於本章本節下後儒分經別傳删節原文更易章次亦摭其說以備考若夫歷代註家或從古文或從今文不過沿習其名案之全經實義初無古今文之異特註者各出已見其說因之而別猶夫觀天者此窺其一角彼識其一隅然而無非天

也故統古今文註而兼采之不爲分析其顯背於理及膚淺衍說者則從刪或前人已言而後人復出者亦從削乃復申以鄙說不扶同不矯異幷不是非前人要之寧闕疑無臆斷因文繹義並俟讀者之論定顧自漢迄隋註家原本俱亾其零章斷句於宋邢氏昺疏中見之考唐開元時明皇集六家以作註韋昭王肅劉邵虞翻陸澄劉炫元氏行沖博采諸家以作疏

邢氏所引卽本元氏所采其中明著姓氏者六家外又有十家孔安國鄭氏謝萬袁宏殷仲文梁王皇侃嚴植之魏氏劉獻故茲所輯錄斷自唐始而唐以前之說畧備於中焉由唐以來註家完本猶有存者他如語錄如雜著凡有及於此經悉爲摭入唐得五家明皇魏徵元行沖陸德明李嗣眞宋得十七家邢昺周子程子司馬光尹焞張子范祖禹朱子陸九淵眞德秀陳埴呂大臨胡宏陳淳蔡沈楊簡無名氏直解元得四家朱申董鼎吳澄趙汸明得二十有六家宋濂方孝孺陳曉邱濬陳選虞淳熙蔡悉王守仁郝敬楊時偉程楚石李彪郭之章羅汝芳朱鴻孫本楊東明方學漸馮夢龍周汝登尤時熙潘之祺呂維祺黃道周孔尚熹張雲鸞其中又有雜引漢以來諸說更十有二家董仲舒孔衍班固許愼徐鉉陵陽李氏東陽許氏賈昌朝項氏晁氏焦竑歸熙甫欽惟我

朝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康熙二十九年

聖祖仁皇帝欽定孝經衍義

天語煌煌闡千古未發之微言

頒諸天下貽於萬世何敢妄爲輯錄與羣說相參爰訪

當代學士大夫之著述擇而采之得十家毛奇齡葉鈖李光地朱軾吳隆元趙起蛟周起鳳耿介張步周姜兆錫合前共九十家而鄙說次其後析爲十卷卷末另附總論一卷詳考古今文之始末及談經者之辯證凡以明經文之可信與古文之當遵題曰孝經通釋恭遇

我

皇上孝治天下法
祖尊經遵奉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
諭旨鄉會科二塲以孝經作論試士伏讀
世宗憲皇帝諭旨云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孝經衍義以闡發至德要道
誠化民成俗之本也謹案衍義從古文
則古文爲
功令所當遵抑又可知庭棟草茅蕪學竊

據見聞所及幷摭一得彙而爲編極知
疎漏尚多而於
聖世崇孝尊經之至意庶無獲戾云爾
乾隆二十一年元旦嘉善曹庭棟書於
慈山草廬

孝經篇目 古文

孝經通釋卷第一

嘉善曹庭棟學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 尼女基切又音夷字作𡰥古夷字也閒音閑居說文作尻○今文無閒字坐字

陸氏德明曰仲尼取象尼邱山鄭康成云居居講堂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曾姓子男子美稱孔子弟子也名參或作參音同義別身在尊者之側曰侍

邢氏昺曰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舉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爲之陳說自標已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荅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古文云仲

尼閒居蓋謂乘閒而坐與論語居吾語女同義古文云曾子侍坐凡侍有坐有立今文曾子侍卽侍坐也

吳氏澄曰居坐也曾氏子者曾氏門人稱其師也古文居上有閒字案許愼說文所引古文無侍下有坐字案居卽坐也與上句義重禮小戴記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孔子閒居曾子侍並無坐字此經當爲一例

毛氏奇齡曰古居皆有名如二戴記所稱仲尼燕居孔子閒居類各有處所故劉向別錄中載鄭目錄註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未有衹出居一字以記處所者字書居者處也但曰處知處在何所耶若侍則有侍立侍坐之分侍立曰侍側曰侍論語顏淵季路侍閔子侍側是也侍坐者必曰侍坐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

侍坐是也蓋侍立在正席之側請業必膝
於席端請畢卽起故禮記孔子閒居子夏
侍此侍立者立則膝席問業問畢便起起
者起立也故曰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
侍坐在正席之前之側曲禮所謂席函丈
者東西設席而坐於席間請業則起跪請
畢還坐故曰侍坐於先生請業則起請益
則起起者起跪也而至於辟席則不止起
跪而反越席而起立以致敬故哀公問篇
初秖稱哀公問於孔子曰此侍立也旣而
坐則侍稱孔子侍坐於哀公然後稱孔子
蹴然辟席而對此明明著今下文儼有曾
子辟席有復坐語則非侍立而侍坐矣侍
坐可無坐字乎且澄但知居字可解坐字
而不知居是居坐是坐孟子居鄒子思居
於衞皆作居處解卽燕居閒居皆是處不居
是坐曲禮曰居不主奧坐不中席明明以
居字坐字彼此各出而乃曰居坐義重乎

若謂許愼說文無閒坐二字愼於和帝時
襲賈逵字學以作說文自稱受古文尚書
而其所受者實東漢初杜林僞造古文漆
書之學並非孔氏壁中本至孝經則說文
序亦云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
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授宏是杜林
弟子正漆書本也林嘗謂漆書恐絕何幸
有東海子宏得傳其學是宏所授本並是
漆書與孔壁何與而
欲其有閒坐字乎
庭楝案此經乃曾氏門人所記章首揭仲
尼二字所以垂示萬世明有宗也與中庸
稱仲尼曰同例閒者閒服無事之時居處
也與論語居則曰之居同稱曾子者曾氏
門人稱其師古者稱師爲子冠以氏以別
於下文稱孔子爲子也侍有坐有立曰侍
坐者所以別於立也今文無閒字坐字唐
明皇註曰居謂閒居侍謂侍坐卽以古文

釋今
文

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
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參所金切又七南切下同楊氏時偉曰曾
子名參字子輿蓋義取參乘也當音驂讀作
森誤女音汝下同○今文無參字女作汝下
同陸氏德明曰汝
水名音同義別
唐明皇曰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
聖德之王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
則上下臣人
和睦無怨
陸氏德明曰鄭康成云禹三王最先者案
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傳於殷殷配天故爲
孝之始王謂文王也至
德孝悌也要道禮樂也

邢氏昺曰王肅云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
要是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云窮理之至
以一管
衆爲要
司馬氏光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曰
至德可以治天下通神明故曰要道天地
之經而民是則非先王強以教民故曰以
順天下孝道既行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故民和睦下以忠順事其上上
不敢惡慢其下故上下無怨
范氏祖禹曰因民之性而順之故曰順民
用和睦上下無怨順之至也上以善道順
下故下無怨下以愛
心順上故上無怨
黃氏門曰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
禮智信是也五者皆謂之德而此獨舉其
德之至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而其大目則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卽仁義禮

智之性率而行之以爲天下之達道者也
皆謂之道而此獨舉其道之要道也德者也
一理也見於通行者謂之道之本於自得者
謂之德德之至即所以爲道之要順者不
過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強拂爲
之也蓋天下之怨每生於不和不和之患
常起於不順今有一箇道理能使之和順
而無怨誹學者所當知也引而不發重其
事而未欲
遽言之也
陳氏淳曰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
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的
陳氏埴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
行是道而實得於心者在一人身子只自
一箇
物事
朱氏申曰孝爲德之至道之要言先代聖
王有此至德要道孝者人心自然之理故

先王用此德此道以順天下人心天下之
民用此至德要道皆相和睦上之爲人君
下之爲臣民
皆相無怨
吳氏澄曰子孔子也孔門諸弟子稱師曰
子諸弟子之門人稱其師則著氏以別之
此經曾氏門人所記稱其師旣冠以氏故
於其師曾之師得專稱子至極也德者得也
要總會也道猶路也德謂已所得道謂人
所共由蓋已之所得人之所共由者其理
曰仁義禮智而仁兼統之仁之發爲愛而
愛先於親故孝爲德之至道之要也孝者
其心有順而無逆以孝教天下使皆化而
爲順故曰順天下民謂庶人上下謂天子
在諸侯之上下上諸侯在卿大夫之上卿大夫
在士之上下謂士在卿大夫之下卿大夫
在諸侯之下諸侯在天子之下也孝順德
順道也以順德順道順天下者天子也順

達於庶人則其內之兄弟夫婦外之比閭
族黨雖有乖爭順達於諸侯卿大夫士則
爲下者順事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爲上者
順使其下而下無怨於上天地閒一順充
塞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
朱氏鴻曰孝根於心謂
之德孝事於親謂之道
孫氏本曰呼曾子之名而告之正謂以孝
經屬參也至德要道一篇大旨然不曰君
子有至德要道而稱先王以見孝治天下
非王者不能也使夫子得王者而輔之當
執此
往矣
呂氏維祺曰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者見
孝雖人所固有而不能全盡惟先王能有
之
也

黃氏道周曰順天下者順其心而已因心
而立教謂之德得其本則曰至德因心而
成治則曰道得其本則曰要道夫子見
世之立教者不反其本故發端於此焉
李氏光地曰德者五常之德也德莫先於
仁仁莫先於孝故孝爲至德道者五品之
道也道莫先於父子故孝爲要道用至德
以行要道舉斯心而推之則足以順天下
而效至於和
睦無怨矣
朱氏軾曰此節甚言孝道之大下文德之
本申至德要道教所由生申順天下而民
和睦屬之先王者猶云君子之道聖人之
道也舊註以上下無怨爲順達於諸侯卿
大夫愚意當緊承上句謂民之一家
長幼尊卑也惟上下和睦故無怨
周氏起鳳曰和睦謂
和其心以睦親也

張氏步周曰言孝而推尊先王見從古已然於今未改孝爲秉彝固有之良德極其至孝爲五常百行之首道極其要惟先王能身體力行而著爲法則以教天下順者因性利導也父子有親民用和睦矣親心子心兩無抱憾自天子以達於庶人皆得隨分以盡情故上下無怨也

姜氏兆錫曰德者所性之德得之於心者也而惟孝之德爲至德道者所行之道見之於事者也而惟孝之道爲要道論語謂孝弟爲行仁之本此下亦告以德本教生其意同也乃首言此而不直言孝以告者蓋先以發其意而後導之與

庭楝案夫子欲與曾子言孝而先呼其名猶論語欲傳一貫而先呼參乎之意蓋曾子孝行素著知其足以闡明斯理也言孝而首稱先王舉其實能盡孝者孝惟先王

能盡故曰先王有也至極至也自其得於心者言謂之德要切要也自其行於身者言謂之道德之至即所以爲道之要非有二也順者順其性用因也和者情相洽睦者誼相親謂此至德要道非先王所獨有天下人性所共有者順其所有而導之民即因而和睦焉上下就民之一家言怨者有所冀望而未慊之意民用和睦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各得尊卑之分而無不慊矣何怨之有此一節總冒全經謂此至要之理貴賤同具而今古無殊者也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辟音避與避通○今文辟作避

唐明皇曰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以知此至要之義

邢氏昺曰劉炫云言性未達也

吳氏澄曰席坐席也曾子侍師而坐師有問故起避坐而立敏速也不敏猶言遲鈍此辭讓而對也

周氏汝登曰耿恭簡向有一問頭曰道莫妙於一貫曾子聞之唯至論孝卻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何以故舉莫能對焦太史竑爲之語曰理須頓悟事則漸修頓悟易漸修難

庭楝案曾子以不敏對固弟子答問之體也然至德要道之爲孝夫子既引而不發曾子言何足以知之者所謂不知爲不知知非謙辭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女

夫音扶下同坐在果切舊如字語魚據切○今文之本由生下並有也字

唐明皇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教從孝而生曾參起對故使復坐

邢氏昺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由於孝孝爲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者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淡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

司馬氏光曰人之修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樂興

范氏祖禹曰人之爲德必以孝爲本先王所以治天下亦本於孝而後教生焉孝者

五常之本百行之基也未有孝而不仁者
也未有孝而不義者也未有孝而無禮者
也未有孝而不智者也未有孝而不信者
也以事君則忠以事兄則悌以治民則愛
以撫幼則慈德不本於孝則非
德也教不生於孝則非教也
胡氏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
朱子曰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
乎親則以義爲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
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
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
董氏鼎曰至此方言出一孝字卽謂至德
要道也仁義禮智皆謂之德而仁爲本心
之全德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孝爲
德之至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
謂之道而親生之膝下行之最先故孝爲
道之要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君子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念之發生生不
窮猶木之有根也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
本立則道生移以事君則忠資以事長則
順施於閨門則夫婦和行於鄉黨則朋友
信充拓得去無一物不在吾仁中無一
事不從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也
吳氏澄曰孝爲至德故已之德此爲
本孝爲要道故教人之道由此而生
陳氏選曰人有百行如後章所言忠順
讓之類凡得於心者無非德然一孝立
而百善從是孝爲百行之根基故曰德之
本能盡孝於親所以教家國教天下者
又靡不自此推之舉天下之大事事
皆從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也
虞氏淳熙曰夫子說這孝不只是孝德凡
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移出來譬
如樹木有根本就生
枝葉諸止過得住

孫氏本曰夫子標題孝字則所以與
東周之教而繼帝王之治統在是矣
黃氏道周曰本者性也教者道也本立則
道生道生則教立先王以孝治天下本諸
身而徵諸民禮樂教化於是出焉周禮至
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
惡雖有三德
其本一也
李氏光地曰德之本釋所以爲至德也教
之所由生釋所以爲要道也教者修道之
謂道之所自始者
教之所由生也
趙氏起蛟曰此二句乃全經綱領祭義篇
曾子有言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
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
生刑自反此作豈非德之本教之所由生
二語有以啓之乎朱子嘗謂世儒之訓詁
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
與夫百家之支離偏曲皆不得謂之教誠
惡其理與孝悖業與孝違也然則舍孝無
所爲德舍孝無所爲教夫子早發
明其旨以防閑夫邪僻意深哉
姜氏兆錫曰言德不言道者道之蘊爲德
德之行爲道德與道非二物從省文與
庭棟案上文先言至德要道至此方曰夫
孝者所以鄭重其說不輕發也不曰夫孝
德之至而曰德之本者又以明教之由德
而生也教者如禮樂刑政之屬卽中庸修
道之謂以一已言則德爲體而道爲用以
已對人而言則德爲體而教爲用道卽統
於德故言德不言道也云德之本者明至
德要道之實教之所由生者明德之所以
至道之所以要也此二句亦是總冒全經
既而謂曾子曰吾語女乃切指曾子而謂
之如下文
所云是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膚方于切

唐明皇曰父母全而生之已
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
陸氏德明曰蒼頡篇云
毀破也廣雅云虧也
邢氏昺曰身謂躬也體謂四支也髮謂毛
髮膚謂皮膚○鄭註引祭義樂正子春之
言謂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
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
類是也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
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司馬氏光曰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細細
猶愛之而況大乎夫聖人之敎所以養民
而全其生也苟使民輕用其身則違道以
求名乘險以要利忘生以決忿如是而生

民之類滅矣故聖人論孝之始而以愛身
爲先或曰孔子云有殺身以成仁然則仁
者固不孝與曰非此之謂也此之所言常
道也彼之所論遭時不得已而爲之也仁
者豈樂殺其身哉顧不能兩全則
舍生而取仁非謂輕用其身也
范氏祖禹曰君子之行必本於身記曰身
也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身體髮膚受之
於親而愛之則不敢忘其本不敢忘其本
則不爲不善以辱其親此所以爲孝之始
事
也
楊氏簡曰人咸以身體髮膚爲己忘卻受
之於父母孔子於是破其私有之窟宅而
復其本心之大公人莫切於己莫愛於己
因其愛己而啓之以受之父母則愛出於
公因其不肯毀傷而轉曰不
敢則公而不私因而不拂

吳氏澄曰孝者愛親而身者親之枝故愛
親必自愛身始以身之百體有髮有膚皆
父母所
與也
尤氏時熙曰人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
難則所以愛其身者不容不至而義理不
可勝
用矣
郭氏之章曰案曾子易簀之語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也謂此戰兢
之心至疾革乃免卽仁以爲己任死
而後已之意戰兢者何不敢之謂也
李氏光地曰身體髮膚必體所受者而歸
其全則性分所固有者可知也故修德以
爲孝而孝之爲
至德益可見矣
耿氏介曰不敢二字便是一箇
敬字孝之始者孝之始基也

張氏步周曰守身爲守之本而
守身乃以事親是孝之始也
庭棟案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明非己所自
有非僅不毀傷而實不敢也髮膚至微並
云不敢者無所不慎可知孝之始者謂子
之所以事親賴此身耳保其身乃得盡其
孝故爲孝之始下文
言始於事親是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唐明皇曰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
後世光榮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爲先揚名
爲
後
邢氏昺曰孝行非唯不毀而已須成立其
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此孝
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
得爲立身也○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沒而

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祭
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
此又哀公問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
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
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夫不敢
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
言其始終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
行道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
從始至末兩行無怠此於次
有先後非於事理有始終也
司馬氏光曰人之所謂孝者有事弟子服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聖人以爲此特養耳
非孝也所謂孝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
子如此故君子立身行道以爲親也
范氏祖禹曰善不積不足以立身身不立
不足以行道行修於內而名從之矣故以
身爲法於天下而揚名於後
世以顯其親者孝之終也
董氏鼎曰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
蓋不敢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
虧其行而後方可
立身故以是終之
吳氏澄曰立樹立也揚傳播也身存之時
所行者道使吾身之名傳播於沒世之後
而父母之名亦因以顯此爲能立其身也
孝之始終皆在此身蓋人子之身卽父母
之身始則保其身以全所有終
則成其身以彰所自可謂孝矣
方氏孝孺曰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
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
罪也是以孝子脩德脩
行以令聞加乎祖考
蔡氏悉曰身也道也皆父母所以與我而
我與父母一者也皆父母與我所以肖天
地而一者也不敢毀傷敬其身體髮膚已
爾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所

謂道也身任此道道立此身身與親庶幾
不朽乎事親曰始自孩提愛敬左右就養
而言也立身曰終自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言也
王氏守仁曰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
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
矣夫叔梁紇之名至今不
朽則亦以仲尼之爲子邪
羅氏汝芳曰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肩柱
天足鎭地以立極於宇宙之間行道者行
天下之達道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
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必如大學所謂明
德親民止至善蓋丈夫之所謂
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
呂氏維祺曰或問立身與行是兩事否答立
身行道非兩事立得定方行得不差又問
指得位事君否答得位事君固是行道所
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必如
此而後大行然亦不必專指得位孟子
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趙氏起蛟曰前言事親以守身爲本此
言守身以行道爲急能行道則身自立
張氏步周曰身立而德之本與之俱立本
立而道之要與之俱行至德要道兼總於
一身矣不特法令可傳後顯其父
母爲至孝者之父母夫非孝之終乎
庭楝案此所謂道者事物當然之則而要
道在其中卽是所以立身者蓋此身不能
憑空而立必以道爲依據能立而後可行
故下文止言立身而義兼行道也行者由
親而疎由家而國確見諸措施夫如是則
足以揚名後世矣推本所自歸美於親所
謂以顯父母也揚名後世非爲近名乃立
身行道至於極處故云孝之終也邢氏曰
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
卑然下文言中於事君則此立身行道夫

子蓋爲曾子言之耳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唐明皇曰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者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邢氏昺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也前言立身未示其跡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也○事親事君理兼士庶此終於立身則通貴賤言鄭氏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彊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劉炫駁云若以始爲在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何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爲

孝終不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司馬氏光曰此言中於事君明孝非直事親而已

范氏祖禹曰居則事親者正家之孝也出則事長者在邦之孝也立身揚名者永世之孝也盡此三道者君子所以成德也

朱氏申曰始於孝以事親中則移其忠以事君忠孝兩全乃能揚名顯親故終於立身也

吳氏澄曰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左右就養等事在其中矣事君者推愛親之心以愛君也立身者行道揚名之謂○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終始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結後意也

陳氏選曰所謂孝者始於聚百順以事親中於盡一心以事君而終於敦百行以立身蓋孝以事親猶爲人子之常必得君而事能以親之身廣親之志移孝以爲忠乃全事親之道然一行未敦則身有不立而卽爲忠孝之虧故有終尤在能立其身而爲孝道之備也

虞氏淳熙曰欲要立身不從太虛渺茫處做起今人一離腹中便在膝下此時承受父母的身子思量不敢毀傷他喚做始於事親天子看上帝就是父母諸侯以下看天子就是父母旣是父母敢不竭力奉事這喚做中於事君把這大道行得盡聲名播得違就喚做終於立身若只說始終不說中間一節我這立身之法不空虛便偏

辟矣如何是孝

朱氏鴻曰此總論孝之始終也上文止言孝之始終而此又兼言中於事君者蓋行道顯揚非事君如何能得況四十始仕而移孝爲忠亦理之常又陳氏曰上言孝之始終而不言中於事君者謂行道揚名則事君之道在其中矣然所以如此立言者蓋世之人或有隱居以求志修身以俟命者豈必皆事君哉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說得最廣不專指事君者而言

呂氏維祺曰事親立身循環無端事君者所以光大其始終也

黃氏道周曰始於事親道在於家中於事君道在天下終於立身道在百世爲人子而道不著於家爲人臣而道不著於天下身沒而道不著於百世則是未嘗有身也

未嘗有身則是
未嘗有親也
葉氏鈞曰孝以不毀爲先故曰孝之始揚
名爲後故曰孝之終始以致終終以始始
原自合轍何待轉釋夫孝乎因孩提天性
只慕父母自幼學壯行漸有事君之任故
中在始終之間立則統始中終而全其德
之本以見事親事君非兩事親身已身非
兩身
也
李氏光地曰君臣者道之極也非立身無
以行道非事君行道亦無以立吾身而事
吾親也故行道以爲孝而
孝之爲要道益可見矣
朱氏軾曰上言始終此又添出中於事君
蓋始終之間有此一層轉接身體雖無毀
傷然不能推愛親之心以愛君終是愛之
分量有虧如何能立身行道立身者成已

之事行道者成物之事成已成物斯修
道之教行而至德無虧故曰孝之終也
趙氏起蛟曰人之有身親生之君成之親
與君無二道移孝可以作忠故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則事親者卽所以事君有事
親而不得事君者矣未有能事親而不能
事君者也蓋始之事親所以全夫孝之體
中之事君所以順夫孝之用君親大倫兩
全無愧則由此類推事事不愧又
何身之不立而孝不盡於是乎
耿氏介曰非立身則事親事君者
無本故終於立身終字作本字看
姜氏兆錫曰始之言端語其切要也終之
言竟語其完備也若循職事君則其間分
所當爲而已故謂之中也孝自天子下達
而以事君爲職任者惟公卿大夫則然耳
此所以始中終雖列爲三而
首止言始終而不及中與

庭棟案不敢毀傷行道揚名是二者不必
皆事君之人故復申言始終之說欲明中
於事君一節也始中終非分作三層所謂
中者卽在事親立身之中言人能守身以
事親矣行道以立身矣由是忠可移於君
實爲事親立身中之事不在孝外也茲特
拈出爲曾子告者蓋以曾子之學惟務
守己故因論孝始終而爲之廣其義也

大雅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

毋音無聿餘律
切○毋詩本作
無今文亦作無○朱子刊誤刪此節○黃氏
道周曰近儒皆疑四孝俱有引詩及書而庶
人獨否似有闕文又謂聿脩之義大雅所告
天子無忝之詠小菀以易庶民之欲移大雅以
發天子之端推無忝以起庶民之例於說亦
通然於首章文義未終於過節發端都嫌小
菀之賦雖通於庶人有
慶之義反疎於侯國矣

唐明皇曰無念念也聿述也厥
其也義取恒念先祖述脩其德
陸氏德明曰鄭康成云毋念無忘也爾
雅云勿念也聿者爾雅云循也述也
邢氏昺曰夫子既敘述立身行道揚名之
義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爲人子
孫者當念爾之先祖述脩其功德也○此
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
申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
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
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
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
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
名卽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
名卽言勺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
例也鄭註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爲
始亦無
取焉

司馬氏光曰毋念念也言毋亦念爾之祖
乎而不脩德也引此以證人之脩德者皆
恐辱
先也
范氏祖禹曰記云必則古昔稱先王故
孔子言孝毋以詩書明之言必有稽也
葉氏鈔曰脩德乃是念
祖明證立身乃是事親
李氏光地曰德脩而道行
故引詩但以脩德言之
張氏步周曰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
王云豈可不念爾祖文王之德益脩己之
德乎引之以明當
脩德以行孝也
庭棟案毋猶云將毋發問之辭聿亦發語
辭言將毋念爾之祖而自脩其德乎又案
詩本作無朱子曰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
說亦互通引之以見不敢毀傷及事君行

道皆爲念其父母非直一己之事而已夫
子之語曾子者如此以下申論孝道之大
次第分
言之

右第一章

今文十八章以此爲開宗明
義章第一邢氏昺曰言開張
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也諸家
疏並無章名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
章唯皇侃標其目御註依古今集詳議
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
請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
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
貴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
章並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
孝子事親爲先與五刑相因即夫孝始
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即先王
有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義
因諫爭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感應三章
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即中於事君
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
之道終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
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諫爭章大夫已
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
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爲案今文
章第少於古文者以合古文之六章七
章爲庶人章合十章十一章十二章爲
聖治章又刪閨門一章故爲十八章○
朱子據古文二十二章作刋誤自第一
章至第七章合爲一經一章其下爲傳敘
次不依原本內十一章十二章合爲傳
一章通計經一章傳十四章說見第七
章及各章下○吳氏澄據今文十八章
別爲定本以首章及五孝章合爲經從
刋誤其下傳文敘次又不同內聖治章
分作兩章紀孝行章五刑章合爲一章
通計經一章傳十二章○姜氏兆錫據

今文又參入古文作本義此爲第一章
謂孔子因曾子侍坐首明孝爲至德要
道順天下之本務而因原始要終以總
發之也其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合爲一
章聖治章依朱子分作兩章第十二章
之後增古文閨門一章通計全經十六
章以爲其間第一章第二章乃開示之
首段第三章第四章乃次段問答第五
章至第十三章乃三段問答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乃四段問答而末段第十六
章則又不待其問而語之以終全經
爲蓋又通十六章而分爲五段也

孝經通釋卷第一 終

孝經通釋卷第二

嘉善曹庭棟學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惡烏路切舊如字○司馬氏光曰語更端故以子曰起之○朱子刊誤刪子曰字○孫氏本曰此蓋孔子已答復言猶禮記孔子已告哀公而遂言曰之例後凡無問辭而有子曰字者並放此

唐明皇曰博愛也廣敬也

邢氏昺曰魏註言君愛親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敬其親不敢有惡慢其父母者是博愛廣敬也○孔傳言君愛敬已親則能推已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

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案禮記祭義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天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惡慢於人也○韋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爲教訓之主其教易行故以易行者先之○袁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恪表迹爲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清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悚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真敬起自嚴孝是真性故先愛後敬也

司馬氏光曰不敢惡慢明出乎此者返乎彼者也惡慢於人則人亦惡慢之如此辱將及親

范氏祖禹曰天子之孝始於事親以及天下愛親則無不愛也故不敢惡於人敬親則無不敬也故不敢慢於人

直解云天子愛自家的父母見別箇愛父母的人也不敢嫌惡他天子敬自家的父母見別箇敬父母的人也不敢輕慢他

眞氏德秀曰孝之爲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我愛敬中矣

董氏鼎曰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愛其親者必於人無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

吳氏澄曰自王宮王族以至臣庶皆是不敢惡者愛之也不敢慢者敬之也

方氏學漸曰愛親者必愛身愛身者必愛天下敢有惡於人乎敬親者必敬身敬身者必敬天下敢有慢於人乎我無惡慢於人人亦無惡慢於我無弗愛且敬焉合天下之愛敬歸之於我親是爲大孝

黃氏道周曰天子者立天之心立天之心則以天視其親以天下視其身以天視親以天下視身則惡慢之端無由而生也○又曰中庸言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言父母所敬亦敬之其不可敬愛如之何愛曰不敢惡慢焉已矣

孔氏尚熹曰試思天子而不敢惡慢於人其至德爲何如然皆自孝推之是合天下之孝以爲孝也然則草菅其民者其不孝甚矣

葉氏鈖曰愛親者即推此心以與天下同其愛而不敢疾惡於人之親矣敬親者即

推此心以與天下合其敬而不敢慢易於人之親矣

李氏光地曰愛親則能推其愛以愛於人敬親則能推其敬以敬於人是以孝而修德行道之說也不敢惡於人以愛其親不敢慢於人以敬其親是修德行道以爲孝之說也二者相爲終始而所謂不敢惡慢者其說有二焉一曰惡慢於人者情必薄於親也二曰惡慢於人者辱將逮於親也此二說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雖然自天子言之則由前自諸侯大夫士言之則由後尊卑之辭也由前故下文以德教之及言之由後故以保社稷宗廟祿位言之其理則互相備也

趙氏起蛟曰愛敬爲生人所同而惡慢推天子最易大抵愛敬有時而疎則惡慢即乘於不覺故驗之於無所惡慢而愛敬之功方密兩不敢字正推見至隱處

張氏步周曰吾愛吾親人亦愛其親則因愛及愛何敢以所惡者加於人之親吾敬吾親人亦敬其親則因敬及敬何敢以所慢者加於人之親

姜氏兆錫曰案邢氏引魏孔二說俱可通但如孔傳謂君自推愛推敬於天下之衆人以曲盡其愛敬吾親之道而教法之及天下者亦如之此正下章先之博愛敬之讓而民莫遺不爭之義而第四章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之類萃歡心以事親尤於此極加發者若如魏說以不敢惡慢於人爲廣愛敬於人之親則下文愛敬盡於事親句止謂君自愛親敬親而德教加於百姓二句乃謂君不敢惡慢於人之親而教人愛親敬親也恐於先以博愛之屬義並難通學者幸以全經體之

庭棟案愛親者愛心所發其於人也亦不敢惡敬親者敬心所發其於人也亦不敢慢此乃形容愛親敬親之心至乎其極非謂愛親敬親者盡人而愛之敬之也故不曰愛親者愛人親敬親者敬人其義可知矣若夫愛人敬人亦即由此愛敬其親而推如第九章言明王孝治天下是推愛敬以及人乃不敢惡慢以後一層事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

盡津忍切刑又作形案唐明皇序庶幾廣愛形於四海邢氏昺曰刑法也形猶見也義得兩通○今文之孝下有也字

唐明皇曰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惡慢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爲四夷所法則也蓋猶畧也孝道廣大此畧言之

邢氏昺曰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惡慢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惡慢其親也云則德教加被天下者釋刑於四海也○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畧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廣大此畧言之也皇侃云畧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註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劉炫駁云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謙矣苟以名位須謙夫子曾爲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也斯則卿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知也○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否梁王答云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例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

畧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
言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保守之理已
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
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
任不假言
保守也
司馬氏光曰愛敬人者懼辱親也然愛人
人亦愛之敬人人亦敬之人愛之則莫不
親人敬之則莫不服以天子而行此道
則德教可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
范氏祖禹曰天子者天下之表也率天下
以視一人天子愛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愛
其親者矣天子敬親則四海之內無不
敬其親者矣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直解云愛敬兩般奉侍父母都盡了這德
行教化御總加在百姓身上四海的人都
將來做法度便是
天子行的孝道

眞氏德秀曰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
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下之人
無不皆愛敬其親矣其守豈不約乎
其施豈不博乎故曰蓋天子之孝
董氏鼎曰愛者仁之端敬者禮之端矣我之
愛既盡則人亦興於仁而知所愛矣我之
敬既盡則人亦興於禮而知所敬矣況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愛敬本人心天理之固有天子亦
順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
應者哉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如此
吳氏澄曰已所得人所效曰德教加被及
也百姓以國言刑儀法也四海以天下言
以天子之貴而不敢惡慢於人則平日能
盡愛敬於事親可知矣有諸內必形諸外
近而國中遠而天下皆視
效而無不愛敬其親矣

陳氏選曰惟不敢惡人而以無所不愛之
心愛其親不敢慢人而以無所不敬之心
敬其親然後爲
愛敬盡於事親
虞氏淳熙曰愛敬父母之身便不敢惡慢
衆人與我同受之身所以立起萬物一體
之意連四海百姓都不敢惡他慢他然後
是愛敬的盡處到盡處時人人學做孝子
人人都無怨心此事非天
子不能故曰天子之孝
孫氏本曰孝不外愛敬愛敬乃此經之脈
絡靡不貫通故始於愛敬其親而終於加
百姓刑四海者
天子之孝也
呂氏維祺曰五等之孝惟天子足以刑四
海而諸侯以下漸有差焉夫子之意蓋有
重焉者以是知孝經乃孔子所以繼帝王
而開萬世之治統者非沾沾於家庭定省

間也
耿氏介曰天子先愛敬盡於事親而本德
爲教以加於百姓而百姓刑之不惟百姓
刑之而且刑於四海天下之大無不愛敬
其親者此天子之孝也蓋天子以四海爲
家使天下人人皆愛敬其
親這便是愛敬天下之人
姜氏兆錫曰盡者由己
及人而無不盡之謂也
庭楝案愛親而至不敢惡於人方盡得愛
親之心敬親而至不敢慢於人方盡得敬
親之心所謂愛敬盡於事親也德即愛敬
之盡諸己也教即本此愛敬之德教人各
盡愛敬於父母也百姓以中國言教之所
及故曰加四海以四夷言教所不及亦聞
風而則效之故曰刑愛敬至於盡處其德
教乃能加百姓刑四海使天下爲子者各

盡愛敬於父母則孝之所被者大故曰蓋
天子之孝且以見事親以愛敬爲先卽天
子亦不外是故特舉而極言之蓋之云者
一言不盡意之辭謂舉其大槪而言耳以下
三章義
並同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朱子刊誤刪此節

唐明皇曰甫刑卽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
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
皆賴
其善
邢氏昺曰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
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德敎
加於百姓已下也○尚書有呂刑而無
刑案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
刑無別然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
今尚書爲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
稱甫刑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
生甫及申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
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
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
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
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叔虞初封於唐
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諸章皆
引詩此章獨引書者義當詩意則引詩義
當易意則引易此章引書意義相契故引
爲證鄭註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
爲引類得象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曹
風證聖治得象引類得大象乎此不取也
司馬氏光曰慶善也一人爲善而天下賴
之明天子衆勤所及者遠不可不愼也
朱氏鴻曰天子能愛敬其親而不敢惡慢
於人卽一人有慶也德敎遠被四海典刑
卽兆民
賴之也

孫氏本曰引書以見孝感之機
係於天子非諸侯以下者同也
潘氏之淇曰引書雖是頌辭然將兆民賴
之一語諷詠起來便凜凜有任大責重畏
朽集木
之思
黃氏道周曰易曰來章有慶譽吉慶譽皆
孝也皆福也天子以孝事天天以福報天
子兆民百姓則其髮
膚也何不利之有
耿氏介曰慶作善降祥也引此以見天子
能盡孝而天下之人皆賴之以盡孝吉祥
善事莫
大於此
庭棟案國語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十
萬爲億十億爲兆兆民統百姓四海而言
也天子一人盡孝至於兆民之衆猶莫不
感被德敎而賴以各盡愛敬於父母則諸
侯卿大夫士可知故
引之冠五孝之首

右第二章

今文以此爲天子章第二邢
氏昺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
貴賤其跡未著故此以下至於庶人凡
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
而立敎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姜
氏兆錫曰承上章歷舉自天子至於庶
人之孝以明孝之始終之意俗本誤分
天子至庶人爲五章者當合爲一章說
詳第七
章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唐明皇曰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
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費用約儉謂之
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
度無禮爲驕奢汰爲溢

邢氏昺曰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
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
位不至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
滿矣滿者盈溢若制立節限愼守法度則
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
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
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
諸侯貴爲一國之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
戒也○不驕言其爲國以禮能不陵上慢
下○鄭註釋制節謂費國之財以供已用
每事儉約不爲華侈釋謹度謂不可奢僭
當須愼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
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僭也○皇侃
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溢財不奢以戒
富若云制節謹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
身以戒貴此不例者互其文也但驕由居
上故戒貴云在上溢由
無節故戒富云制節也

司馬氏光曰高而危者以
驕也滿而溢者以奢也
范氏祖禹曰貴者易驕驕則必危
富者易盈盈則必覆故聖人戒之
吳氏澄曰驕矜肆也危謂勢將隕墜制以
刀裁物也節如竹節度如尺度有分限也
溢如水之溢出貴爲一國之主其位之崇
如自高臨下處之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
財其祿之豐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
在臣民之上能不自驕則雖高不危謂不
以陵傲召禍而致卑替制財用之節能謹
侯度則雖滿不溢謂不以僭侈費財而致
虛
耗
李氏光地曰不驕不溢似但以敬
而不慢言之雖然愛在其中矣
趙氏起蛟曰此固爲列邦之君致警然上
而天子下而大夫士庶高滿或過乎諸侯

或不及乎諸侯其能共稟不驕制謹之義
庶乎有安而無危曰益而勿溢矣又案張
能麟衍不驕之義曰愼世守恪侯度祀宗
廟交鄰國皆所以廣謙德也衍不溢之義
曰遵王制節工作省遊觀謹師旅皆所以
廣儉德也又案易地山爲謙朱子曰止乎
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
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謙卦六爻皆
吉能謙者無往不益然謙不中禮不又踰
存來器苦之失乎故胡安國曰大卑而可
踰非謙德也水澤爲節朱子曰上兌下坎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然節以防其
過非以阻其不及苛一於節是曰苦節何
可貞乎風人所以剌譏於蟋蟀也爲謙爲
儉又必以禮爲
歸非其明徵歟
庭楝案不驕謂不傲下謹度謂不僭上高
而不危滿而不溢乃取譬以明其義言諸
侯在一國之上而不驕其臣民如登高者
無孤危之患制財用之節而謹守其侯度
如持滿者無
汎溢之失也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
民人蓋諸侯之孝離力智切○今文守貴守富之孝下並有也字

唐明皇曰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
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而人
自和
乎也
邢氏昺曰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
位而不傾危所以常守其貴財貨充滿而
不爲溢所以常守其富富貴長久不去離
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

統之民人謂社稷以此安民人以此和也
○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
卽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
○周書作洛篇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
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
以此土封之爲社所以明受於天子也社
卽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
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
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
無國
也
范氏祖禹曰貴而不驕則能保其貴富而
不奢則能保其富國君不可以失位惟勤
於德則富貴不離其身故能保其社稷而
和其民人社稷民人所受於天子先君者
也能保之則爲孝矣○夫位愈大者守愈
約民愈衆者治愈簡中庸曰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故天子以事親爲孝諸侯以守位
爲孝事親而天下莫不孝守位而後社稷
可保民人乃和天子者與天地參
德配天地富貴不足以言之也
董氏鼎曰自其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
有社稷有民人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
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而得之哉則爲諸
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賢子
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爲其子孫者果若
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
之社稷先公之民人矣諸
侯之所以爲孝莫大於此
吳氏澄曰位不替財不虛耗然後能長
有其國使社稷不至於失亾而民人不至
於乖離也諸侯謂五等國君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虞氏淳熙曰班固云孝經言保其社稷而
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稷者得陰陽中和

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此蓋
以和名和盛德通靈之一驗也
朱氏鴻曰此諸侯繼述之孝蓋社主土稷
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今諸侯爲社稷
之主而以時致祭自然風雨調生理順人
心無不和悅矣國其有不永保者乎民是
無位者人
是有位者
孫氏本曰國家傳自先世子孫不能保而
守之恒以驕奢之習勝禮法之防疏也其
爲不孝大矣故始於戒驕溢循節度而
終於保社稷者諸侯之孝之始終也
方氏學漸曰居上不驕非以爲貴也制節
謹度非以爲富也諸侯之道宜爾也而可
以長守其富貴故君不患祿
位之不永而患吾道之不修
潘氏之洪曰和其民人亦有不敢
惡慢之意亦有民用和睦之意

黃氏道周曰諸侯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
於天故天子之於天諸侯之於天子其事
之皆如子之事親也周頌曰來見辟王曰
求厥章言制度出於天子非諸侯所得自
與也夫以天子不敢惡慢於人以諸侯而
驕溢則禍適隨之矣諸侯之有耕籍蠶桑
泮宮庠序宗廟社稷人民道皆作於天子
其稍殺者謹節之耳諸侯而不謹節猶夫
庶子之僭濫於父祖也商頌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遑是則庶乎可言愛敬者矣
張氏步周曰諸侯之孝與士庶不同孝不
獨在一身一家而在一國況社稷民人乃
親所垂裕以示世守者故諸侯以持盈守
成爲孝所以承宣一人之愛敬而表率卿
大夫之
孝者與
庭棟案守富守貴非爲富貴也爲社稷也
富貴不去其身則能保其社稷矣和猶安

也民人謂百姓和其民人者民人不能自和即不驕謹度有以和之旣言保社稷而復言和民人以見民人爲社稷所倚重其所以能保者正惟有以和之也能保社稷而和民人則無失其世守故曰蓋諸侯之孝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兢棘冰切○朱子刊誤刪此節

唐明皇曰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恒須戒懼

邢氏昺曰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結之案毛詩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臨深恐墜履薄恐陷恐墜謂如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冰下不可拯濟也

司馬氏光曰謂不敢爲驕奢

范氏祖禹曰言處富貴者持身當如此

虞氏淳熙曰言諸侯當戰戰的恐懼兢兢的戒愼恰恰似在深水邊頭立生怕跌下去恰似在薄冰兒上行生怕陷下去這般謹愼方得兒可見這富貴社稷民人不是安逸受享的就如深水薄冰無有兩樣所以步須不驕不侈然後爲孝○又案詩旨是全孝心法故曾子詠此詩以傳弟子不但諸侯當然也

潘氏之淇曰一人有慶上冒下之辭以事一人下承上之辭諸侯上凜天子之威以下有民人之責故曰戰戰兢兢

黃氏道周曰甚矣諸侯之危也爲人子而負驕寵又遠於膝下則其危也不亦宜乎故臨深履薄諸侯之學無以異於曾氏之學也

姜氏兆錫曰此本大夫憂國之詞引之以見去驕謹度而保之之難也

庭棟案居高思危持滿防溢與臨深履薄同義故引之以結上文

右第三章今文以此爲諸侯章第三邢氏昺曰案釋詁云公侯君也

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

孝經通釋卷第二終

孝經通釋卷第三

嘉善曹庭棟學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德行之行下孟切下擇行行滿同

唐明皇曰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

邢氏昺曰尚書皋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服之服尊卑采章各異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過制僭擬於上不敢儉固偪迫於下也法言論語非禮勿言是也德行論語志於道據於德是也若言非法行非德卽王制云言僞而辯行僻而堅是也

司馬氏光曰君當制義臣當奉法故卿大夫奉法而已

直解曰卿大夫衣服言語德行都是依着在上的人不是帝王制下合法度的衣服不敢做來穿不是帝王說過合法度的言語不敢說將來不是帝王行過的好德行不敢將來行

董氏鼎曰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禮異章服以別品秩卿有卿之服大夫有大夫之服法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實得而見之躬行者也不敢者服之不中身之災也言輕而招辜行輕而招辱也

吳氏澄曰凡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服服之也言爲世則曰法言道言之也率德而行曰德行

呂氏維祺曰卿大夫所居之位乃輔翼人主秉持世敎以爲斯民表的者也衣冠言動之際不敢不謹如此

黃氏道周曰服者言行之先見者也未聽其言未察其行見其服而其志可知也仁人孝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發言不敢忘父母雖不言法而法見焉

葉氏鈐曰章內三言不敢卽不敢毀傷之謂而況服者身之表言行者身之樞機立身事親莫大焉

李氏光地曰卿大夫者法紀之守故以法服法言德行言之然能卒於無口過怨惡者則皆愛人敬人之效也

耿氏介曰一服一言一行稍違法度則不免於罪廢便於孝道有虧故不敢也

姜氏兆錫曰法謂禮法德謂道德此言德下言道互文也

庭棟案先王謂開國之明王法服國制也法言德行國典也卿大夫爲國紀綱服與言行不敢有悖乎先王其常存奉法之心可知先云服次言行者服章於身言行措於世由近及遠由輕及重也又案此言德下文言道德者就先王之身而言故曰先王之德行下文非道不行就後人行此德行而言故謂之道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惡烏路切又如字

唐明皇曰言必守法行必遵道言行皆遵
法道所以無可擇也禮法之言焉有口過
道德之行
自無怨惡
邢氏昺曰服言行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
愼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
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司馬氏光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謂出於
身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謂接於人者
也擇謂或是或非可擇者也言滿天下無
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謂及於天下者也
言行雖遠及天下猶
無過差爲人怨惡
尹氏焞曰服至卿大夫則有降而無
益則是王侯故只說言行不說服也
范氏祖禹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下也然
則言滿天下亦不必多行滿天下亦不必

著一言一行皆足以塞
乎天下其可不愼乎
吳氏澄曰非法不言法即上文所謂法言
非道不行道即上文所謂德行口過謂言
不合法出口有差怨惡謂行不合道召怨
取惡所言皆法言則口無可揀擇之言雖
言滿天下在已亦無口過所行皆德行則
身無可揀擇之行雖行滿天下在人亦無
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
命他邦故言行滿天下人之相與先觀容
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
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上文首服
次言次行者蓋先輕而後重是故以下
申言言行而不及服者蓋詳重而畧輕
孔氏尚熹曰聖賢皆以服在言行之先中
庸修身先言齊明盛服孟子云服堯之服
蓋服之不衷則言行俱非觀玉藻深衣之
制則知先王之法服各有矩度一被於躬

即一語一默一動
一靜皆不敢苟矣
葉氏鈞曰擇以決臧否審取舍耳能鑒先
王之成憲則臧否不待決取舍不待審而
踐修立訓自無
畔於先王矣
朱氏軾曰惟道法言故言皆善而無可擇
無可擇又何言過之有言滿天下二句猶
云發貓之
邦行矣
吳氏隆元曰無擇謂言行皆善無可
指摘與呂刑罔有擇言在身同意
耿氏介曰此但申言言行而不及服
者以言行既謹而服即在其中也
庭棟案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其未言未行
之先存諸心者如此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其方言方行之際見諸身者如此言滿天
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其既言既行

之後驗諸世者如此不申言服者上文云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則服先王之法服
可知更無
餘義也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
也廟或作廟○吳氏澄曰古文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庶人之孝下俱無也字庭棟據朱
子刊誤乃古文原本天子諸侯之孝下無也
字卿大夫士庶人之孝下俱有也字案徐氏
鈜曰凡言也則
氣出口下而盡
唐明皇曰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
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
廟之
祀
邢氏昺曰言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
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譏

辱斯及故首章一欽不毀而再欽立身此
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
以言行不虧不毀猶易立身難備也○皇
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
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
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萬說云天子諸侯
名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天下又引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
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
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
司馬氏光曰三者謂出
於身接於人及於天下
董氏鼎曰古者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大夫三廟卿與大夫同若服非法之
服是僭也道非法之言是妄也行非德之
行是僞也三者有其一則不免於罪而宗
廟有所不
能守矣

孫氏本曰始則致謹於容服言行之間動
遵法度而終於守宗廟者卿大夫之孝之
始終
也
庭棟案上文歷明言行而不及服故此復
中之曰三者備矣則臣職之大端方無闕
失乃能常守宗廟得以追榮其祖考故曰
蓋卿大夫之孝宗尊也宗廟者尊祖廟之
稱禮大夫三廟卿
同故得稱宗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懈詩作解同古隘
切○朱子刊誤刪
此節

唐明皇曰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爲
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邢氏昺曰引大雅烝民之詩言卿大夫當
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

註云敬事其君釋以事一人不言天
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司馬氏光曰言謹
守法度以事君
虞氏淳熙曰仲山甫修其威儀爲王喉舌
早晚小心翼翼式於古訓不敢懈惰專心
以事君王其明哲保身不辱父母的道理
卻盡於此○案衣服言行與詩中威儀喉
舌相合法先王與詩中古訓是式相
合守宗廟與詩中明哲保身相合
陳氏選曰王朝侯國卿大夫之位分雖不
同然章中乃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
詩以事一人之辭而謂專
指王國之卿大夫而言也
張氏步周曰當時君弱臣強僭越禮法所
以貽父母憂者多矣非法非德舞佾歌雍
守宗廟者固如是乎夙夜匪懈
所以特引著於卿大夫之孝

庭棟案守其宗廟卿大夫之所以爲孝而
守宗廟在於守法夙夜匪懈之義也守法
所以事君以事
一人之義也

右第四章今文以此爲卿大夫章第四
邢氏昺曰王制云上大夫卿
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
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之者以其
行同
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
也

唐明皇曰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
敬父與君同事父兼愛與敬也

邢氏昺曰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愛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淺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又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梁王曰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

司馬氏光曰取於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則等矣而敬有殺焉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於事父之道以事君敬則等矣而愛有殺焉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父者愛敬之至隆

范氏祖禹曰人莫不有本父者生之本也事母之道取於事父之愛心也事君之道取於事父之敬心也其在母也愛同於父非不敬母也愛勝敬也其在君也敬同於父非不愛君也敬勝愛也愛與敬父則兼之是以致隆於父一本故也致一而後能誠知本而後能孝

吳氏澄曰愛心生於所親敬心生於所尊母之親與父同君之尊與父同故一取其愛一取其敬惟父尊親並至則愛敬兼隆也

朱氏鴻曰父母皆親故取其事父者以事母則愛母亦同君父一理故取其事父者以事君則敬君亦同但父嚴而母慈愛生於慈故母資其愛親親而君尊敬起於尊故君資其敬若夫父以恩則天親以義則嚴君故愛與敬兼之

呂氏維祺曰資藉也言愛敬其父而藉以愛母敬君皆同也此本人性自然而然非有所強故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

黃氏道周曰父則天也母則地也君則日也受氣於天受形於地取精於日此三者人之所由生也地亦受氣於天日亦取精於天此二者人之所原始反本也故事君事母皆資於父履地就日皆資於天

李氏光地曰資即取也非誠取此以爲彼也凡人之情愛敬兼者惟父母則專愛君則專敬若各取其一者士君子則不然義詳下節

庭棟案愛生於恩敬生於義母以恩勝君以義勝故各有所取而父則恩義並至故愛敬兼之此言士之孝而原其愛敬之情於合處辨其分於分處明其合總之愛敬無偏用事親與事君無二道故下文申言之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長之丈切○今文爵祿作祿位

唐明皇曰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

邢氏昺曰既說愛敬取舍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長謂公卿大

夫言其位長於士也上謂君與長也○舊
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
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
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
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案
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
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
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
長○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
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
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
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
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
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
得祿位故兩言之也○白虎通云天子之
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
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
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

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
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
司馬氏光曰君言社稷大夫言宗廟士言
祭祀皆舉其盛者也禮庶人薦而不祭
董氏鼎曰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
忠矣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
吳氏澄曰士之位卑在上有天子諸侯爲
之君有卿大夫爲之長皆已所當事者孝
即愛也母至親也故愛同於父君則非如
父與母之親也然亦當以愛父愛母之孝
而愛之君至尊也故敬同於父長則非如
父與君之尊也然亦當以敬父敬君之敬
而敬之愛君爲忠敬長爲順忠謂盡心無
隱順謂循理無違上謂君與長在已之上
也祿所食之俸位所居之官士有田祿則
得祭祀其先故庶人薦而不祭士無田則
亦不祭其祿位與祭祀相關士謂王朝侯
國之小臣及卿大夫之家臣王之上士三

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
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
虞氏淳熙曰愛敬二字愛之極便是敬敬
之立原於愛敬兼得愛愛兼不得敬事君
敬同於父亦應愛同於父故取父子之愛
事君就喚做不忍欺君之忠取資父之敬
事君就喚做不敢慢君之順合這兩般不
遺失了一件去事君就能保全祿位安守
祭祀了總來只是一孝孝君時連着
孝親孝親時連着孝君無二道也
潘氏之洪曰五等皆兼全身顯身二義然
天子以天下爲身士以致身爲訓故皆不
言身
也
呂氏維祺曰以敬之敬即承上敬字蓋以
敬父之敬事其長也言敬父而敬兄之敬
亦在
其中

李氏光地曰天子諸侯之愛敬自上而下
故以不惡人慢人不驕不溢言之士之愛
敬自下而上故以愛君敬長言之君不專
敬而以孝事之可謂忠矣長不言長而以
敬事之可謂順矣此經原欲使人推其愛
敬父母之心以及於人故首說資父事母
特爲起下句事君耳至此事君事長乃是
本意蓋皆自父母之愛敬推之也事長本
用敬而曰以敬事長者世固有以
長長不由敬者如告子之論是也
趙氏起岐曰案王制適士一廟祭法適士
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
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官師一廟曰考
廟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東陽許氏曰廟蓋中
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禰卻於禰廟并祭
祖則又有祭祀之典矣祿位之保不易祭
祀之守殊難而忠順即能保之守之忠
順之原由於愛敬則愛敬可或忽乎哉

姜氏兆錫曰孝與敬分言者孝自兼敬而敬必於孝猶忠自兼順而順必於忠也

庭棟案愛敬兼盡曰孝以愛敬兼盡之孝事其君則克盡乃心而爲忠矣長謂同朝之位尊於已者事君猶父則事長猶君故以敬事長則克致其恭而爲順矣忠順不失然後爵祿能保而祭祀可守故曰蓋士之孝云保爵祿者士之位卑故也非所語於卿大夫可知祭義士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無廟此蓋指庶士適士無廟者言故但云祭祀又王制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是也無位則無田故以能保爵祿爲言耳上章言卿大夫此章言庶士而適士官師包舉於中矣

詩云夙與夜寐無忝爾所生 朱子刊誤刪此節

唐明皇曰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

邢氏昺曰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

司馬氏光曰言當夙夜爲善毋辱父母

呂氏維祺曰蔡露云戰兢三詩皆寓不敢之意而頌天子闕庶人謂教兆民者無取加儆賴一人者無待中戒耳

庭棟案忝辱也亦歉也引詩之意謂夙興夜寐以事君當盡其愛敬同於所生而無歉也無歉於事君斯無歉於事父母矣

右第五章 今文以此爲士章第五邢氏昺曰次卿大夫者卽士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

子曰因天之道因地之利 今文無子曰字因天作用天因地作分地○朱子刊誤刪子曰字

唐明皇曰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

邢氏昺曰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安寧卽閉藏之義也謂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穫刈冬藏則入廪也周禮大司徒云五地一曰山林二曰山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

范氏祖禹曰因天之道用其時也因地之利從其宜也天有時地有宜而財用於是

乎滋殖聖人教民因之以厚其生

董氏鼎曰天之道謂天道流行四時之運也地之利謂土地生植農桑之利也蓋順天道而不辨地利則物無以成辨地利而不順天道則物無以生必天道地利二者皆得而後生植成遂有以足於衣食矣

虞氏淳熙曰農工商賈皆爲庶人農順時耕穫百工無悖於時商賈日中爲市是用天之道農隨五土之宜百工順川谷之制商旅通九州之貨是分地之利

趙氏起蛟曰庶人以勤四體爲業必上乘天時下因地利而後用力省而成功速若上違寒燠之候是天有顯致而人自背之下失高下之宜是地有美利而人自棄之其不爲飢寒所困者幾希

庭棟案天之道如雨暘寒燠之候地之利如魚鹽種植之宜兼農工商賈而言天地之化滋生物產以濟民命所以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者順其自然則事半而功倍也庶人以治生爲本若失天之道失地之利則先無以治生矣何以言孝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養羊尚切

唐明皇曰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庶人爲孝唯此而已

邢氏昺曰魏註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畧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唯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辭也

司馬氏光曰謹身則無過不近兵刑節用則不乏足供甘旨能此二者養道盡矣明自士以上非直養而已要當立身揚名保其家國

吳氏澄曰謹其身不爲非僻不犯刑戮用財有節量入爲出以給父母之衣食俾無闕供也庶人謂王畿國都家邑之民

朱氏鴻曰處事得宜用財有道既不陷於刑戮而又能免於飢寒不惟能養父母之口體而養志亦在其中矣

程氏楚石曰以養爲孝便是今之孝者謹身二字多少道理便該敬字在內

葉氏鈐曰庶人養父母以謹身節用爲孝謹身即立身也

李氏光地曰庶人非無愛人敬人之理然所及者狹故畧之且謹身節用則亦無怨而不爭矣

趙氏起蛟曰以用也從上謹身節用來故必謹身節用以養而後可言孝不謹身節用而妄作妄費父母對此有食不下咽者矣雖日用三牲之養不得謂之孝也

庭棟案謹身猶言安分節用不妄用也上文因天之道因地之利即財用所由來然不能安分必至犯法喪厥身家尚何言節之有故必先能謹其身而後能節其用也養兼衣食居處之事以養父母者承上節及本節而言生財之道既因乎自然則以養父母者不憂其不繼用財之道克謹乎常分則以養父母者不虞其不給故曰此庶人之孝云此者明言養父母之事故直指之養爲孝之一端庶人能此便可云孝非謂庶人之孝以此爲限也

右第六章今文合下第七章爲庶人章第六邢氏昺曰庶者衆也謂天下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已以通一本亦作以○今文無已下字吳氏澄曰依大學經文例不應有呂氏維祺曰天子已下指諸侯卿大夫士與大學不同○吳氏隆元曰邢氏謂故者逮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然以故字爲章首如中庸故至誠無息亦然不必致疑也

唐明皇曰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

此理故曰未有

邢氏昺曰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於孝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孝道包含之義廣大塞乎天地橫乎四海○經言孝道無終始謂難備終始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事可稱則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行孝甚易無不及之理固非孝道不終始不致必及之患也○及謝之萬以為無終始恒患及未之有者少賤之辭也劉瓛云禮不下庶人若之謂我賤而患行孝不及已古未之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狀少賤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為患及身今詳以為自患不及將有說乎答曰案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若案註說釋不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皆謂有患貴賤行孝無及之憂非以患為禍也論語不患人之不已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左傳又曰宣子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蒼頡篇謂患為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尚以為難則寡能無識固非所企也今為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通經鄭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答曰來問指淫凶悖慝之倫經言戒不終美善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

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僅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為具美無宜即同淫慝也古今凡庸詎識孝道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令皆及於災便是比屋可貽禍矣而當朝通識者以為鄭註非誤故謝萬云言為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註云善未有也諦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垂文包於上下盡力施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如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昧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施化惟待聖人千載方期一遐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為慮說者與制旨曰嘵乎孝之為大若天之不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於己者哉

司馬氏光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於禍敗而羞及其親也其親未足為孝也

范氏祖禹曰庶人以養父母為孝自士已上則莫不有位士以守祭祀為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為孝諸侯以保社稷為孝至於愛敬之道則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者孝之終始自天子至於庶人孝不能有終有始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天子不能刑四海諸侯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能守宗廟士不能守祭祀庶人不能養父母未有災不及其身者也

董氏鼎曰夫子既條陳五孝之用具言孝道之極至謂以此之故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各盡其孝而有終始則禍必及之如前所云者苟或雖知爲孝而無終始則禍必及之不得如前所云者蓋孝雖有五等之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故夫子通設此戒以結上文

朱氏申曰貴賤雖殊孝道則一而謂有始無終而以不及爲患者天下必無是理

吳氏澄曰患禍難也不能事親立身則禍難必及之甚則天子不能保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虞氏淳熙曰這孝道了一人停了一刻就有不到處如何稱至德要道今看五等人沒一箇不行這孝有事親時節有事君時節有立身時節時時更改種種不同卻元來是不變不遷的眞體要尋他歇尾處不得尋他起頭處不得眞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世人只因日用平常忽畧了他毋患他有不到處他豈有不到處也

蔡氏悉曰夫孝天性也始何所始終何所終本乎至情隨分自盡無有患其不及者也大舜養以天下曾子養以酒肉其道一也

朱氏鴻曰夫孝因乎心者也所存所發而無間於內外無久無暫而頃刻不可離何嘗有終始乎人病不求耳因心以爲孝則發有日之誠自有不可已者而誘諸力不能豈有此理乎夫子列五等之孝而敎人因其分之所得爲與力之所可爲者而行之亦甚易易耳故終之以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呂氏維祺曰患作禍患之患與下災害禍亂五刑大亂等語相合令人悚然起畏

李氏光地曰孝無終始者言孝無間於終始也孝無間於終始而患不能及乎孝則

無是理也

姜氏兆錫曰患之言害凡五孝皆言立身行道之實而守身事親之意具其中矣此所以孝有終始而患自無也故反言以總結之或疑庶人無位雖立身豈能顯揚其親曰人第患不能立身耳以祿養不如以善養無忝所生即是揚名顯親也庸待外乎首章孝之始孝之終及此孝無終始皆不言中於事君以此學者詳之

庭棣蔡故者總承上五孝而言所以古文別爲一章也已下指諸侯卿大夫士無終始者承上五孝章蓋字此字而中其義謂五孝之目不過舉其大概孝道廣大無窮蓋無端倪非名言所可竟也患憂也及謂及於孝孝因人心所自具隨分盡力亦無不及而苟憂其不足以及於孝者理所未有也與論語我未見力不足者義同又察首章孝之始孝之終邢氏曰夫有先後非事理有始終此云無終始正所以發明孝理之無終始也凡言始終則先後有次之謂言終始則循環無已之謂義本不同非終指立身始指事親可知矣

右第七章 今文連上章爲庶人章說見前○朱子刊誤自首章至七章合爲一章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

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貫通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吳氏澄曰澄謂以上經文朱子合其離析去其增加以復於舊既得之矣然細味之則與大學經文純是聖言者頗覺不倫終於立身下敷陳五孝語辭體段各異似非同出一時諸侯卿大夫士三節尤爲繁複疑亦有掇取他書傳會其間者但自周末先秦時已有之蓋如二記三傳所載聖言雖皆出於七十子之徒而所傳所聞

不無失實失當者爾○姜氏兆錫本義自天子章至此合爲第二章以爲德教自天子始至諸侯以下則奉而行之者耳諸侯去驕泰謹節度則服言行可知但卿大夫祿位不必言高危滿溢故止云服言行也忠順卿大夫士同而移孝作忠自士始故士特言忠順若庶人則躬耕以養足矣五孝分不同而愛敬之教則同故此以下各章多言愛敬之德

孝經通釋卷第三 終

孝經通釋卷第四

嘉善曹庭棟學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夫音扶行下孟切下同○今文之經之義之行三句下並有也字

唐明皇曰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

邢氏昺曰經常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爲義也鄭註論語云

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之常德也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云天之經地之義又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常也

程子曰或問孝天之經地之義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司馬氏光曰言孝者天地之常自然之道民法之以爲行耳其爲大不亦宜乎

范氏祖禹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始則父道也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生則母道也天施之萬物莫不本於天故孝者天之經地生之萬物莫不親於地故孝者地之義天地之道順而已矣經者順之常也義者順之宜也不順則物不生天

地順萬物故萬物順天地民生於天地之間爲萬物之靈故能則天地之經以爲行在天地則爲順在人則爲孝其本一也

直解曰這箇孝在天是經常的道理在地是合宜的道理在人是百行中頭一件事天上運轉日月星辰地上發生草木萬物不曾停住人將天地做法則行的孝道也不曾停住了

楊氏簡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卽事君事長之道卽慈幼之道卽應事接物之道卽天地生成之道卽日月四時之道卽鬼神之道

董氏鼎曰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爲宜故曰義人生天地間稟天地之性如子之肖像父母也得天之性而爲慈愛得地之性而爲恭順慈愛恭順卽所以爲孝故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

吳氏澄曰經如布帛在機之直縷條理一定者也義裁制得宜者也蓋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之旣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而義在其中矣

虞氏淳熙曰孝在混沌之中生出天來天就是這箇道理生出地來地就是這箇道理生出人來人就是這箇道理因他常明喚作天經因他常利喚作地義因他常順喚作民行○河間獻王問董仲舒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春木主生夏火主長季夏土主養秋金主收冬水主成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此之謂也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此爲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張氏雲鸞曰孝之爲道豈自先王有之哉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也而民是則之者言天有日月星辰明臨於下紀乎四時之常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地有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之常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以色養無違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

李氏光地曰曾子旣聞夫子之教故歎孝之大夫子因極言之謂天地爲萬物之父母故事父母如事天地是孝乃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也

朱氏軾曰經總名義是纖悉不紊處

吳氏隆元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爲三極大中之矩孝者仁義之實非孝則人極不立矣

耿氏介曰經者常也天以生物爲常這生物之心在天爲元賦於人爲仁仁主愛而愛莫先於事親可見這孝原頭是本天之常道來故曰天之經義者宜也地以利物爲宜地統於天而義本於仁物得天之元氣以生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使物物各得其所宜人得天之仁理以爲孝親親仁民愛物使事事各得其所宜可見這孝之發用便與地之利物相似故曰地之義民統人而言民戴天履地居仁由義而孝爲民

百行之原故曰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總束上文順天敘之之辭

趙氏起蛟曰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此聞言有得而歎美之辭夫子前言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不過即其用之係於一身者而言此言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從本體合一處示人明人與天地無二理也無二理者無二孝也自夫動違其經而天地與人始判然有二今能一一則效便復與天地爲一其則到盡處即是一聖人踐形惟肖之功而參天地贊化育亦不難矣

張氏步周曰天心仁愛而一本之愛爲秉彝之愛豈非天經地道順承而大孝順親爲利物之和豈非地義人道無不知愛敬而孩提稍長具愛敬之良豈非民行是則孝在天地爲經常不易之理而民秉以爲性則而效之天效其能地生其順人固以孝仰法乎天地也

姜氏兆錫曰經之言紀謂日月星辰之成象燦然其有紀而孝之爲經如之義之言理謂山川原隰之成形秩如其有理而孝之爲義如之行之言德謂仁愛敬讓之成性溫乎其有德而孝之爲行於是見焉是則之則自烝民同具而言也

庭棟案論孝而推本於天地明其所以大也天之經謂自然之常理地之義謂當然之正道人之行謂循乎自然之常理由乎當然之正道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乃申明上文之意天地俱謂之經者天統乎地常然即本乎自然正道莫非常理也民猶人也兼聖凡而言則法也天地之經而人即法之以爲孝行者也

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

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治直吏切○今文因天作則天義作利

唐明皇曰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邢氏昺曰制旨云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利人無以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者大利之性也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塗而一以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教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備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爲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之業焉

司馬氏光曰王者逆於天地之性則教肅而民不從政嚴而事不治今上則天明下則地義中順民性又何待於嚴肅乎

范氏祖禹曰則天地以爲行者民也則天地以爲道者王也故上則因天之明下則因地之義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皆因人心也

董氏鼎曰衆人之中又有聖人者出法天道之明因地道之義以此順天下愛親敬長之心而治之是以其爲教也不待戒肅而自成其爲政也不假威嚴而自治無他孝者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政教之速化如此

吳氏澄曰上文言民以天地之理而爲行此言聖人以天地之理而爲教也明理之顯著者即所謂經也因遵依也教者化誨而使之效政者勸禁而使之正也肅言其聲容嚴言其法令信從其教之謂成服從其政之謂治

虞氏淳熙曰前說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正爲根原係天地人之自然故也

蔡氏悉曰乾以易知則天之明不慮之良知也坤以簡能因地之利不學之良能也利即坤不習無不利之利良知良能民之行也愛敬生於孩提仁義達之天下而然而不可禦也教成而政治矣以順天下豈有驅迫勉強於其間哉

潘氏之淇曰乾知大始主知言故曰明坤作成物以作言故曰利明有炯然常照意利有贊然善下意

呂氏維祺曰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經故常明義故民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下愛敬之心而立之政教是以其化之神如此

黃氏道周曰法之則明因之則利舍是則無以和睦於上下是故孝也者天下之大

順也

葉氏鈴曰順如水之就下是以其爲教也不令而行不疾而速

李氏光地曰天經曰明所謂天之明命嚴之稱也地義曰利所以利養萬物慈之意也因天地生物本然之理以制民行所以爲順也教不肅而成者以其身先之也政不嚴而治者以其教化之也身先之者教之本政治之教者政之輔

吳氏隆元曰天有常明日月是也地有常宜山澤是也日月順乎天山澤順乎地人子順乎親皆萬古不易之常理故聖人則天明因地義以順天下也

趙氏起蛟曰民必以經爲則而始成其爲人而有不盡則者聖人憂焉爰立爲則天因地之教蓄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無一毫矯揉造作於其間

庭棟案因依也猶則也此自聖人立極者而言承上文言天地之經惟爲民則所以聖人因天之明因地之義其則天地以盡孝如此而即以之順天下之民亦順其所同則者而已變經曰明極言其理之顯著如七政之麗天而迭運是也義不更言明者五土燥溼之宜地有實象可驗故也而其順之之術曰教曰政惟其順也故教可不肅政可不嚴教主勸導故曰成政主法令故曰治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道音導好呼報切惡烏路切又並如字○今文

道作導○司馬氏光曰教當作孝聲之誤也○朱子刊誤刪此節及下節凡六十九字

唐明皇曰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君愛其親則人無有遺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而不敢犯也

邢氏昺曰鄭註言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王註言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即天子章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易稱君子進德修業又論語云義以爲質又左傳說趙衰薦郤縠云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是德義之利是爲政之本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爲羣情所慕則人起發

心志而效行之○魏註案禮記鄉飲酒義
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言
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競也
又禮記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
其中也外謂跡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
聽樂以正之謂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撿之
撿之謂撿束也心跡不違於禮樂則人當
自和睦也○案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
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
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
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
止之使其懼而不爲也
司馬氏光曰言知孝爲天地之經易以化
民也其親謂九族之親疎且愛之況於親
乎陳謂陳列以教人興行起爲善行禮以
和外樂以和內君好善而能賞惡惡而能
誅則下知禁矣五
者皆孝治之具

范氏祖禹曰先之博愛者身先之也博愛
者無所不愛況其親族其可遺之乎上之
所爲不令而從故君能博愛則民不遺其
親矣陳之以德義德者得也義者宜也得
於已爲宜於人必可見於天下則民莫不興
行矣爲上者不可不敬爲國者不可不讓
先之以敬讓所以教民不爭也禮非玉帛
之謂樂非鐘鼓之謂禮以修外主於節樂
以修內主於和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五典
五禮所以奉天也有序則和樂故樂由是
生焉有序而和未有不親睦者也上之所
好不必賞而勸上之所惡不必罰而懲好
善而惡惡則民知所禁甚於刑賞故
人君爲天下示其好惡所在而已
朱氏申曰先王見得孝之爲教可以化民
所以先推愛親之心以博愛其民而民無
有遺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而民皆興起
於所行先以恭敬遜讓率民而民無有相

爭鬭者道引也道民以禮而防其僞道民
以樂而防其情而民自然和睦示之以好
使民趨之示之以惡使民避
之則民知有禁令不敢犯也
虞氏淳熙曰先王把愛父愛母極大的愛
來順天下天下人自然不忍遺棄二親就
將此仁愛之所統喚做德義的與他陳說
一番衆人便都全修百行矣先把這敬父
敬母的敬讓來順天下天下人自然不敢
好勇鬭狠就將此敬讓之文喚做禮樂的
與他開導一番衆人卻都和順親睦矣又
將禮樂之情喚做好惡的與他披露一番
衆人便都怕犯禁令矣孝曰博愛曰德義
敬讓曰禮樂曰好惡乃孝之支先王之教
也曰莫遺親曰興行曰不爭曰
和睦曰知禁乃先王之化民也
呂氏維祺曰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
教皆可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

先王有見於此而必以身先之也博愛敎
讓以身前乎民故爾曰先之德義之美可
布故陳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辭容可引故
導之善當好惡當惡善有慶惡有刑可以
昭明勸戒故示之此五者則
天地之經以孝教民之目也
黃氏道周曰孝而可以化民則嚴肅之治
何所用乎孝曰教也教以因道道以因性行
其至順而先王無事焉博愛者孝之施也
德義者孝之制也敬讓者孝之致也禮樂
者孝之文也好惡者孝之情也五者先王
所以教也虞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敬寬在於上親
遜著於下二者唐虞之所以成治也
毛氏奇齡曰或問孝本天地之經而民是
則之故其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是成
教者孝之效也而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
民則所云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者非孝之

效而教之效矣故溫公改教爲孝然則收
之豈過乎答云聖人之言矢口成文無邊
無幅非可量其短長而齊其參錯中庸取
人以身脩身之效也既而曰思脩身不可
以不知人則取人又脩身之功矣故此章
初言孝繼言教而其言教則又雜出之以
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諸名如中庸初言人
存繼言脩身而其言脩身則又雜出以仁
道義禮事親
知人諸名也
葉氏鈴曰天經地義人行天人一理
博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聖凡一心
李氏光地曰見教之可以化民舉中之辭
也先之以博愛敬讓者推其孝以行愛敬
身先之事教之本也陳以德義導以禮樂
者敎之博愛敬讓教之具也示以好惡則
有賞罰懲勸法制禁坊之
設政之事而教之輔也

耿氏介曰博愛謂百方去歡愛其親張子
所謂聚百順以事親是也博愛句是孝主
腦下四句
推開說
姜氏兆錫曰承上文言先王見孝之可以
化民如此故既先之因以陳之導之示之
而民無不化也先王非謂化民而始身先
以孝蓋明帥下之理如此以起陳之導之
示之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或
問先之之博愛之下繼以陳之德義先之敬
讓之下繼以導之禮樂何也曰非謂博愛
不關禮樂敬讓無與德義也但愛敬同原
而異用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故繼愛以
德義禮者敬而已矣故繼敬以禮樂後章
亦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
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此推之
其義
可見

庭棟案上文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但
言其理如此尚未明指政教之實事及治
成之明效故復申言之先王即因天因地
之人教教孝也上言政教而此獨言教者
教可該政也化猶成也治也先王見教之
可以化民者惟其因天因地以順天下所
以確見其如此也是故二字推原之辭先
之身先之也愛敬即愛敬其親愛而曰博
仁民愛物廣而推之敬而曰讓事兄事長
類而及之陳者陳說德謂仁義禮智之德
義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德義
者博愛之原故先之而又陳之道者引導
禮以修外檢束其體樂以修內和平其志
禮樂者敬讓之跡故先之而又道之其敎
之不肅可知而民莫有遺棄其所親則已
化於博愛矣且更興起而敎行則化於德
義有然而民不相爭鬬則已化於敬讓矣
且更各相和睦則化於禮樂有然教之不

肅而成如此示之謂立法以示之率教之
民則當好好者有賞以爲勸不率教之民
則當惡惡者有罰以爲懲是所謂政也示
之不過好惡其不嚴可知禁止也言不敢
犯也民知禁者知不率教之有罰而不敢
犯則又化於所示之中矣政之不嚴而治
又如此此一節皆申明上文之意其詳於
教而畧於政者政特輔乎教之所不及故
畧言之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赫一本作赫同火白切

唐明皇曰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
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而人皆瞻
仰之
也
邢氏昺曰毛傳太師太傅太保周之三公
尹氏時爲太師故曰師尹也○孔安國曰

具皆也爾女也人具爾瞻謂人皆瞻女也○此章再言先之是君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導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爲政也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引詩是明下民從上之義師尹大臣也人君爲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助行之者人之從上非唯從君亦從大臣故引以結之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

司馬氏光曰具俱也言上之所爲下必觀而化之

直解云赫赫是威嚴光顯的意思夫子引詩來說道周朝的太師尹氏百姓都瞻望着他這箇正說在上而的人百姓都看着不可不先行孝道

虞氏淳熙曰夫子引節南山詩謂尹氏不過是太師百姓且瞻望他況明明天子爲

四海具瞻可不立教以化民乎

呂氏維祺曰此章與天子之孝互相發明先王天子也教德教也博愛敬讓者愛敬詣於事親也德義三者皆德教也先之陳之導之示之也加於百姓也民莫遺其親之五者刑於四海也引詩之言師尹者況一人也民兆民也具瞻者賴之也○案大學平天下章亦引此詩朱子註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又曰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

黄氏道周曰言夫嚴肅之不可爲治也具瞻所以敎愼也

葉氏鈐曰此詩刺幽王用尹氏以致亂孔子引之隱然謂幽王不能以孝治天下爲後世炯戒也大學引節南山之什爲不能絜矩之戒其意亦同

趙氏起蛟曰此詩周家父刺幽王用尹氏以致亂而作此則言其係天下之望之辭也以見居高者不可徒恃爵祿之崇而以民之視聽爲可忽也

庭棟案引詩言師尹者借以明具瞻之意蓋孝爲天地之經民則之以爲行但民不能自則皆瞻仰在上之人有政教以化之也

右第八章今文以此爲三才章第七邢昺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朱子曰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

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爲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其日聖人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爲孝乃得麤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卻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粧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之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吳氏澄曰右傳之四章釋教之所由生刪去六十九字依刊誤○姜氏兆錫以此爲第三章謂孔子因曾子歎孝之大而首明其所以大

者由於法天地以施大順之致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今文歡作懽下並同

唐明皇曰言先代明聖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邢氏昺曰章首稱子曰者事訖更別起端首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左傳照臨四方曰明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汎指前代聖王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案五等之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小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言雖至卑盡來朝聘天子以禮接之是皆廣敬之道也得諸侯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者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經稱先王有六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指行孝王之祖考

司馬氏光曰遺謂簡忽使之失所也莫不得所欲故皆有歡心以之事先王其孝孰大焉

范氏祖禹曰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待公侯伯子男以禮可知矣上以禮待下下以禮事上而愛敬生焉愛敬所以得天下之歡心也以萬國歡心而事先王此天子孝之大者也

董氏鼎曰小國之臣謂土地褊小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是也夫子言昔者明哲之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推其愛敬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遺忽而況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故所以得天下萬國之歡心天子建國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十里以下皆小國也合大小之國極言其多故曰萬國皆得其懽悅之心則尊君親上人心和而王業固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孝道至矣蓋明足以有見而知事理之必然誠足以有行而不忽於微賤則萬國歸心先王世享矣夫子所以首稱明王而繼言其不敢蓋不敢之心則祗懼之誠也卽經言天子之孝不敢惡慢於人是也

吳氏澄曰以孝治天下者謂天子能孝於先王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一國以及天下之萬國也遺謂忽之而不省錄小國之臣謂子男之卿大夫萬國統五等君臣而言蓋能孝於先王然後能推之以及天下而得萬國之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先王者有未至也天子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王爲孝

孫氏本曰承上章言民之感化在下而樞機在上故先王以孝治天下惟推愛敬其親之心不敢惡慢於人不遺者愛也不敢遺者敬也

黃氏道周曰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得萬國而不得其懽心雖得萬國安用之乎

李氏光地曰上章所謂先之以博愛敬讓者推孝之心以行其愛敬者也此章所言則以愛敬而得人之懽心以成其孝者也自有天下國家者皆然足以發明自天子

至庶人之
孝之說
孔氏尚熹曰只此孝治天下之一言該盡
帝王之道矣漢室諸帝皆謚曰孝得古人
之遺
意
趙氏起蛟曰公侯伯子男與小國之臣皆
人之屬以言天子故特舉君長而言不及
細民也事其先王而得萬國之懽心可見
上之施愛敬於下者及身而止下之致愛
敬於上者兼隆乎祖考治天下也
誠貴夫孝而孝誠在乎愛敬也
張氏步周曰明王欲以孝治天下便灼見
萬國之懽心止此不遺其親一點孝思所
注故雖小國之臣且令之各得隨分以自
展其孝思而況五等諸侯各有定制以守
宗廟之典籍者乎所以國無大小皆得其
孝親之懽心玉帛來同以助祭乎先王而

事先王之孝思始展天下之孝
思與之俱展此天子之孝也
姜氏兆錫曰明猶聖也前二章稱先王以
世言之此章稱明王後章稱聖人君子以
德言之也事者各
以其職來助祭也
庭棟案此章言明王孝治天下之驗遺
怠也小國之臣者小國之君對明王而言
故曰臣稱先王者謂事死如事生可知
末節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也言
以我愛親敬親之心推及乎臣下而不敢
或遺則有以得萬國之歡心還致愛敬於
我而即以愛我敬我之心并而致之於我
親乃為孝之極下二節言諸侯卿大夫分
位有尊卑故人各以類舉
至於感應之間其義一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
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唐明皇曰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
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諸侯能
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
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
邢氏昺曰魏註案周禮云體國經野詩云
生此王國是天子亦言國也易曰先王以
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
天下此言理國諸侯之國也王制云老而
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
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詩云彼都人士左
傳云多殺國士此皆指有知識之人不必
居官授職之士舊解士知禮義又曰士丈
夫之美稱謂民中知禮義者此言諸侯孝
治其國得百姓之懽心也一國百姓皆君
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孔安國曰亦以相
統理是也祭享四時及禘祫也於祭享之

時恭其職事獻其
所有以助於君
司馬氏光曰侮謂輕棄
之也士謂凡在位者
范氏祖禹曰治國者不敢侮鰥寡則無一
夫不獲其所矣以百姓歡心事其先君此
諸侯孝之大者也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天子之於天下諸
侯之於一國有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
得其養則於事先王先君有不至者矣
董氏鼎曰侮慢忽也一命以上謂之士民
則農工商賈也諸侯有卿大夫只言士民
亦舉小以見大耳百姓或謂百官族姓或
謂民之族姓然以上文萬國例之當是姓官
族大夫之家先君始受命為國君者也此
與經言諸侯之孝相發明不敢侮鰥寡即
不驕不奢之極得百姓之
歡心即長守富貴之本也

吳氏澄曰治國者以孝治其國也言諸侯能孝於先君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以及一國之百姓也侮謂忽之而不矜恤士民之秀也百姓通士民鰥寡而言窮民凡不侮則凡衆民與夫秀於民而為士者有以得其懽心可知矣如是乃所以事其先君也蓋能孝於先君然後能推之以及一國而得百姓之懽心否則是其所以事先君者有未至也諸侯亦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君為孝○或曰子謂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獨無母存者乎曰聖人立言舉尊以包卑故上章及此章與中庸論武王周公皆以宗廟事死之孝而言若有母存則事生之孝固在其中矣

朱氏軾曰案言先王先君則生存者可知先儒謂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故言先王先君未當

趙氏起蛻曰此申明諸侯愛敬之推於一國者而言蓋鰥寡士民皆天子所寄托而先君所保護者一念及此則愛敬之不暇而敢侮乎觀於不侮百姓咸發其愛敬之懽心以及夫先君誰謂鰥寡士民可侮哉

庭悚案治國者以孝治其國也不敢侮鰥寡書云無虐煢獨是也士為四民之一曰士民者兼四民而言鰥寡士民統謂之百姓百姓言其衆大學云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國之所重者百姓故不言卿大夫而言百姓也稱事其先君者天子稱先王則諸侯稱先君矣

除義並同上節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失舊本誤作侮案古文傳自劉炫炫解經作失

可據見下邢氏疏

唐明皇曰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養其親

邢氏昺曰案尚書費誓曰竊牛馬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為奴婢是家之賤者也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者小謂臣妾大謂妻子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大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此言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劉炫云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人輕侮欺陵故曰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況士民卿大夫況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況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況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況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況家人之貴者也

范氏祖禹曰治家者必御臣妾以道待妻子以禮然後可以得人之歡心而不辱其親矣

董氏鼎曰此言卿大夫之孝治士庶人亦并舉矣古者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所謂臣妾也臣妾賤而疏妻子貴而親人之情常厚於親貴而薄於疏賤而昔之卿大夫以孝治其家者推其愛敬之心曾不敢失於臣

妾之心彼疏賤者尚如此而況於妻子之親貴者乎

吳氏澄曰謂卿大夫能孝於親推其愛敬於一家之人也失謂不得其心人通妻子臣妾言於臣不失則子可知於妾不失則妻可知如是臣乃所以事其親也蓋能孝於父母然後能推之於一家之人而得其懽心否則所以事其親者有未至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呂氏維祺曰上節及此節言明王孝治天下之致有以感化之非上節爲諸侯之孝此節爲卿大夫之孝也觀末節云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可見

庭棟案治家者以孝治其家也失謂失其待之之道臣家臣妾媵妾儀禮喪服傳曰貴臣貴妾明臣妾亦有貴賤此就賤者言之妻者齊也子者嗣也家之貴者也妻子臣妾盡乎一家之人矣以事其親者就生事言則死事又可知與前二節稱先王先君者其意互見也餘義並同前二節又案小國之臣曰遺者偏隅蕞爾易於忽忘故也鰥寡曰侮者窮民無告易於凌虐故也臣妾曰失者左右近習易於脫畧故也而乃並云不敢皆其愛親敬親之所推焉者夫是之謂孝治前章不敢惡慢於人形容愛敬其親之極至此章不敢遺與侮與失推此愛敬以及人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

天下如此

夫音扶享如字又賈氏昌朝曰享獻也呼兩切神受其獻曰享呼亮切災一本作烖司馬氏光曰古文亂作𤔔舊讀作變非○今文孝治天下之下有也字

唐明皇曰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懽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上敬下懽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

邢氏昺曰此總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天下則諸侯以下各順其教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得懽心親若存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氣降生感動昭昧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爲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故能致如此之美○皇侃云天反時爲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爲妖

妖即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則逢殃爲禍臣下反逆爲亂也

司馬氏光曰治天下國家者苟不用此道則近於危辱非孝也災害不生天道和禍亂不作人理平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使國以孝治其國家以孝治其家以致和平之應也

范氏祖禹曰知幽莫如顯知死莫如生能事親則能事神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其理然也災害天之所爲也禍亂人之所爲也夫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至於陰陽和風雨時故災害不生禮樂興刑罰措故禍亂不作

眞氏德秀曰人和則天地之和也應其始推愛敬親之心以及人其終獲愛敬人之應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者如此後世之君虐民怒禍至危親以及宗廟然後知聖

言眞著
寃也
董氏鼎曰夫然猶言惟其如此也故猶言
是以如此也安者其心無憂享者其寃來
格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明王之以孝治
天下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上所以諸侯
以下化
而行之
朱氏申曰和則災害無由
而生平則禍亂無由而作
吳氏澄曰親安指事親而言鬼享指事先
王先君而言享饗通謂歆享其祭舉天下
則國家在其中和平謂各得其懽心而無
有乖戾偏頗也天災之甚者爲害人禍之
甚者爲亂由鬼享而上達則天道順而無
災害由親安而下達則人道順而無禍亂
此以孝治天
下之極功也

虞氏淳熙曰凡人含怨忍辱屈意服事於
人受他服事享用終不安樂如今聚着這
許多懽心事生存的父母父母心裏也懽
喜有甚不安樂處聚着許多懽心去事亾
過的父母父母的神靈
也懽喜有甚不歆享處
趙氏起蛟曰天下有天下之災害禍亂國
家有國家之災害禍亂而能各盡其愛敬
以成夫孝治則不生不
作天下國家一而已矣
張氏步周曰普天之下人用和睦以致太
平天災人害自然不生內禍外亂自然不
作明王孝治天下
如此其神效也
庭棟案此承上文三節夫發語辭然者猶
云如是指不敢遺與侮與失而言安之享
之兩之字指得歡心以奉事者而言和平
卽和睦以一家言曰和睦以天下言曰和

平和故平也災害起於不測故言生禍亂
致之有故故言作至於天下和平天地間
皆愛敬所充塞則皆和氣所充塞矣尚何
災害禍亂之爲患哉末又結之曰故明王
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如此二字總括全章
以見治國治家莫非明王孝治所統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行下孟切

唐明皇曰覺大也義取天子有
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
邢氏昺曰夫子述昔時明王孝治之義乃
引大雅抑篇贊美之○鄭詩箋云有大德
行則天下
順從其教
司馬氏光曰覺大也亘也言王者有大亘
之德行謂以孝治天下故四方之國無敢
逆
之

范氏祖禹曰以天下之大而
莫不順於一人惟能孝也
虞氏淳熙曰孔子恐曾子尚疑人各一心
因甚這等通貫便露出箇覺字來見得良
知交徹的妙處乃引詩言人能抑抑敬愼
做得恭人方做得哲人哲人有覺悟處德
行從覺悟處成就他的靈覺之心就是四
方臣民的靈覺之心心心相通有何隔礙
因此四
國順之也
黃氏道周曰覺者所謂教也敎者所謂孝
也民心不懽天下不順雖貞子無以順於
父母故災害禍亂則民心之不順爲之也
和氣生則衆志平衆志平則怨惡息天之
交應而鬼神從之書曰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蓋言順也
庭棟案覺者如先覺後覺之覺德行猶
孝行謂有覺民以孝行者孝本順德則四

方之民無不順從之上以順感下以順應所以得歡心者此也

右第九章今文以此爲孝治章第八邢氏昺曰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敎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朱子曰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仍舊耳後不言合刪者放此○吳氏澄曰右傳之二章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以孝治者順天下也得懽心者和睦無怨也朱子云此言雖善而非經文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澄謂此傳正是發明經中以孝而和之意所謂以事先王以事先君以事親

者言已有是孝愛敬一念由親及疎由尊及卑上下兩間同乎一順故家國天下無一不得其懽心未有不得於親而能得於人者孝子之效驗至此乃所以見其事先事親之孝云爾非謂先得他人之懽心而後以之事其先事其親也舊註以爲得彼懽心以助祭享助奉養蓋害於辭而失其意朱子亦牽於舊註之說故云○姜氏兆錫以此爲第四章謂承上章博愛敬讓之意以申愛敬盡於事親之實而因以著天下大順之驗也

孝經通釋卷第四　終

孝經通釋卷第五

嘉善曹庭棟學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今文無其字

唐明皇曰參聞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敎更有大於孝不

邢氏昺曰乎猶否也

司馬氏光曰言聖人之德亦止於孝而已邪

董氏鼎曰曾子既聞明王以孝治其極致之效如此於是又推廣而言敢問夫子聖人之所以爲治者固皆本於孝矣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德者果無以加於孝乎抑亦

有在於孝之上可以致理成化而過於此者乎

虞氏淳熙曰曾子問前章引詩之言已知孝爲至德還疑是哲人之德未是聖人之德所以又問

葉氏鈖曰前章言明王之治莫大於孝指有天子之位者此章言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指有天子之德者

姜氏兆錫曰加之言尚也曾子問孝治之大又問聖德無尚於孝以揆其本也前告以明王而問乃稱聖人者語敎化則稱王而考德行則稱聖其實一也

庭棟案上章夫子言明王之治以及於人者而言此曾子問聖人之德以盡諸己者而言故下文夫子仰嚴父而極言之云其無以加於孝乎者謂聖人之德果無有大

於孝否蓋聖者神明不測之號疑若聖人之德有加於孝故以是問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行下孟切

唐明皇曰人爲貴者貴其異於萬物也孝者德之本也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邢氏昺曰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鄭註云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案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

物也嚴敬也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案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

司馬氏光曰人爲貴者人爲萬物之靈莫大於孝孝者百行之本嚴謂尊顯之聖人之孝無若周公事業著明故舉以爲說

范氏祖禹曰天地之生萬物惟人爲貴人有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聖人者人倫之先也惟孝爲大嚴父孝之大者也天子有配天之禮配天嚴父之大者也自周公始行之

朱子曰嚴父只是周公於文王如此稱纔是成王便是祖此等處儘有理會不得處又或問先生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必若此而後可以爲孝豈不啓人僭亂之心而中庸說舜武之孝亦以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言之如何曰中庸是著舜武王言之何害若汎言人之孝而必以此爲說則不可

陸氏九淵曰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浸微聖人貴人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至矣

董氏鼎曰人稟天地之性不過仁義禮智信五者而已專言仁又爲人心之全德禮

義智信包括於其中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仁之發見如水之流行親親爲第一坎仁民爲第二坎愛物爲第三坎此人所行之行莫大於孝也人惟不知孝之大也而失於自小惟不知人之貴也而失於自賤自賤則雖有人之形無以遠於禽獸矣自小則雖有聖賢之資無以拔於凡庶矣此自夫子答曾子之問先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若夫孝於親之道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配享上天惟天爲大尊無與對而能以己之父與之配享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綱陳紀制禮之節則有限求其能盡孝之大而嚴父以配天者則惟周公其人也

朱氏申曰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人獨得其秀而爲萬物之靈

吳氏澄曰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行者人之所行也人物均得天地之氣以爲質均得天地之理以爲性然物得氣之偏而其質塞是以不能全其性人得氣之正而其質通是以能全其性而與天地一故得天地之性者人獨爲貴物莫能同也

虞氏淳熙曰直把父親配了無聲無臭的天再尊嚴不去了纔是大孝

蔡氏悉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父子之道天性也率性而愛敬之謂之孝是曰性善至於配天而性無毫髮不盡矣夫子言性切近精實如此

朱氏鴻曰命諸天則謂之性體諸身則謂之行

黃氏道周曰聖人之道顯天而藏地尊父而親母父以嚴而治陽母以順而治陰嚴者職敎順者職治敎有象而治無爲故曰嚴父不曰順母曰配天不曰配地是聖人之道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衆人知父而不知天有知嚴父配天之說者則通於聖人之道矣

李氏光地曰此章申夫孝天之經之意也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萬物得之惟人最全五常之發百行共貫孝爲之先是以獨大

朱氏軾曰人爲萬物之靈以其得於天地者全也仁義禮智性所自有子臣弟友道所共由人者仁也親親爲大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

吳氏隆元曰周公其人也此人字與上文兩人字照應謂周公能立人之極

趙氏起蛟曰人爲萬物之靈故貴孝爲百行之原故大聖人亦人耳豈能加毫末於是故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者承上莫大之意而節舉其一端也蓋孝以嚴父爲大者見孝之節文雖多總莫出於敬也敬父以配天爲大者見敬之條目不一而總無加於配天也

張氏步周曰兩莫大字正與無加相承言孝而說天地之性正以孝爲天經地義民行故又說人爲貴非以人之靈萬物爲貴正以人之克盡天地之性爲貴也以此性率而由之卽爲人之行而百行皆以孝爲宗莫大乎孝也而孝何爲大莫大於嚴父矣孝子之視無形聽無聲者直見爲尊嚴而不可犯是愛而以畏出之也至尊嚴莫如天嚴父者至配天而止矣

姜氏兆錫曰性則理也所謂天命之性也萬物同具此性而人爲萬物之靈故貴也行謂率性而行者猶言率性之道也五常之性惟仁爲長而五倫之行惟孝爲大也嚴卽敬也對文則因嚴之嚴其義小敎敬之敬其義大散文則通也配天兼下文配天配上帝而言周公后稷之十六世孫文王之子相王與禮定制故不言周王而直言周公也

庭棟案曾子以德爲問夫子原其德之所自來故先言性性命於天地人物所共故曰天地之性德根於性而能全是德者則惟人故曰人爲貴行德行也人之行不止一端而孝爲至德此其所以莫大也愛敬二端所以行孝嚴者敬之至也孝莫大於嚴父者言敬則愛可知配天者天子之禮因言嚴父而究其極至配天而嚴之分量始完故謂嚴父莫大於配天曰周公其人者所以實配天之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夫音扶○今文來下無助字

唐明皇曰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敎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何以加於孝言無大於孝者

陸氏德明曰后社名稷官名

邢氏昺曰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卽位周公

攝政因行郊天之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是也祀祭也祭天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大報本反始也公羊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明諸侯之尊卑也案史記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卽明堂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侑坐而食也案鄭註論語云皇皇后帝並爲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也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案周禮曰侯服貢祀物註犧牲之屬也甸服貢嬪物註絲枲也男服貢器物註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註玄纁絺纊也衛服貢財物註八材也要服貢貨物註龜貝也此六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城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籩豆亦是助祭之義也

司馬氏光曰武王克商則后稷文王固有配天之尊矣然居位日寡禮樂未備政敎未洽其於尊顯之道猶若有闕及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四海之內莫不服從各率其職以來助祭然後聖人之孝於斯爲盛

范氏祖禹曰四海之內皆來助祭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也

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聚天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或問帝卽天天卽帝而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董氏鼎曰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夫子答曾子之問意已盡矣下文復申言聖人敎人以孝之故

吳氏澄曰郊一國門之外宗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成王時祧文王居穆之

第三廟康王昭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二廟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懿王時文王親盡在三穆之外以其不當祧也故於穆廟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爲宗不在七廟之數穆王以前文王雖未立廟遷居三穆廟中然即其所居之廟亦名爲宗蓋初祔廟時已定爲百世不祧之宗故也宗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爲室則幽暗前爲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鬼尙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尙顯明故於堂也上帝即天也祀之於郊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堂親之而曰帝冬至於國門外之南郊築壇爲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季秋於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於邰周家有國之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家有天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此禮一定而周公之父世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也

○玉山汪氏嘗疑嚴父配天之文陵陽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耳猶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也周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謂嚴父則明堂之配當一世一易矣豈其然乎司馬溫公曰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禮不敢踰也祖已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後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

虞氏淳熙曰周公但制禮文不敢身行禮節後人止要明白禮義豈宜僭用禮儀悟得此禮義透徹人人可以事父配天不必周家父子時明可以事天事親不必冬至

季秋所謂天地之經而民則之是也○案宗祀一語鄭氏引祭法祖文宗武王肅駁之曰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宗者尊也後儒言宗字有據

朱氏鴻曰周公以萬物本乎天文武之功本於后稷故冬至以后稷爲始祖而配天祀於郊冬至者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尊后稷猶尊天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以文王配上帝於明堂季秋者萬物之成尊文王猶尊上帝也

焉氏夢龍曰上帝即天也五帝五行也萬物資始於天然天實無爲效其能者五行也周之王業始於稷而成於文王故以稷配天以文王配五帝若謂明堂祀上帝則與祀郊何別

呂氏維祺曰案此極論孝道之大至於配天即中庸孔子稱舜大孝武達孝極論之至於爲天子宗廟饗子孫保追王上祀等事非謂人人皆可有今將之心也蓋此章與中庸論舜大孝文王無憂武王周公達孝例同看

黃氏道周曰夫道至於嚴父而至矣周人祀后稷而不祀姜嫄配文王而不配太姒郊社明堂於此則必有取之也郊社之義三代異用也社之言地方澤之義也郊之言天圜丘之制也后稷之配太社則自夏爾而始也尊稷以配天則獨周之制也祖文王而宗武王則自成康而始也太王王季不敢言祧皇矣之雅天作之頌是也故議禮者不可不審也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以配上帝非周公之聖則奠之爲也不當周公之身而議郊祀之禮則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作者之慈於是止也明堂之發行六祀焉四立五帝季秋大享是也南郊有三冬至迎長上辛祈穀龍見

大雩是也歲一祀后稷而八享文王聖人之尊親不以踈數爲降殺也其敬益至則其禮益簡簡之者何嚴之也天嚴則曰父父嚴則配天后稷祖也以天之嚴嚴之則亦曰父故配天之父非爾之謂也以嚴而生敬以敬而生孝以孝而生順不如是不足以立教故郊祀明堂性教之合也四海於是觀嚴則於是觀順焉詩曰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蓋謂是也夫當文王之身躬集天命則必配稷於南郊配王季於明堂然且文王不爲之而文王不以是損孝而其緒以界於周公

邱氏濬曰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一歲之間而有二祭既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自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以其形體稱之曰天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禮故屋而不壇以其主宰稱之曰帝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

朱子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共爲壇於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爲一也列聖相仍皆以太祖太宗並配其於孝經之義並用以同行胙合而無間是蓋以義起者與

毛氏奇齡曰宗祀配位祇開王主之如祭法宗禹宗湯類則周宜宗武今反宗文者以鎬京明堂武王既祀文王矣至成王畢喪周公攝政則以武未禘祀故周頌我將仍以文王稱有亨而經云嚴天配天周公其人此周公爲之也若洛邑明堂並祀文

武則烝祭朝享原非宗祀嗣後或祀武或並祀則不可考矣

李氏光地曰推孝之極至於父天母地而子天下皆自父母推之也如周公由文王而遡后稷由稷而遡天與上帝以至四海之內來祭如其孫子皆自其孝親而推極之聖人之德何以加於此乎

張氏步周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之始祖嚴父所自出之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嚴父配天之實事也

姜氏兆錫曰后稷亦言嚴父者凡祖皆有父道統詞也郊謂南郊宗尊也明堂王者出政令之堂一云宗爲宗廟之宗明堂亦宗廟之屬各以其職來朝助祭此又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也

庭棟案此申言周公嚴父配天之事禮祭法虞郊嚳夏郊鯀殷郊冥周郊稷郊祀配天之禮不自周公始之故先言郊祀后稷以配天者配天之常禮也上帝即天也謂既郊稷配天而復以文王爲不祧之宗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嚴父配天之實周公創制也以因也職者職守也助贊襄也因其職守貢其方物以贊襄祀事也助祭亦禮之常至於海內之國各以其職而來非甚盛德能感孚周徧如此乎故德以孝而至孝以嚴父配天而極而謂聖人之德尚有以加於此爲否也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蓋德爲聖人止以成其孝之大故聖人之德非有以加於孝明矣此二節因論聖德無加於孝而極之於嚴父配天因論嚴父配天而證之以周公明非獨爲常人之孝言也故下文又即教敬教愛以廣其義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養羊尚切○司馬氏光曰膝一本作育○吳氏隆元曰故親生之爲句膝下以養爲句○吳氏澄定本以此節移入下章厚莫重焉之下

唐明皇曰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愛親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

陸氏德明曰日者實也日日行孝故無闕也象日

邢氏昺曰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之年教則明不教則昧親愛之心生在其孩幼膝下之時於是父母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

致敬於父母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以愛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宜無待教此言教敬愛者案樂記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淡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和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註取士章之義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

司馬氏光曰此下又明聖人以孝德教人之道也親者親愛之心膝下謂孩幼嬉戲於父母膝下時也當是之時已有親愛之心而未知嚴恭及其稍長則日加嚴恭明皆出其天性非聖人強之嚴親者因心自然敬愛者約之以禮

朱氏申曰教敬因人嚴敬父母之心而教之以廣其敬教愛因人親愛父母之心而教之以廣其愛

董氏鼎曰親父母也養奉養也嚴尊嚴也敬禮敬也親親暱也愛慈愛也聖人教人非強之使然乃順其自然蓋親生膝下其初固惟知有親暱而已未嘗知有所謂尊嚴之道然一體而分則自然有其愛不容已之情天之一性也雖曰親暱而其尊卑自有一定不可易之序存焉天之分也此蓋其本然之所固有而聖人立教亦非強其所無而爲之故曰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所以教之愛敬者不過啟其良心發其善性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陳氏選曰夫子答曾子之問至矣盡矣此復申言教人以孝之故也

朱氏鴻曰膝下之時正孩提之童也便知親養父母是愛之萌芽也嚴畏父母是敬之萌芽也斯時愛敬之念不過親暱畏懼之方形耳聖人恐其後來挾恩恃愛而失

於不敬故因嚴以教敬使愛而不至於褻又因親以教愛使敬而不至於疏此聖人所以有功於人心天理而扶植彝倫於不墜也

吳氏隆元曰親生之謂父母生子也養者子爲父母所養也膝下以養人心自然之愛父母日嚴人心自然之敬

張氏步周曰配天之孝成於嚴父之一念則此知嚴之心卽爲本心嘗推人子愛親之心生於膝下之時孩提自此而養於父母日漸以知嚴是嚴與親之心本心也聖人因乎本心之嚴以教人敬其親敬固行乎心之嚴而謹以將之者耳因乎本心之親以教人愛其親愛固行乎心之親而和以述之者耳

姜氏兆錫曰上文答聖德無加於孝之問其義已極而性以人爲貴人莫大於孝惟

其為德之本則然而敎之所從生者即此矣親猶愛也嚴即嚴父之嚴猶敬也所謂嚴父為大者亦豈待外求哉

庭棟案前言孝莫大於嚴父孝固性之德則嚴實根於性為人心所同具者也而至性之發必先親而後嚴親者戀慕也膝下孩提時也戀慕之心生於孩提時者性中有此愛之理也以因也待後漸長因奉養父母而日加尊畏日嚴亦性中有此敬之理也然止可謂之親謂之嚴其於愛父母敬父母之道則未耳聖人因其嚴而敎以敬之道因其親而敎以愛之道不過因其性而導之而教之先敬後愛者則以愛易能而敬難盡也上文嚴父配天乃由敬而生嚴所以極其敬之量此因嚴敎敬乃由嚴而生敬所以引其嚴之端其跡有先後大小貴賤淺深之不同而其義則一而矣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治直吏切○吳氏澄定本以此節移入下章謂之悖禮之下

唐明皇曰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本謂孝也

邢氏昺曰聖人謂明王聖者通也稱明王者言在位無不照也稱聖人者用心無不通也○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導之斯通壅之斯蔽先王慎其所養於是乎有胎中之教膝下之訓感之以惠和而日親焉期之以恭順而日嚴焉夫親也者緣乎正性而達人情者也故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範則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謂其本於先祖也

司馬氏光曰本謂天性

直解云聖人行的教化不待整肅自然成就行的政令不待嚴切自然平治如何能勾這般只因這箇孝道是那政教的根本來

朱氏申曰蓋由政教所因者本於孝也

孫氏本曰政教乃禮樂刑政之屬治之具也然教所以成政所以治聖人之所因以導民者則以民有此愛敬之性為之本也自夫孝天之經至此凡四節每原道德之本於天地而聖王因立教以成治無非以至德而發之為要道也

吳氏隆元曰上半言聖人能極親嚴之心為人倫之至專言嚴而親在其中下半言聖人因人心本有之親嚴而以孝教天下上半是盡其性下半是盡人之性

張氏步周曰聖人惟以因立政教故不嚴肅而成治若是者何也則以所因者本然之性也教成政治皆從本以達枝者耳此即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也

庭棟案聖人之敎承上敎敬敎愛言又曰其政者政以輔敎也本即孝為德本之本言其因嚴因親者嚴親固性之德而為德之本故不嚴肅而成治如此此章曾子問聖人之德而夫子更推言敎敬敎愛以明敎亦由德而生益見孝之無以加也

右第十章

今文連下十一章十二章為聖治章第九邢氏昺曰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朱子曰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辭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

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仰以附此而不知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爲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卻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已重複不當通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吳氏定本自曾子曰起至何以加於孝乎止凡九十六字以爲傳之三章釋德之本其下移入後章○姜氏兆錫以此爲第五章謂前段曾子但歎孝德之大子亦略言其大而已此又問聖德無加於孝以究之故孔子首原其命於性而爲德本以明聖德之無加乎孝而因言聖人以德本爲教以見聖德與聖教相表裏而總無以加於孝之意也以下諸

章凡以類明此旨淺體味之可見舊合下爲一章且以章首有聖人字而率題爲聖治章者非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今文無子曰字天性及之義下並有也字

唐明皇曰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

邢氏昺曰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是天性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旣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也

司馬氏光曰不慈不孝情敗之也

范氏祖禹曰父慈子孝本於天性非人爲之也父尊子卑則君臣之義立矣故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中庸曰父母其順矣乎父之愛子子之孝父皆順其性而已矣君臣之義生於父子人非父不生非君不治故有父斯有子有君斯有臣天地定位而父子君臣立矣

直解云父慈子孝這箇道理是天生下自然的性子在父子便喚做親在君臣便喚做義這君臣之義都從父子之親上而生將出來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

董氏鼎曰此章雖別以子曰字更端終是承上章之意父子之道天性謂親也君臣

之義謂嚴也

朱氏申曰天性謂人所秉之常性義謂父有君之義子有臣之義

吳氏澄曰父慈子孝乃天性之本然父尊子卑又有君臣之義亦天分之自然

黃氏道周曰性者道也教者義也以養父子之道日嚴者君臣之義也分愛於母故母有父之親分敬於君故父有君之尊也

李氏彪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蓋明一體同氣可共而不可離

朱氏軾曰父子天性以愛言君臣之義以敬言

庭按上章天地之性人爲貴自天地賦於人者而言此章父子之道天性自人稟於天地者而言言父則統母言天則統地道者父慈子孝不言假勉強所謂天性也苟

臣者尊卑之大義父尊子卑自然定分故義同君臣也孝莫切於愛敬上章親生之膝下明愛之見端以養父母日嚴明敬之見端此章父子天性明其所以愛之由君臣之義明其所以敬之由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莫大一本作爲大焉於虔切○司馬氏光曰續一本作績

唐明皇曰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謂父爲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莫重於斯

邢氏昺曰說文云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絶也是父母生已傳體相續此爲大焉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言人子之道於父母有嚴君之義案

禮記文王世子稱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義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者言既有天性之恩又有君臣之義厚重莫過於此也

司馬氏光曰人之所貴有子孫者爲續祖父之業故莫此爲大有君之尊有親之親恩義之厚故莫此爲重

范氏祖禹曰父母生之續其世莫大焉有君之尊有親之親以臨於已義之存莫重焉能知此則愛敬隆矣

董氏鼎曰以父之親言故曰續莫大焉以君之尊言故曰厚莫重焉

吳氏澄曰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既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之厚是謂至尊無有重於此者

黄氏道周曰天言大生君言大臨大生者得善繼大臨者載厚德故曰父母生之君親臨之言父之上配於天下配於君非聖人則不得其義也

庭棟案父母生我所謂續也傳體相續亦卽天性相續其續莫大焉父母之親所謂厚也而有君之尊以相臨則恩義兼厚其厚莫重焉知續之莫大則當盡其愛知厚之莫重則當盡其敬此又承上文以明當愛當敬之故

右第十一章今文上連十章下連十二章爲一章說見前○朱子刊誤合下十二章爲一章說詳下章○吳氏定本連下十二章又參入上章合爲一章說詳下章○姜氏兆錫依刊誤合下十二章爲二章說詳下章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佗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佗人者謂之悖禮佗他本字○今文無子曰字有故字佗作他○朱子刊誤作子故曰

唐明皇曰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敎於人違此則與德禮爲悖也

邢氏昺曰所謂不愛敬其親者是君上不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是敎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是謂悖德悖禮也

司馬氏光曰苟不能恭愛其親雖恭愛佗人猶不免於悖以明孝者德之本也

范氏祖禹曰君子愛親而後愛人推愛親之心以及人也夫是之謂順德敬親而後敬人推敬親之心以及人也夫是之謂順禮若夫有愛心而不知愛親乃以愛人是

心也無自而生焉有敬心而不知敬親是心也亦無自而生焉無自而生者無本也故謂之悖

董氏問曰德主愛亦是就親字說禮主敬亦是就嚴字說此蓋就所因者本也說一本之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水之一源而千條萬派皆此源之流如木之一根而十枝萬葉皆此根之發孟予一本之說並謂是也蓋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佗人則爲順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佗人則爲逆矣

吳氏澄曰不愛敬其親而愛人爲德敬人爲禮則悖矣

呂氏維祺曰德主愛禮主敬愛敬之心厚於一本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則於德禮爲順若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雖亦似德似禮然其於德禮也悖矣

悖則爲逆下文云以順則逆是也

張氏雲鸞曰言不能身行愛敬於吾父母而欲天下之人愛敬其父母則是無而後求於德於禮甚爲悖逆

姜氏兆錫曰愛獨切於中故曰德敬兼發於外故曰禮

庭棟案悖猶逆也愛根於性必自親始若不愛其親而愛佗人則爲悖德敬有其等必自親殺若不敬其親而敬佗人則爲悖禮且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佗人則愛亦非貞愛敬亦非貞敬愛敬皆出於爲而違其所性之常下文謂之凶德是也二章言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與此亦相發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

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今文皆上有而字君子下無所字不貴下有也字○朱子刪誤自此至末並刪去凡九十字

唐明皇曰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所不貴也

邢氏昺曰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謂心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謂賤惡之也

司馬氏光曰承上文言謂之順則不免於逆又不可爲法則得之謂幸而有功利

范氏祖禹曰自內而出者順也自外而入者逆也不施之親而施之他人是不知已之所由生也以爲順則逆不可以爲法故民無則爲失其本心則日入於惡故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也

虞氏淳熙曰悖德悖禮這般的人本要民來法則他不知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誰肯去法則他不惟無以成教就是他的德看來似善已不在善的數內矣大凡道理順則吉逆則凶假饒得了這悖德悖禮二種凶德與天地之性了不關涉君子豈把來當挪人爲貴之性而貴之乎

李氏光地曰以順則逆言於順之道爲逆也悖故逆逆故謂之凶德

吳氏隆元曰悖德悖禮所謂逆也凡民同具天地之性本有順而無逆故無以順則逆之理

姜氏兆錫曰得之謂得志於民言雖得順應於民君子不貴也此反言以起下文庭棟案首章及第八章並言以順天下謂先身行其順而後以之順民故民有所法則焉茲欲以愛敬順民身先悖德悖禮而居於逆民將何以爲法則乎在者意之所厲善爲人性之良即愛敬其親是也凶德者善之反昌黎原道云德爲虛位有凶有吉是也不愛敬其親是爲不在於善而反愛佗人敬佗人是爲皆在於凶德得之謂得民歡心不貴皆失其所以爲貴之理也蓋行此凶德必不能得民之歡心云雖得之君子不貴者決其必不得也所以結民無則焉之意君子指有德而在位者

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樂音洛又五教切尊或作遵○今文斯作思

唐明皇曰不然不悖於德禮也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君行六事臨撫其民邢氏昺曰前說爲君而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慎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事可以爲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修禮法○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中庸稱天下至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也○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已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孔傳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易乾卦文言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也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司馬氏光曰可道純正可傳道也容止容貌動止也言皆當極其尊美使民法之范氏祖禹曰君子存其心修其身爲順而不悖言斯可道皆法言也行斯可樂皆善行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所以表儀於民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德充於內故禮發於外美之至也

蔡氏悉曰可道可樂可尊可法可觀可度此謂可欲之善佛老不先親親是二本也管商政刑驅迫烏知仁義者哉善根斷滅皆爲凶德雖虛無道成霸圖克遂豈君子所貴乎朱氏鴻曰君子者蓋愛敬以事吾親者也以愛敬之德發之於言則言爲可道以愛敬之德措之於行則行爲可樂以愛敬之德施之於身則德義可尊及愛敬之德見之於事則作事可法以動容貌容止可觀也以著行藏進退可法度也孫氏本曰上言悖德悖禮云者即篇首所戒驕溢也此言可道可樂可尊可法可觀可度云者即篇首之欲謹言行飭容服意也呂氏維祺曰道言也蓋謂君子所貴者推愛敬其親之心以一歸之於順故其發於

言措於行修於德義推於作事容止進退之間無非愛敬無非德禮以此臨御其民庶幾順而可則矣

黃氏道周曰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愛敬他人而得富貴君子豈爲之乎君子敬天則敬親敬親則敬身

李氏光地曰言可道行可樂德義可尊者不悖德也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不悖禮也

吳氏隆元曰德義作事即言行也容止進退則愛敬其親之儀文度數也

趙氏起蛟曰君子一言一行皆無所苟自然成其德義合於事宜矣豈不可尊可法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雖聖人性德之事然可觀可度自有漸進之勢亦從慎言行得來而慎言行終不外於愛敬愛敬終必由已親始也

姜氏兆錫曰可道可樂則口皆善言身皆善行矣由是德義充而可尊事爲著而可法則容止可觀動則進退可度又孰非和順之善德爲之哉

庭棟案不然者謂不如是指上凶德而言君子惟不悖德禮是故有不言言即爲人所傳誦之言有不行行即爲人所慕悅之行德義成於內者尊崇奉也作事著於外者法取則也容止以靜時言也觀瞻仰也進退以動時言度遵循也凡其言可爲民則者如此以之臨民所以推愛敬以及人也

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今文行下有其字

唐明皇曰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

邢氏昺曰案左傳北宮文子對衞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尚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文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敘君之威儀也

司馬氏光曰言不爲苟得之功利

范氏祖禹曰言以此臨民則民畏其敬而愛其仁則其儀而象其行故以德教先民而無不成以政令率民而無不行

朱氏鴻曰如是而臨民斯畏其德威而益加愛敬法其端範而日思傚效故德教不待肅而成政令不待嚴而治也

呂氏維祺曰言其民嚴而畏之親而愛之則其所謂順者而傚象之

李氏光地曰不悖德是以其民畏而愛之而能成其德教不悖禮是其民則而象之而能行其政令

趙氏起蛟曰德教政令皆指愛敬言惟君子順而不逆故能成而能行也

姜氏兆錫曰畏愛積於中者則象形於外者

庭棟案承上文言君子之可爲民則如此是皆不悖德禮所致也惟不悖禮則民敬畏之不悖德則民親愛之民既畏而愛之自必則而象之而各盡愛敬於其親也所以德敎能成而政令以行乃順而無逆也德敎本德爲敎指不悖德禮言政令所以輔乎德敎也二章云德敎加於百姓是言天子此稱君子是指諸侯卿大夫而並云德敎致之必本於德徭可見矣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唐明皇曰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

邢氏曰夫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曹風鳲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失也

司馬氏光曰言善人君子內德既茂又有威儀然後民服其敎

范氏祖禹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言其德之見於外也

朱氏鴻曰必有瑟僩之君子而後有赫喧之威儀故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趙氏起蚑曰詩刺用心不壹而作此則言君子之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也引以明聖德之見於威儀者可觀可法足以化人如此

庭棟案淑和也謂愛敬俱行之以和也君子卽指淑人其儀就其見於外者言有諸內形諸外故能不忒不忒者以證不悖德禮如可度已上所云是也

右第十二章 今文合上十章十一章爲一章說見前○朱子刊誤合上十一章爲一章朱子曰此一節釋致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章首有子曰字而今文無之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冠之以子曰而別爲一章今文則通上兩章爲一章無子曰而有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斷簡焉而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吳氏定本以上章父子之道爲章首移第十章故親生之膝下至因親以教愛二十四字接在厚莫重爲之下冠於此章之前而此章首無子曰字但有故字從今文也又移第十章聖人之教至本也二十字接在謂之悖禮之下通爲一章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依朱子刪

去吳氏曰右傳之七章申釋德之本敎之所由生但文失其次漢藝文志引此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蓋當時編簡錯亂今考而正之則文屬而意完矣○姜氏兆錫以此合上十章爲第六章謂承上章以德本爲敎之意而反覆詳明之也以義求之上章言聖人之德敎此章則言賢人之德敎聖人之德不待言也故界於言德若賢人疑德非聖比也故其言德獨詳與

孝經通釋卷第五 終

孝經通釋卷第六

嘉善曹庭棟學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羊尚切下同樂音洛○今文孝子之事親下有也字○陸氏德明曰致其敬句一本作盡其敬也又一本作盡其敬禮也

唐明皇曰平居必盡其敬就養能致其懽憂謂色不滿容行不正履哀謂擗踊哭泣盡其哀情嚴謂沐浴齋戒明發不寐五者闕一則未為能

邢氏昺曰致猶盡也案禮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為難皆是盡敬之義也案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懽案文王世子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記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豎其有不安節世子色憂不滿容御註滅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擬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經之義也喪則致其哀鄭註並約喪親章文祭則致其嚴案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註云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祭祀如此也

司馬氏光曰敬者敬已之身不近危辱樂者樂親之志嚴猶慕也

范氏祖禹曰居則致其敬者舜夔夔齊慄文王朝於王季日三是也養則致其樂者舜以天下養曾子養志是也病則致其憂者武王養疾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是也喪與祭孝之終也

黃氏瑞曰居平居暇日無事之時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也敬者常存恭敬不敢慢易也養謂飲食奉養之時樂者懽樂悅親之志也病者父母有疾疾甚而病憂憂慮不遑寧處也喪謂不幸親死服其喪也哀哀慼追念痛切也祭謂親沒而祭祀之嚴謂精潔肅敬謹畏將事也人有一身心為之主士有百行孝為之大為人子者誠以愛親為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平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可謂能然皆以敬為本

朱氏鴻曰孝子之事親隨在各極其至隨事悉盡其心未極其至而其禮不備均不可以語孝居養病喪與祭皆事生事死敬樂憂哀嚴五者各於其時克盡斯為人子之事親也

呂氏維祺曰此下二章承上章順逆之意而申言之言如此則順而能事親如彼則逆而為不孝為罪為大亂此君子所以必欲以順也

黃氏道周曰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子曰事君能致其身致身以事君致心以事親兩者天地之大義也致而知之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致而能之不學而能謂之良能故五致者赤子之知能不假學問而學問之大人有不能盡也故致良知致良能

之說則出於此也仁義禮
樂信智則皆自此始也
葉氏鈞曰處家有居出門未必無居
母居之所至而動靜恪恭嘗笑不苟則隨父
其敬矣養不止飲食奉養也寒暑侍膳一致
一其養志則致其樂病非止臥疴牀褥也常
恐時氣失和猝然有疾則致其憂不幸病
革而見背則和容必槩顏色必顚顚當自盡
其悲哀也祭是祭必先槩代若父母生存則父
為執爵之主也是嚴者嚴肅祭義謂不數不
疏是
也
庭棟案居謂閒暇時也閒暇時必致其敬
則無時無事不致其敬可知養不專指飲
食如溫凊抑搔之類皆是樂乃愛心之形
於容色者不言愛而言樂樂由愛生言樂
則愛可知至於病則事出於不測致其憂
者如醫藥奉侍之類非徒謂慼慼而已喪

致其哀祭致其嚴此死事之事亦必所行
皆合於禮而後謂之致也故夫子曰五者
備矣然後能事親不特備敬樂憂哀嚴
之謂能言備致敬樂憂哀嚴之謂能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

注唐明皇曰不驕言當莊敬以臨下也不亂
言當恭謹以奉上也醜衆也爭競也言當
和順以
從衆也
邢氏昺曰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為驕溢之
事為臣下者不可為撓亂之事在醜輩之
中不可為忿爭之
事醜衆釋詁文
司馬氏光曰亂者干犯上之
禁令醜類也謂已之等夷
范氏祖禹曰不驕不亂
不爭皆恐其危親也

虞氏淳熙曰此承上養則致其樂自天子
以至庶人都有父母當養這養父母的在
衆人之上休得倚勢驕縱在衆人之下休
得悖逆作亂在同類中休得互相爭鬬休
黃氏道周曰若是者何也敬身之謂也頌
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為天子者如此況
其下者乎為下而爭亂忿
身及親是君子之大戒也
李氏光地曰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
爭然後能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而可以
保其社稷宗廟
祿位祭祀矣
趙氏起蛟曰居上能敬則不驕為
下能敬則不亂在醜能敬則不爭
庭棟案居上為下在醜指一人之身有此
三等分位若上天子下惟有居上庶人不過為
下在醜其義亦互通也驕謂傲下亂謂悖
上爭謂求勝隨其身之所處而總不敢忿

身以忿
其親也

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
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
也

今文三者
上無此字
唐明皇曰兵謂以兵刃相加三牲太牢也
孝以不毀為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
除之雖日致太牢
之養固非孝也
邢氏昺曰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為
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辟在醜輩須去爭
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雖復日日能用三
牲之養猶為不孝之子也○三牲牛羊豕
也案尚書召誥稱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
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大牢也是謂三

牲也言奉養雖備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故非孝也司馬氏光曰爭不已必以兵刃相加直解云夫子說的孝道從帝王到小百姓都行得前面說的五件教人盡力行著後面說的三件教人休行著范氏祖禹曰居上而驕則天子不能保四海諸侯不能保社稷故亾爲下而亂則入刑之道也在醜而爭則與兵之道也孝莫大於寧親三者不除災必及親雖能備物以養猶爲不孝也董氏鼎曰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亾爲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起釁而名兵曰驕曰亂曰爭三者不除曰亾曰刑曰兵三者必至危亾之禍憂將及親雖日

具三牲之養自以爲盡禮親得安坐而食乎愚案此章以敬爲主則有前之善無後之不善不敬者反是事親而欲盡孝者可不愛親而先盡敬乎吳氏澄曰事親者以不毀傷爲孝居人之上而矜肆以陵下則必取滅亾爲人之下而悖逆以犯上則必遭刑戮在同等之中而與之爭鬬則必相殘殺三者皆喪身之事苟或不除則親之遺體將不能保雖日具盛饌以養親之口體何足爲孝哉葉氏鈔曰此章首句至然後能事親句言事親當盡其心事親者至末句言人子當安其分而因反言以惕之案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解無故不殺之義則孝子原不以三牲爲悅養之食甚言不安分之宜戒也○敬則有所不敢愛則有所不忍驕亂爭三者皆敢心忍心之所爲也朱氏軾曰案此節承上文謂五者備而事親之道盡然必以守身爲先三者守身之道也不能守身不可謂致敬致樂也趙氏起蛟曰此極言驕亂爭三者之禍也正見勢所必然理有固然不必亾而後知也卽驕傲之時而喪亾之機已兆不必刑而後知也卽悖亂之時而刑戮之禍已萌不必兵而後知也卽爭競之時而兵凶之象已著故聖人於篇末特以不孝警之蓋能除卽菽水可以承歡不除卽牲牢難以言孝事親者不徒在養口體可知矣庭棟案亾者亾國亾家亾身皆是刑謂誅戮兵謂殘殺三牲牛羊豕也日用三牲極言其厚驕亂爭三者不除雖養之至厚猶爲不孝以見守身爲事親之本也

右第十三章今文以此爲紀孝行章第十邢氏昺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治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朱子曰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吳氏定本合下十四章爲一章說詳下章○姜氏兆錫以此爲第七章謂上各章皆自上之立教者言此及下章蓋卽人子所自盡與其所戒者通上下言之而因以起教民之意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唐明皇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

邢氏昺曰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之○五刑之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顙而涅之曰墨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截鼻曰劓刖足曰剕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大辟死刑也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始自穆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此三千條中莫有過於不孝也案舊註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

牲之養猶爲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案舜命臯陶有五刑五刑斯著及周穆王訓夏李悝師魏乃著法經六篇而以盜賊爲首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凡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前世不忘後世爲式而安宏等謂不孝之罪不列三千之條中今不取也

司馬氏光曰五刑之屬三千者異罪同罰合三千條也

范氏祖禹曰人之善莫大於孝其惡莫大於不孝故聖人制刑不孝之罪爲大

董氏鼎曰上章爲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戒此又兼士庶人之戒焉

孫氏本曰此因上章不孝及之刑者治道所不廢誅不孝以驅之於孝也

黃氏道周曰禮曰三千刑亦三千禮刑相維以刑教禮

葉氏鈞曰死刑之中不孝爲十惡之首古者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汙其宮而豬焉國君踰月而後舉爵此明王渼懲不孝之大罪而懲一以儆百也

張氏步周曰此二句形起下文非孝者以甚其罪也

姜氏兆錫曰五刑之屬三千而不孝之罪居首故爲莫大也○五刑之罪雖治乎下然王侯不孝身陷大戮凶國覆宗豈五刑之屬而已哉蓋亦通上下爲戒也

庭棟案刑者治天下之具而孝者治天下之本聖人制刑罪莫大於不孝所以治其本也大學言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下文云大亂之道正謂亂其本也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要一係切聖人一本無人字○陸氏德明曰非聖人者一本作非侮聖人者非孝者一本作非孝行者

唐明皇曰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言人有上三惡豈唯不孝乃是大亂之道

邢氏昺曰凡爲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之今敢要之是無心遵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爲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卉木無識尚感君仁禽獸無禮尚知戀親況在人靈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此爲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凡爲臣

下者皆當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已是有
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
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
河授璧請亾之類是也
司馬氏光曰君令臣行所謂順也而以臣
要君故曰無上聖人道之極法之原也而
非之是無法父母且不能事而況他人其
誹親之無上則統紀絕非法則規矩滅無
親則本根蹷三者
大亂之所由生也
范氏祖禹曰君者臣所稟命也而要之是
無上聖人者法之所自出也而非之是無
法人莫不有親而以孝爲非則是無其父
母此三者致天下大亂之道也聖人制刑
以懲夫不孝要君非聖之
人所以防天下之亂也
董氏鼎曰人必有親以生有君以安有法
以治而後人道不滅國家不亂若三者皆

無之此乃大亂之道也三者又以不孝爲
首蓋孝則必忠於君必畏聖人之法矣推
其不孝不顧父母之養是以無君無上
下詆毀法令觸犯刑辟不孝之罪蓋不容
誅也
吳氏澄曰要君謂脅束之使從已非聖人
非孝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子之所行
非孝道也君制命於上臣恭順於下要君
從已是不知有上也聖人言行爲萬世法
不學聖人是不知有法也父母至親不善
事之是不知有親也此三者人道滅矣
故曰大亂之道此因上文而言不孝於親
者必不能事君立身不能事君故無上不
能立身故無法不能事親故無親項
氏曰非字與前經非先王之非同
邱氏濬曰刑以弼教教之大者倫理也君
者生民之主聖人者道德之主父母者生

身之主親爲一家之主孝其親則人道立
君爲一世之主忠其君則治道成聖人爲
萬世之主尊聖人則世教明先王制爲刑
法以弼世教世教之大在此三者人人孝
其親忠其君尊夫聖人則天下大治否則
大亂之道焉然是三者其根本起於一家
家積而國國積而世故尤嚴於不孝之罪
以爲天下事無有不起於近而後及於遠
始於微而後至於著也故律交著不孝之
罪而所謂要君非聖人者則畧焉非畧之
也不可言也著其可言者以示微意
萬一有是獄焉準此以權度之也
呂氏維祺曰君治之師教之父母生之所
謂民生於三也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
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
之極故經以大亂詰之也
孔氏尚熹曰聖人之戒如是他日曾子語
公明儀曰衆之本教曰孝樂自順此生刑

自反此作
意蓋如此
葉氏鈐曰父子之道即君臣之義非孝者
必要君天地之經即聖人之德非孝者必
非聖故無上無法總歸無親大倫滅則滋
亂矣即未遽大亂而大亂必由此故曰此
大亂之
道也
李氏光地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能孝則
能事君而尊聖矣不能事君尊聖又豈所
以爲
孝乎
朱氏軾曰此節承上節言不孝之人與要
君非聖同爲大亂之道故其刑最重人知
非聖無君之爲惡而
不知不孝猶是也
吳氏隆元曰案非孝即是不孝既身爲不
孝必以行孝爲非矣非孝無親有顯著於

外者有隱伏於中者一念不愛敬其親便
是非孝無親便是王法不宥君子懷刑莫
有切於
此者
趙氏起蛟曰要君之事非一或倚勢力或
用智術或假名義以挾持其君使不得不
從以遂其欲者皆謂之要君非聖之事不
一或識禮爲僞首或識義爲爭端或識一
切法度爲桎梏皆謂之非聖非孝之事不
一藐定省爲過禮指終喪爲不情節終身
孺慕爲曲謬皆謂之非孝又人而要君非
聖非孝者其坐端皆起於不孝惟不孝故
敢於要君忍於非聖孝則安分循理必不
爲悖逆之事必不行詆毀之術矣經因言
不孝之罪故連類及此不孝即爲大亂之
道罪孰有大於此者又亂只在一身一家
未及
天下

張氏步崗曰要君者罪在無君非聖者罪
在無法若是乎冒莫大之罪也而以方之
非孝者罪直至於無親夫親爲身所自生
之親而可以無親乎此眞大亂之道罪不
容於死
者也
姜氏兆錫曰要之言挾也上即君也非之
言毀也人臣無將而要挾之是爲罔上君
子畏聖人之言而毀侮之是爲亂法孝者
德之本而毀棄之是爲滅親也三者皆大
亂之道況罪尤
莫大於不孝哉
庭棟案要君者無上是失資事之義者也
非毀也非聖人者無法是悖至德之敎者
也非孝者無親是違人性之常者也夫必
尊上奉法愛敬其親則尊卑貴賤各得其
序而不亂若此者乃大亂之道皆由
不孝所致罪之所以莫大益可知矣

右第十四章

今文以此爲五刑章第十
一邢氏昺曰禮記服問云
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
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
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
次之○朱子曰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
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吳氏定本因朱子之言連上十三章爲
一章以爲案此乃再引夫子之言以足
前意當合爲一章爲傳之八章釋始於
事親末又兼及事君立身以起下章○
姜氏兆錫以此爲第八章謂承上章猶
爲不孝之意而正言
不孝之罪以儆人也

孝經通釋卷第六 終

孝經通釋卷第七

嘉善曹庭棟學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弟大計切○今文弟作悌○

唐明皇曰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邢氏曰此夫子述廣要道之義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

也君能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子夏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章昭曰人之性繫於大人大人風聲故謂之風隨其趨舍之情欲故謂之俗詩序又曰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則知樂者本乎性情聲者因乎政教政教失則人情壞人情壞則樂聲移政既和而人情自治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理治及忽怠者○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教而後禮樂與焉政合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

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為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

司馬氏光曰親愛謂和睦禮順有禮而順樂者蕩滌邪心納之中和禮者尊卑有序各安其分則上安而民治

范氏祖禹曰孝於父則能和於親弟於兄則能順於長故欲民親愛禮順莫如教以孝弟樂者天下之和也禮者天下之序也和故能移風易俗序故能安上治民

董氏鼎曰釋至德之章既言教民以孝弟之事至此章又申言之而幷及乎禮樂此四者蓋舉其要而言然孝弟禮樂一本也此經本以孝為要道而四者之中孝又為要

孝於親必弟於長孝弟之人心必和順和則樂也順則禮也四者相因而舉有則俱有矣

朱氏申曰孝於父母乃親愛之本故教民親愛莫加於孝也弟於兄長乃禮順之本故教民禮順莫加於弟也樂所以在治忽而和民聲故移風易俗莫加於樂也禮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故安上治民莫加於禮也

吳氏澄曰君教以孝則民知有親而愛其父君教以悌則民知有禮而順其兄風者上之化所及俗者下之習所成移謂遷就其善易謂變去其惡安謂不危治謂不亂由父子之和而被之聲容以為樂則氣體調暢而無有乖戾所以風隨上而遷俗自下而變也由長幼之序而著之節文以為禮則名分森嚴而無有陵犯所以為上者

不危爲下
者不亂也
邱氏濬曰人君爲治之道非止一端而其
最要者莫善於禮與樂禮之安上治民人
皆知之若夫樂之移風易俗人多疑焉何
也蓋禮之爲用民生日用彝倫不能一日
無者無禮則亂矣樂以聲音爲用必依永
以成之假器以宣之資禮以用之有非田
里閭巷間所得常聞也而欲以之移風易
俗豈不難哉夫樂有本有文出於人心而
形於人聲然後諧協於器以爲樂聖人之
論論其本耳禮之本在敬樂之本在和敬
立則爲禮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和同
則爲樂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是矣故此章
首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
順莫善於弟爲言而繼之以此
朱氏鴻曰此因上三惡由於
不知要道故夫子推廣而言

孫氏本曰此釋要道之義也弟者孝中之
事禮以節此樂以和此其要歸不外乎孝
但立教則有
此四端耳
呂氏維祺曰此下三章意義相承皆申明
君子以順立教之本以廣前章至德要道
揚名之意教民之道
孝弟禮樂皆其具也
黃氏道周曰孝弟者禮樂之所從出也孝
弟之謂性禮樂之謂教因性明教本其自
然而至善
之用出焉
李氏光地曰孝弟教之
本也禮樂教之具也
朱氏軾曰此章見教民莫過於自盡孝
孝者必弟樂此樂此者也禮節文此者也
趙氏起蛟曰此見孝弟爲教民之本而教
民孝弟又必上之人躬行孝弟以爲倡而

後民始相率而親愛禮順以奉行其教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舍
孝弟而言玉
帛鐘鼓末矣
張氏步周曰書之云孝惟孝友于兄弟云
兄弟既翕和樂且躭則父母其順是孝本
該弟非弟不足全孝也樂者孝弟
之舞蹈也禮者孝弟之恭謹也
姜氏兆錫曰親親愛者仁之發而仁之實
事親是也故教親愛莫善於孝禮順者義
之制而義之實則從兄是也故教禮順莫
善於悌仁愛義順之道必和之以樂節之
以禮而樂之實卽樂斯二者是也禮之實
卽節文斯二者是也故變風俗正上下莫
善於禮與樂正
莫善於孝悌也
庭棣蒸親親愛者愛由乎親也禮順者順出
乎禮也親愛禮順猶上下和睦之謂莫善

於孝弟者明教之有本也水土之風氣曰
風民相習而成者曰俗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者樂所以和其心也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者禮所以定其分也禮與樂卽教民孝
弟之
具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則千萬人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要道

說音悅○今
文說作悅要
道下有
也字
唐明皇曰敬者禮之本也居
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
邢氏昺曰承上莫善於禮也言禮者敬而
已矣謂禮主於敬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

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卽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案尚書五子之歌云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謂居上位須敬其下○舊註云一人謂父兄及君千萬人謂子弟臣此依孔傳也一人指受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何啻千

萬言千萬人舉其大數也

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司馬氏光曰將明孝而先言禮者明禮孝同術而異名天下之父兄君聖人非能徧致其恭恭一人則與之同類者千萬人皆說所守者約所獲者多非要而何

直解曰禮的一箇字只是一箇恭敬所以人能自家敬其父親則凡爲人子的心都歡喜能自家敬其兄長則凡爲人弟的心都歡喜能自家敬其君王則凡爲人臣的心都歡喜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本只是敬一箇人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千萬箇人都歡喜了所敬的人甚少所歡喜的人甚多便是切要的道理

范氏祖禹曰禮則無不敬而已天下至大萬民至衆聖人非能徧敬之也敬其所可敬者而天下莫不說矣聖人執要以御繁敬寡而衆服是以不勞而治道成也

眞氏德秀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也

朱氏申曰禮有本有文而敬爲禮之本敬一人而千萬人說謂敬天子則天下人歡說所敬者寡謂敬父敬兄敬君敬一人所敬者甚寡也而說者衆謂子說弟說臣說千萬人說所說者甚衆也

董氏鼎曰上文兼言孝弟禮樂四者至此又獨歸重於禮至於言禮則又以敬爲主蓋父母於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故經雖以愛敬兼言而此獨言敬而以禮爲重蓋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本於敬而能之也故又極推廣敬之功用蓋此心之敬隨寓而見以此之敬而敬人之父則凡爲之子者莫不說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兄則凡爲之弟者莫不說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君則凡爲之臣者莫不說矣彼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本皆有敬父敬兄敬君之心而[illegible]先有以敬之則深得其歡心矣此之敬加於一人而彼則千萬人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所守者約而施者博此之爲要道也

吳氏澄曰禮之實不過敬而已居上者自敬其父兄君則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效之各皆歡悅以事其父兄君矣夫上之自敬其父兄君也所敬者不過一人若是其寡也下效之而和悅於其父兄君者乃至千萬人焉若是其衆也此所以爲道之要悅者深愛和氣愉色婉容之謂上所敎者言敬而不言愛下所效者言愛而不言敬互文以見也

邱氏濬曰上文不先禮而先樂而此於禮之下卽繫之曰禮者敬而已矣不言樂之和而和之意自逾於言外所謂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者禮之敬也子之悅弟之悅臣之悅者樂之和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豈非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之効哉由是

親之禮樂二者交相爲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是誠治天下之要道也彼區區求効於聲音器數之末豈知要者哉

虞氏淳熙曰禮主於敬敬便無所不通如父子之心元自相通所以敬人的父爲子者便歡喜推之兄弟君臣亦然至於千萬人在此若必箇箇敬他方纔箇箇歡喜安得人人而悅之如今有箇機關只須敬一箇人千萬人一齊都歡喜敬的少悅的多使人人見得無非父子無非兄弟無非君臣因此敬着一箇父親就得了萬國的歡心豈非是極簡極要的道理

方氏學漸曰天下國家其本於身乎身其本於親乎事親孝則九族睦而四海準故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達之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近而遠約而博是先王之要道也

黃氏道周曰聖人非以敬而買悅於人也民情多敬而爲敬以聚之民情多傲而爲敬以下之

葉氏鈐曰首章言至德要道易爲此以要道先於至德蓋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雖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然修諸身爲德達諸天下爲道可見道德相成所以先後互用也

李氏光地曰禮者敬而已矣則樂者愛而已矣禮樂之道不出乎愛敬而愛敬生於孝弟故推吾之孝弟以敬人之君父兄則千萬人莫不悅者蓋以天下之達道而順天下之自然上下無怨此所以爲要道而教之所由生也

朱氏軾曰禮可兼樂蓋必有慈愛樂易之意寓於恭敬嚴恪之中所謂和爲貴也故曰悅者衆

趙氏起蛟曰敬者禮之施悅者敬之驗效見於下而責成於上也一說敬父即是孝敬兄即是弟敬君即是安上治民之禮敬一人即是移風移俗之樂

姜氏兆錫曰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禮者敬也敬以將之而孝弟之和於樂者一以貫之矣故遞舉而特明之敬父之類自所致之民而言子悅之類自凡人悅此敬父者而言承上言人能歆其父與兄與君豈惟所敬者悅之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皆悅之也夫敬父兄君不過一人而凡爲子弟臣者千萬人皆悅敬寡悅衆此先王敬民之要道也

庭棟案承上文而獨申言禮者蓋禮中之經也即孝弟之節文也曰敬而已矣所以明禮之實也敬父乎說之類但言其理如此謂子而敬其父則凡爲子者皆說弟而敬其兄則凡爲弟者皆說臣而敬其君則凡爲臣者皆說所以說者勤其同具之良也故行我敬者不過若父若兄若君之一人而凡爲子爲弟爲臣說者千萬人是敬寡而說衆所謂要道者以此故敎民莫善於此也又案此章言孝而兼言弟者中庸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弟固孝中之一事言孝弟而更及敬君者首章言夫孝中於事君是也三者爲人倫之大以一孝通之即以一敬推之而理無不同者也

右第十五章　今文以此爲廣要道章第十二邢氏昺曰前章明不

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也首章畧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朱子曰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吳氏澄曰右傳之六章申釋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姜氏兆錫以此爲第九章謂承上二章言人君以要道教人之妙以釋首章之意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弟所

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

弟大計切○今文弟作悌父者兄者君者下並有也字○黄氏道周曰以孝二字衍

唐明皇曰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世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舉孝悌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舉臣道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

邢氏昺曰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爲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爲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爲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也祭義所謂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王註案禮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此即謂發諸朝廷至乎州巷是也又舊註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爲教孝悌之禮案禮教孝自有明文假令天子事三老蓋同庶人倍年以長之敬本非教孝子之事今所不取也○又王註案祭義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諸侯列國之君若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爲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爲將教爲臣之道固須天子身行者案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冊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

司馬氏光曰非家至日見者在施得其要而已天下之父兄君聖人非能身往恭之

修此三道以教民使民各自恭其長上則聖人之德無不徧矣

范氏祖禹曰君子所以教天下非人人而論之也推其誠心而已故教民孝則爲父者無不敬之教民弟則爲兄者無不敬之教民臣則爲君者無不敬之矣君子所謂教者孝而已施於兄則謂之弟施於君則謂之臣皆出於天性非由外也

蔡氏沈曰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

董氏鼎曰教之以孝使凡爲子者知盡事父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之以弟使凡爲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之以臣使凡爲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蓋致我之敬者終有限惟

能使人各自致其
敬者斯無窮也
吳氏澄曰上之人躬行孝悌以敎則天
下之人無不效之人而各敬其父兄以與君是
上之人自敬其父兄與君者乃所以敬
天下之人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也
虞氏淳熙曰我心由愛而敬敬則通於民
民心由愛而敬敬則通於我我也敬民也
敬人我同敬總來立起箇萬物一體之身
豈不是立身行道人人稱他父母稱他君
長豈不是
揚名後世
呂氏維祺曰敎以孝非敎彼以孝也蓋敎
之以吾之孝所謂以身先之也且與非家
至而日見之也相合而下文所以敬天
下之爲人父方有著落弟臣二段做此
孫氏本曰此釋至德之義然所謂至德者
亦卽於要道見之若云所敬者寡而悅者

衆不惟爲道之要而人君之德亦於是爲
至故承上敎民親愛莫善於孝而言君子
之所以敎民如此者豈必家至而諭日見
而諭之哉自敬其父兄與君是卽敎天下
以子弟臣之道而天下之爲子弟臣者各
敬其父兄與君是天下之父兄與君皆在
君子所敬之中豈不謂之至德夫至德要
道非有二也自其及於人而言爲要道自
其本諸已而言爲至德俱就治化上見
非如體用本末內外之對待分屬者也
孔氏尚熹曰二章皆言敬
而不言愛者敬以成愛也
萊氏紾曰此章言敬不言愛非不言愛也
聖人因嚴致敬尤先乎因親敎愛尊卑上
下豈有不敬而
能生和者哉
吳氏隆元曰上章以及於人者而言故曰
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此章以體諸身者
而言故曰敎以孝敎以悌敎以臣謂王者
躬行孝弟之道冊祝稱臣以事天親天下
之人則而象之無不敬其父兄與君是卽
王者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
君者
也
趙氏起蛟曰孝乃人心之所同故其感化
之易如此不然雖家至而日見亦有頑梗
不率
者矣
姜氏兆錫曰承上章言君子敎民而悅之
之衆如此何也夫敎以孝乃以敬爲人父
者而凡爲子者因以悅也敎以悌乃以敬
爲人兄者而凡爲人弟者因以悅也敎以
臣乃以敬爲人君者而凡爲人臣者因以
悅也蓋天命人以性而各秉此德故人率
其性而各由是道而君則
順是爲敎以大其化者也

庭楨案前章以行敬者言見其心之同此
章以愛敬者言見其效之普言孝弟臣而
先言敎以孝者弟與臣之道皆由是推至
謂身至其地見謂目見其人言敎民者必
身至目見只敎得所至所見者安能徧及
天下君子之敎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
也何也天下至大君子敎以孝弟臣之道
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
理無不徧也敎孝
之效其廣大如此
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
民如此其大者乎
豈苦在切弟去聲又如字○今文豈弟作愷悌
唐明皇曰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
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
邢氏昺曰夫子既述至德之敎已畢乃引
大雅泂酌之詩以贊美之言樂易之君子

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爲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如此其廣大者乎案禮表記稱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乎與表記爲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爲升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爲詩結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嘆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司馬氏光曰豈樂弟易也樂易謂不尚威猛而貴惠和也能以孝弟臣三道敎民者樂易之君子也三道既行則尊安乎上卑者順乎下上下相保禍亂不生非爲民父母而何

范氏祖禹曰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爲民父母惟其職是教也父母之於子未有不愛而教之樂而安之也至德者善之極也聖人無以加焉故曰順民而不曰治民孝者民之秉彝先王使民率性而行之順其天理而已矣故不曰治吳氏澄曰躬行孝悌臣之德者樂易之君子也人皆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足以爲民之父母非有孝之至德其何能達此一順之德於天下之大乎葉氏鈐曰首章至德要道爲全經之綱領故引詩之後別起嘆辭所以頌揚先王之至德爲萬世行孝之宗主也姜氏兆錫曰案全經百行皆統於孝故孝爲至德要道而此二章以敬君長並稱至德要道者親君長一理也此所以前章士孝節及以下各章皆連言之與然以資父事君宜家順親之屬推之則並稱親君長而孝尤爲至德要道也益見矣庭棟案引詩言豈弟君子者謂敎民之君子有樂易之至德故能敎以孝弟臣如此民之父母者成我同於生我極贊美之辭也又言苟非自盡其孝有此至德其誰能順民立敎使敬天下之父兄君如此其廣大者乎上章及本章皆止言敎之施故於此推本君子之有至德也要道本於至德上章言此之謂要道故此章之末特表至德以總結兩章之意

右第十六章 今文以此爲廣至德章第十三邢氏昺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以次廣要道之後○朱子曰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疏如上章之失云○吳

氏澄曰右傳之五章申釋至德以順天下○姜氏兆錫以此爲第十章謂承上章言其道爲要道由德爲至德而民之所以順者以此亦以釋首章之意也

孝經通釋卷第七 終

孝經通釋卷第八

嘉善曹庭棟學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唐明皇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

邢氏昺曰言昔者明聖之王事父能孝故事天能明言能明天之道故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此言事父孝故能事天明是事父之孝通於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能察地之理故說卦云坤爲地爲母此言事母孝故能事地察則是事母之孝通於地也○經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即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爲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聰明也○王註案白虎通曰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也烝嘗以時疏數合禮是敬事宗廟也能敬事宗廟則不違犯天地之時若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

司馬氏光曰王者父天母地事父孝則知所以事天故曰明事母孝則知所以事地故曰察

范氏祖禹曰王者事父孝故能事天事母孝故能事地事天以事父之敬事地以事

母之愛明者誠之顯也察者德之著也明察事天地之道盡矣

朱子曰明察是彰著之義能事父孝則事天之理自然明能事母孝則事地之理自然察

楊氏簡曰父天母地明猶察也謂曉達也明王之事父母孝異乎未明者之孝未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於事天不明其天事地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天地亦不明其其父母雖知父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正性人惟不自明已之正性故亦不明父母之正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惟知父母不知天地此不知道者之言明者覩之父母即天地苟未明通則事父母實不識父母況能事天地

朱氏申曰父天道也故事父孝則明於事天之道矣母地道也故事母孝則察於事地之道矣

董氏鼎曰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一句引來孔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言其大者義是中間事物纖息曲折之宜董子所謂常經通義亦是此意惟其爲天之經也所以事父孝故事天明惟其爲地之義也所以事母孝故事地察明字氣象大聰明睿智無所不照察則工夫細文理密察無所不周

吳氏澄曰此言孝之推也王者事父母於宗廟而孝故事天地於郊社亦明察也蓋事天如事父事地如事母能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明察謂於其禮其義能精審也

蔡氏悉曰人資乾以始父子之天也良知胎於此矣資坤以生母子之地也良能胎於此矣則天之明事父孝故事天明因地之利事母孝故事地察良知良能本乎父母塞乎天地事天明良知配天事地察良能配地

孫氏本曰此以孝道之極爲言蓋以其推之而無不通也昔者明王推所以孝父者事天於郊而其禮明推所以孝母者事地於社而其義察

呂氏維祺曰事天事地凡所以參贊調燮以體元者皆是不但事之以郊社而已

葉氏鈖曰由明而辨之則爲察地統於天母從其父也

孔氏尚熹曰明天察地原其本也故

張子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

張氏步周曰孝爲天之經事父孝則天經昭垂而不勝孝爲地之義事母孝則地義詳晰而顯著

姜氏兆錫曰察猶明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能孝乎父母而於事天地之理無不明且察也

庭棟案前章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合父母而統言孝非於天地有分屬也此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就孝而分言父母是於天地有類應也事天謂郊事地謂社於天言明者天爲虛體明其理而不味於地言察者地有實象察其理而不疎其實察即明也中庸明乎郊社之禮意同言明王以事天地之道事父母所以能孝而即以事父母之道事天地所以能明察也事父事母就生事言至下文云宗廟致敬乃死事之孝皆有王者無生親可事之說似泥

長幼順故上下治 長之丈切 治直吏切

唐明皇曰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

邢氏昺曰明王又於宗族長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

司馬氏光曰長幼者言乎其家上下者言乎其國能使家之長幼順則知所以治國之上下矣

直解云君王能敬長上慈愛幼小這家道和順了便正得君臣上下的分限國事也都平治

范氏祖禹曰長幼順者其家道正也上下治者其君臣嚴也

朱氏申曰長有上之道幼有下之道故長幼順而上下治也

董氏鼎曰長幼順蓋就事父母推之上下治蓋就事天地推之長幼尊卑無一不順其序則人道盡矣

吳氏澄曰此言悌之推也悌於家而長幼之序順故自國至天下皆與悌而上下之分不亂也

孫氏本曰此明王推所以順長幼者以處上下而其政治也

張氏步周曰自父母以推之諸父又推之昆弟使尊親無失其倫序則長幼順矣以故上下無不成歸於理而治也

姜氏兆錫曰上下謂上下之羣神也治猶上治下治之治王者兄視日姊視月嶽視

公讀視侯能順乎長幼而在上在下之神無不得其治也

庭棟案此章末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故上文曰天地此曰上下下文曰宗廟皆指神明而言長幼猶兄弟順者有序也上謂天神下謂地祇禮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治正也言克正其禮也祭義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是也言明王能盡弟道而長幼有序故上下神祇有以正其禮而各得其分也

天地明察神明章矣今文章作彰○吳氏定本以此八字爲錯簡移在下文鬼神著矣之下

唐明皇曰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

邢氏昺曰言明王之事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以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

司馬氏光曰神明者天地之所爲也王者知所以順天地則神明之道昭彰可見

范氏祖禹曰事父母以格天地正長幼以嚴朝廷上達乎事天下達乎地誠之所至則神明彰矣

董氏鼎曰極其孝則三光全寒暑平而天道清矣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地道寧矣所謂神明者即造化之功用也事天地而至於如此豈不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乎此亦昔者明王之事如此後之爲天子者所宜取法也

朱氏申曰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之理甚彰著矣

吳氏澄曰明察於郊社則天地之神彰矣彰謂微之顯洋洋乎如在也天地之神而日明者言雖幽而顯也

呂氏維祺曰不言上下治者舉重也

吳氏隆元曰神明猶言神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事天地之道既昭察明著則神化之道彰見於兩間也

胡氏起蛟曰上言天明地察不過因孝父母之理而推此言天地明察直從明察內推原出幽明感通之故總以申明孝道之大

張氏步周曰天地明察則神明之德通而福履永綏其彰明顯著爲何如

庭棟案此言明察之實效以結上文也神明者天地之功用章者顯也言孝而至於天地明察則天地之功用明王有以輔相之而章顯其淸寧之化矣不言上下治者義足以包之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唐明皇曰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也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

邢氏昺曰故者連上起下之辭以上文云事父孝事母孝又云長幼順所以於此述尊父先兄之義言王者雖貴爲天子於宗廟之中必有所尊之者謂天子有諸父也必有所先之者謂天子有諸兄也○孔傳案詩序角弓父兄刺幽王蓋謂君之諸父諸兄也古者天子祭畢同姓則留之謂與族人燕故其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又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則知燕族人爲

亦以尊卑爲列齒
於父兄之下也
司馬氏光曰天子至尊繼世居長宜若無
所施其孝弟然舉此四者以明天子之孝
弟也有尊謂承事天地有
先謂尊嚴德齒之人也
范氏祖禹曰天子者天下之至尊也承事
天地以教天下則以有父也貴老敬長以
率天下則
以有兄也
董氏鼎曰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因事父事
母孝二句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因長幼順
一句誰無父母皆可爲
孝誰無兄長皆可爲弟
吳氏澄曰此申上言長幼順之義雖天子
之貴亦必有長所當尊者諸父所當先者
諸兄父兄皆祖考之胤孝於祖考則悌於
父兄矣禮國君燕族人與父兄齒天子之

禮未聞
孫氏本曰凡爲天子者尊必有父先必有
兄今繼世而立固無生父生兄可事而宗
廟之中事
死猶生也
呂氏維祺曰父兄仍指自己
父兄而諸父諸兄皆在其中
葉氏鈞曰天子雖貴而貴不敢親故必有
尊之者謂有諸父也必有先之者謂有諸
兄也
朱氏軾曰或謂天子無期喪何有於悌不
知諸父諸兄皆父母之所慈愛也父母之
所慈愛而子不尊先之可謂
孝乎言父兄則子弟統之矣
庭棟案父承上事父孝言兄長也承上長
幼順言父可統母長可統幼也言由明王

之事父孝長幼順觀之雖天子爲天下之
至尊亦必有尊於我者父是也而可不孝
乎天子爲天下所莫先亦必有先於我者
兄是也而可不順乎以明誰無父母誰無
兄長孝與順皆當自盡
故復申其義以勉人也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愼行恐辱先也愼一本作謹行如字又下孟切

唐明皇曰言能敬事宗廟則不敢忘其親
也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脩持其身謹愼
其行恐辱先祖
而毀盛業也
邢氏昺曰禮記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
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是
不忘親也禮記大傳稱其不可得變革者
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
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又禮
記祭義云父母既沒愼行其身是不辱先
也上言必有先也先兄也此言恐辱先也
是先祖也
范氏祖禹曰宗廟致敬非祭祀而
已也脩身愼行恐辱及宗廟也
董氏鼎曰言推而上之不特事父兄爲然
至於奉宗廟事先祖亦莫不然但須盡我
立身之道而已脩身愼行此是事親之始
終不出於此故爲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
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
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親也
吳氏澄曰申上文事父孝事母孝之義致
推之至極也謂天子宗廟之祭極盡其敬
者不忘其親也謂之親者親如生存也此
事親之孝平居脩身之謹愼所行者恐辱其

先也謂之先者念所本始也此立身之孝
祭時知所以事親而平日不知所以立身
亦未得
爲孝也
虞氏淳熙曰由所尊而推之祖宗之在廟
者爲益尊敢不敬乎其祭時齊戒皆出自
不忘親之心由所先而推之吾身之所從
生者爲最先敢不愼乎其平時齊戒皆出
自恐辱
先之心
李氏光地曰承上文言雖天子有天地臣
民之責而立愛立敬未有不自親始者又
推而下之以通於諸侯大夫士則宗廟致
敬於祖考亦自其不忘親之心而推之也
脩身愼行以保其社稷宗廟祿位
亦自其恐辱親之念而加謹也
朱氏軾曰上節是愛其所親此節是敬其
所尊守身者事親之本一舉足一出言不

敢忘親斯可謂能敬矣
修身二句補足上文
趙氏起蛟曰祭祀之時僾聞愾見必致其
如在之誠正見此心無刻敢忘親也人惟
不以辱先爲故恐驕奢淫佚無所不至若
時以辱及先人爲懼自然敬謹儉約天子
可以保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
可以保宗廟士庶人可以保四體矣
張氏步甯曰禴祀烝嘗以時祭五年一禘
祭若是乎致敬乎宗廟者正以不忘親之
所自出也齊明盛服以脩身制節謹
度以愼行恐身卽匪彝以辱先也
姜氏兆錫曰親卽
父也先猶親也
庭棟案此言明王死事父母之孝言宗廟
謂祭祀時也致極也致敬者盡其儼恪之
誠親謂父母不忘親者死事同於生事也
先卽謂父母父母雖沒此身爲父母所遺

苟不愼所行以脩之辱身卽所以辱父母
故恐之也愼猶敬也脩身者不外脩之以
敬而
已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唐明皇曰事宗廟能盡敬則祖
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曰著也
邢氏昺曰上言宗廟致敬謂天子尊諸父
先諸兄致敬祖考不敢忘其親此言宗廟
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鬼神雖同稱
致敬而各有所屬也皆詁以爲事生者易
事死者難聖人愼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
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
考之神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
故曰鬼也神亦謂之神案五帝德云黃帝死
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
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

司馬氏光曰知所以事宗廟
則共餘事鬼神之道皆可知
范氏祖禹曰鬼神之爲德視之而不見聽
之而不聞爲之宗廟以存之則可以著見
矣書曰祖考來格又曰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吳氏澄曰致敬於宗廟則父母之鬼神著
矣著猶祭義致慤則著之著如見所祭也
人鬼而曰神者言雖屈而伸
也惟祭者極其誠敬故如此
虞氏淳熙曰此心原與鬼神並著但人專
在一身行事上體驗未見其著惟獨宗廟
之祭齊明盛服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所謂鬼神者始與心通而不可揜矣
呂氏維祺曰不言脩身
愼行者亦舉重之意
趙氏起蛟曰上言宗廟致敬見明王盡其
追遠之誠此言宗廟致敬見鬼神顯其情

狀之

實

姜氏兆錫曰自事生以至事死祇此一敬而鬼神之感明著矣

庭棟案此言致敬之感格以結上文也鬼神謂父母之靈爽著者僾聞愾見之謂言孝而至於宗廟致敬則明王意中不忘父母即目中如見其來格來享極其昭著矣不言脩身愼行者常存敬心以脩其身祭祀時無以異也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弟大計切○今文弟作悌

唐明皇曰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故曰無所不通

邢氏昺曰敬宗廟爲孝順長幼爲悌明王有孝悌之至性感通於神明則能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司馬氏光曰通於神明者鬼神歆其祀而致福光於四海者兆民歸其德而服其教鬼神至幽四海至遠然且不違況其邇焉者乎

范氏祖禹曰孝弟至於如此格於上下旁燭幽隱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所不通

楊氏簡曰六合之間一而已矣曰天曰地曰神曰鬼神其名殊其實同惟同故無所不通無所不應

朱氏申曰孝弟之至言孝弟之道極其所至也

董氏鼎曰其幽也可以通於神明其顯也可以光於四海

吳氏澄曰通謂感格而無隔礙光謂變化而有光輝由宗廟事父之孝充之以事天地而神明彰此孝之至而通於神明也由一家長幼順之悌充之以治國平天下而上下治此悌之至而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也

虞氏淳熙曰神明孝弟不是兩事畧無毫髮間隔置之而塞乎天地間矣四海孝弟總是一心不屬形氣窒礙推而放之而準矣

黃氏道周曰郊祀明堂吉禘饗廟因而及於山川壇壝田祖后稷邱陵墳衍宗工先臣之有功德於民者以及百蜡厲儺之祭皆以致慤之義通之則亦無所不通矣釋奠於學誓於澤宮乞言合語養老養幼飲酒於鄉選士於射惠鮮小民及於鰥寡皆以致愛之義通之則亦無所不通矣慤與愛兼致也不敢惡慢則皆有神明之道焉爲天子而以神明待天下天下亦以神明奉天子傳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吳氏隆元曰言神明則鬼神可知光字內兼明字察字彰字著字之義

趙氏起蛟曰此總結上文言孝悌至於其極則神無不格民無不勸應感之通至於如此下復引詩以詠歎之

姜氏兆錫曰此總承上各條結言孝悌之極其至而無不通也通於神明凡上而天神下而地祇中而人鬼皆統之矣又光於四海則其間幽明微顯亦孰有外於是者哉信乎其無不通也

庭棟案此節總結上文言明王之孝弟如此其至故能通於神明也通達也自此達彼之謂即其所以能章且著也神明兼天地上下宗廟言人鬼亦曰明者惟其著也光猶章也著也四海謂所及者徧無所不通者無處不達也就四海言也蓋又驗諸四海以見德化之光被其廣大如此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唐明皇曰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

邢氏昺曰引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以贊美之自從也言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不服之者以明無所不通也○皇侃云先言西者此是周施德化從西起所以文王爲西伯又爲西鄰

司馬氏光曰道隆德洽四方之人無有思爲不服者言皆服也

楊氏簡曰無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無思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此道至神無所不通故也

孫氏本曰引詩不神及通神明惟證光四海之義正以其格神難而感人易也

黃氏道周曰其無不服何也敬也天地神明之治也尊在而尊長在而長親在而親無他達之天下也

庭棟案光於四海之義上文未及詳故復引詩以明之思者意之所注也服謂服其孝弟之德化四方之人無有思而不服者反言之以明其感被之溥且遠也

右第十七章 今文以此爲感應章第十六次於廣揚名諫諍兩章之後

邢氏昺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皆是感應之事也前章言諫諍之事言人主若從諫諍之善必能脩身愼行致感應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諍之後○朱子曰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爲傳之十章或云宜爲十二章○吳氏澄曰此釋先王有至德要道一念而感神明至德也由一家而達四海道也此章文理精深正釋至德要道之義其曰昔者明王云者釋經文先王字也當爲傳之首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詳故字承上起下申說上文長幼順之之義而宗廟致敬乃申說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義天地明察則因章首事天明事地察而言著矣彰矣二句文法協比不應間隔下文通於神明又承神明彰矣一句而言如

此辭意方屬○姜氏兆錫以此爲第十一章謂孝道所通者神而即明王以極言之也舊題爲感應章而錯列於諫諍章之下今從朱子刊誤本改正蓋此章即舉君子以例言諸侯大夫士庶之孝脈絡相承至以諫諍章言子不從親之令爲孝而其下章因言臣亦不以從君之令爲忠其脈絡亦如之而俗本離而亂焉則失之矣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治可移於官 弟大計切長之丈切治直吏切○今文弟作悌理下有故字邢氏昺曰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註補之○陸氏德明曰讀居家理治絕句

唐明皇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
則順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
邢氏昺曰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言君子
之事親能孝故資孝爲忠可移孝行以事
君也事兄能悌故資悌爲順可移悌行以
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治爲政可移治
績以施
於官也
司馬氏光曰長謂卿士大夫凡在已上者
也治可移於官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
有政
范氏祖禹曰君者父道也長者兄道也國
者家道也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以
事兄之心而事長則順矣以正家之禮而
正國則治矣君子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
君悌於兄而不順於長理於家而不治於
官者也故正國之道在治其家正家之道

在脩其身脩身之道在順其
親此孝所以爲德之本也
董氏鼎曰事君者事親之推也事長
者事兄之推也居官者居家之推也
吳氏澄曰孝親悌兄理家始於事親之
事也忠君順長治官中於事君之事也
孫氏本曰此因上論明王之孝及天之上
以明王之居尊位者言其孝可通天地通上
鬼神通四海固無所不通此以士之無位
者言其孝可以通於君通於長通於官各
有所通也此可見孝之爲道隨分而各足
豈惟天子諸侯卿大夫所當務哉篇首言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即忠移於
君順移於長之說而此復以治移於官廣
之蓋申論
士之孝也
虞氏淳熙曰前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君子本非父母百姓待他恰如父母這孝

豈不是移得動的若移這孝父母的實心
去事君便喚做忠又移這孝中敬兄的心
去事長便喚做順這敬父敬兄的施於一
家何等整肅移此去做官就喚做能治
朱氏鴻曰古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人
臣有一毫之不忠非孝也世云忠孝不能
兩全此語時位之不可全非道理之不
可全也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葉氏鈖曰君子指卿大夫士資孝爲忠則
事親可移以事君資弟爲順則事兄可移
以事長理猶齊也孝弟則家齊忠順則國
治能齊家則資理爲治可移以涖官也
李氏光地曰此明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及行道揚名之說蓋雖始終不同
一皆自孝
而推之耳
朱氏軾曰此亦孝爲德本之意當重看
可字惟謹身脩行而後孝盡而忠可移於

君不然徒事定省溫
凊之文耳烏可移乎
趙氏起蛟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孝外無忠
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悌外無長也故皆可
移也家齊而后國治家不可教而能教人
者無之苟事親孝事長悌則家自理矣教
以孝教以悌本此而推之耳又家之中不
過妻子臣妾愛以宏其恩敬以端其範則
家人亦莫不起敬起愛矣各相愛敬而家
有不理者乎移此於官爲之制田里教樹
畜厚民之生此愛也爲之立學校明禮義
正民之德此敬也人苟不先自盡愛敬於
家至居官而始
求治道晚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之義已見第二章士孝
節然士孝節云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
則順乃正言以事之專指仕者而言此
云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

乃概言可移之理不專指仕者而言

庭棟案事親曰孝事君即曰忠事兄曰弟事長即曰順本無二事道所以可移然必盡事親之孝而後忠可移於君必盡事兄之弟而後順可移於長由此移彼非無故也理者整齊也一家之中親與兄爲尊在我下者有妻子臣妾之屬其待理於我猶百姓之待治於官既能盡孝弟於父兄則居家自能理矣既可移忠順於君長則治自可移於官矣所以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承上文推廣之不言故而其故可知也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行下孟切

唐明皇曰脩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矣

邢氏昺曰君子若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則令名立於身沒之後也

董氏鼎曰根固者葉必茂源濬者流必長膏沃者光必煇是以孝弟之行成於內忠順之道達於外君子務實雖不求名而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悌執友稱其仁交游稱其信不惟譽藹於一時而且名立於後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欲人以好名名者實之賓有其實必有其名苟沒世而名不見稱是終其身無爲善之實矣是以君子疾之苟疾其名之不稱當常恐其實之不至而孜孜勉焉可也夫子於此廣其義以終立身揚名之旨

吳氏澄曰行即行此三者成謂完備也必可移而後謂之成行身存而行成身沒而名立內對外言後對今言蓋行成於內則名立於外名立於後由行成於今也

虞氏淳熙曰行成於一念敬心之內聲名自然遠播矣

黃氏道周曰君子之立行非以爲名也然而行立則名從之矣事親孝事兄悌居家理此三者脩於實而無其名事君忠事長順居官治此三者有其實而名應之詩曰文王有聲遹駿有聲周公之告召公曰丕單稱德皆不諱名也而今之君子則必以名爲諱故孝悌衰而忠順息居家不理治官無狀而褒享爵祿者眾也

葉氏鈐曰此章指卿大夫士豈天子諸侯身可不立名可不揚乎天子諸侯身在庶民之上名在萬國之中聖學崇昭公孤光贊非卿大夫士比類而觀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行成名立即首章立身揚名之義而首章言揚名於後世此言名立於後世皆言後世而不言當時者人患不立身行成而已苟立身行成矣其仕以事其君則顯當時以名後世可也其不仕以事其君則雖不顯於當時要自名於後世亦可也章首概言君子而不指言士大夫意亦可見

庭棟案行即事親事兄居家之行成者成其孝成其弟成其理之謂內猶家也言不必果出而忠君順長治官但能盡其可移之理則行成於內而名自立於沒世之後矣不曰名揚而曰名立者勉人之務其實實立則名與俱立而後可揚也必言後世者戰兢終其身如曾子而今而後我知免夫之意

右第十八章

今文以此爲廣揚名章第十四邢氏昺曰首章畧言揚名之義而未審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廣至德之後〇朱子曰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或云宜爲九章〇吳氏澄曰右傳之十章釋終於立身第八章釋事親而章末兼及事君立身此釋立身而章首先舉事親

事君以見始中終相貫之義○姜氏兆錫以此爲第十二章謂此章之義已見第二章士孝節然士孝節云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此正言以事之事專指仕者而言也今云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乃概言可移之理不專指仕者而言或乃以此章爲釋士之孝而專以已仕者言之夫豈此及首章立身揚名之本旨哉

孝經通釋卷第八終

孝經通釋卷第九

嘉善曹庭棟學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吳氏隆元曰嚴父嚴兄之下疑有脫簡以下二句文義推之當云猶君長也

司馬氏光曰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禮者所以治天下之法也閨門之內其治至狹然而治天下之法舉在是矣嚴父嚴兄事君事長之禮也妻子猶百姓臣妾猶皁牧徒役皁牧也然後上下

章所言何以異哉

朱氏申曰嚴父尊嚴其父即事親之孝也嚴兄尊嚴其兄即事兄之弟也一家之中有妻子臣妾猶一國之中有百姓徒役也此即治可移於官也

董氏鼎曰此因上章言以治家之道而推之於一國此章又以治國之道施之於一家蓋閨門之內恩常掩義至於治國之道則以義而斷恩傳者恐其於閨門之內抑恩恃愛易以流於親愛昵比之私故謂雖處閨門之內一國之禮實具焉嚴父有君之道嚴兄有長之道妻子臣妾即百姓徒役也以此施之則義有以制私尊卑內外整整然其有條理矣此實治家之要道也

吳氏隆元曰在家嚴父猶在國嚴君在家嚴兄猶在國嚴長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

以事長也妻子臣妾皆我所治而妻子爲貴臣妾爲賤故家之妻子猶國之百姓家之臣妾猶國之徒役治家者敬妻子而不敢失於臣妾猶治國者敬百姓而不敢失於徒役慈者所以使衆也姜氏兆錫曰具禮謂具朝廷之禮所謂嚴若朝典是也嚴父嚴兄之嚴猶敬也庭棟案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似主禮坊記閨門之內戲而不歎是也具備也禮國之典制也矣乎者詠歎之辭嚴猶敬也徒役僕隸之屬妻子猶百姓臣妾猶徒役言皆奉行我令者前章言孝父弟兄理家之道可移於國此章言國之禮即具於家敬父猶君敬兄猶長妻子臣妾奉行我令猶百姓徒役即大學不出家而成敎之義

右第十九章今文刪去此章邢氏昺曰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朱子曰此一章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爲十章吳氏定本據邢氏之說刪去此章○姜氏兆錫以此爲第十三章謂俗本無此章朱子刊誤此本載此蓋經有古文今文之異而文亦有詳畧與一云此章當在上章之前而合爲一章蓋惟閨門而具朝廷之禮故君子孝順理而可以移於君長官也案如此於文義較足而前章子曰二字當爲衍文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

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夫音扶參所金切又七南切○今文參作則敢問下有子字

唐明皇曰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

邢氏昺曰尋上所陳唯言愛敬未及慈恭而曾子幷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爲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自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旨甘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寧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參體貌而兼取所以幷舉

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即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蓋發言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卽明前理而下有其趣故言夫以起之劉瓛曰夫猶凡也司馬氏光曰慈愛謂養致其樂慈亦愛也內則曰慈以旨甘恭敬謂居則致其敬安親不近兵刑揚名立身行道四者包攝上孔子之言從令聞令則從不恤是非董氏鼎曰夫子敎曾子以孝曾子一歎孝之大夫問無以加於孝夫子皆詳告之孝之始終備矣惟幾諫一節言之未及曾子於是包攝夫子所已言者謂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凡此之道則既得聞夫子之敎命矣敢問爲人子者一以順從爲孝然

則父母有命令將不問可否而悉從之
然後可以爲孝乎此曾子之善問也
朱氏申曰言慈愛以事其親恭敬以事其
長安父母之心揚後世之名上文所云已
聞教訓
之命矣
吳氏澄曰孝者曰愛曰敬而已愛施於下
爲慈敬見於外爲恭生而安親者孝之始
死而揚名
者孝之終
孫氏本曰自篇首論孝至此盡矣故曾子
以爲今日所聞於夫子若愛親者不敢惡
於人與因親教愛云者皆慈愛也敬親者
不敢慢於人與因嚴教敬云者皆恭敬也
生則親安祭則鬼享之類安親也人有聖
人君子之稱揚名也凡此悉領畧矣但子
從父之命是亦孝之大端
夫子未之及故以爲問

呂氏維祺曰慈愛如不敢毀傷不敢惡於
人母取其愛因親教愛養則致其樂致民
親愛之類恭敬如不敢慢於人不危不溢
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臣
妾因嚴教敬居則致其敬及禮者敬而已
之類安親如保社稷守宗廟守祭祀養父
母生則親安祭則鬼享及不近驕爭兵刑
之類揚名如揚名後世配帝來祭及名立
於後世
之類
李氏光地曰曾子疑君親既屬一理然事
親有隱無犯則於事君有不同者故發此
問
也
朱氏軾曰案孝經之言孝義也非事也凡
溫凊之宜定省之節養志養體善繼善述
之事槩未之及而此章獨言諫親之道者
蓋孝爲順德聖人以順致天下恐事親者

專務將順陷親於不義則
不孝之大者不可不戒也
張氏步周曰世俗皆以從令爲孝則有陷
親不義而不自知者故曾子特發此問以
破世俗
之習
姜氏兆錫曰若夫二字承上各章之辭禮
云事親有隱無犯恐諫親近於不順故疑
而問
也
庭棟案字詁云慈柔也猶和也蓋愛之形
於容色者愛敬在於心慈恭著於貌兼內
外言故曰慈愛恭敬也安親揚名義俱見
前章慈愛恭敬者所以行其孝安親揚名
者孝之實也聞命猶云聞教令者法令父
使子曰令有嚴君之義也孝爲順德順則
無論是非宜無
不從故疑而問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 與音餘○

今文無言之
不通也句
唐明皇曰有非而從成父
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
邢氏昺曰再言之
者明其深不可也
朱氏申曰言之不通
謂其言不達於理
董氏鼎曰謂以從父之命爲
孝是何等言不可以訓也
孫氏本曰曾子平日惟以從令爲孝不知
令或不善而一於從則立身行道之事皆
窒礙不行矣其爲害不小
故夫子重言以深警之
趙氏起蛟曰參也魯魯則不復審量可否
必以從令爲是矣夫子重言申警所以開

其曾也

庭棟案夫子聞曾子之言一再曰是何言與驚訝之辭也不通者不識變通明斥其非以申是何言與之義起下文昔者之云也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爭側迸切諍通下並同○今文不失天下作不失其天下陸氏德明曰其衍字

唐明皇曰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爲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亾家國也

邢氏昺曰無道者謂無道德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也○案孔鄭二註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解七人之義案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以四輔兼三公充七人之教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充五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案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爲子爲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衆子不爭者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佐少於匹夫也左傳稱周主申甫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師曠說匡諫之事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夫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爭臣止於七人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也然父有爭子士有爭友雖無定數要一人爲率自下而上稍增二人則從上而下當如禮之降殺故舉七五三人也

司馬氏光曰天下至大萬幾至重故必有能爭者及七人然後能無失也

范氏祖禹曰爭者之諫大者也諫而不入則犯顏引義以爭之不聽則不止故天子必有力爭者至於七人則雖無道猶可以不失天下諸侯必有五人乃可以不失其國大夫必有三人乃可以不失其家言爭臣之不可無也忠臣之事聖君也諫於無形而止於未然事賢君也諫於已然而防其未來事亂君也救其横流而拯其將亾故有以諫殺身者矣益戒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戒禹曰無若丹朱傲以上智之性而戒之如此惟舜欲閒之此事聖君者也傳說之訓高宗周公之戒成王救其儆失防其未來此事賢君者也商以三仁存亦以三仁亾此事亂君者也人君惟能儆戒於無形受諫於未然使忠臣不至於爭則何危亂之有

朱氏申曰言古者天子置諫爭之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

董氏興曰古者天子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爭臣豈止七夫子姑約言之耳若次於天子爲諸侯又次於諸侯爲大夫國小於天下其事簡故五人而可家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

吳氏澄曰爭謂諫止其非若有爭然馮氏曰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如書言九德六德三德特以降殺等差言爾眞氏曰無道而不失天下國家者蓋於失道必爭之雖失而旋復所以免於危亾也

呂氏維祺曰班固云天子有爭臣七人及下五人三人云者夫陽變於七以三成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是此經之旨無不符二氣叶五行所以靈也

庭棟案陽數始於一成於七故凡禮制天子用七陽數之成諸侯五大夫三俱取陽數降殺以兩爭諍同猶諫也子言有爭臣而曰昔者天子有七諸侯有五大夫有三者隨禮之常數而言非以此爲拘也故云有者非實有之謂言必有之則雖無道猶不失耳爭者爭其無道也爭其無道則歸於有道矣天子不失天下諸侯不失其國

大夫不失其家爭臣之所係豈其微哉又案家者何謂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故於大夫言家也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離力智切

唐明皇曰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

邢氏昺曰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離不離即不失也○鄭註案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以正庶免陷於不義也

司馬氏光曰士無臣故以友爭父有爭子通上下而言之

董氏鼎曰下至於士則無臣未爲大夫則無家所有者身所賴者友故士以友諍則身不離於令名父以子諍則身不陷於不義

吳氏澄曰父有爭子此通庶人而言

趙氏起蛟曰士有爭友合上文天子諸侯大夫皆引起爭父有爭子來

庭棟案士未仕者之通稱士無臣所賴爭友友則無敎可紀但使有友能爭則身不離於令名離猶失也令善也名者實之賓有其實則不失其名矣士之賴有爭友又如此是以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諸侯大夫士有固各有父子也陷入也義者宜也不陷於不義即可不致陷無道而失其天下失其國與家與離於令名矣凡此皆承上文昔者而言在昔已然則今可知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焉於虔切○今文弗爭作不爭

唐明皇曰不爭則非忠孝

邢氏昺曰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爲臣子者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之又結此以答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言不得也

范氏祖禹曰父有過子不可以不爭所以爲孝也君有過臣不可以不爭所以爲忠也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至於亾身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至於失國

董氏鼎曰人倫有五君臣父子爲之首而朋友居其末君臣朋友皆以人合唯父子

為天屬之親臣之忠愛其君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友之忠愛其友者忠告而善道之亦不可則止若子之於父無可止之義故曰君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親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則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於至善又有非臣與友之所得為者自士以下雖為庶人然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為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誘之爭臣爭友可也夫子是以總言之曰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旨淺矣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合又焉得為孝乎所以緒一章之旨而終是何言與之義也爭義常從諍諫之大者諫而不入則犯顏引義以爭之不聽則不止也馮氏夢龍曰爭者爭也如爭者之必求其勝非但以一言塞責而

呂氏維祺曰晁氏云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得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王安石作孝經解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噫不為不義卽善矣阿其所好以巧佞聖人之言至此君子所深疾也葉氏鈔曰或問諫諍得無傷愛敬乎答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際其易孝子從義不從令際其難難而不失其易則諫諍所以善成其愛敬豈臣于心違君父哉孔氏尚熹曰臨深履薄固孝殺身成仁亦孝愉色婉容問孝呼天號泣亦孝故承親志者必論於道案此與論語幾諫檢弓有隱無犯其義臣足夫有隱無犯所謂幾也則不以從令為孝明矣趙氏起蛟曰不義之所該甚廣凡言行之間不合於理者皆是朋友尚須苦口尊親

如君父臣子忍視陷於不義而不一匡救乎此君親並言也又云故當不義則爭之是專指父說

姜氏兆錫曰不義卽無道之類承上文言其不可不爭以決從令之非孝也

庭棟案喪服傳曰君至尊也鄭註天子諸侯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夫子云臣不可弗爭於君兼大夫之臣也至於士賴爭友茲不更及者卑重該輕也承上言爭臣爭友爭子之不可無如此故凡位不義子不可以弗爭於父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事父所以同於事君也故為子者當父令之不義則爭之其爭也所以為孝若從父不義之令是陷父於不義矣決其焉得為孝以答曾子之問也案不義猶無道無道所該者廣不義指一事言故云當不義則爭之

右第二十章 今文以此為諫諍章第十五邢氏昺曰此章言為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諫諍也曾子問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為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朱子曰此章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為傳之十三章○吳氏澄曰右傳之十一章廣經中五孝之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當有過則諫非徒從順而已○姜氏兆錫以此為第十四章謂孔子曰曾子之問而明論親於道之為孝也

孝經通釋卷第九　終

孝經通釋卷第十

嘉善曹庭棟學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盡津忍切○今文君子下有之字事上相親下並有也字

唐明皇曰上謂君也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君有過失則思補益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

邢氏昺曰經稱君子有七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淑人君子四曰君

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君子也○說文云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言臣常思盡其節操能致身授命也○案韋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註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補過也案左傳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案孔註尚書泰誓云肅將天威謂敬行天罰是將訓爲行也言君施政教有美則當順而行之○匡正釋言文也馬融註論語云救猶止也尚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

司馬氏光曰盡忠謂盡忠以諫爭補過謂揜上之過惡將助也上有美則助順而成之上有惡則正救而止之凡人事上進則面從退有後言上有美不能助而成也有惡不能救而止也激君以自高謗君以自潔諫以爲身而不爲君也是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

范氏祖禹曰入則父出則君父子天性君臣大倫以事父之心事君則忠矣故孔子

言孝必及於忠言事君必本於事父未有舍孝而謂之忠違忠而謂之孝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四者事君之常道也昔者禹益稷契之事舜也進則思所以規諫退則思所以儆戒須君之美而不爲諂防君之惡如丹朱傲虐而不爲激是故君享其安逸臣預其尊榮此上下相親之至也

董氏鼎曰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先其意承其志迎其幾而致其力慮之以早防之以諫戒於未然止於無迹此魏鄭公所以願爲良臣而不願爲忠臣也爲臣豈不願忠盡後世所謂忠必至犯顏敢諫盡命死節而後爲忠不知救其横流而拯其將亾未若防微杜漸爲忠之大也此龍逢比干之忠所以不如臬夔稷契之良而吾夫子亦以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爲盡忠補過之至也今以君子事上所以忠爲愛其君

者如此則君猶父臣猶子村親猶一家也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
親之
至也
眞氏德秀曰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
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
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爲承順之使之益
進於善有惡爲正救之使之潛消其惡此
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
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
無此氣
象也
吳氏澄曰盡忠謂事有當陳者罄竭其心
補過謂責有未塞者彌逢其闕將謂助之
於後順謂導之於前匡謂正之於
微救謂止之於顯其指君而言
虞氏淳熙曰夫子嘗言在醜不爭如今叫
做爭臣豈是面折君父肆無忌憚只爲人

臣人子一箇道理事父事君一片眞心故
入朝便思盡臣子的忠君退朝便思補君
王的缺失上有美事即便依行上有過惡
即便救止但凡一味奸諛的君上與那一
味事逢迎的臣下服前雖似相親後有失
處畢竟不能相親必如上文所言乃眞上
下能相親也可見爭臣親上非
違上則爭子親父非違父矣
楊氏東明曰凡諫補其所闕者也以闕補
闕未有能補故其道貴自完矣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闕故也況
君父之前天下之大乎
呂氏維祺曰案補過謂自補其過蓋進則
盡忠於君退食則思有愆亾遺失未盡忠
恐必思補之之進而復盡耳作補君過解似
不如此之切即盡忠內即有補君之過意下
文將順匡救即盡忠之目也言匡救而補
君之過可知自補其過正所以盡忠也

黃氏道周曰詩云不屬於毛不離於裏言
夫上下之不相親也不相親而親之莫如
以忠與上以過自與以美救惡以
惡匡美是仲尼之所以取諷也
孔氏尚熹曰此所謂終於事君也語云子
能仕父教之忠忠正以承父志也故求忠
臣必於孝
子之門
葉氏鈐曰盡忠盡己之忠補過補君之過
然當其退則抑陰扶陽之功用即爲盡忠
當其進則修德繩愆之實事即爲補過也
盡忠於進思者丹赤自矢在一身一心補
過於退思者默施回
挽統天時人事也
李氏光地曰進盡忠節退思補益迎順其
善而救正其失誠愛之至所謂以孝事君
則忠
也

朱氏軾曰將順匡救正是盡忠然必夙夜
寅畏常存寡過未能之思而後書思獻納
克成賡歌
喜起之盛
趙氏起蛟曰盡忠補過而曰思者全在隱
微幽獨之際內不自欺外不欺君方得美
最難擴充故必將順始實惡最易蔓延故
必匡救始絕蓋將順中亦有用其匡救處
匡救內亦有善其將順處下能盡其忠
補過將順匡救下之所以親上也上能容
其盡忠補過將順匡
救上之所以親下也
庭棟案盡忠者盡己之心已心有所未盡
即謂之過故進而在朝則思盡己之忠思
盡忠者期其心之必盡也退而私居則思
補己之過思補過者慮其心之或有未盡
而必補之也將從也匡正也君有美則從
其美而順以行之君有惡則正其惡而救

以止之凡此皆盡忠補過之實事盡忠補過者愛君也愛者親也下親上則上亦親下上下相親惟君子移孝爲忠故能之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陸氏德明曰中心一本作忠心

唐明皇曰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愛君之志恒藏心中無日暫忘也

邢氏昺曰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已乃引小雅隰桑之詩以結之案檀弓說事君之禮云左右就養有方此則臣之事君有常在左右之義也若周公出征管叔蔡叔名公聽訟於甘棠是離左右也

司馬氏光曰遐遠也言臣心愛君不以君疏遠已而忘其忠

范氏祖禹曰君子之愛君雖在遠猶不忘也況於近可不盡忠益乎

吳氏澄曰遐何通言心乎愛君何不形於言乎雖不言而藏之中心何日而忘之蓋言之出於口者其愛淺藏之於心者其愛深也

呂氏維祺曰引詩之心乎愛者何明忠臣之本乎愛也君子事君事親有左右就養無方者有左右就養有方者有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者有三諫而不聽則去者雖若不同其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愛君愛親非有二也心乎愛者孩提之知也遐不謂者岵屺之思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終身之慕也

葉氏鈖曰上文言上下能相親此引心乎愛矣之詩親即愛也君臣主敬而兼親愛則君子事上以忠廣孝也

李氏光地曰古註釋遐爲遠固失朱子謂既心愛之矣則何不直告而謂之乎蓋愛可以言道者淺惟藏之不忘則愛之深也此經之意似以爲愛君之至則何者不告而謂之乎言言無不盡也盡其言而猶進退思念藏不去心忠愛之無已也

姜氏兆錫曰遐亦何也謂猶言也藏懷也詩言我心誠愛君子而既見君子則何不遂以相告而但中心藏之將使我何日而忘之乎引此以見心乎愛君而使不進言於君則亦藏於心而不能忘也

庭棟案引詩言心乎愛矣即忠也遐何也何不謂矣者無有不陳說即美將順而惡匡救也中心藏之即思也何日忘之即進退惟思盡忠補過也

右第二十一章

今文以此爲事君章第十七邢氏昺曰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感應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感應之後○朱子曰此一節釋中於事君之意當爲傳之九章或云宜爲十一章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吳氏澄曰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姜氏兆錫以此爲第十五章謂因上章之意而言論君於道之爲孝也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

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喪如
字又息浪切偯於豈切偯作哀非說文作悠云痛聲也普同文或作闇不樂之樂音洛〇
今文喪親下有也字感作戚下並同之情下有也字
唐明皇曰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氣竭而息聲不委曲觸地無容不爲文飾
不安美飾故服縗麻悲哀在心故不樂也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哀戚之情
謂上六句
邢氏昺曰言孝子之喪親哭以氣竭而止不有餘偯之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
容有事應言則言不爲文飾服美不以爲安聞樂不以爲樂假食美味不以爲甘此
上六事皆哀戚之情也〇禮記間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

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註云三曲一
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
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偯〇禮記問喪之文
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
地無容哀之至也〇案喪服四制云三年
之喪君不言又曰不言而行事者扶而起
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註云扶而起謂
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經云
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
戚不爲文飾也〇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
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故禮記問喪云身
不安美衣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爲其
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以心不
纔布長六寸廣四寸麻謂腰經首經俱以
麻爲之縗之言摧也經之言實也孝子服
之明其心實摧痛也韋昭引書云成王既
崩康王冕服即位既事畢反喪服以此天
子諸侯但定位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

也〇鄭註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
不爲樂也〇嚴植之曰食美人之所甘孝
子不以爲甘故問喪曰口不甘味間傳曰
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
不食菜果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
飲酒食肉是爲食旨故宜不甘也
范氏祖禹曰古者葬之中野厚衣之以薪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爲之中制中則之欲
可繼也繼則欲其可久也措之天下而人
共守焉聖人未嘗有心於其間此法之所
以不廢也是故苴衰之服饘粥之食顏色
之戚哭泣之哀皆出於人不安於彼而安
於此非聖
人強之也
黃氏道周曰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則
文也戚則質也天下之文不能勝質者獨
喪也聖人以孝教天下本於人所自致而
致之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面反

必告聽無聲視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
訾不苟笑不服闇不登危此非有物力致
飾於生也擗踴號泣啜水枕塊苴杖居廬
哀至則哭升降不繇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默而不唯唯而不對對而不問此非有物
力致飾於死也凡若是者性也性者教之
之所自出也因性立教而
後道德仁義從此出也
郝氏敬曰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子
不忍死其親如親尚在相失云爾
李氏光地曰此書之要在愛敬而孝子之
愛敬無終極也故發其哀慼之情以見大
孝之思慕無窮故愛敬亦無窮也自修
身不辱以至事天饗廟皆由此起矣
姜氏兆錫曰偯者聲之曲容者貌之文
者辭之美不安則不忍服不樂則不忍聞
不甘則不忍食蓋孝子之喪親哭則氣竭
而無委曲禮則情質而無容儀言則意直

而無文飾服取蔽體食取充腸樂
則撤縣凡此皆哀戚之至情也
庭棟案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此言孝子居親之喪凡此六者皆所
自致也哀謂痛形於聲慼謂悲鬱於心情
者性之動哀慼動於天性不期其然而自
無不然
者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
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今文之政有
終下並有也
字○吳氏澄曰傷生下今古文俱無也
字考禮記喪服四制篇有也字爲是
唐明皇曰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
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
滅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
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

制者使人知有
終竟之限也
邢氏昺曰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
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間傳稱斬衰三
日不食此云三日而食者何也劉炫言三
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曲禮云居
喪之禮毀瘠不形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
慈不孝是也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達喪也鄭氏云達謂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
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聖人雖以三
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故三年問云
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
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
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
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
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
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
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
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又不
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司馬氏光曰禮三年之喪三日不食過三
日則傷生矣滅性謂毀極失志變其常性
也政者正也以
正義裁制其情
范氏祖禹曰三日而食三年而除上取象
於天下取法於地不以死傷生毀不滅性
此因人情而
爲之節者也
董氏鼎曰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
性中有仁仁之發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
父母存而愛敬之者根於性也父母沒而
哀慼之者亦根於性也若以哀慼之過而

傷生是性可滅也性可滅則生人之類滅
矣此聖人之爲政所以爲生民立命也喪
不過三年所以
示民有終極也
吳氏澄曰居喪之禮不沐浴不酒肉然頭
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
年五十者不致毀六十者不毀凡此皆
聖人之政爲民制禮節哀而全其生也
孫氏本曰前言哭不偯禮無容云者孝子
之情言無窮也此言三日則食三年則終
云者聖人之
政言有制也
黃氏道周曰性而授之以節謂之教致因
性也三日而食粥三年而終喪猶三日而
嘳三年而
明語也
姜氏兆錫曰凡此承上
文言哀情之有節也

庭棟案三日而食則三日已前不食可知此亦哀感之情孝子所自致者然不食必傷生以親之死而傷已之生亦非不敢毀傷之意是故聖人制禮三日不食逹其自致之情三日而食導以守身之孝也毀哀毀也性猶生也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呂氏註毀瘠形幾於滅性送死大事將廢而莫之行罪莫大焉又禮雜記孔子曰毀瘠為病君子勿為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故曰毀不滅性性猶云哀不傷生政猶敎也言此固聖人之禮敎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不過三年者孝子之心雖無窮節之而不使過明禮必有終也上節言喪親之情此節言居喪之制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衾去京切陸氏德明讀其蔭切

唐明皇曰周尸為棺周棺為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內於棺也

邢氏昺曰檀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槨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則虞夏之時棺槨之初也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二是小斂之衣也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也衣皆禪袷也喪大記云布紟二衾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

張子曰古之槨言井槨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

范氏祖禹曰死者人之大變也為之棺槨者為使人勿惡也

吳氏澄曰尸之外衣衣之外衾以襲以斂衾之外棺棺之外槨以斂以殯舉謂舉尸加其上納其中也

庭棟案為棺又為槨為衣又為衾則附身之物備矣舉之謂抗尸以起衣衾具則舉之以斂棺槨具則舉之以殯也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簠音甫簋音軌

唐明皇曰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慼也

邢氏昺曰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鄭氏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

稻粱之器檀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又案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慼也

司馬氏光曰謂朝夕奠之

董氏鼎曰其將葬也陳其簠簋而不見親之在則傷痛而哀慼之

吳氏澄曰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案上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籩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禮少牢饋食亦止用敦陳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傳所云蓋舉上而言之也

庭棟案此言朝夕奠之禮簠簋舊說爲祭祀盛黍稷器據周禮舍人凡賓客共簠簋

之實葢明以交人幽以交神兼用之玆云其簠簋者謂父母生時所用之簠簋爲之陳設乃事死如生之意中庸言陳其宗器亦此義哀感之者思其飲食思其嗜好觀其器而痛其亡也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擗婢亦切踊音勇

唐明皇曰男踊女擗祖載送之

邢氏昺曰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側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旣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又案旣夕禮柩車遷祖質明設遷祖奠日側乃載鄭註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又云商祝飾柩及陳器訖乃祖註云還柩鄉外爲行始又檀弓云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旣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旣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送之之義也

司馬氏光曰謂祖載以之墓也擗拊心也踊躍也

范氏祖禹曰擗踊哭泣爲使人勿背也

董氏鼎曰其祖餞也而不忍親之去則悲哀而往送之

吳氏澄曰擗以手擊心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此謂柩行之時送形而往哀其不返也

庭棟案擗踊哭泣所謂哀也擗踊哀之狀哭泣哀之聲哀之發乎中而形於外者如

此謂送葬哀以送之者自柩行以至葬所擗踊哭泣無算也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兆本作垗通作兆今文措作厝

唐明皇曰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也

邢氏昺曰案士喪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涌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

張子曰正叔嘗謂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犂所及

司馬氏光曰措安置也○又曰卜謂卜地決其吉凶正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所謂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處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

范氏祖禹曰措之宅兆爲使人勿褻也

董氏鼎曰爲墓於郊不可苟也則卜之必得吉而安措之此皆愼終之禮也

吳氏澄曰卜灼龜以祝吉凶也將置柩於其處必乘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爲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卜者決之於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之理可稽焉中州土厚水淺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於壑同孝子之心忍乎先擇後卜尤爲謹重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筮也案士喪禮筮宅卜日大夫以上

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言之

趙氏汸曰或問所謂卜其宅兆而安措之者果爲何事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羣物故建龜著以爲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

趙氏起蛟曰案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是則葬有定期而無擇日明矣

庭棟案曲禮云龜爲卜筴爲筮何休曰卜爲龜著之通名葬而用卜所以重其事宅兆窀穸也云其宅兆者指親所葬之處卜得吉則措之安親安則孝子之心始安也自爲之棺椁衣衾至此文義相承言送死之禮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廟亦作庿享亦作饗

唐明皇曰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饗之也

邢氏昺曰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

張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皆有日祭之禮此謂三年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親之存也至祔祭之須三年喪終乃可祔

司馬氏光曰送形而往迎精而返爲之立主以存其神三年喪畢遷主於廟始以鬼禮事之

朱氏申曰人死曰鬼故以鬼神之禮而享祀之

吳氏澄曰初喪至葬有奠無祭蓋猶以人禮事之既葬迎精而返乃以虞祭易奠卒哭而祔於祖喪畢而遷於廟始純以鬼禮事之享者祭祀人鬼之名

朱氏鴻曰不曰神而曰鬼鬼者歸也

姜氏兆錫曰宗廟以享人鬼自始造而言也

庭棟案初喪有朝夕奠如生事之禮所以不敢死其親也既葬有虞祭有祔祭即是以鬼享之所以不敢褻其親也此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者指喪畢遷廟也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唐明皇曰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邢氏昺曰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司馬氏光曰言春秋則包四時矣孝子感時之變而思親故皆有祭

范氏祖禹曰春秋祭
祀爲使人勿忘也
董氏鼎曰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
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此追遠之禮也
虞氏淳熙曰春時與萬物俱來秋時與萬
物俱去來時祭迎去時祭送無休無歇不
以三年爲限凡此以上
皆所謂喪則致其哀也
呂氏維祺曰以時而思如禮祭義思其居
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是
也
姜氏兆錫曰春秋以展時思自常祭
而言凡此又喪祭之禮之詳節也
庭棟案祭祀即上文所謂享之也言春秋
則該四時矣禮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
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
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是也以時思之

者言孝子念親不忘因時而祭得一展
其思慕之誠也此承上句言祭祀之禮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
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唐明皇曰愛敬哀慼孝行之始終
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邢氏昺曰案此節合結生死之義也言親
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
之盡於哀慼生民之宗本盡矣死生之義
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
有此
義
司馬氏光曰夫人之所以能勝物者以其
衆也所以衆者聖人以禮養之也夫幼者
非壯則不長老者非少則不養死者非生
則不藏人之情莫不愛其親故聖人因天

之性順人之情而利導之教父以慈教子
以孝使幼者得長老者得養死者得藏是
以民不夭折棄捐而咸遂其生日以繁息
而莫能傷不然民無爪牙羽毛以自衛其
殄滅也必爲物先矣
故孝者生民之本也
范氏祖禹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
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
謂孝矣事死如事生事
亾如事存孝之至也
朱氏申曰父母生則事之以愛敬父母死
則事之以哀慼父母者生民之本事之
道盡於此矣愛敬者事生之義哀慼者事
死之義備於此矣孝子事親之道至送死
而終
矣
吳氏澄曰民之生也心之德爲仁仁之發
爲愛愛親本也及人末也故孝爲生民之

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
慼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
蔡氏悉曰本者何天性是也生愛敬死哀
戚父祖子孫宛然一脈流通萬代如見死
生之義備而孝子之事親終矣非親人從
何生非人親復何存非愛敬哀慼何以盡
生人之天性而繼續於無
窮乎大哉孝也斯其至矣
孫氏本曰此總結全篇之意愛敬者篇內
所云皆是也哀慼者篇末所云是也孝乃
天性無人不具故生民之本盡於此矣生
事葬祭無所不周故死生之義備於此矣
至此而孝子
之事親終矣
馮氏夢龍曰前言夫孝終於立身此言孝
子之事親終矣乃知立身行道揚名後世
以顯父母即愛敬
哀慼之完局也

孔氏尚熹曰孝子之心與天罔極果何所終乎記云求仁人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曾子云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冰淵易簀猶在其後言終之之難也

葉氏鈔曰末句統舉喪祭之孝言父母無祿則人子所可自致者惟此愼終追遠之誠而菽水承歡之奉永不可得矣嗚呼其終矣

朱氏軾曰此章論喪親之道包括士喪旣夕喪服傳喪大記小記少牢特牲祭統祭義諸篇末言生事愛敬總結前章死事哀感結本章故曰孝子之事親終矣終之云者謂孝之事如是而已畢也

吳氏隆元曰統論孝道則以事親爲始立身爲終專論事親則以生事爲始死事爲

終夫事親之終猶是孝道之始然則孝子之事親豈有自慰之一日哉

姜氏兆錫曰本之言根也木有本則生人本於父母亦如之記云子者親之枝是也總承上言事生則盡愛敬事死則盡哀感生民之根本於此盡死生之義理於此備而孝子之事親乃於是終矣

庭棟案此節因本章言喪親而復總言生事死事以明孝之全也生事死事皆孝子之事故必生盡其愛敬死盡其哀感則生民之本盡矣生民兼天地父母言故曰民本即孝爲德本之本蓋孝爲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是生民之本也其本盡則事死事生之義完備而無遺矣終畢也孝子思慕其親之心固無畢之一日但言事親則愛敬哀感之外更無餘事矣謂之爲終所以總結全經也

右第二十二章 今文以此爲喪親章第十八邢氏昺曰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亾也失也父母之亾沒謂之喪親謂之喪親言孝子亾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矣○朱子曰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吳氏澄曰右傳之十二章廣經末終始之義經所謂終指立身而言此傳言喪親爲事親之終○姜氏兆錫以此爲第十六章謂上二章孔子之答曾子者已畢而因告以送死之大禮以終全經之義也或曰此章自爲一段章首亦當有問詞逸其問而僅存子曰字猶中庸子曰好學近乎知之例也

孝經通釋卷第十 終

孝經通釋總論

嘉善曹庭棟學

凡七條

程子曰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而言故曰孝經

司馬氏光曰聖人言則爲經動則爲法孔子與曾子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

朱子曰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

眞氏德秀曰孝者人心固有之良也古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

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矣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

陳氏曉曰或問孔子與曾子論孝之言不附論語而自立一經者何答云論語是七十二子門人所記孝經止是曾子門人所記又問孔子獨與曾子說者何答曰曾參篤於孝與諸子不同故聖人因其材而篤焉且如孝哉閔子騫只是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一節而已子路亦只是負米一事子夏子游孟武伯亦只是問孝一番來獨曾子能言而身踐之所問節次條理孔子所答婉而成章故門人得於曾子之傳授遂錄以爲書也

朱氏鴻曰夫子刪述六經道無不載其事親儀則禮記諸篇備之矣至五等經常之孝古典未之聞何從刪述曾子孝行特著故呼其名而語之曾子欽承大命與其徒編緝成經所以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春秋立一王之法孝經定五等之孝夫子之志也行也後世謂子思樂正子公明儀之徒始成之則孝經未作之前夫子何以遽曰行在孝經又有謂夫子假爲曾子問答之言而自著之尤可鄙笑

毛氏奇齡曰孝經本孔子之書觀孝經鉤命決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此雖緯書然當時曾纂括其語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定無可疑者故漢魏六朝祖述此經者約有百家若宋人學問專以毀經爲能事即夫子手著春秋易大傳亦尚有訾謷之不已者何況孝經故凡斥尚書擯國風改大學刪孝經此固不足據也但舊謂孝經夫子所作以授曾子又謂夫子口授曾子

俱無此事此仍是春秋戰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後於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說一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爲證此篇例也

右論作經之始

孔氏安國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古文書及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更以竹簡寫之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李氏嗣眞曰孔衍云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會値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光祿大夫向以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

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而疑之哉奏上天子許之遇帝崩向亦病亾遂不果立

魏氏徵曰安國之本亾於梁亂至隋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遂致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間

元氏行沖曰古文孝經曠代亾逸不被流行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師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憑依炫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

司馬氏光曰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蝌蚪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

者必待共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疏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毛氏奇齡曰有謂古文為劉炫偽作據隋書炫在隋時最有名字所著經書最為浩博豈有刪數也字增子曰字以為偽者且刪數也字增子曰字有何得喪何足講論而云因敘其得喪講於人間據隋經籍志秘書監王劭訪得孔傳而河間劉炫為之敘講則其所講授者明云是孝經之註也

右論古文傳授

邢氏昺曰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是為今文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註皆謂康成而晉魏之朝無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晉魏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鄭所註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

宋氏濂曰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旣出孔壁語甚詳正無俟鄭氏之註而云況致隔必行孔廢鄭況鄭原未嘗有註而依仿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較古文省除繁惑定為今文無有不善縱曰非鄭所作而義實敷暢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並存於時自唐明皇註

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為指解以予觀之古今文所異者特詞語微有不同耳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違者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

孫氏本曰漢昭帝時魯三老獻古文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對未免稍加修飾故有除其繁惑之語然則古今文稍異者乃劉向為之也○或疑古文正矣而世儒往往疑之謂其曠代亾逸後人穿鑿傅會而閨門一章乃劉炫偽造不知古文流傳本末亦有可據與釋曰此唐司馬貞欲削閨門章為國諱不得不以古文為偽故篤是說以猒壓同議使漫無可考得以恣其誕耳閨門章漢初長孫傳今文即有之此載隋志魯三老進古文劉向亦以顏本考定雖云除其繁惑然志謂經文大較相同則

閨門章未嘗削矣豈後人所僞造耶蓋古
文之出孔壁也安國既以送官且承詔作
傳會巫蠱未上乃隸書竹簡名隸古是時
安國之門有都尉朝傳其業朝授膠東庸
生第第相承以及太保鄭冲冲授蘇愉愉
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
柳又以授臧曹曹授豫章内史梅賾賾乃
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傳至於梁孔
傳大顯與鄭註同立國學蓋梁武敦悅詩
書文德殿經籍至七萬餘卷諸學皆立自
是古文盛行而兼本之流播四方者亦多
矣侯景之亂蕭繹收文德殿書悉送江陵
而周師入郢多所焚蕩故謂孔傳亾於梁
末幾隋王遂得古本於京師陳人家傳示
劉炫炫作稽疑明之漸聞朝廷遂著令與
鄭氏並立不知其所穷鑿傳會者果何字
何句也又未幾而唐明皇欲行孔廢鄭詔
諸儒集議劉子元等主古文爭之不力卒

行今文從貞議也然猶詔孔註並存此可
見古文果何代亾逸耶是聖人遺經泰不
能燬於火魯不能壞於壁漢不能散於巫
蠱六朝不能厄於兵革而唐乃殘缺於殿
庭之議司馬貞之罪可勝言哉至宋王安
石從而擯棄之其罪又浮於貞矣幸而孔
壁全文至
今存也
毛氏奇齡曰古文尚書與今文異者以增
多五十八篇若兩家俱有則二十八篇並
無一字有差殊也孝經亦然其異者古文
增多一章二十四字其他則今文並同雖
古文分爲二十二章今文分爲十八章猶
之古文尚書分盤庚爲三篇今文尚書只
作一篇古文多閒字坐字參字子曰字今
文多諸也字猶之古文尚書名誥脫幾字
今文尚書酒誥多幾字古文女辟弟豈謹
弗諸字今文作汝避悌愷愼不諸字猶之

古文尚書嵎夷昧谷今文尚書作嵎鐵栁
谷則意藝文志所云經文皆同惟孔氏壁
中古文爲異者非經文有異而古字異也
劉向所謂古文字也若桓譚新論云古孝
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吳
澄亦云古本一千八百七字與譚所記
不甚遠其少有羸縮或彼此差訛至如異
者四百餘字則斷是古字若經文秖千餘
字而異者四百餘則別
一孝經非古今文矣
吳氏隆元曰元行冲謂古文歷代亾逸歸
熙甫謂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
者其廢已久皆失實之論也自梁末至開
皇相去不過四五十年秘府即無其本民
間猶有存者好古之士訪而得之亦事理
之所有又案隋書儒林傳稱炫僞造書百
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而
於經籍志則云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

孔傳送至河間劉炫是孝經古文得自王
劭不在炫自造書百餘卷之列其文甚明
特以炫既爲僞書被訟則凡炫所表章之
書儒者皆諱然不之信耳今就古今文二
本平心較量則
古文實爲勝焉

右論當從古文

吳氏澄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
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竊謂孝
經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
藏書時已有之則其傳久矣
孫氏本曰或疑經文有本之左氏傳者夫
聖人吐辭爲經六經論語諸書何嘗蹈襲
一語今著孝經而直述陳言必不然矣若
謂後人竄入劉向諸儒校定即有之且天
經地義等語非聖人不能道其餘盡是格
言豈出於子產季文子及士貞之口特以

以粧綴其文爾目黎謂左氏浮誇正此類也況天經地義章先王因天地以立教而博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云者乃其經綸天下之具也父子之道章言行德義作止進退云者亦諸侯卿大夫經綸國家之具皆不可闕也故夫子詳著於篇而治道始備

毛氏奇齡曰第十二章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此即左傳太史克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爲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此即左傳北宮文子曰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以臨其下皆直用左氏文以爲言論語亦然克己復禮爲仁則直用左傳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則直用晉曰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即彼哉彼哉用陽虎語不學禮無以立用孟僖子語不特記者如此即夫子手自贊易乾卦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則全襲魯穆姜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其文在襄九年夫子未生之前豈有穆姜襲夫子之言者然而游夏見之不以爲疑七十子之徒聞之不以爲怪漢唐至今並無敢有一人焉起而剛之若是者何也則以夫子之言原與春秋相表裏春秋有簡書有策書夫子修簡書爲春秋之經左氏修策書爲春秋之傳二書皆朝夕講求行著習察不問其爲何人語其言足述往往取之以亟訓而並無嫌畏避忌於其間至於夫孝天之經三句明出自左傳亦明是以禮改孝字然以班固之學豈不見左傳豈不知孝經之孝字即左傳之禮字而其作藝文志偏述孝經此語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一若千古言孝惟此數語爲必不可移易之金冊玉版並非他文可貿亂者則其尊此經爲何如

右論經文同左傳

孫氏本曰今文以明王事父孝一章移次諫諍章之後此必後儒見此章論孝之極致宜置於後殊不知夫子之言未盡而曾子何遽以爲問命更以從令爲請也應列廣至德後以推孝治之極無疑矣後又有廣揚名一章非廣揚名也因上章明王而及士之孝也是以閨門一章不容間隔於明王君子二章乃綴於後以補其意謂因

三可移而言是已然則古文章第之先後確乎不可易矣

毛氏奇齡曰朱氏本古文以司馬光爲史館檢討時曾進古文孝經故也吳氏本今文疑古爲僞故也但其所疑亦多未是如疑分章亦知二十二章是古文舊分但以分庶人敢問章爲可疑殊不知西漢相傳豖自如此顏師古註漢志云二十二章劉向以爲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則自班固作志劉向校經以前其所分之章與今並同並非隋時劉炫姦分此以足其數也若王文忠云古文無章次則又不然章次則凡書有之所云章句屬讀是也故古本大學舊雖一篇然有分大學之道至止於信爲一章者有分至天下平爲一章者而註疏則分章甚夥但其多寡異同總無關輕重不足敎辨耳若謂孝經止一篇則但見

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孝經一篇而誤
者彼所云一篇謂一卷也古孔氏一篇下
註云二十二章孝經一篇下註云十八章
此班氏自註者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
除其煩惑以十八爲定謂二十二章似太
煩惑故定以十八章而不用二十二非謂
劉向始分
作十八也
吳氏隆元曰古文之異於今文者以衍出
三章及多閨門一章耳案故自天子已下
數語乃總括五孝之文今文與庶人章合
爲一章上偏下全語氣已覺不順而梁唐
以來又標其目曰庶人章經文明言自天
子已下至於庶人而獨重庶人可乎自曾
子敢問至其儀不忒古文三章今文合爲
一章語意不相聯屬此尤易見也議者又
以爲閨門之義近俗之語蓋以世俗稱女
子所居爲閨故指爲近俗夫閨者上圖下
方之戶與圭通篳門圭竇見於儒行又仲
尼燕居篇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
也陳澔註云三族父子孫也父子孫皆閨
門之內豈專以女子爲閨乎因閨門二字
而斷爲非宣尼正說則大不然自開元石
臺咸平正義之後今文盛行而朱子刊誤
獨就古文更定有閨門一章
則古今文之得失可知矣

右論章第序次分合之異

呂氏維祺曰或問大學經一章傳十章孝
經以大學之例推之似亦當分經傳曰此
泥自天子至於庶人末段結語相似而云
然大學首章止列三綱領八條目故曾子
雜引孔子之言立傳以釋之若孝經首言
至德要道次言孝德之本次言孝之始終
次言五等之孝本章已闡發詳盡矣且孔
子論孝曾子傳經古無明訓又況大學傳

雖亦引孔子之言卻曾子立論甚多又有
起有結有引有解其爲傳明矣孝經則甚
哉孝之大也以後俱曾子問而孔子言之
豈作傳者全無一字一句出於自己手筆
又如諫諍喪親等章卻不解經而
別發一義既不解經何傳何居
孫氏本曰諸家章第序次不同皆起於傳
釋之故也方夫子口授曾子曷嘗以某章
釋某句某句釋某字後儒欲便教習故分
章第但以前爲經後皆采輯平日之言爲
傳夫子平日不知從何人而發之他書畧
無記錄也若果雜引傳記則甚哉孝之大
也曾子何所聞而發此嘆聖人之德其無
以加於孝乎曾子又何所聞而發此聞若
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曾子所
聞者云何而夫子所命者又云何也其出
於一時問答審矣至於章第之先後古文
與今文同今謂以傳釋經則傳必因經次
第故傳之首章有以君子之教以孝也爲
釋至德以順天下其起句既無因而發又
有以明王事父孝爲首章以釋先王有至
德要道者謂明王字與先王相協也此後
有以明王以孝治天下爲釋以順天下民
用和睦上下無怨者有以甚哉孝之大也
爲釋以順天下者又有以爲釋教之所由
生者卽篇首數語已紛紜若此遂至破析
其章第離合其段落甚者摘其一二句移
於別句之下抽其一段厠於他章之中劉
向諸儒校定之時豈章章有斷章錯簡至
此乎朱子刊誤首合七節爲一章謂疑所
謂孝經者止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
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夫曰疑曰或非敢
斷以爲是而又悉數所疑質於同志以免
鑿空妄言之罪說者謂非定筆故原本止
於章下註云此一節當爲某章仍留古文
舊編末嘗移易一字然自經傳一分註爲

遂紛紜其說而聖經自是裂矣故談經者惟當去其傳釋而序次一以古文爲準

毛氏奇齡曰古無聖經賢傳之說道德名經易繫名傳並是泯稱惟康成註毛詩有云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謂之正經而孔氏正義卽云凡書非正經者皆謂之傳是以仲長統有云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呂東萊謂楚辭惟離騷爲經九辨以下皆可稱傳亦不過偶然言之故鄭氏未嘗刪二雅仲長氏未嘗改三禮也二雅三禮非一人之書一時之言或經或傳尚可分劃大學孝經則一人之書一時之言也詩禮爲時人所作未必果聖人之所授賢人之所受故人稱經不爲揚稱傳不爲抑而大學則聖人授之孝經則賢人受之者也夫聖人所授賢人所受而可刪之改之移易之者乎

右論不分經傳

朱氏鴻曰朱子執孝之名義專以事親之旨詳之故多生疑竇但如聖門論仁有專言之仁有偏言之仁今經所論至德要道天經地義明王孝治皆統言之孝也教民親愛移孝爲忠事親喪親皆單言之孝也聖人論孝各有所指烏可槩以事親一節斷之蓋夫子授曾子以著孝經爲諸經之統會治世之宏綱也至人子生事喪祭之孝於戴記諸篇夫子進之詳矣竊嘗合孝經大旨而觀言孝治者十有四事親者僅二焉其內又統論夫孝之旨者三無所不通之旨一非專指事親一節而言此孝之所以大也○首言至德要道一篇大旨也稱先王者正以孝治天下非王者不能也繼言孝之終始乃孝之統體通上下而言然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義後不再及而

立身行道揚名之事則必壹壹言之至論五等之孝惟天子足以刑四海而諸侯以下漸有差焉夫子之意寧不有所重歟以是知孝之一字夫子所以繼帝王而開萬世之治統者在是矣

呂氏維祺曰一部孝經只是德教二字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爲是經綱領經重天子故德教二字於天子章發之諸侯以下各有德教皆天子之教之也甚哉孝之大也二章則因曾子贊之而言德以及於教配天章則因曾子疑問而前言聖人之德可以生致後言聖人之教必本於德其下五章反覆申言德教而已諫諍章又因曾子疑問而更端言之事父孝章則言德教功化之極至矣盡矣事上章又抽出事君一事喪親章又抽出事親全終一大事言末總結之總是言德而教在其中○大經內

或稱先王或稱明王或稱聖人君子稱先王以位言而德在其中聖人君子以德言而位在其中明王則德位兼言之然或意義所至各舉所重猶中庸稱至誠至聖聖人君子非有軒輕也惟事其先王之先王則指明王之先王而君子之事親孝君子之事上則指在下之君子○論語答子夏色難卽孝經愛親之旨答子游不敬何別卽孝經敬親之旨答武伯謹疾卽不敢毀傷之旨答懿子以禮卽不陷親不義之旨稱閔子一人無間言卽行成名立之旨然皆舉孝之一端言若孝經孝之始孝之中孝之終則孝之全體備矣且論語論孝大抵在事親上說孝經論孝大抵在立身行道德教治化上說此論孝之大非徒爲曾子言蓋爲天下後世之君天下者言也

毛氏奇齡曰或問朱氏語錄謂論語言孝親切有味此不曾說得親切但言孝之效

如此則似與論語不合故疑之耳答云論語親切者孟懿子武伯子游子夏皆就其所問而答之故色難敬養只就孝一節爲言此則夫子敎之以大道首篇明云至德要道班固所云舉大者言是也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諸語在開首既已親切明了即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以至因天分地謹身節用次第而入又何一非親切行事亦何一是效推而至於孝治聖治郊祀配天宗祀明堂皆切實責備並非取驗朱氏凡於親切處皆認是效而於郊祀配天諸文則又疑其踰僭有今將之心是孟子對咸丘蒙尚告之以大孝尊親以天下養之義而以否道一貫之曾子乃僅僅以服勞奉養必有酒食之小節呼而訓之哉

右論全經文

孝經通釋總論終

孝經通釋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此書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注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國朝十家旁證諸說者又十有二家然孝經詞義顯明不比他經之深隱諸說大同小異特多出名氏而已